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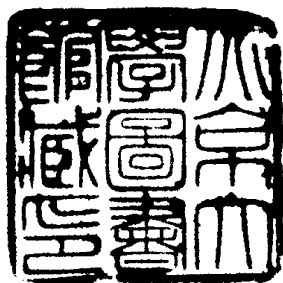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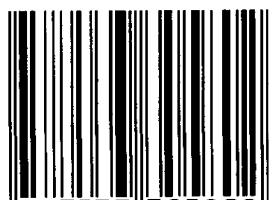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2/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七冊目次

經部·禮類

周禮輯義十二卷

〔清〕姜兆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刻九經補註本

一

周禮沿革傳四卷

〔明〕魏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太原王道行刻莊渠先生遺書本

二二一

儀禮節解十七卷讀儀禮一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
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三四四

讀儀禮略記十七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七經略記本

五九七

喪禮吾說篇十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四六

儀禮釋例一卷

〔清〕江永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守山閣叢書本

七三六

周禮輯義十二卷

〔清〕姜兆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刻九經補

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輯義

十二卷》提要

周禮輯義序一

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之爲
即天也故其象爲亨通之德而合於嘉會之
節文制之爲人事之儀則達之爲叙秩之序
自無體無聲以至可威可象而修齊治平莫
不統是者恃此道也斯道也自伏羲畫象黃
帝垂裳而權輿已兆馴至唐虞命官以來制
漸增加逮周元公相王踐祚上中既宅實始
發陰陽五行之秘而建爲天地四時之官其
間冢宰掌邦治而道始宮庭司徒掌邦教而
道敷衆庶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而幽明
格而中外寧司空掌邦刑司寇掌邦事而刑
罰中而事物理故周禮一書正君心以正朝
廷以暨百官萬民而後世以爲天理之熟且
以爲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者道誠至也
戰國之時強侯去籍又厄經秦火而漸滅殆
盡聖制未泯發於孝武孝成之世而通闢於
漢以後唐宋元明之儒斯道庶云有幸然精
理雖云互發集註尙鮮完書其間雜之以識
緯中之以名法亂之以智巧甚至新莽字文
宋熙寧之間假聖文奸爲生民害學者其
不以周禮爲禍世之書者幾已解矣天運否
泰有塞必通我

皇上天縱好學稽古右文方

授麻謨

命侍從之臣率海內賢俊排攢經籍今羣經之局已成三禮之館

待設而在下之士蚤已搜羅抉剔纂次成書此誠邦隆之化洋溢薰蒸以故士之應運而興者至此捷以神也某叨贊

大廷自先文肅公以來世以一經相授遂謬主麟經之節方魏未能闢聖與經以揚至治而姜子之書適成湖姜氏世有聞人如宮保姜鳳阿公暨恭政養冲奉常同節諸公皆以文章節義詳載

國朝史院今姜子方退休於下乃能續洛闕之緒餘使先聖之大經大法昭宣於

盛世是不但家之光而爲國之華也某益覺瞻乎後矣故予因論禮以大其研經覺世之功而序之如此昔

周禮

序一

二

寅清樓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嘉平 文淵閣大學士 王揆撰

周禮輯義序二

自古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民其道莫詳於周非徒制度明條目備而已要其最之至精以爲之本凡天地陰陽宮府內外實政巨細佚勞之屬莫不因自然之性極變化之用正一心以治百官宰萬物使宇宙之內形華事殊族辨情合爭與瀆不作而太和以成斯禮也惟聖人之能言之周衰簪散漢儒掇拾以傳於今宋元以來各疏其辭發其意要在抱殘舉墜什不失一而已先王所以因時而立法置官而制宜度材而器使稱事而報功精意至道後人莫能測其本窮其末何由設禮胥注俾之各得其所也夫以聖人之書精之至於神鬼格禱風集其次粗舉大畧足以苟安其謬者泥而罕通假而召亂禍烈於秦火然則聖人制禮命官之本意其不可以不深思而切究之也久矣同年丹陽姜子上均名兆錫好古不倦尤研思三禮之學所著周禮輯義述舊闡抒已意務在昭象而考攷審文以辨制事道貫而離理徹今之學者用心極於此禮書之復明聖人之道之不廢其可幸也於戲執遺經而蒐羅爬剔窮且老不悔使千鈞續於一髮儒者之責也若夫準古今定損益興禮廢官曲脩

周禮

序二

一

寅清樓

聖天子垂衣端拱行道於上有司稟奉法罔敢隕越那訪是書獻之庶幾供萬一之採擇云爾

康熙戊戌十月既望嘉定張大受敬序

周禮

序二

二

寅清樓

周禮輯義序三

余友姜子上均潛心周禮數十年著輯義若干卷予受而卒讀之且質之曰凡治經之難匪直辨其文而已必將斟酌權變勿使泥乎古而悖乎今然後施之張之而無往不適於用昔周盛時列聖相繼重熙累洽周公舉六官之制勒爲成書垂示久遠其所因者二代損益之餘而其時分土授民者又多具聖賢之材足以奉行而無弊故雖闢闢卜祝衣膳泉貨之屬絲聯繩貫委曲繁縟而天下不以爲煩自漢以來諸儒區區補綴鄭衛賈馬之徒類能言之而或竊其緒餘以見之行事則王田市易苛苗均輸諸法紛然錯出而交亂於天下嗚呼習岐榆之書而不

周禮

序三

一

寅清樓

知疾者楚痛之所在庸醫且挾書以殺人而豈作書者之罪哉蓋嘗論之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積重之勢歸於上而比閭族黨之任不得不輕夫上重而下輕則民以簡畧爲宜而周官之煩重無所用又况五等之封鄉遂溝洫之制多與他書相抵牾顧欲從數千載後復古道而行之不已難乎易云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亦師其意勿泥其迹可已今制作明脩監百代而折衷之百工兢兢法守罔敢不共而吾友遠蒐舊章於凡兵農朝祭之大沍於車旂服物之詳纖悉具條洞若觀火豈徒肆稽古之力哉毋亦令讀是書者相時宜辨風上經經緯緯會周公致治之原爲

聖主章綱熙揚鴻烈庶毋泥乎古而悖乎今云爾姜子慨然曰然遂

書之

康熙己亥立春後五日同里王澍序

周禮

序三

二

寅清樓

周禮輯義後序

自漢以來談周禮者亡慮百十家宋陳君舉嘗進周禮說序曰
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背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
大指悉晦弗著漢魏後頗承周禮亦無過與服官各緣飾淺事
而王道缺焉盡廢又曰蔡祖列聖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
奏養兵及於刺員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也君
舉於周官之學雖不醇而其見固已卓矣然嘗因其說推之彼
所謂特奏者乃屢舉不第宰執侍從襲其舊學湛焯者偕五甲
奏名如羅豫章先生是也矧今姜子少與計偕殖學復三十載
尤條析鉤貫於周官經世之指年又財衛服政而何不俾之一

周禮

後序

一

寅清樓

少展其學乎昔宋宣文君儒家女耳背負父所授周官音義於
鹿車推徙之間諷誦不輟後符秦立講堂其家置生員百二十
人隔絳紗幔而受業周官學復行於世北周使尹公正語周禮
齊人不能對乃令熊安生至賓館一一演說咸究根本公正深
嗟服而還周禮不肄於學宮且四五百載今姜子獨力探其文
詳釋其義又當可以有爲之年奉

召以受鄉遂大夫之職而卒以病不果行遂陳情闕下

予放還山意者天適欲昌周官之學於講堂賓館間而不徒宋齊兒
女子故事已乎姜子勗哉今其南也有司且當柔革飾輪以俟
康熙戊戌十二月二十六日宜興儲大文書

周禮目錄

卷之一

天官冢宰第一

天官冢宰總序

天官冢宰序官

天官冢宰序職上

卷之二

天官冢宰序職下

卷之三

地官司徒第二

周禮

目錄

一

寅清樓

地官司徒總序

地官司徒序官

地官司徒序職上

卷之四

地官司徒序職下

卷之五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宗伯總序

春官宗伯序官

春官宗伯序職上

卷之六

春官宗伯序職下

卷之七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司馬總序

夏官司馬序官

夏官司馬序職上

卷之八

夏官司馬序職下

卷之九

周禮

目錄

二

寅清樓

秋官司寇第五

秋官司寇總序

秋官司寇序官

秋官司寇序職上

卷之十

秋官司寇序職下

卷之十一

冬官司空第六

冬官司空總序

冬官司空序官

今闕以冢宰六卿及書周官之文依五官為補之

冬官司空序職今

攷工記總序

攷工記序工

攷工記序職上

卷之十二

攷工記序職下

右周禮六官者周先聖文公營洛以後制治之遺蹟也周自先
公古公邑於岐周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不出其百里之內
而時於一切制度亦有未遑者至武王崩成王幼文公相之乃
始治洛爲都以控羣服昭侯世謂之成周而制亦因以起
焉經首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法及大司徒所載考日景
以求土中而爲天地所宅四時所交與夫風雨會而陰陽和者
蓋指諸此此則之建邦宅上與其制禮作樂所以相爲終始之
實也然此書今闕冬官而餘官亦多有闕說者以爲廢亡於秦

周禮

周禮

三

寅清樓

火或以爲司祿之屬強侯夫其籍或於小司馬之屬又以爲事
貴神密而秘之其論蓋有不定者獨九峯蔡氏謂周禮本末未
僞周公未成之書也故其間法制有未施行而與諸書亦多異
焉此雖各條未必盡然而大義通貫宜未有過之者也書以禮
名而傳紀六典者偏言之則邦禮與邦治邦教之類雖分列爲
一職而專言之凡六典皆禮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
而禮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爲虛名禮者禮義道之
器而所以制治之實也後世雖禮與治爲二於是以儀文若議
緯之屬而謂之禮以名法之末若功利之術而謂之爲治嗟夫
道法貴而禮成心迹岐而禮晦不明乎道而言禮而聖人之心
法治法背乖矣自東漢迄於比宋之著義立法
者是也丹陽姜兆錫上均氏謹書於鶴溪書屋

周禮本末考三則

唐賈公彥周禮與廢叙曰周初制禮禮敘敘行後至南王讀義
紛亂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蓋簡子又不識其儀也至
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
云仲尼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又云周衰諸
侯將踰法度滅去其籍至秦大壞此也漢初高堂生傳十七篇
高堂生以下傳魯徐生賈丘轅生東門高堂生傳十七篇
之五傳弟子所傳十七篇即儀禮也周禮者武王時始出於
不傳故馬融周官傳云秦用前書之法與周官相友如星拱
書特惡之孝武始除挾書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
入於秘府五家莫得見父云劉向子棻校理秘書始得列叙著
於錄畧衆儒共排爲非唯漢年幼獨識宋年乃論知其周公致
太平之迹分予綴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七十能通其讀鄭衆
賈逵往受業焉皆謂此也鄭玄叙六世祖以來大中大鄭少
讀子大司農仲卿議郎薛次仲傳中賈景伯南郡大夫馬季長
皆作周禮解詁斯可謂難達賈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向事相違
然則周禮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麗之武帝以周官爲末世
讀亂不驗之書故林孝存作上論七難以排之而何休亦以爲
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若林

周禮

本末考

寅清樓

頤之論難也
義得條通也
宋蒲陽鄭樵漁仲三禮總辨曰禮有三曰禮記曰周禮曰儀禮
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其傳註耳漢興禮經
焚燒獨其唯魯高堂生所傳儀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李
氏獻於武帝藏之秘府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載
禮在宣帝時立於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
鄭康成然後二註之訓釋始具至孔
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疏始傳焉
曲臺射宮名漢初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孝宣時后舍記其
禮數曲臺曲臺雜記以按戴德戴聖通刪爲四十九篇即
今禮
元臨川吳澄幼清周禮叙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
志序列於禮官後人名曰周禮又帝嘗召至親文侯時老樂工
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購得周官五篇
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授秘書始著於錄畧
以攷工補冬官漢末馬融傳鄭玄玄爲之注宋張子程子皆尊
信之宋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

其論可也至若辨爲別氣則謂其冬官離闕
今約其目而致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

周禮輯義附論十一則

讀周禮須先知道能知道則知周公之心卽三王四事之心矣
程子云必有關聯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其於聖人得
其心矣知

讀周禮體道者謂之道術器者謂之器末學之文爲曲學之功
利異學之識緒俗學之詞章與夫一切雜學之破壞泰淵皆難
道術器之弊也故

讀周禮體道然後聖人裁輔輔相以左右民其道方盡以君而盡
君道以臣而盡臣道故曰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
故曰道二仁不仁而已

正且盡不仁則不正不盡也
讀周禮治道方有把握處他經非無把握但無經所說如散錢
此方是貫子他如離宮別院各成一攝此如明堂九室十二卿
堂階戶閭皆整齊畫

周禮

附論

二

寅清樓

周禮各官職制度如一官職一制度相似若黃
周禮不通貫便是一官職制度終無有明處

前策論周禮各官如財賦則有九職凡職及凡徵之偏正田制
軍制則有鄉遂公邑采地之分合其建則有各等數服數及朝
貢享幣之異同祭祀則有郊社禘祫及凡祀之純雜凡此之類

然可疑學者須於不可通處求其通至必不可通乃闕之始得
且如田制分合舊註以遂人之上下夫有溝洫匠人之九夫爲井
不合而以小司徒之九夫爲井者合諸匠人其夫數固合已又

以小司徒而都之里數狹而匠人成同之里數廣數終不合因
率謂小司徒去地三之一治洫澮以合其里數其說諸家多惑
之而詳味林氏葉氏諸說則其非矣據所引春秋傳楚爲掩

書土田之九條是九州之地之總數內除度山林陂澤辨京
陵表淳南數澮澮現假六條是九州中不耕之地數與凡都
邑宮巷之屬約去地三之一其町原防一條卽司徒再易之下

地牧隰皐一條卽一易之中地井居沃一條卽司徒再易之地凡
三條之地是九州中耕之地數計居地三之二而其中一易再
易之業與溝塗之屬皆此耕之地三條中之數也到後來李惺辟
草萊任土地然後三條皆爲歲耕之地如此看來是通九州之
地總計之所謂去地三之一者指山林陂澤之類與都邑宮室
之屬而言若五溝五塗只是十夫中包以一夫初無去地三之

一以治洫澮如註者之妄也這分數明覺遂人之十夫與匠人
之九夫本無二制不得妄分而小司徒之九夫爲井以下乃以
計數任賦非以畫形制非其於匠人本非一制又不得妄分矣
自此井地定則鄉遂縣鄙都家之屬皆有下落向來不應分而
分及不應合而合乃都是附

空說餘詳田制分合二辯中
周禮可疑處有四類有與他經開闢處有本經各條田開闢處
又有制度上散開闢不可得通又註疏及諸儒前後彼此益滋
開闢四類中其與他經開闢處書周官蔡傳鄭注周禮書
未成或其法有未施則徐常吉亦謂若唐之開元顯慶禮未之
行也其餘類

周禮文字其最難解者中都有錯綜處各條或自相開闢蓋以此
率者須於錯綜處得他整齊便無疑其十五歲後喜聞此書覺
則明如百問其後十年乃不致讀遇有開闢處雖茫然

今看來多是三例一省文之例一互文之例一變文之例
某年四十後漸心討究每所疑自本職參之他職又自本經注
疏參三禮各書傳及諸經解凡正補大學衍義綱目史漢杜

佑通典馬氏文獻通考之屬近或數日多至數月然後所疑一
條稍有見處緣性魯今亦未信得無疑但比曩差覺少耳其書

周禮

附論

三

寅清樓

讀書自無疑看到有疑是一半工夫再自有
疑看到無疑又一半工夫這話覺非其妄說

注疏於聖經功與過略如周禮自林何休之徒肆詆以來得
鄭氏而顯故爲功魁然其於一切疑義不惟討論妄以臆揣而
賈氏附之乃爲過始此葉文康所深歎也按所稱鄭杜祿洽之

屬之失先儒趙氏等正之已久若其田賦朝覲以下宜加攷析
者今不量僭踰附詳於篇非敢妄論前賢

正欲剽取以表瑜也姜兆錫上均氏又識

周禮卷之

姜兆錫

天官冢宰第一

左天地春夏秋冬凡六官家宰稱天官猶時
之稱地官宗伯之稱春官司馬之稱

也冢大也宰制也又治也天官卿事無不宰故名冢宰爲百揆虞書舜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蔡傳以爲揆度百務之官

也商爲阿禰阿之言保猶猶手也云第一者合十五官而誦其
次也吳氏曰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

先於禮樂故宗伯奔之教之伸之而猶有不率則力者加之
甲兵小者加之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同寇次之教化行暴

一也其述以天地四時名官者何氏謂取其序以爲名號之別

而又冠以此者蓋以爲取法天地四時之義家宰稱天官以其總攝衆官猶人道統理萬物也司徒稱地官以其安擾萬民

猶地道載養萬物也禮文繁得象春發生故宗伯稱春官兵威
震赫象夏長盛故司馬稱夏官刑罰嚴厲象秋肅殺故司寇稱

秋官居處安寧象冬嚴故司空稱冬官此於義或有然也司
徒司馬司寇司空皆言司而冢宰不言司者諸官各主一事而

家宰兼總六官也宗伯亦不言可義見本監○劉氏中義曰天

者萬物性命資之爲始故家宰掌治以法天也地者萬物形質

生此所以萬物各正性命而品物咸亨也潛室鄧氏曰天官以

地官者以教治禮政刑事爲其教者也春官者以禮治教政刑

禮政事爲其刑冬官者以事治教禮政刑爲其事者也譬言天

其時行而覆載生成之德各正具備也。

天官冢宰總序此首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天官冢宰之意乃第一官之總序而其下因序其官與職以

明之也餘
官放此

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

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也辨方辨東西朔南之方正位正南而答陽之位離隨分也分

周禮

卷

寒清樓

者萬物性命資之爲始故冢宰掌治以法天也地者萬物形質資之爲生故司徒掌教以法地也達天之所以始成地之所以

生此所以萬物各正性命而品物咸亨也潛室鄭氏曰天官以
下其分雖異其功則同天官者以治教禮政刑事爲其治者也

地官者以教治禮政刑事爲其教者也春官者以禮治教政刑事爲其禮夏官者以政治教禮刑事爲其政秋官者以刑治教

而五行四時統於天言地而五運四氣統於地春夏秋冬各以

此首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天官冢宰之意

天官家宰總序乃第一官之總序而其下因序其官與職以明之也餘

官放此

王帥其屬而掌耶魯以佐王勾耶國帥率同各官董厥此○周

商自稱其建立邦國者綜始而言也王者若天下之稱國其所

也辨方辨東西朔南之方正位正南而各陽之位隨分也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

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之大音泰齊讀如諸上聲凡官名
稱天官而更稱治官者承天官掌邦治而更掌釋道放此○不
對小宰而言也必名大小宰掌邦治法正其名家宰為大宰者
民故名大宰而為治官之長若小宰職專王宮其於大宰之職皆
試之而已故名小宰也又繼之宰夫者掌治朝之禁令以待吏民
而考法故名宰夫矣卿即上大夫也卿六命中之大夫皆四命上
士三命中之士再命下士一命大宰小宰宰夫之屬皆官卿大夫士
皆爵下士治事繁故員倍中士而謂之旅也下大夫以上皆有官
有爵有職其上中下士惟有爵而無官與職六官中惟司馬之屬
有與司馬上士行司馬中士之官職司馬之屬有卿士上士之官
職而巳其無官職者蓋其職即散見於其上之各職與府治藏者
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皆給役者猶今之隸宰
胥有才知之稱乃徒之什長也冠以大宰即下文所謂建其正次
以司宰所謂其職又次以宰夫所謂設其政上中下士所謂陳
其殷府史胥徒所謂置其輔也各官職多別而大宰與小宰宰

周禮

卷一

三

寅清樓

無者以專官行事更無所須也周禮惟司尊彝之屬有特多於史

以所職物重故也陳氏雖說曰牛弘問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也

劉焯答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最案不重校吏不煩悉府史掌

要目而已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選皆得此

府史多於古也官制曰大宰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

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先王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吏者則難易

更有祿則人知自愛漢猶微此意雖後更有十食之秩此也自

宋變為雇役官事付之遊民又從而奪其庸馬是教之為漸也

仲王氏曰成周之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隸官與吏無分也

西京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為元勳終西京之世胥公卿亦多

出胥史其博士弟子明經者皆須太宰史東漢流品漸分然朝

廣為郡縣吏更安世傳易學為縣功曹應奉讀書行並下而為

郡丞曹史上立餘縣皆從其功曹無他始有祿以養廉而其後有

以盡其用也後世但排其格則不愛重者十人而九此亦為之長

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名謂王宮也正長也掌王宮之禁令而為宿衛官之長故名

也大宰諸官以下即繼此者邦治以修齊為本官禁其首重

也○疏曰序官之先後以緩急不以尊卑故宮正

上士雖大官為先而內宰下大夫雖大官為後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亞族之伯亦長之意也宮伯無條屬而名伯者凡曰宮之七庶子

在版者皆屬焉猶各官稱師之義也○王氏曰以分職言宮正掌

百官府執事於王宮者之長宮伯掌士庶子宿衛於王宮者之長

周禮

卷一

四

寅清樓

大臣皆無政令於其間矣平仲王氏曰論者謂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炙餅皆因飲食以肆大惡使周公之法行當無是禍也按周公之法士為膳夫諸官家宰統之而後世因飲食肆惡者即出於大宰得人而後全其為君者云知人則哲推其難之勞於求賢遠於得人此則禮不言之微意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賈音古各序官之賈同○庖之言也○庖肉曰苞○茹肉曰苴○掌人供饌奇之名物以供膳羞之屬故名庖人獨置賈者欲知市價也凡諸官設賈者並放此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饗和也食日饗名內饗者掌供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屬及內祭祀凡用之在內者故名也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饗者掌供外祭祀饗食及凡用之在外者故名也

周禮

卷一

五

寅清樓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烹同○名烹烹亨之事故故名也○莊梁魏氏曰今之厨役也○古乃以士司之○外無道外無事也○後世士多清談凡日用之事委為賤役事者以此類求之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地也遠郊公邑之田而天子供養盛之藉田亦在焉故立官黃治而謂之甸甸師無爵而以其徒役故以師名凡無爵而名師者以此類求之

甸師掌王籍者也而列於食官者以其師徒役內外饗而列此耶也○先王設飲食之官雖供王膳實崇祀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饗之官下有獸膳之官一食且祭其先一物不忘其本而况案於食官不忘時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獸獸

以供祭享膳羞之屬故名也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獸亦如甸師三百人者馬氏謂取魚處多也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膳互物也掌取互物三職府史膳司者其文書不繁於收藏也徒無者徒自為之而已後凡府史同數及有徒無者並放此○奇氏曰吳氏以師膳屬宗伯俞氏以膳人以下三官屬司空天子排膳以帥先天下治本也○豈可因排膳以供樂盛且為春時之事遂屬之春官哉獸人等皆供內外饗膳羞類有所聯不可他屬也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膳音乾○乾肉曰腊腊也掌凡乾肉之事以

供祭享之屬故名也

周禮

卷一

六

寅清樓

食醫中士二人名食醫者鄭氏謂食有和齊藥之類也諸醫官列醫而巳故無也凡職卑無役者放此○王氏曰易之順君子以官食疾本於氣體之不和始於飲食之不節無事之時順適有道疾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柯氏曰善理身者未病而調節立食醫以奉王而不散言疾以致尊養之義也奇氏曰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故民也於王稱食醫而已於民疾者分而治之則疾醫非一科也然僅有士八人豈治止邪內而鄉遂都鄙有不及與愚按治邪邪內八人亦不給也蓋聖王之時官大和鮮大災沴其以危困入請於醫府者百無一二耳醫師謂凡邦之疾者焉者造焉則使分而治之蓋不造者不煩問醫也然則八人不亦可乎

瘍醫下士八人掌腫瘍以下諸瘍故名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雜說謂疾醫治內證瘍醫治外證是也

大北在案掌印治為大制國用為要也則費者以用為限
價賤也○周禮掌印治為大制國用為要也則費者以用為限
邦用又以司會總其會司書總其書職內以量入職歲以稽出職
幣以振幣餘其慎如此而省於家宰以制國用家宰以道佐人
主皆有定式頒之茲成周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也

王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

徒四十有八人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賈賄之藏而名玉府
而徒過乎什長之數者職繁也後凡設工及徒不止十倍於胥者並放此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掌凡九賦九功之貨
之大用而名內府者府在內也○李氏曰王府內府掌玉器用財

賄燕私之貨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等藏之在宮中者而周禮列
於大府之下司會司書之政行焉用安得不節財安有不理財若以

御府禁錢捐之私人省闕之中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傷財害
寧有紀極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豈帝

西園萬金聚為私藏皆案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

周禮 卷一 九 寅清樓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掌凡邦布之出入以待邦
之小用而名外府者府在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掌音律○名司會者會之言計日計曰
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是也財以計為

重故官大府之下而爵更尊與○雜說曰理財之職凡府之
事大府下大夫為之長至會計又別立司會中大決為長其權足

以檢括先王措置其遠後世會
計皆司農之屬官非先王意矣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掌簿書也掌會
計之簿書故名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內納同○掌
數者故

名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掌邦之歲出
也○潘氏曰職歲制國用以歲為斷也○王氏曰職內司人職

歲司出各有司則專職內以人及其出職歲以出及其入互相放
出無遺事繁故官吏稍多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行二徒二十
人掌幣幣所餘之數故名也○內外府及司書職內職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裘裘所名
司裘者亦從重也○俞氏曰司裘并後典與典裘裘人追師職人

六官皆冬官之屬也○國蒙舒氏曰家宰掌治典求之王身道德固
其本而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皆關心術之經凡所以輔養

安修而使之表裏粹然者也又何疑諸官之屬在天官哉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皮皮當故名此職敘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掌內宰者掌宮禁之事為內官之長故也次此者大宰治
外內宰治內天下之大本也○大宰不稱外者兼統內也○

王氏曰王有太宰而後謂之內宰王有司馬而後謂之內司馬王
有小臣而後謂之內小臣見后之不言外也○鄭氏曰天子理陽道

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
十二人凡內小臣以下各奄官九卿以下各內官與婦功以下各

掌內之官皆屬焉而前於大宰者女能運智所以移人君之德
者九深大宰總之使無廢踰簡也○皇文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其

人爵侯道女而感疾醫和以助國之過古人後君二南之化其
道如此雜說曰宮中官有官正官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有

宮人掌王寢膳婦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內宰凡宮
中之奄豎與諸嬪御者皆在所統今之內侍省都知是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內小臣之事而居內宰
之內也○亦稱士者賢也無府者庫藏非其主也後凡有史無官者

放此○何氏曰奄人為之而序官以爲上士必具有忠信之心無
險詖之行故使食上士之祿而用之也○李氏曰先王不以恩掩義

雖近褻無得過寵奄稱士止內小臣四人況可卿大夫乎○何氏曰
周禮餘奄皆不命也惟內小臣上士四人而已蓋古者奄皆刑人

先王不任其才擇其有謹信端厚可受爵者以享王后命令贊
周禮

卷一 十 寅清樓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掌內宰者掌宮禁之事為內官之長故也次此者大宰治
外內宰治內天下之大本也○大宰不稱外者兼統內也○

王氏曰王有太宰而後謂之內宰王有司馬而後謂之內司馬王
有小臣而後謂之內小臣見后之不言外也○鄭氏曰天子理陽道

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
十二人凡內小臣以下各奄官九卿以下各內官與婦功以下各

掌內之官皆屬焉而前於大宰者女能運智所以移人君之德
者九深大宰總之使無廢踰簡也○皇文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其

人爵侯道女而感疾醫和以助國之過古人後君二南之化其
道如此雜說曰宮中官有官正官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有

宮人掌王寢膳婦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內宰凡宮
中之奄豎與諸嬪御者皆在所統今之內侍省都知是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內小臣之事而居內宰
之內也○亦稱士者賢也無府者庫藏非其主也後凡有史無官者

放此○何氏曰奄人為之而序官以爲上士必具有忠信之心無
險詖之行故使食上士之祿而用之也○李氏曰先王不以恩掩義

雖近褻無得過寵奄稱士止內小臣四人況可卿大夫乎○何氏曰
周禮餘奄皆不命也惟內小臣上士四人而已蓋古者奄皆刑人

先王不任其才擇其有謹信端厚可受爵者以享王后命令贊
周禮

事非如後世者青紫者千人皆無故自刑也夫極治之世無他人主視端人正士不使則人在側而己成周內小臣開寺之職其職其數寡上不得以私昵下不得以非手侍御僕從則非正人周其如勃烈立公于無解則與廢立又如穆賢魯舍人謂相如則與焉舉矣特勢位寬如此漢唐之間尚忍言哉永嘉陳氏曰夫周盛時內小臣之屬悉統於家宰西漢制猶近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內臣皆屬焉當時內臣參運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顧問如楊雄之位執戟安國之掌璽是也故按卒如鄧通一有罪過中常侍盡得名斬之蓋權有所統如此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宿直中常侍盡得名斬之卒至舉用事孫曹專廢正此無異故三公權虛位而宦者專權之制也

關人王宮每門四人游亦如之掌宮門之啓閉故名註以爲聖役者職職故也○疏曰周禮有司官制職者如王宮則游亦如之原說曰周禮關人掌守王宮中門若面游之職掌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而已自漢武帝後遂有宦者掌王宮之門多以宦官主之則前政之機以啓疏是以生也愚按舊註引其虎通稱天子游游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其虎通

卷一

士

寅清樓

寺人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作也○疏曰路寢也掌侍於王之路寢言奄者省文也○明齊王氏曰寺人侍王路寢而考序職乃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餘則佐世婦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及佐內人躬臨於外而已故知所謂侍者非以執役於王蓋居王所以正其宮人而宮中纖悉無不上聞此周之內治所以嚴且密也雜說曰幽王之時寺人傷於讒作巷伯之詩寺人內臣也後世多賊忠良招權勢今反惡讒如此至欲殺界科虎豈不賢哉古之內臣剛正能守法者雖當亂世猶恐無禮況成周時乎

內豎侍人之數不冠曰豎以上職推之此蓋散於后宮之屬而於王官故各無官序徒役也○平仲王氏曰先王之制後失其意而爲亂者莫若官宦皆散於家令內小臣內豎寺人之數不過九人耳後世衣朱紫者輒數千何也且此十九人者不過給將令與婦而已後則刑獄錢穀至將相之權無不拱手委之至於世

臣可疑重臣可疑其陳臣舉臣無不可疑而腐重之人則無疑又何也卒之覆國亡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觀范宋二史傳可爲殷鑒矣

九嬪此卽昏義所謂九嬪名九嬪者嬪之言賓也其職掌教婦學我者此也自北至女御皆不言徒役惟視史則有之者王之嬪御與內外官異故雖掌禮職以教宮中而內宰爲宜理之也豈若率役居署以治之者哉

世婦此卽昏義所謂二十七世婦也名世婦者婦之言順也其職掌宗廟祀饗喪紀之禮以修婦道有順事之義也判氏曰天官春官世婦掌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乃若春官世婦專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乃女官設府於內有齒德者爲之所謂女傳是也天官內宰自外而治內春官世婦自內而達外法制乃備觀春官世婦其屬有府史與奚而內外宗次之其職異於天

女御此卽昏義所謂八十一御妻也名女御者御之言侍掌序御女御王之燕饗有侍奉之義也○註曰內官獨不列三夫人者三夫人於后猶三公於王坐而論婦嬪無官職也明齊王氏曰傳云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后與三夫人各膝其姪若嫁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不言三夫人自世婦以下皆不言其數者以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不必備舉其人則后之六官當有六嬪而三夫人蓋或攝位如六卿之兼三公也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國不必一時皆備且君子不苟於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立大師大傅大保惟三公而周禮官職皆不載者周禮明六官之職故不及三公也記昏義篇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故天下外和而國理后立六宮二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今嬪以上不言三大夫猶卿以上不言三公之意也然官職雖不官而地官序卿老云二卿則公一人此三公之官云三公會其期又云三公有邦事此三公之職之散見也天官典三職云論道經邦治國陰陽而冬官云夫人以勞諸侯則周禮以外其職亦可見矣是謂公與夫人職要可也謂無職不可也況三公而外少師少傅少保惟三孤併六卿爲九卿而內官序官序職皆云九嬪則六嬪猶六卿而其上三嬪猶三孤亦不啻載三孤之官

卷一

士

寅清樓

周禮夫人於后猶三公於王坐而論婦嬪無官職也明齊王氏曰傳云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后與三夫人各膝其姪若嫁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不言三夫人自世婦以下皆不言其數者以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不必備舉其人則后之六官當有六嬪而三夫人蓋或攝位如六卿之兼三公也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國不必一時皆備且君子不苟於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立大師大傅大保惟三公而周禮官職皆不載者周禮明六官之職故不及三公也記昏義篇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故天下外和而國理后立六宮二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今嬪以上不言三大夫猶卿以上不言三公之意也然官職雖不官而地官序卿老云二卿則公一人此三公之官云三公會其期又云三公有邦事此三公之職之散見也天官典三職云論道經邦治國陰陽而冬官云夫人以勞諸侯則周禮以外其職亦可見矣是謂公與夫人職要可也謂無職不可也況三公而外少師少傅少保惟三孤併六卿爲九卿而內官序官序職皆云九嬪則六嬪猶六卿而其上三嬪猶三孤亦不啻載三孤之官

也乃謂三公夫人無官職而不祿又或謂官不祿故職不祿也其然與

女祝四人奚八人掌王后凡內祭禘之事者故名王氏謂王有大

官禮之所常祀天地宗廟山川及羣小祀而已谷此則淫也

祭者天子主之於外后特饗豆其饗復於宮中自為之哉其文

帝尚於祫祫先王時有此事乎谷氏曰先王敬鬼神以明民雖訓

祝不廢況降祿報福若耶氏所謂戶庭者可謂后宮無此祀耶吳

氏誤之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其職與王之大史掌禮器同故名也二職

遷任之也○劉氏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政以詔后

治內政則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為也鄭氏止以爲女奴曉書

者失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下士四人賈四人徒二

十人典猶司也掌司宮中婦功而爲婦功官之長故名也若

賈者以辨絲麻美惡貴賤也以下諸職以此者男服事於外

周禮

卷一

三

寅清樓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掌絲

典裘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裘故名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掌后以下之服對春官司服

待御也二職有女御與奚故不用而用奄也○鄭氏曰此女御女

經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掌王宮縫練之事

女之巧者皆事須巧者焉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染練非帛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追追詩追球其章

是也掌治玉爲后首飾故名

此二工者不務飾之官也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主治屨者故名也

皆履人治之而已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戶雅反○名夏采未詳法曰夏

習有虞氏以爲綏而注於旂干之首後世或染鳥羽象而用焉謂

之夏采也○王氏曰其職掌以冕服復於太廟以乘車建鼓復於四

鄰而名夏采者采色所以事生之道也哀素者事死之道復以辛

其生也按二說王氏義爲足不設府者無所藏故也次在職末者

周禮

卷一

古

寅清樓

天官冢宰序職上此以下序天官分職之事也以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

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

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

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

治絲泉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賈音古
斂去聲
○此以下特明家室制國用之道而經邦濟治官庠紀萬民皆在
其中也三農謂原若隰若平地之農園圃數牧皆指其民虞衡主
山澤之宜此亦以目山澤之民也居貨曰商行貨曰賈鄭有夫者
婦有姑者臣妾爲人役者閒民無事業者生極也九穀莊謂黍稷

非二大都以後世頭會算敵之苛政先王所宜有且貢而又賦
時將什而征二也然口奉出泉之屬其解固非而唐氏不考其本
末乃謂九賦出於九職九職輸爲九賦而欲以九賦之貢與九賦
之財謂合而爲一也則亦幸矣歟大府職旣言九賦以待九式而
又言萬民九職之貢以充府庫其爲兩項甚明而司會職言九賦
令田野之財用九職令民職之財用內府司書諸職並言之者非

一則二者又豈得合而為一耶然則所謂九賦何也今以司會職考之九賦言民賦之貢九賦言田野之賦民賦之貢謂鄉遂之民即開師掌國中門郊之人民任力作貢以充府庫者也其間人廩人等為三農之貢場人圃人山虞澤虞川衡林衡牛人牧人等為四園之貢牧之貢廩人肆長典乘典史等為商賈之貢貢百工謂冬官之貢開民微不言貢而委人及閭師職師猶可見此以四野少而民賦多故言令民職也田野之賦謂鄉遂都家之餘地即縣師掌邦國都鄙納甸百里之地城任地作賦以供九武者也其間王城四面各百里凡四同計六鄉有餘地四之三為四郊之賦甸又各百里凡十二同計六遂有餘地十之九為邦甸之賦而都家間各有餘地為家創縣都之賦其關市山澤在餘地者賦亦如之若幣餘則特振餘以為賦耳凡此以田野多而民賦少故言令田野也二職之財用各見如此而可以鄉注口率出泉之失遂安合九職九賦而為一乎然則九賦之六地猶九職之六農固牧其山澤關市猶九職之山澤商賈而不及餘職何也此正先聖仁之至而義之盡也九職九賦其地固關而致外其王城邑之維賦多無及焉蓋九職九賦之而邑王為其不緣鄉遂復其身家使不彈於後而鄉遂田則雖賦有餘而民已樂於寬政矣此所以何鄉縣都無過什二而與什一同實也周官以往復交貫要須通其意而不至失聖人之大經大法乃得耳

卷一

九 寅清陵

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錫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匪音分奸去聲○祭祀謂天神地祇人謂其酒醴牲牢若其幣帛錫秣之屬賓客謂朝聘之君臣此二式皆義荒謂國之荒札羞服謂王以下膳羞衣服之屬工事通謂君若國宮室器用之屬也幣帛謂皮幣玉帛之屬祭與賓及凡當用者錫秣謂錫飲餉之屬賓客若軍役及凡當用者匪頒分也謂凡以事制頒分之者好猶恩也謂凡以德意賜予之者凡此皆得以九賦之財用詳見大府祭服之式如大祭酒三獸用太牢中祭再醑用少牢小祭一獸用特牲之類賓客之式如上公饗饋九牢三饗食燕饗七牢再饗食燕子男五牢一饗食燕之類餘放此此乃官用之有禮也○周禮書葬曰用棺槨而後行於大宰是以人主下葬遠式而適取百官有司而後行於大宰經邦立本於此式法不行而上下始交征利矣趙氏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自食之也趙氏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自食之也周官以九賦任民以九賦教財九賦各有節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雖人主不得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為

出而度有不如其式大宰得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食者實得於會也世儒以為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矣賈與馬氏曰古制國計之富者莫如周然致之史傳無他而周時與馬氏曰池鹽井有禁入者有禁至開皇三年罷之漢世以馬氏曰財之大都而隋一無取則所賦稅而已其年又行蘇威之言謂一正者減為二丈役百十二番者減為三十三且其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其年賦賦十年又以字內無賦益寬福年十五者輸庸停放十二年又謂河東東川租三分減一兵賦省功調全免則其賦稅復潤界如此則其稱殷富則也史以爲帝躬履後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饗者隨令補用非燕樂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菜進者皆以爲貴明加燕禮下服於民有制者信國之真規也漢隋二文帝皆以嚴富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猶暗合理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者乃謂善理財難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當遠倡爲聖學大權王不之見則謂會同軍旅田役之式小宰則云掌祭禮制會同賓客之式大宰則云掌賓客之式而軍旅田役所用則亦不過工事幣帛錫秣匪頒之諸式而已大宰有工事之式則如司馬司甲冑

卷一

寅清陵

人參人勞人矢人慮人車人所常給者皆有法也有幣帛之式如外府所謂供其財用之幣帛亦有法也有錫秣之式則委人軍旅供其委積薪芻凡蔬材亦有法也有匪頒之式則如司勳實以掌功之屬亦有法也軍旅最急者惟糧餉周官豈反調其益成周井田制軍賦凡非有軍旅田役之事如廩人治其糧與其食食人供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廩人掌道路之委積之屬凡皆小宰各官所供之是以太宰九式不及也非渠氏曰均節者以三年之通制國用總計歲入若干歲出若干四分爲率量用其三而存一三十年則有十年之儲不幸有故國不待加賦民得濟濟所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於未萌也平仲王氏曰成周之世有司條巡野視稼以年之上下出敎法矣小司徒遂人等官又令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徒辨其老幼廢疾以令貢賦可書則又三歲大計舉吏以知民之財凡稅斂等事者受法焉凡天時不登吏治不職與凡民所自病一皆卹之如此而賦用不足乃惟賦司農先量所出實賦部國謂之會計不給又額外料之謂之加派至橫征巧取又出加派之外其爲一切苛且之計不慈言矣以欲從人者任以人從欲者自乘國成者反覆於均節之說而不一焉惟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

周禮

卷一

主

寅清樓

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長上聲○此又卽九兩之意也兩猶耦也繫猶綴也主謂公卿大夫士其家數謂澤虞掌大澤大數也地者邦國之牧之職履貴者官師之長之名位賢者師之德行可尊道者儒之道藝可法族則大宗之子以合族屬利則富家之主以散利養治則鄉遂縣鄙之吏政令相攝任則守望出入之友保任相維高則廣諸鈔野之藏財物相守大宰之職終以此者協耦萬民而繫屬不散充寧邦之要道自八法至九貢各修之意舉不外此也○王氏曰先王建諸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之屬祿以其地故云以道得民獨言牧者舉尊以見卑也長則地非其有故云以貴得民雖說曰先王綴民以族所以一天下後世徒蔽於其害而莫見其利如商之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強宗大族祿義是以齊家好尚足以帥俗不幸魯桓齊田并國逐君後世遂以爲不可究馴至五季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不可復矣橫渠張子曰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親繁來處而忠義立國本竟得不固東萊呂氏曰詩云君

廟禮

卷

主

寅清樓

和布於正月之吉與時偕行之意也明齋王氏曰周禮爲一代大典後賢後王率由舊章而已而六官於正月之始多稱和布何也事變無窮治道與之推移大臣佐王御天必協和而後可守也成王名爲予成而一代典章皆其所立後世不知此意時移勢改不敢小有損益悉亂成法也其小人陰懷默損則更不能問必至極弊然後英主起而整飭之此不善乎成者也周公之旨深哉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口而斂之縣懸同挾口協反又作決各職放此○此承上文之意而首言布治於萬民也乃懸者懸事之詞印布罪乃懸之也說見小字萬民指國中四郊之民稱萬民約詞也象魏闕名一名兩觀其兩旁巍然觀示而中闕故名也挾口謂口斂收也必懸十日乃收者以深示國郊之民也○官制曰漢武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書繁凡典者不能徧觀諸國承用多駁噬乎是又何以責其下乎愚大細民聖之如天莫測其意向所在也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大法者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成周布之邦國都鄙垂之象魏徇以木鐸教以挾口上意達乎下下意協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蓋如此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

立其政其位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
設其政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
長大宗伯八命作牧也監謂五等諸侯各監一國也牧謂其大夫三
監也參謂國之三卿伯謂其下大夫五人服之謂其士中下士
輔謂府史胥徒也長通謂都家縣之長兩謂其左右佐謂其臣
屬正亦長也謂大夫大司徒之類武備謂小司徒之類
牧謂其大夫大司馬之類立以下皆明設官之意施謂施
施法則明分職之意也○疏曰左傳杜預注云子爲司徒
大夫爲司馬諸侯爲司空則諸侯一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五大夫
皆司徒司馬之下各一大夫司馬事皆一大夫也都鄙之長不足
於三卿者諸侯南面爲尊故得神都鄙之長在天下之下故屈也
愚按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不見於書牧誓立政二篇皆如此若
家宰宗伯司寇之官疏不言據吳氏則其下五大夫爲三卿之
小卿據崔氏則謂三卿兼之今按二說相須始備也蓋三卿所兼
宗伯小司徒大宗伯人司寇之意而下大夫所爲者則如小宰小
寇之職與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

卷一

寅清樓

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類此又歷言典法則之
之意也典則法節六典八則八法成節小宰八成禮謂賓客之禮
待者待其成而致之也不言八稱八統及九職以下者八稱八統
天子主之象宰制國用亦特制之而已彼其詞也○雖說曰大臣
之事唯講典法所由出然後散其條目付之有司後凡治以典則
治之屬待之大臣清心論道格君心而巳平仲王氏曰天
子治吏不治民萬民雖衆有八成以治官而萬民治矣
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即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
事以修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
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神率同職視同享至同元祇
其祀喪朝會之屬所謂聯職也以小宰六職推之○此以下歷
言諸職作大事統之與五帝謂五行之帝而人吳少昊炎帝黃
帝顓頊之屬卜日謂日而卜之也執事謂宗伯及太卜之屬必
於十日卜戒者以崇齋當七日致齋宿三日也及執事謂初爲
事也而祭之前夕言納享謂納牲告殺以授享人也自祀之晨

卷一

寅清樓

言曰猶時也自正祀之時言盛祀之前夕親視洗祭器而其畏王
祖而迎牲射剝則又剪其毛以贊之至祀時王以玉幣禮神以對
獻神則更執以授王也祀大神前謂郊於國丘社於方澤神先王
謂諸神於大廟則謂諸神見大宗伯○家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
先王用之也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以成萬物以生萬物以土
丘也問諸老聃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以成萬物以生萬物以土
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世以代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相承以成其
生爲明王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
金顓頊配水也庚子曰古者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
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稱帝者何也孔子
曰凡五帝者五行之官各五行之官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
爲亦云帝從其號少皞氏之子重爲句芒後土此五者各以所
實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也楊氏曰有
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
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實與馬氏曰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天猶
五嶽爲五方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乎天之外而謂五帝即吳
天則不可五嶽不出乎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土亦不可陳氏曰
戒者防其事雪者告以言大司寇施戒之日施誓百官上師五成而
誓居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誓以大宰重其事也

周禮

寅清樓

協以太史正其禮也
協以司寇肅其職也
大朝親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朝親會同詳大宗伯玉幣謂諸侯之六瑞六幣凡圭璧琮璋皮
帛之類玉獻詳諸侯侯獻玉珪亦執玉以致之也六瑞爲贊六
幣爲享諸特獻爲庭實其玉皆大宰贊王受之若其馬皮以下及
五等實之屬則小宰贊之而已玉几玉朝侯時優尊之几玉爵王
六宰贊之與○王氏曰朝親或言大宰贊王受之其几則司几筵設之而
五等實之則歲朝者衆故謂之大也疏曰大行人上公再裸而能
侯再裸而能子男一裸不酢裸乃大宗伯攝裸非家宰所贊但
則家宰贊受耳
大喪贊贈玉含玉
之喪也贈玉既訖以送死含玉
將斂以實口註謂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作起也大事通謂
助廟王爲之也
喪而喪亦不止大喪矣成於百官蓋謂其正長也以小事大
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推之可見贊王命謂贊爲教命也
治朝則贊聽治庶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象宰聽之
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治朝在路門外四方之聽朝謂凡巡幸聽
事之所贊聽治者助王聽斷其治也凡不

周禮

卷一

寅清樓

關於王之職治者謂之小治此又申朝觀賓客之意也○王氏曰
四方之職朝無常所如王巡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所謂
朝也眠朝於內聽朝於外皆贊其事則治外無異於治內矣臨川
王氏曰上文以禮待賓客之治此又云待四方之賓之小治者賓
客之人治謂於王八統所謂禮賓是也若其小治則家宰專之而
已非家宰氏曰王恭已南面與宰相平大治一人之體也夫治
助王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於家宰
務各以職治庶僚之體也故曰王好要百事詳主好詳百事兼
氏曰宰皆大治其稱小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治對王之職治言之其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致事而詔王慶豐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會首怪凡各
並放此○厥終謂周正建亥之月也百官府通六官而言會計之
計聽謂審聽令正其所治之事為會計文書既致則為受而聽之
也察猶去督之意八柄中之二也羣吏即百官府之羣吏誅責
兼予奪生殺而賞誅不言生賞不言誅蓋互文誅責功明不徒
廢若罪矣○難說曰家宰總百官其職同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慶豐矣而司徒則又放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
屬人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稽其功事雖諸大

卷一

寅清樓

古治當自則官家宰始則
體統正而事可以次舉矣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此序小
夫二人之職也官刑謂禁之也王宮謂王之宮殿凡宮禁者中下
及世子宮寮之類糾禁謂正也言政令者重大之意言糾禁者嚴
密之義此首言內宰之專職也○王氏曰小宰掌建邦之官刑此
治內以及外之意大司寇五刑無官則則官刑獨小宰所建也文
王北伐漢江漢反而求之木於后如記曰古之明德於天下
者生於其國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此之謂也○王氏曰王宮豈施刑
之地小宰豈掌刑之職蓋風俗自王宮始得齊一有不正出
於此則一有不正皆足害治伊訓三風十愆之戒自君卿及家士
悉官刑雖微有在則夕臣下不正則風俗亂矣○王氏曰君心
急所刑而君德昭著所由基與惠按小宰掌典法則與典賦式之
系皆對大宰而言獨掌建官刑若於大宰無所對此非無對也
對八柄詔王御羣臣言之也王者之治官中府中皆為一體大宰
於宮闈無不親而職專官府小宰於官外官不贊而職主官刑蓋
王理陽教立六官后理陰教立六官外官不贊而職主官刑蓋
獨大宰掌外而於內官但總之故小宰掌內而於外官但佐之也
堂王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統邦之九
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此以下皆言佐大宰之事也
典法則大宰掌建之貢賦式大宰制之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
小宰則掌其刑以逆治而均節財用也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
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
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叙倫次也此下各條皆
六叙先之者必官府之倫叙正而後邦治可修也舉史自卿以下
至士也位謂爵秩治謂功狀事謂職事食謂祿食會謂會計情謂
訟情六者皆以尊卑為先後所謂叙也按大宰各正其治受其會
即會其治也今分言之者進治言平時受會言歲終也此以下專
言其佐治官府之法蓋小宰雖主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
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
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

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
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
事則專達
長上聲○長通六官之長及各署之長而謂其屬
屬官得專之也此明八法中官屬以舉事治之一也○竹野葉氏
曰周官三百六十屬通攷其成數○十人然官屬有不專者置
者地官如甸人甸人掌其掌茶等職○物狀官如庶氏冥氏
哲氏赤氏等官則政一事不可兼掌有不須常官者則則有
旬視訓則有訓視則有成則有伊齊等職則則有職喪喪視則
不可獨乎若周人因事而置官周人因官而存名不兼職攝職則
官元不存名則官廢知此者則可謂官制矣明爵王氏曰大事
不從其長則政出多門而大臣無權小事不專達則大臣親細務
以事自繁下僚不得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
盡其才二者皆非也

周禮

卷一

毛

寅清樓

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
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
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六職即六典之職節財用者制
鬼神者明禮樂而幽鬼神也聚百物者服政令而修其禮也除盜
賊者無滯刑無縱法而好究息也生百物者無曠土無游民而備
物也六典言其經法六職言其事任太宰六典以邦國官府萬
民三者並稱此不並稱官府而及節財用懷賓客之類者官府之
六職已冠於首矣故特推其事也此明八法中官職以辨邦治
之也○王氏曰徒善不足為政故制治必有法徒法不能自行
故行法存乎人先王建六官授以六典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一
而因以六職辨其治此相因為用也
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
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施杜謙
為施鄭
讀如字○金猶會也如祀惟則大宰贊王執事司徒奉牛牲宗伯
省牲饒司馬辨魚牲春詔馬牲司寇奉犬牲之類是也餘放此祭

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實券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此皆聽實債同傳音附別音聽上聲則音
與與聽互言之者始定為官或久其則為官常也政役自力多
言此於謂此聽之為也師田自軍政而官簡簡謂國計之簡也
里指地政而言版圖謂戶地之冊也簡者簡簡謂國計之簡也
合券分執也祿者祿位者爵也簡謂國計之簡也
見口實小市為約信曰刑出入謂官內自取用者歲計口食月計

周禮

卷一

天

寅清樓

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
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聽亦平治之意也弊斷也謂以平治官府
之六計而斷其治也皆稱廉者六者以廉
為本也德足宜民曰善才足辦事曰能不偏於位曰敬不波於行
三正守法不阿口法臨事不惑曰辨此明八法中官計以弊邦治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

禁令此序宰夫下大夫四人之職也治朝見大宰羣吏皆臣屬之通稱此繼公卿大夫專指羣士而言即夏官司士王族故士之類也禁令凡威儀之則此首言正朝儀也○平仲王氏曰夏官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大專掌之也而宰夫則掌以法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者必先及王而後知王之服位法儀於公卿大夫羣吏之位者君後世君爲羣臣益諸者之謂也恩按夏官王之位大僕既正之而王及公卿大夫士之位司士又正之今宰夫復云爾者大僕司士特正之而已不掌其禁令此則掌以禁令而察舉之也禁察亦必自王始此修已以敬爲恭而天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下平之本王氏所爲發其蘊與

周禮

卷一

圭

寅清樓

八職一曰正掌官屬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

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誤法王氏正之○曰官府通謂六官之官吏也徵召也上有召令而辨其職也止六官之長如冢宰卿爲僚屬所取正者官屬即八法中之官屬要即月計之書也師六官之佐如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爲僚屬所受教者官成即八法中之官成氏即旬計之書也司如上上中士各司其職者官常即八法中之官常氏即日計之書也旅如上上中士各司其職者官叙即八法中之官叙氏即日計之數也此以上言辨官職也府主書者自既成而言故曰契而掌以治藏史主治文書者自當成而言故曰書而掌以贊治胥有才智爲什長者官叙爲官府之大故掌以治叙史應呼召而趨走者官令爲官府之命故掌以徵令此以上言辨吏職也要凡曰數四者美見司會等職○王氏曰下有徵召命令宰夫辨而施之或下於其正長或下於其司族此與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相通莊案魏氏曰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上下有體尊卑者治其大而器卑者治其小而詳

川王氏曰稱凡以爲要者凡計其公卿大夫羣吏之治以爲目者凡計其數則一二三四之序是也數爲羣吏之要而治之目爲族之計數而司治之凡字謂之族也○王氏曰夏官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大專掌之也而宰夫則掌以法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者必先及王而後知王之服位法儀於公卿大夫羣吏之位者君後世君爲羣臣益諸者之謂也恩按夏官王之位大僕既正之而王及公卿大夫士之位司士又正之今宰夫復云爾者大僕司士特正之而已不掌其禁令此則掌以禁令而察舉之也禁察亦必自王始此修已以敬爲恭而天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下平之本王氏所爲發其蘊與

周禮

卷一

圭

寅清樓

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詳避同○治法大宰總則於官府施法於都鄙而宰大掌以攷其成功也百官既猶司會天府言國之官府謂王制之官府也羣都縣鄙猶司上言都縣縣鄙謂米邑及比公邑也他職多約言都縣此職詳言都縣縣鄙都鄙之義詳以明矣乘即算法乘除之乘猶計也失謂失其所守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賂賄也將名謂以空名作實實而避其罪名也足則不足之長則有餘善則無損故或誅責或褒賞也此又言彼百官府之治而官若吏皆具其中矣○黃氏曰羣都之勸不爲羣都者皆爲縣鄙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故宰夫攷其治而乘其出入也王氏曰制治者法行法者吏吏有勸懲則治有善否故立法以攷之宰出法以治小宰執法以逆宰夫則執法以攷也鄭語曰利之所在盜爲必萌人能於此不萌欲心者廉吏也故攷吏治以乘財爲要明齊王氏曰長財足用善物非聚斂也生財有大道惟用天時地利節節官敏散與天地相流通若夫子之蓄蓄思其次若蕭何之德德劉晏之理財亦可也惟知進者能之愚按宰夫勾攷之官一攷邪治一攷邪財而於邪財必詳者正以杜外本內末之患也蓋足國之道在務本而節用今所賞大足用長財善物者不外於務本而其責夫失財用物辟名者乃所以節用此明齊所謂惟知進者能之也若彼以財發以貨得而入者雖劉晏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蕞從大宰猶不府爲而况聖人乎

用此符校其美惡足否也中禮之法包下各條而言牛羊豕具爲一牢牢禮委積若五積五牢四積四牢三積三牢之屬勝獻若股膳太牢及禽獻之屬飲食若饗食燕之屬賔賜之屬若致饗饗及特賜之屬凡此者未至則陳委積已至則陳饗饗飲食殯卒皆須此具以陳之而其陳之之數則皆以爵爲差凡邦之弔事掌其也詳見秋官大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事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中禮謂大官待事之用是也小喪謂后戒之也治皆謂治其具也職事帥官有司即職喪所謂公有司也旅謂職喪之下七有司器官有司之屬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羣吏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此言其考職領職也今羣吏皆謂六官之

周禮

卷一

黃清樓

寅清樓

舉史旬十日也歲會月要日成猶司會所謂歲成月成日成不時舉謂失期也以告謂告於大宰也警戒羣吏者贊小宰令於百官若小宰也○鄭氏謂曰小宰宰大推大宰之法警戒百官府之治可矣然世未有官不齊而能治國以平天下者小宰之官則宰大之官職首以齊其家而官叙朝儀乃以治其國然後大宰之典法可平天下矣節卿鄭氏曰大宰之權重矣誅賞廢置不過終篇一言小宰宰夫賦大宰者而御吏反詳詳何也此所以尊大宰也周三公兼大宰與王論道經邦建典法於上而其小宰宰夫率職法於下小宰既建邦之官刑治王宮之政令與凡官之糾禁而宰夫又令官中之職事其治內嚴也小宰既廣大宰之八法以爲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而不宰夫又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不齊者有大刑而宰夫又於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凡禮儀之政令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辭叙羣吏之治與政官府羣卿之治其治外嚴也蓋是時大宰常寬以遠而小宰宰夫常嚴以勞恭讓以柔道接失而法守滋亂或佐天子理陰陽而不對錢敘刑獄否則又特以稽考於會爲大故耳統紀不明同歸於亂唐太宗之六典庶矣而稽考於人品均於官交相轉忌其中則有宰相反奉行文書而奔歸羣有司者然則周大宰之制至是三變矣其始也大臣自棄其權而不

爲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所當爲其卒也上又尊其權而不使有爲此大宰之立法小宰宰夫之奉法不可不考也

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此序官正上中下士十以時比宮中之

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父孳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

比亦如之此言避下同柝官記○時謂四時也後凡言時者放此

息之所其衆寡猶鄉大夫掌其衆寡之數與謂徒役及其家之子弟也版以書名亦以警守此之言校也故變故也有故特爲之中

今其宿若其孳柝比之則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

一也此言比校之知節也

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

藝行去其滯怠同稍夫齊食音嗣音難義糾通○辨外內而時

禁者別外內人而禁其非時出入也養以防奸亦糾德行之

意均以稱事亦稱功緒之意民猶言庶人在官也會合也滯怠則

妨功奇衰則害德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合而教之道養以有德而

雖功也此言教令之詳目也○計日必會之者欲使之盡作羣學

以將宿衛之令也○疏曰使其宿衛時時言相繼服容相繼是其章

作及其學問又相親友切瑳琢磨是其羣學總是相勸率也又云

寄宿衛之令如寄子內政謂軍令在家時五人爲比在軍運

五人爲伍之類此使之盡作謂學制在家則使之宿衛似寄軍令

之章也○疏曰官正以德行道藝教王左右前後之人環衛之士其節

節者謂御僕從罔非正人也○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

事○疏曰此政職之事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

而聽政令上之有故令宿守即謂次舍也猶春秋以木鐸修火禁

春秋謂更正仲春之卯月仲秋之酉月也以秋官司烜氏仲春以

木鐸修火禁推之可見凡周官言歲終正歲正月之吉皆周正以

尊正朔也其言四時皆夏正以敬人時也後皆放此修火禁者爲

時將出納火嚴警備也此領職之意○計日必會以季春出以季

秋入以時以戒也疏曰火心星也公羊謂之大辰夏正三月東出

於辰九月西伏於戌凡此陶治鑄造火出則爲之火伏則休之此

則因其時而於凡邦之事謂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

宮中慎火也○凡邦之事謂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

其親疎貴賤之居理夾衛也此詳秋官大司寇燭禁燎也

爲之大曰廬小曰燭也廬倚廬舍至室親貴居

天官冢宰序職下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訓○此序膳夫上

卷二

寅清樓

周禮

卷二

二

寅清樓

以膳人主後心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句 物皆有組以樂侑食膳夫

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殺牲盛饌曰舉日一舉謂

也之燕食則饌之而已王燕日中而饌是也饌以烹牲組以載牲

也鮮膳也膳鼎三牛膳也羊膳也豕膳也狗膳也膳也膳也膳也

於王以祭始為飲食者也品嘗食則饌也徹收也造者造食之所

○疏曰按郊特牲鼎俎奇而薦豆偶謂之牢鼎鼎升於各俎奇數也

物皆有組據正鼎鼎各一組也正鼎謂之牢鼎鼎升於各俎陪鼎

謂之羞鼎即庶羞在豆者無組也殷祭以肝周祭以肺為食而祭

名鼎膳亦名鼎膳為祭而祭名鼎膳亦名鼎膳為祭而祭

則則之今為食授祭即舉鼎也鄭謂為鼎膳者以饌至尊故與

祭祀同也程子曰古者飲食必思始之者先王無德不報而如此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

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齊齊同曰三舉王作則不舉○齊謂散

日月薄蝕地崩山川崩竭也大故謂寇患也皆不舉者自貶損也

李氏曰說札非直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曲禮虞夏商君

膳食不殯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自憂民之道

也東萊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身天理所自然也民有飢色君非

不能玉食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魯齊氏曰上齊

日三舉何也文誤也齊不樂助故志也齊變食而滑精也何三舉

之有明齊王日三舉當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也仲與都

氏曰按上齊王日三舉當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也仲與都

膳夫之職夫一人之養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外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齊則祀無厭不齊則一歲食牛則到家七百餘頭牛三百六十

周禮

卷二

七

寅清樓

文選也說者乃謂藉之言借也下因祭享帥用民力猶不敢以爲
固然況以他事耗民之力者乎其說似正而實失也夫殷周凡國
之公田皆民助以耕藉者藉也則不得失也夫殷周凡國
建此藉而藉田又有取於躬耕致微之義初非有取於借排而不
敢輕民之義也其又可祭祀其藉田之薦以祭藉田以藉
以近似之言亂之乎祭祀其藉田之薦以祭藉田以藉
藉田者藉田生曰果麥生曰蕡此四者惟言麥蕡之類也○註曰
藉田者春藉香蒿也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與陽達
於牆屋既薦然後藉蕭合聲香是也麥以供祭之甘而藉酒亦以
藉酒而麥之也王氏曰郊特牲既薦然後藉蕭合聲香謂以黍稷
及藉香實於藉以爲燎燎既取其明又取其氣之上達求諸陽之
義也士虞禮求麥長五寸立於九東謂之苗又郊特牲鬱合鬱與
陰達於淵泉謂以鬱酒灌地以茅爲藉使蕭而麥之一取其潔一
象其求諸陰之義也司馬遷祭禮其藉蕭郊特牲大祭供茅蕭凡
茅皆出甸師祭宗廟則甸師爲首以供之祭人喪事代王受青裁
地則甸師爲首以供之楚貢包茅其產良故也要事代王受青裁
王謂仁王也青裁謂甸師祭禮之土器以不潔養其故甸
師代受之也○云下謂甸師也甸師在秋甸甸師祭禮之土器以
受禮矣故代也此則祭之意而及之也○註曰甸師祭禮之土器
黍稷不穰使鬼神不逞於王又既祭太祝作詩詞授甸人使以詩

敵人掌習田戰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序獸人

周禮

卷二

八

寅清樓

二人之職也昔田獸謂網取田獸辨之者以將入於腊人若庖人
也獸網羅氏獻鳩養國老之獻謂獻於王而爲膳也○謂祭外特
薦曰鷩猶下膳春獻王鮪也按說者通鑑辨名物人鮪祭外特
皆其其中矣○註曰昔者以網取所當田之獸也其有聚而滿
有散而涼者寒暑異時以收時田則守呂及弊田令禽注於虞
時也春秋寒暑異時以收時田則守呂及弊田令禽注於虞
中上義言凡此皆獸此乃言時田之守呂也守者候其解網而取
也弊田也火弊車弊之屬是也○註曰按夏官四時田獵春用
置旃於中央而令衆輪其所獲也○疏曰按夏官四時田獵春用
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時田不皆用置也○守呂者四時各以
其一爲上耳無凡祭祀喪紀賓客其其死獸生獸供其死獸所
本宗廟次殺以爲賓客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獸
也生獸蓋皆取之與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獸
上文而言也入於腊人者爲祭賓客實謂腊人腊之而下殺凡田
以充君庖不啻入於腊人從者交與入於玉府以制器用也凡田
獸者掌其政令制射祭獸然後田獵場化爲豐饌然後設爵雖王
未嘗不以火田是也田獸有法若不獲不殺胎不殺不殺不殺
果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獸有地若東有青草駕言行狩

敵人掌習田戰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序獸人

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溽陰爲瘧寒之疾夏則陽溢於肌膚故氣鬱

春脉微堅則壯若堅所以養氣筋散則不覺辛散所以養筋骨收

重人機畜故也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者謂灌以藥也行行走節節止也病發於氣脉不和凡療獸瘍灌必如是以動溫而察觀之乃治養也此言療獸病也食言嗣發猶去也灌藥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物何膿血以去其內外之毒惡也藥謂祝附養謂湯劑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食謂芻秣也此言療獸瘍也進退以示勸懲猶各曹其計其數以進退之所以而入於醫師之意也酒正掌酒之政令此序酒正中下十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

寅清樓

酒者亦如之○式法註謂月令秌稻必齊麴麴必時木泉必香火齊必得之類酒材若酒米麴麥是也投者授酒人爲之以供膳飲祀賓之類公酒謂凡以公事作酒如射鄉之屬也此言爲之之法也○莊渠魏氏以酒醉而後正秉其說也立法常防其源其字九式之法授酒人以材載有定數而羣臣公事飲酒更受材亦如其有濫者辭矣愚按注以定法言式魏氏以定數言式也然授材含有定數而亦必以所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鬯三曰漿四曰醴○齊並經音譜鬯音仇醴音移○作以劑量故云齊辨也酒正不自造特掌其齊以辨之而已泛者酒始爲而浮衆泛泛然也醴者體也染酒生於其中而外存體也盎之言克也溢也汁克於中而溢於外也○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慈白也也緹者成而紅赤色也沈者成而渾下沈也物猶名也新釀成曰事酒久釀而熟曰昔酒又久而清曰清酒凡醴沛曰清未沛曰醴以醴爲醴曰鬯米爲釀曰漿黍爲鬯曰醴餘詳衆人六飲此言凡所辨之名物也○註曰事酒今之醇酒也昔酒今之旨久白酒所謂舊醖也清酒今中

山冬饌接夏而成者也疏曰此三酒皆人所飲而酒於祭末以
 酌執事之人故以事爲名清酒久釀乃熟故以昔爲名凡羣臣陪
 臣不執事者祭未前得飲之清酒更久於昔故又以清爲名祭時
 賓長爵以尸以酢賓長也王氏曰古者以祭非人飲也祭酒不致
 味但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名名者義所
 自出也三酒以飲勝致其實故曰辨味
 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厚薄之制屬五劑而言俱
 已饌見也此凡祭祀以法其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甝中祭
 言用於膳也

寶清樓

爲訓也。明齊王氏曰：神有定位，獻有定數。故無兼羣臣酢爵所用，不可拘。故有祇然五齊所不容之器，各有量獻，神外不濫供。卽三爵所用之酌，更有數應。用外不妄費。其賓客之禮，酒其酒，其酒之致飲，賓客之禮，饔醕糟，皆使其士奉之。禮酒謂饔若燕時行禮之酒，之下七也。糟卽內則清糟之糟，謂醴之不涉者也。后致飲，饔醕糟元三飲。若夫人致飲，則并致清醴。凡四飲矣。舊註以糟爲饔醕之不涉者，而曰爲二飲，非足詳見。衆人○醴曰下職。酒人賓客之陳酒，謂致饔醕時陳列於館之酒。此不言陳，謂王常親享燕而禮之。若有故不得親，則使人以幣致之也。介甫王氏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后，祭則王耕，以供衆盛。后饋以爲衣服，裸獻后亞之王親，牽牲后薦，徹豆，饔賓客，則裸獻知其尤。王之王之燕飲酒，其其計酒正祭王致祭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凡王之燕飲酒，其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則其其酒無酌數。計之言數也。計左傳：臣侍君燕，無過三爵。是矣。無酌數者，以醉爲度。厚之至也。不言酒止及士奉之者，蓋役所共與。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辨之。法謂尊卑之差數也。秩酒謂老臣常膳之酒。王制九

周知四國之治以昭王及宋字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周禮

卷二

天

寅清樓

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 必效於司會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 用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

周禮

卷二

天

寅清樓

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不埋沒萬分廉介不過小善。點食污便成大惡聖人嚴於會財。

無大射之禮而得與王侯大射者以其得助祭故也愚按諸侯以

有千侯諸侯皆射之所謂公卿中三侯皆獲是也況王夫大射
士射侯而計其大夫以下射侯者亦云大喪旅裝飾皮車
以同衣不及下侯而射其大夫以下射侯者亦云大喪旅裝飾皮車
鄭從侯者作禮謂陳也註讀詩之典謂象似而作之也今按先
鄭為是厥即陳也為王喪其文耳筆師云大喪旅裝飾皮車陳
車大夫喪飾也其禮之義可通乎周禮言厥者無慮數十條蓋
吳而云云蓋與陳而作之義可通乎周禮言厥者無慮數十條蓋
厥即為陳而所陳者與陳之明器非若註之云也一云厥謂唱
以陳之也與大師而陳義同若陳則第陳之耳此別厥陳
皆用革鞀則皮車非但革路註云凡邦之皮事掌之謂表侯車以
革路者司裘所飾革路而凡邦之皮事掌之謂表侯車以
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王之皮事謂王射若喪所
事者王行賜利物功裘之賜必會世子之裘與
皮事亦會若后則無裘與皮事矣餘詳前人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此序掌皮下士四人之職也革皮
去毛也疏曰仲秋鳥獸毛毳故秋

卷二

辛

寅清樓

斂皮其革操治功深故至冬乃
斂且乾久乃善故春獻之也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用之皮
斂也百工若斂工裘氏章人面人之共其裘毛為殯以待邦事
類言百者通詞也此以上言皮革也歲終則會其財齋財材同齋資同
毛也邦事若掌次張璠案歲終則會其財齋財材同齋資同
之類此言皮革之類也歲終則會其財齋財材同齋資同
財物曰齋漢詁或稱齋計吏蓋會其本給物料及餘見也○王氏
曰被裘皮無與於天官而為之屬者古者以皮為幣蓋亦外府之
類故附載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

之職也版謂圖寺及其所屬之錄籍圖謂其署次之形象也人民
即版所書者分以居之亦按次舍之意也○錄籍舉目分其人民
以居之不知後宮如何容人氏在內以看目錄更無可疑天官
屬職外朝者盡用士人至醴醢酒漿之屬則用甸甸若女奚內宰
而下內小臣寺人內豎至祝史若案為之若典婦功典絲典
又染人屨人荷外有司可為之若仍用士人而內司服與經人又
奄不可也則所謂分其人民即是若女奚之屬在宮執事者

耳王氏曰宮室不可直接宿衛周列女宮於旁分部其居而
後總以周垣圍守之其外乃為官府次舍此則官所居也鄭
氏曰均其稍食與宮正所居者同分其人民以居之與宮正所
次舍之職事亦與宮正所居者同然宮正所居者王之宮此所
所居者王之宮所以不同也愚按本職掌治王內女奚使役於
宮令有錄籍版圖計不及號同殊矣而其職又以關寺之子弟充
之謂者豈有見且王內尤無據而害義故知陳王之說審也或
以內宰士大夫其治疑不及女奚而女奚又不應稱民大夫民人
為男女之通稱而內宰乃教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
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
鄭氏難其詳同○陰禮舊言內則也六宮指后夫人而言以下教
九嬪推之可見不言后夫人不嚴斥言教后夫人也陰禮以教德
婦職以教功九嬪謂御妻也八十御妻九夫人而御故名九御猶
不言世婦者教以婦職之法統其中矣事謂絲枲之事屬者謂
各屬於九嬪也正服以絕諸麗禁奇袤以屏惡惡展功緒以勸勤
勞皆禮職之教也○明齊王氏曰計云王有六嬪正服一燕履五
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
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
天下之外治六宮之主王后也若后嫺稱為六宮則王嫺可稱六宮
乎劉氏曰六宮之主王后也后雖四德具備不敢怠於學學者曰
新其德以為六宮範也故詩稱淑徽淑徽傳言歸為后妃之美
周公擇下大夫之賢者為內宰而教后此書其實也南軒張氏曰
若于重保之貴亦必立師傳之職以朝夕教導致周家歷世其
業之根本其於詩有若七月書有若無逸是也心常存驕肆
何自而生此妻女太任太姬也妻皆助其君以成風化之美也而
其後王猶以慈溺召禍詩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由勤勞不楊
於心以至此故婦為聖則知周所以興而休其蠶織則知周所以
衰以是致秦漢以下成敗之源皆見矣愚按王氏引王立六宮后
立六宮以見六宮比於六宮也但本職教六宮在九嬪之上六宮
乃指后夫人而言后者六宮之主而六宮夫人亦佐后立六宮者
故以目之學者知六宮比於六宮之意其可也此對文散文之別也
大祭祀后祿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

卷二

辛

寅清樓

贊之禮事凡賓客之祿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

今氏曰內中侍從命婦以爲祭服又上春詔后帥六宮
生禮之節而獻於王夫天之下無非一也也爲祭服豈不
足而後且親親者非一男也爲祭服豈不足而後且親親
先男先姑敢不用力婦道也王后而親親佐以爲婦道婦女有
不承先親供祭者乎明
王以孝治天下此其功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后出入則前驅此序內小臣也上
謂使令也內中侍從大祭之服位此蓋正宮若有祭祀賓客喪
中及禮見於王之屬與前驅亦以備使令也
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祖
聲下職並同○擯相詔告也徹后之祖謂尸酢后於東房薦以俎
后受訖乃爲徹去也○疏曰后尊言擯詔告之而已九嬪稍卑
則言相內人卑故直言正之也恩按言后不言夫人言九嬪不言
世婦女御夫人從后世婦女御從九嬪以上統下之詞凡經傳省
文類
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
○好事者恩好之事四方謂四方之諸侯好令者恩好之令卿大
夫謂王朝之卿大夫○郎氏曰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之恩好之
夫謂王朝之卿大夫○郎氏曰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之恩好之

周禮

卷二

姜

寅清樓

令以言而弔慰之后親族有爲四方諸侯者掌王之陰事陰令
有爲王朝卿大夫者則皆使小臣往將之也掌王之陰事陰令
註謂妃嬪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推當進御者陰令謂王有宜命
於此宮若絲織織絳之屬○明齋王氏曰夫婦三綱之始萬
化之原衆庶莫不然而況母儀天下者乎官寺者不能不用而不
可輕用故內小臣掌后命正服位之屬猶大僕之侍王而其體事
之詔相亦猶大小宗伯之贊王也好事好令則使往而王之陰事
陰令亦掌之親親贊贊與王同志且使恩逮下而無嫌如也古並
稱婦寺以其榮如女也今其職如此非剛正
之士其孰能之是故奄無命爵惟此稱上士也

關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
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此序關人
王宮門內人之職也中門謂中於王宮之門也喪服謂喪衣之屬
曲禮曰履屨冠不入公門是也凶器謂明器之屬喪衣之屬
人謂明器賓客所致曰就器是也潛服者傳所謂是衣衷甲
以爲盜賊之器奇服若傳所謂奇服怪民謂怪異之民也
內之人公家之器來朝之賓若客亦須帥而後入無則必讓也○

疏曰中門謂闕門也惟門外有車庫內有應路候爲中也平仲
王氏曰闕門內人掌王宮門內人掌王宮門內人掌王宮門內人
曰五門自外而內曰庫門曰雉門曰廟門曰內門曰中門也鄭氏
諸說互異今以義理之正說爲正夫門冠以王宮而下文屢言不
入宮則然則指內宮門言之而味不入宮二字凡前後左右宮門
皆不可入亦非必南面當國中者而後入也其言王宮之中門者
內宮門嚴於內外朝門而其以時啓閉則與外朝門同乃守其
中門尤嚴故舉以明例耳
常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
○疏曰命婦大夫士之在宮
中者皆若命婦之屬外命婦大夫士在朝卿大夫士之在宮
庭者皆若命婦之屬內命婦大夫士以下至女御也掌婦門
庭之辨也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
如之
○疏曰在路門之內廟在雉門之外燎地處也○疏曰在手曰燭
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也王氏曰宮正凡邦之事蹕禁止者蹕
蹕人則蹕宮門廟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所照察者在內
耳亦蹕單之辨也

周禮

卷二

姜

寅清樓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寺人之職也內人謂王宮內未命之女人若司服縫人職各女
五人之職也內人謂王宮內未命之女人若司服縫人職各女
之類女官謂充役於宮之女役若天官酒人以下七職女視
四職地官春人以下三職各女矣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
之屬相道以引之糾以督之也
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有司註謂春官
則二十七世婦也內人之禁令亦禁其非禮而令以禮矣○疏曰
註云有司是春官世婦也按春官官卿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
祀比其具賓客之屬亦如之此言致於有司明是宮中世婦非二
十七世婦之制也女官者又云佐世婦是二十七世婦者以寺人
是奄故得佐世婦治禮事即下世婦職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
也恩按得世婦亦是女官執事於有司者依之親下世婦職掌女
宮而得世婦亦是女官執事於有司者依之親下世婦職掌女
者蓋帥而依之亦即寺人依之與不言九嬪九嬪者九嬪皆薦徹
豆登而已不帥女宮治案盛之屬凡內人躬臨於外則帥而往立
女御亦惟贊世婦耳故不及也
於其前而詔相之
○疏曰詔相之屬立其前內人卑也○明齋王氏曰

而以其次祿衣黑縗爲功屨是功屨若次命屨也士則用

寅清樓

1

也劉氏曰王始喪而莫測其寧也故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職而常侍者孝子之道無所不至

也託云復盡愛之道也先王所以愛其民也誠乎孝以至於此曾
子云廣終遠民德歸厚矣治而至於民德歸厚治之大成此夏
官之終也



周禮卷之三

姜兆錫補義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得司徒者徒之言衆司徒掌教而安授其衆故名也自唐虞以來皆稱司徒設人無

農文酒諸農文若保是也餘詳天官

地官司徒總序 此大司馬者設官分職以立地官司徒之意乃第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

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邦教即六典之教典因而導之曰安靖而馴之曰教典

日教書則官司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播萬民○按司徒主教之官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五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禮以節命君若爲司徒亦曰茲敷五典式和民則

用此皆不專稱司徒任土地治財賦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師氏保氏司諫司教調人等官無非教民之良法惟是倉廩足而知禮義而王道之始要在養生送死無憾乃所以因其利而導之於義者故以土地財賦之事屬焉後

周禮 卷三 寅清樓

人徒見蘇師泉府等職遂不攷本末以爲專掌財賦甚或以地官宜掌土地遂取司空之事歸之卒使司徒之職不明而所謂使掌邦教者竟虛設矣豈不惑哉

地官司徒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地官設官之數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鄉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族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不解地官而更稱教官者承地官

司徒掌建邦教雖令帥六鄉而職實統乎天下故稱大而爲教官之長小司徒副之而所分主者六鄉爲多猶達人之十六達而已

故稱小也鄉師佐小司徒以治鄉猶達師佐達人以治達故又爲諸鄉官之長而稱師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縣部之縣也其職掌實之職其官縣七掌野而各掌其縣乃掌徵甸地公邑之官其官縣七掌野而各掌其縣名縣者亦縣中以統大外也以上三縣處王國控制不得次於鄉若送各官之後又公卿大夫以下各鄉官與大小司徒相連故不得次於各鄉官之官其六於此者亦居中以兼上下之意也餘見於師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音

遺音之也掌邦之委實以備施惠故名也以此大開師縣師亦以見其委實以備施惠故名也以此大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

掌均地政地守地職及凡力政之屬故名也此布縷果米力役之屬所總待以平者而賦役之職於是畢矣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師氏係氏官教王及國子而師氏掌諸禮道尤尊故名其而司諫師萬民司教故萬民謂人而萬民保氏合萬民皆是教之義諸官次於載師各職之後者衣食足而後教化行也

周禮

卷三

四

寅清樓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

也掌諫惡以安之故名也一官皆稱氏未詳謂官有世功則以官族凡官稱氏者皆此類也一謂解氏以別大師大保之屬也書

乃最尊之位二官雖有師保之責而德位非其比矣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諫掌糾正萬民之德行道

義故名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救掌萬民之教惡過失故名

王若國子而司諫長善司救救惡亦師氏詔保氏誨導之意也然其職皆以節巡問觀察以行之者蓋司徒以下乃專職教民及吏之官而二司猶今欽差

提學使巡按御史之屬與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也掌調和萬民之難故名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掌謀合萬民之判故名也

司市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市之治教政刑之屬故名而

商尊而胥徒亦衆也次於此者由民及商本末之義司市猶鄉之

司徒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三職皆明之命官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官肆長每肆一人猶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肆人猶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胥師不倍者猶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各官有政而實鄉師遂之選人也實人鄉師遂之選人也

掌士城門故者謂若今城門按諸王城十二門也或疑本
掌士城門故者謂若今城門按諸王城十二門也或疑本
掌士城門故者謂若今城門按諸王城十二門也或疑本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王畿之關故名疏謂王城四

國內總簡校其十二關其每關下士二人則在關門以上各關處
察之屬也其職掌國貨之節以縣門市故與司門連次而其役往
來各關故亦多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符

屬以達天下故名而
職與司門連次也

周禮

卷三

六

寅清樓

送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十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遂謂王畿百里外之六遂也遂人主之而遂師佐之猶小司徒

於府者其職類用甲治溝塗凡鄉遂以往皆所統而文書獨繁焉

故也後凡史有數倍於府者而放此者由內及外之義也○

平仲王氏曰王國外之六鄉小司徒自治之又其外六遂特設遂

人分理之而本職所掌乃稱自野以達於畿是雖六遂外之鄉也

皆遂人總之何也故春官有都家宗人夏秋官有都家司馬及都

家士而司徒不設焉蓋禮政刑三典所謂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而教典則淑於德行道藝食其地即當教其民故公卿大夫各掌

其教養之任王國下復設官而第以遂人總其要居與不然謂其

所掌自都達畿及十數倍於六鄉也必不然矣愚按王氏論本官

獨不設都家之官其說善矣但本職所謂以達於畿者乃言溝塗

之制達於甸都而後非總教其民也蓋其清塗之制也蓋自註家平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師師每部上士

一人鄉長每鄉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鄉官長兼上聲○縣部里鄰皆遂之屬也觀鄉之用黨族閭

比鄰地有遠近而有尊卑而其通相屬則一也詳見鄉老之屬○

何氏曰鄉遂里名者遠近之等也先王立鄉遂之官以教民大司

徒施教法於邦國則鄉遂各教其民則鄉遂皆在其中矣吳氏

以鄉大夫以下鄉司徒而以遂人以下廛司空何也莊渠氏曰

國中百里外制六遂以剛六鄉王化首及於鄉其次及遂故遂官

之屬其秩皆

下鄉官一等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十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二十人族謂

也其職掌用三業以惠其民而凡鄉為新墾者亦聽其治以安集

之故名其官也胥為徒之什長而此職胥乃至數倍於常者事不

其煩而緒稍紛也○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族皆托於外未安

其居新墾亦然故以旅名也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

其有存游旅寄於四方者蓋鮮今民以羈旅為名官以新墾為

職豈非自後世實上之人當勞來安定之手愚按本職明著如此

周禮

卷三

七

寅清樓

而註疏乃謂此主縣師所徵野之賦貢者六鄉地狹閭閻師微且微

之微微同官若六遂遠畿外其地廣故縣師徵之旅師徵之微微

異官也今以其說考之縣師之征賦雖廣而謂其地自六遂始則

既大閭閻師掌鄉遂而縣師掌凡公邑之本義矣且閭師主令閭胥

主掌九穀之屬舍人主藏而縣人主頒之遺人亦豈以一官徵

經 87-51

掌邦之委積以施惠而安人亦掌野之賦斂新芻之屬以供川故名其官而從役亦眾如道人也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入徒四

十人均猶均人之均也均人掌均地政及力政之屬而土均掌平

氏日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國中及四郊土均盡天下矣而

實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道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掌謂除草也雖曰其職惟有

草人者蓋殺草然後種焉故也愚按草人上化之法凡九

其八為獸一為養畜亦殺草之意也則草人者其約詞與

稻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

人掌水利以溉稻故名稻人事重故從役多也○自達人至此凡

治野達於天下之事旅師至土均言征

敘於終而草人稻人則言藝稻於始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訓道地闢以明土地

至場人凡十七官蓋因穀土以及庶土而大小遠近之事備

矣圖人場人最居後者見鳥獸草木之產雖殊異歸末耳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訓說四方之事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

人徒二十人虞度也度知其形勢及其中之所生而掌其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衡平也木生平地曰

觀其禁令而平其守故名也大林麓之衡衡平於大澤大麓之虞

而後尤多者其事較煩亦因見尊者職要卑者職詳之意也川衡

此放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周禮

卷三

八

寅清樓

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

徒二十人名官及爵役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之澤水春謂之數名官及爵役見山虞林衡○陳君舉曰古者名

山川不以封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賦伯禽侯於魯錫之

山川乃天子之加賜非阿也然則制山川澤有虞衡之官疑若

專其利而未嘗以與民共之特禁之使不使私而己此先王須於

大官而不盡利以遺民之意也愚按官名澤虞而具下兼稱大藪

以其水亦稱澤不常故也然考爾雅十藪魯大野晉大陵秦陽陸

宋諸諸是實慶吳越之閒具其海隅燕昭餘鄭鄭田周焦充

是也而職方氏九州之澤藪惟揚具區荆雲夢豫圃田青孟諸充

大野并昭餘鄭六者與爾雅同名其兩美養藪陽紅雍強蒲三者

則與矣豈限開分合紀載有異

同而陵谷亦或有時變遷與

周禮

卷三

九

寅清樓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一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跡也跡知禽

政而名迹人也○後儀王氏曰春秋時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

年迹人來告逢澤有介麋是也莊梁魏氏曰其官主知禽獸之虞

田獵用為耳目如

兵法之有導道也

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升人之屬未成器謂之礦其職掌守金玉錫石之地而以時待取

故名升人也舊作詩總角升今之則謂金玉未成而為礦猶童稚

未冠而方也今按升

二字音義並別其誤甚矣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以時徵角凡骨物於山澤之

農故名也角人羽人有府無史者

也羽人故此

事也府兼之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以時徵羽關之征

於山澤之農故名

掌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

之材於山澤農

掌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

之材於山澤農

掌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

之材於山澤農

掌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

之材於山澤農

掌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

之材於山澤農

掌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以時徵絺綌

名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染草若青藍皂斗赤荷葉菊之屬掌斂其物以名也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炭物之役令故名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茶芽秀也掌茶茶屬以供用故名

掌膳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膳人掌也掌斂互物膳物以供膳灰之用故名天官

掌人掌取互物之屬者謂其物此字欲互物之屬者謂其物

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簡游之獸禁故名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場圃之用故名

場也然本夏為圃季秋則築為場以納稼矣詩九月築場圃是也

同職

卷三 十 寅清樓

廩人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

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廩米曰廩藏穀曰倉廩人總掌九

專職也故名廩人天諸此者以上各官主生息徵斂而以下各官

主收斂供給故為舍人以下諸官之長而爵以下大夫也徒至三

百人者治糧供盛事尤煩於舍人舍人與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謂

之次舍也掌平宮中之財守與

凡出入之號故名舍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粟

藏神物以待邦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藏國其義未詳註以為掌

班級之官也

司祿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祿曰祿斂之日祿掌巡陳而

祿也以上諸職其序有司祿而因有舍人有倉人而因有廩人有

廩人而因有舍人與司祿若下文春人與人案人三職則又通居

其後矣今恭

以前次之也

春人奄二人女春扶二八奚五人春或說提是也掌之故名其官以

下諸職用春者猶天官酒人與之類也其職掌其祭祀賓客饗

食之末之類而其役女春與與奚其少者蓋同屬職女奴之入於

春者多矣見其文於別職而後其

文於本官蓋春之與餘詳天官酒人

饌人奄二人女饌八人奚四十人饌音職書作饌○炊米為饌詩

官女饌奚多於女春者蓋非獨多蓋省民婦為之而具下無所

入之女奴故也蓋惟天官酒人○饌曰其職凡祭祀供盛供王

及后之六食凡賓客饗食供其饌蓋之實乃不在天

官膳夫之屬而與春人之屬為類者明地雖之成也

南禮

卷三 十 寅清樓

梁人奄八人女梁每奄二人奚五人梁人奄八人女梁每奄二人奚五人

然故名也女梁十六人數視饌為多而

奚之少乃僅如春者供冗食亦尚能也

地官司徒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

經 87-53

謂畿內之都邑制者規定之意也。畿卽大司馬九畿疆其界也。封者封以土。溝者溝其地。社土神。稷穀神。詳見祭法。塋卽塚也。田主謂先晉神農。是郊特牲。樹猶立也。所宜木如松栢栗之類。名其社與野。謂爲其社與野之名號也。○疏曰。王三社三稷。中門之外爲壇。外四門爲壇。塋外爲壇。不言壇。舉外以見內也。田主在籍田中。依木爲之。葉曰古者立社。曰奉社。稷取后夫人曰世社。稷死國曰死社。稷社稷重故樹人掌設王侯卿大夫之社。稷而大小司徒總之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糞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質。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會音怪。阜。皂同。羸。羸同。○此言辨五土物生以明土地之剛與人民之數之事也。會計也。動物謂天產植物謂地產。民者萬物之靈。故皆會而計之。

周禮

卷三

主

寅清樓

十有二以庸御祿則民興功此常作煥燭同異○此底上文書
亦物也施濟布也五行宮於五地祿而爲物○民得其秀而靈者
故因其常而布教也陽澤謂鄉飲酒禮陰澤謂昏禮鄉同飲故廣
而不苟鄉會謹故遜而不爭昏會親故和而不怨樂本自和故雖
案平中而不乖儀必有節故整齊審一而不越俗各有安故設難
率作而不偷刑以弼教而防於中正故不趨於暴譬以申今而開
其變植故不怠於義以懷柔其剛則無後心而自知足以世事習
其能則有守業而不失職部雷以賢則不賢者觀而德益謹邪緣
以庸則不才者奮而功可成凡皆以教制其失而導其宜也○明
濟王氏曰五方風氣習與性成上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異俗故云五物者民之常也變化氣質在於修道之教地官之
教十有二此所以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平仲王氏曰地官以十二
教治五物皆使天地氣化不得以而民已齊變至聲聲中變道變
人教民轉移其微道亦去其太甚而已齊變至聲聲中變道變
非聖人所能備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便民宜
之民何嘗覺有變哉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
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

周禮
卷三
三
賈清獻

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相去聲○此又言辨十上壤之名物任
州名如壤墳白黑之類物如黍稷鹽繡之類相親宅若阜盛也相
及民星使之趨利避害則居安生阜而動物蕃植物毓凡有事於
地者皆可任也土謂庶土壤謂穀土辨而知其宜種以教民稼穡
樹藝此又任土之要也○疏曰十二土詳謂分野十二邦上繫十
二次也十二次者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轸室衛也降婁魯也大
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
宋也析木燕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
所國也劉氏曰十二土者即十二州也職方氏九州從時王之
制以正名而大司徒十二州因土右之法以立以上均之法辨五
教也愚按周初尙無秦鄭註疏不如劉說爲合

以土均之法辨五
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
下之政此又言辨五物九等以均政賦亦上文之意也均中也見
土均職此總理之也五物謂五地所宜之物九等謂九職九
國中下各三等之田地征者貢賦之總名也物等既詳而九職九
貢九賦隨之此乃所以制地征而裕民足國之道也詳見周師縣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

孟子曰：「天下之於土，制三等。封國之數各不同，且如孟子公侯

寅清樓

寅清樓

種是爲田。易之下地邦國亦制田都鄙亦分里互文也。此制畿內

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敏之音見天官家宰○此總言教之法五物十二教之屬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

所治民此承上文而言其布教於邦國都鄙也言教其所治民而不及百官者家宰主治百官而司徒主教萬民也云各以教者諸侯教邦國大夫教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

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今平聲比音避周音周○此承上文而百部六鄉以明教之意地比猶大也近

周禮 卷三 大 寅清樓

也保任受客也此相近則相任則相保則相容則相聚則相變相助黨相合則患相禦州相處則安相濟鄉相向則義相親不言

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

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此又

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知行並去聲音因○此即鄉三物以明教之本之而統之則司徒也○鄉於心曰德知以明之仁以禮之聖以通之義以宜之忠以盡之和以平之是也體於身曰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於宗族姻於姻黨任於朋友恤於貧窮是也見於事曰義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詳見保氏以鄉八

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第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

之刑此八即鄉八刑以中六行之意也不孝即不友也亂民上言言即王制言僞而辨以說樂之類鄉民即王制言名段作亂政之

周禮 卷三 大 寅清樓

民之情而教之和此又即五禮六樂以申六藝之意也五禮吉凶

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金其肆享先王亦如之肆先鄭如字註讀作士喪禮四易之義亦作訓讀文也今按先鄭音是○未謂率姓

也

寅清樓

也。遂置創也。軍旅以討罪而佩以勸衆役作以興事。臣所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寅清樓

卷之五

寶清樓

夫一言九夫似異而攷其制井地之法實同小司徒與匠人之職其皆言九夫似同而攷其出車賦之法與制井地之法實異則小司徒與匠人之不可合而鄭氏強爲之合猶遂人與匠人之不宜分而鄭氏強爲之分也今且厚以爲通十分者言之成司馬法三爲屋室五爲其方一里井十爲通溝十爲成方十里成方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此通言上畿之地界也而非制則始於畝百爲大至成十爲終而備矣畝百爲大夫三爲屋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也屋三爲井井九夫而遂人稱十夫包五溝五余而言舉成數也故又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也井十爲通十井凡百夫故又云百夫有通通上有塗也通十爲成成百井千夫故又云千夫有塗塗上有道也成十爲溝五余皆備矣自此至於畿其井地溝塗之制皆如之故又總云以達於畿也而鄭註不審匠人成間有通同間有塗爲畿畧之詞而謂匠人乃萬夫有通九萬夫有塗是有通同間有塗無川而與遂人五溝五余之制備於成十爲終者乃大異也則豈所云以達於畿者乎一謬也據其說謂遂人之十夫有溝鄉遂之制而匠人之九夫爲井都鄙之制也夫鄉遂與都鄙第有公田無公田爲異而井制則一矣溝洫之制凡以備旱潦也朱子答子約謂鄉遂與都鄙其制只是一般夾添鄭氏薛氏馬氏陳氏沒儀王氏皆言之

周禮 卷三 田 寅 寅溝樓

矣乃以遂人之百夫有通千夫有塗而率謂匠人乃萬夫有通九萬夫有塗則又豈鄉遂與都鄙其大時地利亦有異乎尤一謬也且三等公邑介於三等采地非鄉遂比若爲二法則其後有以公邑封賜如封鄉邑秦賜溫原之屬者將遂蓋攷經界而與之乎鄉否乎尤一謬也就令無封賜而三等井田中遽間以三等溝洫爲成經界乎尤一謬也因謬必遂致謬合謂此小司徒與匠人皆言九夫爲井也然九夫爲井以下其甸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數全不合遂率謂甸都之四旁諸夫今不出稅而治洫若洫故有減於成同之數也抑思一句之六十四井視一成之百井既闕其數十之三有奇矣而大都之四千零九十五井視一同之萬井且幾闕其數十之九也是尙可率以合之手尤一謬也夫匠人爲溝洫制必經久後則修治之耳以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以治洫洫已異矣况積至大都以四千零九十六井之田而歲免其五千九百零四井之田以治其洫若洫此豈理之所可通乎尤一謬也按五溝廣以丈尺計五余亦如之遂經溝畛其地才括一井中百分之一即十井之洫亦百井之塗道十井之川路其地似廣而散之各井要亦無多不過每十夫包以一大而足矣以司馬法及李惺之教推之所謂去地三之一者乃通謂山林川澤及城邑塗巷之屬也若一洫一塗遍去地三之一而又以山澤城邑之屬去其一其爲耕地也有幾而況耕地之不易一易再易

寅清樓

又有井三井三井之地而爲一井者哉尤一謬也且井制備於一終司馬法一終長百里廣十里以方言之則長廣三十一里有奇也乃謂制備於一同之百里則謬地方五十里而孟子何以勸行井田卽裁長補短爲之而濬川制且不僞亦何以正經界乎尤一謬也然則註謬至是當尋其義而不當矧其形亦明矣今因葉氏之說綜放地官之屬大司徒之五家爲此達人之五家爲鄰皆以五起數者此則言其鄉若達邑居之制也小司徒之五人爲伍以五起數者此則言其軍伍之制也其四丘爲甸以四起數者此通言鄉達達於都鄙田賦之制也達人之十夫有溝準十之成數以起數匠人之九夫爲井舉九之本數以起數者此通言鄉達達於都鄙井田之制而一詳言其近一約言其廣也各義之著如此卽欲幸爲分合殆不得矣蓋井邑丘甸縣都用其各以其數稱今稱都鄙里甲之屬與達師經牧其田野一條義正相配而縣師總掌郊里甸野都鄙邦國凡公邑之域皆以是丘甸之法設條詳達人賦人稍人專應爲采邑之井制而盡失聖經之本義哉條詳達人賦人稍人專地貢凡此皆大司徒總制之而小司徒專理之也凡小祭祀奉牛

周禮

卷三

寅清樓

牲釐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此以下並與大司徒同而大小異也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巡當作田文大軍旅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此則大者第帥之治其小者而已六卿爲邦役小司徒帥之若六遂爲野役達人帥之也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此蓋贊之也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正平也謂民俗之紛爭以地之比隣平之地土之圖也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敎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羣吏卽謂屬官之羣吏也修法防虧廢也糾職防緩散也待邦治者猶小宰待乃事大司徒待良令也

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吏請比長都長以上教治如飲射讀法之類政事如師田行役之類

夫屋註謂司馬法夫三爲屋也餘見入官小宰及大司徒○莊渠
魏氏曰教治之優劣政事之得失九等之民有勤惰五畝之宅有
修廢百畝之田有荒熟及戶口有聚族六畜有登耗器用有備之
皆謂司馬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也平仲王氏曰按司徒掌教典
以養民而教未有不先養者食哉雖時爲容牧首務大司徒之職
教養均小司徒之職養之也詳於養王道彰明較著也又氏之徒以
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大家凡比之數者
小司徒文而謂此職當有闕文非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所治之治平聲○此序
而先約舉之也凡鄉官皆掌教治與政令而本職多言政令不詳
教治者鄉大夫以下教而治之鄉師審聽之而已鄉有六而鄉師
四人各掌之者舊謂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聚寡辨其老幼
每二人合掌一鄉也
賁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
其獄訟國比之法即九比之法頒於六鄉者義見大役則帥民徒
而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

周禮

卷三

天

寅清樓

事治平聲釋音壁○大役謂若築城郭作隄防之類帥而至者受
於州長而致於司空也役要謂遣役之本數甲籍閭也詳法程
也司空主役故將本數攷其凡邦事令作秩叙凡邦事謂凡營作
功程以鈎攷之令無濫失也秩叙之事通大小而言
也令者魏氏謂令鄉吏也秩叙之事通大小而言
秩也叙功叙也詳見天官官伯大祭祀禘牛牲其茅菹菹音租○
於司徒也茅菹以藉酒菹音租○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登輦戮
見甸師易藉用白茅是也
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蘇以與匠師
御饗而治役及之執斧以蒞匠師御饗音菊蘇桃飯反註作御音桃
其所出及所任也爲馬曰養人說曰養蘇註作御者羽葆幢謂之
朝執以侍從而導後雜記匠人執朝以御極是也定下指也執斧
亦助其用也家人執斧以御是也一云示威也匠師司空官皆
司徒鄉師宗伯肆師之類其職主御饗若之禮天子室用四辟前
後各一碑皆重禮職繫結兩碑各一碑皆重禮職繫結以千人
皆碑皆繫結繫結以節縱舍而匠師主之故鄉師執斧以臨之也凡
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

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
禁巡其前後之屯而聽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四時之田大司
獨冬狩也出田示也謂巡也其以教進以金退以旗物辨以兵
器擊刺敵之也終治也鄉卒伍約舉之也致以大旗謂熊虎之
旗辨以旗物則各從其旗之類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
辨之也也之言奏而後其部也
徇於市朝徇音徇○市朝音市○鄉官屬民讀法及田役之類常徵也令修封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聽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艱音艱○
而言也司牧歲時有大患民病以節巡國中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遣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二監臺相表裏矣鄉師奉掌
遂者以鄉統遂且委積於其間也○疏曰此言歲時皆是以四時推
此歲時巡國及野註謂隨其事之時者以聽則萬民之艱阨及也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
共祭器族其喪器黨其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

周禮

卷三

毛

寅清樓

大比則攷教察餼籍器展事以詔誅賞詔音告○誅音宰○鄉
之屬此數者比長閭胥族師主集爲之以其爲民所相供也射
弓矢楅中之屬賓客尊卑之屬此二者黨正州長主集爲之以其
爲州長之習射鄉大夫之賓賢供也吉曰禮樂統上文而言鄉大
夫主集爲之以其下或有故不供也展之言省
攷其從違察其誠僞稽其良楮省其修廢也
鄉老之職此序鄉老○鄉則公人之職而今闕也或疑周禮立
於序官則職宜序矣鄉大夫職稱鄉老及鄉大夫之
屬禮賓賢能其職互見而本職不及也蓋闕文與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序鄉大夫○鄉則公人之職而今闕也或疑周禮立
於序官則職宜序矣鄉大夫職稱鄉老及鄉大夫之
屬禮賓賢能其職互見而本職不及也蓋闕文與
通見下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
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法謂其屬州長以下之吏
六德六行道藝即六藝也此言教也○鄭氏曰德與行並言欲內
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教化爲賓與本故先攷之察

人便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

寅清樓

寶清樓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誡法以效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周禮

卷四

五

寅清樓

上田以食任官之府吏皆任牛田以給牛人之牧任實田以頒
官田以食在官之府吏皆任牛田以給牛人之牧任實田以頒
實地任牧田以給牧人之牧也夫國三百里為甸甸任公邑之田
為公家之邑去國三百里為男男任采邑之田為大夫之邑去國
四百里為采地任小都之田為男之邑去國五百里為采地任大
都之田為公之邑而其餘縣都之田亦任公邑之田為公家
之邑不言者文也此也凡任地國宅無征閭閻二十而一近郊
物地投職以任土之法也凡任地國宅無征閭閻二十而一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以時徵其賦賦也國宅無征謂官更所居室也國即國
賦賦也國宅以上重矣然近郊多役故十分而取一遠郊少役
故十分而取三甸稍縣都謂其間之公邑也地益遠故十分取
一不種桑麻也詳見下職屋謂夫三為屋也謂之使出一里二十五
家之布以勸織使出一屋三家之粟以勸耕也織事即九職之事
夫征謂一夫之田稅家征謂一家之力役罰之皆以勸職也凡此
乃言其所待之政令也○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繁稅輕遠
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益遠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蓋自
甸而往通行十一之法賦役相乘除而為什一與後儀王氏曰漆
以飾用而已舜造漆器臣咸諫勿奢也漆林重征亦以抑使返樸
也黃氏曰馬氏曰周家立法以警游惰職師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
征蓋以困之也周師所謂無征無稅無梓不帛不衰蓋以辱之也
其示罰一也然孟子言厚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罰游
惰者為常征是無罪而受罰也甚至介市逐舉例以征坊郭之民
可乎橫渠張子曰夫家之征疑即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謂
之夫其餘夫竭作或一家五人或三人或二人謂之家夫家當如
此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與受田者等也愚按
語孟所謂論法取民之制皆無過什一而此乃自二十而三以指
十二是周禮為大槩小槩也今推計及黃氏之說論孟什一專指
粟米之征而本職什一以外則通重役之屬然與今制人丁及工
役協辦銀錢兩似故量地與役而約舉之如重役有背於什一者
而當之哉何公邑也稍為家邑縣為小都都為大都皆采邑而註
皆謂之公邑則以十二等采邑之外皆公邑也○黃氏曰周禮
十則土田而邑則三等采邑之外皆公邑也○黃氏曰周禮
邑外諸侯國也內諸侯世封如周召者乃有之耳故自其為封邑
邑各有役皆無過什一若其不為封邑者雖稍縣置猶甸也則地

周禮

卷四

六

寅清樓

遠而稅言十二矣蓋役約有三田獵之屬為政役無遠近皆有其
管作之役為工役惟近者為多征伐之屬為軍役六鄉若六遂土
之不足則取甸稍縣都又不足則取邦國也
周禮脈絡雖貫尋其義理則得矣學者詳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
時徵其賦此序閭師中士二人之職也民畜之數小司徒鄉師之
者謂司會司書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
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
標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黃氏曰去聲盛音成衰音崔○鳥獸猶
去布則賦泉也故但言出而已九者與家宰九職相表裏此分虞
衡為二而不及臣妾者盡物賤畧之與以委人及掌茶諸職推之
可見也不自耕者故祭不用牲桑不自樹故祭不用標不自蠶織
故祭不用帛喪不用衰凡又以恥而勵之矣○王氏曰職師任土
自國及夏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至無常職掌其細且二者
相為經緯疏曰註謂無職者出夫布在九賦中對職八貢不遍
九賦今云出夫布在九賦中豈夫布復出八賦與此所出布為
凡乎鄭答曰今不言其餘出夫布獨言此者明無職之人在九職
中其出夫布則在九賦中也朱子曰職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則云凡民無
職者出夫布而重後輕何也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
民也前宅不毛田不耕者為其為亭臺池沼園圃之屬也凡民無
職事者又其家所養浮泛之人也愚按朱子於職師宅不毛田
不耕者屬之大夫大夫蓋以有田宅而不耕桑且不刑民而其罰已
重又疑非鞭有力者不辦也故其下民無職事者並繫之其罰已
罰亦重至閭師民無職者則庶民初非其止而罰亦輕二職人殊
法異如此而與馬氏乃欲融而為一何哉所以然者職師言民
無職事者明無常職而絕無所事事也故其罰重此條無職者本
於九職明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仰其職也故令以其自出
此而已然後知二職之別而朱說之不可易也學者詳之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並去聲

車策會

之邦國

寅清樓

何稍都

11

以待凶

飲食三

寅清樓

八

文獻內

大均註

讀如詩書原之贊贊均同鄭讀如字○人食四鬴為豐年
則公家旬用三日食三鬴為中則用二日食二鬴為無年則用
一日若因荒疾疫則免也此申言力役也而其時既無力役亦無
財賦故不收地守地職之征而不必平按地征之法此申言財賦
也夫均以人民有登耗牛馬車牛等物或故也此又申力役及財
賦之意也○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南宮宗伯此
兵役也典與追胥竭作此徒役也大役民徒而至此下役也
官為役史實徒此皆役也司徒因地而設民衆寡
以起役史大夫辨年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費以復役此役之
法也疏曰計讀句為均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解
句為十日故破從均也今易費均或作旬旬與均俱有均平之義
也鄭氏謂曰周禮一書以用民之力事為至大故嚴言之今均人
視歲上下為節不過三日二日一日奚為其然余嘗論是說自前
漢始文帝集諸儒制六經作王制以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
是學者不敢違康成意其不通遂改旬為均謂公事均用三日余
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水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而而
畢故衛文楚宮之作節占定星之方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
力役與於農隙之時也旬用三日則一月九日冬凡二十七日矣
豐年食餘用不為虐也旬用二日冬凡一十八日中年食少故
減三之一旬用一日冬凡九日無年食少故減三之二如以為歲

周禮

卷四

九

寅清樓

不過三日豈經意乎愚按註以王制而破旬為均誠有如鄭氏
之議抑謂所引春秋傳及衛文之詩乃以盡力役與於農隙之時
非謂役事盡於宮室之屬也以宮室之屬而與工役則過三日或
疑其論制若兼田獵追胥之屬而役徒則年非中下而議減於
旬用三日之制莫之能減矣又何得以漢儒之王
制而破旬為均以從之乎讀禮者幸以全經求之
師氏掌以嫩詔王二之職也嫩善也此言其輔王也 以三德
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
逆惡行去聲下並同○此以下言其造國子也國子詳見王制但
之本職以貴游子弟言而不及民之後秀其詳謂公卿大夫士
之子而世子弟亦貴焉是也而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以至德為道本
力行近乎仁故以敏德為行本孝則犯上作亂者鮮故以孝德知
逆惡此皆以有心為德者言之也○葉氏曰文王世子云師也者
教之事而論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此二責世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保氏教國子不明言世子而
鄭氏世世子亦尚焉何也按文王世子周公相成王抗世子之法
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 教三行一曰孝
也則師保等官嚴法於國子乃所以教其世子與

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長上聲○
愛他人者為悌悌後尚孝行為仁友事其仁賢者故尚友行事師
無惡無犯故尚順行此又以施之為行者言之也○朱子曰至德
者心所得於天之理誠意正心以求其至也道則天人性命之微
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強志力行
奮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有可見之跡也孝德者尊祖愛
親不忘其所由生之本知通感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
知波之逆惡而自不為也此三者雖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
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不為焉其一面可以為成人者是以前
言之所以見其相須為用不可偏廢之意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
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為學力行而不知道之義然不務敏德而一
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為匹夫
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則又無以立
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偏
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者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
也行則行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而無所勉者
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
教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也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推行而已至
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德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

周禮

卷四

十

寅清樓

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與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
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不得於
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
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究其原則執謂至
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愚按司徒教民詳言六德六行而師氏教國
子乃約言三德三行者教國子之道與教民殊也蓋言至德則六
德具其中矣又言敏德者慮其怠也特言孝德者有國與家其於
去逆效順也切矣言三行不及睦姻任恤者其亦諸侯絕大夫降
之義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朝音潮下同○虎門註謂王之路寢門
與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朝音潮下同○虎門註謂王之路寢門
門左也司猶察也不敢斥言察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
故辨王朝也此推言輔王之本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
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中失聲○中失謂中禮失禮也總言之為國
之法戒也貴謂已仕遊謂未仕也言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其升
後之眾子弟皆學於此也凡民之升後則不學於此者師氏學在宮
側所以優等其制與大司樂之教異且國故與 凡祭祀賓客會同
貴遊子弟尤切也此又廣言教國子之備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
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師氏及聽治之時或有未善而

此民同者故市貨不傳官爲之而市貨或缺官又爲之焉大

市日爬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

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

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泣於

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則胥師與賈師共聽之○日爬日

方集而市商賈爲主其市在案故朝時已出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其市奔逐營販故日夕乃至而市此分言三市以起治市之端也

長短者齊以度故執以守門也羣吏謂胥師以下平肆者均肆之

廣狹展成者省貨之良惡賈者定價之高下思次謂市中候樓

乃各流而治之也此通言衆議以申經市之意也○註日師當爲

司聲之誤也或曰思次取見利思義之意介次取見利不苟之意

也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凡

周禮

卷四

七

寅清樓

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辟故書爲辭文誤也○期約

即錢也欲決其僞高下也量欲決大小度欲決長短也衡也○期約

決出入輕重也叙即分地也或決於上或決於下各於叙也得謂

得遺物也舉取也各置故地以待其人必久無識認而後得凡治

者取之也此又即經市以申行布成價給信各條之意也凡治

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亡

通○珍異見人及貴師無而闕之則使有而利之則使多示

不賤用物也賄而有官必使無害而廉必使少示不貴異物也

此申禁靡均市之意也○魏氏曰古者命市納價以觀民情之好

惡是故起其價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價以抑之正民之所

也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也璽

節印章也互見司關掌節二職入內出外以通民財謂在錢錢以

通民財也此又申阜貨行布之意也○王昭曰日出自市運於門

關入自門關達於市用璽節以防其欺也管子曰湯之七年旱以莊

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償賣子者九年水以歷山之金鑄幣

以救人之困王起於馬氏珠起於赤野爲其至之難故以珠玉爲

上幣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非有補於暖飽也先王以御人

事而平天下也東萊呂氏曰三代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

三十年之通制有九年之食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也漢武因

用不足錢幣乃重唐五銖開元爲得中國初用之自太宗以張齊

賢爲江南轉運務多鑄錢自此錢皆惡薄兩齊孔穎達錢不惜

銅愛工則私鑄不起故微歸公上此利之大徒徇小利錢不惜

便惡薄私鑄紛起乃是以小利失大利此不易之論也凡市爲

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

有二賈音古下同○十二禁其數未詳蓋王制用器不中度布帛

不得中數之類也必皆禁者先鄭謂工不得作賈不得辦商不

得賈民不得蓄也此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

刑者歸於士憲猶憲禁之意表示於衆也徇猶徇以木鐸之制聲

罰以代刑但聲表以示警而已扑罰則所謂撻撻而罰之三者皆

決於司市惟罷於五刑者則士師治之耳此申禁暴去盜之意也

○鄭氏曰司市治野刑之類無市刑也今有三等之刑又有士

師之刑者奸民犯令於市少縱不治後將治之而無及矣故隨其

犯而刑之其三者之外有犯五刑者則歸於士而司國君過市則

市不敢專制司徒媒氏附於刑者歸於士之類也國君過市則

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褻世子過市罰一褻命夫過市罰一蓋命

婦過市罰一惟義無賈人也○國君諸侯也赦刑人者謂自不罰

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市司即司市師賈師從之者大衆

之也○按司市爲市官之長而賈人以下分掌焉故賈刑結信則

賈人之職司其稽之職賈師之職量度成價則賈師之職則司禁

暴則司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賈人之職其稽之職賈師之職則司禁

周禮

卷四

充

寅清樓

其券也此以質劑結信之事也夫市之書契同其度
謂人民牛馬之屬小市謂兵器珍異之屬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
最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之券天官小宰聽取予市物
以書契是也淳制音義並見內宰犯禁謂度量衡制不同一者故
因稽契以懲之也此以度量成價微價之事也○平仲王氏曰周
公頒度量出以內宰掌以司市以令萬民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
而質人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
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其期內聽期外不聽治券聽也謂借
求聽而聽之也旬十日也國中即職師國中之地郊即近郊遠郊
之地野即甸地都即地縣地縣地邦國謂諸侯之地也其地異
故其期不同如此又以質劑止訟之事也○王氏曰既有質劑
而復有所謂治者人之情偽無窮物之外飾不測有用後始得其
情者亦有貨物多不及言檢者故因地爲期以治之過期
不治然民及時証明其交易不使訟無已時官民俱勞也
廛人掌斂市紬布總布質布而布入於泉府紬音次○此
士六人之職也廛見布官布即錢也紬布王氏謂布師在次許
爲者之有總布謂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質布質人獨度量犯
周禮

周禮

卷四

辛

寅清樓

仁之至而義之盡者法也法不能自行非制之等也凡制市之賦以
待王之膳服四有案案約節之制矣而小政聽夫以下十職謂人
以下八職王南外內司典司典典功以下十餘職其用物又
非皆販之關市也則其取用者抑微矣而謂其有橫征重斂也聖
人豈爲
之哉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此序胥師二十肆
謂二十肆之次平即平市察其詐僞飾行價惡者而誅罰之聽其
之平憲亦憲罰之案也○飾行謂事價惡謂物誅罰即屬
小治小訟而斷之人行飾去聲○飾行謂事價惡謂物誅罰即屬
聽大則歸
之司市矣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
然後令市賈百定賈同價下同○此序賈師二十肆一人之職也
也凡天患禁賈賈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恒常也雖珍
周禮

周禮

卷四

寅清樓

寅清樓

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時官於民固有賒貸未嘗
取息如青苗也且熙寧諸弊非徒病其息多也貧者賒貸與之
而不得償則損其富者不願貸與之亦令保任貧者賒貸與之
償則又損其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利便也乃兩得也介甫
所任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皆進御利之徒
與民常索賄偽不充法雖簡其病民也豈周禮法煩之過哉鄭
氏曰與民共利輸之銀貨惡商賈之牟大利而害自牟利也青苗之
貸民惡索富之取息而自取息也或謂之謂道行教明其視國
之法則如家人父子然其賒貸銀數不有無相通也彼泉府
國惡為罪檢也漢相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之能無擾乎率民利
民矣愚按泉府之設與新法名同實異一損下一益下也其用其
官非自封也賒者無息其借者亦官服為息而已所謂財散則民
聚而以義為利者其道如此若新法真乃借六藝以文奸耳程
子謂必有國雖賄賂之意乃可行周官之法雖人不為奸耳
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發出入不物者鑰也此序司門下
大夫二人上中下十八人之職也若論職此言守也正其貨賄凡
管以開鑰以啓也不物犯禁並見司務職此言守也

周禮

卷四

寅清樓

寅清樓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
此序司關上中十八人之職也國貨之節門市司通貨賄之
通之門與關也此言守也門市司通貨賄之通之門與關也
有所以止耶舍也須知稅也則收其耶舍之稅也此言賦也凡貨
出於關者舉其貨而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貨不出關非避地稅必物犯禁也舉者沒其貨罰者責其入此
言賦也所達謂不犯禁者前關門關之符節與關文書即所謂以
傳輔之也此言守也按通人關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今見於司
門職而司關不具其書文與然九式關市之賦以養王之庶戚而
又以養老孤者何也養老孤者國之孤也國之孤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而舉則而符節服者為征也國之孤則無門關之征猶幾而
納稅以防奸此言守也凡四方之賓客敝關則為之告有外內
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彼叩關者彼關者皆謂國人國語周之
秩官敝關實至關門以告是也送令謂以常事和往來也出
納猶言送迎與秋官聚人職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達以節節
同但聚人送迎及獻此推出
納之耳此言守亦言禮也

有能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也此又樂言此節也○
樂言謂樂以昏姻也援順也此順其情也上宜司徒所謂十二土
之宜也此言其教也理之言也里宰所謂合屬於諸也此其
利也時者因時而行之也達大夫所謂諸侯之屬也此其
勸其事也強者餘大夫有力之稱也謂子以田詩所謂族屬子所
謂餘夫二十五畝也此盡其用也上以見辨其野之上土地中地
大司徒及土均職平亦均也此正其賦也辨其野之上土地中地
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
夫一厘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二

遂人掌邦之野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
五鄰為里四里為鄒五鄒為鄉五鄉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

周禮

卷四

五

寅清樓

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此序遂人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官名遂
六遂之縣鄙及凡縣鄙皆野也分言之則遂人之屬掌六遂猶遂
上掌郊而掌其遂縣師之屬掌凡縣鄙猶縣師之屬掌六遂猶遂
統言之則縣師雖掌凡縣鄙之田賦兵賦而其縣鄙溝塗之制與
其會事致事之令皆以遂法行之故不言掌邦之遂而言野猶小
司徒之掌六鄉而兼言縣鄙都家也經田野即體國經野之經近
大形體小體言縣鄙不言遂鄉里都者鄉中而言也鄉則相鄰近
里則同井里鄉則相鄰助鄉則同守禦縣言懸於遂遂言遂於外
也各掌謂六遂之屬吏而凡縣鄙之吏亦寓焉鄉言教治而遂止
言政令則禁葢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
穡人有生杜即田有子取故稽而比治野以下刑致賦以田里安
社按之簡者以樂害教者以典刑比治野以下刑致賦以田里安
社以樂昏擾賦以土宜教賦稼穡以典勸利賦以時器勸賦以疆
予任賦以上均平政賦賦同樂言洛勸言助政註讀為從○變民
致後校也謂役賦雖川下地家二人為率一正一旅也此其力
也則田里里居也謂出有田以耕入有室以居也此其業也

周禮

卷四

五

寅清樓

陳宏甫謂鄉遂互見其義者是也小司徒雖掌六鄉其野署却在
國中遂人雖主六遂其野署却在六鄉以鄉士掌國中而各掌其
鄉及遂士掌四鄉而各掌其遂推之可見此所以鄉遂之屬之田
制皆遂人總之而此節頒田里及下文治溝洫皆為統詞也大司
徒制都鄙以明邑里之廣狹遂人頒田里以明夫田之多少大司
馬令賦以明軍財之衆寡觀大司馬凡令賦之制田舉遂法賦舉
鄉法而以凡總之則田制之皆同益見矣而舊註乃於大司徒都
鄙之田制誤視為六鄉之田制且謂六鄉之上地無萊六遂則上
地何未之考與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以達於畿遂溝洫澮川以傳旱潦也經畛塗澮路以通往來也畛
九為井言十夫不言九夫者五溝五澮總可一夫也澮澮澮各二
尺徑廣可容牛馬溝澮澮廣倍澮廣可容大車澮廣倍澮廣可
容大車中一軌澮廣倍澮廣可容大車中一軌澮廣倍澮廣可
容大車中一軌以達於畿者言鄉遂及都鄙之屬其制皆同陳
氏謂周制井田之法通行天下無內外之異是也獨見於遂人者
包內外兩言猶上文頒田里之意也詳見小司徒及匠人職○浹

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流舍者以須

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

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野役印

役對邦役而言也凡稱野役野賦之屬皆謂此矣凡國祭祀

令者令縣正也致民見大司徒大旗亦謂司徒之旗

其野牲令野職供野牲謂入於牛人牧人之屬以待事也蓋謂

謂田野山澤之官若獸人獸人澤虞之屬令者令使入於王府

與以下文送師職供其野牲入野職賦於王府觀之可見

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說見大小司徒但彼為國道與大喪帥六

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綬及空陳役屬音屬綬

周禮卷四 天 寅清樓

者致於司徒給葬事也陳列也大喪樞出則六鄉屬引以引於道

而其在墓則六遂又焉繼以實於碑至將空乃陳其行列而背碑

也餘亦見大司徒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

禁令上指言大喪用役此言凡役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此序遂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以時

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首義備見鄉

師而遂大夫登此則遂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

而任之以徵財類也經牧以養小司徒徒以井邑丘甸縣都之數

野則知其任地之數以徵財類也經牧以養小司徒徒以井邑丘甸縣都之數

任地事以令貢賦稅數則其以計數定賦而非以形制井也蓋

明矣而計乃小司徒之職也故亦為制田界與井也抑何

用其民以救其時事移救之者謂旱潦災防非一方 凡國祭祀審

其誓戒其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王府野賦謂野賦所賦之物野牲謂野牲也

野賦野賦則受命於遂人以供王府也說見上野賦及野牲

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巡之言察也庀其委積謂其委積於

使帥其屬以明帝先道野役及空也磨其丘籠及磨車之役

如字後鄭通志謂司徒之者謂司徒也其屬謂遂師所屬之士

役謂將葬野之民也空磨其丘籠及磨車之役謂司徒之者謂司徒也其屬謂遂師所屬之士

以暇而後野役先道蓋遂師之職導矣抱案未詳先鄭曰磨以

下概也後鄭曰古字遂師通遂師之職導矣抱案未詳先鄭曰磨以

引分布稔碑故各為遂人主陳之而遂師則抱其版校之也後儀

王氏曰史記樂毅書故魯反乎磨室徐廣註古字遂師通遂師

業新序作歷室是也思按王氏亦從後鄭然抱版校之也後儀

況千人之版豈一時所能率校而必轉磨音讀以從之乎不如先

鄭說畧而意安且與鄉師及空執斧相類也丘籠以磨磨土而

覆坎成丘也磨車以車載磨灰而和土闢墻也鄉不供磨野供之

周禮卷四 天 寅清樓

者野為便也餘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實謂

見鄉人及掌旅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實謂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此序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

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

以藉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功事猶言職事以鄉長職推

職今為邑者歲終則會眾攷事會首怪下二職同邑通謂遂之

者今自上而下會自下而上言邑邑里而其上視此矣邑通謂遂之

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客公邑及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其政

也故鄉遂之制有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諸制皆以總領之
又有鄉大夫至比長諸鄉官遂大夫至比長諸遂官以總領之
凡公邑有縣師稍人總掌其田賦兵賦之外而無連司職掌之
蓋其田里之制大畧相埒故終不更言而其會政考法亦以遂
大夫也然則其不令於縣師稍人而令於遂大夫何也凡會政致
事皆畢者上會尊者主令縣師稍人其爵里故以遂大夫尊官兼
令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稼器未耕錢鍾之類三歲大比則帥其
吏而興隳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

而誅賞廢興之屬言鄉之其吏謂其下各縣正也與鄉大夫與
言師之義明如虞書明揚之明矣屬者聚而告之也地治謂治六
遂之官猶大司徒所謂地治也但大司徒與地治者聽於司馬遂
官之正長此屬地治者成事則謂正長以下耳凡為邑者謂公邑
之吏也四達謂訓不一註謂治民之事通行者有四夫家眾寡也
六畜車畜也稼器耕耨也旌鼓兵革也鄉氏謂牧邑事必旁達四
邑以相參也鄉氏謂自遂大夫達縣正次達鄉師次達鄉長次達
里宰以下無窮故止言四也今攷註訓頗失句理且四事雖非遂
法亦然何遂法獨以四達言耶諸說亦皆未安蓋四達者以功事

周禮

卷四

五

寅清樓

偏為告戒之意也近而地治者合聚以告遠而凡為邑者皆偏戒
之而誅賞廢興以是行焉亦猶鄉大夫主廢興而州長以下贊且
流之意也○疏曰註云與縣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蓋六
鄉大夫以鄉飲禮與賢能其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此文不具變之耳莊渠魏氏曰漢舉賢良方正孝廉茂才猶六鄉
之賢與賢能其舉孝弟力田猶六遂之與能故三代以還兩漢得
人為盛後世鮮實效由上下皆以偽家也平仲王氏曰鄉大夫與
賢能於朝遂大夫帥其吏以與能變言能者遂遠於國故尚樸畧
遂於鄉也愚按鄉官言政令必言教治而遂官惟本職言與能為
教治之意其縣正至里宰皆無一言教治何也疏曰下制移鄉移
移遂皆如初禮謂如元日朝庠習鄉射之屬也則六遂固未
無庠序之教者況司諫掌糾萬民之德書其德行道義以放鄉里
之治而司教掌萬民之過失表惡以懲遠國中鄉野二職於鄉遂
固相輔相成以導之也則遂與鄉之非異也可見矣然則鄉詳言
教治而遂詳言政令蓋互文與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
稼事而賞罰之此去聲遂音從後職皆同○此序縣正每縣下大
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州長也極備也○魏氏曰

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徵比視民故也田里職事上有成法縣
正為之計畝度丁而分之耳稼事實謂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
有田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
則稽功會事而誅賞以縣師及稍人職推之當言會同軍旅田役
中矣核執事帥遂師移用其民也○明齊王氏曰縣正猶鄉之州
長也然則作民師師田行役掌其政令實謂與此條諸職若同至
其正月之吉鄉大夫將安條序於縣正亦當有序以行禮而文不具猶
本職言頒田里分執事而州長無之也

鄉師各掌其鄉之政令此序鄉師每鄉上士一人祭祀凡作民則
掌其戒令亦謂會同師田行役也下職同以時數其眾庶而察其
嫩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數上聲下職同○數計
誅賞以役政言此言賞讞猶與於鄉三物誅惡猶糾於鄉八刑矣
○丘氏曰察嫩惡而誅賞者因民好而賞勸之非有心於賞罰民

周禮

卷四

三

寅清樓

惡而誅責之非有心於誅也其終至於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曰選
善而不知為之就謂遂官止課耕而已王氏曰遂正於孟月吉日
春秋祭桑有請法之禮歲終鄉飲祭有正齒位之飲皆於序行之
鄉師猶鄉之黨正也則鄉之會聚其眾當無序乎亦省文也
鄉長各掌其鄉之政令此序鄉長每鄉中士一人以時授經其夫
家比其眾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
兵革帥而至此去聲下職同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
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有司謂其屬之里宰也樂言器
備總者註謂
受而行之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此序里宰每里
上士一人之職
猶六鄉之閭胥以歲時合耦於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秋收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耕也耨為助者里宰治事之室

也此言治下地之用也○莊渠魏氏曰中原地高惟下地近水者可相理人兼盡地利防豐則備旱潦也今中原地多荒蕪宜重農
按三代東南為龍蛇之數江漢以南不通中國後稷所謂誕降嘉
種不役誕降皆西北高原而已蘇聖人教民耕稼資洩全在溝洫
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也○莊渠魏氏曰中原地高惟下地近水者可相理人兼盡地利防豐則備旱潦也今中原地多荒蕪宜重農
源近封五萬疆場綺紛錢原無水田之利嗣後故道湮不
可沃壤化為石田而東南地方兼盡遂以天下而給一糧可冀
也愚按稻宜下地而夏官職方氏所載惟荆揚泥塗獨宜稻難冀
高不宜稻餘則兼之而已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也不備言遂游
漁者其凡稼澤夏以水珍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
省文與凡稼澤夏以水珍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
上聲○稼澤謂種相之澤地也芟病也絕也芒種謂芒種也夏時
水熱先以水種稼澤草次加之芟夷於是田澤草所生之地而種
以芒種也此言早膜其其勞斂喪紀共其章事○勞祭所教之物章
事則喪中以填墳樂溫也此皆備早潦之意也

周禮 卷四 寅 寅清樓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此序土訓中下十六人之職也道說詔告應也地圖山川原照
之屬地事農圃虞衡之事地應如瘠瘠之屬地物如藥石之屬凡
有所求必於地之所生兼承上文而言也○莊渠魏氏曰地氣有
偏不能無應天常生物解之如西北多風防風獨活之屬足理風
東南多瘴魚鼈螺蛸之屬足治瘴江湖多氣橘柚之屬足破氣瘴
海多瘴瘴之屬足去瘴王所至恐不習水土豫求物以防患非
專口腹玩好也愚按魏說得之然王者以民物為己任所王巡守
求豈直為其身而已哉且本職亦不粘下文巡狩為義也
則夾王車者傳左右顧問之意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應以詔遊忌以知地俗此序
誦訓中下十六人之職也志記也方志謂所記形勝事實之蹟道之使鑒而
省之也方應謂所傳禮俗愚長之事道之使飭而遵之也以知地
俗亦兼承上文而言○註曰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若
舊有大庭氏之虛背有殷之陵之類也唐呂溫地志屬序云見
蒼梧塗山則思虞夏之德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樂
覽齊魯墳墓則思文勳上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蕩特險之

也王者於是明得失諸侯於王巡守則夾王車見上○莊渠魏氏
是聖典贊斯勝之也王巡守則夾王車見上○莊渠魏氏
書學左闕不書也下達諸侯二官夾侍顧問王中心無為而左右
各以其職廣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彈四海之大萬古之遠如指
諸掌也愚按前相人草人二職乃九職之首三農生九穀之事也
此下廣衡之屬通以八職言之而中獨舉以土訓訓訓二職者蓋
三農生九穀者教士也其虞衡以下八職則庶
士也庶士之所有者職以駁故以三職總言之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此序山虞大山中下
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之職也山虞兼掌山林者山有林且林斷受
法山虞也屬衡則也有達列則屬衡而難犯也守謂其地取山物
者既地以界之然後人守之而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
奉法為禁也此言山有守禁也
邦新季材以時入之服謂車之北服也邦謂邦之乘車也季謂季
夏新季者堅謂謂也斬季材欲定也此言入有時也○註曰季材
邦也平仲王氏曰車邦器是勢非邦材可任或謂季為老也愚按
謂季為新者對他物言之他物新舊仲叔然此則季為老也後
自一物言之昔仲叔叔今猶季也若季夏季冬季仲夏仲冬為

周禮 卷四 美 寅清樓

義則自其一時言之耳三者皆有完義稱當全用而實理完老則
材完而可用二季則氣完矣味以時入之包蓋季夏季冬為長與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曰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期曰日致也
之屬掄擇也必限以日數者恐過取而荒也惟邦工擇取則不限
者恐待用而廣也此又言入之時有期也○平仲王氏曰入山掄
材雖邦工亦以冬夏但不拘期曰凡萬民冬夏斬材後春秋之斬
材入數者所以息衆紛養物力非故專利而病民也春秋之斬
材不入禁片竊木有刑罰禁若犯禁而竊木必懲也此又申言禁
若禁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雖若大田獵則禁山田之野及弊
田植虞旗於中致會而用焉用相禮儀也項氏謂使之主祭也修
除謂治壇場謂嚴禁衛來山田之野以殺戮也除祭日來虞記
艾車曰草弊止也呼者謂殺所取之禽也田獵則立虞人
旗今獲者皆致會於其下校左可以知獲數也詳見大司馬○賈
氏曰桑野謂禁禁旁殺教場之處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
西兩旁六軍也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聯
於大司馬職之萊野禁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會注於虞中是已

國之禁令而已是二衡正於二虞也二虞爲物厲

仲正氏曰丹人既掌其地寧敢取賄而後出其賄魚子益恐賂者託言公事越界侵漁致傷地脈兼或破壞發屋實生厲階故授以圖令其按圖採取苟與圖不合卽爲犯禁而糾之也以時取之若

稍食者此也故又次之愚按司祿次原人倉人之問祿司穀雖當指米穀而言然及班祿之制凡五等六等之臣皆祿以地如司徒之制邦國及畿甸之任士田官田與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皆非祿給穀祿之謂也經傳校人職有等祿夫之祿之文而其所司祿者皆不可見此祿氏兼指授田賦祿而言與但祿氏米邑之祿以地者其徵徵皆不司以王官或士田官田之屬凡祿以代耕者司祿亦未可知果否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

法而縣於邑閭縣閭同此序司稼下土八人之職也邦野猶言邦散文則通名野矣先種後熟日種後種先熟日種名即巡野觀

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者以斂法出示於民也豐年以正斂之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也愚按朱說善矣而王與之乃謂助法無斂此爲民斂之如常平倉義倉之法也如其說倉人所請有餘而斂之者以官物爲官若民藏而用之而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者乃以民財爲

周禮卷四望寅清樓

民斂而用之與然如此則上年斂下年不當斂而本文槩云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王說蓋非也且鄉遂自用貢法其以爲非復有所

斂於民者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與均食謂均四福三亦失矣

斂而無偏乃以賑危意而無困也○王氏曰後世倉稟之官知爲斂儲而已周公於倉人廩人而下特設司稼周知地所宜種爲耕

法以示民又巡年之上下爲斂法以示吏

且又周其意平其與焉此所以異後世也

春人掌其米物此序春人奄二人祭祀其其齋盛之米賓客其其

牢禮之米凡饗食其其食米齊案同盛音成下職同饗食之食音

使春以俱餘人也牢禮廟下職同齋盛之米稟人供米澂

食米則供舍人饗人矣掌凡米事上職觀之蓋亦供王及后之六

食及供內外朝寗食之

類之米而藉互其文與

饗人掌凡祭祀其盛此序饗人奄二人之職其王及后之六食食音

嗣○六食謂六穀之

飯也此特言膳也凡賓客其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簠簋之實謂致

祭之六食此又

言賓客凡饗食也

祭人掌其外內朝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其其食朝音

廟寗食上膳下兩食字音嗣○此序饗人奄八人之職也外朝謂

廟門外之朝也內朝謂應門內之朝所謂治朝也寗散也計謂留

治文書之人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也上庶子卿大夫之

子弟宿衛王宮者士其適子庶子其支庶也此則言之也掌案

祭祀之六夫畜於秋官犬人應祭則入於祭人也鄭氏曰馬牛羊

祭之六入於充人草食日芻也犬入於祭人穀食日粢也此

言之也

程祥聚德記定

造毛八毛六制

川紙張

周禮卷之五

姜兆錫輯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宗伯者宗廟之官也宗伯掌三春之禮

也項氏謂治教之始如於禮義其化始於春鄭氏謂春伯於四時之官獨為長故以伯稱而不稱司也書典命伯夷作秩宗是宗伯在唐虞為秩宗又謂諸觀射受云更名之之後能知四時之生息之物之屬而與者為之宗春秋傳云夏安事是為宗人又云使宗人彭與獻其禮是宗伯又有宗人之名也徐見天官

春官宗伯序 此大官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春官

惟王建國乃分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

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邦禮即六典之禮典也和邦國者萬物得其理然後

春官宗伯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

周禮

卷五

寅清樓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

人甸人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

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不稱春官而稱禮官者承春官掌

伯掌建國之法統吉四軍實嘉之五者故為禮官之長小宗伯專掌

祭之儀其於四者兼及之而已肆師陳列祀禮而

甸人掌三代之辨也

大司馬掌三代之辨也

甸人掌三代之辨也

甸人掌三代之辨也

甸人掌三代之辨也

甸人掌三代之辨也

甸人掌三代之辨也

者重其器之詞於之官法也此祭以尊陳五齊三酒之屬可謂重

其官也凡史數倍於府而此以下三職府又倍於

史者其所職重以大也後者師典庸器諸職放其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此於建日

凡比祭之歲先設筵几而後其職

掌辨其用與其位故名官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府稱

以其藏宗廟重器而凡敬天以勤民者皆屬焉故尊若天物然

也掌其府藏故即以名官而次為朝祭之屬諸典司之長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瑞者王侯圭璧之

符瑞瑞應然故稱為瑞而其職掌凡玉瑞與

玉器之藏故以名官註謂若今之符璽耶也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命謂王命也掌諸

之命者

故名也

周禮

卷五

寅清樓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掌王及內外臣之

與服次於此者古者祀賓皆於廟而於廟也祭爵服故也

說曰典瑞典命司服及中車典路車僕司常之屬必皆大夫士

掌之者以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表章尊卑之數皆禮之大故

也漢制車乘主於大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綬服物

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

十有六人此後宮女官之長也名如天官世婦其職畧同內世婦亦宮內外皆為一體之意也上言朝若祭而次以此下三官者無爵秩徒役者天子嬪妃序次自定非官職也府史奚何為哉春官世婦乃后夫人以下之傳母有職者也故加以卿大夫士之爵并設女府史與奚為之役而教六宮以禮事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且以婦學之法教九嬪矣此又謂王后以下平達內事於外官何也此正施內宰之教也內宰之屬皆男子為之以人教宮中可乎故內政雖無不掌而猶稱職職此謂相之內有女官女史而外亦有內小臣也凡以通其教令也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合六宮八十有四不稱婦夫人有稱世婦者有之矣則其人何取耶蓋以德行爲本道義爲之或內外宗或王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德者則爲之故明乎泰官世婦之職可無疑內宰混男女之別而奄官竊柄之禍亦無免也莊嚴氏曰春官世婦掌臣之妻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爵也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併內外之官也先王之化始於後宮又推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於是大備矣平仲王氏曰此官後儒謂賈氏以爲奄人爲之然經無正文也夫

周禮

卷五

三

寅清樓

天官內小臣爲上士用奄鄭猶云奄稱士其賢也況今世婦乃卿爵乎則刑餘之人斷無上躋爲卿大夫之理矣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女其爵亦謂從夫之爵也凡者無常數之詞不名內女而名內

宗者掌宗廟祭祀之屬以助后官故名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女其官職畧如則知先王治內之政矣夫春官將以禮樂教天下使臣民無不一於禮而況內宮嬪御之屬乎故世婦之屬職列於內而爵屬於外

內宰其法外教其功舉宮中無敢不由禮者故有其師之教也內宰理庶政則以士大夫爲之世婦教禮法則以婦之有德者爲之宮府內外皆爲一體奄官豈不過今時教命而已後世所以致后妃與政中官竊柄者由世婦之屬不立故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封土以象山家故稱冢王侯大夫士之公葬則爲之而其

事葬祭以職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故名冢人也此三職大此者生

類及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

人墓之言墓謂孝子所思慕之處也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故不稱人冢而其職掌凡邦墓之兆域令國族葬故名墓大夫也○國

冢得氏曰二官亦兼死之義也俞氏以爲上事而遂屬之司空

何哉世所謂兆域也豈非族葬丘封之度皆有禮儀而甫葬矣

墓又皆爲之尸則其爲冢

官而屬冢亦屬有司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掌諸侯及凡有爵者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樂教名司樂冠以大者其職

周禮

卷五

四

寅清樓

大司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凡胥皆

之稱而大小各名者大胥掌國子之版以佐教樂舞文王世子云

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是也小胥掌其比巡與樂縣之法而已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

瞽百有六十人眠瞽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又設大師小師者謂瞽師也註曰凡樂之教必使瞽矇爲

焉其賢知者命爲大師也無目瞽矇有目瞽矇無目瞽矇有目

瞽矇故各名其官自大司樂至此凡別官同瞽者皆瞽矇相佐也

王氏曰作樂必用瞽矇者以其聽審也國語瞽矇修聲是也

瞽矇中士三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樂有十二律陽

同同之言呂也掌審六律六同之和以爲

樂器而官乃以陰律名者陰以和陽也

瞽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瞽石

著之總名也掌教既瞭擊磬及編鐘而專名爲磬師
者兼擊鐘非其專職也亦稱師者凡教皆有師名也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鐘者金奏之大器即鐘也掌以鐘鼓奏九夏而專名

鐘師者鼓以鐘鐘而爲之節以鐘爲主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笙教吹笙之屬而各笙師

鍾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十人鍾者金奏之次器潛溪鄧氏謂如編鐘而大視大鍾而小是也掌金奏之鼓而亦專名鍾師者猶鐘師之意也凡教皆有師名鍾師二師各不言散而亦稱師者既瞭擊鐘鐘而

二師以鼓節之亦教之意也
舞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舞者舞師詩舞給有與之鼓東蕃樂舞者服之遂以名其樂而掌教者因以名官也其職與下旄人提鼓氏相類而舞師掌教夷樂而兼舞旄

周禮 卷五 寅清樓
人專教樂舞提鼓氏專
掌樂歌故其次如此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舞以旄牛尾爲之掌教凡夷舞故以名官凡
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故無數不稱師變文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者舞人所吹事於大廟而人主籥傳謂去其有聲者無其無聲者是也
籥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師即所傳籥章即籥風籥雅

籥師也掌之故名官也
舞師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舞者提鼓音服也無絢本四譯樂人之服而曲禮大夫去國亦服之蓋樂服以示此與名官亦猶舞師之意也

典庸恭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籥器銘功謂之庸

典庸恭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籥器銘功謂之庸

器其職掌藏樂器及庸器而官
專以庸器名者以重者統之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干亦舞器春秋傳所謂以重也詳見本職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卜之大音泰○大卜占卜官屬而專以下名且與卜師卜人別官同署者皆從重也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以主卜故稱師卜人職關以下九職次此者明禮樂幽鬼神義一而已且王者必致其精白之德而後可以交神明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龜龜以名也

周禮 卷五 寅清樓
龜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龜龜上聲○龜灼龜之判木即本職所謂龜也掌之故名其官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者故名官也
籥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籥籥通○大事先筮後上故名官也自卜師至筮氏凡四官皆掌卜而筮

占人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占者故名官也
占人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占者故名官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音泰祝音賜○凡以祝號事神皆爲祝其迎候神者爲巫掌之故各以名官而大祝爲之長小祝又佐之也以諸職次卜筮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祝大喪勸助之屬及喪祭之職號故名官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掌田符之祝號故名官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盟詛之祝號故名官也

司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十人掌三巫之政令故名官也

設巫祝等官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以事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畧相似到漢無此等官淫溺無所不至遂有召巫蠱之禍者方知周公意思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對文男曰巫女曰巫散文則通稱巫也巫不繫以數且無職而巫師則爵員四人者蓋巫不易稱職特擇員為之率其故名師也說見序職○何氏曰先王之世王道明邪說息而周公設巫祝若是何也史乃冊祝見於書用史巫紛若見於易春秋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智聖明聰則神明降之是豈後世淫巫左道治符水厭勝之術者哉而大旱則用之太裁則用之歲時祓除則用之又非淫祠詭祭無所不至者也巫史之設何疑耶平仲王氏曰觀國語所稱巫者蓋如此故男巫

卷五

七

寅清樓

周禮無數女巫無數不立員名蓋亦有其人則備無則闕焉之義也學者但見後世巫覡之陋因疑聖人之制失之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

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之大言恭○名史者典法則之焉者史有二義以天道治其天以君道治其君古云域中有三大

曰天曰君曰史史治天以及於君故皆以次屬焉而名爲大史也夫天者道之大原所從出而禮樂政教之本也大史以下之掌章苟而已哉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者馮相去聲○馮乘相

視也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以祭天象而其職掌焉視歲月日星之屬之常軌以辨敘事而會天位故名官也世其職故稱氏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齊史焉知天道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保之言護章謂天章

辰之屬之變度以詔救政訪序事而保護之故名官也則官獨此職胥徒皆無者但察時變而已其事無常且非胥徒所得與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史猶後世之內制其職掌

之屬而以未條掌書王命名官者重王命也○官次大史之後而爵以中大夫視大史爲尊者亦重王命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外史

世之外制其義有二王制爲內制外制爲外制外制爲外制亦爲外故名官也掌書者職要而贊書者職詳故重之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八人府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御之言侍謂侍御於王之史官也其職掌爲王和布

書之故名御史也凡府史之屬史皆居府下其數倍府今史居府上而數至三十倍於府者蓋掌書者職要而贊書者職詳故重之

卷五

八

寅清樓

中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八人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中猶服也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

然故名也典路車僕司常之官皆屬焉而爲之長故爵以下大夫次諸此者王者須正朔施政教車書一統而聲名文物之用煥然

是大備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路謂

也王及后所乘故尊稱爲路路之言大路馬路寢路門之類皆

尊稱也路亦中車掌之但中車通掌凡車之政令此又有專守焉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四十人車名

僕非止僕馭之義凡車之繫轡行止皆係焉故名僕也其職獨掌

五戎之掌僕凡師車之屬者以兵者國之大事用莫重焉故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常

建大常之旗也掌自王以下九旗之物

不專主於王而官名司常者王爲主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都
宗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也親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
及卿大夫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也親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
任縣地大都任縣地王制首內而次外先國而後家故以次設官
掌之也官名宗人者宗猶宗伯之宗但遜伯長之名耳夏官稱都
宗司馬秋官稱都家
士意亦大同小異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官役如都之數者不以家故後也餘見上
卿大夫以取其神都則即法則以取其官都家司馬即田役以取
其與都家士即刑賞以取其職記云內諸侯外諸侯外諸侯也內
諸侯不過祿之以田不襲其位專其政也思按都家采地其治
各有司存而特設王官以董之者猶待外諸侯之意也外諸侯各
守其國先王必設之方伯連帥又監之以三監王之以二伯而五
年一巡守復放諸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故其於內諸侯亦如之
先王之治無官府內外
統於一者其道一也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以其藝為等是無常數
亦無常爵也無常數亦無常爵也

卷五

九

寅清樓

周禮
爵故亦無常名而樂以凡神仕者名之以是終者蓋因正職以及
其餘也○何氏曰以神仕謂明鬼神之神而仕者如國語所謂
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乘服之儀要祭之量天子之
使為之宗之類是也等者藝高為
上士次為中士又次為下士也

春官宗伯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
春官分職之事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此首序大宗伯卿一人之職也五禮皆所掌而首此稱
神鬼示之禮者所謂禮以祭為重也其禮曰建案其休曰保此
亦舉其綱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之意也

祀日月星辰以標燄祀司中司命欽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以粢沈祭山林川澤以醯醢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

蒸冬享先王○應音因標音酉飄古風字理通飄音璧肆如字舊
吉禮者三年不祭對言也○此以下歷舉其以上祀天祀
鬼神示自內以及外禮之言也○標燄也標音升標音上祀天祀
其形體帝謂其主宰也特幣加柴曰實柴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
會之十二次也○標燄燄音標燄燄音標燄燄音標燄燄音標燄燄
血以祭曰血祭○標燄燄音標燄燄音標燄燄音標燄燄音標燄燄
戶夏電季夏中霽秋門冬行五穀謂東谷南谷西谷北谷中谷也
祭山林曰禋祭川澤曰沈沈拔牲胸曰禘手饌牲曰辜四方百物謂
蠶祭諸神也數者皆祀地○禘禘音禘禘音禘禘音禘禘音禘禘音禘
時大祭陳全燕次祭陳豚解以薦腥行三獻四獻之禮次饋獻時
陳體解以薦熟行五獻六獻之禮而於時始薦黍稷故又名饋食
今饋食饋食則不備肆獻故特言饋食也○黍稷少成謂未饌
若接以詞而已故曰夏物將成其禮亦薄故曰禴秋物成可當
故曰嘗冬物聚以盛而禮成矣故曰蒸先王通謂先王先公省文
也上二條一指禘祫之大祭一言練時遠邇之祭析其節也下四
條通言四時之祭析其候也數者皆享人鬼而求諸陰陽之意在

周禮
其中央凡此言禮十有二以明上文天神地示人鬼之實而下文
因賓軍嘉諸禮又因吉禮以推之也○疏曰言標燄言實牲言禮
祀三祀互相備但先積柴實牲後取禮事列於早義全於此
禮文之意也楊氏曰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
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見經多郊社並言謂社即祭地而立社
又立北郊為非夫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廣狹不同里社
祭一里之地州社祭一州之地侯社祭一國之地而王社則祭天
下之地天子之祭地也○此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
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
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此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
事則類於上帝宜於社類者類乎正祀宜於社類者類乎正祀宜於社類者類乎正祀
祭也知祭各有義則知制禮之精意矣陳氏樂書曰五祀雖出於
經傳多矣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為重該修熙熙句龍月令曰為門
行戶寗中霽其說各不同而數則皆五也鄭氏乃以五祀為商制
而祀為周制然祭法稱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
一祀其明也愚按五祀以地而推之當從月令為正其五祀雖亦
有五祀之稱非此所主也王氏疑月令之五祀為小祀不當與社
稷五嶽同稱不知王者舉之則非小祀猶社稷然王者舉之則后
土可比於昊天矣且如為五官之神則句龍配社不又重出乎以

卷五

十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11

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衰音中
去聲○命男女猶言命夫婦詳見關人職序者以服之重輕爲哭
之先後也法卽小宗伯懸於路門之式也授杖見喪大記及喪服
四制王喪斬衰苴杖杖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於
后喪齊衰削杖也
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田
獵祭表貉則爲位貉讀作羆○師甸謂非四時而起大衆以田及行軍時所出也以下文用牲於社宗推之可見
社卽社主宗卽廟主也侯正禮謂之類詣祭所謂之造封於大神
謂特爲壇以祭之祭兵於山川謂兵所過而祭之爲位亦謂肄儀
爲位也或謂爲神位以祭也主車卽上載之主車大司馬厭嘗之
而奉之此助牽之也貉師祭名也祭於所立之表故稱表貉
日涖下來歲之芟獮之日涖下來歲之戒社之日涖下來歲之祿
秋祭曰嘗秋田曰獮芟謂芟草也戒謂警戒寇也祿謂樹禾稼
也重農功嚴國備故臨上也○王氏曰於得也而不忘失於安也
而不忘危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爲之下焉欲豫知而防之也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

於灌灌以水神於陰也天地雖無涯然大宗伯職山川四方等外神皆用之特不可用鬱耳
凡祿王濯之陳之以贊祿事也明堂位云祿用王費大圭郊特牲云祿以圭璋用玉氣也其璜金爲勺飾以玉前圭璋爲柄獨稱祿玉者統嗣也此乃言其濫陳祿器以待祿也
詔祿將之儀與其飾凡祿事沃盥儀謂奉玉送祿之儀猶猶時也臨流行祿而此沃以水也此因言詔相祿禮也○麻曰奉玉謂祿時奉璜而酌鬱鬯送祿謂送之以授尸乃祭之時之奠之也
大喪之濟其其肆器及葬其其祿器送葬之尸之器喪大記君設大槨造冰是也將葬設道奠故其祿器以奠既奠遂之祠廟階前示奠終於此也此因祿器類舉之也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竿之卒爵而飲之經文當從先鄭量人職放此○量人夏官之屬掌制從獻饋婦之數量故同飲卒爵卽其職所謂與舉人受舉爵而皆飲之是也此又因祿器推及之也○司農曰豈讀如嫁娶之嫁舉器名明堂位殷以爵周以爵是也註曰豈謂受福之綴玉爵也尸殷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楨詩懷之卒

卷五

五

寅青樓

卷五

五

寅青樓

卷五

天

寅清樓

卷五

天

寅清樓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師六宮之人

其齋盛相內外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此序世婦每宮卿大夫士十國人之職也女宮見天官寺人宿戒疏謂祭前三日戒之使齊前三日又宿之也王氏謂當給役則豫告也此序也其謂所濯澣及饗饗之物也禮事謂當給役則豫六宮之人謂世婦女御之屬外內宗卑下職者祭畧同故如之也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莫不敬者而苛罰之

○此序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操事如喪大謂夫人亦升宮公夫人於堂下之類內事如膳服醫治之類凡者因上文祀賓喪而推其餘也○王先生曰婦人不與外政而內暨掌內外之通令世婦達內事於外官何耶蓋雖不與外政不能無事於四方如令於卿大夫但先王之時女誨不行耳明齊王氏曰若天之酒食地之蠶桑市法春之禮樂器物夏之拜飭秋之刑女冬之絲枲或事有所須或命有所達皆是也

周禮

卷五

至

寅清樓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

食亦如之

○此序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之職也薦加豆之實薦王豆而已其薦薦之豆籩內宗則掌之也徹則后徹之傳與外宗而內宗又佐傳之有司也王后有事則從之禮獻與喪紀所事臨而己蓋通上下交而己也

大喪序哭

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此序外若后哭諸侯亦序其從哭者也掌弔臨者天官世婦中臨於卿大夫而此掌其禮也疏曰后哭諸侯謂諸侯來朝於王國王為之饗食若親之也疏曰后哭諸侯謂諸侯來朝於王國王為之饗食若親之也

之禮其哭也李氏曰凡富貴驕人者勢也婦女生於族尤易之悲所以示天下故聖人以內宗外宗列為禮官而職於禮使視聽言動無不山觀視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易能觀后之贊同婦姑和於宗人而當於夫是後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是所以為王化基也

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王豆庶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

后以樂羞燕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

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此序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與世婦之職也凡王之豆皆王后若世婦而己佐膳若若者佐九室以贊后之薦獻而後時先於堂東

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

周禮

卷五

至

寅清樓

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

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此序家人下大夫士人中人士人之職冢那墓為墓統言之皆墓也內穴曰兆外垣曰域先王為始葬其地者昭穆為先王之世適左右者中之左右也諸侯卿大夫士謂

之禮非特施於生者死皆以類相從此仁厚之至篤於親親而民歸厚矣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此序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周禮丘封高下之數無文故計以漢法況之按春秋世天子墳高三丈樹松侯半之樹柏大夫八尺樹槐士四尺樹槐庶人無墳樹楊柳臨川王氏曰以昭穆為九丘各以其族

大喪有日請度南氣遂為之尸及窆以度為丘隧其喪之窆器及葬言壽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洫遂入藏因器正墓位踞墓域

守墓禁凡祭墓為尸上度字音鍾○度管墳也客穿墳也而始也
葬道始必告土神故墓之尸既富必為丘月與墓道無異又曰度
為之也下棺也墓謂明器下文曰器也言棺也棺也棺也棺也
車所行之道車上設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
執紼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轎也
也凡祭墓謂有禮於土神也此謂言其禮也○平王曰按鄭
註祭墓乃祭土神而無祭祖考於墓之說諸儒有疑祭后土為非
而以祭其先者不知先人之體祇藏於此而因祭其土神此情
理之必至祭人為尸其又何疑乎祭墓其先為無害而獨不取
祭后土之說亦通矣愚按王氏之說蓋指程張而言也今攷祭先
於墓之說程子謂嘉禮不野合後世有時行之非禮禮也張子謂
祭墓雖非經其義理亦不至於甚害是先儒固不之予矣至祭后
土之說程子不取者蓋以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祭后土之禮
今玩甫箋遂為之尸其為祭土神甚明楊氏以周禮訓丘方諸為
上帝后土之正祭而此因事而祭者為告祭蓋密矣則祭土神
於墓亦猶封國先告后土之意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
為之碑均其禁按非謂言正墓位為理猶言葬墓也

周禮 卷五 重 寅浦樸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
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此序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
族及守墓禁正墓位之意度數即春秋緯所謂無墳樹柳也王制
稱庶人不封不樹者蓋亦極言其卑替而非謂其荒穢與私猶分
也邦墓雖同域亦使有分容族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
葬也此猶辨等與辨城之意也
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巡墓厲猶守墓禁之意也其中之室
其說蓋也○梁氏曰周官設家人墓大夫之職凡王侯卿大夫士
以至萬民各令族葬而以類從視疎如戚廢遠如近孝慈非在人
心以葬由是道也秦漢以來天子葬各異處山陵帝治不實王公
及於庶人陰陽拘忌甲乙辰粉紛然惑溺於富貴或久而不葬
或葬之遠方或遷發顛數或爭訟不已思所以杜絕之
而厚風俗為上者可縱其所為而不修其政令哉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
禁令序其事此序職喪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喪禮凡殯葬祭
奠之屬今所存獨喪服士喪士虞而已以下文推之

凡其喪祭為喪若祭則此喪
禮為祭若喪與祭同序次也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
人有事謂詔命之事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謂贊若祭之
詔贊者詔拜命也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謂贊若祭之
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趣促同○自其大僚奉君命出故
事稱公而已宰人所謂
公有司是也趣者速也

周禮卷之六

姜兆錫輯義

春官宗伯序職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辟宗此序大司樂中大夫

帝學名周立以爲太學易氏謂成其行之數均其習之偏故名也

合聚也王制王太子學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

凡民之後秀皆入焉是也樂祖尊之也辟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祇肅孝友以樂詒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詠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

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祇肅支與道並去聲大音泰卷音

庸常也樂器樂之詞也託物興事曰興言古則今日道微言寓意

曰諷詠言建情曰詠興端曰言答述曰詠也樂舞樂之容也雲門

大卷大咸謂義不一註曰雲門大卷黃帝樂名言德如雲出龍南

族類也大咸堯樂名言德無不施也大濩舜樂名言德格乎前也

周禮卷六 寅清樓

大夏禹樂名言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名言德能救萬民也大

武王樂名言德能成武功也陳氏樂書曰莊周嘗謂黃帝之威

池又謂黃帝張成池於洞庭之野呂氏春秋漢志白虎通皆謂黃

帝作咸池則大咸爲黃帝之樂莊子謂於世次耳王海曰樂記大章

章之也此大章樂名周禮闕文或作大卷也此以上專言其造士也

章之也此大章樂名周禮闕文或作大卷也此以上專言其造士也

章之也此大章樂名周禮闕文或作大卷也此以上專言其造士也

章之也此大章樂名周禮闕文或作大卷也此以上專言其造士也

章之也此大章樂名周禮闕文或作大卷也此以上專言其造士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說同此以作

禮樂之屬而先總言之也黃鐘大呂鍾大呂鍾大呂鍾大呂鍾

也大呂大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大呂鍾大呂鍾大呂鍾大呂鍾

同者陽倡陰和若同律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爲八音雲門大武爲六舞大合樂者承數者通數者皆客之

傳也龜神龍言其格澤神言其理明上而事國下而事民

乎物也○註曰大合樂者謂備作六代之樂也疏曰大合樂即上

六舞得一代作詠乃更作之據薦舞之後正祭之時而言也下文

天地人可得而據據祭初下神而退在後者以下神之樂用一代

此用六代事重故進在上也下文分樂而序之皆用一代之樂而

與三禮下神相隔者恐其相亂口使一變至六變與分用六樂之

序相次也懸按大合樂之義見月令季春所謂擇日大合樂是也

前此孟春止命樂正習舞仲春止命習樂大音亦止春合舞秋合

舞而已皆不謂之大合樂惟季春謂之大合樂者即此以六律六

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之謂也以木獻言之上節但以樂舞教

國子即樂詠亦秋之意耳故必如木節所稱乃謂之大合樂也

周禮卷六 寅清樓

指上六舞而已乃所謂習舞合舞非所謂習樂合樂而本賦凡言

律呂聲音之屬亦皆矣蓋大合樂自爲一體月令鄭註謂季春合

樂以助宣陽也其體今亡馬氏謂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

樂於季春則中聲之所止也下文胥箴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註謂

爲季春大合樂習之也是也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

不惟三章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
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南唐之際二祀
並行唐杜佑作通典亦並列而爲二矣幸王肅諸儒爭於前趙伯
循與近世大儒正於後而周公制作之意復見不然終晦而不明
矣後漢王氏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
冬至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母故立春祭地而
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地於方澤而
其配用陶匚牲用犧其禮極簡聖人以爲未盡故季秋有大享帝
於郊天即帝也郊稱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後稷配而後遠矣大享
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則道備矣然則郊者古
禮而明堂者周制也林氏曰郊祀本反始配以後稷明堂大享報
成配以文王天言兆朕帝言主宰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
其類也故周人歲祭天者四郊於冬至明堂於季秋所報於孟春
大享於龍見是也歲祭五帝者五廟禮所謂親親五帝亦如之是也
然非楊氏之私言也家語云凡四代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
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楊氏所云先聖有明德也家語又
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凡樂兩鐘爲宮大族爲角
其廟皆不毀則并祖宗之祭名亦定矣凡樂兩鐘爲宮大族爲角

周禮

卷六

五

寅清樓

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鑊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函鍾屬未西南方之律祭地示以爲宮者取致養於坤之義大族
以下註謂大族寅姑洗辰南宮酉三者律呂相生也鼓六面曰鼗
名靈者著地之德也孫竹方生者象陰之小也空桑山名明陰
之乏也咸池明陰之聚也夏至陰之始方澤地之形也兩鍾屬未
自未至寅其數八八變者兩鍾之數也天神在上故曰降地前在
下故曰出○陳氏葉曰祀天必以冬至者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下
之始也宮用夾鍾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地必以夏
日至者以陰氣潛萌乎下地之始也官用林鍾而謂之圓鍾者取
其容以象地也漢元始中奸臣妄附周官大司馬之說謂天者當
合祭平帝從之禮之失自此始由漢及唐以五令親祠郊者惟
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睿宗四帝而已信晉楊氏曰大司馬成
德以祭地而鄭註謂祭於比郊及附壇也及詩曲禮天子祭天地
大宗伯黃琬禮地典瑞兩主祀地之屬乃又謂地神有二祭崑崙
之神於方澤祭神州之神於比郊何也夫比郊即方澤也析一事
爲二信緯書而牽經以文之其矣其惑也又曰古者祭天地有其
正祭有告祭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所謂正祭也其

祭其時其位如此非若因事告祭者比而後之人士常以祀地
爲難則諸儒惑之也按司馬遷天上帝則服大裘而祀祀地
之服經無明文鄭註亦未及也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
服大裘可知夫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故有夏至陽極之
月而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不
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此
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是始有謂於冬至南郊而合
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是也而有誤援虞書卽位周書伐紂告祭之
以証正祭者若蘇軾是也則一時謬誤而欲廢祀典之大典可不
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之心一也
告祭不拘時位則正祭亦拘乎日而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
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
居周禮宜歟我哉黃與馬氏曰按比郊之議始於元豐初至六年
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舉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
地示於方澤養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
惟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祀方澤而已其
餘六郊則祀遠廢矣夫本以合祭爲非親祀爲禮至議不決則
廢親祀而權以上公攝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廢禮也
諸臣所以不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縷則憚勞費優渥則憚
費然禮文乃百王之大典而實費乃五季之敝政遂使廢而不舉

周禮

卷六

六

寅清樓

可乎愚按賈疏妄謂夏至祭地亦服大裘而或惑其說者蓋大裘
祀天祀五帝亦如之則夏祀亦當服大裘而或惑其說者蓋大裘
所謂祀五帝亦如之則夏祀亦當服大裘而或惑其說者蓋大裘
晨冬皮屨雖屨亦以夏葛冬裘之道行之也况服制乎且祭之用
來猶暫也若羔裘以朝而夏以裘以朝則朝服也矣但固哉之謂夏耶
中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族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
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
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黃鐘屬子正北方之律享人鬼以爲宮取貞
音鍾亥三者律呂相合也數四而曰路路者明人道之出也陰
德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北陰凝而龍陽變亦窮則變變則通之
義也九德卽九功之歌九磬卽九成之舞黃鐘屬子自子至申其
數九九變者黃鐘之數也不言祭時者三年乃大禋四時亦皆有
祭也不言降出者魄降魂升無所不在也○後漢王氏曰大祭之
無祭天自以雲門祭地自以咸池而祭宗廟則漢武之外更以大
與七聲不合註家遷位不用之說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

小得學士之微令而比之顧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持其怠慢者

期不謹者提僕以刑也怠慢謂違教不職者此亦造士之意也

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縣大夫列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

磬半為堵全為肆縣懸同○樂縣通謂庭之樂器也縣者凡鐘磬

故稱樂縣也名宮縣者四面皆懸如宮牆也軒縣者三面而曲春

秋傳謂之曲縣空其南面如車前以避注也列縣者又去其北惟

二面如列且示德半於君也特縣者又去其西惟獨一面示特立

也縣省之也此言上以下至之樂縣而因言職之所辨也縣鐘

磬謂至磬鐘磬須鐘編以爲縣也肆即春秋傳擊磬如肆肆如列肆

肆編縣十二枚在一儀謂之堵二堵謂之肆堵如堵磬肆如列肆

判特也此申言樂縣也○註曰縣鐘磬謂編縣之也編縣十六枚

在一儀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

士也天子之卿大夫東西縣鐘磬各一肆謂之判縣諸侯之卿大

夫半之惟東西縣鐘磬各一肆亦謂之判縣也天子之士其東縣

鐘磬各一堵謂之特縣諸侯之士其東又惟縣磬一堵而已亦謂

之特縣也陳氏樂書曰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

聲爲之劑量十有二辰之鐘磬凡以夜中聲順天道而已編十二

在一儀爲堵鐘磬各一堵爲肆春秋傳擊磬十六枚在一儀爲一

堵杜預謂縣鐘十六爲一肆是亦附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

之志耳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謬哉愚按肆堵之數說蓋不

周禮

卷六

士

寅清樓

觀終終於是金石之樂夫終爲大夫而金石之樂賜之乃備則

大夫以下之無鐘亦可見矣又攷周詩言黃鐘之鐘在五鐘皆應入則黃鐘

之鐘左五鐘皆應則天子自有黃鐘之鐘而周禮又謂樂縣之

磬樂縣及鐘之類外亦自有鐘師所掌之鐘疏以爲十二辰之零鐘

以養推之其鐘即大傳之鐘也天鐘謂之鐘國語及陳氏鄭氏之

徒皆謂鐘大於鐘且奏尤夏亦爲大鐘則其鐘爲鐘師所掌也

至侯之建鼓註以爲用鼓制則王之黃鐘爲鐘鼓亦明矣然則天

子之宮縣雖無而用其器之見於詩書禮而當陳者意并

陳於所闕之二面而於諸侯大夫之樂縣亦大同小異與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蕤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

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此序大師下大夫二人

之職也合者謂六律六同之聲與陰陽合而其間陽六律陰六同

又各兩相合也大師樂奏黃鐘大呂夾鍾應鐘之類亦然

但大師樂以奏與歌互言而此皆以聲言耳金鐘也石磬也土壎

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芋也竹管簫也文與播並見

也

大司樂此即樂之器數而明其用也○註曰合者聲之陰陽各有

合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

建焉辰在玄枵大蕤賓正月在奎星蕤賓五月在井木姑洗辰

周禮

卷六

士

寅清樓

觀之矣疏曰註云律之陰陽各相合者謂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
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陽聲黃鐘大族等據左旋而音陰聲大呂
應鐘等據右轉而言也又云其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者據經左
旋以同爲婦從夫之義故皆左旋也管子曰凡聽聲如負朱琴
而聽角如鳴琴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笛中凡聽商如羊聲
凡聽角如雞聲木以鳴太史公曰樂者所以動盪而流通精神
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腎動肺而和正肝動心而和正
正仁徵動心而和正正徵動腎而和正正商動脾而和正正角動
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義合解曰五聲之本生
於黃鐘黃鐘之管九寸以九乘九其數八十一所謂宮也三分
損一而爲林鐘之管八寸二分損一而爲南呂之管七寸三分損
又三分損一而爲蕤賓之管六寸四分損一而爲夷則之管五寸
又三分損一而爲大呂之管四寸四分損一而爲應鐘之管三寸
又三分損一而爲姑洗之管二寸四分損一而爲黃鐘之管九寸
生蕤賓之管六寸四分損一而爲夷則之管五寸三分損一而爲
寸之管得黃鐘之管五寸六分損一而爲姑洗之管二寸四分損
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六律朱子語
周禮
卷六
賁清樓

東觀石渠漢書卷之六
律呂所傳者惟應鐘鳴應鐘鳴應鐘鳴應鐘鳴應鐘鳴應鐘鳴
左延年惟傳應鐘鳴應鐘鳴應鐘鳴應鐘鳴應鐘鳴應鐘鳴
樂常作者此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前故工
歌鹿鳴之三用前章白華華黍三篇以贊之然後節奏有屬今工
詩而用如此用之可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今樂府章句雖有聲
樂無用惟此之徒以義說名與說之大祭祀皆奏歌令奏擊拊
徒以事解曰樂之遺或幾乎息矣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陳大饗亦如之大射帥帥而歌射節帥帥
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帥而厥作匱論令平聲下並同
賁清樓
卷六
賁清樓

小師掌教鼓吹散壇簫管絃歌
此序謂教音韻也。音韻者，音韻之學也。音韻之學，所以辨音之清濁，定音之高下，而後可以入於樂也。此序之義，蓋謂小師之職，在於教人音韻，而後可以入於樂也。此序之義，蓋謂小師之職，在於教人音韻，而後可以入於樂也。

周禮

卷六

主

寅清樓

警蹕掌播鼓吹散壇簫管絃歌
此序謂教音韻也。音韻者，音韻之學也。音韻之學，所以辨音之清濁，定音之高下，而後可以入於樂也。此序之義，蓋謂小師之職，在於教人音韻，而後可以入於樂也。此序之義，蓋謂小師之職，在於教人音韻，而後可以入於樂也。

大旅亦如之
此序謂教音韻也。音韻者，音韻之學也。音韻之學，所以辨音之清濁，定音之高下，而後可以入於樂也。此序之義，蓋謂小師之職，在於教人音韻，而後可以入於樂也。此序之義，蓋謂小師之職，在於教人音韻，而後可以入於樂也。

周禮

卷六

主

寅清樓

故乃旅上帝賓射皆奏其鐘鼓
此序謂教音韻也。音韻者，音韻之學也。音韻之學，所以辨音之清濁，定音之高下，而後可以入於樂也。此序之義，蓋謂小師之職，在於教人音韻，而後可以入於樂也。此序之義，蓋謂小師之職，在於教人音韻，而後可以入於樂也。

鐘師掌金奏此序鐘師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金者鐘

樂莫大於金而金又莫大於鐘也鐘之總名鐘及鐘二者皆不編此據鐘而言也奏

於泰九夏復制金奏也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養夏遺○兼言鼓者猶言掌金奏之鼓

九夏必奏以鐘鼓者以鐘鼓應其詩節大司樂樂師所以令奏也

魯見小司樂師各職○杜子春曰上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至奏納夏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

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養夏肆夏詩也春秋

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王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但稱三謂其下三篇也以

此知肆夏詩也註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也○其下三篇也以

則九夏皆詩篇名領之族則樂師亦從而歌也○其下三篇也以

牲出入奏昭夏以上見大司樂族人侍奏族夏以上見大司樂

子春別有所見○補註謂為隆今鄭飲鄉射燕大射賓將出皆云

奏肆夏其失禮後陳切之使不失也大射禮又云公入奏養夏出

入禮同故陳云出也應按九夏皆春秋傳註為樂曲不言詩歌

故諸說辨正之如此或者疑文王鹿鳴皆言歌肆夏獨言奏宜從

預註且詩傳於鐘篇亦以其言鐘言奏而不言歌明其無詞也今

周禮卷六 寅清樓

效下文騶虞諸詩亦言奏焉章商諸詩皆言吹不言歌則不得以言

奏言吹為無詞亦明矣燕禮升歌笙入間歌台樂四節之後工告

樂器及非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樂器謂笙等以下也奉將也既

射其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樂師不掌鐘稱鐘笙之大喪厥其

季秋大合吹而儀禮笙入獨與升歌師稱此之謂也○凡祭祀饗

以應十二律又其一以象間也○應按樂多竹管笙等也○凡祭祀饗

之律中大旅立春之音也笙以道陰陽之氣○其下三篇也以

有兩紐疏證此三者則教春也質出泰祓夏三器在春地作聲

也○其下三篇也以

同○此序鐘師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教亦教賦咏也諸樂器笙

童填上音雅華音燕皆竹管笙三十六管管各有簧管在中出

十三管管在左為知笙而三孔笙長尺四寸八孔又一小上

也○其下三篇也以

五寸中有雅雅狀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半

為之行節也○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竹為之

以應十二律又其一以象間也○應按樂多竹管笙等也○凡祭祀饗

季秋大合吹而儀禮笙入獨與升歌師稱此之謂也○凡祭祀饗

射其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樂師不掌鐘稱鐘笙之大喪厥其

樂器及非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樂器謂笙等以下也奉將也既

周禮卷六 寅清樓

賦大喪厥器六旅亦如之若笙師大喪主奉藏其器大旅則陳之

而巳小師器師笙師皆教賦以樂器之屬笙師厥其樂器小師

言者互相備也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夜十三鐘為晨戒旦明五鼓為發曉是三也守
謂守國也軍國戒嚴一而巳此皆專言鼓也
而藏之藏謂奉藏其所學晉鼓鼓之屬也以賦摩藏雅
之藏師掌教鼓樂此序鼓師下士二人之職也

祭則則帥其屬而舞
之大饗亦如之其屬猶下職以舞仕者屬焉之屬王氏曰鼓師
服旌言其所執職言其所履職亦章也作其樂無因使服其服從
其宜也陳氏曰王者必作四譯之樂一天下也故記云細細方之
樂於大廟言諸侯於天下也然上者雖用其樂而或不配華哇不
雜雅夾谷之會亦有司請奏樂孔子却之則所謂納於大廟蓋
亦陳諸門而已唐時陳諸樂皆於四門之外其古之遺制與方氏
曰中天下而立率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權心使鼓舞以祭祀君
子之所樂也周官列言鼓師施人饗饗之職者以此東為四譯之
長視樂以下為大廟官言鼓師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兩於
豐滿尤遠詩言以雅以南記言晉鼓師者以此周之樂而首言鼓
師之義則方氏發之矣或乃謂西南北三方之樂不存於祭惟東
方箕子之封國俗猶近正故特舉之且傳至春秋孔子猶欲居其

周禮
卷六
三
寅清樓

間也如其說則下文施人職樂言舞舞而饗後氏言掌
四譯之樂皆不得通矣且亦豈聖王廣德於天下之意哉
施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此序施入下
也散樂野人之樂夷樂四夷之樂大司樂以下掌教國子之凡祭
舞者不一官而四方之以舞仕者皆教以施人一官從教也

祀賓客舞其燕樂亦以執樂為重而野樂及凡燕樂之與
諸師掌教國子舞羽飲箚此序諸師中士四人之職也羽祭則
鼓羽簫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鼓者亦鼓輦鼓金奏之意也○

春更學于七千戈陽時學之法陽動也羽祭時學之法陰靜也
陳氏曰諸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箚箚章掌土鼓而箚笙師亦掌
教箚明堂位所稱土鼓箚箚伊耆氏之樂此之謂是也也思箚大
司樂師大小皆施人及本職諸師皆掌教舞而司于則掌箚器
是以教舞與守箚分職也而易氏乃謂以文羽箚與武干戈分職
何與夫樂師及地官舞人皆教舞干記世子篇箚師亦兼學戈而
司干又統言掌舞箚非以文武分也其名箚名于昔教以文為重

司子職各
原時重也
箚章掌土鼓而箚此序諸師中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土鼓
以箚為箚而以吹中春箚擊土鼓歌歌詩以遊暑中秋夜遊寒亦
爾風爾雅爾頌也

如之仲仲同○遊亦遊也爾雅爾頌也七月之篇也何者陽於是
分故遊暑仲秋陰於是分故遊寒仲冬以遊暑仲冬以遊暑仲冬以
求諸陰也凡國祈年於田祖飲爾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
飲爾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時社方面祈年也用祖謂神農氏農
事者記所謂先農田畯謂古田夫贊田功者記所謂司農氏農
雅之楚宋以下四篇也蠶者於臘月合聚萬物而索厚之也老物
謂野老及蠶物歲晚勞之者記所謂息田夫爾雅爾頌也老物
謂諸篇也止稱樂田畯者不敢斥田祖也爾雅爾頌也老物
六息矣○朱子詩傳曰周禮祭蜡章吹爾雅以遊暑仲冬已見於
風七月之篇而吹爾雅以祈年吹爾頌以息蠶則攷之於詩未見

其篇章所在也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精思者為風
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中首尾相應乃別取其
一節而通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
說近是或又疑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爾雅其說
具於大田良邦諸篇頌者釋焉可也平仲王氏曰風雅頌三者詩
之大分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屬若此乃
下箚章所歌蓋指此其皆繫以爾雅者周之王業起於爾故周公
之管絃以為
萬世法程與

樂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此序樂師下士四人之職也樂
師下又吹而歌之是也於樂外別言之者亦貴人聲貴人聲之意
與舊樂即為樂舞今按下明言吹歌而四夷之舞又自有施人
掌之其樂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爾雅吹歌者箚其樂皆具
說非是祭則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而吹歌者箚其樂皆具
日番師之樂先王不廢而其用降於雅部此箚師施人職後氏所
以居大司樂之末與後世以雅樂為頭儀進之雅部之前是夫先
王立樂
之方也

司子職各
原時重也
箚章掌土鼓而箚此序諸師中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土鼓
以箚為箚而以吹中春箚擊土鼓歌歌詩以遊暑中秋夜遊寒亦
爾風爾雅爾頌也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樂器謂羽箚
之屬此蓋與

司干掌舞器此序司干下士二人之職也舞器謂凡舞之器○疏
故以干爲名也祭祀舞者旣陳則授舞器旣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也○陳列

周禮
卷六
三
寅清樓

劉氏曰國子將成童樂師掌教小舞其干戈之屬制當輕利故司干授舞器列在樂器中而屬於大司樂文王世子學干戈羽箠皆於東序及內則十三舞句成童舞象是也若司兵之職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之職亦如之則成人者之舞其兵干當受於夏官矣大喪厥樂器及葬奉而藏之樂器卽舞器謂干戚之屬也

大小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

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大音泰○此序大卜下大夫一人之職也卜問龜之名龜之屬三

義未詳或曰玉先墜塋如玉屬陽尾先裂加尾屬陰原兆交

十繇故皆千有二百此正言卜也○鄭氏曰三兆之書作者不詳

周原與三苗之說者謂爲夏王

可爰其得失也。學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

卦八其別皆六十四
別音龍下同易爲言變易爻場稱連

用也。此因言筮也。○疏曰：夏曰速，山版曰茀，藏則曰閟，易復敬

二易以七八不變者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春秋傳襄九年
穆姜薨於東宮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隨八者據貞辰也洪範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其辰用卜筮異法三法並占故三人也
釋通曰右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同復於
爻殺如君所蓋二易辭也阮之乾則變矣是連山歸藏亦以變者
爲占也鄭露曰連山以艮爲首艮上艮下如山之相連也歸藏以坤
乾下如天上坤下如地造之厚物所歸而藏也周易以乾爲首乾上
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是也愚按疏以劉氏曰歸藏以坤爲首禮運
以連山爲伏義歸藏爲黃帝又宋元豐中毛漸水使契丹於民間
得晉阮咸所注古三墳其書又謂伏義作連山爲山墳神農作歸
藏爲氣墳軒轅作乾坤爲形墳夫以連山爲伏義已昧伏義畫周
易之本末况歸藏乾坤滋多異詞而考所謂三墳者山墳言君臣
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正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
川雲氣其說復未可曉乎闕之可也至疏所云夏殷以不變占者
程氏既辯其疎而謂以變占之說亦不盡然七八爲少陽少陰九
六爲老陽老陰不變而少不變周易爻象皆稱九六固取其變也
然占例凡卦多不變則以變者爲占多變則以不變者爲占若皆
變則占象詞此難周易亦占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

七八也則疏亦約舉之與

周禮
卷六
面
寅清樓

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鮑音難運鄭讀作燿王氏作如字○夢者精神所感也致至也第一節也咸感陟升也以思慮聞見致者爲致夢反覆不經者名窮夢鮑音難運鄭讀作燿王氏作如字○夢者精神所感也致至也鮑音難運鄭讀作燿王氏作如字○夢者精神所感也致至也

也。按義讀如字爲正。而其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一曰象。三

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蓼以八命者費三屯三

易三變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召故女作龜之八命者定作其

象天變也。與開與人地。內臣若外藩皆是也。謀謂謀事也。果之言

決其期也至猶往也往其地也雨求天澤也廖祈王躬也贊佐

王以修救也。古者卜筮不相讓。大率先筮後卜。春秋傳筮襲於夢。

其事皆相通也。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

龜凡小事。泣卜國大遷。太師則貞龜。比旅。陳龜。比喪事。命龜。大事。

曰大貞卜立君謂無嫡而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當封而卜所封者
眠之言相也度也卜川龜之腹骨而其近足者謂高而可灼致取
之也作者灼而作其兆也命者命以事也流離也貞者正之陳者
陳之族亦祭也○明齋王氏曰凡卜在廟廟門外西面南正北
尊者不執事但治臨之而已執事先陳而後於廟門外西面南正北
闕外席上又眠高而命之事又次眠高而命之事又次眠高而命
五者之叙也立君封國大卜眠高而命之事又次眠高而命之事
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大宰而命之者王也大宗伯陳之者大宰而
命則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
命則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
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
大卜陳則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下作之者卜則其
師而其上流之者小宗伯也小宗伯而命之者大司馬也凡族
以下爲之而已此又因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叙也小司寇大
遷與立君一類者謂民面言此

小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此
卜師上上四人之職也開龜以下未詳註曰開者開出其占書也
師兆百二十體分爲四部若易之上下二篇書金縢序書見書是

卷六

寅

寅清樓

也黃氏曰開龜之四兆謂灼龜之兆有四也方功義比之象
龜夷傳有足俯仰開陰發其陰法若開占書乃占人之職耳蘇氏
曰應於形者方也方兆卜方之向背以力造者功也功兆卜功之
成敗固宜制之者義也義兆卜理之可否能與張者弓也弓兆
卜事之張弛應按諸說黃氏於義爲協凡卜事眠高揚火以作龜
開之書分蓋在下文作之後致之先與凡卜事眠高揚火以作龜
致其象以灼而作之也致其象玉藻所謂史定墨也○劉氏曰兆
體旁學爲兆而不可辨致其象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則見而可兆矣書曰惟洛食是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相去聲○命龜者謂大卜也凡大祭祀喪
授詔相之而乃自作之也辨龜以授者凡卜筮必乘著龜而後命
故雖以授之也上下謂前後陰陽謂正背詔相謂告以命之之詞
及其儀也○郝氏曰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詔相謂上仰也下俯也
左左視也右右視也陰後命也陽前命也此則據兩雅文龜俯者
意師者經前命者果後命者龜左左視不若右視不若右視也但俯
仰及左右辨生龜龜人事也愚按卜事以作龜命龜爲主而卜職
尾左右耳辨生龜龜人事也愚按卜事以作龜命龜爲主而卜職
更以大卜卜師爲正故本職舉大祭祀喪事卜師之作龜大卜之

命龜者以明之而書乃謂國大遷大師卜師命龜而卜人辨以授
卜師是全與卜師之授命龜者相反而文義有乖也註釋辨龜而
引爾雅郝氏足正其失但以辨龜爲辨首尾之屬本貞龜之職而
卜師又辨之者後因已陳而正龜此則將授而辨龜各有當也不
然則又亂貞龜之職矣學者非詳之

卜人此序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文今闕也按卜
人古人職卜人占圻而玉藻云卜人定龜亦謂定審其圻也則
其職亦贊占人以占者與註曰以上職推之天下命龜則卜師作
龜而先辨龜以授大卜若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亦當先辨龜以
授卜師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繇屬東龜曰果
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
辨之東龜爲靈○此序龜人中士二人之職也龜言非一也註曰
辨之天龜玄俯者靈也地龜黃俯者繇也東龜青前余果也西龜
白左倪龜也南龜赤後余獵也北龜黑右倪龜也玄黃青白赤黑
是色俯仰前後余左倪右倪是體也○疏曰左倪龜者爾雅云

左倪不類不類即靈也○以在陰方故不能長前復而頭向左相
倪然也右倪若爾雅云右倪不若即若也亦在陰方故亦
不能長前復而頭向右相倪然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
頭向右脾倪然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
攻治也秋時骨堅可取至春而乾解不發傷上春發龜祭祀先卜
也物體色也王者備物各分體色而藏之也王氏曰大龜其灼非一恐久而
朽故續以生氣也先卜謂先卜是卜筮者○疏曰按大宗伯天神曰
祀地而曰祭人鬼曰享先卜是卜筮者○疏曰按大宗伯天神曰
言祀而曰祭人鬼曰享先卜是卜筮者○疏曰按大宗伯天神曰
飯祀而曰祭人鬼曰享先卜是卜筮者○疏曰按大宗伯天神曰
訓卜能通之故兼言祭祀者天地之神明而不若若祭事則奉龜以
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當卜祭與日也○按此條祭事或誤爲
祭祀則當持龜敬往以得執事者卜之也然此係祭事二字與止
不相蒙而上條註疏發祭祀先卜之義其明則先鄭奉合之詞不待辨矣

卷六

寅

寅清樓

蕤氏掌其辨以符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爇遂飲其爇以授卜

經遠役之... 此序諸氏下士二人之職也... 凡國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筮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祇吉凶...

此序占人下士二人之職也... 凡國之... 占龜而先占筮... 占筮而先占龜...

周禮 卷六 寅 寅清樓

大凡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垢... 占墨而先占色... 占色而先占墨...

籒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

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

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凡國之...

職也九筮者筮之事猶八命者卜之事也... 凡國之...

疑古字多音文策亦作平劉故作難字或易為纂而其下猶仍其...

舊與更之言疑謂難事之因革也... 凡國之...

謂筆法度得失目謂筆事目去取易謂筆物我交易此謂筆中外...

大事先筮而後卜... 凡國之...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合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

周禮 卷六 寅 寅清樓

此序占夢中士二人之職也... 凡國之... 占夢而先占卦...

惡夢遂令始難履疫... 凡國之...

者冬故也... 凡國之...

惡之意也... 凡國之...

民一有同於龜筮則吉龜筮共違於人則用作凶是龜筮重於人...

...

...

1000

新號祝有冠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謂樂主及軍器也大司馬
行旅社稷鼓祝奉以從是也謂亦藉也大祝宜造類望則前而
小祝宜設新號祝也謂郊祀也保郊祀於社及凡神壇之在郊者祀於社
郊祀皆守而祀之五文也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
掌事焉外小祭祀謂四方百物之屬也內小祭祀謂宮中五祀
其地言若宮中五祀女祝職也或說近是謂王后以
下小會同謂侯遣其臣來會小軍旅謂王遣其臣出征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禋醴乃奠及祖飾棺乃載

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墳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謂開同朝
同○此序喪祝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勸謂勸導防謂防衛
即啓也將葬今役人除夜坐啓之也朝謂朝朝也送謂送葬
載至廟而執事以御也奠謂朝而奠於廟祖謂既而祖於庭也
飾謂帷帳之屬也其序既載乃飾棺遂還柩車向外今先飾棺便
文也代者喪祝更相掌喪祭祝號喪祭謂王弔則與巫前也王弔
御也脫除爲下棺也掌喪祭祝號喪祭謂王弔則與巫前也王弔

周禮

卷六

壹

寅清樓

公卿大夫之喪喪祝與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至以桃荆居王前也勝國邑謂所勝之國邑掌其社稷祝號猶喪祭之意也○陳氏曰
必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古人皆有深意
如詩之有客白馬助祭於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歛飾棺焉掌事
廟行是警戒修省之意也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歛飾棺焉掌事
勸防之事而始之二數暨終之飾棺亦其職也若大小喪之
數乃小宗伯與大小祝掌之而其將葬喪祝亦不止飾棺矣
同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廟亦如之謂不祭祭
作釋○此序祝下十二人之職也甸之言田四時之田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也祭師祭名也田時設表以祭謂之表貉祭莫於祖
廟以告事謂之合奠其大始出舍奠及田表貉出畢又舍奠皆甸
祝掌其祝號而以表貉爲主故先表貉後舍奠也此言時田也○
陳氏曰古人祭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
置酒於其後此師祭也說曰凡天子將出必釋奠告廟而行言釋
奠者非時之祭不立尸而奠奠之言俾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餼
停祭饌而已七廟皆告故祖廟並言也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餼
及郊饌獸舍奠於祖廟乃餼禽禴牲禴馬皆掌其祝號謂社稷爲

供○師甸致禽於虞中謂長中虞人以旗表其地故名也屬之言
聚也會也獲者各致食其中類聚而羣分也之也郊謂四郊之神也
也饋獸於郊以致薦也餼禽謂以三品入於膳人也謂饋求也此
言師田也○劉氏曰舊牲禴馬者因數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
碩肥膾也又曰祭馬祖之禴求其孔阜也詩既伯氏既備是也愚按
四時之田師大司馬四仲之所教而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
於農隙以講事者是也乃肆師山虞澤虞皆詳辨四時之大田獵
獸人則糾辨時田者文有衍繇義則一也外又有師田註謂起大
衆以田未詳其義今考軍禮有五有大師之禮有田田之禮四時
之田義起於田而先以習戰者也師田義起於師而田以獵禽者
也左傳四時講事之外繼以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其
數軍是耶文章之屬車大禮儀視四時之田較重而春秋所載治
兵大閱各條皆於出師之時講武獵禽凡皆所謂

周禮

卷六

壹

寅清樓

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謂辭謂爲辭載於書或用牲
盟也作辭以叙王國之信用而正凡邦國之約信也○平仲王氏曰
盟則奉神明以佐其不逮此
信則奉神明以佐其不逮此
亦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此序司巫中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
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造七到反○雲霧旱祭名巫恒久於素
龍見而雲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龍見乃建巳之月萬
物始盛時雨而長聖人切於民遂預爲百穀祈雨與序登之郊其
意同若周禮司巫巫而舞雩與春祭祀則其匪主及道布及菹
秋書幣二十有一則皆因旱而祭也祭祀則其匪主及道布及菹
館凡祭祀守塗謂音丹菹音道祭音意○謂諸靈主之蓋布謂覆
類以藉食也館若今臣猶言包圍書茅然以承藉也凡喪事掌巫
降之禮降下也後世死者既斂就下下移是也○說曰人死骨肉
降之禮下沈於地情氣上歸於天神震與天地通故使巫下降也

則賜諡讀誄
皆小史而已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一月十有一辰十有一日十有八星之位

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曰春秋致月辨四時之叙

六人之職也。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約行一舍。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涖灘。酉曰作

一紀此歲之位也月謂斗柄所建每月移一舍正月曰陬二月曰孟春三月曰鶉始死四月曰鶉始萌五月曰鶉始鳴六月曰鶉始藏七月曰鶉始雊八月曰鶉始鴝九月曰鶉始雊十月曰鶉始鴝十一月曰鶉始雊十二月曰鶉始鴝

如三月曰寢四月曰余五月曰皋六月曰且七月曰相八月曰壯九月曰玄十月曰暘十一月曰羣十二月曰徐凡建十二舍爲一

歲此月之位也辰謂日月所會每月集一舍子曰亥楊亥曰報費
戌曰降鵞酉曰大梁卯曰寶洗未曰鵞首午曰鵞火巳曰鵞尾辰

曰壽星。邪曰大火。寅口折木。丑曰星紀。凡集十二舍。亦爲一歲。此

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西方奎婁胃昂畢諸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宿之位叙卽大史藏亭事之序

周禮
卷六
筦
寅清樓

位卽日月星辰之位事各以時序而天位以食此以政事合乎天

也致之言至卽典瑞以上圭第四甲日月之珽謂立表察景以度其氣至也冬夏謂二分也冬至表北日景長丈有三

尺更至表北日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也冬夏言至春秋分日景皆表北長七尺二寸五分此長短之中故春秋言分二分二

至皆致日月而分言之者方文也景各以氣至而四時以叙此又以天駘夫政事也○陸佃曰日之行以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南至

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非而北近極則晷短而表北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近極則晷長而表北景丈有三尺

春分日在箕秋分日在角而中于極星則暑中而表北景各七尺一寸五分月之行東南西北又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出於黃道

之聲春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夏
南從赤道而夏至上弦於角圓於牽牛下弦於婁秋月循行白道

而秋分上弦於牽牛，闔於婁，下弦於東井。冬，北從黑道而冬至上弦於婁，闔於東井，下弦於角。此天文所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而

致口致月之明法也疏曰人主政教得所則日月之景依度而四時之序得正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引樹八尺之表日中觀

其畧如度者歲美人和否者歲惡人僞所謂置八引者樹杙於地

之表者先正方圖而後說日乃審也

何意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六之災祥吉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城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

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政政方

序事 志古文識同分相並大聲也此序保章氏中下土六人之職也
天星 謂二十八宿附麗於周天之星也志記也日月星謂

七政也辰之言次日月所會與五星所經皆是也遷猶運也二十八宿附天體而不動而日月五星所次變動不居以運於天也辨

吉陽者於七政之所運觀日月之薄蝕暈所側照與五星之贏縮

心豫州尾箕幽州之屬上封分封下封封疆也謂九州內封國之

之州與國觀客星孛之所犯也歲謂五星內之歲星每歲行一

伐可以伐人也觀天下妖祥者於歲星之經天觀其所在與所不

周禮
卷六
罕
寅清樓

凶水旱而降豐荒禳象者於五雲之物色通辨其吉凶與水旱之

屬而於當荒禡象之切於民事者乃降示於民而使知之也十二風謂十二辰位之風和者不乖異也命之爲言猶令也察天地之

和而命乖別妖祥者於十二位之風察審天地之和氣而於其乖異之害於民生者乃宣令於民而使備之也五物通上文五條而

言也詔詔上也訪訪下也何氏謂詔救政則君知修省之道訪序事則臣知警戒之意也○註曰州中封域分星其書亡矣堪輿雖

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者十二次之分星紀災祲也玄
搖齊也姬晉衛也降婁晉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

周也。鵠尾，楚也。彗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十二歲之相，甘氏歲星經其遺象與。觀雲氣之物，司農謂青爲木，白爲喪，赤爲兵荒。

黑爲水黃爲土故春秋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十二
風吹其律以知和否今亦亡矣易氏曰九州星土傳記之言災祥

多矣然武王伐殷歲在鶡火仲州鳩亦云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
野蓋指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富洛陽之東周何也豐岐之地周

平王賜秦襄公而其分星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

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稽之分野皆有未合此堪輿所言郡國所入度非古法也春秋正義曰以九州當十二次謂禮雜云者

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

諸侯通屬成亥之次又三家分晉始有趙韓魏韓魏無分而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韓首極多而魏火甚韓實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聞矣思按二職焉相言其常保章言其變天人之放僭矣而其學多不傳後世難以裁制數其蔽也者從微義立而德不孤此天人之相與之實而周禮六官所從出也待其人心以守之而其術則以待其人焉無矣哉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

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柄同上聲○此序內史中下大夫三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八枋見大宰大宰以法詔王而此掌守之以佐大宰也○

後經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皆貴賞罰之意至於內史則先重而刑威難列之者以主於守法而不預其道禁之意也蔡氏曰八枋王太權也既有道撥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此王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也愚按八者皆對待為文辭與祿對廢與置對殺與生對予與奪對非難也但與大宰之意則別耳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致周禮 卷六 星 寅清樓

政事以逆會計會音怪○國法謂典法則之屬國令謂盟約及民之也會計即政事之會計逆即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敘事見大宰六叙臣進言為納君咨事為訪詔臣納所訪而內史以叙受而達之也詔王聽承受納訪而詔王治承叙事而言○錄說曰事必有法先王不特法也故必訪於民而使內史受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書事內史讀之簡也書王言於策以命之也以書奏事謂之書事讀者讀於王也○平仲王氏曰書稱凡四方則羣臣庶民之復逆反肺石路鼓之所達者無不在其中矣內史親臣其廣王聽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明如此上下之情有無微不達者哉

之賞賜亦如之為給作也謂王制凡公卿以下之祿地則贊為頒之之辭也方之言版書於版而出示之也賞賜謂之土田車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王命通謂凡命令也貳書而頒之又書副以待攷也

外史掌書外令此序外史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外令者掌領於九州及四蕃之令對內史國令而言也

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邦國之志而書也三皇五帝之書謂三墳其書名謂六書古日也今內史掌書自內達外皆同文者謂之其不備同者亦使知

之也○掌邦國之志而書也三皇五帝之書謂三墳其書名謂六書古日也今內史掌書自內達外皆同文者謂之其不備同者亦使知

始始也文者文字起於黃帝而其上之無文者泰有文字後追錄之與古文字少異而曰名而已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若以書者蓋也蓋益而多故更稱曰字凡使四方知而讀之也首云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外令但書以頒其人而已此則遣使宣授故亦書以授使也或曰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此御史中下士二十四人之職也治令典則成之治令冢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成待萬民之治而此贊和而待其令故凡治者受之也法即治也○莊栗魏氏曰大治冢宰稟王之命故內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因助冢宰行之也御史署猶保氏保氏所讀王躬得失御史所掌則廷是非也平仲王氏曰論者以御史專主諫諍然政之經文

周禮 卷六 星 寅清樓

則非三代以前不設諫官書龍作籍言非諫官職也古者掌工則其言庶人諫無不獻言於朝又何必專立一官乎冢宰六官掌其權重御史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掌贊書句凡數從政者贊書者贊內史之書王命也凡數即宰夫治凡治數之凡以凡以待稽攷王氏謂若今御史掌班簿是也○莊栗魏氏曰掌贊書故用史百二十人鄭註謂贊書若今尚書作誥文此乃內史職非御史職也愚按贊王作誥文誠與御史贊書不合而魏氏乃謂贊書為書治令之副本則治令初未嘗書也以本職及內史職攷之其為贊內史之書王命職如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序巾車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而等叙之也公卿官也用謂祀賓之類其敘謂大常大旗之類等差也出用八叙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鑾轡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二曰金路鉤鑾纓九就建大旒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轡纓七

車也。其作也。此言。其。至。於。人。服。車。之。等。也。夏。謂。色。如。夏。翟。也。其。之。為。象。謂。則。也。蓋。以。五。采。畫。轡。約。而。加。以。刻。也。夏。翟。亦。五。采。翟。也。但。不。刻。也。蓋。車。則。黑。漆。而。不。畫。轡。車。則。素。質。而。不。漆。後。車。則。又。有。方。箱。可。載。以。供。役。也。○疏。曰。此。謂。常。所。乘。也。若。親。迎。則。士。以。下。有。攝。盛。之。禮。士。昏。禮。主。人。乘。木。車。婦。車。亦。如。之。有。祿。也。又。唐。傳。云。民。於。其。君。得。命。則。乘。飾。車。駟。馬。惟。大。夫。以。上。不。攝。盛。也。役。車。雖。周。禮。有。車。亦。通。名。棧。車。以。其。皆。無。革。鞅。漆。飾。也。雖。有。棧。之。車。行。使。周。道。是。也。王。氏。曰。按。攷。工。記。棧。車。欲。余。飾。車。欲。修。棧。車。以。下。無。飾。畢。車。以上。皆。飾。車。也。貴。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以。德。位。階。殺。為。之。制。凡。則。德。位。不。稱。不。用。也。上。不。偏。下。不。僭。上。是。正。名。分。之。大。也。凡。其。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此。言。車。之。不。在。等。者。皆。曰。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於。職。幣。會。晉。怪。杜。預。為。會。謂。計。其。完。敗。多。少。之。數。也。賜。臣。下。則。闕。而。不。會。矣。齋。謂。資。財。也。職。幣。主。振。餘。財。故。乘。官。車。毀。折。者。計。償。而。入。其。中。也。大。喪。節。遣。車。遂。厥。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嚆。辟。關。陳。車。小。喪。其。國。路。與。其。節。遣。從。車。去。聲。○將。發。遣。奠。鼎。包。牲。體。載。於。車。謂。之。陳。行。道。也。極。車。無。蓋。執。而。從。之。亦。象。生。時。矣。旌。旌。也。嚆。呼。聲。也。關。謂。墓。門。車。謂。載。車。也。極。路。謂。輓。柩。之。車。其。節。謂。柩。之。幃。幃。也。嚆。呼。聲。也。歲。時。更。續。其。弊。車。更。平。聲。○更。續。謂。易。新。車。供。弊。車。於。車。入。於。職。太。祭。祀。鳴。鈴。以。應。雞。人。警。旦。之。官。車。有。鳴。鈴。之。弊。下。太。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倡。和。之。象。故。鳴。以。應。之。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說。說。通。下。同。○此。序。職。也。五。者。王。路。后。路。王。之。喪。車。各。五。而。言。也。用。即。駕。也。說。猶。舍。也。○疏。曰。車。車。已。掌。上。及。后。五。路。之。政。此。又。掌。之。者。冬。官。造。車。之。皆。授。中。車。師。之。其。王。及。后。所。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也。賓。客。亦。如。之。凡。會。同。單。旅。弔。於。四。方。以。路。從。從。去。聲。○出。路。者。出。僕。與。趣。馬。謂。謂。轡。內。之。駟。大。夫。也。以。路。從。從。去。聲。○出。路。者。出。矣。○註。曰。王。以。事。出。乘。一。路。而。已。餘。路。皆。從。者。王。出。於。事。無。常。且。以。華。國。也。疏。曰。惟。王。路。以。祭。傳。不。出。其。餘。皆。出。也。車。僕。掌。戎。路。之。塗。廣。車。之。卒。闕。車。之。卒。革。車。之。卒。輕。車。之。卒。凡。師。其。革。車。各。以。其。卒。會。同。亦。如。之。○疏。曰。謂。為。併。今。按。當。如。字。唐。經。並。六。人。之。職。也。木。職。多。未。詳。據。註。卒。為。併。猶。謂。也。戎。路。王。即。戎。之。車。即。中。車。革。路。以。即。戎。是。也。廣。車。橫。陳。之。車。秦。秋。傳。君。戎。分。為。二。廣。是。也。闕。車。稱。闕。之。車。傳。帥。於。闕。四。十。乘。是。也。革。車。對。敵。自。隱。蔽。之。車。孫。子。八。陳。革。車。之。乘。是。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亦。孫。子。馳。車。子。乘。之。意。也。在。車。五。者。之。通。稱。供。各。以。卒。者。各。供。其。一。於。王。以。優。尊。也。愚。按。註。說。如。此。然。攷。夏。官。王。作。車。之。政。自。掌。於。戎。僕。非。車。僕。所。掌。也。如。謂。其。受。命。戎。僕。以。掌。之。亦。不。應。以。副。倅。之。倅。忽。變。為。革。乘。之。卒。文。即。誤。亦。當。六。倅。字。之。俱。誤。乎。況。有。五。倅。必。先。有。五。正。而。五。一。餘。四。戎。之。正。亦。中。車。掌。之。矣。焉。有。五。戎。之。副。明。正。其。掌。而。五。戎。之。正。乃。不。明。正。其。掌。而。應。揣。其。兼。掌。者。乎。且。以。聯。職。致。之。大。喪。之。車。僕。掌。戎。路。之。中。車。而。廣。車。革。車。屬。之。車。僕。則。五。者。之。革。車。非。皆。中。車。掌。之。亦。明。矣。且。又。譯。謂。供。於。王。以。優。至。尊。也。註。例。王。在。軍。則。稱。大。師。木。職。乃。通。供。凡。師。之。用。而。已。而。稱。稱。優。尊。不。又。自。亂。其。例。乎。然。則。當。何。如。以。經。說。經。卒。本。為。卒。聚。之。義。王。之。皮。路。掌。於。中。車。用。說。其。乘。屬。其。卒。掌。於。中。車。有。其。車。之。出。入。戰。守。之。屬。守。之。卒。伍。而。車。僕。則。掌。五。車。之。類。而。供。之。蓋。戎。僕。射。人。戎。右。與。司。馬。之。屬。皆。以。車。政。故。在。夏。官。中。車。與。路。車。僕。之。屬。則。皆。以。備。軍。用。故。在。春。官。又。以。五。戎。皆。供。用。於。官。非。鄉。遂。諸。官。帥。其。車。人。之。卒。伍。以。至。者。比。故。亦。不。在。地。官。而。以。察。官。之。車。僕。掌。其。卒。也。夏。官。王。之。五。路。之。僕。掌。其。僕。取。而。車。僕。不。掌。其。取。而。掌。其。卒。者。車。而。言。中。明。飾。也。路。者。車。各。有。數。而。當。以。類。聚。也。若。轉。率。為。倅。何。以。正。僕。屬。之。夏。官。而。

大喪其銘旌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

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獲路建大常而助祭者皆建其各物

也旌門是掌舍旌旗按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則王亦當以大常

也旌旌建於道車及葬建於墓祭猶仆也旌以致民既至則仆矣

獲旌服不氏以旌歲時共更旌猶中車稱歲時更給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此序都宗人上中士

既謂之致福註曰都家或山川之屬及因國無主之祀王于則

又或立其祖王之廟凡其祭禮王皆賜會焉都宗人掌警戒之禁

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儀也○疏曰王制天子諸侯祭

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史記伏義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

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者正都禮與其服言也服猶下職辰

服宮室車旗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之屬蓋約詞保猶小祀之保祭者承上禱祠言之而上文祭祀

既祭反命於國亦在其中對文則祭祀與禱祠異名散文通名祭

也凡祭祀賜食及此今禱祠皆當反命觀下職祭亦如之可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此序家宗人上中

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疏曰禱祠反命與都宗人一也祭亦反

命都宗人應無異文不具也都宗人言

可謂皆文不具也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都宗人言

此傳言之者王氏謂詳舉互見也○何氏曰禮之大經莫重

於祭先王都家宗人之官所以杜僭亂別嫌疑也當是時命之祭

然後祭又必反命焉豈有僭瀆之失哉至其後世季氏以大夫旅

泰山泰讓以諸侯作西時王制雖矣平仲王氏曰先王制禮非僅

過僭而已如祭祀之職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祀於都家特設宗人掌之於此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卷六

吳

寅清樓

周禮卷之七

善泥錫鼎義

夏官司馬第四夏官稱司馬者以車馬甲兵所司獲也唐虞時

先有特命命爲上兼之而已夏命龍侯掌虎賁其命爲

司馬亦無所放殷稱司馬爲所父以其掌圻疆故有謂其命爲

夏秋二官恭帝王之隨時制宜如此餘見天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

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邦政即六典之政典政之

正也書則官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東萊呂氏曰國事

莫非政獨政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焉兵於農然後賦役正而

百爲得有所施是政所從出也也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

政執大於此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者王師非以濟貪忿特欲

不邦國之不平者耳所謂天討也愚按大爲政小爲

事政官對事官而言猶治對教而言肅與訓而言與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

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行者杭○

者承見官掌邦政而言也司馬稱大者掌建政法總用職職見序

征討之屬故各大司馬而爲政官之長小司馬以下職職見序

職○疏曰自大司馬卿一人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

下諸官皆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獨此史胥徒各多

夫之下皆云士中士而己官無他稱此軍司馬下大夫之下稱

大夫之下稱卿士上士者亦重兵與刑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

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

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爲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卷七

寅清樓

夏官司馬序官此以下承上文序夏官設官之數也

二千五百家爲鄉。若遂也。凡起徒役。家一人。軍之人數。如其家矣。其下二千五百人爲師。猶二千五百家爲州。若縣。五百人爲旅。猶五百家爲黨。若鄉。百人爲卒。猶百家爲族。若閭。二十五人爲兩。猶二十五家爲閭。若里。五人爲伍。猶五家爲比。若鄰。凡所謂寓兵於農也。軍將皆命卿者。謂王朝上所命之卿族。國命於王與比命於其君之卿。若命卿者。謂王朝上所命之卿族。國命於王與比命於夫。皆爲族帥。而上中下士。皆爲卒長。兩司馬。伍長。皆下士。其給省文與。○野江李氏曰。此六鄉爲六軍也。六遂如六鄉。共十有二軍。而止稱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六遂。爲副。迭用之。則常六軍耳。此制軍之法也。黃氏曰。凡制軍。謂有征伐。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是也。平時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於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司農曰。詩大雅云。六師及之。又云。整我六師。此王六軍也。春秋傳云。成國不過千五百之軍。周爲六軍。大侯三軍。可也。此大國三軍也。又云。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也。李氏曰。先王

寅清樓

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上不特遺皆吾民也將不改制卽吾吏也有事則驅之行陳事已則歸於田野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羣賑類坐而不使補苴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軍旅大則則臣官之卿與有術之兵無專將將軍專權也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衛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屬於翟之隸旣屬之司徒又屬之司寇至國有大事國子游條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此衛兵之權散出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縣師司徒之屬而軍旅則受於司馬鄉師師民徒而治政今受役要又必考辟於司空此藏兵之權散出也夫古制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空本無將之可召又況兵權散出而不屬人有事謂兵則遣使一牙璋筮之權又屬於天氏乎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也迨及後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置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片書師師護懼也也聚民爲兵則兵權聚兵專將則將驕唐大府兵號得非出大意然非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凡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能無患櫛日驕與府兵且爾而況不爲府兵者哉愚按軍將皆命卿則王朝六官之命卿大同之三命卿次國二命卿小國一命卿片軍將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勳功也主
賞功故名其官也司馬諸官以下卽次此者軍以賞爲先也以下
五職才計官次所屬或曰司勳以名人和量人以度地利司權以
應天時馬質小子軍人凡以備物用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賈音古下同○賈而買之故名官也不與按人相連而次於前者軍以馬重馬以軍重故本官以中士統之而按人雖下大夫此猶得以有司之義治之也役不用胥而用賈亦以質馬也

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吏四人徒八人最人掌凡刑獄之事而量軍之強弱爲重故名其官

寅清樓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凡小祀之牲故名官而彘軍器及斬牲狗陳之屬亦職之重故次

也。

牢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一人徒八人

用賈猶馬質然也六牲分掌於諸官如司徒牛宗伯雞司馬馬司

屬有犬人皆各以所屬隸之獨司馬奉詔馬牲其屬有馬質又有

司馬奉詔馬牲其禮爲幣故附之同馬與其羊亦

小子羊人登而羞之於司馬之職相屬而不相干也

言燭王士二人徒六人謂之私火者對陶治之屬爲公火也

火之政令而燐爲主故名官也疏謂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司燿

取火義故在夏官或謂軍重火攻之法故亦次於前而隱其文以

無所史與否

一、依此

掌同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城固故名其官而為諸守官之長也司燧之下大北三職於候人三職乃大司馬九法安守平則之意而候人三職則制軍詰禁之意也餘見各職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山谿之險故名其官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封疆之界故名其官也

掌諸事繁也下放此心王氏曰掌固以下諸職不列地官而屬司馬且不統於職方而特專一職蓋司馬統軍旅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險固皆守職而掌疆候人之屬亦不遺焉則疆固無空虛之患矣古之邊備嚴矣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其道治與

其禁令以設候人之役故因役以名官職末又帥致方治之人而送之蓋制軍詰禁之中而具此小事大之意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今按秋官亦有環人為環巡

周禮 卷七 寅清樓

之義與此職環四方之故巡邦國之屬其義正同但一言賓客一言軍旅則異耳故各以名其官也訓卻殊為牽合

望憲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井望憲以令舍望春以令

望憲氏故名官也稱氏

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射人主射其下凡諸射儀之用制殺生之宜者皆屬焉故

此也然本職先以設儀辨位之事者蓋亦以見

禮樂征伐非祇然一物與故見道者審諸此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其能服不服之職故名官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其射鳥名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羅謂羅鳥故亦名其官也郊特牲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或畜之故亦名其官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其職掌諸王之服以治其政令蓋司公之屬大士人徒四十人而言也其入服皆自士始故推本以名其官諸職之下次以司士諸子之屬者設儀辨位於是而終而進賢與功於是而始知乎此則在朝賢能各得其位而在道處從各得其人矣此蓋制軍詰禁之要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也謂公卿大夫元士之眾子本職所謂國

司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

右為驂乘如或右道右之類是也掌之故名其官將止上士而居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之得人矣

周禮 卷七 寅清樓

士八百人掌率虎士之徒先後以衛王故名虎賁氏賁者勇之貌

已不稱徒而稱虎

士蓋義勇之選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旅衆也掌率倭

衛王故名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王名官未詳或曰節之言制掌以其節服

註曰名節服氏者世為王節所衣服也明肅王氏曰春官司服於

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夏官又設此官何也春官主禮掌其制度與

侍御於王故節服氏秩卑員少而有府若史夏官與服法為王

中心無為凡其厚薄加減之節與應用之服應服之時

皆掌於此官也愚按二說近之而未盡協詳見序職

方相氏狂夫四人相去聲註作上聲○名方相氏者註謂方相猶

非一方月令大雩謂之旁磔此也按二說不同王說近之難難古

禮而近於戲故其名為狂夫而不言禮且本職帥百隸而時儼秋

司馬之故亦不言其徒役矣諸職之後又次以此者其執戈
虎賁虎賁以下趨執戈盾之事而大喪先導亦平時爵冠從以
意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士士四人參僕中士六人參僕下士十有

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大僕之大者素○凡稱僕
服受命之類以爲之長故名也其小臣掌小命小法儀之類祭
儀受命之類以爲之長故名也其小臣掌小命小法儀之類祭
職同義小臣不解僕臣亦僕也御僕御僕御僕御僕御僕御僕
以下六職亦設儀辨位之意而正位擬命正其身以正天下之
正尤政政典者所以探其本也○東萊呂氏曰參僕皆御之臣後
世視爲賤品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蓋相必用之不潛消
奪於其真而明乎顯誠於昭昭抑未矣穆王用伯冏爲大僕正特
作命責而以朝夕承望之其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
側媚其惟吉士則命一伯冏而舉僕侍從無待選擇矣此爲治之
體也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道其後者
果不出僕御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愛
思深長猶不免躬蹈其失人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懼哉

周禮 卷七 六 寅清樓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稱隸僕者掌朝
寢掃除之屬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稱弁師者掌上下弁見之
易故名也與上職相次者

蓋宮廟之清嚴冠冕之雍肅皆正服位之意故與或曰此職與天
官夏采錯簡弁師與追師之屬相連而夏采復於太祖四郊又與
祭僕復於小廟隸僕

復於小廟相連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
今

之鐵也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鐵掌之故名也此下六職乃
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器械之需故次諸此而司甲獨尊焉爲諸
官之長者蓋先自保

而後攻人之意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兵謂五兵之屬
亦掌之故名也

其兼掌五盾者亦

先自保之意與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戈盾之
物故名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弓矢之類故名也司弓矢者與司甲同者司甲
特其體先之而已此亦自爲諸人導人諸職之長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
言善

也掌弓弩矢服之類其
善繕弓弩用者故名也

樂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樂音猶○名樂
人未詳鄭司農

曰樂師謂之樂王氏曰木乾曰樂弓一歲美備再歲受成乾久而
後用故謂之樂也按其職掌受財以贈弓弩矢服之工則樂藝物
料乾善之通稱而造弓矢尤以乾爲善

故以名其官木職所謂樂者此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戎謂戎車也五路車路以即戎是也
右即司右之右戎右齊右道右之屬

掌居右驂乘故名戎右視諸右員倍者兼爲兵使也諸右皆不言
府史胥徒同右職其總署也不列司右之下者司右當非其所

周禮 卷七 七 寅清樓

御僕但宜理之而已此下九職皆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車乘之
儀故次諸此也○疏曰凡戎車師居中御居左餘車皆尊居左
御居中而其勇力之士則皆居右也此戎右也而註云田獵亦爲
之戎何也按中陳王路居五沐路以田此不處田路之左以田
相類故相兼也市車王路居前而戎路在後此戎右在前且御獨尊
於諸右何也夏官尚武故尊而戎路在前也難說曰諸右自戎右而
外勢奴僕自戎僕而外皆隸於司馬者凡

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車一職以師律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謂齊車也五路王路以祭
及金路以賓皆是也齊以承祭而敬賓亦如承

祭故並名齊也○註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
神明也疏曰按曲禮註春夏之朝受贊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之觀
贊享一受於廟是朝覲敬宗廟也又按觀禮及司儀會同時設方
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之是會同敬神明也愚按註疏得之但其
謂春夏受贊於朝則歷效諸經

文皆非耳詳見秋官大行人

道右上士二人道謂道車也五路象路以視朝疏謂朝以行道故
名道車也每日視朝行事象故戎右等皆有豫藏

於外戎故豫藏車也

道右中士二人

道右下士二人

道右府一人

道右史二人

道右胥四人

道右徒八十人

園師乘一人徒二人散於野曰牧息於室曰園師即廢序也一日
馬為麗園師掌牧園人養馬故名園師也

閑人良馬匹一人驚馬麗一人良善驚恐也居閑師之下掌養諸
其土園師馬馴夫之屬止據良馬而言者蓋以驚馬器之與無從役者自為之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

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八人方謂九職之方也掌以地制九

職故名職方而為十方以下十一官之長其本職中該大司馬制

圻封國建牧設監施職分貢三者之法而其下據方合方訓方匡

人擇人諸職又兼事大比小之法之意政典與典備於此故魯魯而

真亦多也○雜說曰置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形

方山師川師此一項官與司徒二處二術土訓誦訓類相關宜屬

地官而今乃屬夏官者司馬職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所以

不屬司徒也山林川澤之官司徒乃會其財物而已恩按大司馬

掌九伐之法而謂之主諸侯者征伐所以正諸侯之不正也易云

周禮

卷七

十

寅清樓

豫列建侯行師建侯以正其始行師以正其終故

職方以下次於夏官之末以善始為善終之道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

地曰土掌土地相宅而

建邦國鄙故各名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掌來

物貢者遠方之民致

故各名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合同四方

志行也之財物與其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掌以

道其官以及其

民者故各名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謂地域之

此其小大故名也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辨

之名物與其利害而辨之掌辨之名物與其利害而辨之

不以封故立官掌之掌辨之名物與其利害而辨之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辨

於山故故名也

遷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遷原

掌四方之京服名物

以贊封邑者故名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掌以法則

擲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擲探同○掌探上德意與其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周禮

卷七

十

寅清樓

人徒八十人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而及都家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司馬為序職正文誤在此而此

序官正文家司馬亦如之句又誤在序職蓋互錯也家司馬亦如

之者其官若役猶都司馬之數每家上中下士各若干府史胥徒

各若干也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其職亦猶都司馬之職但

都司馬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而家司馬則各使其臣

以正於公司馬也此其序官序職義以類從亦顯然矣況家司馬

亦如之句若序職則其職亦如都司馬之掌其兵馬與政學

以聽於國司馬也而此序官乃又云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是

彼此矛盾豈字句之小誤而已哉且春夏秋諸官皆置王官於都

家司馬使征伐自天子出之意也兵刑禮刑為較重而謂乃謂家

司馬使之數則其放乎都以為官之數例凡其明而後官家士序

官有云家司馬亦如之則其文亦若合符也典籍亡散宜加體玩向

王官南馬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

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

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首序大司馬職比首職○

職也邦國之職而高者謂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

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

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首序大司馬職比首職○

職也邦國之職而高者謂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

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

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首序大司馬職比首職○

職也邦國之職而高者謂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

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

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首序大司馬職比首職○

職也邦國之職而高者謂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

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

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首序大司馬職比首職○

卷七

寅清樓

卷七

寅清樓

侯胡氏曰我祀國之大事也民以訓軍旅示之以武取物以致
祭享示之以順也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春夏秋冬之仲皆
常時也則用車馬之器見羽旄之美與族屬之相告也可不謹
乎中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振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

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

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

禽以享初發音鉦舍去弊振註讀為第王氏讀如字帥去聲初

發之也初發音鉦舍去弊振註讀為第王氏讀如字帥去聲初

政令也以大閱羣吏戒修推之尤可見振旅之具也軍各有所

分選具其在車甲士若步卒之教也皆契兩軍實之凡要節小事

師田以簡籍者也號名謂以職職職於門上如旗物而小即下

名象之屬也帥之言統軍將之通稱以門名未詳註謂古者上

為軍將為治於國門若魯東門渠仲宋相門右師之類或謂

門之名也按二說或說近是顯通謂公邑之屬家通兩地之

屬鄉謂六鄉之屬野謂六遂之屬縣有甸縣縣都數者故稱各

也百官猶司常之官所謂尼縣大夫士之屬象之言表也辨別

田於日中而後發令則以待夜事故以六者象之其他皆如振

旅謂執路鼓以下也夏田曰苗趙氏謂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法謂執路鼓以下也夏田曰苗趙氏謂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別春秋也約夏祭名也餘見下文及司常○昭川王氏曰振旅

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此軍事也古者畫戰則日相視

為之旌旗夜戰則聲相聞故為之號名教養舍欲其名聲相聞

相列而已辨號名因其宜也王與之曰此教下寨之法也休兵

師宿火而後發令則以待夜事故以六者象之其他皆如振

旅謂執路鼓以下也夏田曰苗趙氏謂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法謂執路鼓以下也夏田曰苗趙氏謂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卷七

周禮

卷七

寅清樓

形耳所名之也世設議於小旗而宣以審此表於各旗物而示以
用形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會於庭中也惟秋冬物象盛衰先後而後獻以祀飭養祭四方以
報成萬物也○鄭謂以旗以一軍旅之目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
之司馬馬雅王侯所建不改其官史則皆互變說可考也按孤卿
也師都也軍史也三者不同名其實皆孤卿也而孤卿大夫士
也州里也鄉遂也百官也四者不同名其實皆大夫士而大夫士
有州里也鄉遂也百官也四者不同名其實皆大夫士而大夫士
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公邑之吏與采邑
之餘地皆謂之公邑王制謂之開田自其地計之曰鄉遂與采邑
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建而載者施也蓋王畿內官更之衆有三
節制之孤卿鄉遂之大夫士及公邑開田之羣吏是也民於每歲
治兵大閱習安其教一有軍事師其旗識其人安得不如子弟之
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愚按二職所建所載之五旗諸儒多疑
其說獨鄭氏此條所云五建建載為得之夫其云五建建載者何
也蓋當以無事建旗物有事建旗物而旗物之六建建載者何
野有定地孤卿與大夫士亦有定地也而孤卿大夫士散於百官
府師都鄉遂鄉野之中則無定名也其在野則或為軍史之屬而
習兵戎或為軍史之屬而掌其法今又無定職也如司常職
稱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矣而此則稱師都建旗鄉遂建旗物者則
都中之孤卿鄉遂中也又司常職無軍史百官而今稱軍史載旗
官載旗者軍史百官即師都若州里之有田事而皆兵戎者也非
司常無軍史百官也司馬之郊野即司常之縣鄙皆稱載旗者也
公邑之吏即以鄉遂法治之也大閱禮嚴大然第簡修其法而已
故建旗物之孤卿大夫士序於師都縣鄙諸建旗物之上若治兵
則象出兵也故特舉建旗之軍吏於建旗物與建旗之前也二
職所建之五文起義如此而或疑其兵事之變甚或疑其文誤也
何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職法虞人聚所田之野為表
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曰司馬建旗於後表之
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
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
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周禮

卷七

大

寅清樓

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受表乃止三鼓擁鑼車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鑼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關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鑼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若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天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鼙獸於郊入獻禽以享蒸

二陳車之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天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鼙獸於郊入獻禽以享蒸

周禮

卷七

充

寅清樓

而又巡而察之使險地則卒居前爲警備而平原則車居前爲營衛也擊鼓出禽獸使之可獲逆者逆敵禽獸使之不逆羣司馬即兩司馬銜枚以止也納官爲公自取爲私取左耳以計數於公也所弊者所當止之處鼓戒日鳴鑼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關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鑼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若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天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鼙獸於郊入獻禽以享蒸

二陳車之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天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鼙獸於郊入獻禽以享蒸

之得其待士庶子也至有功則餐食之外養其割烹之事酒正
其酒是也也有不幸之事則弔勞之此是也愚按大僕掌公卿之
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御僕掌庶民之弔勞皆直官掌其弔
勞不言相王獨士庶子則司馬相王弔勞者蓋士庶子最近者於
王故王必親弔勞而餘則或王或大役與處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
親之或王有故使諸職攝之與大役與處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
致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台諸侯之
六綱與去聲屬音燭○處猶謀也謂司徒司空謀事而與之也植
猶卒營成則屬役賦丈耒以授帥者要者計功程之書也屬植則
知衆之多寡受要則知功之上下帥者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
從王而此帥令之也合者大射以諸侯爲六綱凡大祭祀饗食羞
十二人射以掌以六綱射三侯而此配合之也

周禮

卷七

寅

寅清樓

小司馬之職掌此序小司馬中大夫二人之職也鄭氏曰此下札
札燭文關者見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掌下其文多凡小祭祀會
矣凡小祭祀等皆是於下總結以此知札燭文關也凡小祭祀會
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此職末例言之也會同
謂小饗食如饗老孤士庶子及公食大夫之類射謂燕射之類小
師田謂命將行師及凡田之類小喪紀謂夫人以下及王子之類
其法以大司馬職大
其以下對推之可也
軍司馬此序軍司馬下大夫四人之職
而此序軍司馬上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車之官也
與司馬此序與司馬上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車之官也
氏謂方里爲井方三里有奇爲十井出車一乘方百里出車
千乘其說蓋依王制孟子也馬氏謂方十里出車一乘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奇十萬井乃出車千乘其說蓋依禮司馬法也
由包氏說八十里出車一乘由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而朱子
疑馬氏爲可據者放漢食貨志四井爲邑四邑十六井爲丘出
馬一匹四丘六十四井爲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是謂乘馬一

成十里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戎馬四匹兵車百乘是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其說與馬氏同此朱子所謂可據
也朱子於論語或問云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戈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
宮詩傳又云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戈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
二人是一乘七十五人也而孫子作戰論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
騎車千乘帶甲十萬當公計馳車千乘也車千乘也杜牧註
馳車戰車也車千乘也車千乘也車千乘也車千乘也車千乘也
人又戰車也車千乘也車千乘也車千乘也車千乘也車千乘也
人是合二乘車一乘爲一隊也曹公杜牧註如此蔡季通每論
此事以攻周禮軍制皆合朱子孫謂此也曹公杜牧註如此蔡季通每論
凡百萬人爲萬乘萬乘爲三鄉具三軍三遂賦之凡七萬五千人通都
邑之師凡十萬人爲十萬乘三鄉具三軍三遂賦之凡七萬五千人通都
法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計戰車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也
乘之土卒凡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其重車三百七十五乘之
徒卒又九千二百七十五人營其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戰車士
卒之成數而其言公車千乘者舉通國戰車之全數昭公之蒐得
稱革車千乘則其革車之全數也左傳乙卯楚師軍於郟丙辰楚

周禮

卷七

寅

寅清樓

重至於郟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車在後故無抄掠之患漢志
丘出馬一匹甸出馬四匹以駕戰車也其丘出牛三頭甸出牛十
二頭以駕輜車也輜論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左氏謂之賦與廩
經傳之用之而敗以不教民職是謂棄之此之謂矣愚按舊或訓
廩爲衆今推考衆說當訓爲車而此所論馳車革車徒士之數則
先儒所謂分數明者也故
行司馬此序行司馬中士四十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車
僕也凡軍中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法猶後世都虞
廉不司之昔王儀爲司馬昭司馬得以上將之得失法猶後世都虞
軍車凡行則爲乘載止則爲營衛戰則爲衝突掌其出入使無離
七也步不慮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掌其行伍及坐作進
退之法使有所統攝也與司馬爲上士行司馬則中士者與皆
十大夫所乘且以爲營衛故也○雜說曰先王立法以明示民獨
軍旅之制曲加諱晦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役其
射於九式解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最易其軍伍之名出

入變化使民不知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患故凡爲是義吾用而不示民者爲德微也王與之曰三代國客不入軍軍客不入國義禮古固軍實森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而用之事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寧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皆不傳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其益如此而斯張氏曰先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此其不欲觀兵固非弛兵撤禁召致後侮以爲好仁者也而亦何事於秘而詳之哉且如所說則冬官一篇盡闕又將何以爲之詞也愚按張子之論甚正蓋本註意而爲言也雖說及王與之詞云雖亦若周子所謂聖人之德者然放六官之職其於邦國都鄙皆布法於萬民必懸象而政官又以四時通教之蓋王道若此其大也六官不懸象者惟禮故歲終亦無致有事乃讀禮書耳政官不如是也然則諸說似亦有見而世之遊人策士或假爲陰謀秘計之說者豈先王之遺哉

軍將

師帥

旅帥

周禮

卒長

兩司馬

伍長

以上六職並闕義同上

卷七

三

寅清樓

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此序司勳上士二入下士四人之爵差也功在王爲最故尊稱曰勳功在國次之故正稱曰功功在民者有常故曰庸功在事者必勳故曰勞功如盡力溝洫之力圖治不懈故曰力多如上多前虜之多積戰有功故曰多此總言其因功以定賞也○疏曰六者皆判文爲義散文則通左傳舍爵策通也鄭氏曰司勳功等有大勳勞於天下則勳亦爲勞也此大民功曰庸爲其功安於無形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効於民事而勳民於戰非下道所右故後之也愚按六者註謂補王若周公保國若伊尹之屬蓋畧舉以明例耳非伊尹不輔王周公不保國之謂也

武以功爲難與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廟司勳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此司勳之功也功書於太常之旗與日月爭光也死與於太常之祭由先王先公而享也詔者以二者詔王行之學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抵也祿副也其正藏於天府也

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參三同正征同○此申言及賦役之屬食參之一謂猶有國征也說見大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買

馬質奴買同價下同○此序馬質中士二人之職也質之言平也量度也買馬則以三物量度而平其價也駕下也按人職馬辨六物此不言種馬齊馬道馬者夏官以夏官爲重主齊其力即駕馬亦以力爲耳故於人養養之外特市以併懲缺也若齊馬道馬各齊其色而種馬則以色力兼養特於其中綱惡馬綱雖也惡馬選綱惡用而非以任重致遠也故不及之與綱惡馬綱雖也惡馬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

周禮

卷七

三

寅清樓

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更平聲○有司以給公用也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價直者爲後驗也更猶代也旬十日也入馬耳驗其死也物部三物之物也十日之內死者任則十日必養符之過惡故令受用者代償而必欲齒與毛與價三皆如故也十日之內死者任則十日必養符之過惡故令受用者代償而必欲齒與毛與價三死各償以或田或之而己其齒毛與價不苛之也至又論十日之外而死則任用之日幾非養符之有關係使馬幣入其布而不責償也任載也以載之無重又行之近道齊其勞逸此明任用之法也或又謂古者十年爲甸馬年過二十歲後不更也然馬若原詳給公用爲安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籍者○疏謂買相員篇末有原之原謂再賣也蓋馬同氣故禁之○王昭禹曰物有異類而原氣相爲消長盈虛其勢不兩盛也以天文考之午爲馬辰爲龍馬爲龍之類爲龍之精歲再逢則盛盛馬衰故原籍爲禁也自非深通輪命之理者不能及此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此序量人下士二人之職也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朝音朝下同○

周禮

卷七

畜

寅清樓

軍之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也... 凡祭與禋人受畢歷而皆飲之... 凡祭與禋人受畢歷而皆飲之... 凡祭與禋人受畢歷而皆飲之...

周禮

卷七

畜

寅清樓

凡祭與禋人受畢歷而皆飲之... 凡祭與禋人受畢歷而皆飲之... 凡祭與禋人受畢歷而皆飲之...

火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國以納火從者謂從國為出納也
冷之則從矣此言工作之用也○註曰日出火明以納火從者謂從國為出納也
為之左傳鄭人歸則火未出而作火明以納火從者謂從國為出納也
政又言施火令則不惟掌火禁也若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同
和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彼二官掌火禁不掌火令也鄭知出納火
是陶治之火者以上文變火是飲食之火知之也葉說王氏曰火
之為物燭燁以為明而食飲之則強弱相勝而氣不
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可救故四時各取其所以生之木以
爰網大吏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滯於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
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時火之用在人其出納有節自非深知
夫陰陽之機者孰能與於斯明齊王曰萬物之所以生二氣而
已陽盛為火之熱而物資以暢茂條達否則萎陰盛為水之寒而
物資以縮聚凝凝則散火有出伏失出則過盛失伏則傷陰此
春秋所以出火納火也冰有藏廢不藏無以抑伏火不廢無以養
伏陰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故調元者
以宣助陰陽為貴司維歲人之屬皆此道也思按時則流火令承
上文季季春秋而言也注乃引仲春焚萊以實之則時字無着且
如是則仲春已今出火是時經也時兼春秋令兼出納止以一時
抑又漏矣凡祭祀則祭燔祭以報始燔者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
抑又漏矣

周禮

卷七

天

寅清樓

有刑罰焉○者皆懲其不謹也疏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
火弊獻禽春田主用火若擅放火則有罰也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柵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

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此序守固上士

人下士八人之職也城郭之屬以固其守故修之此言固之勢也

士庶子之屬以守其固故頒之此言守之人也飾器言矢千櫓之

類材器輕重藩落之類設以禦變分以備用均以給養任以役

則以集事凡言守之具與其事也○王氏曰士謂公卿大夫之適

子已命者庶子謂其家子未命者衆庶謂其地之人民也指其守

則遠近均勢更而守政成矣公卿大夫流職於內而子弟守固

於外此所以內外一心休戚一體而無他虞也○仲王曰士庶

子宿衛王宮不宜復掌城郭柵固有大故則特頒而守之司士職

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

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守者之守

御通守政之法務亦通也甲兵甲役力役皆有司掌甲兵力役則

通則與有司帥而通之以助不足此因分守之事以明合守之意
也○明齊王曰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
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而通其守政聲勢相援或有變
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以有餘而費其不足也
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警以號戒○鼓人職號戒而戒之也此又
言守之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
事也○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守固之職固者固險為
固也此又歷言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此序司

險掌六人之職也國曰圖野曰險○職城郭之固木職山谿之險下

職封疆之界故各以名也○險猶險也塞也達通也山林之阻則開

之也此極言險之大也○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

有守禁而達其道○道路也樹植也植林木為藩蔽也此約言險

之實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也○藩塞蔽也以藩塞蔽其阻路使奸宄不得害之其屬謂衛

及其地之民也此因常以及變也○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之險遂溝洫滄川非止傳旱潦而已○明齊王曰職城郭之固木職

火以燭刻。恐日夜永短之刻難分。故守之以水火。而及冬。恐水凍。而燭不下。故又以火鑿。鳴水使沸也。○疏曰。漢法以器盛四十八

寅清樓

射之大名士自無大射其凡射之儀皆從畧而其與於大射其射

寅清樓

周禮

卷七

辛

寅清樓

請唱獲之人容謂蔽人之器義見服不氏勸虞之屬皆詩名歌以爲節勸虞節凡有九節先以聽而門節以射是爲五節正射以聽而三節以射是爲二正云正者樂以聽爲正而餘兼以射也此以王度數而制以爲法因其動容而制爲儀自王以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獲與容視侯其樂節或九或七或五其正或五或三或二此射之法也以是治之內志必正外體必直持弓矢必審固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古之射者行同能合則別之以射而勝者飲不勝者此射所以有耦也陳君舉曰王大夫射張三侯者養人主不爭之德也以萬乘之德下與諸侯羣臣射射有中西則有勝負是使有爭也故特設三侯一侯高一侯實實弓良又有認相之名則易爲中也諸侯二侯亦此意也疏曰儀禮大射鄉射容謂之之者謂矢至中此力之據矢而言容者謂唱獲者於此容身據人而言也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則少也愚按本節通言射人掌王以下至士凡射之法而下節乃言射人專職王之大射之禮其義甚明也而舊註亂之者有二其一亂全經凡射之禮此亂全經以及諸經者也其一亂本職各射之義此亂本職因亂全經以及諸經者也亂全經凡射之禮者凡射皆先燕後射而其中爲祭而與

周禮

卷七

辛

寅清樓

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音泰數上聲中法聲正政同此乃專言王大夫射而射人之所職也狸獸名也註謂狸善搏狸步而行其發必獲故法以張侯也去猶避也服不氏執旌善侯將射則令去之也諸侯大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逐令與中車張侯又同馬師令預侯司馬令去之皆不言射人蓋王侯異禮矣告者告於王也立王之後而以矢行之高下左右告之也取猶收也射畢令射鳥氏取之也爲位者服不氏祭侯而爲之位也中者安算器也大史節中算而與數之祭祀則贊也註治射正即大射禮司馬爲政請射以從司馬也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射音石射牲謂鄉禘之禮王親射殺之牲惟秋冬射之祭天則四時常射是以司弓矢供王射牲之會司矢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云劉季擊豕而已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句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倅音萃大史之大音泰大夫受封爵於畿內者但言卿大夫則未受爵者有卿大夫爲命士者非以儀禮射人掌大夫以上而司士掌士禮之可見倅車謂武車之副從從王也王使有爵者有事於諸侯則大夫介之其王在軍之副車則有爵者乘之王見賓客則卿大夫從大史協禮事而大夫介之故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或作之或介之也比必二反僕人註謂大僕也遷尸遷於室也畢喪敬者苛罰之事也此後苛罰也親貴者居廬爲比於其服位之次

前因事責其不敬也○諸口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臣王前小
教人敘選尸於室若堂廟之象也○引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扶
左若罷以是舉此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此序服不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猛獸

易服擾之斯凡祭祀其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猛獸謂中膳羞之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贊贊也

射人也之制如屏風可隱蔽故執旌居之射中則舉旌以昭獲也

○鄭氏曰先王制官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敘猛獸或射

飛鳥或雜或奇官不可兼耶然數職雖微以供鬼神之祭祀

君后之膳新賓客之會獻是設官以備物以成禮也

射鳥氏掌射鳥射鳥亦謂中膳羞之鳥也祭祀以

弓矢毆鳥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毆鳥毆鳥謂射也

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并夾審名見司弓矢職矢著

周禮卷七 寅 寅清樓

羅氏掌羅鳥此序羅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羅捕則作羅羅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羅氏掌羅鳥羅網也鳥雅鳥也鳥泛言鳥也

死政者之老若外養酒正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此序掌畜下士二人之職也養猶畜

養遂其生教擾順其性祭祀其卵鳥可食之鳥歲時貢鳥物其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

周禮卷之八

姜兆錫輯

夏官司馬序職下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此序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八人之職也羣臣即其貴賤下文公孤卿大夫士也版籍也總謂之士者士始附於版推其本而言也登下其損益之數者周有黜陟人有存廢也年歲謂齒之壯老及仕之久近貴賤謂位之崇卑此首言治羣臣之政令指王朝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而言也治邦國謂五等之建國都家縣鄙三等之食邑縣鄙通謂凡公邑之治屬也邦以上不及公孤者侯國無之也士以下及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命之乃為士也治謂治職也詔告也司士詔於始而後蒙宰詔於終以行廢置也此大司馬治羣臣之政令通天下而言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德謂賢也行是也祿祿祿也以能受爵乃以功祿之也能謂才也若六藝是也食稍食也以能受事乃以久食之也奠之言定明始事猶未定也

周禮

卷八

十

寅清樓

矣非祿比故亦不言詔與四者皆有常式唯賜為特恩則無常也此詳言治羣臣之政令兼王朝及天下而言也○疏曰註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者以經先云詔爵而後祿也云能者既事乃食之者乃詔以爵能者若詔祿有功亦授以爵所以賢者有先試以事者欲見尊敬賢者卑退能者之意也愚按四句必如疏說乃備然賢者先授以爵此乃不易之理疏則奈其變也昔謝安嘗謂之京師將試教官以令程子不答是謂之程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求為人師而試之恐為此正朝儀也笑也退遂不行由是觀之則賢者先授以爵可見矣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夫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還朝音潮下大僕大右之大音泰從去聲還旋同○朝儀謂路門外治朝之儀也北向以東為上者尊左也東面西面之北上與南面之西上東

上者近王為尊也王族故士謂王族之得為士而留宿衛者虎士謂虎賁之士之先後王者大右即同右大僕從者即小臣蔡侯解侯之類不言士位者按燕禮明禮當在西方東面者文也其類相王也亦崇也孤卿以上每人一揖中下大夫稍卑故名以揖王揖一揖上中下士又卑故旁三揖也還之言同也大夫以上皆王揖而就位士不持揖即就位故向旁揖之其餘在路門之左右故又還揖之也前朝自路門而入燕朝則朝者皆退就官序矣掌國中之士朝王親治朝畢而入燕朝則朝者皆退就官序矣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下皆言士不言公卿大夫所詔司士也詳見射人并職未治猶射人治達諸了治教之治戒令稱凡者統舉之詞下文賓祭各條指而言之耳如饗禮大射司士掌戒士射之類皆統其也掌擯士者膳其饗見王同士為之揖見而歸贊於膳人也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相去聲○戒令士而詔相之猶射人戒令諸侯公卿大夫而詔相之也同姓有族謂之禮故賜爵以昭穆為序詳見祭統割牲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割制牲體也羞進也

周禮

卷八

二

寅清樓

為介使去聲○適四方使謂為通聘四方之使又言為介者其上士猶射人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卿大夫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披音並去聲○作士掌事以下亦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也披在柩中兩旁各三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為披守謂所守之事也如守之守即司士致之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士之守即司士致之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士之爵祿所貢士也任猶職也三歲則稽其職以賞罰其君也○明齊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凡邦君之子卿大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在其中或將用於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致其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所謂進爵祿地是也但記專言射人而已此稽士任則以其任職觀之為得其賢否之實也愚按王說詳矣尚書大傳云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初賜以車服可矣再賜以車馬三賜以虎賁號曰命名此乃稽邦國之卿大夫士而進退之也則惡矣安司士職有二義前三節通舉而言此總職也其下則指士而言此專職也

周禮卷八 寅清樓
正凡國正弗及。大子之大音泰正並同征。○大事如下文喪祭賓客之屬甲兵之事若有故頒守之屬公卿大夫聽於王故其子聽於太子也。有司若伍長卒長軍法若坐作擊刺及賞罰之法司馬非正謂兵賦凡國正弗及謂凡力役之事以致於太子故弗正以其子故弗及也。○其關呂氏曰古之爲國其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之謀也國子之修也太子之學其君臣相合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則情相信則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而君臣之交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也。愚按本職謂之諸子而記文世子及燕義各篇皆謂之庶子諸庶皆衆詞該凡適子及太子之教治則支庶爲主者王制諸侯卿大夫元士之衆子不得與典其適子皆入於太學此所以師氏保氏之學在公宮之左以合教而進退之也故諸子之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與師氏保氏相表裏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正者大音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而此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器正者受之司干以授之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子之倅子之卒義同後倅此。○此序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職也。國子謂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倅之言副也其適長爲正體而與下凡適子妾子之屬非正倅也倅名倅也謂國子之適於父有副倅之義而名倅者非戒令謂其教治辨其等正謂進業之高下倅謂父爵之尊卑。○疏曰按王制樂正崇四術以造士凡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王太子王子亦國子此註不言者彼樂正造國子含有王太子王子故文王世子篇成王猶在學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致國子於王太子王子也。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

周禮卷八 寅清樓
正凡國正弗及。大子之大音泰正並同征。○大事如下文喪祭賓客之屬甲兵之事若有故頒守之屬公卿大夫聽於王故其子聽於太子也。有司若伍長卒長軍法若坐作擊刺及賞罰之法司馬非正謂兵賦凡國正弗及謂凡力役之事以致於太子故弗正以其子故弗及也。○其關呂氏曰古之爲國其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之謀也國子之修也太子之學其君臣相合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則情相信則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而君臣之交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也。愚按本職謂之諸子而記文世子及燕義各篇皆謂之庶子諸庶皆衆詞該凡適子及太子之教治則支庶爲主者王制諸侯卿大夫元士之衆子不得與典其適子皆入於太學此所以師氏保氏之學在公宮之左以合教而進退之也故諸子之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與師氏保氏相表裏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正者大音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而此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器正者受之司干以授之也。

國有大事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從遣車而哭謂所止行宮也。其防也。大喪亦大故之類故如之。此言適四方守衛也。遣車現魄所候從哭以安之也。此亦言應從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逼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使並去

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此必二反乘去聲屬音卒伍比次之如軍法也。比其乘者比其馬使同力屬其右者屬其使人使同心也。○疏曰云卒者實十二年傳云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也。云伍者司馬法云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是也。鄭氏曰凡車三三爲小偏九乘三五爲偏車十五乘五五爲大偏凡二十五乘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爲卒又謂之廣凡五十乘是令二師五千人之車也。五偏爲伍凡

國有大事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從遣車而哭謂所止行宮也。其防也。大喪亦大故之類故如之。此言適四方守衛也。遣車現魄所候從哭以安之也。此亦言應從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逼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使並去
國有大事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從遣車而哭謂所止行宮也。其防也。大喪亦大故之類故如之。此言適四方守衛也。遣車現魄所候從哭以安之也。此亦言應從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逼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使並去
國有大事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從遣車而哭謂所止行宮也。其防也。大喪亦大故之類故如之。此言適四方守衛也。遣車現魄所候從哭以安之也。此亦言應從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逼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使並去

四方使謂為通聘四方之使也從士大夫謂從正使而為之副使
蓋其中士從上士以上而其下大夫從中大夫以上與有微事
微師役也則自奉誓以使之矣此言使命也○明齋王氏曰書齊
侯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糾於南門之外虎賁百人即此
虎士也以虎賁為名虎賁人逆子糾之官逆子糾若職任重如
此而周公之戒成王復奉於綴衣虎賁之屬蓋以其朝夕近侍
至尊得正人與居乃足以養威
君德也則所謂虎賁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此序
即謂左右各八人也然車輪不定故持之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
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車旅則介而趨衰前從○紀實則吉
服各以類也○註曰上助祭服爵弁會同則服衰前從○紀實則吉
服各以類也○註曰上助祭服爵弁會同則服衰前從○紀實則吉

周禮 卷八 五 寅清樓
有二人率其屬八百人或先或後於王之先後也旅賁氏言左右
夾王車者乃中士二人及其僚十六人或左或右於王之側也虎
賁氏所率猶役也而旅賁氏則自以其僚制兵械徒役少而職
員較多矣此所以名官以族但自為扈衛而不及守衛之屬與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養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
如之郊祀養冕二人執戈送遊尸從車大音恭○此序節服氏下

永洋袞冕九章王祀若朝之服日月為常其所建之旗若諸侯則
上公之袞冕有降龍無升龍侯伯以下見服通殺而其旗亦各有
節矣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謂大裘而冕重謂尸車也春秋傳云昔祀夏郊董伯為尸○註曰
掌袞冕者從王服也袞冕亦從尸服也禮天子之旌長曳地旒十
有二旒兩以純組纁故旁各三人持之也疏曰註謂從王服者明
節服氏所服與王同也郊祀尸與王同大裘故節服氏亦如之平
仲王氏曰如註義則袞冕六人句袞冕二人句也而後儒以節服
氏為掌王服之中節者蓋掌祭祀朝覲養冕六人句袞冕二人句也
二節乃其本職而六人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大略謂王在轡上參乘一人導前一人旁行六人皆見服則從王
服姑從鄭註可也愚按序官鄭註及明齋王氏皆謂為王節所衣

服而註於序職乃又以從王服釋之何耶夫從王所服者蓋謂一
以飾容衛一以謹防閑也鄭氏謂職本下士服天子衣旌旗荷戈
以趨於禮何居則此不但飾國體而抑亦當所謂澤雉者乎但本
職解作以其節為王服之義理固較正而味鄭義冕為句何似
未完或疑周官多脫文
鄭氏之下當有脫誤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

以索室毆疫 熊皮示其猛以搏病也黃金四目示其明以驅鬼也
玄衣朱裳以爲容執戈揚盾以爲用百隸帥百隸而時難

大喪先薦及墓入殯以戈擊四隅辟方良 方良謂方相也○
而大喪先薦及墓入殯以戈擊四隅辟方良 方良謂方相也○
而大喪先薦及墓入殯以戈擊四隅辟方良 方良謂方相也○

周禮 卷八 六 寅清樓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此序大僕下大夫二人之職
朝立有位也以小臣正王燕居之服位推之此蓋謂治朝燕朝之
服位與下文言視朝與入之位是也出者奉以出入者入以報此
言事上也○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正王
之位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正王服位而後出入王命能正位然
後發命也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司馬何耶嘗親奉將章節使長史吹蕭事咸陽將司馬門三屬於
得見遂降楚趙克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實書得見自極
遠至京師往還繞七日後遂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忘難也○掌
諸侯之復逆 還報曰復陳奏曰逆此言體下也○王先生日復逆
回吏民復逆掌之鄉 王眠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朝音潮下
僕皆以尊卑爲大也 王眠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朝音潮下
謂視治朝也前正王位退乃復立於路門之左司士所謂大僕前
也入謂入路門內之燕朝其正位亦如治朝也此亦言事上也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
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四向鼓曰路鼓示無不通也大寢即路寢待
者待通之也達窮大司寇及朝士職以肺石

建窮民是也窮民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乃擊鼓以告於王矣
故問鼓則速而考之以通其言也此亦言體下也○疏曰卿僕
職云掌以序守路鼓放遊鄉僕也而又有鄉僕子者蓋其職凡下
士十二人分爲之而總名爲鄉僕與恩城大僕掌出入王之大命
掌諸侯之復逆賜服最次若逆鄉者與遠令蓋亦吏民復逆之屬
乃不隸於卿僕而隸於大僕何也情切以追故鄉僕之屬掌守路
鼓以通之而新以大僕也卿僕子序官序職皆不見疑是卿僕之
屬但卿僕十二人爵皆下士而改名卿僕或名卿僕子義亦有未
隱者或曰卿僕子蓋地官師氏教養之屬子所訓使其屬守大寢
之門是也其大僕開鼓聲而亦逆之者蓋卿僕之屬守大寢
庶子無事當嚴其守而有事當達其情故也○祭祀賓客喪紀正王
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祭祀賓客謂大祭祀賓客也以小臣
贊牲事專謂祭祀也蓋納亨時王逆牲射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
大宰贊其毛而大僕贊宰割七載之屬也王出入則自左馭而
前驅居左爲尊位不敵無事以畜之故自馭也此亦言事上也○
馬疏曰大僕以車前驅爲導故其在車左不敢使人馭凡軍旅田
而自馭也若使人馭車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太尊矣

周禮 卷八 寅清樓

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師田鼓以作事傳鼓以除患大喪始
崩戒鼓傳達於四方迄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疏曰
以警衆故名戒鼓傳達於四方言廣戒也縣首服於宮門謂婦人
免髮并總廣狹長短之數若男子冠裳之式小宗伯縣於門之
外也按射人職云與僕人遷尸檀弓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疏曰
弓亦云僕人帥扶左此蓋省文與檀弓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疏曰
王親往弔勞則亦贊之矣詳見大司馬職此亦言其體下也○王
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疏曰去聲下職同○王燕飲對小臣
謂贊及受也王眠燕朝則正位掌摺相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
孤卿○疏曰燕朝前正位而退已見上文此又明其掌摺相也不眠朝通
孤卿謂治朝燕朝辭猶告也上教條皆言事上也○鄭氏曰一日
二日爲幾王不眠朝是必有故若安燕而廢朝當論議以處過也
三公孤卿大臣也與國共休戚宜以辭告之○伊川程子曰大主
不可進步離正人也蓋以滿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以知長化
與心成平傳王氏曰大僕等之正服位與摺相其法儀何審也人

欲之恣無不自起居燕閒而也先王之防之也疎而微微故不勞
豫故不迫而三朝延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舉故三代之盛
衰也法家補士微也終弊而不足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法儀○此序小臣上士四人之職也
謂其掌周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
前驅○疏曰燕居小寢也玉藻王卒食玄端而居蓋王皮弁以日視
前驅朝於治朝退適路縣縣政縣政縣政縣政縣政縣政縣政縣政
服而小臣掌其服位也燕出入則大祭祀朝覲沃王濯小祭祀賓
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食音詞大僕之大音泰下同○
通言之也大僕掌大祀賓王燕飲王射而小臣掌小祀賓饗食賓
射皆大小之義也以賓射對王射者凡大射燕射之禮皆王射臨
賓饗之王射大僕贊弓矢則賓射小射皆小臣掌之矣掌士大夫之弔勞
也○疏曰賓射與大射燕射分爲三射其失基矣掌士大夫之弔勞
凡大事佐大僕○疏曰大事大事則佐也本職各條亦皆
事上體下之意但視上職爲降耳

周禮 卷八 寅清樓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眠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
祭帥羣有司而反令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此序祭僕中士六
祀註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謂攝祭者羣有司謂凡執事
者戒具見大小宰令猶命也誅責也祭其敬而責其怠也此正言
不親祭之事也○劉氏曰王之於祭祀也祭其敬而責其怠也此正言
不親祭之事也○疏曰官之屬各職其事古者爲戒具可謂盡敬備禮矣然其初王
不眠之事也乃設祭僕專受王命以眠祭祀而戒具司糾百官是代
王躬其事也聖心如此故祭則鬼神享帝假而受福也王氏曰祭代
其煩王豈能一一親之特設祭僕六人董事百慮不入其中以致
其精明之極所以事無失禮也○疏曰二說指王未祭而命眠非王
不親祭也然觀既祭反令則註謂有故不與者得之或曰下文明
言王之所不與則此不合以不親與祭爲言曰下文自以邦國都
家地遠而禮不得與此則本王所祭但以大喪復於小廟小廟謂
有故而不得親耳與王所不與義殊也○大喪復於小廟小廟謂
下對太祖而言也復招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餼都家亦如
魂也此因祭而及之也○與去聲○不與註謂同姓諸侯有先
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與去聲○不與註謂同姓諸侯有先

爲君服充耳以青爲鄭大夫服充耳以素爲士服蓋黃青之屬即
采前藻疏亦難繼之通稱與是皆就句屬下於義爲順也學者并
詳

司甲 此序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職而今關也○王氏曰
甲與兵一也周官先司甲而後司兵蓋費誓亦先言殺乃甲
胃敵乃士而後言備乃弓矢殺乃戈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
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此序司兵中士

兵制擊刺鉤斬之兵有五也五盾謂舞用建設之盾有五也物謂
名物等之言蓋謂功治上下法謂軍中所用五兵多少之數也受
兵輸謂旋軍之時受所輸納之兵用兵謂行軍而外用以守衛之
兵也按林官職金之全貨司馬之器謂皆入於司兵而本職不詳
者蓋物等之用受 祭祀授舞者兵大喪獻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
會同亦如之 鄭氏曰五兵擊兵刺兵鉤兵與斬兵二也學

周禮

卷八

士

寅清樓

兵曰受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鉤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
三隅戟曰戟二也斬兵長者斧曰鉞鉞曰揚三也短者曰刀曰劍
四也鉤兵曰會矛曰夷矛五也五盾祭祀朱干以舞一曰小戎詩
龍盾之合乘車所建二也又蒙伐有范註稱中干武車所建三也
旅賁所執四也合設藩盾五也愚按司馬之五兵據唐人職車之
五兵而言也鄭說較詳蓋凡所用之五兵異於車之五兵矣司兵
職兼言盾司戈盾職兼言兵互文也雖兼言盾而其下言授受兵
者七無一及盾則所言五盾亦攻敵先自保之意也司戈盾雖兼
言兵亦以戈與盾相連
故及之耳學者詳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此序司戈盾下 祭祀授旅賁受故士

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而禮者互文耳舞者兵謂朱干之類 軍

旅會同授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
藩盾行則斂之 乘舍斂並去聲○王所乘曰乘車副曰重車其授
初不言戈盾旅賁職亦止言介服皆互文舍猶發也設藩爲藩衛
如今之扶蘇然斂猶收也○東萊呂氏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

不遠司凡用兵必取之廟則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皆此意也
如鄭莊公授兵於大宮楚武王授師子之類此見春秋之初其制
尚存雖說曰出革車一乘凡甲兵戈盾旗物鼓鐸悉備鄉遂之
官簡其兵器是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
授之師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王所乘曰乘車副曰重車其授
鋒鏑欲兵不在民不抑揚竿之失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
之意異矣明齊王曰凡出師未邑之公卿大夫亦各有其兵盾
之屬故此掌頒者惟王之祇車所授乘車所建與旅賁虎士所授
及舍所設而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各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此序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職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
職而總舉之也法謂長短強弱之屬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
中仲則職言職○獻謂受獻於祭人也蓋盛矢箠也按案人職春
獻肅肅獻成此不符者蓋肅肅後弓弩先成矢箠次之王氏謂獻
肅以弓弩爲重獻成以矢箠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
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狩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周禮

卷八

士

寅清樓

者其矢箠皆從其弓 樞音對射音岸使去聲○此以下分言其出
甲而射之是也射皆堅以勁故弓最強也射侯五十步易射鳥獸亦
質是也二射皆堅以勁故弓最強也射侯五十步易射鳥獸亦
中而已二射皆堅以勁故弓最強也射侯五十步易射鳥獸亦
凡勞於王事者養其力三射皆安以和故弓適中也從弓者每弓
各一箠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攻守相迫近故弩用
百矢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攻守相迫近故弩用
用稍強無王狐最強者弩恒張不弛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
往禮少若王狐恒服弦使矢不疾也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
守城車戰殺矢絜矢用諸近射田獵絜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彈
矢用諸散射 絜謂結反絜音增絜音石○本節多未明今姑以註
皆弩也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殘牙矢也絜矢象馬絜之
言結結大以射也殺矢傳藥而射言中則死絜矢象馬絜之言候
候敵近而射也結絜於矢謂之絜矢絜矢象馬絜之言候
也安居恒用謂之恒矢彈矢象馬絜之言候也安居恒用謂之恒
凡禮射及習射之屬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
餘詳考工記矢人

乘自既凡有牲事則皆馬言前車王見牲則俱而式按下車而齊生○按三右職皆同而戎右界於僕者戎僕掌之也齊右屬關於傳命王平仲以為禮法之地主肅無言者得之耳諸僕皆掌制車之政獨齊僕關其文焉亦此意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此序道右上士

也故謂之道車自車上諭命於從車從車下同○從車見取

之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車儀如記立視五

過轂之類齊右亦然省文也式則下前馬猶凡有牲事則前馬五文也以蓋從車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此序大馭中大夫二人之職及犯馭王自左馭

馭下祝登受轡犯馭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

乃飲轡音馭祝音祝轡音止轡音凡俗作轡誤○轡祭名也犯

乃飲謂轡也轡將出於國門外封土為山象以善勢若若相為

周禮卷八寅清樓

神主祭以酒脯既祭乃以車轡之而去馭馭山川之義故名馭

若馭前之轡也僕即謂大馭也將馭祭大馭下車祝神王代之馭

視既畢登受轡王以酒酌之大馭乃以左手受轡右酌酒祭軹若

轡然後乃飲而犯轡今言受轡犯馭在先而祭飲反在後凡馭路

者先約舉之也○疏曰此據郊祭之時故有犯馭之祭凡馭路

行以肆夏趨以采芻凡馭路儀以轡和爲節齊音瑟○凡馭路註

大寢至路門趨路門至應門也肆夏采芻音樂章名詩和音餘

名篇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鳴鳴鳴鳴則和應故奏樂章以節行趨

而及於鈴聲以合其節也○王氏曰行欲得歌歌以節之趨欲

齊歌采芻以節之入與車之疾徐皆然此樂師教樂以節之章大

馭取車而應其節也行趨有環環之聲鳴鳴於左有車之行趨

又有和聲相應於和軾所以養主聰明而具備之心無自入矣

戎僕掌馭戎車此序戎僕中大夫一人之職也如諸僕掌王倅車

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兼革車以即戎及經持會同之革車而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此序齊僕下大夫二人之職朝覲宗遇饗食

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朝覲宗遇饗食

車送迎其遠近以爲等爲節也諸路皆有副獨大馭齊僕不言副

蓋者文與按賓祭與朝相通少儀註朝祀之副通曰或戎田之副

通曰依也○疏曰春朝夏宗則逆賓大行人云王公之禮其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候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秋覲冬遇無逆

賓法郊特牲云親視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也今朝覲宗遇饗

食皆乘金路以迎者謂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於廟即各

迎之法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齊音同○此序

二人之職也早朝曰朝暮朝曰夕燕猶燕息之燕以朝夕者謂視

廟於治朝及臨政於燕朝以燕出入者謂入息於小寢及出適於

周禮卷八寅清樓

別院法儀謂燕飲之法儀也禮饗與食皆於廟而掌戎車之政令

武亦燕於寢故其逆送之儀亦如齊車以其等爲節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序田僕上士十有二人之職也田路

爲木轡稱田路變文也以鄙謂循行縣

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今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音避○佐

於佐車外特設之矣驅使之前逆驅使之退故名驅逆之車或

亦稱佐車者散文通也植樹也樹旌以告獲禽也比次也獻禽時

次其種物以數也○疏曰天子尊故戎車之乘名倅田車之乘名

佐諸侯卑戎車田車之乘同名爲倅倅倅名也是以倅弓云戰於

故巧辭而代也

取夫掌馭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使並去聲○此序馭夫中士二十人下

士四十人之職也馭車通謂諸僕車馭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

碎或佐散文則通名也從車即道右職從王之車使車凡奉使

之車皆公車故皆分公馬駕治也詳見馭馬○王氏曰自大馭至

田僕皆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其馭車從車使車而己

謂五路之馭也從車公卿大夫從於王之車使

車受使令於王之車車既衆故其員亦多也

按人掌王馬之政此序按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十人下士十有

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驚

馬一物種上駑下同齊同齊○馬極善曰種即駕玉路者馬甫曰

戎田皆齊力而用次於戎齊道皆齊色而道次於齊一類相從也

種則色力俱善驚則色力俱下此首言物類之辨也凡頒良馬而

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

周禮

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按按有左右驚馬三夏馬之數駟馬

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乘馬之乘去聲廐廐

頌者頌之僕馭以下也養謂飼秣乘謂教習師即圉師圉人

趣即趣馬僕夫即大馭至田僕左右二按即按人中大夫二人也

良馬之數謂驚之一物視良之一物三倍也馬四匹曰乘二匹

曰麗驚無僕夫者克雜役不駕於五路也乘馬至僕夫自良馬而

言養乘之職也○詳見乘馬一師至六繫爲廐其數二百一十六

匹易良馬馬之數二百一十六此應龍之策也天子十有二廐

馬六物良馬五物各二廐五物共十廐計二千一百六十四廐

馬一物二廐其數三廐馬之數每廐計六百四十八匹二廐計千

之周禮天子十有二閑也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而衛文公末年

馬至駟牝三千若以制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安得

遽如成周全盛時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

者文公之駟牝三千與齊景公駟牝千駟同種以爲僭侈夫詩人美之推本

以衛文公駟牝三千與齊景公駟牝千駟同種以爲僭侈夫詩人美之推本

於乘心塞淵絕無譏之之意則林說爲當而陳氏盡求之效也周

效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唐置八使五

十六監驪德開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而周天子之馬

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者漢唐行軍之馬一出於公周制六軍

之馬出於民而按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爾今觀鄉達之官以

府辦其馬牛之物登其六畜車輦則周家之馬政可知而亦可無

疑於衛文之三矣愚按經文言十二廐每廐當馬二百一十六

匹經文六廐成按按有左右承良馬之下言之也而註兼以指良

馬且其言驚馬三良馬之數亦未嘗言三倍良馬一物之數也而

註乃以良馬一物有四百三十二匹三倍之則千有二百九十六

匹而則疑八之當爲六此者蓋以天子十二閑是爲三千八百

當如此若十二廐皆良馬而驚馬三其數則良驚共萬三千八百

二十四匹爲三十六廐即不符天子十有二閑之數矣故註以左

右六廐爲良驚之通數一物約當二廐而驚之一物之數視良之

一物約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三之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閑以防馬木爲之廐爲一閑十二廐凡平閑名閑者閑有閑防閑

謂之義杜不善以進於善也六種以下未詳舊謂六種即種戎齊

道田驚之六物四種謂道齊田驚之四物二種謂田驚之二物十

二閑六種者六物各爲二閑也六閑四種者道齊田驚三物各爲

周禮

卷八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六

寅清樓

所應故皆幸而八陳也馬謂接人所
飾運車之勢馬亦人捧之而牽之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

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

害也邦國謂侯國都鄙謂采邑及凡公邑東夷南八蠻東南七

閩東北九貉西戎五戎六狄皆據周時所服而官也人民即下文

二男五女之類財用即金錫竹箭之類九穀即稻麥之類六畜即

馬牛犬豕之類數要謂書之綱目利通謂財用以下官則神農不若之

屬也凡此必辨而周知之者將為天下去害而圖利也○後漢王

氏曰易氏云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辨九州之國使同其利也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國夷狄蠻貊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

卷八

三

寅清樓

周禮

卷八

三

寅清樓

山其澤藪曰雲薈其川江漢其浸潁潁其利丹銀商革其民一男

二女其畜宜禽獸其穀宜稻○南齊書云江漢之南其地宜稻

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也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嶓冢在江南北江

秋傳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水出潁城楚公子格及晉戰於潁潁水

由潁陽易氏謂二水皆潁州恐有脫誤也按古今水道有潁水

城亦多不同凡各州縣者宜更以舊氏攷之丹朱砂也銀白金也

皮也禽獸鳥也河南曰潁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

榮維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

宜五種○華去聲潁洛同潁謂潁水也潁下曰○潁州在大河之南

榮陽縣在洛陽縣波澨謂春秋傳楚子除道梁潁潁水在

黃氏按水經波出潁陽縣潁水即今梁縣潁水出潁陽縣潁水

流入波通典及寰宇記皆以爲梁潁潁水潁水潁水潁水潁水

決六牲以馴養可畜名爲擾也五種謂黍稷稻麥菽也正東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

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潁音連○沂山在

淮沂出沂山沐出東莞屬郯城並至下邳入泗陰梁氏至零陵入

淮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又今省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洸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齊同盧維謂作雷顛顛師古黃氏並如

嶽也大野在鉅野河源發於兗州至兗之大陸爲九河濟發於

禹貢夏之既濟澤維會同也黃氏謂維水出魯州諸城縣盧山西北入維

非矣四種謂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茲蒲其川

惡同其好善惡如重去聲○北序合方氏中上八人之職也達者使往來無阻通者使有無相濟同者使輕重多寡不異查者使長短大小皆齊相怨相惡者除之使無侵虐相好相善者同之使相堅固○鄭語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九州其賢也然道或陷絕利或不通器用或不濟人或私所好而異所惡故命令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為質人同度量衡準制則同者一市之中行人同度量數器則同於十一等也合方氏時舉天下而面之王者大一統於無外實本諸此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此序訓士四人之職也道言也誦四方諸侯大夫為政小為事與其若臣之志皆言於王也誦誦也誦四方所傳說往古之事又誦於王也此皆以誦為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新物者王制命市方使不滯也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新物者王制命市納賈之屬是也於更始之時以所道所誦之書布而訓之今民得以此聞正言見正道而日觀新物之所出以察其好惡而正之此便無偏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

周禮

卷八

天

寅清樓

大國大國比小國華註讀作俱今從王氏讀作花比音避○此序形方氏中士四人之職也華猶被也離猶散也此序訓方氏中士四人之職也道言也誦四方諸侯大夫為政小為事與其若臣之志皆言於王也誦誦也誦四方所傳說往古之事又誦於王也此皆以誦為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新物者王制命市方使不滯也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新物者王制命市納賈之屬是也於更始之時以所道所誦之書布而訓之今民得以此聞正言見正道而日觀新物之所出以察其好惡而正之此便無偏也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此序山師中士二人之職也山林之名與物若羽獸夏翟蠃食用之類致者致於王以供燕服之類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此序川師中士二人之職也川澤之名與物若羽獸夏翟蠃國山川原隰之屬使出使珍異以供王家也明齊王曰旅裝之訓云不貴異物民乃足不貴遠物則遠人格而此以致山林之珍異為言何耶蓋物性不同自有非常之物可以致用而不可必得者故有則致之非以之供玩好而為常貢也愚按二職掌辨山川之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凡以使民貴利而遠害也此專職也其政珍異可用則使致之而此兼職也若謂汲汲焉為其私斯民者豈然哉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周禮

卷八

天

寅清樓

王卿辨其以下十七字為句註作物之以下七字為句非○此序遼師中士二人之職也遼者下文丘陵墳衍遼隰之總詞非止高平曰原而已疏謂除山林川澤而外餘皆主之是也地名如東原大陵之類辨者辨川澤丘陵墳衍遼隰之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其地之宜也封邑遼謂遼東遼東之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辨之也人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遼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邑之故職方諸屬掌之特詳

匡人掌達法則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此序匡人四人之職也法則即家宰治官都鄙之法則此指達之邦國而言也匡之言正也慝也反側猶言背違知其慝而斷之則惟王命是從而審正也○劉氏曰此亦大司馬九伐之法之事也達之匡之如是則諸侯之犯今政政暴內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誦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說悅同○此序擯人中士四人之職也擯之言察也取也王之心發於心見於政事而察取以告邦國也

商猶向也德意昭人心而皆向於王也○雜說曰古封建之法
五載一巡至周不能五載一行故復有職方氏訓方氏匡人
人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遺漢或遺諸者循行天下是亦其
遺意也民情既通上下不壅治可為矣愚按此職與訓方氏匡人
相表裏但訓方氏以四方之政事而志達於上而轉以訓於下此
則以王之志與政事而達於下而因以親於上而其視匡人職則德
政之與則法轉移深淺
亦有間矣此其異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

政學以聽國司馬之職也○此序都司馬每部上中下士十四人

眾庶謂其人民車馬兵甲通士庶子眾庶而言也國法即教士庶

子及其眾庶之法政謂教士庶子故總之也○東岩王氏曰古者國之

於師氏保氏入而宿衛不有學退在學校教於大司樂進在王朝教

其政學出入進退教未嘗不有其間非若後世教止庠序而已明

齊王氏曰都家之士庶子謂其兩鄰五大夫庶士之適子庶子也

眾庶謂應起徒役之人也凡其車馬兵甲都家司馬素相糾戒反

周禮

卷八

无

寅清樓

徵氏則率以聽於大司馬朝大夫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

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周公馭都

家之法也愚按士庶子皆謂王朝之公卿大夫有都家者之適

子衆子非如明齊王氏所謂有都家者之臣之適子衆子也然政

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學於太學其衆子皆學於師氏保氏而又設

諸子之官掌之此所謂諸子掌國子之倅者也則其不掌於都家

司馬之官固明矣且諸子職又云其有車甲之大事則帥致於太

子有司治其卒伍司馬勿徒而都家司馬則云掌其士庶子及其

眾庶以聽於都司馬公則其不得合二官
而為一職又明也宜明齊王氏為愛而正之與

家司馬亦如之云家司馬亦如之句係序官正文脫誤在此序職文

然觀職方險岡等職皆主於控制海內以不抵於駝為務兵甲等
司必先於自衛凡諸子司士射人之屬皆以辨論官材大僕等官
此待御僕從皆主於格王正厥事則伐無道誅不義以方夏又安
與賢進功為貴一正君而後可以正天下也聖人制兵之始如此
故非體天地好生之德者不可語兵非有剛大浩然之氣者不足
用兵夫豈勇夫悍卒可
與薩周禮夏官之旨哉

周禮

卷

辛

寅清樓

周禮

卷

辛

寅清樓

周禮

卷

辛

寅清樓

周禮

卷

辛

寅清樓

周禮

卷

辛

寅清樓

周禮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萬民之約制故名

而訟獄可簡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萬民之盟誓故名

也信以要之神以誨之諸相表裏而信義益固矣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邦國之職金而受士之金罰貨罰故名也此以下二職而次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凡犯政爲惡曰厲而盜賊其尤也掌其任姦財賄與爲奴

故名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賈音古○掌秋官犬人猶地官牛人春官雞人夏官馬人之屬或曰

列司厲及司圍掌囚之開者亦取其守禁囚暴之意也

周禮 卷九 寅清樓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六十人司圜即大司寇屬士之屬今獄城也掌之故名

分五等自重至輕至死而殆於宥之矣蓋先王仁民之隆如此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拘也

人以待決故名也役獨不用胥者圜土

中或以胥教道若罪囚但嚴拘守而已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音殺也掌之故名役又不

典守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

人隸之言附也屬也自罪隸至繫隸屬籍於官供奴役及搏執守

之屬後稍等其職使主官府及近郊蓋制相沿而變與次於此者

奴隸乃減罪以全法而其搏執守衛又防奸以輔法皆與刑相表

罪隸百有二十人罪隸謂罪人未減爲奴及男子從坐而入者故

無爵而人衆其下亦無府史胥徒若地官胥師雖無爵而具下

吏猶官職之意也○梁氏曰諸隸之人數以設法大衆而事其

得數太多不必他屬或不及數亦不必他補此六官府史胥徒亦

之而詳註謂五隸數皆百二十人爲限其外之隸民不在數內是

乃稱帥其民與帥四隸之隸以明之是民即罪隸與四隸而爲五

也對四隸之隸故謂罪隸爲其民非隸外餘民之謂也學者以諸

隸職屬奉

之可見

蠻隸百有二十人蠻音民○註謂征東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音民○註謂征東

夷隸百有二十人夷音民○註謂征東

周禮 卷九 寅清樓

貉隸百有二十人貉音民○註謂征東北夷所獲也○明齊王氏

伏之人民皆臣服於中國而此止於蠻夷閩貉者蓋周人世居西

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爲貴也舒氏曰自司隸至此吳氏

移屬司馬謂其守禦有故曰役夏官服不氏諸職也亦謂諸隸之

役百官皆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墨使守門則使守圜之類

其皆爲司隸之意耶愚按註以四隸爲征伐所獲蓋以其隸於刑官

而又不與罪隸同列然罪隸不守王宮野舍蓋益以爲益賊免死

之人不可以守禁衛也蓋四隸以守王宮野舍疑是輪誠納款之

民如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從之者而豈必商

藥之虜漸養之餘之謂哉學者以意逆之可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猶

掌憲邦之刑禁而執旌節以布於四方故名也六官獨刑官有布

憲者刑尤民之司命也若諸官蓋以文書傳布之與○平仲王氏

曰刑非先王之得已也教之不率乃從而刑之又淳復丁寧令知

法之不易如水火之不可蹈也如是而猶悍然犯法者可知無

得而欲別之過矣愚按刑必先以布憲者仁以上乎義也而其不
得已而刑之者義以成乎仁也此布憲與刑殺相次之意
也又次野廬以下至修閭者諸職橫闔野之守謹昏旦之司察存
亡生死之變審陰陽水火之宜無非除惡去惡與民更始斯秋官
之義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禁民相殺戮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而誅之故名也役多

於禁殺戮者凡為暴者不一端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者賓客行道所

三十里有宿是也掌其守護及凡道路之事故名也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也掌除號及凡不獨之事故名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氏之事故名也

周禮卷九五寅清樓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水草不沉而浮其職掌凡水禁及酒禁

然故名也神農書又言萍能勝酒蓋其性亦然矣

司膳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宿覺也掌夜禁之早晚使人覺知昏旦

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之哉所以謂之司膳氏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烜讀如煖掌取明火及明水之屬

皆火司燿掌變四時之國火為陽火司烜則取明火於日為冷火此夏官秋官之分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條讀為獒狼猶言狼藉也

籍然故名也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修治也閭巷門也掌七國

其閭互故名也職與野廬氏畧同但野與國異耳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冥音寬○冥之言陰也闇也其職掌攻猛

故名也○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縱猛獸以害人則傷吾仁

故特設官攻之而謂之冥氏也雖說自冥氏至庭氏十二官皆

順天心以除民害雖若傷殘乃所以愛此天之肅殺之意也故

皆屬秋官王先生日先王以善政生天下之民其與利也詳其除

害也悉觀周禮一草木一鳥獸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與

刑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也愚按秋官之職至肅清及

於庶物而義彌嚴矣此所以軍國肅清老弱遂而其極至於中外咸

賓則有恩志也冥氏以下十二職大於修閭之後銜枚伊耆二職

又次之而大行人以下諸

職乃於是終也有以哉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章讀反詳讀作藥煮之煮○庶之言除

俗以藥煮去病去毒然故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謂穴藏也掌攻猛

獸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獸音同○獸鳥翻也掌攻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音昨○攻木曰柞

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雍音或作夷註讀如蠶○殺

蒼藻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蒼藻讀為摘猶覆也藻讀如爵藻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除也掌除蟲物及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友音捕援亦除也掌

蠅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蠅音國○蠅蜂屬掌去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也本職上之鼓涿謂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之言席也清也掌射妖鳥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銜枚如簪橫銜之以結結於項以

者氏之樂是也後王尊敬老者設官以享齒
杖故亦因以爲名以上二官之次見其氏

大行人中大夫二八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

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凡賓客卿會聘問之屬之禮而又通四方而爲行人故各也大
行人其長小行人其副而司儀掌其指相行夫掌其使役故四官
別職同署與以下官次並見其氏○朱子語類曰司儀最是大行
人等官屬之司冠雖禮儀總綱然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
請刑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刑然後再拜稽首出
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冠如此等處皆
是合者如此初非聖人私意也明齋王氏曰書刑官司冠掌刑禁
結好惡除暴亂而刑禮司冠一官大宰之刑典小宰之刑職並先
之以誥邦國夫所謂好惡暴亂孰有大於邦國不道者設法行自
上不此之務而惟小民是誥猶舍豺狼而逐狐狸也行人之職在
虞廷爲四獄所謂實於四門也而周公屬於秋官主於齊之以
禮禮不克齊而以刑齊之而後有司馬之法也設官之旨深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名官已見夏官而夏官
環人掌環四方之故秋

周禮

卷九

七

寅清樓

官掌環賓客之任
器故皆以名也

免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翟秋同○象
中國語於蕃國則象蕃國傳之傳其語於中國還象中國傳之此
官有才智主譯傳故名免胥也按註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秋翟北方曰翟寄言託免言知譯言易也今總名爲象者周德先
被南方故約舉以統之翟卽秋也周蕃國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教稱每秋者亦約詞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客
禮饋獻飲食之等數
與其政治故名也

掌訝中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迂同掌邦國
之等籍以逆待
賓客故名也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
者訝士以治獄兼訝賓掌訝惟訝賓爲主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交之言通掌巡邦
國之諸侯與其萬

民而通達
之故名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其職今闕蓋邦國來朝
掌察之以防奸宄故名
官也每四方未詳或曰每方官役
之數如此或曰四方共此數也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六人其職今闕蓋邦國
所貢獻之貨賄掌
檢收之故
官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
十人朝音潮○朝者對都家而言也掌都家之治曰朝以聽國事
十人故而告其君長故掌其官士爵而稱大夫者尊王臣也國者
都家之通稱對文則分邦國都家散支則通也府史之下不設胥
而設庶子者蓋庶子爲都家庶子之有才智者主胥之任而不名以胥
以優之與次朝大夫以下於行人諸官之
後者猶夏官因邦國而及都家之案也

周禮

卷九

八

寅清樓

今闕蓋主都邑之法則者故名其官卽大宰職八則治都鄙之則
也次此者德禮先政政先刑故都家士之前特設掌法則之官以
率論之也但本官言都不言家而註乃案言掌都家之八則未詳
其義攷春官都家宗人夏官都家司馬及本官都家士皆都與家
並稱而此獨以都統家例似難通豈大都小都大而遠故特置官
以論其長而家邑小而近故不特置官而間有所論亦其兼統也
與或又謂都則之下亦
當有家則而闕文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

亦如之二職今闕蓋主治都家之獄訟以告方士者故名也家
是序官中語指官同若夏官家司馬亦如之則此家士亦如之
同也愚按此乃諸家不明夏官序職與序官錯簡而爲之詞也其
論似嚴義則舛矣
詳見夏官都司馬

秋官司冠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立序
秋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冠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

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此首序大司寇
詩究也四方即邦國之四方分言刑與諸者互文也平定也新國
之民未教故治以輕典中諸之民已教故治以中典亂國之民
致故治以重典此經言刑之凡例而其下蓋印中典與刑之民
也○東萊呂氏曰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諸刑之書皆司
司寇掌邦禁諸刑之書也○鄭氏曰刑之書也○鄭氏曰刑之書也
而見直刑之書也○天下罪惡萬狀不出隱顯兩端也少類林氏
曰刑典之義也中典正直之義也重典重刑之義也○鄭氏曰
數五刑以成三德其是之謂乎鄭氏曰時輕重權制耳而名典何
也○鄭氏曰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
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
暴上尚通暴註作恭讓安也○此分言糾萬民以五刑也糾暴也
暴也野刑施於六遂以勸功爲上而糾其力作軍刑施於六軍
以用命爲上而糾其守律鄉刑施於六鄉以成德爲上而糾其盡
孝官刑施於官府以賢能爲上而糾其稱職國刑施於王國以謹
恩爲上而糾其致恭凡以察於先而督於後也五者之序自野而
鄉而國蓋自外以及內也軍旅本於鄉遂官府率乎朝野故二者
周禮
卷九
九
寅清樓

兩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朝音潮下六職阿
兩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朝音潮下六職阿
獄造至也東五十矢也刑者獄之要詞也鈞三十斤也金銀也聽
者聽而斷之也朝音潮下六職阿
其入鈞金又三日乃聽之重刑也疏曰分言訟與獄此相對之法
書入鈞金又三日乃聽之重刑也疏曰分言訟與獄此相對之法
若散文則通獄事重於凡訟事故註云重刑也刑云今參書者小
字職註云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詞皆曰契契即券書若王叔氏
不能舉其契是也王叔氏曰以兩造兩刑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
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謂之聽者以聽其辭爲主周書兩造俱具
師聽五聲此也王氏曰金矢如執贊然失其直金非利之也其意歸
於禁民訟獄而已聖王之世民志大畏訟且息矣而其或有健險
而不已者則以此禁之或乃疑窮民街竟此非可辦則履勝石而
不念此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
者梓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
周禮
卷九
十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7-165

公外推及州長也師甸之屬鄉官師氏徒亦不盡至也

民之獄訟附於刑刑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此通言

之獄訟以五刑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附者也刑必當罪如著

於物而帖然也刑猶猶王制所謂盡心也繫獄也十日乃斷則盡

矣書謂鞠獄之書將行法則謂之使知所犯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

罪不即市此特言聽命夫命婦之屬之獄訟與常法也坐說謂跪

王族不親刑於市而繫於甸師氏記謂刑於隱者不與國人處兄

弟也此亦下條八辟之意也○疏曰左傳元四莊子武子皆命臣

而得坐獄者何也代君也若兩皆大夫或以臣代君者無嫌也介

甫王氏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

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

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又通言聽獄訟以五聲也

訊鞠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情偽故皆謂之聲也何氏曰

人情難察然心則不可掩心無隱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耳

目不亂心有據則其辭支其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

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

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賢之辟此又特

辟也辟亦法也麗附也附附者也疏曰八辟不在刑書議得其罪

乃麗邦法而附於刑罰也親王之宗族故王之故舊賢有德者能

有才者功有勤勞者貴有爵位者勤勤於王事者實實以三刺斷

於王家者凡此皆請於王議其有無省減以定法也庶民獄訟之

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

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中夫聲下同○此又通言斷庶民之獄

疏謂五刑皆在三刺中註訓刺為殺者最重者而言是也訊問

也訊之而三以為可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

也訊之而三以為可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

也訊之而三以為可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

也訊之而三以為可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殺之

卷九

三

寅清樓

○王氏曰上服下服之服爵弁典言五刑有服出刑言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記言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刺宥所以必聽

於民者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聚宰貳

之以制國用此去聲下同○此因言其登民數也上登言載下登

天府以重民數也又藏其制於小祭祀奉犬牲凡禮祀五帝實饗

內史司會聚宰以制國用也○小祭祀奉犬牲凡禮祀五帝實饗

水納亨亦如之○實水於饗以祗祭納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

喪亦如之○小師泣戮○疏曰下四職同○辟之言除也犬司寇於

小喪亦祭矣況大喪乎大司寇大司寇大司寇大司寇大司寇大司寇

小師也祭祀大司寇前王不辟者祭殺無用辟矣○國之大事使

其屬踞此蓋佐大司寇使士師以下也○刑邦為國者孟冬祀司民

獻民數於主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此結登民數之意也

庶民事成故祀以報之也進退猶言損益數多則數豐而用克數

少則斂約而用節所謂圖國也○平仲王氏曰觀此而知成周之世

周禮

卷九

三

寅清樓

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

憲刑自六卿而六達及凡公也之屬今廣布而憲之也今羣士布

屬而憲禁今於國及郊野是也○按今羣士三字貫乃宣布於四

方憲刑禁九字為義猶地官小司徒今羣士三字貫乃宣布於四

以今羣士三字自為一條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別為一

條釋其義深其說謂上文師其屬為師士師禁九字為一

令遂士縣士方士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為布憲職之布四方

憲刑禁也但本文家小司寇正歲師屬觀象之文其布憲四方自

指鄉遂縣鄙而言至布憲職家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刑國都鄙

指鄉遂縣鄙而言至布憲職家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刑國都鄙

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此序方士中士十
謂地之大都縣地之小都相地之家邑也其獄審非一界以掌
都家推之則家之獄在稍以上小都之獄在縣以上大都之獄在
都以上明矣故其土獄亦不以一句為差而以三月為差也不言
職聽於朝有其主君在焉方士不得專也書方士書之也與猶致
也聽獄訟者黃氏謂都家之士也聽辨既成而上於國因既聽又
書其成以付其都士家士原聽訟獄之人而已其協同刑殺以下
亦其主君及都家之士為之故不言也○王氏曰司寇聽其成之
成乃都家聽斷之成而上於國者也獄訟成則有司羣士司刑聽
斷之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大率亦謂會同
各掌其方蓋方士十六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人四人各掌一方也
縣法即縣師辨其夫家人民田業之數方士亦修縣師之法
者三等公邑與三等采地其地治相通故方士掌以時修之猶鄉
士之掌國中遂士之掌四郊之意也歲終則省凡都家之士所上
而誅賞蓋亦與縣師之三年評廢置相表裏矣
治則主之
都家之士即都士家士凡所上治主之者謂獄訟之小
事主其弊斷不如刑殺大罪以要成上於國也此意舊

朱本

主

寅清樓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此序訝士中士八人之職也四方司農
居下之內外故賓客至而送送之矣論者告曉以應罪及制刑之
本意也治於士之士指上師也計謂獄訟辨事先來詣乃通於士
師如今都國亦遣主者吏詣廷尉議也傳有治於士者邦國獄不
盡造聽王朝但疑者則以治於士師耳亂獄廷謂諸臣宣讀上下
相虐者也往成之者奉命往正其罪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也一
云上下流亂之獄恐中書承張故往成之猶陰訟聽於勝國之社

之意
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
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
則贊之行人謂小行人其屬謂役也居館之蹕猶蹕於王宮之蹕
又贊助 暴客謂暴其客者道引也客凡出入皆道引之其有所治
之也 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 大事亦謂邦之征伐之
之法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
其後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觀呼趨且辟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朝音潮職內同長上聲辟黜同○此序朝士
士謂上中下士九棘三槐謂謂棘取赤心而外刺槐取黃中而美
蔭也左即所謂西面南面即所謂東面西面即所謂北面孤卿大夫位

周禮
卷九
左而公侯伯子男位焉所以尊國君三公對君而以孤卿大夫對
公侯伯子男所以尊王臣羣臣羣侯皆眾故棘有九公三而已故
槐以三也左嘉石右肺石之說位以辟羣民之叙列慢朝謂處班
不肅者錯立謂違班妄立者族談謂聚語譁者○註曰王有五
門三朝五門之序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三朝之
門外朝在皋門之內治朝在庫門之內燕朝在應門之內而司農
於門內則謂二日雉門三日庫門於朝則又謂外朝在路門之內而
在路門內何耶按明堂位魯之庫門天子皋門其雉門天子應門
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庫門者如天子之皋門而以內兼外所名
雉門者如天子之應門而以外兼內也雉門為中門設兩觀闕人
幾出入與宮門同諸侯皆不得入也而外朝有肺石以達窮民則外
朝在外明矣周天子諸侯皆不得入也而外朝有一內朝二內朝之
內朝在路門內也何哉雜說曰史治未必盡平而民情不可使壅
故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之屬也凡老幼孤獨之民欲有復
之於大僕主之而爭之者御僕之屬也凡老幼孤獨之民欲有復
於上而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朝士聽達於王以擊鼓鼓大僕
聞鼓聲則速進御僕與御庶子問故而以復於上成周之民所以
日達於上者由聽掌有其人先後有其序也少彙葉廷周周有三

卷九

主

寅清樓

其刑官易君命幸與服制度研究盜賊傷人者其刑則非事
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前不詳之辭者其刑則拔逐賊則罪
壞橋度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罪也其刑則亡其刑大辟
二百宮辟三百則罪五百則罪各千則變焉所謂則世輕重
重也或曰衡者不君命易則改易之也夏刑以下據呂刑言
至周滅殷刑入重刑是夏刑輕周刑重也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
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遂除肉刑則宮刑自秦始
至隋唐而除黃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人情之故死者不
可復生而先王有罪則宮刑之法蓋按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
刑一人而後能續其欲續者是後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
嘗廢也文帝以刑罰代之然民視罰之輕而陷於罪後若司寇
世世一刑一刑之屬而罪至於大辟者可勝計哉若司寇
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則刑者
司也辨者使輕不失重重不失人也不仲王氏曰罪人之制法
也如權衡然物自以其質輕重而權衡不知也故五刑設於三代
而三王之仁聞世卒莫及焉

周禮

卷九

圭

寅清樓

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
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忘言妄施毫同憲審同○此
家亦謂小司寇也訊羣吏以下謂訊之而可刑殺者猶言左右諸
大夫國人皆曰可殺也不識謂若報仇謬以甲為乙而殺之也過
失謂若欲伐而誤殺人也遺忘謂若開帷櫺忘有在焉
而以投矢矢殺人也幼弱年少而耆者老旻年老而昏耄者蠢
愚性愚而無知者三法通謂三刺三宥三赦也餘見小司寇何
氏曰罪雖當殺然不遺赦也一詢諸公卿大夫之尊二詢諸府史
之卑三詢諸閭人之衆皆以為可殺而後殺焉然又求之曰其
不知乎豈失誤乎豈遺忘乎有是三者則宥之以寬之又求之曰抑
其小乎猶乎或老耄乎或愚蠢乎有三者則不止宥而直赦以
釋之也所謂求中者如此馬氏曰唐虞三代所謂赦者必具情可
矜或其事可疑然後赦之凡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皆隨事而為
之斟酌所謂議平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
深罪之輕重凡犯在赦而赦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利盜賊奸宄
皆不復詰於是赦遂為長奸之門公康侯何氏曰舜典云眚災肆

赦易之刑封云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云五刑之屬有赦五刑之
疑有赦則官司司刺三宥三赦止此宋開禧大書也夫皆皆肆則廢
天刑縱有罪無辜矣後世始息焉為政其弊益深蓋流於此諸葛
武侯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教不妄下罰人而欲思
養周人之思君公也斯得之矣春秋公書肆大書遺失刑也愚按人
救者世號為美政而先儒蓋不與也然擊刺者或又假為口實而
救以自用編謂刑之為道其始必無蓋刑而失入其終必無蓋赦
而失出失入則誣良失出則保惡二者皆非小失也嗚呼是非
孰能與於斯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

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貨之約次之治土

約下土

二人之職也邦國該都鄙而言大史也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
約劑者是也約謂以言相約劑謂以書相約如成王命魯外祀
則郊社內祀則大禘之類是也民約如分首以殷民六族衛以殷
民七族晉以懷姓九宗之類是也地約如取相上之東都以及會王
之東蒐是也功約如號仲號叔勳在王官義於盟府之類是也器
約如魯得用四代之車服禮器之類是也貨約如大宗伯以玉作

周禮

卷九

圭

寅清樓

六瑞及春秋以璧請假許田之類是也註曰六
約自諸侯至民皆有之治者理其相抵冒者也凡大約劑書於宗
廟小約劑書於丹圖約謂邦國為大萬民為小宗廟謂宗廟之六
是也其制未詳或曰蓋彫器蓋之屬有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圖象者書之以藏於天府及六官之屬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其註作辟時
○訟若宋仲幾不受功上彌牟請視諸故府之類辟開也藏謂天
府所藏也理者重其禮象以姓也夫亂謂僻滅不道若吳楚稱王
晉文請隧之類故六官之屬同辟藏也○王氏曰大者書於宗廟
謂諸神示無疑也小者書於丹圖色以丹示無隱也不信者服墨
刑以直信不信則
爲墨而不明也

司盟掌盟載之法此序司盟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
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比而詔明神既盟則載之
邦國謂諸侯也有疑而會同以盟之所謂謀其不協矣明神如日
月山川之屬祇者天府也夫司盟職凡邦之大盟約六官及大

史內史司會皆然之而獨不及司盟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命謂君命也如者如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武亦謂武天府也大盟約六官及大史內

之而已約劑而詛以司盟者以神同其終也詛亦使之盟詛者

以神通其始也此以上言萬民之盟約也或曰言邦國亦兼都鄙

言萬民亦兼羣臣也○黃氏曰犯命不信者當刑羣臣及司約職

所稱是也而不刑而盟詛何也如詛引盟詛孫詛子都之類矣城孫

新闢罪當坐而罪不可盡則盟詛也詛考叔當坐而子都誦以

避罪故詛之詛獄實情詛詛無實詛不可考孫連則恐其枉故亦

為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城之衆庶其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

盟共祈酒脯焉去聲○供致其饗如鄭伯使卒出餼行出犬雞之

總言之也○或疑周官司盟詛子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

民而為之末可非也但春秋信義皆亡日事盟詛不尊王命故春

秋凡書皆貶也惟晉命一事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

侵伐亦可喜也至氏以世之治也人心相與以誠相示以信知畏

周禮卷九寅清樓

於神而不敢欺知敬於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有畏敬之心而弱

畏敬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為大誓而至於成俗則司盟彌亂思

爭者豈小補哉○刑稱苗民罔中於信則盟詛帝世已然而記名

以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黃氏曰商人作誓而民始曉周人作

會而民始疑然則盟詛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

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此民所以昨且疑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此序職金上下六人之職也

丹砂空青之類凡戒令即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數惡與其數量

謂受入若供用之屬也楊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

入其要如美同備音保藏去聲○入征謂升人入其征也楊標璽

總數口要入於天府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所

罰錢也貨罰謂其幣也入於司兵以作兵器若市物料也按夏官

掌人藏受財於藏金司兵無文本職不言入於藏人而言司兵者

財司兵可知也義詳司兵旅於上帝則其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金版未詳註曰金版鑄金也王

邸為後版屏風器以金飾之也按二說不同以金飾屏風先儒以

致禮器大器之禮納金示和也金次之見禮記金次之見禮記

故用金石謂冠冕

司藏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楊之入於司兵

賈賈詞○此序司藏下士二人之職也其犯政為惡曰贓盜其奴

賊為其任器其所用之兵器貨賄其所得之財物物賄者也其奴

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

不為奴其奴之契挈同下如字亂音亂○其契謂盜賊之家屬為

春人衆人即所謂為奴矣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

老未亂不奴所以幼幼毀齒謂之亂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亂也

○明齊王氏曰或謂盜賊之任器貨賄即所謂賄之人則民爭務

於逐盜豈非止盜之方乎是不然此秦人尚功首虜之法驅民以

利者也先王養民厚矣其有室家盜賊為生民患弊大義而伐之

民懷敵愾運有賞還者賈何假此以誘之且既開此端則推利是

周禮卷九寅清樓

赴要功生事無所不至惟法制未備民或有此不當計其贓物

阻斷地之士耳愚按盜賊自取財而言則強曰盜竊曰賊盜大

賊小掌戮職刑盜於市是也自叛國而言則又盜小而賊大國史

凡反逆皆書賊掌戮職斬殺賊謀是也此職兼有二義而男女為

奴則指叛國言之若止取財即盜亦不盡沒

其上下者幼幼賊乎罪人不辜先王之法也

犬人掌犬牲此序犬人下士二人凡祭祀其犬牲用牲物伏瘞亦

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騶可也特音全瘞音瘞意殺耳音義見夏官小

駟物伏者謂殺祭時伏牲而瘞之也瘞者謂殺也特音純曰

而瘞之也幾珥繫廟之屬沈祭川嘉祭門也雜色曰騶凡相犬

牽犬者屬焉掌其政令相犬者謂其屬賈西人牽犬者謂徒十六

人掌凡政令則非特

上文供用者而已

司園掌收教罷民罷被同○此序司園中下士十有八人之職也

使之務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

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者
出闕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夫冠誦今者墨幘而已辭指衣冠之
大司寇此應明收教之制也凡闕土之刑人也不虧其罰人也
不虧其財也但如明刑及罰令後事而已非五刑之罰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梏王

之同族桎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桎梏同○此序掌囚下十二人

分施於項手足故罪之上者項手足三木皆備次者但項足有木
又次者但項有木而已解注乃謂木在手為桎兩手共一木為梏
則上罪桎梏而桎云云木在手而六兩手共一木理難通矣且下
節如明桎梏而桎云云其姓名及其罪於桎以著之也則桎是木其
項益明矣桎梏象廣於桎施明刑焉後世謂之枷易荷校械耳是
也而如之何誤為木在手手解斷也蓋購以下皆守以待斷也○
疏曰此謂五刑罪人也古者五刑不入闕土身居三木掌囚守之

卷九

吏

寅清樓

族及有爵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

上以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

氏以待刑殺朝音潮○告者謂告以罪犯姓名及明刑也朝謂外

使警衆也不適市而適甸師且不明桎者於刑親親實責之義也待刑殺者待掌戮也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搏

作縛字之誤也○此序掌戮下十二人之職也誠謂謀不軌而謀

以刀刃者今案市縛即殺而縛諸賊上之賊盜夫衣以繫其尸也

疏曰賊謀二者雖皆大罪仍擇太重者斬斬輕者殺其膊則同也

王氏曰殺其親者賊仁故焚燒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凡殺人者

路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

族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路音

殺人者謀殺故殺之類路仆也謂殺而仆其尸也陳尸也謂
路也亦如之者謂刑盜於市及凡麗於死罪者皆葬之也此言殺
刑之大也殺之甸師氏者掌囚來而王乃殺之也此言殺刑之下
也又稱亦如之者言軍旅田役其斬殺刑戮皆於市肆之正以見
惟同族有爵乃殺墨者使守門刑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

守圜墜者使守積積音悉○去聲曰墜積音積也○此序掌守各

人者刑之以備其罪養之以全其生也先王之法於刑民無所忍

刑者彼其自取非王刑之也王氏曰大時以下輕則流之流之則

有罪重則刑之刑之則有使而刑之則有刑之則有刑之則有刑

家雖使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此吳子餘祭見殺於閭春秋譏之

也明者王民且舊說以吳為詞族犯官刑而刑者非也夫公族不

罰其類但或言為刑猶可荷降從從則應刑則者不獲減刑乃反

重也惡按本職云五刑為四等義之盡仁之至也而後世除肉刑

則三等其刑亦如之句上指五刑下指軍旅田役罪無殊科是乃

軍民一體之道也而後世軍職職加未減益兵農分而處之亦失

其平矣其親貴非全貴則直棄諸市也亦謂甸師氏之權制乎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此序司隸中下士十四人

之職而總舉之也五隸即

周禮

下職罪隸掌隸閭隸夷隸貉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

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其民謂罪隸之民對四隸族類其民

聚也任器見牛人及司風囚執也據謂導執也辱事謂煩辱之事其

其煩辱之事微隸之類以義推之此節當在罪隸職之末掌帥四

卷九

吏

寅清樓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君家牛助

與其守厲禁者如蠻貊之事

寅清樓

禁殺戮者凡傷人見而不以告者獲獄者退訟者以告而誅之此序禁殺戮下上二人之職也司之言察該下四者而言也新殺戮謂吏民私相斬殺戮也傷人不以告謂里閭長攝不敢告也據謂謂猶邪也將治其獄而其人卻而不受也據謂官有文書追攝不肯受也遏止也見其欲訟究而禁

寅清樓

戮是吏民相斬殺戮者以傷人云不以告則斬殺戮盡是不以告明是吏民相斬殺戮也李嘉會曰禁殺戮之人上所置以懲惡也或其人財勢盤結而竟枉不伸有如下四者皆告於上而誅之也愚按斬殺戮及傷人皆人畏其勢而不告者故此官奉察其殺傷人之人以告而誅之然不以告者無與也漢試者乃殺傷人之入被治而自讓之益當其然也然則殺戮者乃殺傷人之入被治而自讓之益當其然也然則殺戮者乃殺傷人之入被治而自讓之益當其然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正者同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擒誣犯禁者謂捕而誣之也正者同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擒誣犯禁者謂捕而誣之也正者同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

以告而誅之正者同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擒誣犯禁者謂捕而誣之也正者同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擒誣犯禁者謂捕而誣之也正者同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

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周禮 卷十 寅清樓

也聚而出入謂有役使也司祭也故治也○明齊王氏曰先王之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曰頑者明知而犯之甚者奸徒亂政惑眾則王法不行民相率入於邪惡矣此禁暴氏所以設也周禮設官不遺王之宮庭刑官若無與於王宮而司獄掌四翟之守禁禁暴司奚隸之出入先王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此序

野廬氏下士六人之職也達通也道路即地官遂人治上有道川上有路之屬四畿四方侯國之畿比校也宿息見遣人非以飲食

之樹以蔽此言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誅

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擊音義爲去聲擊謂車馬相

者王命也此皆備賓客之意也 禁野之橫行者徑踰

者皆妨農害衆故禁之此亦治道里之意也 凡國之大事比

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修修築除開除也亦治之事也道禁註謂

也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幾譏同

堵也亦治之事也幾察也行作不時謂動非其時不物謂用非其

物亦治之意也○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廬有飲食三十

里有一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候有積積有積者皆以

待賓客節役之屬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則職往來按比而

肅其守衛者也明齊王氏曰觀則官野廬氏之職客雖遠適如由

堂階間耳單襄公過陳道弗不可行司里不授館而知陳之將亡

之職廬氏

蜡氏掌除飢飢音恣○此序蜡氏下士四人之職也 凡國之大祭

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囚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

亦如之蠲之言蠲也刑者謂刑罰以下任人謂在勞辱者囚服謂

不祥也首節正言其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

周禮 卷十 寅清樓

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縣縣同○楊者創木

謂死之日月有地之官若閭胥里宰之屬註謂若今鄉亭也舊且

懸於此者使其官守掌之而待其親屬物色之也此又詳言其法

也掌凡國之飢禁禁節月令孟春掩骼埋胔之屬解凡者廣舉之

有枯骨遺棄而待設官以除之哉然其無主後而死於道者亦未

必無也若是事而不爲收掩則傷君之仁無是事而懸是官則仁

除飢言其肅也除則埋之二者蓋並行不悖而義則各有取與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此序萍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水禁者
 酒者察其非時若酒誦雅祀茲酒之失宜及滂池之妄入也幾
 將無醉之意也掌水禁而及酒者酒之類酒者戒其無節制其
 曰周公命康叔撫衛作酒誥一篇此是最初禁酒惡人沈湎浸
 傳德敗性及再變如漢文帝爲酒誦景帝以嚴早禁民酤酒比之
 酒誥已無此意矣然猶重本以抑末及三變彘彘羊建椎酒之利
 公家自專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也東坡蘇
 氏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刑至嚴弘饒終不能絕則公獨何以
 禁之曰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智其子甲之
 乙答子而奪之食此公所以能禁酒也
 禁游者洵水謂之游
 之故並禁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之職也夜時謂夜之時

寅清樓

刻若今甲至戌也以星分之者滿箭之升降靡定而星辰之出沒
有常也馮相之屬在秦官爲占天而設司寤氏在秋官爲禁夜而
設故詔夜士以夜禁也夜士主御震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禁之
行也轍候若漢法都候之屬
目也星未度曰晨更已深曰宵宵至晨通曰夜
禁者姑禁之禁者嚴禁之也私出曰行衆婦曰遊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

齋明燭其明水齋案同○此序司烜氏下士六人之職也夫遂陽遂也鑒謂之方諸陰遂也王氏曰攷工記金錫生

謂之發遂之齊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爲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爲陰陰陽者其氣方圓者其體也且太陽之精故取明火月太陰之

橫故取明火於祭取之者欲得陰陽之精氣以致誠潔也供明燭者以明水燭盛供明燭者以明火藺瀾又供明水者以明水配

五齊也。明齊郊特牲所謂以明水沬齊也。明水則所謂祭齊加明水也。○易氏曰：日爲陽精，月爲陰精，離爲日，爲火，爲虛者，火之氣。

也。坎爲月，爲水，爲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大，遂可以召陽而爲火，鑒可以召陰而爲水，謂之明水火言。

取於日月而非人力所致明之至也王氏詳說曰後鄭謂明水以爲玄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醕在堂登

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爲元酒哉。特殊云。明水洗齊。貴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以陰鏡取水。凡月可多得乎。元酒酌行。遼蕩之可也。凡邦之大事。其燔燭庭燎。燭門內。日庭燎。明水用於洗齊而已。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軍旅修火禁。

中。仲夏。○修。禁說見天官。宮正。但彼以宮中言。

此則以國邦若屋誅則爲明竊焉。屋誅以下未詳註曰屋誅讀如與軍言也邦若屋誅則爲明竊其刑則之刑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則誅之也明竊若今楊頭以木明書其罪著於竊也司烜掌明竊則罪人夜竊與竊曰屋誅甸師氏屋舍中所誅則王司烜掌火之官司烜主明竊故知火葬也管子問云夫梟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也明齊王氏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警衆惟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屋中刑之謂之屋誅竊惡風其室周密故謂刑者爲下竊室也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見故爲之以屋誅爲親貴者隱於刑不明梟登明其罪於竊而按註疏竊以象之屋誅爲親貴然司烜掌火不言供火而言書罪亦贅矣明齊謂屋誅爲宮刑以下以竊室訓之其義較當而穿穴竊尤亦光明之象於掌火爲近宜可從也

寅清樓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

人子男則二人辟隣同一音璧此序係狼氏下士六人之職也執鞭所以辟也夾道所謂蹕也官六人而夾道者

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而條狼氏趨

辟夾道則又夾驢道左右而在前矣公則六凡誓執鞭以趨於前
人以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故并著於此

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

曰三自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韓音還大史之大音秦○凡誓註謂凡祀若戎之屬

也執鞭肅之也命卽誓詞也疏曰誓自學者主之若月令臣則司徒北面以誓是也誓時條狼氏爲之大言使衆聞知耳僕謂大僕

右謂王之車右馭謂王之車僕輶車裂也駟白也大夫受命出師
聞以外將軍制之不須復請白餘皆須請白也師樂師也一曰大

師也○王先生曰鄭註以凡吾兼軍及祭者蓋以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當爲祭也然攷大師職執同律以聽軍聲是固有大師也

大史職抱天時與大師同軌小史職凡軍事佐大史是罕有大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矣明齊

之也。天鳥於陽邪氣所生註謂邪陽之類劉氏謂若鬼車之類也。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

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

去之縣懸同○方版也十日自甲至癸十二辰自子至亥十二月

去者鳥自去也○劉氏謂邪氣所生是以方書無時自存也此

亦覆之意也○鄭氏曰若縣雖掌覆巢有不得覆巢而去之法

此方板書號是也○丘氏曰天鳥避此五者理則有之○端忠康申燕

避戊巳虎豹以衛彼巢巢太歲以此觀之則公豈欺我哉○仲

王氏曰月令命無覆巢者聖王育物之仁則官設若族氏者聖王

誅邪之義愚按妖鳥之屬生乎陰陽邪氣聖王不能感之使不

面乃區區以一手足爭之乎是不然聖王之世以順召而五行

不相涉四靈以爲畜者此體信達順之驗也若其初或干陰陽以

害天和而務除而去之亦以政刑輔德禮之義聖王不廢也克舜

在上不能不有十六族而無四凶必四凶去而後十六族咸濟濟在

位也故有周禮實氏以下諸官而後有禮運麟畜而

獸不抵鳳畜而鳥不獨之驗二者蓋並行而不悖與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非草蠹之禁晉錄○此序翦氏下

士一人之職也蠹物穿

食器物者除即翦也或禁

垂見大祝莽草亦藥物也凡庶蠹之事庶猶庶氏之庶除蠹又

前金蛇蠹之屬多藏於壁柱間是也不

字者蓋庶氏掌之而翦氏又兼之與

亦友氏掌除牆屋以屨屎攻之以灰灑毒之屨屎上聲○此序亦

友氏掌除牆屋以屨屎攻之以灰灑毒之屨屎上聲○此序亦

友氏掌除牆屋以屨屎攻之以灰灑毒之屨屎上聲○此序亦

友氏掌除牆屋以屨屎攻之以灰灑毒之屨屎上聲○此序亦

友氏掌除牆屋以屨屎攻之以灰灑毒之屨屎上聲○此序亦

友氏掌除牆屋以屨屎攻之以灰灑毒之屨屎上聲○此序亦

水玉謂惡虫若蟻蠹之屬炮土之鼓謂泥鼓即所謂壘也壘

作聲發石得水亦作聲即所謂涿也二者皆使其聞而驚去也

欲殺其神則以牡樺牛獻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淵

妖神如龍因象之屬牡樺山榆也牛解五也謂爲陵甚言淵不爲

害也○王氏曰山榆爲幹縱橫以象齒貫之所謂五貫也沈之水

中則水中妖神感其氣而死而淵反爲陵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

之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夫琥珀拾於荒磯石引針或鹽豉煎胆

分杯漆漆以蟹泥錦以魚散血以鹽

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一鳥射者言下國○此序庭氏下士一人之職

之可見天鳥見於庭氏天獸言天獸之屬若族氏掌獲巢此文推

射者蓋嚴去惡之義雖謂其去見即射之矣或曰二職分掌亦天

科也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

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大音泰○不見謂聞其聲不見其形

未詳司農謂日月食時所造弓矢也註謂救日食月食之弓矢日

食以射太陰月食以射太陽者也又言神者謂其聲非鳥獸之聲

若或呼於宋大廟諸神神之類大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即

救日之矢分言之皆五文也救日以枉矢則救月蓋以恒矢與○

王氏曰弓矢常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天故以此射之按

司弓矢職枉矢利大射薛氏謂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其救日

蓋取以陽勝陰之義也○台解曰聖人治天下本諸道化使鬼神

受職民物各得其所而已周禮自冥氏至庭氏乃項肩至此何耶

古者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夫獸蹄鳥跡交於

中國魑魅魍魎逢其不若皆不可不屏也神降於澤城蛇關於郭

門鳥鳴於宋社鬼哭於齊閭春秋而下猶有之況古之世乎周公

之法猶禹禘龍而放之益烈山澤而焚之凡以爲民也夫除害

物用春草除理更用履炭除毒用牡樺牛更用牡樺牛古未有

是法也聖人達萬物之理以爲除害之方者蓋如此世儒不務窮

理乃謂諸官多可則是聖人也且雖以逐疫而近於戲然

周禮及魯論載之古今行之未有以爲非者而獨疑於此哉明

王氏曰周禮六官皆有萬物之責天官獸人獸人掌人之屬掌

以時田獸不暴天物也地官虞衡之屬掌山林川澤之政令以長

蕃鳥獸草木也春官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大司

一變至六變而致羽羣鱗介之屬致中和以作動物之產又官

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屬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馴之而況負固之

乎秋官有冥氏以下十二官凡猛鷙昆蟲與夫托於神奸而爲害

周禮 卷十 賁清樓

周禮 卷十 賁清樓

者並加之以誅殛况奸惡暴亂者乎分之則生殺異用其曲成之意則一也非聖人其孰與於斯

衛枝氏掌司罷罷謂同也此序衛枝氏下士國之大祭祀令禁無

蹕軍旅田役令衛枝改狀如著衛枝於以止蹕也祀以無禁

呼嗚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謂呼嗚鳴於國中者凡聲

呼嗚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謂呼嗚鳴於國中者凡聲

告語民生其間而猶有太息愁嘆之聲者謂不祥之人也與如

無難繼者至於衛枝氏則軍旅無蹕者謂太平之象善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其其杖威軍旅授有爵者杖威謂馬面

下士一人之職也伊耆氏始為蜡以息老物故以名官而本官

以敬老為職老臣杖於朝祭則以兩藏之以敬神也不去之而

兩之亦以敬老也若其餘則軍事雖嚴杖必授矣蓋國之大事

祀與戎謹齋慎戰雖聲息不敢動而貴爵尚齒雖跬步不敢忘

周禮卷十十寅清

其王之齒杖齒杖王賜老者之杖也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

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

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頑以除邦國之患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

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朝音潮職內同此好問並

夫二人之職也大賓謂五等之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大夫士

禮以本言儀以末言互文也親猶懷也朝宗親遇會同並見大宗

伯圖者審其事之可否比者校其功之高下陳者發其謀之是非

諸侯有喜則以禮贊之而問其喜致禮謂諸侯有裁則以財補而問其喜此四者又因言王命使於諸侯之禮也自國事至除黑亦皆互文以司馬法時會以施政殷同以發禁推之可見蓋時會以餐禁為主亦兼施政殷同以施政為主亦兼餐禁餘皆加之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命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者公侯伯子男之命有五公卿大夫士之命有四其儀凡九也等則必辨爵必有命對舉之亦互文言之言合則其與乃以合其同也此承上申言待賓上公之禮視桓圭九寸纁纁九寸冕服九章客之禮以起下文也

建常九旒樊纁九就載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軾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祿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纁纁同旒旋同樊讀作盤乘勞去聲下並同○承上言待上公之禮此九儀之一也九寸纁其長也以五采章為藻其長亦如之九章謂袞冕服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六藻七粉八龍九藻也常猶司常之常九旒之通稱諸侯當交龍為旒其垂綵之旒自九以下建者建於車

周禮卷十十寅清

也馬服馬曰樊馬服曰纁就之言匣以五采飾為九旒也肅謂此以上言器服車馬之等皆如其命數也介賓相也禮謂享禮也此以上言器服車馬之等皆如其命數也介賓相也禮謂享禮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頑以除邦國之患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夫二人之職也大賓謂五等之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大夫士禮以本言儀以末言互文也親猶懷也朝宗親遇會同並見大宗伯圖者審其事之可否比者校其功之高下陳者發其謀之是非協者合其志之同與發禁謂以九伐之法遏畔逆施政謂以邦國之九法布政治此六者皆待大賓之禮也諸侯使大夫來小聘所謂時聘曰問諸侯使卿來大聘所謂殷頑曰親禮見以結其好命政以除其惡此二者皆待大客之儀也問問謂王問意遣使以問諸侯而達其志歸服謂王祭畢頒酢以賜諸侯而行其福賀慶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周禮

卷十

士

寅清樓

周禮

卷十

五

寅浦樓

37—181

寶滿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周禮

卷十

三

寅清樓

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饗
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將幣旅賁降於君之交損其主
拜辱而各拜也言三揖不言三讓及言三讓不言三揖皆省文入
廟之時臣相不入惟君相入降於階之一揖入其主非而客必三
進授幣而客即下出皆降於君之交相拜也如初者如其拜客趨
辟也禮者王君以禮禮之不用恩也私而對正則如君之拜其拜
客奉束帛請說也私禮則言所請客奉束帛請說也凡其拜
答趨辟之儀各皆從降而至此始親問勞亦降其束帛如勞者如
賓辭登受也如將幣猶如初也○疏曰禮禮於君則君之親見於
鄉謂之面莊乃以私向為私親著彼文兩見則私親見私而後
鄉此文不見有私說直言私親則此私而乃主於君也註又云問
君曰君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三子皆在客曰道遠恐遠
客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三子皆在客曰道遠恐遠
孔子聘問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
之詞也 賜遂行如入之饋 朝音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館省之也客選
介受命者客不致當也遂送者送拜以送客不
更郊送也客從拜辱矣又拜禮賜者所謂三拜乘會於朝也 凡侯
明拜奏儀拜饗食而外雖小無不識矣言禮不言禮蓋皆文 凡侯
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此例言侯
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伯子男之
客之禮也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餽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
上下之 則大行人卿禮各下其君二 凡賓客送逆同禮 送逆註謂
之禮王氏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去 則諸侯之交各辨其邦而為
則送之而有贈送非始勤而終怠也 凡諸侯之交各辨其邦而為
之幣以其幣為之禮 雖去聲○幣解其用謂幣幣實之屬各視
執禮用玉帛乘皮及贈如親幣之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
類各以束幣之幣為贈為送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
主面亦不背客 詞時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
向之而已疏曰不正其主面則亦不背客謂其隨機旋轉不常厥
處也○王氏曰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問勞贈送物為
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所以相親也觀春秋時一言不
酬一揖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使守周官之法豈有是哉後儀王

周禮

卷十

三

寅清樓

氏曰先王之儀制惟周文質典隆殺九儀而在六典大宰取貴富
以爵祿小宰聽祿位以禮命大司馬以儀辨等大司馬正儀辨位
而其命秩則掌於春官儀章則掌於秋官者蓋由時賜命焉然如
春以昭王仁序爵秩禮肅然如秋以肅明憲與夫儀之別雖九而
儀之總不過五約之則三而已與命諸侯有五儀諸侯有五命而
孟子王制篇皆五等此即武成之列爵惟五也司馬有公之服侯
伯之服子男之服諸侯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有公之
上公而叙諸伯如諸侯叙諸男如叙子司儀贊見亦為壇三成叙
三等此即武成之分土惟三也以九為敘故贊見而難索以三為等
故簡而易明後世班爵失籍蓋蓋然矣蓋昭昭習儀君子不謂之
也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倣惡而無禮者 傳去聲○此序行夫下
傳遽也連謂連令猶今乘傳騎驛也倣惡惡因良也無禮疏謂
無禮介而單行也朱氏謂項事禮儀所不載也按二說不同朱氏
為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違 使謂行夫為使也
難之言阻謂關梁阻塞樓互夜禁之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歷
周早塞必違以有旌節且違令也
事焉 句 使則介之 為故書作夷司農讀夷使為句註作夷使按
勞辱辭司獄所謂煩辱介者謂行人為使
而為之介也出入皆贊行人以勸敬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此序環人中士四
註謂以事往來相通者疏謂朝
聘會同之屬也路節即旌節也舍則授館令聚饗有任器則令環
之 疏謂侯館令聚饗者令野廬氏也任器賓客
之用之器又令環之者因其傳而為之節也 凡門闢無幾送逆
及饋送逆賓客或近郊或遠郊有不及驛者也按環人取問環保
護之義故名環人而夏官環人軍旅為重秋官環人賓客為重其
義皆一也或乃謂有任器則環疑其或如楚人衷甲荀息假道之
者哉觀前後皆以送逆為言蓋為之儀而自備者不待言耳
象胥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利親之
使去聲○此序象胥每類上中下七十一人之職也蠻夷以下即
職方氏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所謂蕃國也國使註謂蕃

○註曰積省視發給所共如殮之數而牢用生牢則無銅爵及
簠簋之實也積問皆客未至國之禮發客始至致小禮也食之庶
羞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陳於國外東西凡四列簠
之稻粱公上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八堂上四東西夾各二子
男六堂上二東西夾各二豆之菹醢公四十堂上十六東西夾各
十二侯伯三十二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堂上十二
西東夾各六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蓋堂上之數也銅之羹公四十二而侯伯二
十八子男十八非差也以侯伯子男推之公銅宜為三十八堂上
十八西東夾各上侯伯二十八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八子男十八
堂上十西東夾各四堂上之酒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諸侯銅爵公侯
伯子男皆各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凡十有二皆設於西階前簠
謂黍稷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設於堂上八西東夾各二膳謂腥
謂公侯伯子男皆九凡三十六侯伯膳三牢凡二十七子
男膳二牢凡十八膳皆設於階前此以上皆發門內之實也饗
饗既相見致大禮也積牢以生發牢以饗以膳饗飯兼發積有生
有膳有饗死牢如殮之陳牢以生發牢以饗以膳饗飯兼發積有
門西宮米積陳於中庭十為列簠醢醢陳在東生牢陳在碑
西列亦如之此以上皆養餼門內之實也車載米車也聘禮記
十斗斛十六斗曰穀十穀曰粟每車粟有五穀則二十四斛也

卷十

美

寅清樓

○莊曰積省視發給所共如殮之數而牢用生牢則無銅爵及
簠簋之實也積問皆客未至國之禮發客始至致小禮也食之庶
羞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陳於國外東西凡四列簠
之稻粱公上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八堂上四東西夾各二子
男六堂上二東西夾各二豆之菹醢公四十堂上十六東西夾各
十二侯伯三十二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堂上十二
西東夾各六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蓋堂上之數也銅之羹公四十二而侯伯二
十八子男十八非差也以侯伯子男推之公銅宜為三十八堂上
十八西東夾各上侯伯二十八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八子男十八
堂上十西東夾各四堂上之酒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諸侯銅爵公侯
伯子男皆各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凡十有二皆設於西階前簠
謂黍稷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設於堂上八西東夾各二膳謂腥
謂公侯伯子男皆九凡三十六侯伯膳三牢凡二十七子
男膳二牢凡十八膳皆設於階前此以上皆發門內之實也饗
饗既相見致大禮也積牢以生發牢以饗以膳饗飯兼發積有生
有膳有饗死牢如殮之陳牢以生發牢以饗以膳饗飯兼發積有
門西宮米積陳於中庭十為列簠醢醢陳在東生牢陳在碑
西列亦如之此以上皆養餼門內之實也車載米車也聘禮記
十斗斛十六斗曰穀十穀曰粟每車粟有五穀則二十四斛也

禾稷實於粢者也聘禮記曰粢曰黍曰稷曰粱曰麥曰苽曰粱曰
秬則三十束也禾之秉實字同數異其謂粢者粢之稻米禾二
者皆橫陳於門外米在門東禾在門西此門內之實實問殮養
臨其禮有同有異若門外之實實問殮養臨其禮有同也王氏曰
上公致積則有殮養問殮養臨其禮有同也王氏曰上公致積
牢也侯伯子男則不問殮養問殮養臨其禮有同也王氏曰上公
之於祭祀致愛與敬承實亦如之方其祭也王辨以供樂盛后
以爲祭服王辨而王亞禮王亞禮而王致酒后夫人致酒而終以
及其承賓也亦王辨而王亞禮王亞禮而王致酒后夫人致酒而
皆見而禮之也致愛與敬承實亦如之方其祭也王辨以供樂盛
聘禮言之也但介行人宰史皆有牢禾承積而言註乃疑問君
以脩臣反以牢而謂其有脫則談矣故今刪之而存王氏之說侯
伯四積皆抵殮養再問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
二簠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問簠十有二簠二十有七皆陳饗餼
七牢其死牢如殮之數奉三牢米百苞醢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
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陂膳大牢再饗再食再

卷十

老

寅清樓

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養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簠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再饗舊誤作三饗鄭註引劉禮記定作再饗○此次言待侯伯也
侯伯並降於上公故積數及牢食簠豆壺之數並減五之一問及
饗食燕之數減三之一膳則減四之一宮饗各減六之一其銅數
侯伯以下遞減以十徹牢及米禾各如其命數惟鼎簋之數侯伯
以下並無減耳夫人壺豆之屬同而無食之 子男三積皆抵殮
大牢都膳自大牢而特牛皆從減也餘見上 子男三積皆抵殮
牽壹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簠十有八壺
二十有四問簠十有二簠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
陳牽二牢米八十苞醢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
養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簠

寅清樓

寅清樓

掌貨賄此序掌貨賄下十有六人之職而今闕也○疏曰掌邦國所致貨賄也邦氏曰掌邦國交通貨賄者邦國朝聘有時其幣帛生來有數若非時以貨賄私相交通者王法所禁也恩按如疏說則天官九貢之貨賄及四方幣獻諸良貨賄皆此掌收之以入內府而以秋官嚴霜之義贈之也若如郎說蓋蒙上職之意為言而一以糾治其奸究一以杜遏其苞苴與然官名掌貨賄不名禁貨賄義恐未然不如疏說為安耳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此序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之職而先總舉之也序官每國之國謂都家也本職陪國皆謂王國也其國有文書曰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

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朝者朝下同長上聲○所作謂事所遺謂故所當知故朝大夫日聽審於朝而告之至其有政令又其所當行者故國令朝大夫以轉令之也此以國建之都家也凡都

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因猶從也都家事有待聽於國

周禮辛寅寅清樓

者則其聽而後聽之唯大事弗因也治有不及者謂理而不及於事也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以都家建之國也○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之達也若在軍旅則朝大夫弗與焉都家司馬弗達故也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政令以告於都家則下事無不上聞上政無不下達又安有理過蔽塞之患哉

都則此序都則中下士三人之職而今闕也餘見序官

都士此序都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今闕也

家士此序家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今闕也○按二職謂都家

乃謂方士掌都家之獄訟以告方士也其義最明而明者王氏

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蓋即縣師所辨人民田萊六畜車輦與

凡賦貢之屬而都士家士司之方士修而省之也其說則與註義

相背矣夫方士職既云以時修其縣法歲終則省而誅賞又云凡

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則所上之治初不蒙縣法而言也且六

官分職都家宗人主禮都家司馬主政都家士主刑若所稱以時

修其縣法歲終則省而誅賞者其義係乎誅賞不係乎修其法也

況本官凡稱士者皆理官之名而所上治之治亦猶評士職凡四

方之有治於士者之治耳又何必於舊註而更之乎餘見方士

周禮辛寅寅清樓

當爲三公○六職卽王公以下六條道猶理也論者論其所行之
理也卽書所謂茲惟三公論道經邦也作起也行者行其所論之
事也卽所謂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也五材先鄭謂左傳所謂
金木水火土也後鄭謂下文金木皮玉石也飭修也謂審察其委
曲而相其形貌以修飭才物而善治器用也謂審察所謂百工飭
此八材也物貴爲珍物殊爲異資如鄭謂資皮貨易之資通之四
方以資用也卽所謂商賈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賁
力以使之生長卽所謂三農生九穀也絲爲最麻爲布屯治以使
之成就卽所謂嬪婦化治絲麻也此首明百工爲六職之一以見
其不可廢之意也○鄭敬仲曰考工必育及於王公士大夫之職
何也蓋治天下不可耕且爲百工亦然也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
勞力者治於人而食人故六職先王士大夫而後成之以工商
農爲後世許行彭更之徒豈知此耶王昭禹曰五材資民器所資
以成也乃能飭五材必先乎審問則孰惟窮理所在乃能審問惟正
體所何乃能面飭若飭木爲舟車弓虛之屬飭金爲鼎鬲劍削之
屬飭土爲瓦甓甕豆之屬飭水火而還用之以成衆材之屬是謂
飭五材若輪辨高下之地弓辨安危之人庶辨土之剛柔劍辨土

卷十一

三

寶清樓

之上下之屬是謂辨民器。然後舉據本記而言五材先鄭援秦
秋傳而言五材者金木水火土原五行之理金木皮玉土指五材
者器。器工之材皆五行之理。二說並行而不相悖也。工不及木火
之器。禹謂水以運各材故不言也。其亦審曲而執以節之者如
匠人爲溝洫及輪人養陰齊陽之類是也。後
鄭於諸工不及設色者其所謂設無專材矣。

竣工記序下

左傳疏證各工之立衛有類於五官之序
官故謂之序工而其體製實亦與五官不合也

說見總序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廐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

能爲罇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

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

能爲弓車也。鍾音博。燕平聲。夫音扶。此以下取明百工之職而先借其不以工名者以起下文。工所以名之意也。粵

戈戟柄之屬也。無鏑無函之類。言其施人。人能爲之。而無鏑函等。

工也。○註曰：勢地奎泥多，故歲而山出金錫，鑄幣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楹。胡今匈奴無屋，宅田獵。

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矢者制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車故此諸國不置是工也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煉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

知卽聖也。創猶作也。知無不知。故能立法。巧無不能。故能運法。出

是世守其業而工名焉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也燔金以下蓋舉四條以劍之○王氏曰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道本於性命而

巧足循迹而能述故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識其文記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敏故木

之子不使攻金攻皮之子不使攻玉東莞樵翁各請其事故云守
之世謂之工又曰守者循迹而已易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非聖人觀象孰能作之哉故斷木爲杵掘地爲
臼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取諸睽爲耒耜取諸益爲耜耜

取諸離其方圓奇偶之屬皆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虛之
理傳云作者之謂聖故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
天有時地

周禮補

卷十

四

寅清樓

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

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

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晉之削吳之劍遷乎其地而非

能爲良地矣然也燕之所非之章妙句之當身舉之金鑑此松之
 美者也天有詩以生有詩以殺草木有詩以生有詩以死山有詩

以助水有時以凝有時以舉此天時也糸作緩動音焚書或爲

爲羹粥音勦渾音穰○此又承上文推言工之事備於天人以見其事之大也良猶善也天有餘易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

四者合乃善也。踰猶過也。橘實宜於實苦。禹貢維荊州貢檣柚。淮

而米巢爲其踰濟而東且巢居故爲變也貉狐屬善緣木踰汶則
死亦不踰濟之意也鄭宋以下皆國名粵與吳並稱卽越也荊州

名亦謂楚也。妨胡未詳。註謂春秋胡子之國也。在楚旁。斤。斧類。削。害刀也。遷。猶易也。五國之人。使遷他國而制是器。則物性亦變不。

寅清樓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

者車爲多。上尚通尊也。註曰舜至質貴陶器。甕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工下失其服飾而尊輿也。聚猶集也。疏曰一車之中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而序職中仍有騎人是一器而工聚也。此將言攻木之工車與之制而首以周人之向車者發之也。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楛六尺有六寸。旣建而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爰長尊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

寅清權

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
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阨也故兵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
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鞮焉四尺也人
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威愛同阨音矢乘去聲軹音止鞮音樸○此
正以輪載於地也樸屬言其堅固微至言其精善也阨疾已太也
登謂登車也終古齊語所謂常也阨坂也雖行平地常如登阨阪
然馬不能引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下路金路象路也
輪心爲轂轂中空內頭爲輿外頭爲軹轂中橫木爲軸軸末爲轄
其鐵爲轄轅上伏兔爲鞿轅上爲軫下亦謂下車也軫高得人之
半登下以此爲節乃爲適中言兵車乘車不言田車者其弱以寸
計耳亦統詞也○毛氏曰人之登下以車爲節車之崇庑以馬爲
節鄭註曰兵車乘車駕兩馬田車駕田馬鄭謬曰馬有高下故車
輪亦有之種齊道伐皆國馬高八尺以上故輪六尺六寸而轄
四尺七寸田馬高七尺以上故輪六尺三寸而轄深四尺也

周禮補

卷上

七

寅清樓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也也輪轂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此序攻木之工之一輪人之職也三材即轂輻牙之材也新必以時如冬斬陽夏斬陰之類乃仰工巧和者謂其整轂而合之也牙輪輻也利轉者轂中虛而容輻故也直指者輻實而容轂故也固抱者牙抱輻而外轂故也轂猶事也完善也○疏曰按老子道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理計謂無為空虛以轂中空虛輪乃得行也望而視其輪欲其輻爾而下也進而視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圖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視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視之欲其轉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疏曰視同一音低義並同諸工放此輻音輻圖音員掣音洩肉柔去聲眼眼上聲○輪輻牙也輻均致微掣輻進眼進眼得訓為進眼近眼是也掣殺小貌肉稱謂我殺好也輻猶肉倍好謂之望好倍肉謂之愛肉好若一謂之環肉言其好言玉孔此器

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微不敗○疏曰此下刻畫之也轂輻也陽大向曰文理致微而堅陰木背曰文理致微而柔也養者以火炙而齊之也齊之言暴幹不著木而暴起也言先就樹刻畫其陰陽向背而因火以養陰使之堅轂小而長則柞與陽齊則以華轂木陰無變滅而穀雖微亦善也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掣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擇其漆內而中調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指其轂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為賢去三以為輻作轂參並同二防音勒指音蕭去聲上聲去二舊作去一註定作去二○柞狹也掣危也謂小而長則輻間窄狹而輻中弱大而短則其末又危而不堅也六分輪崇之一如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則牙圍兩面共尺七寸又三分寸之一而外踐地而不漆者兩面共三寸又三分寸之二也擇之言度從其區郭而度之也誠為折也兩面之漆者其七寸又三分寸之一加以輪崇之五為五寸五分其得六尺二寸又三分寸之一則以此度之而中折為二計轂長得三尺一寸又三分寸之五而因以此為圍也圍三尺一寸又三分寸之五其得當得八尺又九寸十分寸之三十五三分之一之防指除也○疏曰轂輻之數謂輻孔所聚也於轂圍三尺一寸十分寸之五內除容輻之數孔三十分之一計亦當除一尺又九寸十分寸之三十五而於圍得九寸又九寸十分寸之三十五內除轂深三分之一則計當除三寸九分寸之五也賢謂大穿輻謂小穿也皆金為之為賢為輻之為猶置也去一註定為去二者大穿小穿與轂三者須相稱若五分其轂去一以為大穿是穿徑八寸十五分之二八穿過於大樞去二為大穿徑六寸五分之二去三為小穿徑四寸十五分之二四加穿金各厚一寸圍徑當減二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五分寸之二四如是乃與轂稱也○疏曰上言大小不得其所六分以下言制度各得其所以此據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而言若車輪小崇六尺三寸做此計之可也易氏曰牙圍六分輪崇之一得尺有一寸當分為兩面每面各得五寸半註不分兩面便說三分牙圍而漆其二若是則兩面牙圍共二尺二寸矣實與經意未協也又指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并踐地一寸不漆以養令之皆非理也○文如之則漆內之制未明而較長圍徑之屬皆非也○疏曰三牙圍之長二在外一在內在內為大頭其空寬則質也在外為小頭其空狹則軋也質與軋以金為圍厚一寸置之轂頭空中以拘

周禮補

卷十

九

寅清樓

有重任，斂不折，參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濫也。法先鄭讀作絛，絛之義殺去澤，澤枯同。○繫深卽繫孔也。以深爲廣，謂深廣約各三寸，有奇。趙氏謂繫圍之徑約一尺，有奇，以圍徑三分之二，一捐其數，故深三寸有奇而廣如之也。抗不剛也。強健也。法讀如絛，猶量也。弱卽謂當也。今人謂滿在水中曰弱，當之入穀類之也。殺其一謂其末近牙處也。當必量於幅，則不至大抗而重載亦可以勝，以無幅廣淺之弊也。殺惟殺於末，則不至固而餘而強不足，而深泥亦不爲累，以無繫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深，幅小之弊也。此言繫與幅深廣之法也。

斂圍探幅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繫而固，不得則有繫必足見也。股音受，繫音洵。見音現。○股謂近轆者，斂謂近牙者，必齊者，燭之火以使之齊，有必均者，試之水以使之均，停如是則直以指牙而所云幅以爲直指者此也。牙得謂牙內垂繫相得也。繫者，淫物於孔以補苴之，蜀人謂之撥也。足見謂繫本也。牙得則不待繫而同否，則繫雖用而足必現矣。此推上文三分案之一，之輻而因簡言與牙相得之妙也。○王氏曰：輻資牙以指牙資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繫自固，不得而用繫則行而搖動必繫出面見矣。

周禮補

卷十

十

寅清樓

權之以抵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冰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矩同聲懸同○此總結轂輻牙之制以終輪人爲輪之事也匡猶方也規視圓輪貫圖也萬視方其陳圓貴方也繩懸視直衆輻之上下貴直也木假視均全輪之升降貴均也質以柔以視三十裏多寡之齊權以視兩輪輕重之等六者皆善則通國皆推其善也○鄭司曰視以六者皆法所當然能合乎法可以規可以萬可以冰可以縣可以量可以權則得之矣心應之於手出乎技巧之外而非世所能及也記言國工者三輪人爲輪爲轂處人爲極皆以其難而獨能至於盡善也

輪人爲轂達常圍三寸程圍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

端一枚程音箴信仲同○此以下因序輪人爲輪之職而兼言其爲轂也轂車上覆也蓋半曰部蓋全曰程其上貫部中而

入於程中者謂之達常亦謂之部柄也達常圍三寸徑一寸程

六寸徑二寸部廣謂部徑凡以明程大於達常部又大於程而

寅清樓

寅清樓

37-197

寅濟樓

能倍任者也。力猶能之。至下。隨其勢。深非牛。則到淺。深其車之。即又必割緩而納於其牛之後。此又言。雖有無。而下地之害也。凡此皆言其不可太。而太。深者。可即至。毛氏曰。凡此所引多駕馬之車。而此言。駕牛之大車。者。對馬之事。馬之車。物載物。車重易覆。故大車。以明之。蓋謂。牛車之。欲行。則馴馬之。轅。欲。亦可知也。照。後。出。車。兵。車。乘。車。皆。名。稱。大。車。相。車。羊。車。皆。名。稱。小。車。之。言。而。應。在。人。馬。車。之。後。而。在。此。蓋。錯。簡。與。或。曰。此。次。於。凡。此。之。下。是。故。欲。從。所。興。之。上。乃。承。上。起。下。之。詞。毛。氏。所。言。是。也。是。故。欲。從。所。興。之。上。乃。承。上。起。下。之。詞。和。則。安。順。音。聲。典。音。珍。利。準。重。二。字。先。鄭。依。經。文。後。鄭。謂。衍。文。也。恐。鄭。向。若。深。而。太。曲。則。馬。引。新。而。易。折。淺。而。無。挽。則。輻。輳。而。如。負。非。所。以。為。安。忍。矣。惟。燭。形。如。水。之。注。則。利。如。準。之。平。則。久。於。是。輻。和。則。人。亦。安。矣。此。蓋。淺。深。得。宜。之。驗。而。所。以。為。準。忍。之。道。也。○註。曰。利。準。重。讀。如。非。也。注。則。利。謂。輻。之。操。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輻。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也。愚。按。利。準。重。二。字。先。鄭。依。經。文。為。義。王。氏。謂。輻。注。則。利。準。者。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故。其。行。便。利。而。不。滿。準。平。而。無。碍。所。以。能。久。也。和。則。安。者。有。利。準。之。效。故。輻。和。人。乘。之。而。安。荀。齊。云。馬。孩。與。則。君。子。不。安。是。也。其。說。亦。從。經。文。自。輻。欲。弧。而。無。折。經。而。皆。有。理。然。後。鄭。作。衍。文。辭。較。不。易。故。從。之。也。自。輻。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權。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輻。之。和。也。○健。杜。預。為。案。鄭。云。或。作。朱。之。吳。一。讀。為。怯。需。如。字。一。讀。為。橋。○弧。而。無。折。有。弧。之。勢。而。無。之。也。經。謂。木。之。直。理。也。健。為。疾。者。謂。軍。車。御。者。居。左。馬。苦。差。焉。初。則。馬。不。塞。也。或。作。朱。今。健。字。者。凡。乘。車。尊。者。居。左。輻。和。則。久。於。勝。而。尊。者。不。倦。也。不。契。需。謂。不。傷。蹄。不。需。衽。也。輻。無。折。絕。而。人。馬。相。得。如。此。故。時。久。道。遠。而。無。疲。勞。○登。馬。力。馬。力。既。竭。輻。猶。之。患。蓋。中。上。安。和。之。意。而。極。形。其。妙。矣。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輻。猶。能。一。取。焉。勸。助。登。進。也。謂。馬。力。雖。竭。輻。若。助。之。尚。能。一。取。以。進。也。此。三。句。味。文。義。當。在。馬。不。契。需。之。下。蓋。錯。簡。與。○良。轉。環。潏。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潏。謂。之。國。潏。潏。音。醺。○潏。漆。之。狀。先。鄭。謂。潏。郭。如。環。是。也。中。猶。間。也。伏。兔。至。軌。凡。尺。四。寸。有。奇。自。伏。兔。不。至。軌。七。寸。明。其。半。無。潏。而。軌。間。以。往。皆。潏。也。輻。無。傷。噴。而。軌。間。漆。飾。猶。新。信。非。國。工。不。能。為。也。○註。曰。伏。兔。至。軌。蓋。如。式。漢。兵。車。乘。車。式。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潏。不。至。軌。七。寸。則。是。牛。有。潏。

寅清樓

也。王氏曰：指其人而言，謂之闕，指其器而言，則謂之闕，將也。概按：朝長一丈四尺四寸，此與後乘軫之踵至車前特獨之類之總數也。細分之軾，前凡十尺，自伏兔至軾，凡四寸有奇，自伏兔至踵，凡二尺五寸有奇。今不言軾，前十尺，伏兔後二尺五寸有奇，蓋以伏兔至軾之尺四寸中分之，自伏兔不至軾，七寸無濇，則伏兔以後無濇，可知軾間七寸有濇，則軾以前亦可知也。通計丈四尺四寸之軾，其濇者，又有七寸也。

一謂七寸無濇，其餘皆有濇者，非。

軾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闕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

鵠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

象弧也。

旂音由。此約輪人與人制人治車之法，與其建旗之義。以通結上文也。軾方者，據輿四面而言也。九旂以下，皆車所建弧旌，製禮所謂弧韜，所以張終幅其衣謂之韜也。軾在下，承上爲方，以象地。蓋在上，覆下爲圓，以象天。一輪三十幅，以象一月三十日之運。蓋二十有八弓，以象周天二十八宿之躔。大火東方蒼龍之宿也，故象以龍旂。九旂，鵠火南方朱鳥之宿也，故象以

周禮補

卷上

去

寅清樓

鳥旗七旂，伐西方白虎之宿也。故象以熊旂。六旂，營室北方玄武之宿也。故象以龜蛇四旂。而凡此皆弧以張之，而畫枉矢於上，則又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註曰：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朱鳥宿之軾，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爲旂，師都之所建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四星，蛇爲旂，縣都之所建也。營室屬玄武宿，東轅連體而四星，疏曰：九旂七旂六旂四旂之旂，皆天子自建天子以十二爲節，而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云交龍爲旂，諸侯所建者，蓋司常文而鄉始引以釋此旂也。鳥旗，熊旂等亦然。後仲斯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蓋軾輪幅之間者，豈徒爲觀美哉。

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此序攻木之工之三。弓人之職也。舊弓入廬人，人車人梓人之下。五工並結簡在埤埴之工。旂人之下。旂人之下。爲梓人梓人之下。爲廬人廬人車人又其下爲弓人其亂如此。今一以序工正之六

之義其必於冰時者蓋以時未
冰則潤滑與否猶未可定與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斷目必茶斷

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

摩其筋夫筋之所由瞻也恒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筋之論理也謂其理也口謂幹之節也茶幹也也修猶長也久

也筋謂絕起也疏曰先鄭謂幹為車轡之義山絕起則廉然

節剛強而筋柔弱以剛柔乘則筋受病而絕起矣三以火其角欲

其柔而無邪再以火操幹欲其堅而必倫此中言和幹角以及於

筋之厚其智則木堅其智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約之不

皆約疏數必俾

日謂謂幹上謂木如柳也需為柳者神厚則剛而

堅神薄則柔而變也厚其液即三液再液也節其智則不厚不薄

也約謂絲縶之也俾均也不以絲比次縶之而疏數均也此申言

和幹以及於

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

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

周禮補

卷十

九

寅清樓

作夫音扶也擊也謂斷致其幹也中亦均也懷猶藏也謂幹失

也而膠滯在內則角摩折而病發也此又申言和幹與膠之法

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槩引之則縱釋之則不

校恒角而達辟如終繼非弓之利也

當註作展易氏讀如字或云

音互校讀為發辟皆同○本節義多未安按註次亦居也需即膠

之義於以漸而變亦正相足蓋視

諸說為勝也此中言和角之法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技於挺

臂中有樹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

夫音扶菱註讀

戶賁反樹音平剽音勦○菱為散者齊人名手足節聲聞為散亦

云散解以限以角接處如之故云散解中也變與也謂諸與

用力各異故與也挺直也直臂中謂已把處也樹者把處兩畔側

骨也樹亦并也骨堅強與弓為力故疾也引如終繼謂引之則臂

如終繼也此又謂

搖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搖角欲執於火而無燬

上文而申之也

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驚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亦不動

居遲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

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

搖幹同義義同

柔操同○搖操也廣過也燬爛也引開也旱燥也言良弓之為

凡

同無過不及而燥溼皆宜非賤工之得同也此總結上文也

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樹長其畏而薄其微宛之無已應下樹之弓

周禮補

卷十

手

寅清樓

末應將與為樹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

畏作隱微

之微或讀如字羽註讀為尾王氏郝氏並讀如字○峻謂箭端方

寶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寅清樓

經 87—203

周禮補

卷十

四

寅清樓

外九室而不數三夫人三公者別文也然則九室卽六宮之屬而疏說之失益明矣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城經涂門阿謂門之屋脊梁城隅謂城角上之浮思也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此據高而言也國中曰經涂達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人有聚散故涂有廣隘門阿爲都城以下皆明殺也○註曰都謂畿以內四百里外距五百里人都也其城隅高五丈則宮隅門阿皆當三丈諸侯謂畿以外諸侯也其城隅高七丈則宮隅門阿皆當五丈王氏曰降殺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入爲卿士而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近君則勢屈遠君則勢伸觀其采地不謂之國而謂之采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命以偶不以奇其治以剛不以典其傳以祿不以嗣其於城涂之制可知矣

匠人爲溝洫耜廣二寸耜爲耜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

冒倍之廣一尺深一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

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事達於川各載其名。

照古賦字。○此條因體國以及經野而首

即爲溝洫之屬明之也宋項金曰渠其廣五十二畝爲溝其廣一尺伐之言鑿謂發上也田謂一夫百畝之田成方十里所謂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也同方百里所謂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也深名俱猶廣名勢達也由田首廣深各尺之遂而溝洫通達倍者凡以溝容遂洫容溝洫容田而後達於川也載猶登也謂各登其溝名之屬使人言有所辨謂也子約問井田之法一鄉一遂各一萬有餘夫各百田十澮一川洫南無多而匠人一同九萬夫止十洫一澮澮洫反少何也宋子答曰詳謂此乘地之制異於鄉遂井公邑也蓋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與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檢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遂人之制一般乃是子約看不仔細耳陳氏曰周制通行井田之法安有與於內外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其實一制也薛氏曰匠人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云十夫有溝兼溝塗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

周禮補

卷十一

五

寅清樓

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
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澮非一成之地一澮而已同間
有澮非一同之地一澮而已於成舉澮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
內外遠近之溝澮初無異制也夾漈鄭氏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
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澮
之地惟有一澮十澮而澮澮間有澮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
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
人即遂并公邑是制田之法分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
遂人匠人所載溝澮制度無不相合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
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有九百夫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成間
有澮同間有澮其間澮澮多矣周家井田之制通行天下未嘗南
鄉遂郡鄙之異也愚按註謂匠人與遂人異制朱子初未之許而
諸儒多辨之矣陳氏鄭氏其全文雖不如薛氏之融而大義皆明
抑愚更有明辨者本本文同間之澮之下其文云專達於川各載其
各夫名云各載則同間非一澮而成間非一澮也何各載其名之可
言止一澮成間止一澮亦如井間之止一溝也何各載其名之可言
耶且溝澮之屬以時蓄洩備旱潦也乃謂鄉遂千夫有澮萬夫有
川而都家九萬夫猶止有一澮而無川恐水利之修缺不如是異
也鄉遂都家苟有川之自然者皆當引澮於川而否則皆當以人

車人爲車柯長二尺博一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
首大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
之一渠三柯者三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有又通下同。轂長之上舊闕大

寅時

車二字今從註補入又職末行澤者欲短轂節舊錯簡在三柯者之下語次失倫今從柏車節之次正之○首卽斧也五分柯之一其首六寸也爲車又先列此者猶前列車人之事之意也

平地任載之車也轂徑尺五寸爲半柯轂闊幅長皆四尺

爲一柯有半渠謂車輪卽牙也三柯爲九尺三柯爲二丈

此謂牙之圖數也輪卽下文大車崇三柯是也三柯爲九尺

六分其一爲尺五寸此謂牙闊之廣數也○王氏曰牙名渠者轅

不爲曲包輻轂之衆而其勢闊有如渠之受衆小水而流行故名

也柏車轂長一柯其闊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

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註謂山車也疏謂對大車爲平地車而言也其制小於大車輪輻卑小轂獨更長圍

亦史大者山行欲安故也渠二柯者三爲一丈八尺不言輪崇以

輻長一柯推之當崇二柯而爲六尺牙圍五分其一當爲尺二寸

也大車崇三柯經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半車二柯有參分

柯之一相車二柯服先鄭讀爲負○崇三柯謂輪崇也經制詳見

人謂之平輿皆有孔納軛於其中而又向下服之故謂之牝服先

鄭讀服爲負者以衆幹所依負然故也二柯又三分柯之二長八

寅清

車制車馬之制同者抑鮮矣此文較煩也諸職之乘車田車兵車皆衛文物存名如戈矢戟矛六等之建大地日月星辰諸旗之國馬用馬駕馬諸職之度凡皆以飾車欲後而因爲之節文也故其制雖各車從同而以諸工分掌之若本職則大車柏車皆機車之欲余者卽牟車亦行官中而已後其制雖各車多異祇以一工掌之而猶兼爲車以外之未也此文較簡也大車之轅雖見於輶職祇以任重一言行澤者欲知轅行山者欲長轅短轅則利長輶則安行澤者反轅行山者仄轅反轅則易仄轅則完仄側同此釋上文輶操之制之意也舊錯簡在渠三柯者三之下今正之轅爲輶之利轉等間沮洳故短則利山中險阻故長則安轅爲輪之固抱澤間反轅則內與外相易其本性需滑故泥不能黏而行易由中仄轅則表與裏相依其本理堅鞫故摩不能蹶而車完也梓人爲筭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羴者羽者鱗者室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羴者羽者爲者以爲筭虞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

厚唇兌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羸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竊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

寅清樓

者謂之鱗屬以爲筍。耀註讀爲哨或讀如字縣懸同由猶同吻音其數音促顧音聲聞去聲搏團同○牟敏也
出目目突出也。耀讀爲哨順小也一讀如字光澤而無尾也短肥
顧喙口喙也銳尖小貌吻口脣也卽脣邊也。決嚙齒貌數謂視急
鐘若響項長響之言舉身小而縮腹以舉也。○王氏曰先王德足以作
動物雖庶物皆取此大鳴爲筍虞之義也。○王氏曰先王德足以作
鼓鑄之屬音象獸非特其音而已形制亦然器爲伏虎爲此意也。
況筍虞所以垂鐘磬者耶則擊鐘磬而顧其形不猶其虞鳴乎敬
仲鄭氏曰凡虞所刻物形皆於其下載之故有任重任輕之義筍
形欲圓故用鱗屬小首而長。
凡攫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
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荷
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
而不作則必類爾如委矣荷類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
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調殺通簪聲通匪斐通○不言任輕及爲筍者舉重而言也攫網者援諸而卽救援噬者

醕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
 醕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觚舊作鬴從註作
 鬴馬氏作斗今按豆當如字○此條因荀處以及飲器也勺爵觚
 俱飲器韓詩說云爵實一升觚二升爵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豆食
 黍實四升王氏曰梓人爲荀處爲樂器也爲飲器與侯爲禮器也
 ○疏曰鄭字今職作角旁單古書作角旁氏學者多聞觚寡聞鬴
 故亂之耳又馬季常謂豆當爲斗一爵三獻則一斗也劉氏曰一
 獻而三爵者計數以則然也愚按血之爲觚註疏所稱俗誤甚明今
 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也愚按血之爲觚註疏所稱俗誤甚明今
 攷犧禮辨飲酒滂射俱獻以爵醕以醕文更可據至從馬氏變豆
 爲斗而因以一爵三獻實之則非也攷儀禮主於賓一獻一酬而
 已其稱三爵者始而主獻次而賓酢三而主酬故稱三爵劉氏之

黃清德

說修桑何有於三廟又何有於一斗而輕變之義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鄉去聲○肩閭曰衡司農謂農衡是也向肩衡而實於丙者不可盡是太深也梓師梓人之長罪歸其長也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爲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纈寸焉今註讀爲幹又因斧以爲侯中則五十弓之侯侯中一丈而天子侯道九十弓者侯中丈八尺也鵠其所射也成爲之居侯中三分之一方六尺个讀如齊人膏幹之幹布爲之用以維侯卽所謂舌也身謂躬也鄉射記云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占其躬身夾中之上上下下夾其身之左右而上廣於下象人張臂廣張足狹之意也上兩個與其身三者身居一分上兩個三之也个或讀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舌旁邪豎爲植綱以繫侯於植也上綱皆山舌一事亦象人張手足然橫者罷繩繩于其間律也趙氏謂個造閭子綱則穿過閭子以縛諸柏也此言造侯之制度也○政問上兩個與其身三舊註謂爲倍其躬而今以爲三之何也曰此本鄉射記及本職梓人之文也曰鄉射記云倍躬以爲左右宜今以

周禮補

卷十二

十二

寶清樓

勝不勝

卷五

三

策蒲樓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鳧氏爲澤衆氏爲量段氏爲
鑄器桃氏爲刃齊同刺下節同○此總序築氏以下攻金之工而
先舉其齊以鑄端也齊者錫和金之名多錫爲下

少錫爲上。度若鐘錐之屬。量若區罇之屬。鉈器若鈇錐之屬。刃若
刃劍之屬。○王氏曰。下文蔡氏爲例。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
爲多。故曰執下齊其上。而大刃下而鑿鑿之屬。皆下齊也。冶氏爲
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少。故曰執上齊其上。而鍾南
斧斤之屬。皆上齊也。舉
藥治二工。他可知矣。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齊。
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
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鑿之齊。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者。金五分。錫一。
分其六分也。餘放此。鐘以擊。冉以煮。斧以伐。斤以斫。戈戟以刺。三
齊惟欲其堅且剛而已。故用錫皆少。而以上齊也。大刃。威揚之屬。
以斬。於以削。殺矢。以獵。此二齊欲其堅而剛。器以取水。於月。薙之。
取火。於日。此一齊欲其明而首。故用錫皆多。而以下齊也。○蔡氏
曰。金謂銅鐵也。王氏曰。凡金必清以錫者。金性堅剛。錫則柔。與金
或赤黑。錫則青白。以柔異而濟堅剛。則器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
則色不澤。此所
以有六齊也。

因於欲其同也此言懸之上下也○疏曰經文不言薄厚之所震
衡長又以鍾長為前長太長不須故却前并衡也○薄厚之所震
動清濁之所由出後弁之所由與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後
則什弁則響長前則震也○此承上文而推言之以起下文
說鐘謂也王氏謂猶故也○此承上文而推言之以起下文
形所與也其故豈無謂哉實太厚者聲石而不發實太薄者聲播
而多發也夫大者聲迫而不舒形小者聲繁而不通而柄長者聲亦
震而不平也蓋形質與聲相為表裏其故如此石播作響亦清濁
之類也○亦厚薄介後之類○鄭謂曰與同言鐘之形聲者十有
鐘也六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大小審用於是
是乎由單穆公之謙景王者如此然則四者病所由始也
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
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長而小則其聲舒而遠聞○開去
此明上文之意也凡鼓間居鈞徑十分之六而大鐘之厚十分鼓
間之一凡鉦間居鈞徑十分之八而小鐘之厚十分鉦間之一非

卷十二

六

寅清樓

周禮補
小鐘反厚以大鐘之鈞徑鼓間本大於小鐘鈞徑鼓間也其不若
小鐘取於鈞間者恐大鐘過厚則石耳此明厚薄之數也疾聲也
舒聲也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長而小則其聲舒而遠聞
而聲難息此則後弁與清濁之意也○趙氏曰大鐘即禮書所謂
十二長之容鐘言鐘者是也小鐘經所謂編鐘是也○趙氏云編
鐘有鐘無鈞其大也大約有鈞無鐘其大無鈞其細也左傳
制有長短也疏曰樂器中縱聲舒而遠聞亦不可也記云止如稿
鐘則易竭深則安則難息也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
深而圓之也深謂作鐘時即深而圓之以疑擊也○趙氏曰
遂鐘通形如鏡所以取火日中也鐘受擊處為圓形微起其光
明似之深謂高也猶觀禮為壇四尺之深計謂窪者說也
泉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
然後量之量之之量不聲下同○此序致全之工之四泉氏之職
乃約指之也既煎則煎煉也耗減也六齊必煎煉而後而鑄鐘量
之屬尤以再煎無耗為度者鑄成者不再煎也○禮有賦其數之

輕重若下文重一鈞之屬準者取其模之高下若深尺
方尺之屬準者取其受之多寡若實一鬴一豆之屬
補深尺內方尺而闢其外其實一鬴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
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疏曰若同即論
中夫聲○內四方各一尺而外為圓形象天也○四升曰豆四
豆曰區四區曰鬴鬴一斗者下底深一寸也○三升者下底深三
寸也○三十斤為鬴鬴之重準之黃鍾之宮上下生十二律為五音
之主補之聲應之槩之言平也○稅猶征也謂實人所調度最犯禁
者之布也○鬴以取平為天下法而無事征稅其質布也○疏曰鄭
志趙商問槩而不稅同農謂令民得以量而不稅也○人藏有
稅何也答曰此官量槩在市司所以勘諸厘之量器以取平非
常所用故不稅也○人仲春正權槩管子釜鼓滿則人槩之者
其義也說者以不稅為不租稅何哉趙氏曰市量亦槩矣若東氏
之制民得槩用不亦難乎又況三十斤之重何以運而舉之升豆
之制公領制於上使民放而為量若民妄自增損或如家量實公
量收者則以下制正之下文槩以承後槩後槩器難則此也○愚按

卷十二

七

寅清樓

周禮補
陳氏趙氏所駁則舊所謂令民量而不租稅及官量不稅屬市所
用則有稅者其說皆非矣夫地官實人職度量衡禁則罰以布而
屬人職收之初非市廛應用之量而收以稅也以王府取平之其
量而息民間犯禁之稅義本自平而以語誤識之病也何哉
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
則○觀去聲○銘刻於鐘以銘之也○時猶是也○索求也○一云法也允
而信極中嘉美也言是乃文德之君思求法度允建厥中以行遠
而傳後以明德而不稅之意也○毛氏曰極至也言其有經緯之
文故能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
本乎黃鍾律呂權度量衡皆始於此而禮樂刑政非時文之君何
以探制作之理中庸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與位兼非
時文而何哉思按上文謂豆升此量之法也而尺寸為度鈞斤為
權衡黃鍾為律呂凡法皆具其中故言嘉量而以思索之也
凡鑄金之狀全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
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此詳鑄金之狀以明改鑄
之之總例而獨於為量始終言之者李氏謂鑄金莫急於鑄鍾也
之切全與錫色方黑濁極雜尚質至極雜去則火色變而黃白然

而藏則雖微不... 滑也之下... 當諸如字... 儀也... 博為... 鄭人為... 之一... 鼓大... 謂腹也... 謂十有... 六尺六... 之穿也... 之穿者... 寸穿者...

周禮補 卷三 寅清樓 一平所謂曲而有... 為鞀... 則鞀也... 世曰... 下二鼓... 鼓鞀... 與鞀而... 長八尺... 事也... 上修分... 三正... 必以... 理... 漆然也...

而藏則雖微不... 滑也之下... 當諸如字... 儀也... 博為... 鄭人為... 之一... 鼓大... 謂腹也... 謂十有... 六尺六... 之穿也... 之穿者... 寸穿者...

聞問去聲... 韋氏... 如韋氏... 者韋氏... 裴氏... 奉有... 掌制之... 畫續之事... 之黑天謂之... 相次也... 之鞭五采... 龍鳥獸蛇...

周禮補 卷三 寅清樓 二而工名與... 有總序也... 皆先... 也次... 之方... 文以下... 謂形如... 圖象其... 為五色... 之事也... 何也... 故言... 止不... 之問... 取諸... 性命... 文采... 此又...

周禮補 卷三 寅清樓 二而工名與... 有總序也... 皆先... 也次... 之方... 文以下... 謂形如... 圖象其... 為五色... 之事也... 何也... 故言... 止不... 之問... 取諸... 性命... 文采... 此又...

上有脫文○經謂大圭之屬以紐約其中也疏曰獨言天子繅不
言諸侯者舉上以明下也按聘禮玉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
有纁緇及綳約圭中央以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大圭長三尺
防失墜即此中必之類也

杼上終蔡首天子服之圭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

二寸有瓚以祀廟此節上上祿後發蔡首文錯簡在此餘錯簡
言殺也終蔡謂權也齊人謂權為終蔡於骨上為之明無所舛也
服之即典瑞所謂指以朝日也致祭於土地之圭猶度也冬夏
至以度日景之至不建邪則以度地而制城也瓚即侯用瓚之
瓚也○註曰裸之言灌謂始酌奠獻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
注疏曰按小宰註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至尊不裸故此惟云以
祀廟又按典瑞兼云以裸賓客此不言者文畧也註言瓚如盤者
漢禮文贊如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
一尺言有流前注者下三瓚之勺是也

象德琖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疏曰琖圭九寸而纁以
日琖者所以藉圭也諸侯有令德則使者執以錫命之故云象
德圭自半以上刻至首曰琖判規者其半不刻而下為圓形也諸

周禮補

卷三

黃清樓

黃清樓

侯不德則使者執以琖之故云除慝易行也○疏曰按經謂用
圭刻上寸半耳琖圭半以上刻至首其下半如規為琖除除除
惡逆易行易煩苛也王氏曰琖圭以象德文事○琖圭度尺好三寸
也故言琖圭以除慝易行義事也故言判規○琖圭度尺好三寸
以為度○疏曰此節之首有圭一係錯簡在前未行琖琖一係
此段共兩旁一以琖其上下故旁徑八寸而崇徑則一尺也好
者壁內孔也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琚肉倍好一謂之
璧此則兩旁肉徑共五寸而孔徑三寸所謂旁徑八寸也以為度
言尺寸之度起於此也○註曰琖琖也其義一尺而廣殺也疏
曰註以美為不圓之貌蓋璧圓徑九寸今殺其廣一寸以圭璧五
益袤之一寸則上下之家凡一尺左右之廣凡八寸也

為象文如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勾青金外
殺璧也

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祀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

侯以聘女○射者石下並同衡橫同縹縹則守符同此下各節錯簡
璋飾備中璋飾備殺邊璋但飾邊而已彼名邊也射璋出者也
射與其厚通三璋而言也三璋為勾之柄所謂縹也黃金為勾
以青金飾其外而朱其中所謂縹也其所謂縹也黃金為勾也
縹口徑八寸璋四寸而巳○註曰此三璋盛也縹神故奉
神也巡守有事於山川則視其大小之等以三璋盛也縹神故奉
以先馬而行也大璋亦如之○註曰王氏謂承上殺圭天子以聘女
之文而錯簡於此也蓋大璋亦如邊璋之長七寸射四寸也則射四寸以
亦如之○疏曰璋者璋也璋者璋也璋者璋也璋者璋也璋者璋也
下本大璋中璋邊璋三者所同又何用言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
亦如之乎蓋不知本工錯簡而致此誤耳

以類聘○疏曰璋者璋也璋者璋也璋者璋也璋者璋也璋者璋也
守璋璋有鈕牙也中璋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
璋璋次於牙璋者

周禮補

卷三

黃清樓

黃清樓

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
權○疏曰琮為組○駟琮謂以組繫琮也宗后謂王后宗者尊之
式詞陳氏謂後繼王理內治為天下宗也以為權者謂為稱錘之
言鼻省文也○毛氏曰玉性堅潔用為器以麗其法則法亦與傳
而無礙故先王即璧以起度即琮以為權易氏曰此與璧共起度
之意同知璧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琮為權而權不以琮蓋
權度法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亂故托於璧琮耳
駟本也典瑞兩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聚果句
圭有邸是也

國器之四寸中並去其肩者輪懸同○膳器式也凡爲器制式
謂四方之厚也以高四尺方四寸爲凡收正之式而膳器皆不
此蓋不特上文厚半寸崇尺之屬矣○註以膳器如車轡之轡既
以泥而轉其均乃樹轉其側以疑度而應之其器則正也凡
爲器高於此則埽不能相勝厚於此則火器不交故取式也



周禮輯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此書
多本周禮訂義攻詰鄭注若謂匠人遂人同制井
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馬凡令賦上地家三人中
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專指邦國又力斥小
司徒鄭注旁加之說皆襲前人緒論其自出新意
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禋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
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疊諸臣之
所昨也兆錫謂皆有舟與皆有疊對舉則舟疊皆
是尊名今考禮圖六彝爲上尊盛三斗六尊爲中
尊盛六斗六疊爲下尊盛一石故爾雅曰彝卣彝
器也郭璞注云皆盛酒尊孫炎註云尊彝爲上疊
爲下卣居中然則疊本下尊不待兆錫申說若以
舟爲尊則未會此經之義夫彝尊疊得列於上中
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雞彝鳥彝則曰祿用於獻
尊象尊則曰朝踐用再獻用於疊則曰諸臣之所
昨獨於舟不著所用則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錫
但知皆有舟與皆有疊對舉謂舟與疊同而不知

皆有疊句下有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別無
明文此舟疊不同之明證也考鄭司農曰舟尊下
臺若今時承槃鄉射記曰命弟子設豐註云設以
承其爵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斚士側尊用禁亦所
以承尊舟之承尊蓋亦猶是安得曰尊賈公彥疏
謂舟宜若後世酒船陸佃亦謂若今酒船殆以形
類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卽舟也如此之類
頗傷於臆斷至若辨賈疏北郊用裘之說謂盛夏
用裘必不能行後世遂至天地合祭謂大司徒公
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爲制賦之成數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出軍
之實數此類亦自樹一義不爲無見然遽詆鄭云
爲過殆又談何容易也

周禮沿革傳四卷

〔明〕魏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太原王道行刻

莊渠先生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沿革傳四卷》提要

莊渠先生遺書目錄

第一卷

大學古文

第二卷

大學指歸

考異附

第三卷

周禮沿革傳

天官冢宰上

第四卷

周禮沿革傳

天官冢宰下

第五卷

目錄

周禮沿革傳

地官司徒上

第六卷

周禮沿革傳

地官司徒下

第七卷

春秋經世

第八卷

經世策

第九第十卷

官職會通

目錄終

天官冢宰上

天道始萬物冢宰佐王倡率百官法天道也冢大也長也以總職稱曰冢宰自分職而言曰太宰六官之有冢宰其衆子之有冢嫡乎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四海之治歸於王畿王畿歸於王朝王朝歸於王而王建其有極焉周官三百六十一言以蔽之曰爲民

周禮沿革傳卷三

極建國王所都辨方正位立王朝也體國經野畫王畿也設天地春夏秋冬之官分治教禮政刑事之職民極者大中至正民所望以爲表也邦國曰均者至公至平區處天下萬物各止其所大學絜矩之道也治官之屬六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太宰王之相也在唐虞曰百揆王無爲論一相而已矣相格王正厥事總百官秦始廢冢宰置丞相居外治事如有司人主自行相事少宰散爲御史大夫宰

夫散爲尚書凡在君所者皆弗領於天官矣君弗以論相爲職元首所以叢挫也相弗以正君爲職政所以多門也漢唐宋之盛亦嘗致小康而卒弗能大治以秦法牽制之耳今欲大有爲則何如曰王立相置諸左右以輔德慎簡乃僚

小宰秦漢有御史大夫唐宋有參知政事必也舉而歸諸國朝吏部侍郎則小宰之職正矣小宰亞相之官同德以相濟非有公天下之心者不能後世相欲蔽其主則取和柔易制者君欲防其相則取迎合上意者亂亡所以相尋與然則何如小宰者太宰之

儲也王欲論相乎必先求其能以道正君休休樂善者儲而用之可也

宰夫典國鈞衡邦之司直王之腹心在宰相相之腹心在宰夫宰夫規正其相而相正王天下其有弗治乎善乎武侯之言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國朝吏部有文選驗封稽勲考功四司然非宰夫之職以弗得參預機務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此聖人格主第一精義所以節制王官者也宮正官中官之長宮伯副之先王燕居宮中宦官不得侍側婦人亦不得在側左右前後所與居者惟士耳故有居守環列之衛官府之在宮中者王之親臣也宮正督之士庶子之在宮中者他日國之世臣也宮伯督之王朝夕與居親之為腹心楚太師掌環尹之列漢有郎衛屬之光祿勳郡國歲貢士為郎周廬直宿古意尚存後世人主燕居深宮內外隔絕無復有郎衛天官第一義遂廢不行程子嘗言於哲宗曰人主親

周禮卷之三

三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則可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至哉言乎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王宮第一節食官之長統之於天官所以節王嗜慾以格其非心後世以先祿勳司膳羞其後宦官尚食不復領於天官人主雖窮極口腹之奉暴殄天物糜費民財亦無復能救正矣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庖厨者今光祿寺之大官署膳用關市之賦故有賈以知市直也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調和熟食曰饗內饗所主在內外饗所主在外後世外饗屬膳部有司共之內饗領於宦官外庭不復得與矣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周禮卷之三

四

今之厨役也古乃以士為之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後世士多清談日用之事委諸下人以為賤役事道判矣讀周官者其以此類求之庶幾知古人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之道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後世之藉田令也郊外曰甸天子為藉千畝在於南郊古之孝子必求仁者之粟以奉其先矧甸師主為王供盥盛宜擇忠敬之士苟非其人則盥盛不蠲擾民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十人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

三百人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已上皆職共膳故以類屬於甸師獸人獸人中士而

屬於甸師者重齋盛也故以之為領袖矣獸人主獵

戶者獸人主獸戶者鼈人自獸人而分腊人出於獸

人者也先王何特設官曰天地固有自然之利非擇

節愛養之物力必屈矧食物上供最易騷擾侵費孔

用禮記集解卷五

五

多苟非其人是以致養生者殃民也故悉用士人為之

而統之於冢宰以塞弊端但鼈人似可併於獸人腊

人似可藏於獸人亨人分爨內外饗於勢有弗便莫

若內外饗自職之庶無冗官之患

已上同屬於膳夫事體則異庖人而下其正屬也若

今上下司相承矣甸師而下其附屬也若今内外司

相關矣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此王宮第二節醫官之長漢太醫令屬少府列於近

幸之臣周以醫師統於天官聖慮深遠天下至重

大於保護聖躬乎自昔帝王多殒於慾上醫醫國日

以死生安危誠王勸以愛養精神延保性命斯格王

第一助大臣愛君如子愛父母有疾必問醫以藥所

宜衰世人主寢疾禁中惟宦者侍醫知之大臣不與

聞變生不測亂亡之基也

食醫中士二人

醫以藥補有病用之不如以食補使無病而藥不用

調護聖躬萬壽在此

疾醫中士八人

今之内科

用禮記集解卷五

六

瘍醫下士八人

今之外科凡十有三科

獸醫下士四人

獸馬牛畜類馬之病恒多軍政尤重

已上皆醫師之屬疾醫瘍醫其正屬也獸醫其附屬

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此王宮第三節酒官之長今之良醞署不併於膳夫

者君之喪德喪邦咸起於酒禍嗜慾最甚者也故特

設官剛制上之飲酒其法守至嚴忠益尤重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奄精氣閉藏者漢謂之宦人此下皆與女人同事故用宦以嚴內外不稱士王爵不及也女酒女官晚酒者奚女從坐沒入官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矣後多放此奚三百造酒須人多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漿以充渴飲之正味也飯以充饑食之正味也其餘以滋養而已後世縱口腹之慾以酒爲漿使肉勝食氣此古今奢儉壽夭一大限隔也

周禮卷之三

七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冰室曰凌先王藏冰禦暑亦燮理陰陽一事冰主寒食而煎飲乃不屬膳夫者酒可助陽冰以解亢陽之毒義類相因今夫酒大熱有毒與濕熱相火同體善煎熬真陰殺人甚速人主知此義可以燮理一身陰陽矣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籩人主籩醢人主豆今掌醢珍羞二署其不屬膳夫者因飲酒薦食也人主暴殄天物求遠方珍味皆起

於酒人主節飲訓誡臣民不惟可節情性其節天下之財不可勝窮矣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古者鹽人共鹽而已後世鹽官異於是權民利以富國耳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冪以巾覆物禦塵潔清以致嚴敬

已上皆酒正之屬酒人漿人親其統屬凌人而下以事相屬者也

周禮卷之三

八

愚按酒漿籩豆后夫人中饋之事故以宦者女人服役酒正督之後世緣此置局宮中專以宦官主守有司不得而監臨將何以節制人主之慾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此王宮第四節居舍官之長彌親於王漢殿中猶屬

少府後世修內司皆領於中人矣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舍王行所止之處幕供帳也次自修正之處暫止者也皆宮人之屬三職相須成事幕人立政所謂綴衣周公與執政大臣並舉申戒成王後世尚求聖人格心之精意

愚按自膳夫至此皆受節制於宮正聽其監臨而非其統轄者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此聖人格王第三精義王宮后宮用財咸於是乎出大府治藏之長萬命之咽喉自入天官爵皆以士而

周禮卷之三

九

此獨命下大夫者重民命也上專利以自奉是為民父母而忍絕子之咽喉也其責皆在大府

王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士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此王之御幣以玉名官重玉也歷代尚方工作創業之初費不及一二太平逸樂增累千百無涯以限制不立也聖人隘其利途工作止八人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殺所以杜王之侈心於未形也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此公帑之在內者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此公帑之在外者王者以四海為家易有內外曰內府掌邦賦以待邦之大用故儲於內帑以慎重也外府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故發於外帑以從便也其為國家公帑則同而與王府同屬於大府王府內府列宿王宮亦受節制於宮正漢天下公用盡度大司農雖乘輿不以共人主奉養勞費一出少府不以末作傷本藏古意尚存惜乎散出無紀後世人主不勝私心歛天下公物為己私積盡於宦官私人遂使億萬生靈塗炭卒為大盜所攘唐之瓊林大盈其覆轍

周禮卷之三

十

也已 國朝承運庫如付之有司輔臣四分制國用瑣科條冗費盡革以寬民孰不歌舞聖德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此聖人格王平天下之要道平天下在用人理財財自主宮後宮始宰臣當務大體而國計惟至纖至悉乃能周知此萬命鰓鰓之所賴也故設司會為計官之長主考天下大計以贊冢宰位與少宰相亞唐以宰相判度支是冢宰自行司會也後世理財歸於戶部是司會為大司徒也漢蕭何為相國以張敖

計相其古之遺意乎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古者省繁文以專委任惟理財非簿書不可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會計邦賦之入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會計邦賦之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會計邦賦之餘

周禮卷第三

士

已上皆計官之屬自大府而下守掌之官也司書而下監臨之官也勢頗相軋非有司會總制之權上何以匡王下何以釐革廢弊嗚呼民命之死生國命之延促咸繫於是官矣宮正均王宮之稍食內宰均後宮之稍食亦受節制於司會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裘供祀天之服故列於天官與掌皮皆職會計相

表裏所以爲司會之附屬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

胥八人徒八十人

此聖人格王第二精義所以節制后宮者也先王刑家以及天下故設內宰佐后如太宰之佐王宮闡之治咸在所統以年高德邵者爲之匪但如宮正之監臨王宮而已西漢大長秋參用士人尚存古意東漢專屬宦者後世謂之尚宮先王刑家之法廢矣是故王宮後宮截然成兩世界王道何時可行乎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此內治第一節內小臣之於后猶小臣之於王自古后妃亂政常與宦寺相表裏聖人重男女之別不得

周禮卷第三

士

已而用之則嚴爲之防凡執役於官府者皆正名曰奄此獨稱士異其賢也爵止於上士忠謹者自知勸員限於四人儉邪者何所容統之以冢宰而內宰專統之聖人慮周乎萬世其有憂患乎後世內侍省躋於卿大夫其員不啻千百是故漢唐宦者傳可爲痛哭也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司晨昏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春秋閹弑吳子餘祭近刑人也圍游苑中離宮以館賢者人主時或出游焉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寺之言侍也正內謂適寢豎以幼童爲之非奄也

已上皆屬於內小臣寺人不曰五人而曰王之正內

五人內豎不曰十人而曰內豎倍寺人之數此聖經

特筆也其深有憂患乎曰是皆不得已而用僅僅毋

乏使令而已慎不可使多多則相與比周勢且難制

矣

九嬪

此內治第二節九嬪后與三夫人之媵以備娣姪也

周禮卷之五

十一

嬪相敬如賓也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

論婦禮故無官職文王二南之化始於關雎言后妃

之德也周公立爲家法自九嬪而下列職而統於天

官一聽內宰之教其正始以化天下乎後世乃謂陛

下家事何問外人家國異治矣古者天子立后一娶

十有二女三夫人與九嬪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國

比行則長者將老故天子前後所御常不過三四人

終身不再娶萬壽無疆實在於此

世婦

曰世重繼嗣也

女御

御猶進也侍也記稱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經

闕之者原不備數也后率群陰承王順之至也而易

象爲剝以王孤陽不能勝群陰之斷喪耳人之嗜慾

莫甚於色其速殺人者亦莫甚於色聖人畏之九嬪

而上十二女正數已盈而官中不可無服役非他婦

人可至先王不得已也乃采民間女以充後宮亦得

進御於王以廣繼嗣女御不曰御妻王未必盡御也

故曰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後世豔

色滿前衆斧伐孤樹嗚呼此古今帝王壽夭之決也

周禮卷之五

古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祝習於祭祀之禮者後世大夫士有家法必禁禱

祠婦人無得至家先王曷爲設女祝於宮內曰此當

辨正祀淫祀之別歷代小則待呪大則巫蠱其禍皆

起於淫祀豈可以此而廢敬事鬼神之禮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執彤筆以侍后有過則執法以爭宮中善惡直

書使后宮懼而修德其責至重蓋聘婦人之賢而習

禮者爲之

典婦功中七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

四人徒二十人

此內治第三節主女功官之長四方奢儉勤惰起於
宮中故聖人典之以士佐成後宮勤儉之德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絲貴枲賤故絲有賈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二職各有女御以奄與女奚不得入宮也王之內人
乃列於奄後女不可以先男也

周禮卷第三

主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宮中染事或疑錯簡舉而歸諸冬官是未知聖人

精意也太古尚質因物自然後世賁之以文染采以

備五色世之下衰間色奪正色眩目惑心宮中尤易

靡麗聖人統之天官以爲防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追冠名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冠尊也故追師與弁師分掌屨卑也故同掌於屨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翟備五色有虞氏以爲綏

愚按周禮治官之屬六十有三卿大夫命士二百五

十餘人他官稱是何冗官之多也曰周官有兼攝

大者如公孤兼六卿也有不常置小者如夏采惟

用於喪此其著例也上中下士一官而數人雖有

常員而不全設古法久任量爲叙遷官未必備也

後之復周禮者修其職而省其官其第一急務與

又按天官之有太宰其大絡也宮正治王宮內宰

治后宮分爲二支中出司會一支與五官相關大

府別爲一支以掌財用此大絡之有小絡也宮正

周禮卷第三

主

自膳夫而下內宰自內小臣而下司會自司書而

下大府自玉府而下其小絡之有子絡與膳夫有

庖人而下司書有職內而下內小臣亦有若寺人

其子絡之有孫絡與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

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

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

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

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

任百官以生萬民

先王封建諸侯以道治天下定爲萬世常經是曰六典太宰偏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故六典皆太宰所建治典太宰自掌之其次分掌於五官後世廢封建爲郡縣顓務以法把持守令不復有君道六典滅亡久矣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治天下有體邦國君道也以六典治之官府臣道也

周禮卷之五

七

以八法治之設屬舉賢自助分職各有攸司聯事通職共行其專職自聽之各有常署官成官府成事品式官法官府所行法度官刑糾禁其罪官計考察其功也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先王建都鄙以封公卿大夫采地在王朝則臣道也在封邑則君道也故以八則治之法者從上之令而

下不自專也則者受節制於上而下得自專也馭者節制之義都鄙自主其神得自命官祭祀法則則受於上他放此吏已仕者有過則廢有行則置士未仕者論定官之有功祿之冠昏喪祭之禮各有定俗刑賞請於上臣無有作威貢賦田役聽徵調於朝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八柄王之大權王所自操太宰不敢專擅有事請於

周禮卷之五

十八

王而行王代天以賞罰過則太宰匡之助王所不及故曰君相一體而相成爵有德以貴之祿有功以富之不致以濫幸者予非常祿有所激勸出於特恩後世私寵曰幸則太宰所當正者有善行則置之於位論定然後官之也人臣罪不至死者宥而生之惟辟作福也有大罪收其田祿有罪罷其官有過責讓之不使陷於大惡八者皆當至公無私八柄馭群臣矣王何以馭太宰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王所以率萬民同歸於善親親若堯親九族敬故不慢故舊賢有德行者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有爵者達吏察勤勞之小吏禮賓謂待諸侯賓客八者上行之則下效之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閭閻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職者人授以生業各勤其生先王所以能使萬民咸得其養也有恒產者有恒心教化所以易興與生

周禮卷之五

五

民之本在食凡平地及山澤民悉為農墾田以種黍稷稻粱麻麥大小豆田中不得有木樊地為圃環廬樹桑麻菜茹瓜瓠果蓏二者資民生甚博故古人以農圃並稱山澤地多荒廬教民作興其利數牧善水草滋養鳥獸使蕃二者唐虞所謂若上下草木鳥獸也工作器物飭修治也化置造也爾雅所言八材於民用未切此蓋言木之斲金之冶土之陶膠漆之固革之剝石之鑿皆切於民王之琢骨角之磋亦供上不可缺者行曰商居曰賈交易通有無二者所以資農先王之世民十分為率農者九而工商一焉

故本末相須後世趨利輟棄本業而末作者眾王政所宜禁也禁之則莫若勸農而重穀矣嬪宮中婦指國中婦人曰化治者絲枲事有漸次其功難成古者無一夫不耕亦無一婦不織二者衣食之本臣妾男女賤者疏材草木根實可食用采之防匱乏閭閻單丁力薄不能任常職則使之轉移為人執事傭賃以生蓋弗使一人惰游於天地之間也九職廢四海始困窮矣嗚呼先王制民產以厚其生後世聽民自為生及其衰也困之使無以為生人之言曰後世生齒日繁物力日耗民是以窮夫生者既繁則作者亦眾

周禮卷之五

五

何憂於貧惟耕者寡而食焉者眾織者寡而衣焉者眾民始有凍餓而死者耳今民之無職者多矣一曰佛二曰老三曰冗兵四曰冗吏五曰游民六曰作無益之工七曰通異物之商孰毆之使復本業與君相所當惻然憂勞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九職以生財矣九賦斂其餘財以供官漢法計口率出衆非也古者田賦之外有任地之賦未聞又算

以賦也上之取下當正其名米穀布帛下所以供上也泉鑄於官以濟民乃於民乎取給此紕政不可通於先王邦中在城郭者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郊去國百里載師所任近郊遠郊之地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地關市司市司關所掌山澤虞衡所掌令民取所有以當田稅也幣餘用度之餘財惜之不忍濫費復取以歸職幣嗚呼王者代天養民民出力以養其上然亦勞矣後世不務生養其民而賦歛是急民欲與之偕亡然則宜如

何曰以一人治天下毋以天下奉一人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九賦以歛其入矣則以九式而節其出均節也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四分爲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年矣則其積可供一年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國不幸多故不待加賦以病民民不幸有水旱之灾吾又得以蠲賦所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於未萌也事

有定格王不得濫費有司守法力爭亦毋敢濫供上供既省下亦不得他有侵費上下交相正焉祖宗創業立法謹嚴子孫守成遵而不易不至由儉入奢王政之至善也荒凶年救荒之費羞飲食之物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匪頒王所分賜群臣好用燕好所賜也嗚呼九式廢人主太平逸樂將必生其侈心而有司逢君爲容悅國費日靡民賦且日增至於窮奢極慾竭民之脂膏而不能給矣上下相師風俗胥爲侈靡四海所以困窮也今欲復九式則何先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勤則寡

慾慾寡則費省費省則稅歛薄逸則多慾多慾則多費多費則多取於民此古今治亂興亡之決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九賦施於國中九貢及於天下何言乎致邦國之用也王慎厥德四方自以方物來獻上無所求惟服食器用以四方惟正之供不貴異物也祀貢犧牲包茅嬪貢絲枲絺紵器貢璆鐵銀漆幣貢玉馬皮帛材貢栝栢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織繡織文旂貢羽毛

璣組物貢魚鹽橘柚之屬也四夷之君各以所貴寶
爲摯如肅慎氏貢其楛矢也各任土地所宜以遠近
爲之節嗚呼九貢之法亡人主始寶珍異竭中國不
足求之四夷海內騷然困矣而王所供者不過耳目
之娛耳忍以之易生靈之命哉噫天下治亂亦繫乎
王心與肆之聞而已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
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
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
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周禮卷之五

卷五

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之使不渙散先王
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有道以固結其心
耳一曰牧者諸侯各有分地世養其民民皆親戴之
後世守令數易不復以地得民矣二曰長者畿內諸
侯雖不世然德尊位隆民皆尊仰之後世公卿不親
民不復以貴得民矣三曰師者學校之官興教化善
風俗民尊其賢後世師道不立不復以賢得民矣四
曰儒者學校所造士篤信力行有道爲人所重後世
儒者志於利祿習爲空言不復以道得民矣五曰宗
者大宗百世不遷收合其族後世宗法不立人不知

統繫不復以族得民矣六曰主者大夫各食其采邑
利益及民後世仕不世祿與民爭利不復以利得民
矣七曰吏者若比長閭胥吏居民間治教與民相安
後世比閭族黨廢上下乖離不復以治得民矣八曰
友者同井合耦之人互相保任情各親睦後世井田
廢出入不相友不復以任得民矣九曰數者虞人掌
澤數公其利於民後世山澤之利盡權於官國富民
貧不復以富得民矣此古今治亂之大較也有志復
古奚先曰民吾同胞有是心則有是法矣

周禮卷之五

卷五

愚按自九兩而上多掌於五官而太宰復掌之何

也曰太宰以天下之事分任之五官常倡率以起
事故其綱皆繫於太宰事有偏廢不舉者太宰提
其綱而目隨矣秦漢丞相雖統九卿而職業不相
關諉曰自有主者庶事所以多隳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
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

邦國都鄙舊嘗布治矣治象之法舊嘗畫而懸諸兩
觀矣正月之朔天運惟新上下聿新厥德則又取舊
章布而懸之以作新人心使之起敬挾日更一旬使
遠近皆得聞見事久則玩心生故復藏之後世每遇

歲節自朝廷以及臣民各輟其事相與燕歡滋放
邪侈之心矣何以革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
其殷置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
陳其殷置其輔

六典八則八法備矣待其人而後行邦國建牧都鄙
建長官府建正體統出於一人也其下以次相承協
衆以助則事各有條理牧方伯也監屬長連帥率正
也皆命諸侯爲之此先王維持封建之紀綱參卿三

人伍大夫五人殷謂上中下士輔府史胥徒在官者
長都鄙之君兩畿內諸侯孟仲兩卿正官府正官若
太宰太司徒貳副也若小宰小司徒攷成也佐成事
者若宰夫鄉師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
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治法立矣擇人而任之矣太宰清心無爲候事之至
各舉舊章以應之未嘗作聰明焉所謂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太宰與五官祭祀聯事先提其大綱五帝當作上帝
大宗伯首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天神之至尊者也
民無二王而謂天有五帝乎蓋出於周之末造也誓
戒要以刑儆人心嚴敬畏也具所當供脩先致潔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祗滌濯及納亨
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

前所諏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執事百官各司
其事者得卜即戒之此誓戒之事至將祭之夕有司
先灋祭器太宰親視之嚮祭之晨納牲將告殺贊王
親牽牲殺訖以授亨人日旦明祭王幣所以禮神爵

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
授之此具脩之事

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王几玉爵
天地神祇大者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
獻用玉爵

大朝覲會同贊王幣王獻王几玉爵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殷見曰會衆順曰同王幣諸侯
所以享天子玉獻諸侯獻國珍異皆執玉以致之王
几王所依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昨爵
王朝諸侯立扆前南面其禮之於昨階上替助王受

此四者

大喪贊贈王含玉

助王爲之贈王既寔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用玉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王親戒助爲教令按太宰聯事有通掌者誓戒百官贊王命也有專掌者如贊牲以膳夫屬天官也凡贊玉以玉府屬天官也五官惟有專掌而已

愚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太宰於祭祀戒百官而軍旅大司馬自戒令此固軍容不入於國亦聖人

周禮卷之六

卷之六

所以杜漸防微也太宰治無不統更統兵權則勢陵於上啓人臣之將矣聖慮淵微後世不可以不戒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坊賓客之小治

王常朝群臣及適四方朝諸侯有大治王親聽之冢宰侍王參決中外小治冢宰自聽之恭已南面大治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於冢宰凡務各以其職自治之庶僚之體也王至尊治彌簡

丁以次加詳此先王執要御煩之大體也故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歲終天道除舊布新人事告成冢宰乃計百官府一歲之功將與更始先下令各整齊其所治受其會計聽其所上功狀考察而覈實之上以告王擇其一二有罪者貶黜之有功者陞進之以勸懲其餘不盡行賞罰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周禮卷之六

卷之六

天運變易人事當變革應天乃大行會計有功者賞有罪者誅不徒廢置一二何以不言詔王文互見也按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人自爲考周法三載陟黜又以時通考之古今繁簡不同疏數因異愚謂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當以唐虞爲正立爲常法周法歲終廢置三歲大計誅賞而時出之以擢不次去泰甚者或疑後世事煩恐不可復隆古之法曰與其嚴察於後孰若精擇於前選舉得人自可久任以成治化人有難知者久亦自見始擇不詳賢不肖混不得不亟進退之矣

愚按六典而下建立治道紀綱也正月之吉率百官興事也歲終省其成也有事詔王贊王順承天施之義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昔者堯舉舜而敷治焉舜舉禹稷契皋陶益而天下治此乾坤易簡之理萬世之法也

古者王崩諒闇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經於大喪贊贈王含王書而諒闇不書豈有闕文與抑古今異制與古者王少則冢宰攝政率百官後世幼君在位母后臨朝政自婦人出矣馴致武氏之禍開闢所無王莽楊堅又以外戚假居攝篡位皆因廢先王之法也

周禮卷三

卷三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王宮兼后宮而言分而言之則為王宮后宮小宰建邦之宮刑先嚴內治自王宮始內自妃嬪下及宦官以至左右前後侍從宿衛凡在王所者使之悉出於正內治正而天下之治正矣此格王心之大者也後世人主不以正心為學疏遠輔弼大臣王獨與宦官宮妾處左右前後皆匪正人凡可以蠱惑王心者無所不至故雖英明之主亦未能卓然以私滅公嗚呼

此固古今治亂盛衰之大界限也善乎諸葛武侯之言曰宮中府中皆為壹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其深識周公格心之學者乎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貳副也逆迎受之考覈其實不徒為文具太宰立法以示百官小宰率百官以奉法事相因漢以御史大夫貳丞相然分為兩府非復一體而相成矣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太宰制國用小宰以法謹其出納大數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

周禮卷三

卷三

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小宰肅百僚故先之以六叙整齊之使各有次第位班次進其治以次奏事於王制其食祿之多少受其會上計於冢宰情謂欲有達於上者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

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十屬言大數也煩簡各異亦不盡同長正卿也六十屬之總尊者領其要大事宜從正卿官屬惟聽命卿自達王體統常歸於一每屬之中又各有長卑者治其詳小事各有司存專達於王得從其便大事不從長則政出多門若漢武帝時九卿更進用事而丞相失職矣小事不專達則王無由常接群臣而大臣得以壅蔽矣大臣不親細務王乃自親得毋煩碎失大體曰大臣以大事入議王相與可否者也小臣以

周禮卷之六

世一

小事來言奏知而已王不可否者也其有奏請則必謀之大臣矣何言乎舉邦治曰六官三百六十屬雖同總於天官太宰弗自舉之也王舉太宰太宰舉五官於王六卿各舉其寮屬六十屬亦非人人舉之惟舉其長數人使自以類相舉此乾坤易簡之道也漢制公卿亦得自舉掾屬爭以辟士相高非其人則免知人之明而亦自失其助故漢治猶爲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盡選於吏部人材弗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賢不肖大混淆矣噫孰能一洗煩碎之法恢恢乎大有爲哉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六典道也六職各主其事而言有司之守也節財用以太宰式法用財懷賓客賓賢能聚百物九畿制貢各以其所有生百物者時地利古者百官府各有分職委任而責成功故得展布爲治弗稱其職則去之其人可得而去其職弗可得而侵也後世君行臣

周禮卷之六

世一

職大臣行小臣之職煩碎拘攣萬事禁不可理矣然則何如曰王者勞於求賢逸於任人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欽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六官各有分職錯綜互見事常相關舉一事則六官皆在聯合以行通貫若出於一大宰所以提綱而目隨也祭祀如太宰誓百官司寇奉明水火賓客如宰夫掌牢禮司徒脩委積喪荒如太宰贊贈舍大司徒鄉師治役司徒荒政移民通財小行人令調委軍旅

如司馬治軍司徒致民田役如鄉師帥民虞人萊野
欽弛如閭師征賦太府受財司徒施征司馬制賦小
事有聯如司關聯門市之類後世禮官專掌禮刑官
專掌刑兵部專掌甲兵戶部專司錢穀截然不相通
貫太宰亦難挈其綱維矣此無他心量不能包羅逐
事湊合非混而無別則散而無統矣欲知周禮官聯
非大其心以天下爲度者不可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
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
曰聽祿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

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人之情僞無窮而官府有一定品式可以不勞而理
絕其訟端凡起兵及徭役宜按伍籍發之知其可任
與施舍事乃均齊司徒五家爲比用之則五人爲伍
出征及田獵分數宜明閭計士卒兵器爲之要簿則
多多益辦六鄉二十五家爲閭六遂二十五家爲里
爲之版圖則人各土著有事執此以辨稱貸於人而
責其償則立文約付所貸者爲證禮命禮之九命上
下各有階級不得相踰彼此有所取予以符書爲約
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長短契也歲計曰會月計曰要

財用出納之數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
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聽字上下盖有關文廉察也吏以循良爲上故廉善
爲首才能次之敬不懈於位正行無傾邪二者察其
守已法奉法不失辨有決斷二者察其治人

愚按太宰以八法治官府提其大要而已小宰於
官屬官職官聯官成官計舉其凡而加詳焉官法
散見於六官官刑則屬之秋官大司寇惟官常闕
焉以後世況之設官分職各有衙門以爲聽治常

所一衙門中各有分局以領簿書期會之詳豈古
之所謂官常亦若是與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
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太宰於戒具不言法道揆之任也小宰則兼法守矣
亦惟申飭有司不親之也共財用治官之屬施舍地
官之所掌治訟秋官之所掌小宰皆得舉其要以令
之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
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祔幣玉之事

天地之祭用玉幣爵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授王宗廟之祭用裸小宗伯以時奉王小宰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賓客有裸王不親酌大宗伯攝之小宰贊宗伯受幣受爵太宰受於王小宰受於太宰喪荒小宰專受之凶荒有幣王者賓客所助以禮神詩云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

天道一月終則復始人事亦當更新冢宰主歲會計一歲之功歲有十二月小宰主月要計一月之功而

周禮卷之五

世

致詳焉月計自受之歲計贊冢宰受之亞相之體也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正歲正月之吉太宰懸治象之法於象魏小宰帥治官之屬往觀木鐸金口木舌古者有新令奮以儆衆聽提醒人心共敬其事也肅以刑使不犯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憲謂表懸之若新有法令以作人心百官府王宮之官府乃猶汝也大刑重於常刑宮刑嚴使人不敢犯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

太宰正也小宰貳也宰夫攷也重之故言其職五官放此王視朝冢宰贊聽治故治朝之法宰夫掌之朝廷主莊先正尊卑之位監察其不如儀者使上下一於恭敬王者有過則諫正群臣則糾如後世御史肅朝儀矣朝廷禁戒命令以肅百官者宰夫掌之治出於一也小宰散爲御史大夫故宰夫之權亦散於御史

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周禮卷之五

世

賓客四方諸侯及使臣也復謂群臣回奏逆謂萬民上書此國家機要之任後世散於尚書中書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成周章奏太僕內小臣御僕自外傳達御前宰夫居中承受得預君相參決故其官必屬之冢宰然後一體相承夷考歷代章奏人主親覽則勞宰相專決則僭謂宜立爲大公至正之法凡有章奏先送太宰閱視太宰分送宰夫看詳各盡所見呈白小宰以及太宰然後進呈於王謀謨既定命內史宣行之則天下之治出於一體統正而朝廷尊矣後世宦官執國命必先竊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奏

而後傾太宰之權漢典樞機唐任樞密此其漸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上下有體尊者治其大而畧卑者治其小而詳天下之事合衆數爲目合衆目爲凡合衆凡爲要正六官之長也師六官之丞也司六屬之長也旅六屬之佐也故其治自要而凡自凡而目自目

周禮掌傳卷三

廿

而數已上皆王官治藏謂文書器物贊治若今寫文書治叙次序官中役使者徵令趨走給召呼已上皆庶人在官者古人設官如一木而根幹枝葉皆具其天地之化工與

愚按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居多府史胥徒其數反寡後世吏多於官且數倍奔走任官者往往千百成群積爲姦弊囊橐坐而蠹耗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判抑亦有故矣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恭清心而致理今之治也以法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

成胥吏世界矣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百官府群都縣鄙通王畿而言制治存乎法行法存乎人太宰出法以治之小宰執法以逆之宰夫循法以考之太宰制國用宰夫於理財加詳焉乘計也財泉穀用貨賄物畜獸辟名詐欺不實也

愚按國家設官分職凡以爲民宰夫以治法考之謂宜先取其撫字教訓養老尊賢奉公守法者

周禮掌傳卷三

廿八

而深以培克聚歛爲至戒一以愛人爲主自不至於傷財害民若專詳於理財雖曰嚴之於官將以寬民終恐不免吝於出納於民事反輕也况賞罰施於理財亦宜以九式爲主其遵守式法上供搏節關石和鈞民皆樂輸者賞之私違式法上供踰制權量弗平多取羨餘者誅之所重民事則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矣是書出於諸侯去籍之後良法今不盡存嗚呼惜哉有王者興宜以大學絮矩爲法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祗滌濯凡

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小宰言以法宰夫言以式法財用出納小宰不親之宰夫於太宰曰從小宰曰贊禮之等差薦脯醢羞內羞庶羞比校次之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禾米薪芻共賓客道費膳獻禽羞俶獻飲食燕享待賓客禮殮始至所致禮牽牲牢可牽者陳數以爵等爲所陳之數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周禮卷之五

覲

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祔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族帥有司而治之

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大官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旅宰夫下士尊卑各稱其分按宰夫與他官聯事膳夫屬於天官故掌其牢禮此專掌也職喪屬於春官帥而治喪此通掌也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

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歲會令入於太宰月要入於小宰日成宰夫自受之月有三十日每十日終則計其功而加詳焉治不以時舉廢時失事也或疑百官府群吏至衆也而悉考課於天官勢固難以徧考歲會月要日成恐徒爲文具煩碎難行曰百官府各有長吏得自考課僚屬而上計於其長爲之長者考課其長吏數人而覈實其所考者悉上計於天官總覈百官府群吏之計太宰提其綱故以歲會覈其大者小宰挈其紀故以月要覈其次者宰夫兼理其目故以日成覈其小者蓋帥

周禮卷之五

畢

百官府興事而屬省其成也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攷郡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其法尤爲近古後世天下之官銓選皆出吏部故考課悉歸於考功上下欺誕多文具矣

正歲則以灋儆戒群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小宰正歲憲禁於王宮宰夫又以法儆戒群吏能奉職良有善行者王所非良士雖能不取上太宰小宰書而以告賞勸之宰夫告其上亦猶太宰之詔王也

內治擇人在王所者左右前後皆善士王誰與爲不善按小宰以貳太宰而宰夫又以貳小宰也故太宰以實簡爲治而小宰齊之以嚴宰夫佐之以密上下所以相承也

天官之職莫大乎求賢周公爲冢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天下之士衎以爲盛德有王者起宜益廣求賢之路一曰採訪以搜人才自公卿至於百執事各務廣求幽隱畢達二曰汲引以彙人才先舉其所知令各以類舉其所未知者三曰薦舉以進人才屬官有賢能者進而同升諸公四曰推讓以興人

周禮卷之五

五

才大臣有命更相推讓小臣亦舉所知自代五曰詢問以觀人才以事咨之觀所敷奏可以知其蘊六曰儲養以優人才賢者聚於朝未任以事豐其廩餼徐察其器能而使之七曰更歷以試人才將大用之先使敷歷中外八曰請召以起在位之賢請禮以待元老其次持節召之九曰徵聘以起在野之賢聘禮以待賓師其次束帛徵之薦賢報國群臣所同而天官專領其事則無遺賢矣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析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

亦如之

王者建立朝廷先定宮殿之制前爲王宮聽天下之外治其後爲后宮宮殿外不可直接民間環列護從周廬拱衛重重上法紫微垣象故大內深嚴望之如在天上王自居王宮晝不與婦人相接亦無宦者侍旁王宮密邇內外悉用士人總受宮正節制王所皆善士無事則養王以德有事則捍王於艱所以爲天官第一義其后宮則屬內宰與宮正內外相成同統於太宰王宮官府群吏莫相統一宮正專節制之而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比校次其人之

周禮卷之五

五

在否官府在宮中若膳夫王府之屬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所在版名籍也析戒守者所擊比之爲其有懈惰離部署故凡非常也令宿命守衛王宮

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分別內外人禁其非時出入稽考也興事造業爲功功事有倫爲緒德行德之見於行者幾微察之詰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先王所以嚴未然之防而謹

之於細也稍食廩祿均平頒之民者宮中官府各有府史胥徒淫放濫也怠懈慢也奇異常表不正五人爲伍二五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率且寄宿衛之令道藝六藝也行事吏職也教養之至王所皆正人有事可與同患難無去守宿衛各有分地不許擅離古人無事其備豫謹嚴故有事整暇倉卒可應變

愚按小宰受月要故宮正以月終會稍食冢宰受歲會故宮正以歲終會行事此三百六十屬所以脉絡相通也或曰宮正何以不掌兵衛曰太宰治

周禮卷之五

四三

無不統惟不統兵權所以絕宰相之亂階也聖人之慮也遠立法常關盛衰後世相府不握重兵勢亦無由篡弑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

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國有事王出宮正蹕止行者清道以備非常王行於宮中廟中御僕掌蹕則宮正執燭以爲明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大喪親貴者居倚廬疏賤者居墜室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古者君臣一體公卿大夫諸子皆聚于國學豫教而素養之王復選其賢者宿衛王宮朝夕與王世子游相觀而善諸侯之子亦預焉有事則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先王仁厚之澤維持於無窮者也師氏保氏教之已詳故宮伯惟掌其政令秩班次叙才等作徒役爲太子之用次舍環四角四中整行列便徵候宮正

周禮卷之五

四四

尊故主會宮伯副之故言均國有大事令之者申宮儆備夏衣冬裘自上頒給厚之以恩嗚呼後世國無世臣勲戚子孫皆貴驕不學人主亦棄不親先王之澤斬然盡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養之爲言保安其體而成就其德明不爲口腹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鹽

進食於尊者曰饋六穀黍稷稻粱苽麥六牲馬牛羊

豕犬鷄六清水漿醴涼醫醢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
滋味八珍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搗珍清熬肝膏醢六
十饗醢六十饗王者之奉備物致味可謂極矣有二
善焉以饗食之禮禮王弁服臨之生王齋莊中正之
心一也食畢或分惠群臣及以厚九族未食或先徹
以饋賢者廣王忠愛慈惠之心二也惡亦稱是滋味
畢陳益思遠方珍異之物嗜慾無厭一惡也願賜惟
及昵近阿私所好惠不及遠二惡也然則備物致味
似未可為萬世常經王至尊固當享天下之奉然王
心不可自安每進膳則思曰是天所賜也吾終日對

周禮集傳卷五

聖

越在天何德以受天休命乎是民力所供也吾何功
於民民饑不厭糟糠而吾乃安享玉食乎是祖宗之
澤也昔吾祖宗創業艱難吾安受之獨不思守成之
難乎凡茲百味皆天產也吾資以為養宜食以時用
以禮忍多殺以恣吾口腹乎王心惺惺常存則飲食
之際必將卓然發見惻怛而不容已謙讓而不敢當
此心何心天地生生之德也充之不可勝用矣愚故
曰備物上共者民之忠減膳自節者王之盛德也孔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周公稱
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必如

此而後可為經世大法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不
特殺王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餞一日食有
三時同食一舉不敢暴殄天物鼎十有二牢鼎九陪
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按玉藻王日食少牢朔
食加一等乃用大牢與此不同疑以玉藻為正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侑勸也樂以動人天機其心悅喜則氣體和順善於
飲食後世雅樂不傳俗樂淫哇胡樂勁急導欲增悲

周禮集傳卷五

聖

傷生敗德孔子所欲放者也古者飲食必祭始為飲
食之人不忘本也膳夫授王祭物殺之序徧祭之導
王誠敬之心品嘗食者每物皆先嘗之以導尊者
愚按後世亂臣有真毒於飲食以弑其君者乃知
先王品嘗之法不惟保養王躬謹於萬全亦以遏
人之邪心於未形也微哉深乎後世人主疑忌外
庭故以飲食領於中貴然則宦者獨可信乎且親
信宦官宜莫若唐之人主而為所弑者二焉有王
者起惟法周官可也食畢以樂徹至故處餘音感
人尤深古人一飲食而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後世

苟簡所以滋放辟邪侈之心也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齋必變食不敢食餽愚謂齋所以神明厥德莫若食淡泊以養心冲虛恬淡與道合真不可致滋味如平日三舉之法似未可為常經國有大喪饗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之大荒凶年大札疫癘王民之父母子有憂患父母為之不寧天裁如日月晦食地裁如山川崩竭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父母有怒子不敢安當恐懼修省大故謂寇戎王當儆懼有所刑殺當

周禮卷之五

四七

不忍數者皆儆膳以自貶損

愚按先王至誠懇惻之心有變則隨感而見因立法以儆後王苟無是心則亦虛應故事矣然則何如曰王當預養仁心使之因事發見若鬱而不發則當反求內省以去物欲之間其或不能自約至於過差則膳夫當隨事諫正要在開導有素止之於儆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朝舉祭肺日中與夕食奉朝之餘膳以牢肉授王祭不以燕廢禮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

胾俎王與尸賓相酢之俎膳夫親徹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稍事小事飲酒設薦脯醢不敢用多品也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燕以示慈惠待群臣為嘉賓王尊不可自為主故使膳夫代王獻免其僕僕亟拜之勞先王之禮所以曲盡也後世燕群臣俯伏稱壽上下情不相通蓋襲秦尊君卑臣之法先王忠厚之風斬然盡矣

周禮卷之五

四八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膳夫饋王后及世子不饋亦主其饌之數

凡肉修之頒賜皆掌之

薑桂鍛治曰修無薑桂以鹽乾之曰脯頒賜掌之有濫予則當正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擊見者亦如之

致福諸臣祭祀歸胾於王臣始仕以羔雁為擊見古者君臣一體於此亦可見膳夫皆受以給王膳崇祭祀重始見伸群臣之誠亦以起王之敬也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飲食之事亦月有要日有成歲會舉大數耳不會之
文舊說優尊者不敢以有司之法拘之太宰自以式
救正愚謂膳夫屬於天官正欲謹嚴法守節王及后
世子之膳杜侈心於未形王政之至善也若有司不
能先事以戒俟其發而後太宰禁之則無以正其根
本防之於幾微矣是皆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安
知存者不有所改竄邪後王有作宜先求周公格王
之精意

愚按王世子視膳其禮亦宜見於膳夫經不之及
豈有闕文與

周禮集說卷五

兗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蠃蠃之
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
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六畜即六牲始養曰畜將用曰牲六獸麋鹿狼麇野
豕兔六禽雁鵠鷄雉鳩鴿凡計數之蠃生肉薨死肉
備品物曰薦致滋味為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藜為尊
祭祀之好羞備美味以致孝于鬼神也自奉則當從
儉喪紀喪事之際謂虞祔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禽獸不可久養賓客至將獻乃令獸人取之法者太

宰所定之式皆有定數書所當獻之數與之納時於
書校數獻時又以書付使者展而行之謹出納以待
會計防有司之侵費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
麋膳膏腥冬行鱣羽膳膏醢

用禽獻煎和之以獻王行宜也羊子曰羔豕子曰豚
牛子曰犢鹿子曰麋腍乾雉也鱣乾魚也鱣生魚也
食以養生必順陰陽五行之氣春為陽中秋為陰中
故羔豚犢麋皆取其穉者夏則陽盛冬則陰盛故腍
鱣鱣羽皆取其成者夏暝熱故特用乾牛土畜其膏

周禮集說卷五

羊

香春木旺以助養脾也犬金畜其膏臊夏火旺以助
養肺也鷄木畜其膏腥秋金旺以助養肝也羊火畜
其膏醢冬水旺以助養心也故用之以煎和使無太
過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不會文見上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
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
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脇肩臂

膾之屬肉物截膾之屬百品物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胥實俎曰載先進食時恒選擇其中者以俟膳夫饋王忠謹之至膳夫饋王內饗共后及世子其禮殺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庖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躁臊鳥鵪色而沙鳴狸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腥臊羶香可食者其中有不可食者當辨之以致謹牛不夜鳴反常則病酒臭也羊曰柔毛毛長總結羶不可食股裏無毛曰赤躁發狂鳥失色曰鵪聲細而

周禮卷之五

主

漸曰沙狸肉氣鬱也豕乃聽物不合望視眼睫毛交肉必成米如星腥字誤也般臂臂毛有文螻馬肉如螻蛄臭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膾胖骨鱠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祭祀言割亨不言煎和鬼神尚質不貴羹味掌共之共當爲具刑謂鉶羹臠肉大臠曰膾體解之半曰胖以左右分貴賤肉以骨爲貴其無骨者曰胥饗人內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膾陳其鼎俎實之

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

魚言魚腊群小祀不用牲也殮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饗饗以酒爲主食以飯爲主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耆老國老庶老王親養之於學所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恩有加焉所以教天下之長慈也士庶子衛王宮者師役有獻酌其長帥所以勞之

周禮卷之五

主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喪紀有奠祭

庖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者辨膳羞之物

鑊所以煮鼎所以和齊多少之量調燮適均各有至理饗竈也所以燎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大羹太古之羹肉汁不和味淡自然鉶羹中古之羹始和以五味芼之以菜古人先設大羹遠哉深矣其欲返朴還淳乎

愚按養賢國家盛禮也易曰大亨以養聖賢孟子曰國君欲養君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經不之及豈有闕文與有志復古者宜憊憊於是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盛屬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耔終之既熟收獲送之地官神倉六穀曰齋在器曰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

周禮卷之五

卷五

蕭香蒿以脂和蕭合黍稷燔之以達陽臭茅物之至潔者用之縮酒以共祭也用之為苴以藉祭也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古者田疇場圃多樹果蓏不使有隙地喪事代王受胥裁

國有喪甸師自咎齋盛不警鬼神不享禱於神請代王受罰弭後殃斯禮殆起衰世近於矯誣人主當迪知帝命

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

同姓親親有罪不敢廢法甸師主宗廟齋盛故不以

適市朝而戮于是示以得罪祖宗已不敢赦也齋盛所貴蠲潔不宜汚以刑弊獄於甸師戮則於他隱處與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薪蒸供饗者木大曰薪小曰蒸

愚按甸師之禮莫大乎王躬耕藉田經不之載豈非闕文與先王躬耕齋盛致孝享也因是以勸農矣漢世人主躬耕猶有勸農實意後世遂為虛文此古今盛衰之別也

獸人掌豎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周禮卷之五

卷五

吾以網取獸也上古禽獸逼人聖人教民除害因資以奉祀養生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獸物凡獸皆可獻春則避其孕字者

時田則守畧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

四時田獵備獸觸攫弊而田止獸人令田眾悉輪所得獸聚於虞人植旗之中珥左耳以致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死獸生獸共其完者入於腊人當乾之王府給作器物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田獸之政令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
夭夭不覆巢聖人不忍之心施於愛物者如此是故
萬物咸若後世窮山林以索禽獸盡物取之斥地以
為上林苑圍殺其獸者罪如殺人殘忍不仁甚矣嗚
呼豈能充啓蟄不殺之心然後可以行王政

獻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

月今季冬命魚師為梁堰水為閘以苟承其空季春
薦鮪寢廟王鮪大者出河南至春入西河沂龍門以
俟變化周人取以為獻

周禮集傳卷

圭

辨魚物為鱣鼈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
之鱣鼈

鱣生也鼈乾也

凡獻者掌其政令

獻之政令獺祭魚始聽民入澤梁罟用四寸之目數
罟不入汚池魚不滿尺者市不得粥人不得食故先
王之時於物魚躍物遂其生民亦不可勝食後世聽
民竭澤而漁不復撙節愛養人主多為陂池沛澤壞
民之居不仁甚矣

凡獻征入于王府

獻征魚之鬚骨堪飾器物者入其稅於王府以當
賦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簪魚鼈龜蜃凡狸物

互物謂有介甲者簪以义刺泥中搏取之蜃大蛤狸
物埋藏泥中者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蜃以夏秋避其字乳之時

祭祀共蠃羸蜺以授醢人

蠃蜺狹而長者羸古螺字蜺一名餘蜺貝之黃質白
文者三者皆水族介蟲故鼈人取之授醢人使為醢

周禮集傳卷

圭

先王用及微物味各有所宜後世謂羸為蝸牛而不
察物性之不可食謂蜺為蟻卵盡不思方春和時蝸
蟻穴以為豆實豈先王好生之心乎

掌凡邦之簪事

民獨物亦當以時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
薦脯臠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小物全乾曰腊脯非豆實
豆當為羞純用鮮物則多殺生間以乾肉可久藏備

用先王之仁術也呂榮公治郡多畜乾物待賓免臨

時多戕物命其以仁存心者乎

周禮沿革卷三

五七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三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三

周禮沿革傳卷之三

天官冢宰下

醫師掌醫之政令

醫以活人爲功粗工常誤殺人先王不忍也立師掌其政令焉 國朝內設太醫院郡縣各置醫學而多庸醫宜訪天下工醫者萃於京師擇士大夫知醫者典領其事朝夕講明醫道刪定古今醫書以正其術學成上者醫國次分教郡縣可以開壽域於八方夫聚毒藥以共醫事

周禮沿革卷三

一

按本草經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和厚無毒不爲倉卒之效用以延齡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用以遏病補虛羸下藥一百二十種爲佐使主治病應地多毒不可久服用以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其採以歲氣專精配合成藥則主治之謂君輔助之謂臣監制引經之謂佐使其法詳具於經

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輕曰疾重曰病頭瘡曰疔身瘡曰瘍分治之故有二其一醫各專一技則心精醫師總執體要通乎方技

者可以為醫工不可以為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藝能使衆醫各盡其所長知此者其可相天下乎其一醫寡而民衆勢弗能周醫師量地遠近相病與醫相當而為之處分兵法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後世疫癘大起民比屋臥病非分治何由活民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冢宰歲終受會故醫師以歲終考課群醫凡官屬各課於其屬之長故法簡而盡上下其食使能者勸不

醫書卷之四

二

能者勉按官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皆與稍食相因三百六十屬豈有無功而素食也十全所治盡愈失者治不能無誤內經曰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內外相失故時疑殆考課之法據事而覈實則無欺偽

愚按醫惟言民不言王弗豫治於未病也聖躬雖萬福宜常親醫謹未然之防小有疾救之於萌芽使過有喜不幸有疾弗豫醫師推國醫一人主治擇能者輔之衆酌衆議惟善是從不可雜而無統亦毋怙寵自專凡治病必攷法於古酌所病加減

之母執古方每用藥先求責病原乃開陳治法刻其應效乃敢進御藥必先嘗大不幸登遐醫先奏不可治之狀有驗勿罪其醫師蔽能舉弗能者侍醫自知弗能強而治之弗讓能者罪皆無赦噫天下之事其亦若是乎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膳夫所饋食醬調節之味以淡為主可以清神可以固精和之濟其不及養道益備過則味厚傷生故膏粱多殃

凡食齊時春時養齊時夏時養齊時秋時飲齊時冬時

醫書卷之四

三

食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愚謂四時平分春溫為主脾胃喜溫寒熱皆能生疾故食齊主溫羹以濡物醬以調物涼熱兼用乃宜惟飲用寒脾胃所惡古人燮理有道暑則寒飲寒則溫而為湯脾胃常和矣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岐伯曰五味入口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又曰肺欲收食酸以收之腎欲堅食苦以堅之肝欲散食辛以散之心欲啗食鹹以啗之先王尚其時味因以補所不勝噫天地生剋制化之妙知道者默而通之可也惟脾欲緩

食甘以緩之乃其本官之味而滑可通利諸竅使血氣周流於身故四時咸尚之酸辛苦鹹成於甘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天運不息人身氣血流行亦若是耳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物性相得有相生以助其不及相制以洩其過者味各有所宜合食則益人單食則養道不備其相反者合食則能害人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周禮卷第四

四

養生之道上下同之惟食品則上下有節毋敢或僭嗚呼食醫之法亡而方士進鍊合金石成丹勸人主服食以求長生毒發暴疾崩逝斯乃萬世大戒噫人畏死當節慾慾寡則壽多慾多則壽寡後世入主惑於方士得毋多慾而求不死與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疾病曰養者圖經曰凡欲治病先察其原先候病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效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噫知此道者其可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人各具一造化與天地相流通非時不正之氣感則成疫人君政教不和亦能感召先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也春氣不正人傷於風氣升而上涼金所制酸削頭痛夏氣不正人傷於熱汗泄於外寒水所制生疥而癰二者感而即病夏傷於暑火邪傳脾土旺未病至秋火金爭脾病乃見瘡而振寒秋傷於濕土邪侵肺金旺未病至冬寒包熱肺病乃見氣欬而逆二者感而不即病也治法必先歲氣毋伐天和

周禮卷第四

五

愚按經舉外感不及內傷古人慾寡六氣致病為多今人多慾七情受病為多治法宜異故嘗以扶胃氣抑肝腎相火為主知此者其知養德養身乎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補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苽五藥草木蟲石穀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五氣肝氣溫心熱肺涼腎寒脾和兼望與問乃知五聲官商角徵羽病則肝聲呼心笑脾歌肺哭腎呻此聞而知之也五色肝色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各見

於面部此望而知之也三者劇易之徵先見乎外察其盈虛休旺吉凶可知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能審用此術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察之以九藏之動

兩者辯其上下陰陽也九竅者陽竅七眼耳鼻舌口咽喉陰竅二大小便變謂開閉異常此問而知之亦可兼望察者脉有上中下三部以應天地人部各有三候九藏者神藏五形藏四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下部天以候肝地以候

用雜書傳卷四

七

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動謂脉之至與不至此切而知之也今其法不盡傳惟取左右手寸關尺三部以候五臟六腑其法詳於脉經統論醫道內經備矣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少者曰死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醫師得以制其食且為後治之戒經重民命惟舉死終其治而愈者亦當述病源治法入於醫師仍令病家來報則醫不敢欺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

腫瘍毒初聚成形治之早可散失治則血腐成膿不外潰必內食潰瘍毒成膿而決宜接養調補之失治則正氣愈虛邪氣復盛二者治瘍之大法金瘍刀傷折瘍擷撲傷二法今有金鍼正骨專科刀傷行軍尤重祝者移精變氣不愈乃用藥內外夾治又弗愈刀決出膿甚者注毒殺去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瘍曰療者岐伯曰夫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

用雜書傳卷四

七

故聖者治於未有形愚者遭其已成也瘍成邪氣已盛先用毒攻拔病邪然後調養正氣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節者節成其藥力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筋木屬肝肉土屬脾骨金也而屬腎脉水也而屬心氣火也而屬肺五行之精互藏其宅故五味亦互養焉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死終亦入所以文互見瘍者受藥瘍醫疾者受藥疾

醫富貴者力能致醫藥先王立法廣濟貧也後世經此設惠民藥局而民不知要在醫師舉其職耳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獸賤病瘍同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

獸病狀難知先灌以藥發散病證出外因而調養

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獸瘍已成形狀可辨法亦先攻後補未成則人不知

故無治法粗工療人同獸危哉

周禮注疏卷五

八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考課法嚴不以治獸而畧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酒能亂性情陷於大惡先王畏之立正以掌其政令

其第一義正王及后世子次正群臣乃若禁民有法

官在酒醉而後正塞其流也立法常防其源式法太

宰九式之法以是授酒人材截有定數不得多釀王

及后世子雖欲多飲無從得酒公酒群臣以公事飲

酒吏受材於酒正公釀之不敢私釀則亦不得私飲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

五曰沈齊

酒方醞釀和氣氤氳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先王尚

之泛者熱氣發動滓泛上浮味猶是水醴者熱氣薰

蒸於下汁出而醞盎者熱氣融液滂滿盈色若葱

白緹者熱氣透徹渾濁始清其色紅赤沈者熱氣已

過糟粕下沈清而成酒噫造化生生之序亦如是矣

自醴而上氣濁而味厚盎而下漸薄而清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酒有新陳氣味各異事酒有事始釀釀畢即漉者也

昔酒先期而釀久而熟者也清酒熟而藏之俾久而

周禮注疏卷五

九

澄也新者氣冽而味薄陳者氣醇而味厚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

四飲清也漿也醕也皆取於米而有差清釀醕爲之

而泐其糟異於酒者用米少也其用醕爲之者若稀

粥矣內則所謂重醴清糟或以醕爲醴也漿者以水

漬米而漉取其汁滓去所存惟精華耳二物皆薄醕

釀粥爲之惟醫乃梅漿用以開胃生津液內則所謂

醕也二物則稍厚矣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

飲與其酒

酒人漿人作之酒正省其成五齊止用以祭祀故惟四飲三酒共王因陳設之后世子共不必具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酌量

五齊人不可飲而以事神至敬不尚味歆氣而已三酒兼以人道事神也大祭謂郊廟中祭若日月社稷

小祭謂群小祀三貳再貳一貳者就三酒之尊以副益之益者以飲群臣也酌數度當用多少而足五齊不貳祭神不益也器量度器所容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醅糟皆使

周禮卷之五

十

其士奉之

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六飲用

其三糟醴之不涉者沛之曰清士酒正之下士也酒

人漿人皆奄惟執役於官不可使為禮故酒正復使其屬

其屬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燕以示慈惠當防其過故先筭定獻酬酌數酒人依數來共酒正親奉之使之不節自成饗以訓共敬不憂其過故不限定酌數以示恩厚禮各有當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法尊卑之差酒正所受於太宰匪頒之式也秩酒王所以惠養老臣日有常數酒法嚴授書契其家以防隱冒

酒正之出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宰夫攷日成小宰聽月要太宰受歲會百官府常相通故酒正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特舉小宰聽之者酒式至嚴小宰親加詳察焉與他司惟舉大要者異也酒正專以正

周禮卷之五

十一

王及后世子飲酒為重防於未然格心之功大矣不會之文衰世私改聖經也

以酒式誅賞

酒人所甚好上多過求下亦多侵費有司廢法甚易執法甚難故誅其不如式者而賞其守式者造酒之

善惡亦存其中矣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官之宿戒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聽世婦所役使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正使之也禮酒饗食之酒飲酒燕飲之酒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致禮於賓客則酒人以酒從往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

王有事燕飲共入酒正之府酒正自奉之得以節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此小祭祀不言奉禮畧陳酒若歸饗餼之酒與飧牽鼎俎皆陳者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配入于酒府

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水乃本質出乎自然胃弱

禮記集說卷四

十一

者宜忌涼煎以火百沸成湯澄而後飲復其本性也醴沛之則為清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

稍禮常日稍用之物也

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配糟而奉之

亦酒正使之六飲惟用其二醴兼清糟成三其曰醴

糟者內則所謂或以醴為醴也愚謂后夫人致禮於

賓客後世異時其不可行乎

凡飲共之

謂非食時渴欲飲則共

愚按食入於胃濁氣化為血飲入於胃清氣歸肺古者飲皆煮米為之以養生後世常用以茶代飲尚其爽口非賴以為養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故周官多從夏正季冬大寒水

澤腹堅冰方盛時三倍其冰備消釋也

春始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

鑑如甕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治

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啓冰酒漿酒人漿人也酒醴見

禮記集說卷四

十一

溫氣亦失味賓客不以鑑往尚簡便也

大喪共夷槃冰

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

尸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

中

夏頒冰掌事秋刷

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

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

可以清除其室冬更納新

遷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醴黃白黑形鹽臠鮑

魚鱸

朝事王祭宗廟薦血腥熬麥曰饔麻曰蕡稻曰白黍
曰黑形鹽虎形膾臠生肉爲大饔鮑者於福室中糗
乾之出於江淮鱸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
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

饋食薦熟也乾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
者榛似栗而小八籩惟五物其三蓋魚乾濕漆足之
加籩之實菱芡東脯菱芡東脯

加籩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四物重用凡八菱芡也

周禮卷之六

十四

芡鷄頭也

羞籩之實糗餌粉飧

羞籩王酬尸內饗進之於尸侑二物皆粉稻米黍米
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飧又擣粉熬大豆爲糗以粉
餌飧使不黏互文見義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
羞籩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若朝踐饋獻時既食既
飲曰羞若醑尸畢時喪殷奠時賓客燕享時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於其飲食以房中之羞共之按古者祭祀宗廟有九

獻之禮一獻王裸二獻后裸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

獻於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熟六獻后亞

獻於是薦饋食之籩豆各八七獻王醑尸八獻后醑

尸於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既醑尸畢后又薦羞籩

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醑尸焉是爲九獻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醢

菁菹鹿醢茆菹麋醢

醢肉汁也昌本菹蒲根切之四寸有骨爲醢無骨爲

醢作法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

周禮卷之六

十五

美酒塗置甌中百日而成矣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

菹醢皆以氣味相成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醢醢蜃蜃醢豚拍魚醢

脾析牛百葉豚拍脅也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菹菹鴈醢筍菹魚醢

芹楚葵也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菹苔也水中魚衣筍

竹萌也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醢糝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之小切狼臠膏以與

稻米爲糝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

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凡祭祀共薦修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壺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壺凡事共醢

齊當爲齋五齋昌本脾肝豚肺拍深蒲也七醢醢羸醢羸魚兔鴈也七菹韭菁苴葵芹蒹筍也三醢麋鹿麋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齋全物若膳爲菹菜肉通稱賓客之禮致饗饗時也

愚按籩豆實有常品土產居多僅取遠方一二乾物禹貢楊州錫貢橘柚周公弗以實籩良以鮮果

周禮卷之六

六

善濟聖人智盡仁至如此後世猶有屬民者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遠哉深乎禮家乃夸四海九州之物咸在是教之殃民也嗚呼魚離于水則餒果離于木則腐鳥之在籠獸之在檻則易以瘦死而後世必欲求鮮物于遠方騷擾天下不能共其求善乎郭高祖之詔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及于毗庶仁哉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齊菹醬屬醢人所掌又爲醢人者皆須醢成味

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壺共后及世子之膳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壺凡事共醢

王舉共醢六十并醢人六十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壺也賓客醢醢各五十總爲百壺中舉侯伯言之上公百二十壺子男八十壺

醢人掌醢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醢祭祀共其苦醢散醢賓客共其形醢散醢王之膳羞共醢醢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常醢以待戒令

政令者四方貢醢收而藏之以待用出納皆有節度若讀爲醢苦醢宜用不凍治近于自然今之醢醢也

周禮卷之六

七

散醢醢水爲醢今之末醢也虎醢蓋因醢醢爲之似虎形醢醢味之恬者今之戎醢有之齊事和五味之事齋醢醢陳色味變凍治之潔白如新

愚按太古淡食而已耳後世聖人以醢濟之而民用不復可闕周官醢人至微蓋因天地自然之產與民同之其上共者無幾耳自管仲開醢利以富國遂爲萬世聚歛之祖人主盡奪民利歸官小民私販醢爲盜大盜起而國以亡其悖入悖出與何以抹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醢人掌共中冓祭祀以疏布巾冓八尊以畫布巾冓六

彝凡王巾皆黼

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宗廟可以文畫者其畫雲氣與王巾繡黼彌文

愚按質者禮之本周尚文亦有遠于質者孔子斟酌四代禮樂惟服周冕輅則乘殷以還其質中以疏布其可通用矣乎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六寢路寢一居前嚮明而治王日出眡朝退適路寢聽政小寢五王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其一直路寢之後其二蓋翼路寢之前其二則翼後寢

周禮卷之四

六

之前王不至后宮夜宿後寢后夫人而下以時進御於王幽邃靚深晝常扃閉以嚴內外之防王燕居常於前小寢可以延對羣臣惟端居深念或延宗室叙家人禮則於後兩小寢可也修者治之使可居不葺則易壞

爲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爲之井內外不共汲也爲之匱豬以蓄水而流之備災也噫聖人之慮患也深溝渠放水塞則通之不使穢汗廁以受穢時出其惡

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

沐共潘浴共湯王以自新寢中之事謂禁省嚴密人不可至之處凡王起居皆共應之夙興洒掃宵執燭冬共鑪炭凡勞事謂私數煩辱人不肯執之役皆不憚其勞先王不欲頃刻離遠正士故委之宮人位彌卑勢彌親承弼彌重王居深宮如在大廷對邇臣如對拂士周公格王第一精義也漢猶近古孔光以儒者執唾壺侍中後世人主居於深宮生長婦寺之手雖有英主亦且銷蝕其神明矣是故古今判隔

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

周禮卷之四

七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檜桓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爲壇於國門外與諸侯相見發禁施政王至壇所舍息先設行馬再重周衛有內外列乃設車爲藩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中築壇又委壝土起壝埽爲宮以棘表門壇上張帷爲宮植旌以表門皆重重相因以營衛至尊於內慮出萬全也王行有所止陳列周衛立長大人以表門嚴備非常噫爲人上者其可戒懼哉

幕人掌帷幕幄帝綬之事

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帝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組綬連繫焉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帝綬共之者掌次當以張

大喪共帷幕帝綬

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帝在樞上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帝

唯士無帝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帝

周禮卷之六

二

愚按王以事出不可露次於外故設幕以張用畢徹而復用事簡而便費不及民其用以繒布儉也後世儉者乎蒲為行宮事已則廢奢者乎錦為步障費多勞民則又有侈然以繒象夷狄穹廬之俗者孰謂中國可行乎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幕人所掌有事掌次張之法張之節度

王大旅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

大旅國有故祭上帝亦遍祭百神故曰大旅經文百職多互舉言有故祭則常祭可知瓊案著瓊床上皇

邸後版屏風染羽象鳳凰覆其上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帝重案

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喪世所增也次謂幄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侯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侯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帝復帝重案牀重席也師田不張幄軍中不可自蔽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

周禮卷之六

三

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亦待事之處此與諸侯張之也師田諸侯從王而田者孤卿有邦事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先王陰禮於諸侯羣臣如此自秦尊君卑臣禮廢久矣

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凡喪張帝柩上承塵也旅幕衆助祭者所居尸次尸所居更衣處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貨賄之入頒其貨于

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九功九職所任也太宰九貢九賦九功皆有定額其物皆入大府故掌其副貳受藏者王府內府也受用者外府也貨賄不徑入大府納而頒之入有定數與職內相關額外不得多取受財用者毋得徑支請於大府支給出有定數與職歲相關額外不得多用利權當歸於一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周禮卷之四

主三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式法太宰歲抄制國用之定格也頒財授之有司使知某物預備某用毋敢濫費關市非常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常賦以待賓客薄於自奉而厚於奉人也亦以商旅所會百物便焉官易辦而民不知擾四郊百里而近輸芻秣之重者邦甸二百里而稍遠輸工事之輕者家削大夫之采地以待匪頒邦縣卿之采地以待幣帛邦都公之采地以待祭祀卑者共其禮之常尊者共其禮之大山澤亦非常賦以待喪紀之

變也幣餘隨多寡有好用則賜之此九賦之財以終九式者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九貢出於諸侯復與諸侯爲禮王無私焉府庫積貯天下大命時出以救萬民之急與天下同其利焉蕩蕩平平之體於是爲至

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玩好非古也其人主之侈心乎召公訓於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曾謂周公格王而以玩好啓其慾乎此蓋以王者

周禮卷之五

主三

法象制器其貴重而有文章者寧免彫琢之費聖人同之於玩好曰此不急之物也毋得動支經賦而以式貢餘財給之若獸人之皮毛筋骨麋人之獻征錫人之金錫玉石丹青凡入於王府者皆不係貢賦正數也今三代遺器屢存者拙而端重望之如耆老成人豈若後世玩好之器乎雖然過不在物心有所累何物非欲故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國家經費悉出大府利權不分以絕滲漏出入細數日成月要詳焉歲終總計出入大數以待司會鈎攷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此皆式貢餘財所作者上古淳質其器用朴素渾堅最爲惇本中古文以金玉清廟用之然視陶匏之風亦少衰矣後王因是以生其侈心丹碧輝煌而不知塗膏爨血也孔子重禮之本欲返朴以還淳後世尚其鑒諸一爲耳目所役是聚衆慾以攻心也雖然天下本無欲人心自欲之心有主宰可欲之物豈能撓其中而又弗以接於耳目也是謂守一噫斯其天根之學與兵器安不忘危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良貨賄器之貴重者

周禮卷之五

五十四

共王之服王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

王者君子所比德焉服玉以爲冠飾尊其首也以爲帶飾重其體也佩玉琚瑀珩璜行以爲節閑非僻之心也琢玉爲珠以貫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也王者純陽之精齊食玉屑以助精明之養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共含王者太宰當以贊始死以生時上服招魂復魄於寢廟復而後行死事角枕以枕尸角柶以楔齒王用角柶與士喪禮同吾乃今知先王之儉德也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襲器

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襪之屬卧席牀簀所以安身襲器私襲所用

愚按王府主藏寶物燕襲所用固多沽功事本不倫乃令附掌因其職共上用耳後世人主驕奢襲器亦尚華美瀆慢天寶寧不獲譴於上帝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盟起於衰世忠信之薄刑牲軟血要質於鬼神盛以珠槃飲以王敦孔子作春秋惡諸侯之相盟者矧以天子而盟諸侯乎是曰下陵上替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

周禮卷之五

五十五

之好賜共其貨賄

王所以惠臣尊之曰獻親之曰好賜出自王府示非常之恩王於內府公之王府以自奉者而弗爲私焉一哉王心浩浩其天乎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此受大府所頒者邦有大事用之母敢濫賞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享幣及獻國珍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是故天子賤貨貴德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王所以遺諸侯者書曰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同姓之國時庸展親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冢宰體國有善賜予出於公惠不當用私財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邦布者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以流通百貨也入出謂受大府所頒以給有司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從其便有法百官之公用合太宰式法者也理財之道三一曰務本源以生財也九職是已二曰立

周禮卷之六

主

經制以節財也九賦九貢九式是已三曰通權衡以濟財也其九府圜法乎兼以白金為幣則可以權百物之低昂矣古錢制不可考後世屢變而五銖通行以輕重衷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共衣服以有關市之布幣齋行道之費錢輕可以致遠大費悉出內府其雜費小者則外府給之錢便於交易雖煩碎無割裂之患不會文誤噫生民之本菽

粟布帛錢以助其用耳而後世貪夫殉焉上下逐末而忘本為民父母尚念耕夫織婦之勞苦哉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司會理財而貳太宰六典八法八則者理財以養民為主在於得人王代天以養民也邦國都鄙官府代王以養民也上計於冢宰司會鈎考其功此贊冢宰受歲會也後世理財主於富國以急聚歛為能乃古之所謂民賊耳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

周禮卷之六

主

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此贊冢宰制國用也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紀錄為書徵驗為契人民之數曰版土地之形曰圖其正藏於司書副上司會以相勘對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參互謂如以司書之要貳與職內入數職歲出數交

正之日成宰夫所聽月要小宰所聽司會蕪而攷之
國計非合總數與細數通筭則奸弊易生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以民生之利病國計之贏縮偏察吏治之賢不肖勤
惰而定其功罪告於王及冢宰以賞罰之王制曰司
會以歲之成質於王冢宰齋戒受質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
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
職幣

九正謂九貢九賦也九事謂九式也六典而下出於

周禮卷之四

主六

太宰其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自屬大司徒而亦掌其
書者理財必先周知戶口之登耗疆域之廣狹也叙
其財者比次倫類簿錄成書各有條理用事者有餘
幣先送司書錄作正數而後歸於職幣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上謂王與后及世子令則皆出於王冢宰亦與焉凡
用財有司以成命先告司書錄畢送上司會攷覆合
於式法乃下職歲關太府就所司支給一事經歷數
司其有弗當則彼此先後執奏所以弭王非心助養
其儉德聖人立法至善至密者也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
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
令

太宰三歲大計群吏之治司書執簿書佐之先周知
本數而後鈎攷其徵令防其濫征病民嗚呼自古聚
歛之臣竭民脂膏而不恤故聖人立法以絕之其嚴
如此

凡稅歛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稅歛視年之登耗冢宰會計具有成法藏於司書掌

稅歛者先來受法毋敢法外取民事畢俾入要貳要

周禮卷之四

主七

以致諸朝其貳藏之以爲鈎攷之證

凡邦治攷焉

治官之屬有事皆攷於司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
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內鈎攷財賦所入故邦賦先經職內比次倫類而
後入於太府其頒財自關市之賦而下職內所辨也

其入於地官廩人者亦辨之矣職內執其總數副以
官府都鄙入財細數以逆出財之數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

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受財者皆有令謂有司奏王所可御史寫爲令若曰某年月日某令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用正藏於司書副寫一通先經職歲往太府受財給畢送職內知會故受而書之及會計以其入數與職歲出數相鉤攷有司守常格不得擅移以防欺蔽通融之權職內主之比次見在財物遇有缺乏度有餘處轉運給之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周禮卷之六

手

職歲鈎攷邦賦所出故官府都鄙之出財用者不徑詣大府上之賜予亦不徑取諸職幣皆先經職歲貳其出數以太宰式法授群吏往大府受財當詣廩人亦如之以叙與職幣叙亦式法也歲終又執法以贊司會鈎攷

職幣掌式灋以欽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于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幣謂給公用之餘也式法有定何從羨餘曰古人慮事經久凡頒財於官者所估元數亦令稍優以備缺

乏事畢送出還官式法所以曲盡也振者刷出之使不埋沒財之在手如食在口人多忽之萬分廉介不過小善一點貪污便成大惡聖人嚴於會財固以惜民亦以養小臣之廉免陷於過也後世法嚴而弊不止者官不擇人祿養不足如饑而禁之食難矣辨其物以類相從定其錄簿各開寫書揭之標識其上藏多積貯非立法則統紀條貫不分難於尋閱幣餘積少亦必用此成法也詔上之小用賜于數少不可多共幣餘元出會計復會計之謹之至也財者民之脂膏聖人不以數少而不惜亦不以費小而輕之惟恐

周禮卷之六

三

一毫病民後世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上帝寧不震怒

愚攷歷代祖宗創業恭儉以濟斯民四海所以富庶也立法以遺子孫而子孫不能守驕奢逸樂四海所以困窮也此固子孫之罪亦由祖宗立法弗克如先王正本防微而又疎者闊畧瑣者煩碎子孫壞法莫不以漸當其時莫能格心正厥事以謹其初馴至大壞積弊子孫有恭儉令德者起而救之則又不知從何處整頓唐宋嘗立會計之簿通攷天下財賦視祖宗時孰減孰增用度視祖宗時

孰寡孰多將一切裁以祖宗之法而其勢終莫能
行夫天下之害財者莫如王宮與后宮此壞財之
源也若不統之於太宰而司會與其屬以太宰式
法均節之天下終無日而太平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王祀天內著黑羔裘以重質極內心之敬也外被冕
服十有二章以盡文極外心之敬也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良裘王所服王藻所謂黼裘中秋鳥獸毛毼因其良
時用之羽物小鳥鷦隼之屬鷹所擊者中春鷹化為

周禮卷之六

三

鴻王亦順生氣不殺中秋鴻化為鷹因其殺氣以羽
物飛鳥頒賜群臣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功裘卿大夫所服人功微纁謂狐青麋裘之屬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群臣及邦國所貢士
可以與祭者射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
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
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此王之大射也諸侯

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
焉將祀其先祖亦與其臣射而擇之諸侯之大射熊
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其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
侯君臣共射焉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凡大
射各於射宮侯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為
準著於侯中謂之鵠所謂皮侯也必用虎豹熊麋之
皮示服猛也取名於鵠小鳥難中以中之為雋也
大喪獻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

廡陳也陳設儀物於庭象生時或曰廡儀也象生時
所用而小此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然物物而陳

周禮卷之六

三

之或像之其母乃周人之過於文與孔子喪禮從殷
以戚為主學於孔子者行之皮車以革鞅遺車

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不會文誤

掌皮掌秋歛皮冬歛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
工共其毳毛為毳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全毛曰皮去其毛曰革秋而毛毼冬而革堅因其時
也皮革逾歲乾久乃可獻故春獻之獻其良者於王
入司裘給王用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成式百工冬官
裘氏韋氏鮑人之屬毳毛細縛者以為毳當用則共

之財齋所歛皮革及給工費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書者內宰不得至宮立閫範以傳教也版圖者內治法嚴明著冊籍定畫界限而後法可齊也分其人民以居者后宮之外不可直接宿衛周廬故列女宮於外內外二重其內為女擇國人婦人善女工者其外為奚取婦人以罪累入官者畧如宿衛周廬而後總以垣墉限隔宦寺守其門禁唯謹界截內外彌嚴矣女宮之人皆不得至宮中惟女御而已嗚呼自秦人

周禮卷之六

王

始聚天下怨女充實後庭何辜此數千人終身幽閉不知人道日感傷天和入皆哀之而莫知所處由不行先王之法也噫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樂男女之得及時為民父母者所當哀念也

以陰禮教六宮

陰禮婦人之順德法坤道也六宮教后也不敢斥言若今稱為中宮矣后配王上法天地否則無以奉宗廟神靈之統古者官中立學設師傅保姆以教后就而學焉以身為六宮之範內宰蓋傳於師傅保姆先王刑家於是為至后象王立六宮亦正寢一小寢五

正寢后所以聽內治也小寢后處其一餘則三夫人以下分居

以陰禮教九嬪

后承王妾媵承嫡其禮一也不言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女御卑故教以執婦人之常職九嬪媵於后夫人女御非媵則以分屬九嬪使相親愛而無嫉妬之心九

周禮卷之六

王

服最易奢華冶容誨淫惡之大也以法正之使不踰侈奇衺媚道不正也禁之以正心術展猶錄也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宗廟之祭王既裸出迎牲后執瑋瓚亞裸王薦腥薦熟后以玉爵亞獻內宰贊授之尸卒食王既酌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后尚德不尚飾禮服有常位助祭之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

贊九嬪之禮事

助九嬪從后之禮

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觀爲賓客者王禮賓后

亞裸王獻賓后亞獻王酬賓后以瑤爵亞王酬賓先

王以禮神之禮禮賓也后不親與皆大宗伯攝行

致后之賓客之禮

謂諸侯來朝觀及女賓之賓客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

謂卿大夫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

周禮卷之六

五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

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次司次也叙介次也陳列也

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淳幅廣狹制匹長短皆有數也

祭之以陰禮市中之社祭用婦人禮內宰攝之立市

止於初建國時后不得與市事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北郊以供祭服上以奉郊廟下以化天下魯語曰古

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

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王親耕以共蠶盛因以勸天下之農也后親蠶以共祭服因以勸天下之婦也王耕於南郊純陽之位也諸侯則於東郊后夫人蠶於北郊純陰之位也

愚按禮文殘缺固難考知乃若禮意猶可默識也

古者親耕之禮王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卿九推

庶人助以終畝親蠶之禮后採桑三條夫人五條

九嬪世婦九條國中婦人助以終桑蓋因親蠶禮

缺故歷代依故而行之天子爲籍田千畝在於南

周禮卷之六

五

郊故禮家謂公桑蠶室在於北郊近川而爲之亦

因親蠶禮缺諸儒忖度而行之皆失禮意也按蠶

書蠶爲龍精辰值大火則浴其種蠶事當在暮春

今乃在中春者正猶立春元日天下未耕而王先

耕以爲之倡故中春天下未蠶而后先蠶以爲之

倡爾時桑尚未吐若何採之不過出於北郊料理

蠶具使國中知蠶事將始而已王與公卿勢難與

民並耕故使庶人助以終畝乃若夫人世婦而下

皆親治蠶故惟公桑植於北郊蠶室自在大內孰

謂夫人世婦而可踰月在郊外乎蠶事既畢奉繭

以示於王遂獻於后副禋受之縹三盆手遂布於夫人世婦使縹縹畢后親織玄紬夫人而下織以成祭服此則放三推之禮而行之者也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官之財用

內人主謂女御內宮后夫人以下也后宮費財視王宮彌甚不嚴立品節限制則肆為驕奢濫無紀極天

下騷然困矣九御獻絲枲之功后親受之重其事也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

守

周禮卷之六

三

稍食正歲均之歲終則會功事正歲施之歲終則稽與天道相終始北宮對王宮在南而言繫之王者內外一體以王之禁令行之也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大率每宮九嬪

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

女御二十七人番上從后數不盡備也先種後熟曰

種後種先熟曰種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

孳之祥因以知稼穡之艱難也王親耕籍田后又親

帥六宮生獻穀種以助耕事所以勸婦之饁南畝也

噫治常生於抑畏亂常起於驕奢周自后稷興邦子孫世重農業而知小人之依享國最永書戒無逸詩陳幽風後之帝王與其后妃法之念念在民不敢自逸足以祈夫永命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王后聽內治有命皆內宰所贊內小臣傳之而已服位亦內宰所正傳以告后

后出入則前驅

道之以辟眾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

周禮卷之六

三

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擯為后傳辭詔相正者異尊卑也俎謂后受尸之爵

飲於房中之俎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

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

掌王之陰事陰令

陰事群妃御見之事若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

錄所紀推當御見者陰令者王初御世婦女御以令

求於北宮不以賤而畧其禮亦寓難進之義

愚按內小臣之職止是未嘗一近君側后非以事

出宮亦未嘗得近后側也後世乃挈國權及兵柄歸之自稱定策國老而天子耻受制於家奴哀哉愚表歷代之大戒三漢武帝游晏後庭群臣稀得進見奏請機事始以宦者主之趙高專恣說秦二世曰天子所以聖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等習法者揆事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間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故曰歷代宦官之禍一言以蔽之曰壅蔽我

周禮卷之八

四

太祖有訓曰君臣同遊大哉聖謨萬世之法也

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王之門五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雉門於外內爲中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喪服衰絰凶器明器辟不祥也潛服若衷甲賊器若懷刃防不軌也奇服衣異常怪民狂易虐惑衆也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乃行幾苛察也以時啓閉

晨昏之節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辟行人使無干也賤事貴之禮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者外命夫卿大夫士之在朝者若外命婦卿大夫士之妻也內命婦三夫人以下也

掌婦門庭

門庭門相當之地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宮正所及者廣閭人止燎蹕於門不得他往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

周禮卷之八

五

糾之

內人宮中女御女宮女奚在宮以衛后宮者也戒令出於內宰寺人傳之而已糾監察也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有司奄人與同事者此又帥而致之以散處不可無

統

佐世婦治禮事

世婦尊故佐其禮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禁令不得擅出弔臨謂哭其族親女御卑故帥而往詔相之不可使闕於禮亦毋敢久留於外

按寺人於九嬪亦不得相職彌卑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故使童子傳道及給小事使令宦官出入宮闈亦致淫亂拓拔胡后之事遺醜萬年乃知聖人之慮遠哉深矣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

幼事長之禮內人出於王宮亦當肅衆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製器以從遣車

周禮卷之四

四二

喪將葬遷柩朝于廟製器振飾頽沐之器象后生時此女御之役出外故必內豎代之遣車載遣奠者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后同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婦學宮中之學記稱婦人未嫁三月教於公宮古之時男女皆有教隨事示之受而學習自後世專以讀書爲教婦人之學始廢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婦之事盡於是矣九嬪自其家時受阿保之教比入宮內宰又以陰禮教之習於

四事備於從人之道世婦女御采於民間幼未知學故九九而屬於九嬪使各教之教後亦各帥其屬九九相與從於王所俱有次叙此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者也九御雖卑上當王躬有繼嗣之端焉豈可使不教婦人輕與王合王縱欲自辱柰宗廟何御叙之法放月紀朔後從微嚮者卑者宜先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

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從著嚮微尊者宜先王元氣幾何乃每夕御婦人曰陽以博施爲德陰性專妬先王寬舉大數立法非實

周禮卷之四

四三

數也且御不御在王耳凡祭祀則齋戒疾病則齋戒遇災異則齋戒發大命臨群臣則齋戒皆不近婦人其大寒大暑一歲之虛四時有厲氣一月之虛風雨震電之變一日之虛王亦當暫遠帷箔也

凡祭祀贊王盥替后薦徹豆籩

王盥王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豆籩徹之若有賓客則從后

當贊后事

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外內命婦各就其位而哭

愚按古者國君不內娶故無外戚之制後世外戚每禍天下國家漢誅呂氏迎立孝文大臣置賢師傅以教竇后兄弟因此謙讓為長者此教養外戚之法也魏主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后族之家不得與政至哉言乎必也舉而屬之天官乃可垂法萬世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盥盛概拭也為猶差擇

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涖臨也內羞房中之羞

周禮掌傳書

聖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故王使往弔君臣之恩其厚矣乎後世師其意不師其迹可也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

掌御叙不使九嬪以上而使女御卑者防上之專妬也妬婦人之凶德也小以專寵大以滅嗣聖人以禮防之止邪於未形后妃逮下子孫衆多矣王之燕寢王不就后宮息也天地所合而陰陽有定位夫婦之別天地之大義也世以男女之交本起於慾而聖人制禮以防宮闈之隱牀第之安天命至此易得缺陷

噫聖質冲然無慾法之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以歲時獻功事

絲枲成功之事漢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大哉言乎

凡祭祀贊世婦

助其帥涖女宮

大喪掌沐浴

王及后之喪王崩於路寢女御共其潘湯耳

后之喪持翼

翼棺飾也持而從柩車天子八翼后同

周禮掌傳書

聖

從世婦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從之者蓋如使者之介云

按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太師奏鷄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小師奏質明於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也

掌以時招梗禳禳之事以除疾殃

招迎善祥之來梗禦惡之未至除災害曰禳卻變異曰禳

愚按天道福善禍淫善惡各彰報應是故古之有災病者親發誠心願悔惡以遷善求祐於鬼神世之下哀人不為善而求得福為惡而求不得禍淫祠所由興也而婦人信之彌酷矣故歷代禁挾左道入宮者漢文詔禁祕祝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一哉王心乎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周禮卷之五

卷五

后常稱也王后尊稱也經凡稱王后者重其事則爾后動必以禮其職有常皆女史所掌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

逆內宮

鉤攷六官之計事與司會相關

書內令

后之內令事與內史相同

凡后之事以禮從

亦如太史之從於王

愚按經於宮中常事書立后立世子大事也經

弗書其詳於治典與古者立后以世族求窈窕之賢後世以色弗以德由至微而體至尊弗哉立子以適無適立貴微也以長以賢卜諸天命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其無子兄終弟及以為禮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齊婦式婦人事之模範太宰所定也嬪婦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內人宮中女御事齋謂所當用財物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絲細而良泉麤而苦二物之大分其類亦自有苦良

周禮卷之五

卷五

麤細賈辨其功之美惡先授之功以齊其業及獻功又辨之一其勤惰共王及后之用不忍費民漢元恭儉貢禹嘗諫曰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守成之君往往因襲舊弊以為祖宗故事歷代通患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

絲入若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篚縑絲及九職之嬪婦所貢及后官親蠶者以為祭服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

清涼宜文繡

頒絲于外內玉皆以物授之

外工外嬪婦也內工女御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王以絲物賜人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良功對臬而言有司若司服弁師之屬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

周禮卷之六

司服

一成曰就言祭祀者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也

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

絲以給線喪禮屬纁以俟絕氣握手玄纁著組繫青

與赤謂之文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

謂茵席屏風之屬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種別為計

典臬掌布總纁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

總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物

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纁之屬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褐而藏之以待時頒頒水服授之賜予亦如之

苦功對絲而言典婦功言共王及后之用典絲言待有司之政令典臬言班衣服互文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二官所會與司會通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

陽數九故王之吉服九陰數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

周禮卷之六

司服

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天

地山川社稷故也秋當爲翟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

備而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

翟王后之服褱衣何以獨尊也褱玄法天正色其畫

翟白以爲質玄本無色白又素色蓋太樸以爲尚至

文不文也揄翟何以次之也揄青少陽之色其畫翟

亦青以爲質獨未致飾也闕翟何以又次也赤乃盛

陽之色宜若過於文然以其孔揚也故但畫翟形不

復備五色質未嘗不存其中也三者皆祭服從王祭

先王則服褱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

狄鞠衣謂之黃衣月令鞠有黃華桑葉始生象之故三月薦鞠衣於上帝以告祭事桑者后夫人所重也展衣亦曰禮衣其色白展禮皆取誠義言其質也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謂之緣衣其色黑御於王及燕居之服后之六服備於此乃後世則幾於服妖矣男子上衣下裳法乾坤也婦人連衣裳不異色專尚一德無所兼素紗者用素紗為裏以表之表取其文裏白以存質

按祭統君袞冕夫人副褱諸侯不敢與王同服孰謂諸侯之夫人與王后同服乎喪大紀朝服君以

周禮卷之六

五十一

卷夫人以闕狄王藻王后褱衣夫人揄狄以是差之公侯之夫人當揄狄伯子男之夫人當闕狄三夫人及三公之妻近尊者宜屈其闕狄乎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

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凡命婦女御與外命婦也臣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

之妻不與焉外命婦惟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衣服自於其家則降焉喪衰外命婦於王服齊衰后無服內命婦於王斬衰於后齊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衣服襲時十二稱小飲十九稱大飲一百二十稱內具帨帨線纊之屬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制其修短則為役助之至尊不可使女工量度

周禮卷之六

五十二

喪縫棺飾焉衣翼柳之材

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紀曰飾棺君龍帷

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紆

六齊五采五貝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皆戴圭魚躍

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天子有加焉禮

器曰天子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翼形如扇以飾

棺柳柳車也二者之材必先纆衣其木乃以張飾

掌凡內之縫事

謂夫人嬪婦之衣服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
凡染事

梁順陰陽春氣發陳暴練者漚之以水晝暴之日玄
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及夏盛暑熱潤始湛斫之
三月而後可用染以夏翟爲飾其類有六曰翟曰搖
曰鵲曰黼曰希曰蹲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
爲淺深之度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
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副以配翟首飾之上也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

周禮卷之五

五

其遺象若漢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以配鞠衣
展衣比髮爲之若漢假紒矣服之以桑次配裸衣次
第髮長短爲之詩所謂髦也服之以見王及燕居追
謂琢玉爲之詩所謂王之珥也衡謂維持冠者左傳
所謂衡紘紘紕也惟祭服有衡垂於副兩傍當耳其
下以紘縣瑱笄謂卷髮者長尺有二寸記所謂纁笄
總也外內命婦之鞠衣禮衣者服編緣衣者服次王
祭祀賓客佐后之禮外命婦自於其家則序降焉
按禮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飾不過與髮與笄
而已後世珍寶盈頭不幾於治容誨淫乎

喪紀共笄紒亦如之

笄而加紒

僂人掌王及后之服僂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舄素
僂葛僂

著服有僂複曰舄棹曰僂有紒有純者飾也凡
僂舄各象其裳之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赤舄爲上
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
玄舄爲上禕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
僂耳紒纁純同色互舉一色以相該凡舄之飾如纁
之次赤纁者王黑舄之飾黃纁者王后玄舄之飾青

周禮卷之五

五

紒者王白舄之飾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
白飾凡僂之飾如纁之次黃僂白飾白僂黑飾黑僂
青飾紒謂之拘著舄僂之頭以爲行戒纁縫中紒純
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
士爵弁纁僂黑紒纁純尊祭服之僂素非純吉有凶
去飾也葛僂夏用之冬用皮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僂功僂散僂
大夫而上服冕有命舄無命僂命夫之命僂惟士爵
弁纁僂命婦不得有舄其命僂自黃僂以下玃之妻
九嬪鞠衣黃僂卿大夫之妻及世婦展衣白僂士妻

及女御緣衣黑屨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祭祀而有素屨者唯大祥時

愚按屨小物也而其用可重足以承載一身也動必由之是故聖人為冠以尊其首為屨以重其足人身手足如天尊地卑各奠其位此之謂至德至道其有不疑乎

周禮集傳卷四

季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喪用衰素死道也復有生道焉故使夏采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冕服崩者之上服也記稱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經言大祖舉重耳乘車王輅建綏其上以冕服不出宮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周人兼用之綏字誤也

愚按歷代之亂后妃也宦官也王左右親信也后妃之家也今壹制於冢宰其冢宰不幸而有姦雄竊國姦邪蔽君則且柰何曰天下之事有本有幾有勢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正其本也防微杜漸毋

自墮言路慎其幾也國不堪貳惟禮可以已之挽其勢抑末矣愚聞諸孔子曰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管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人君慎斯三者以察宰相斯得之矣

周禮集傳卷四

季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四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卷之五

地官司徒上

地任養萬物司徒職主牧民法地道也徒者衆也

天下有一民弗獲其所司徒之責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安各得其所也擾漸而習之使馴也先王保民其父母愛子之心乎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

周禮卷之五

十

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唐虞司徒教民人倫后稷教稼穡列於九官周以后稷合於司徒升配冢宰大小司徒唐宋爲戶部尚書

侍郎而所掌乃天下錢穀與司會相系教養萬民之道闕如矣嗚呼天之立君惟爲百姓而可廢其職乎

大司徒正也小司徒貳也鄉師攷也司徒通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其官在國朝爲戶部諸司而職則異矣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

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此聖人教民第一經畫古者畫邦畿千里天子所親治四方諸侯則之畫國中百里內制爲六鄉此首善

之地也王治之彌詳故以區處士民而以王朝之官兼之鄉老王之三公下兼也鄉大夫王之六卿下兼

也每鄉五州州長以中大夫凡三十六人每州五黨黨正以下大夫凡百五十人數未必備尊者不足卑

者上兼矣每黨五族族師上士凡七百五十人每族四閭閭胥中士凡三千人每閭五比比長下士凡萬

周禮卷之五

二

五千人數彌不備以王臣不足使民自推擇其長因而秩之矣其爵未必盡列於朝亦不賦祿漢賜民爵

一級已上其古之遺法乎世疑六鄉七萬五千家而設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民不勝擾蓋未知周官

兼設之義官不特置故無府史胥徒嗚呼古法上下相爲流通譬如雨澤降自上天流行地中從川以達

畎澮一時徧滿後世治道無抵上德無由下宣下情無緣上達而教化等爲虛文矣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祭祀之禮有關於司徒者封人爲之長主定社稷疆

界者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或疑鼓人舞師錯簡歸諸春官夫大司樂所教肄於
學官惟鼓舞爲民間通用之樂聖人所以動民而興
起教化者也其神矣乎後世鼓吹旋舞或雜羌胡豈
宜混我華夏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國朝之犧牲所牧之爲言養也物與人異類而愛養

周禮卷之五

三

也者能順其性而使之自生也五官分授六牲各有
攸屬牧人總之小事不可無統密矣哉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
二百人

司徒主奉牛牲故有專屬君無故不殺牛弗敢輕也
國莫大於農事農事莫重於牛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祭祀之報生於人心也牧人養犧牲以共祭祀敬矣
猶以爲未也將祭則選牲而殊養之俾其充肥必如
是而後足以盡吾心焉耳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

何以聚人曰財歛散之法司徒所以養民也載師爲
之長載之言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各任以事取其
稅以供官教化在其中矣後世聽民自爲生乃惟聚
歛是急不復卹民困窮豈父母斯民之心乎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主六鄉近地之賦者財入大府穀入倉人命官曰閭
師者以其周知閭閻細民之情爲閭胥所取法也善
於撫字催科自以不煩後世聚歛之臣上以爲能吏

周禮卷之五

四

乃古所謂民賊耳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縣師實主天下兵賦不屬之大司馬而屬之司徒者
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
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
屬先王所以防微也非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
者孰能與於斯名曰縣師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其
中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十人

主奉王命以施惠於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後王尚其體諸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賦莫大於平均均之爲言人人各得分願也有司者各厚其民則其勢不可通惟均人而後較若畫一王道所以周徧而公平也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周禮卷五

五

教道之官師氏爲之長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師氏以輔王也保氏以弼王也事相因先王有師臣者有友臣者王於公孤則師之矣王於師保則友之矣師嚴而友親相須以成就聖德後世人主不知務學故師友道廢人臣惟僕僕爲恭漢置諫議大夫唐宋增置拾遺補闕人主曷嘗與之爲友哉嗚呼帝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崇高極矣惟隆師親友使德爲聖人尊榮莫大焉乃徒自尊而不知尊賢此世道升

降第一關繫也 國朝內閣以三孤兼大學士輔導

聖躬師友之義其未定乎嗚呼人君尊德樂道而其大臣相與推賢尚能穆乎唐虞之治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諫者勸民以善也救者懲民之惡也設官教民本有常職王時遣使巡省民間宣揚教化聖人所以作新民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調和也復讐大義也不可解於心民不幸有之司教

周禮卷五

六

化者以大義爲之處耳今特置官必民之多有是事也毋乃亂世之風乎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言謀也謀合異姓成婚先王重男女之別故特置官以司其教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市官之長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主平定物價衆所取正者也取信者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民居區域之稱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饒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此聖人教民第四經畫夫爭利者於市風俗薄惡莫有甚焉聖人主之以司市而比閭族黨鄰里鄙鄙之法區處士農者區處商民其天地之無棄物與胥

周禮卷五

七

師而下即用商民謹信者爲之其無秩者商賤不得賜爵也司饒禁強者不得凌弱衆者不得暴寡司稽察姦人無所并容皆市井急務其第三經畫爲肆以區處工民者事見冬官司空而今亡矣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泉府所掌即外府之邦布也彼儲於官以給公用此藏於市以其取於商者還以便商官無私焉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

人史二人徒四人

漢之城門校尉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門各置監而司門總監十有二門禁令當出於一嚴矣哉司門得人則四方觀光上國者咸有所興起其姦人覘國者亦且陰折其邪心矣故周衰賢者多隱於是官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關界上之門王畿千里面各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每關有士守之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也司關總監

周禮卷五

八

十有二關司關得人則四方觀風者不待入境而先知俗亦可陰折奸細之窺覷

按二官與市相聯以商旅所經也後世屬於夏官司馬蓋得設險守國之初意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節信也漢有符節臺

遂人中大夫二人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

司徒主治六鄉特設遂人主治六遂位亞小司徒鄉師六鄉之師也遂師六遂之師也佐亦相亞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鄭長每鄭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鄰長五家則一人

此聖人教民第二經畫國中自百里外制六遂以副

周禮集傳卷五

九

貳六鄉王化首及於鄉其次及遂故以區處農民王治之稍詳亦以王朝之官兼之卿不自兼故其秩每下一等至鄰長則無秩矣六遂之外則為都鄙以封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使吏自治之王不察察焉都鄙之外則為邦國以封建諸侯王治之彌畧矣德則無不徧覆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旅師之於六遂與閭師之於六鄉畧同里宰之所取法者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事與縣師相關縣師通掌天下兵賦稍人則專掌稍甸都鄙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主歛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事與遺人相關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平土地之政令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於國中及四郊土均盡於天下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

周禮集傳卷五

十

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遺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害嘉穀者草也草人教民芟夷而蘊崇之因以茂嘉穀治道除惡以安良民其亦若是矣乎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教民種水田之法中原地高水深土厚雜樹五穀為宜惟近水者可稻聖人兼盡地利以南方種水田之法施於北方防豐凶備旱潦也噫聖人存心於農事至矣今中原彌望地多荒蕪民惰於農事鹵莽而耕

滅裂而耘此困窮之本也宜重農扈之官倩南方之
農爲師廣興地利高下靡遺民見利則自相勸富庶
決可替月而待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王道第一
急務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二官王所遣使採訪民風者也故能周知土俗入而
告王事與司諫司救相表裏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周禮卷之五

土

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虞度也度山之大小及地利所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地利所生麓山足也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
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數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數如中川之衡小澤小數如

小川之衡

此聖人教民第五經畫山林川澤天地之藏民之大
利所在也而亦大害所在也沃土之民不材矧於財
寶所產聖人立虞衡之官區處近地之民因以爲守
定其部署聯爲比鄰分而教之而養之使天地自然
之利均被兆民王道所以無偏無黨也後世人主私
以自奉視爲國家之寶小民弗與焉桀黠之民奔走
以竊其利是爭民施奪也嗚呼君心不古民心彌不
如古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周禮卷之五

土

跡知禽獸之處田獵則用之爲耳目其兵法之有鄉
導乎

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圻者金在礦玉在璞之稱天地精華藏隱未露出而
成器始爲世用終弗若敝粟布帛不可一日無也漢
詔禁民採黃金珠玉謂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大哉
王言乎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已上七官蓋不常設因事設之亦若後世差官幹當公事事畢而復職

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漢有上林令詩云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聖人與民偕樂善萬物

周禮卷第五

士

之得所其諸太和元氣乎後世人主斥地以爲上林苑惟耽樂之從殺其禽獸者如殺人之罪乃孟子所謂爲阱於國中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也然則何如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聖人不使國中有隙地是故樊地爲圃以樹果蓏築圃爲場以納禾稼後世廣爲園亭雜樹奇花異卉饑不得養饑不得充其何益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藏穀曰廩司徒教民莫先於養養莫重於足食廩人爲之長此王政首務也其官與大府相表裏出納大計皆司會主之漢太倉令屬治粟內史唐宋戶部之屬四其一曰倉部廩人是也其一曰金部大府是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積謂之太平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賈誼言於文帝曰倉廩足而知禮節民食不足而可治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

周禮卷第五

士

不織或受之寒今悖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寡而靡之者至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裡之水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乃親耕以勸天下之民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嗚呼爲民父母者尚念之哉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供給之官主平宮中用穀者聽命於宮正內宰人主
富有四海何患於貧而衰世用度常苦不足以宮中
坐食者衆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古者寓兵於農倉廩之積主養兆民後世兵農既分
國家常苦兵食不足計其所費殆無日不用兵民力
其何以堪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古者獻穀數於王則祭天之司祿故知司祿之官主

周禮卷第五

十五

天下穀數及頒祿之制者也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勸農之官詩云以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先王
於民其猶家人父子乎

春人奄二人女春枕二人奚五人

女春枕女奴能春與枕者枕杼曰也詩云或春或枕
饁人奄二人女饁八人奚四十人

主炊爨共上之食

橐人奄八人女橐每奄二人奚五人

主共散食者

已上同統於天宮內宰其事在膳夫而乃分屬於地
官廩人者因用米穀故也若舉而併諸天官事尤歸
一矣乎

愚按古之奄人有二其一生而精氣閉藏者謂之
天閹先王因民之有是疾也而用之與蓬除蒙鋸
戚施植鐻侏儒扶盧瞽瞍司火矇瞍修聲同其一
罪在宮辟謂之腐刑先王不忍棄也使之守宮與
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劓者守圉髡者守積同後世
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殘父母之遺體絕天地生生
之德犯國之大禁此非人情而猶忍爲之上之人

周禮卷第五

十六

蓋亦求其故哉

愚按地官之有司徒其大絡也分而爲小絡自卿
大夫至於比長自遂大夫至於鄰長自司市至於
肆長皆上下以次相承子絡孫絡具矣師氏而下
專主乎教廩人而下專主乎養其餘各以一事散
見分屬

愚讀天官知周公之所以格王及讀地官又知周
公之所以化民也格王云何非徒詔誥以言過然
後諫也在乎漸漬薰陶而已故天官所統內始於
宮闈凡飲食起居唯謹何以化民非徒號令以言

發然後禁也。在乎撫摩鞠育而已。故地官所統下達於閭里。惟版圖賦役爲重大。抵王之難格。莫大乎君臣之情不通。今也左右前後習與正人居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王孰與爲不善。民之難化莫大乎君民之情不通。今也視民如吾子弟。視民之事如處吾家事。民亦相率如聽父兄之教。是故不勞而化。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二者王政之基。土地之圖。宜順山川形勢爲主。而附

周禮卷第五

七

載邦域其間。可以界限華夷。封建緣此可定。鄉遂都鄙。以此而分。人主披圖四海。如指諸掌。故曰朕心日行天下。幾遭人民之數。各隨邦域所在。籍記戶口。總具登耗多寡之大數。可以驗其生聚教訓井田。因此可均軍旅徭役。以此而起人主覽籍。蒼生咸在目中。惟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大司徒所建天下之圖籍也。封國之君守土之吏亦各建立圖籍。以次加詳焉。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地勢東西橫廣南北從長立地之道剛柔盡之矣。融結之始勢如滾沙剛者屹而獨存山林至高地脉所發源也柔者洶而漸去川澤至下地勢之委所趨也丘陵生於大陸脉發土中若伏若連時作高草地有吉氣土隨而起也墳衍沃饒之地其土下平水際地脉隆起巨爲大防支有止氣水隨而比也原隰水土所交會高者廣平其下卑濕辨五等名物犬以封國立君小以置邑居民邦

周禮卷第五

八

國都鄙之數大率若王制所謂畿內九十三國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也。畿疆王畿千里內外界限外以建邦國內以建都鄙。溝穿地爲阻固。封起土以爲界也。先王所以疆理天下。書云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也。社祀后土以勾龍配。稷祀稷以后棄配。社稷不屋而壇起土爲壇。樹之田主以依神也。所宜木謂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其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先王建邦設都必立社稷者以養民爲重也。

以上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

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哲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

土會之法通計所生物何者為多則知土之所宜古人所以周知地利也山林氣高寒毛物孤貉之屬穴居毛深溫厚阜物柞栗之屬有穀苞固民毛而方者腠理密耐寒而形勁正川澤多水鱗物水族魚龍之屬膏物蓮芡之屬生於水中民黑而津水風所吹感

水之氣血盛氣不足也丘陵土高厚羽物翟雉之屬伏地而能飛核物李梅之屬其仁在內民專而長其形魁梧稟氣厚盛也墳衍遶高中下介物龜鱉之屬有甲陸生而水居莢物薺棘之屬有刺皆外剛內柔民白而瘦露骨少肉血不華色原隰水土疎薄羸物虎豹之屬淺毛者也叢物萑葦之屬連生而不長民肌體肥而形卑弱肉多於骨筋力弛緩稟氣柔弱也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復隨形異人物之生天氣以爲父地質以爲母子肖母形常多聖人仰稽天運俯察地理故能盡人物之性嗚呼人生不免囿於風

氣之中學者當超出乎風氣然後可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覲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因此五物其上當有關文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别四曰

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聖人因民之常性制十有二教以品節之故曰克綏厥猷惟后人心忘本則苟祭祀嚴敬鬼神各思報本人有血氣尚力則爭陽禮鄉射飲酒相與揖讓民自尚德而不尚力陰禮男女婚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樂主於和其感人也深故喜怒哀樂中節而不乖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尊卑有常則不踰越俗謂本土所生習偷偷薄也人各戀舊忠厚之道民不畏法則覲以刑教中所謂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也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誓之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

上下辨則民志定而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慎德故以修德也興功勤以趨事也民功曰庸爵以顯賢祿以賞功衆自知勸

愚按此與宗伯司寇太宰相關而宗伯爲多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土宜之法土有宜有不宜聖人教民因地之利順其所宜十有二土者地理上應天文十二分野其精氣

南禮記集傳卷五

二

相通也相陰陽之向背以奠民宅利則使居之害則使避之居得其所則民生可阜動物可蕃植物可毓任土所生因民所能由知其利害壤十有二土之性五穀各有所宜此專主教農事

愚按此與司空時地利相關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土均之法聖人因地力之不均而立法以均之輕重皆得其平九等之法出於禹貢地利有隆耗聖人隨時增損民職太宰之九職也地貢太宰之九貢也財

賦太宰之九賦也

愚按此與太宰制國用相關後放此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此聖人建都之制其文則類記體與聖經前後不倫蓋諸侯去籍時所亂天地高深廣邈不可爲準求之茫茫聖人範圍天地立土圭之法度土廣深定其東

南禮記集傳卷五

三

西南北方位日在天其景在地土圭尺有五寸夏至日景與土圭同故以是日晝漏半樹八尺之表候之其地於日爲近南則景不及短於土圭陽氣常勝多暑其地於日爲近北則景太過長於土圭陰氣常勝多寒其地於日爲近東則景斜土圭東如夕之景近海多風其地於日爲近西則景斜土圭西如朝之景近山多陰其地於日爲正中則景於土圭適合天地四時風雨陰陽皆得其正百物阜蕃旺氣所在也帝王建都必乘天地旺氣所在

愚按帝王中天下而立則建都宜莫如洛陽然後

世英雄豪傑咸謂洛陽不若長安古者天子有
守在四夷後世德薄必也據形勢之上游則可省
冗兵以寬天下民力也以形勢而論長安譬則天
下之首洛陽其天下之腹平唐虞都冀三河環之
南面以臨天下後世不能都土瘠也噫天地有轉
運地道有推遷人道有變動故建都必參三才乃
定毋以土中為拘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
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

周禮卷五

土

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
里其食者四之一

此建邦國之制周衰諸侯惡其害已因而改竄墜經
者也按古者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封建
之經制也諸侯各守其封而附庸無常屬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入其疆田野闢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田野荒蕪
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削其爵再不朝則削其
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此封建之權制也分土有定

其益地蓋增以附庸攷於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
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
舉其本封而言攷於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故孔子
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
蓋包附庸而言也周衰疆大諸侯吞滅旁小國封建
因是以大壞先王良法泯不復傳雖然天下大勢可
知矣居重以馭輕安上而全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利害昭昭也天子畿內千里而公侯封疆五百四
里得毋樹亂乎封國用土圭者天下有天下之中一
方有一方之中冲陽和陰天地融結何處無之故以

周禮卷五

土

土圭求中所在日畧千里而差一寸土圭亦當隨地
折衷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
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邦國世守其地錫之山川故
以土圭度地制域都鄙惟計口制祿故地域大小以
室數為差不易歲常種之田所謂上地也一易中地
再易下地趙過所謂代田也代田之法畝廣六尺以
其半為隴半為甌廣尺深尺與隴相間今歲播種甌
中明歲休其力而以甌為隴歲更代則地力完苗既

滋長稍轉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草盡隴平則根深耐風與旱故能以薄地而倍收其法本出后稷一易者間一隴而為畝也再易者間二隴而為畝也隴不播種故又謂之萊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地職九職地守若虞衡地貢九職所稅也地法隨地所立法度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

周禮卷之五

卷五

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荒政聚萬民者凶年饑歲民將死亡其勢必至離散故以政聚之曰荒者急如拯溺救焚不可緩也散利發公帑所藏者此荒政之首務國有儲積主於豫備凶荒出以救民之急豈有父母忍坐視其子之饑薄征減民租未輸者賑濟催科二法不可並舉否則如左手予之食而右手絰而奪之也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大綱舉矣緩刑者民迫於饑寒不幸有過失當哀矜之弛力者歲有力役之征令弛之以息民力舍禁謂山林川澤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

謂去關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商賈來市此救荒之要術青禮謂凡禮文可省者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專於理會荒政蕃樂謂歲荒民饑當憂民之憂閉藏樂器不作多昏謂凶荒之年殺禮以會男女婚姻使得相保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群望之類前既緩刑後又除盜賊此經權皆舉也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呌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止禍亂之萌愚聞諸呂成公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

周禮卷之五

卷五

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保安其民使之蕃息也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德幼者慈愛之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也老者養贍之如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糧也振窮謂救天民之窮者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恤貧若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寬疾若癰不可事不詳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徭役不專取漢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

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噫二詔盎然天地生物之心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燬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俗者祖宗根本所在也民不忘本則善心生燬美也宮室堅固生有定居合族而葬死亦相近人情自不忍棄兄弟內外親戚相依也師儒弟子各宗其師

周禮卷第五

廿七

也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禁奢僭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教法以時新之事同太宰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教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賔

教法立矣待人而行使之者皆謂立其長以帥之也

先王疆理國中量地遠近度其力厚薄校人之衆寡而立法五家居相隣也故使之相保任二十五家居同巷也故使之相容受地近則情親人寡則易察各有繫屬所居皆良民人道莫大乎送死一家有喪二十五家力不能給故使百家助之有大患害非百家所可御故使五百家合力相救凶年饑歲五百家事力尚有限合二千五百家爲州地大而人衆故使之通財相賙自州黨而下雖嘗考其德行道藝然或彼善於此故必合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求其賢者能者衆衆論之公相與賓興之則其才德傑然出於衆矣

周禮卷第五

廿八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欽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登進而成之也自一至九太宰以九職任民者也司徒復頒之太宰倡司徒司徒率其屬以倡邦國都鄙上下體統相承也五官事皆放此九職之外司徒益以三者學藝百工技藝各有師世事民各守其先業服事勤勞公家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物猶事也賓興以賓禮舉賢能於王也根於心為德知者心體之良知教以開天聰明也仁者心德之全體教以克去己私也聖者知通乎微教以神明厥德也義者心之裁制教以撥事宰物也忠者發己自盡教以懇惻為善也和者發皆中節教以無過不及也體於身為行人生本於父母罔極之恩也故孝居先兄弟與吾同出於親故友次之九族同出於祖宗故睦次之五服異姓之親骨肉相連故婣次之朋友合志同方故任次之任信也隣里鄉黨相安而居故恤

周禮卷第五

光

又次之見於事為藝五禮以導中六樂以導和五射以觀德五御以服事六書以考文九數以會計先王之教本末具舉內外交養所以成人材正風俗也後世教以無用之空言故下無實學上亦無由得真材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糾察也戒也教之不從則懼以刑使之率教八刑與六行相反而益以二造言邪說誣民異端者也亂民禁黜犯法敗類者也二者先王之所深禁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五禮謂吉凶軍賓嘉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偽者外有所為喪其天真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士司寇士師之屬民不率教而相爭上之人不忍遽加以刑也司徒與

周禮卷第五

三

親民之官聽而斷之以息其爭其麗於刑者乃不得已而歸於士嗚呼仁哉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五帝文誤牛地類故屬地官奉牛牲初牽入時羞其肆進所肆解骨體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令遂師修道遺人共委積

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引喪車索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大旗上畫熊虎國有徵調刻日樹旗集民於旗下

愚按大司馬本兵冢宰統邦治調兵之權不出於大司馬則當歸之冢宰今乃屬之於大司徒先王之慮遠哉深矣其以杜漸防微乎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致民於王門以備不虞有節乃得行防姦私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辟灾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周禮卷之五

杜

愚按梁惠王移民移粟孟子謂爲小惠大司徒乃行之曰先王之政本末兼舉惠王不發倉廩賑民祇移民間之粟使野有餓莩豈爲民父母之心也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教官之屬各上計於大司徒司徒總而致於冢宰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治官之屬太宰不自令小宰令之五官則自令其屬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小司徒建邦之教法主於制民之產平其賦役亦猶小宰建邦之宮刑專主一事也國中六鄉近地小司徒所職四郊之外是爲六遂有遂人專職之故與都鄙皆言及夫冢匹夫受田之家九比品爲上中下三而三之是爲九比凡田賦皆以是爲率貴若卿大夫賤若胥徒老六十以上幼十五以下廢疾癯不可事者弛舍復除其役字誤爲施征役先辨優免聖人之寬仁也祭祀謂州祭社黨祭禘族祭脯飲食若行鄉飲族食喪紀族相葬埋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

周禮卷之五

杜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鄉大夫雖六鄉下兼有司之守故小司徒頒以法登成也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六鄉近故歲時入其數詳於治內也其六遂之比法遂人頒於遂大夫亦入其數如鄉之制

及三年則大比六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比謂使天下大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比要閱計簿書邦國遠故三歲受其要畧於治外也其受鄉遂都鄙之比要可知

按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繁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此先王寓兵於農之法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四閭爲族故四兩爲卒五族爲黨故五卒爲旅五黨爲州故五旅爲師五州爲鄉故五師爲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

周禮卷之六

世

人軍萬二千五百人其制一定有征伐起之以爲軍旅四時講武作之使趨田役有警比之使逐捕盜賊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賦無事則安於田里皆尊君親上之民有事則致於行陳可以戰可以守皆仁義節制之兵王政之至善者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授田當先度其戶口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乃成爲家一家男女七人則授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

人以下則授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按孟子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經惟舉七人而下平賦役從寡者立法聖人寬大之政也可任共男子之事者每家舉大數爲率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一家可任者雖多止用一人爲正卒聖人所以寬民也正卒之外其餘悉爲羨卒藏於民間官不役之惟田獵與追捕盜賊則不待按籍起發其家丁男皆行使自趨利逐害隱然寓軍令其間矣

周禮卷之六

世

誅其犯命者

用衆庶必以法整齊之誅犯命者亦以素嚴軍令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大事戎事也致民以聽調發大故灾寇也致餘子人盡爲守餘子謂羨卒已上六鄉田賦之法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六鄉負郭地狹民稠田不可井授故每夫受百畝之田而以十起

數自六遂以至都鄙同謂之野土曠人稀乃可行井田之法井田司空之事司徒主授之民故掌其法經土地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壞井田先開阡陌遂為萬世罪人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地勢寬平畫而為井其形正方地勢高下不齊田不可井則因地為牧或二牧而當一井大抵截長補短以足其數此井田之活法可以通行於天下不必千里平夷如掌而後可行也後世疑井田不可復者蓋未

周禮集傳卷五

世五

知聖人經權之制耳九夫為井者一夫受田百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故稱九夫實則受田者惟八夫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而為一同井田以四起數而匠人營溝洫以十起數其法蓋相表裏云嗚呼井田法行夫然後人各得其養後世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之地棄為餓殍今夫父母生子數人而弗為之均產或飽而嗜或啼饑而瀕於死父母亦獨何

心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眾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大軍旅小司徒帥而致於大司徒大司徒巡治之小

軍旅則小司徒自巡治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喪役正棺引窆復土

周禮集傳卷五

世六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大司徒立王社稷小司徒立諸侯社稷畿疆大司馬

所制九畿之界限也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民訟爭是非證以地之比隣地訟爭疆界考其地之

圖形此太宰以官成經邦治者也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

事

治成治之成效宰夫所聽日成也地官則鄉師聽之

小司徒據之以行攷課之法大司徒定其功罪誅賞

則請於冢宰以詔王月要小司徒自受之亦致於小宰歲會則小司徒致於大司徒大司徒致於冢宰故五官之事常與天官相通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

事同小宰修法防虧廢糾職防怠緩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平章其教治優劣論正其政事得失夫屋五畝之宅民有勤惰貧富

周禮卷五

廿七

其室廬有修廢戶口有眾寡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乏皆闕計爲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六鄉之教司徒布之鄉師分而教之平察其治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國比之法小司徒所定九比之數頒於六鄉者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逆折其萌於未爭之前所以爲治鄉之教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遣役之本數以攷司空治役之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鈎攷矣

凡邦事令作秩叙

事功力之事秩部署其常佐叙次第其功程作之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古之役法實寓軍法事有常

次馭萬眾如一人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

羞牛牲贊大司徒也甸師共蕭茅鄉師以茅爲菹刊

周禮卷五

廿八

之長五寸用以藉祭事畢束而去之守祧藏其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其犯命者

大軍旅會同稍人作其徒役輦輦帥以至鄉師正治

之而已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輦

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

輶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加二版二築夏

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

御匱而治役

治謂監督其事纛羽葆幢也以指麾輓輅之役正其

行列進退諸侯喪禮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師執翬以御柩天子六引輓柩者凡千人却行柩前與匠師同事匠師事官之屬具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窆下棺也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兩旁各一碑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壘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

周禮卷之五

卷五

四時田獵以講武事州里舊有成法久則玩鄉師復前期出之若新令然以作其眾提醒人心也簡者豫為閱計修者豫為配當古之勇好以整又好以暇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廢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事禽之訟

大軍旅田役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鄉師司其事眾廢既集以鄉大夫為隼之旗表識所在使各趨其下不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修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之類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

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難阨饑乏也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待難阨先生不忍人之政可謂至矣而其不忍人之心哀痛惻怛猶恐有司徒為文具也故遣鄉師代王巡行國中及野視萬民有難阨當周給者稱王命賑貸之事畢則述生靈困苦之狀復於王王雖不常出宮而閭閻啼饑號寒如親見聞於耳目細民受惠者感戴聖德亦如親受賜於王故曰

周禮卷之五

卷五

人君愛民如子民亦愛君如父母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吉服祭服也凶服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簋簠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揭豆軼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射器者弓矢侯旌樞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吉器若閭祭器凶器若族喪器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禮之行存乎器其

制度名物法象陰陽庶民之於財數不備則義有關而禮或幾乎息矣鄉之所治者衆器可以大備比閭族黨皆旁使相共上下相補民得以無廢事教化以成噫觀古人之稽鄉器可以知王道之所重矣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攷教視所教賢能知其德行道藝進否唐虞之明庶以功也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與否唐虞之詢事攷言也稽器唐虞之如五器也展事唐虞之屢省乃成也廢置誅賞脉絡與冢宰相應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

周禮卷第五

聖

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鄉大夫以六卿兼之故特言職與六官正貳攷同例重親民也政之爲言正也正人之不正教之爲言效也使效上之所行禁以防其爲惡令以誠其爲善四者治道備矣正月之吉天運惟新六卿各受教法於司徒而頒於所屬與民更始聖人所以作新民也鄉大夫皆六卿所兼同受司徒之法此聖人制爲通禮也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德行道藝州長所攷者鄉大夫從而攷察之將以

賓興審之有素則其知之也詳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故以爲鄉大夫首務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教法受於大司徒此則役法受之於小司徒者也國中復多役少故晚賦而早免野復少而役多故早賦而晚免野地多在六遂蓋對國中而言貴已仕有爵祿者賢有德行能有道藝賓興者皆所當敬服公事

周禮卷第五

聖

庶人在官者所當優老高年者疾力不任事者皆所當寬恤入其書言於小司徒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平日作成人才大比拔其尤者興謂人才隱於下升而舉之賢德行優者能道藝優者鄉老尊賓興重事故與衆寡鄉民之善者無多少咸在稽合衆論出於至公以

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所謂用賓於王也其實之明日相與錄賢能姓名及平日所行之善獻之於王王親拜受重得賢也天佑國家降生賢材王不敢忽藏其書於天府內史副寫之將授以天位天祿

愚按古者上之人有求於士士修於家自重而無所求是故鄉老三公也鄉大夫六卿也下與韋布之士抗禮王至尊親屈體以受賢能之書事體隆重如此漢舉孝廉茂才郡國親勸爲之駕古意尚存後世科舉之法出士以空言自銜鬻不復以君子之道重其身上之人群聚而試之裸而後入一

周禮卷第五

書

切以小人待之輕賤甚矣士以一日之功可躡終身富貴故皆利祿誘心雖有志之士亦爲所奪嗚呼人才治效古今盛衰於是決矣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廢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獻賢能於朝畢退而至鄉訪問衆庶復有賢能否必以射者唐虞所謂侯以明之也大比既定又恐下有遺才且欲求人才作養以爲他日賓興張本嗚呼古人教思無窮如此和者發皆中節德性之善也容者動皆合禮威儀之節也主皮者內志正外體直不失

正鵠也和容習於五禮者也興舞習於六樂者也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其文亦類記體其義則格言也公天下事當以公天下心處之小民合而聽之則至公無私此鄉舉里選之法是乃使民自舉賢者出使爲長民之官使民自舉能者入使任有司之事公莫大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後世科舉之法上自以偏見俗尚取人非公選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周禮卷第五

書

事與冢宰相通

正歲令群吏致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之字衍文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教法頒於群吏復令群吏致法於司徒者上下之情貴乎相通有司進見親聽教戒其受命唯謹上之人亦能延見長吏以訪民情王政之至善者也

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國有大事謀及庶民夫民合而聽之則天致於外朝其事則朝士掌之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

達之

閭各有門人自爲守以聽大司徒政令禁民不得私相往來惟以旌節傳政令文書者乃得通行毋阻故法簡而嚴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鄉大夫惟頒法州長以正月之吉屬民讀法其所聯聚亦近州之民遠者自讀法於黨人心自由則放讀法以儆動民心興起吾雖然此在平日恩義相孚

上以誠心感動則下誠心信受否則上下相率爲虛文矣德行道藝以書者從而攷之以勸進其

善過惡者糾戒之使同歸於善唐虞之欲並生哉也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歲時祭祀州社春而祈年秋而報功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

大祭祀山川在其境內者也大喪鄉老鄉大夫卒於

是者也地主故臨其事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國有調發致民於司徒州長在軍則爲師帥故掌戒令賞罰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天道終則復始如初歲以爲常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人才在所舉者曰興不在所舉者曰廢上下相參謹之至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州長以歲首黨正則以四時之首教以次而加詳遠於黨者則亦在族

春秋祭崇亦如之

祭崇祭水旱之神亦爲壇佐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山川之神則水

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崇之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歲十有二月大蜡索饗鬼神既蜡行鄉飲酒禮於序所以休老勞農申之以孝弟之義正齒位者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尚齒之經制也壹命之士與鄉人序齒再命惟與父族序齒居鄉人老者之上三命爲大夫其爵隆矣抑於父族下非所以貴貴躋於父族上非所以親親故別設席於尊東而謂之饌兩不相詘此尚齒之權制也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周禮注疏卷五

里六

黨正無事則爲其民之師有事則爲旅師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敘事

會計一黨之政帥族師而下致於州長上下轉相承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人有德行道藝鄉大夫州長攷其大最而已黨正近

民知之爲詳故言其實跡以待攷其賢也以某事可

知其賢某能也以某事可知其能皆衆所推服唐虞

載采采之法也或疑書人之善易啓爭端士經品題

浮薄者因而指摘訕議迂闊矯誕之士且將飾詐以

干名莫若付之科舉之法混然忘情上不失渾厚之

體下得以儲遠大之器曰然衰世信有是事也而獨不觀先王盛時教化行風俗美民相與推賢讓能乎治道當稽古爲式損益從時豈宜秤亭衰世以爲準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有事黨正臨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子弟睦姻有學者

黨正以孟月族師每朔行之彌近民者教彌數黨正

所書德行道藝人才有成者孝弟睦姻天常篤厚學

以充其良心則可以成才故族師書之因宗族鄉黨

周禮注疏卷五

里七

所稱也黨正歲一書族師月一書之

春秋祭脯亦如之

祭脯者人有災害祭神而却之因合衆飲酒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

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

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

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

役國事以相葬埋

先王旣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居伍而

不什則人自爲伍家自爲伍矣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令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族師在軍則爲卒長合其卒伍十人爲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爲聯則卒合二卒

歲終則會政致事

致於黨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祭祀州社黨禁族脯也閭胥卑讀法無時有事會衆

周禮卷之五

四

則讀之敬敏任恤因事可見從而書之一善不遺也

自小善累之可以得大善

凡事掌其比齔撻罰之事

齔罰爵撻罰朴失禮則愧之教民者莫大於發其羞

愧之心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及

先王忠厚之至令五家依輔而居彼此相安相與輯睦主於勸人爲善其不善則交勸戒之勸而不從言於官治以官法若有惡相容隱罪發則相逮所以懼

之使不爲惡也秦以慘刻行之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主於伺察人過惡而開告訐之風忠厚之道斬然以盡後世則又寬縱民之爲惡皆得自由矣

徙於國中又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

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皆不出鄉舊比長送付新比長若徙於他出居異鄉予之旌節使可以爲符驗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鄉中無授出鄉無節人莫肯受惟有園土留之司園主收教罷民故也秦法舍人無驗者罪之亦古遺制

周禮卷之五

四

但行之少恩耳後世寬縱故亡命之徒得隱於民間而京師彌甚

愚按鄉舉里選之法閭胥選於五比二十五家小善亦取故書敬敏任恤者族師選於百家累善廼取故書孝弟睦姻有學者質美未學者弗與矣黨正選於五百家善有大焉而後取故書德行道藝者其學皆已成才於是州長攷之以覈其實鄉大夫賓興之而拔其尤其法可謂備矣漢舉孝廉茂才尚存古制得人亦多魏晉而降州郡各置九品中正以別人才漢制亦漸廢矣後世科舉之法自

隋煬始殿試之法自武曌始可勝嘆哉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

此佐大司徒不言稷省文耳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此佐小司徒凡立社稷之壇各以其方之色求育土
西白土南赤土北黑土中央疊以黃土

愚按社稷事在春官乃屬之司徒者以守土養民
爲重也知此義則知天之立君惟以爲民豈其使
一人肆於民上

令社稷之職

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郊特牲曰唯爲社
事畢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立乘共粢威
所以報本反始也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絃共其水膏

飾刷治潔清之也楅設於角衡設於鼻以備奔觸易
曰童牛之牯元吉絃牽牛糾著於鼻端水膏殺時以
洗薦牲

歌舞性及毛炮之豚

歌舞象巫降神也君牽牲入時封人且歌且舞言其

博碩肥腍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炮之以備
八珍或疑牲而歌舞何爲者也曰是當辨誠僞古人
以誠心行之此爲交神之始禮之宜也非怪也後世
內無孚誠而外以應文具則難免乎戲矣雖然禮貴
精誠不徒多儀之爲尚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皆敬其事大盟會同之盟事起哀世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間以四金又與六鼓

相應和也教擊鼓者以大小之數隨事用之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

雷鼓八面之鼓以祀天神靈鼓六面之鼓以祭地祇

路鼓四面之鼓以享宗廟

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鼗鼓長丈八尺鼙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鼓

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聞鼗之爲言大也因以肅軍令鼙之爲言緩也以役

勞民而節其力詩云鼙鼓弗勝噫可以見古者君民
之情矣晉之爲言進也將戰先作金奏次擊鼓以作

其進故其聲比鼓鼓尤疾

以金鐸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鐸鐸于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鐃鐃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

行鳴鐃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

職曰司馬振鐸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兵謂干戚也帗列采繒爲之有柄皆舞者所執二者

所以形容百物之神有捍蔽袞除之功

凡軍旅夜鼓鑿

周禮卷五

五

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鑿夜半三

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昃

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臨陳以作士氣故曰援枹鼓之則忘其身田獵合圍

擊鼓象對敵

救日月則詔王鼓

日月薄蝕天之大變陰邪侵陽也王親擊鼓象聲其

罪伐之

愚按日月之食由於惡氣惡氣之生由於惡念人

君一念向善可以變災爲祥

大喪則詔太僕鼓

始崩及窆時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

春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舞師時教六鄉之民故惟

四舞而已漢法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酬祭祀之

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蓋古遺制也兵舞用干戚武

舞也帗舞用采繒羽舞析白羽爲之皇舞析五采羽

爲之形如帗舞三者皆文舞也四方望祀也旱暵雩

周禮卷五

五

祭也暵者火氣太過則爲赫曦

凡野舞則皆教之

魚教六遂都鄙之民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功德小難以形容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六牲牛馬羊豕犬鷄也體完具曰牷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

之色牲毛之

騂牲赤色周人所尚取明盛之義黝牲黑色取幽微

之義毛之取全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尤可也

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毀謂驅羣侯禳毀除殃咎之屬尤雜色不純也輕於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慎重之至非時而祭祀其禮畧故不繫於充人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牛人

養於官曰公牛民間所養曰私牛私牛主於耕資以負重公牛用之爲大牲弗輕殺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享牛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牛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宗廟有釋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機以繫牛者牛人擇於公牛之中授牧人芻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牢禮殮饗也積生饋之若司儀主國五積膳孰進之若掌客殷膳太牢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饗禮烹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禮烹太牢以食賓有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皆速賓行於廟賓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用牛大射於澤宮燕射於寢

軍事共其犒牛

所以勞軍

喪事共其奠牛

喪禮有殷奠遣奠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會同軍旅魚言行行役王出外則六軍從之也兵車駕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牛人

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牽傍在轅外晚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載公用之器官自備公牛不以煩民也其軍中所須自用私牛兵法車載糗糧兵仗以治力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

互屠牛懸肉格盆所以盛血簠受肉籠也屠牛之具惟牛人有之小民用牛力以耕不得宰食故無屠具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五帝文誤牢開之也充人躬飼之養牛羊曰芻三月

一時節氣成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繫於城門使守門者飼之不言三月其挾日與古之養牲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挾日

展牲則告牲

夕而省牲大夫士禮則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天子則充人告牲獸人其告備與

碩牲則贊

贊象祝告神也君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充人從而

周禮卷第五

五十六

贊歎以歆神也巫祝專以事神為職故使通誠意於神明封人主守壇壝充人養犧牲故交神之始用以告神與用巫祝同義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五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六

周禮沿革傳卷之六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此太宰所謂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大司徒所謂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十有二壤之物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

周禮沿革傳卷之六

一

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此經畫王畿之地從近及遠與井地相錯廛里商賈所居各有區域百工之肆亦在國中不言者肆無稅也場圃因國中隙地樹菜果以供官用其民間各有場圃自食不以供官宅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士田賈田其家所受田也古法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不言工蓋闕文也噫士工商家受田先正之慮遠矣其欲人人知稼穡之艱難乎官田未賞之田也牛田牧田商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賞功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而遂人

監焉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畧王畿之界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它在郊外有稅其在國中者役多特免其稅園廩亦在國故輕也征有二田稅皆以十一為率任土之稅量地近遠及地利薄厚以為輕重之差漆林獨重利厚故也此先王惇本抑末之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周禮卷第六

二

者出夫家之征

先王重農桑其勤者有勸則又立法以儆惰者宅不樹桑麻田荒不耕者本稅之外罰使出里布屋粟以重困之民情游無職事者罰使出一家力役之征所以歧民勤於生業里布屋粟稅之總稱罰則止擾一人為率或謂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夫三為屋之粟則其罰太重勢且不可行矣

以時徵其賦

徵賦以時則民不病

謂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

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六畜之數亦必周知者先王愛民如子欲令鷄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此太宰所任九職大司徒所頒職事十有二者也閭師所重在貢故文有詳畧

凡無職者出夫布

周禮卷第六

三

無職即九職中之閒民也夫布以口率出泉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罰人之財人固知畏未若以禮行罰因事塊之可以發其恥心噫此先王之法所以曲盡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群吏而以詔廢置

此佐小司徒也吏者親民之官攷其民之戶口田產而吏治勤惰可知廢置則聽於太宰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
帥而至

此與司馬相關國家有調發雖出司徒其多寡遲速
一聽司馬戒令節制縣師前期受法於司馬整肅其
民部署既定帥而致於司馬古者藏兵於民武備素
具一號召而集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此與司空相關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周禮卷六

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遺人廣王
之仁惠也鄉民窮乏隨所在賑之惠可以及遠文公
社倉其遺法也門關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羈旅過
行寄止者恐其失所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
歷代之常平倉養濟院胎養穀漏澤園其猶有古之
遺意乎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古者隨在各有畜積故無饋運之艱後世乃有千里
饋糧民困於漕輓謀國者以調兵食為大事矣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廩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古者古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故候館路室以為節
十里有廬憇息之所也先王體悉人情之至故行千
里如在其家後世驛傳郵亭蓋古遺制而往來祇應
繁數騷然因民議者第知節省弗知建立紀綱上下
各正厥職久任責成繁費可一旦而革也

周禮卷六

五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委積各有典守遺人總監臨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

地政平賦之法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政
猶今均徭也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
轉委積之屬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
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古者役民以冬乘農隙也一旬用三日則一月而九

日計冬三月凡二十有七日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而不爲虐旬用二日冬三月凡十有八日中午食少歉減豐年二分之一也旬用一日冬三月凡九日無年而力役不作減三分之二也嗚呼古者恤民之力民何幸安享太平後世徭役數起詩人哀之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何以救之曰治道貴簡靜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不收山澤及地稅弛以予民不必虛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用禮樂書卷六

六

佐小司徒

師氏掌以嫀詔王

從容諷議以善道開悟王心聖德成就在此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國子養於太學其宿衛王宮則就師保氏而學焉至德以爲道本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敏德以爲行本敏則有功也孝德以知逆惡篤於所生自不忍背本也行者德之見於行事者也孝弟乃百行之首故孝

爲先友即弟也推之以尊賢良大人有德位者也順行又自孝友而推事師如事父事長如事兄不言事君者忠孝一道也

愚按古以德行為教少而習焉及其老也德成而行尊後世教以書冊著書立言謂之傳道是故古之學也實今之學也華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王日昃朝於路寢門外畫虎以象威師氏夾侍王故居門左保氏其在右與祭王昃朝有善道可行則當前以詔王若王與群臣言而善退則將順推廣之近

用禮樂書卷六

七

臣贊襄密勿其益彌深王有不善保氏亦當匡救矣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學所以經世務國子弟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故教之使識舊事得失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遊未有職司也貴遊子弟席父兄之勢易至惰驕故使之習學於王宮天威赫然常臨其上則德業不敢不勉客氣自爾潛消矣此教法之至妙者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隨在當納誨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

四夷之隸司隸所掌者兵服從其國俗門外中門

外蹕止行人不得近王宮宿衛牙爪叅以腹心之臣

領之先王之慮遠哉深矣亦因以訓猛力之士使知

忠義也與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內列蕃營之在內也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

王宮王行六師從之與百官相錯營衛至尊內列象

王宮外列其象王城與

愚按師保氏主於輔導王躬乃使兼教國子者因

周禮卷之六

八

其宿衛王宮也王所左右前後皆善士王誰與爲

不善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王有惡以禮義救正之不使不善加於王身愛君之

至也養國子以道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涵育薰陶

使之自化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

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和鳴

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指事

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

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愚謂六藝皆古人有用

之實學後世以文辭爲藝終其身溺於空言士多清

談廢事矣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

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祭祀之容濟濟翼翼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

濟濟翼翼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詒詒

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愚謂六儀根心生色要在涵養

周禮卷之六

九

本原而隨事去其不如此者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隨在當納諫也

使其屬守王闕

闕宮中巷門內外界限當彌嚴與師氏守王門相表

裏

愚按古人心學淵微善則順其機而導之惡則逆

折其萌芽故其設官亦必長善救失以相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此振作人才也敷教在寬司諫以嚴濟之朋友相切

嗟以善道也強作其志也此猶後世典學使者

巡問而觀察之以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此訪求人才也實與有常此則察舉遺逸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察吏治脩其賢不肖以復於王太宰歲終考察吏治以詔廢置法之經也王時遣使者出而訪察吏治法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蔽壅之患也與赦宥有過者許其自新先王寬大之政也

周禮卷之六

十

司牧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衰惡未麗於罪而害人者也過失害人而麗於罪者也出禮則入刑以禮防禁使民得遷善遠罪三讓三罰民有犯姑責讓之以理戒諭至於三弗改故撻罰之以威懲誠至於三又弗改然後歸諸司寇猶不忍遽刑也衰惡者去其冠飾而書罪狀著之背坐諸嘉石以耻之役諸司空以困之過失者書役於司空夜則收於圜土皆所以要其必改也嗚呼先王好生之

德所以洽於民心而民不犯於有司與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疫癘流行民固有闔門卧病飲食醫藥不周或相枕籍而死亡上之人所宜惻然動心也故每遇歲疫司牧以旌節巡問如王親行稱王命以振貸之民得更生亦如王親賜矣

愚按司諫司牧屬於師保氏者出而巡省風俗入而在朝則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皆王之拂士也

周禮卷之六

十一

成之

難相與為仇讐成平也過誤殺傷王法罪不至死而私情憤欲報仇不可直治以官法故使衆人相與和解之先王所以曲盡人情也

鳥獸亦如之

人畜不當並舉今惟蠻夷有是俗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

讐不可以一槩論也如今律文謀故殺者必報之讐

也故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友之讐弗與同國過失殺者可解之讐也乃若戲殺逼殺之屬人命至重王法固從寬貸而私情豈能一日忘也故立為辟讐之法使之遠去以保全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先王原人情而立辟讐之法其有故不可辟者則畀以玉節之琰圭王命為重弗敢報其私讐則彼此亦得相安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

周禮卷之六

十三

殺人之父兄而懼其子弟報復又殺之以除害弱敵大不仁也故令邦國交讐所在誅戮無所逃於天地間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

殺人而義被殺者必不義也又輕於過而殺人矣故立之法如此王道平如權衡固不以公法奪人私情亦不許以其私恩而犯公義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爭恨小故易至於讐殺故平之使勿爭不肯平則斷其曲直記於官以杜後患首發難者罪之其勢莫敢

先動此遠怨息爭之要術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

夫婦判合也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子生三月父名之俟其少長書以為嫁娶之驗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早婚則血氣尚虧多至喪生過時則情實已開易於犯禮故先王酌為中制

愚按後世貧者多過時甚或終身不得娶故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富者往往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復

周禮卷之六

十三

有女長於男而生內亂亦有先富後貧而悔親者謂宜酌古準今令男二十以上女十六以上乃許議婚定後無何即與婚配其貧不能娶者官為助之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矣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書以重其事且息爭入子謂媵妾弗聘者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順天時也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者文殊上意今律文有之故喪禍之變也男女私

奔而父母不為禁與父母無故而不合男女者皆罰之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先王恐其失所不得已而順人情故常旌表貞婦以為世勸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先王定為中制納幣止於束帛十端富者不許過貧者亦可以及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每端蓋長二丈

愚按古者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止於用鴈納徵

周禮卷六

士

用束帛儷皮請期親迎亦止用鴈古禮簡儉如是後世侈肆而不節費莫甚於昏姻欲立法以禁之則莫若定為之禮矣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遷葬嫁殤生不為夫婦死求相從瀆亂人倫之大者也蓋因商末有是事故特禁之愚謂經世大法既明則亦不待事事曲為之防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

古者亡國之社屋之中其訟聽之於隱處不欲宣

露也有罪歸諸士而加刑雖欲隱諱不能矣聖人重男女之廉耻蓋如此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司市所總市之大綱小紀咸在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先王經畫市地形如軍營司市之次居中胥師而下聯絡於外邸肆各有行列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陳物美惡以類相從則價自平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周禮卷六

市

物靡易售而妨用物禁之則無踊貴之患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百貨咸則泉法流通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

量然後知多寡度然後知長短付之無心之物則得其平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信立則爭端息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

明則人不能欺

以刑罰禁曉而去盜

懼之使不敢犯

以泉府同貨而歛餘

官民相通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

日昃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日昃中百族衆萃也其法出自神農日中而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止其所商賈夙興在肆販夫販婦朝資夕賣俱聽其自便各爲之主禁民無相侵利也

周禮卷之六

士

愚按婦人不出門經有販婦何也曰婦人窮者或持所業斥買以求活聖人固不忍禁之矣後世都會爰有婦人冶容在店者王法所當首禁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三時開市首嚴門禁鞭度刻度爰上而繫以鞫所以肅衆也平肆省成定價常時所行臨時又爲之處分揭旌以爲衆望也思次市之候樓曰思取見利思義也介次市亭曰介取分辨義利也司市聽其大者

師賈師聽其小者尊卑之體也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

民期約赴市者吏以法歛布者處斗斛及丈尺者犯罪者各有分地如軍法之不亂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得遺失物亦各置其地失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沒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周禮卷之六

士

古者命市納賈以觀民情之好惡風俗之得失政治之汙隆繫焉上之人不可不自省也司市又因而設法低昂以寓夫轉移之術亡者使有利者使阜貴其價以來之正民之所好也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賤其價以抑之正民之所惡也昔齊侯問市價晏子對以踊貴屨賤而齊侯爲之省刑乃知司市所治抑末也其本惟繫於上之人耳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印也古者上下通稱秦制惟天子用璽官府則通用印貨賄必用璽節以印章爲識出則自市達於門

關入則自門關達於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市無征以來商賈也來廣則食貨自通作布資民以糴也

愚按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之無糧鑄幣以救人
之困聖人之權衡也夫泉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
有用故凶年鑄泉以饒民民得泉則四遠之粟可
致後世豐年亦常鼓鑄則錢太多而百物增貴是
以無用妨有用矣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

商禮彙考卷六

文

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按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
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
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
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其餘
無聞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其附於刑者歸於
士

市刑以儆衆為主憲罰懸其罪示衆也徇罰執其人
號於衆也朴罰當衆而撻其人也皆以發其羞惡之

心刑一人而衆人懼此秋官之國刑上愿糾恭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
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市者繁華之地君子遠之無故游觀國君則刑人赦
若曰國君好利市人何誅焉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罰
幕帟蓋帷若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法所加以禮
示罰使自知愧是故畏義甚於畏刑不言王者至尊
不敢指斥故舉國君爲况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
事

商禮彙考卷六

文

大衆所在必通商賈司市治之則物價常平民不知
擾後世行軍所至罷市節制亡也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成諺云兩平交易也珍異四時食物人民而市非古
也後世私賣買爲奴婢王法所當禁也

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立長短券以爲信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
舉而罰之

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度量受法於黃鍾淳謂幅廣

制謂匹長皆當中度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蕃期內聽期外不聽

久則弊生

廛人掌歛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官鑄泉散於民間有散無歛則泉法不行官設法以収之不入外府而入泉府者還以便民也歛布胥師所罰在次之泉也總布肆長所歛在肆之泉也質布者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

周禮書卷六

辛

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於王府

屠者所利在肉送皮角筋骨於官以當稅

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於膳府

食物不售久則腐敗買以供膳官民兩便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僨惡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憲之使知趨避飾行以事欺人僨惡賣濫惡之物者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莫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備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商賈一聽其自為則物貴民病官為之平賈此經常之法也賤時豫賈貴時賣之乘急病民官為之禁裁抑其賈此權變之室也何以不加之罰曰聖人主於濟人法太重則商賈莫肯居積卒有急彌不可為矣

愚按治天下有大界限曰義利兩端賈師辨其物而均平之禁貴備者使有恒價因民之有私心也而以公法治之所謂以義為利者也王莽之五均王安石之均輸皆託周禮為名高而實祖桑弘羊之故智盡籠天下貨物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而人主自牟利焉此所謂以

周禮書卷六

壬

利為利者也

凡國之賣儋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更相代直月則勞逸均

司饒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闕蹠者與其蹠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

蹠謹也以屬遊飲食於市酒誥所謂群飲也小則致爭大則起亂孔明治蜀市無醉人其猶有先王遺法乎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先為之禁使人不敢犯犯則罪之使法必行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不物衣服視瞻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稽察以詰盜也得則明寘之法以警盜也後世市井

多偷兒亦嚴夫緝捕之人窩隱之家而已矣此遏盜

之機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

之禁令襲其不正者

坐作出入各有常度先王嚴於治市多寓軍法於其

周禮卷第六

廿二

中掩捕不正者震之以不測之威也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罰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

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歛其總布掌其戒禁

天下之事徇名則眩其實陳肆辨物以實而不以名

美惡各從其類觀者曉然聖人制事操得其要如此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

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

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賈師禁貴儻者使有恒賈市有滯貨不售聽其賤價

而不顧上之人其能安乎故官以元價買之使不折

閱小民有急來買以元價賣予之民士著各有根抵

必從主與有司非有所留難恐姦民乘急販賣官為

所欺而民不沾實惠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

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民貧不能買官貨予之立期以償民又貧不能賒官

借予之使計日服役於國中以為息賒者惟取償貸

者取息其息以力而不以財官無所利之也聖人委

周禮卷第六

廿三

曲便民而多方以濟其闕乏如此王安石之市易何

居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送外府以待邦之小用會其出入以待司會攷之餘

財納於職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

鎖鑰蓋藏於大司馬啓則請之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

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犯禁冒利者也先王以義治之官無所利死於王事

狗忠義者也其仰父俯子無所養因以其財養之此
遺人所掌漢有羽林孤兒尚存古意今蠻貊戰歿者
厚養其家故常制勝中國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充人散祭祀之牲門徒養之祭門亦分之胙惠周於
下也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賓客至郊王遣使郊勞比至國門門者以告王遣使
逆以入而授之館焉先王所以懷諸侯也其道可謂
盡矣

周禮卷第六

苗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司市掌貨賄之璽節司關亦掌之職與門市相聯自
外入者司關以節通之門門通之市自內出者司市
以節通之門門通之關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征廛近關有市也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從間道行必挾有違禁之物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有璽節必以傳輔之此傳若今文引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關門無征來商賈也猶幾者本設關門於苛察姦細
凶札雖無征其苛察自當如常也孟子曰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矣司關所載其
非盡先王之舊歟

凡四方之賓客攸關則爲之告

賓客叩關關尹以告王遣小行人以節逆之先王謹
於禮也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內外送令謂往來文書節傳以防矯僞重其事也此

周禮卷第六

苗

傳若今關文後世置郵傳送公文始此而文書往來
繁數上下厭之噫安得元首明哉一洗叢脞之政

愚按門關之設先王所以備豫不虞設險以守國

也經有闕文矣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輔王命防矯僞也持節以爲符驗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玉節至重典瑞掌之邦國之鎮也都鄙用犀禮殺於
諸侯皆天子所頒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

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天子遣使於邦國其節因地而異各鑄金象其形輔以英蕩猶漢制兼用銅虎符竹使符也使節輕於守節守節君所執也使節臣所執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三者官府得自爲之人所執也事彌輕矣以期反節久則僞生也其使節事畢而反都鄙守節易世而反邦國世守之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以傳輔節而行移文於前所往又以防詐僞也

周禮集傳卷六

廿六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園土納之

愚按節傳細事也先王慎重之至其安不忘危與後世無事則除關毋用傳有事則戒嚴故常緩急失措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土地之圖大司徒所建遂人受其法以經畫六遂制如六鄉形體之法如人一身而衆體具也聖人所以

能運天下如身使臂而臂使指保伍之制六鄉聚居國中其勢易行六遂散處於野勢有所不便而聖人壹之促零就整以法齊其不齊是故遐邇較若畫一使各掌其政令刑禁者親民之官皆得自專其治後世守令太輕必也重其任專其任久其任而後可以大有爲耳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勸利阡以時器勸阡以彊予任阡以土均平政

周禮集傳卷六

廿七

稽其人民定民籍也授之田野制民產也簡其兵器寓軍法也教之稼穡勸農事也王政首務在此六遂所教者農也故變民言阡阡者蠢蠢無知貌田家質厚少文太朴未散故有是俗先王重之劑徵會文書也民雖受上地中地而征役壹以下地爲率先王寬大仁厚之政也田里安阡有恒產者有恒心也唐太宗曰民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卓哉言乎樂昏勸其婚姻令室家相保聚也興勸者先王勞來其民使之通力相助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鏹之屬使無失時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也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夫一廛者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民各莫居也田百畝萊百畝者一易之地也萊二百畝者再易之地也其不易之地亦五十畝萊者野外土曠人稀饒以予民俾自開墾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乃成爲家受田百畝有常數旁有弟是爲餘夫田少恐不能給俟其壯而有室別授田二十五畝亦予之萊異時生子成家

周禮集傳卷六

卷六

乃授田如常法生聚教訓之道備矣秦急富疆令民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王澤斬然矣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此聖人緯地之法是曰五溝五涂田間各通水道蓄洩以時旱潦各有所備其上積土以定疆界通車徒往來廣二尺深二尺曰遂廣四尺深四尺曰溝廣八尺深八尺曰洫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傳達於川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通於國都其勢皆由小及大遂也徑也民各以其力自治之由溝畛而上官合衆力修治茲乃人主代天養民之職故歷代世修之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秦壞井田開阡陌古制蕩然今中原地四平大雨則瀾漫數百里不寧惟是天下有變則戎騎得以長驅有志復古者王道第一急務在此

愚按遂人之制與考工記匠人不同遂人槩舉大法匠人加詳焉耳雖然水性就下各因地勢自然學者其毋泥紙上之陳法而舍胸中之活法故曰

周禮集傳卷六

卷六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辦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民籍一定百事可按以行遂人下其法於親民之官使各據實開造遂人覈定之後世非無冊籍在官而一事不可據者承秦之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也何以革之曰役繁重則規避多當先以省事爲本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六鄉有徵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六遂別有大旗蓋司徒掌之有事遂人請於司徒用以徵調後至者誅治以軍法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委人所歛道路委積遺人所頒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綽舉棺索也載輿輓用之天子執綽千人陳役者遂

周禮卷之六

三

人以軍法部署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其事相終始凡言致皆謂致於大司徒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力役之征遂人惟辨其施舍者一以寬仁爲主居上之體也遂師先辨施舍并可任者亦辨之事相承也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遂人定田制惟舉大法遂師細攷其數以任民可食

謂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民以救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王府審其誓戒將以申令於衆也入王府謂徵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者

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

督責有司也庀者飭之使具單襄公適陳火朝覲矣道弗可行而知陳之將亡吾乃今知先王之政周徧而詳密也其要亦在乎有司得人各舉其職焉耳

周禮卷之六

廿一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狝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以幄帟先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此太宰使之其餘則司徒道野役帥以至墓也丘籠覆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輜磨者適歷執綽者之名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校比之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未至師遂師先以軍法部署而行賞罰帥而至則賞罰壹聽於大司馬若大司徒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

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
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鄉大夫言政教禁令而遂大夫言政令文畧也鄉師
先辨可施舍者而遂大夫先辨可任者有司之常法
也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民之所聚曰邑遂大夫歲終攷課其屬吏致於大司
徒而大司徒致於冢宰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月令孟春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

周禮集傳卷六

廿三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眚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興眚舉民賢者能者如鄉大夫之賓興也興眚之後
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亦猶鄉大
夫之退而詢衆庶也

愚按鄉遂皆有選舉市獨無之古法工商不得入
仕噫聖人惇本抑末之情可見矣

又按漢舉賢良方正孝廉茂材猶鄉之賓興賢能
也其舉孝弟力田猶遂之興眚也古意屢有存者
是故三代以還兩漢得人亦咸後世科舉法出敗

壞人材漢治亦不可復矣吁可傷哉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四達治道通行也故攷一邑之治必以旁邑相參而
後賢不肖勤惰自見誅賞廢興出於太宰百官府與
相通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
治訟

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徵比親民之官兼理期會
細事也田里職事上有成法縣正親民爲之計畝而
授度丁而分

周禮集傳卷六

廿三

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天下至勞者莫如農先王恐其惰也使吏趣之俾無
後時賞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尚有田律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移執事遂師所謂移用其民也縣正在師則爲帥正
與州長同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事畢行之則有善不遺情者不得僥倖誅賞秋官之
軍刑上命糾守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黨有禁祭鄙同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在師則為旅師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燬惡而誅賞

鄙師親民為近故得以瑣科條其民燬成於鄉三物

者惡陷於鄉八刑者誅賞秋官之鄉刑上德糾孝也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會計一鄙之政帥鄼長而下致事於縣正上下轉相

承

鄼長各掌其鄼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

周禮卷第六

蓄

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教民以禮俗也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此寓民以兵法也鄼長無事則為其民之師有事則

為卒長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遂大夫簡稼器鄼長為數之尊不親細事兵器亦如

之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受戒令於上轉以教其下

趙其耕耨稽其女功

鄼長彌親於民故督耕夫并課織婦生民之本在此

愚嘗觀於萬物春禽則有布穀夏虫則有促織喟然

嘆曰天之牖民至矣為民父母者當何如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一事也遂大夫曰稽縣正曰徵比攷其大凡也鄼長

曰校登里宰曰比察其細數而加詳焉

以歲時合耦於耜以治稼穡趙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

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周禮卷第六

五

廣五寸二耜為耦合耦於耜兩兩為耦往耕於田也

合人耦則牛耦可知秩叙者有事則分別部居各有

次第財賦非里宰所專聽命於上先王所以嚴聚斂

之防也

愚按漢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

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

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徒於他邑則從而

授之

贊者長短使相補助如一家然貧賤相恤患難相濟

斯謂之仁里

愚按六鄉士也故於教詳六遂農也故於養詳因以互文見義矣天下之治必從其抵是故田制起於井邑丘甸軍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於鄉舉里選後世治無根著而求天下太平是累九層之臺而弗為基址也可乎哉

又按鄉遂群吏漢散為亭長三老嗇夫尚以教導為務古制時見一班焉至唐為里正坊正村正宋為保長者長則僕僕執役於官惟催徵錢糧勾攝公事是急世變江河愈趨愈下矣

周禮沿革集卷六

世六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而用之

勑粟百畝田賦也屋粟五畝宅賦也間粟間民無職事之賦也以在野不使出布用之以其取於農者還以濟農也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質劑官立券與民徵信也平頒者人人各得分願與取徵發為義民輸新粟還官也積取儲待為義官貸陳粟與民也詩云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施其惠者鄉師調萬民之饔飩以王命施惠司救歲時有天惠民病亦如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則王

自出施惠也散其利者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一曰散利是也豐年有貸有償凶年則惟賑貸而已周世宗嘗曰民吾子也豈有子倒懸而父母不救安在責其必償然則後將何繼曰古法三十年通制國用何帝僅僅一年也

愚按泉府以濟商也事頗委曲旅師以濟農也其體尤為博大噫安得君以民事為已事官以國事為家事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困時施之救缺乏也饒時收之免狼戾也

周禮沿革集卷六

世七

愚按後世濟農惟文公社倉深得古意不主之以胥吏而以鄉士夫主之其憂勞惻怛可想也爰其次則李惺曰糴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民乃立平糴之法其猶有古之遺意乎王安石以青苗禍天下自謂出於周官蓋竊旅師平頒而附會以泉府國服為息春放錢十千取息二千秋放錢十千取息二千吏緣為姦小民不勝其困此商君開塞耕戰書所不為也而謂太平之典有是乎後之有志周禮者衆諱然以荆舒藉口豈非萬世之罪人哉凡新旺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蠹惡為之等

新阡初徙喪其舊業存恤之使安其居聖人勞來安集之政也以地燬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四邑爲丘積四丘而爲甸出兵車一乘鄉遂守衛王城人盡兵也故治以保伍之法而以五起數稍甸都鄙王畿調發之兵也七家而出一人故治以丘乘之法而以四起數守衛之兵畜而不用調發則以次而遞徵均勞逸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

周禮卷第六

卷六

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邦國都鄙稍甸郊里遇有徵調縣師受法於司馬其都鄙稍甸所謂稍人又從縣師而受法焉作之帥之以聽于司馬上下遞相承也同徒輦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也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鄉遂之外起徭役以供大喪稍人主之而聽於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其粟旅師斂之藁秸則委人斂之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此委人所專管而帶

管虞衡山澤之材園圃之草木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餘謂縣都之聚此與遺人不同者委人專斂野賦不及國中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式法太宰所定九式之法也其七曰芻秣之式委人主之薪蒸給炊及燎薦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

周禮卷第六

卷六

禾粟野委兵器賓客夜宿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園材用苑囿蓄羅之材軍旅之賓客邦國奉王命徵調而至者也

愚按薪芻微物也而其費孔多不爲之式法則雜泛科擾民力彌不能堪矣後世薪炭上供赭山林而不足乃知先王經制之密也噫君德之奢儉相業之修廢古今變若霄壤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和也者謂不改大法而就其間斟酌以適中也司徒總持統體於上而土均委曲彌綸其間使之可以通行而無礙是故大綱舉而萬目不遺也禮俗民間所行先王舊法小有異同者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復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室而爲之種

土有美惡加以培壅之功可以變惡爲美氣盛則其生發自盛此聖人贊化育之一端詩云誕后稷之穡

周禮卷六

中

有相之道知此者其知學乎物地者占其形色知其性各有所宜

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醵渴用鉅勃壤用狄埴壚用豕疆藥用蕢輕農用犬

糞種以灰汁漬其種使易生也駢剛赤色而剛強赤緹縹色也墳古文作蚤多鼠之處渴澤故水處也渴鹵也勃壤粉解者埴壚粘疏者疆藥強堅者輕農輕脆者用牛之屬皆謂取其骨而焚其灰也蕢麻之有子者凡沃土以水漬種而已數者皆磽瘠種不能生聖人因物性與土性所宜用之以助其生發之

江南之俗猶有然者而用牛用蕢居多

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潴陂池也以備旱防堤堰也以禦潦溝引潴水通於遂遂均溝水注於列列者田之畦埒遂田首受水小溝澮田尾去水大溝也以涉揚其芟者灌水浸田番耨草根而種稻今江南精於水田其法甚備蓋古之遺制也噫天下之耕農皆如蘇松天下之蠶婦皆如嘉湖而民有不富者乎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周禮卷六

里

將以澤地爲稼必於長夏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澤中舊有草處皆可變爲良田芒種穀有芒刺者

旱暵共其雩歛

雩祈雨澤也歛祭祀所需

喪紀共其葦事

葦以圍墻禦濕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隱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地圖載九州山川形勢及立國封疆詔王以地事者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亦各異俗也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解之若西北涼氣多風足理風之物防風獨活之屬是也東南溼氣多痺足主痺之物魚鱉螺蜆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破氣之物橘柚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去瘴之物檳榔之屬是也噫天之愛民甚矣王所至恐不習其水土豫求物以防患匪爲口腹也後世圖經好誇物產啓暴君汚吏無厭之求者必此也夫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土訓與誦訓夾侍王車備王顧問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

周禮卷之六

四十二

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四方各有載記古蹟攸存告王觀覽前代廢興而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皆可攷見方慝若天阱天陷之地不可行瘡癰之鄉薄惡之俗不可入者也告王知所辟忌

愚按古者左圖右書土訓圖學也誦訓書學也王虛心無爲而左右各以其職獻納以廣王耳目開拓萬古心胸四海如指諸掌千載如在目前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

也守者部署其地之民占伐林木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陽木稟陽氣之多者至仲冬陰極而生氣息陰木稟陰氣之多者至仲夏陽極而生氣息各順其時伐之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雖伐一木不忍逆其生氣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季猶穉也服車器耜農器用穉材尚柔韌也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其出入必限以日數久

周禮卷之六

四十三

則盡物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邦工國之大匠選材於山林不拘以日山林國之有也大匠用木如國之用人儲養有素乃可以選掄惟所用不竭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非冬夏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

凡竊木者有刑罰

山林與民公之私取則爲盜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

祭祀掌於宗伯山虞辨護其事修治道路場壇蹕止行者尚嚴肅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

大田獵王親行也若田在山則山虞蒞治其野此田獵之始事田事畢則山虞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校其耳以知獲數此田獵之終事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田獵象克敵故馘禽左耳以效功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

周禮卷六

四

之

禁令出於山虞林衡巡察之平其所守之部分使責有所歸也會計其繁耗定其功罪以示勸懲

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體統當出於一下不敢自專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禁令出于澤虞川衡巡察之有事則亦受法于澤虞灋祭魚則舍其守犯禁謂數畧及非時而入者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川奠籩豆之實魚鱸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

部分其地之人占取澤物因用之爲守物之上共者以時入於王府以當邦賦其餘可以給下者散其利於民使自取之其出入亦有時日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澤奠亦籩豆之實芹茹菱芡之屬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圍墻蒲以爲席

周禮卷六

四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

若田在澤則澤虞主之澤有旌以其主澤水鳥所集故得注析羽屬禽者百姓致禽訖澤虞屬聚之別其等數每禽取三十焉與山虞致禽而珥相終始故互見爲義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田獵不可蹂踐民禾故有邦田之地詩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也禽獸聚散不常迹人踪跡知其聚處則爲遮列守之未遮列以前亦聽民入故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凡田獵者受令焉

用以發縱指示

禁麋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麋麋鹿子不忍天物及戕物已甚也先王惻隱之心其見於愛物者如此此心何心也天地生生之德也昔齊宣王不忍牛之觥觶而汨沒不自知孟子爲之指示曰是心足以王矣學周禮者不能觸事而得先王之心何以仁覆天下

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金有五不言銀鐵銅省文也石碣硤似王者大利姦

南禮集傳卷六

聖

之窺也故嚴其禁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受之

以時取見常時不取之也長侈靡之風滋攘奪之患非有故弗得已不可輕取之也權萬紀言宣饒銀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黜之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以桓靈俟我邪此可爲萬世之法矣物地者寶藏秘於地中精光時露占視形色教人案圖取之取者穴土深入土一崩陷往往駢首就死有天下者其勿貴難得之貨而輕民命哉

巡其禁令

禁令出於山虞升人巡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齒角骨物皆器用所須皆入於王府有田則有稅三農同之平地之民專出粟米山澤得取所有物以充粟米之稅先王所以便民也後世旣征糧稅又科民別共他稅此苛政不可通於先王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受以度量長短多寡有準防有司多取諸民也

南禮集傳卷六

聖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此後世翎毛之稅翮羽本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

審搏縛羽數束名也古者筭物每十則爲之總稱故雖萬物之夥皆可得而數也聖人制事動得其要如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草貢出澤蒨苧之屬可緝

績者此入於典婦功

以權度受之

輕重長短有準輸者不至折閱

掌染草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藍可以染青舊可以染絳皂斗可以染黑此入於染人時若春暴練秋染夏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灰炭微物必以權量受之不以小物而不謹灰給斂

周禮卷之六

天

練炭之所共居多費繁尤宜省節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喪禮茵著用荼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此入於遺人

掌蜃掌歛互物蜃物以共闡壙之蜃

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

祭祀共蜃器之蜃

祭祀飾之以蜃尚潔白也

共白盛之蜃

盛猶成也以蜃飾牆使白尚朴素也

愚按山澤所徵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之謂以萬民惟正之共後世人主崇尚珍玩嘗竭民

六脂膏故曰天下治亂決於人主之多慾寡慾而已耳

園人掌園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苑中設爲禁防孽養百獸於內祭祀喪紀賓客共之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後世掖庭虎豹犀象咸備

此周公所驅而遠之者也又何畜焉

周禮卷之六

天

愚按周公格王曷爲開以苑園游觀之樂曰此聖

人所以格王也天理生生之樂根心而萌遏之則天機息縱之則人欲滋夫欲何厭之有盤于遊田

淫于逸樂聖人固已嚴爲之防則又默寓夫轉移之術九重沈沈天上人間相隔苑中爲之離宮臺

榭其制朴陋接於民居人主時出一游因是以知

民俗此一助也殿庭之間所見天咫神爽得無壅乎適野則天宇四垂鳥獸草木生意盈滿曠然得

大觀焉此二助也賢者常館于是人主就而訪之發其尊德樂道之誠游焉息焉恒與賢者相接此

三助也昔孟子見梁惠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而樂之因告以賢者而後樂此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問賢者亦有此樂乎因告以與民同樂其深得周公轉移君心之妙術乎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品之佳者時鮮不能常繼乾而蓄之可以備用後世穿掘萌芽鬱養強穀拂天地生物之性矣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周禮卷之六

手

享謂宗廟月有享每月朔薦新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

匪頒爲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仕者之廩祿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歲之有豐凶天之行也聖人盡人事故天不能使之蓄每歲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廩人受之量歲入多寡若干通計國家歲用多寡若干周知其有餘不足告之於上有餘則存貯不足則節省

按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之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其事廩人主之先以歲計關白司會司會乃贊冢宰均節之五官之事皆與冢宰相通漢文問一歲計錢穀出入幾何平對自有主者即欲問問治粟內史蓋未知冢宰制國用之法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古之爲民父母者必先周知民數與其穀數以一月爲率實計每人得穀多寡若干而定歲之上中下六

周禮卷之六

五

斗四升曰鬴食不及二鬴則爲大侵之年移不足之民就穀有餘處宇內一家彼此均濟此聖人仁術之一端告王減節國家用度若膳夫大荒則不舉司服大荒則素服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樂大凶大裁令弛縣嗚呼君者民之父母豈忍安視其子之饑而不憐但以救之邪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廩人調度之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爲接接盛籍田所獲藏於神倉不以給小用大

祭祀扱以授春人欲其精鑿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濩掌其出入

王宮之稍食官正均之后宮之稍食內宰均之舍人主共給其穀取於廩人則有入數分送於官正內宰而頒之則有出數以太宰式法掌之

凡祭祀共其簠簋實之陳之

圓內方外曰簠方內圓外曰簋簠以盛稻梁簋以盛黍稷

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芻米芻禾

事見掌客官米設於中庭車米陳於門外芻禾亦以

車

殺紀共飯米熬穀

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皆四升實者唯盈熬穀錯於棺旁既殯用之君四種八筐大夫

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以歲時縣種稷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上春王將耕籍田后帥六宮獻種舍人豫縣之欲其風氣燥達也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九穀六米皆別爲書日有成月有要

歲終則會計其政

歲終總會之與冢宰司會相通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九穀盡藏以粟爲主粟最難腐可以陳陳相因

若穀不足則止餘濫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國計不足則痛加節省於式法當用之內停止其不

急者國計有餘則儲積豫備不敢於式法之外妄有

所費是故四分制國用之法可以常行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遺人隨所在給之

司祿開

愚按司祿之文俄空焉蓋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

其籍是故周室班祿之制自孟子已不得其詳矣

然經傳尚可攷見孟子謂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

侯曰附庸與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合當以孟

子爲正周禮封公方五百里而下諸侯自侈其制

也孟子謂天子之公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

元士受地視子男攷于春秋不合謹按春秋畿內

諸侯爵止三等三公之爵稱公則其地當百里卿

之爵稱伯則其地當七十里中大夫之爵稱子則其地當五十里下大夫稱字則其地當如附庸乃若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天子諸侯皆同但命數有異春秋王朝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侯國惟命卿以名登於策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王朝公卿大夫班以田祿比於諸侯君國子民也元士而下廩以稍食寓國君養賢廩人繼粟之意也後世令士大夫持券支俸非待賢之禮也故程子居講筵俸亦弗請可謂自重也已矣

周禮卷六

書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窵地以爲灋而縣於邑閭

巡邦野之稼察其勤惰也稼有百種其樹之地同人力又同而或茂或不茂土有窵有弗窵也司稼徧觀而盡識之視其蕃茂者辨其爲某種種爲某名窵於某地得於親驗立法縣示邑閭使嗣歲依而行之吾今乃知天下之事經歷嘗試則其知之益真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欽灋

農已盡力天時弗能齊司稼履畝踏勘定爲欽法豐年則全欽歉年以分數蠲減大歉則全蠲

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度民食多少若四鬴二鬴是也調其難阨官推以予民也平其微發官不多取於民也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盛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盛藏以實簋簋共之饔人牢禮以實簋管共之掌客饗以酒爲主而共食米亦猶食以食爲主而設酒也饔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簋簠之實饗食亦如之

春人精鑿之饔人炊熟以共此與內外饗相表裏

周禮卷六

書

橐人掌共外內朝飢食者之食

此與外饗相關內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外朝在庫門之外王詢萬民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凡食猶言散食諸有事直上或以事謁王王賜之食者也其事目冗雜故不混於饔人饔人猶言內厨也以待正賓橐人猶言外厨也以待雜賓舉內外朝不及路寢之朝者天子正衙豈散食者可至乃若舍人所分宮中稍食則人自爲爨無與於內外厨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外饗共羞酒人共酒橐人共飯其事相聯
掌豢祭祀之犬

養犬豕曰豢不於饔人言者以共至尊雖潘瀾羹餘
不可襲也

周禮沿革傳

春官宗伯

春者天地之生氣也宗伯以禮樂陶民其諸太和
元氣之流行乎五官惟宗伯不以同名尊宗廟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
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宗伯古秩宗也舜咨四岳命之禮如百揆可謂如隆
焉已矣周以典樂納言屬之升亞冢宰大司徒而為
四時之長職彌崇矣漢散為太常宗正鴻臚卿唐宋
以六典建官曰禮部尚書者大宗伯也侍郎者小宗
伯也而太常如故吁其冗哉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
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
樂為虛文是故宗伯之職彌輕矣

肆師春官之考也佐宗伯陳列祭祀轉相副貳國
朝沿唐宋分為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必也贅精
膳歸於膳夫主客歸於掌客然後肆師之職可正矣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此宗廟祭祠第一精意周人尚臭鬱金香草和鬯酒灌地以降神誠敬於是乎始周禮叙官弗計崇卑惟以緩急爲次第是故首列鬱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祭祀之報生於人心也故用食道饋於鬼神鬼神歆氣先王以爲未盡於心也則釀秬黍以爲酒其氣芬香條暢於上下用之於獻以交神也則鬯人共之用之於裸以降神也則鬯人入於鬱人以共之故二職相因書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此酒之

周禮集傳卷六

五

源也其後用以饗燕賓客此酒之流耳乃若沈湎喪

德則酒之流生禍也

鷄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鷄屬木故列於春官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尊以盛酒彝以盛鬱鬯尊用以獻上及於郊社彝用以裸惟宗廟有之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古人席地而坐故設几筵後世宴安易之以倚卓鬼神也而爲之几筵象以人道奉事之也

天府上士二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宗器帝王相傳天命攸爲尊其所藏曰天府若天物然噫人君敬天無所不用其極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漢有尚符璽郎國朝爲尚寶司別有印綬監屬之中官古之治也以禮其重圭璋今之治也以法其重璽印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古者因祭策命群臣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後世司封

周禮集傳卷六

五

改而屬吏部官聯之散也久矣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故與典命相因司服掌王之服者也屬於春官內司服掌后之服者也故屬於天官衣服最易奢華後世尚衣一諉諸宦者噫周公格心之學寔哉無傳久矣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典守外祭祀之兆神道尚幽使人毋擾

守桃庵八人女桃每廟二人奚四人

祧之爲言藏也廟之寢室也天子七廟太祖居中三昭三穆以次而列用奄八人周人特祀姜嫄通數凡八也後世增文世室武世室則守者十人矣聖人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祧藏考妣衣服象其在時不敢褻用男子而以宦者女人共其役清廟深嚴亦不敢常至有事而後往焉奄與守祧女奚本屬天宮內宰以其共役宗廟故又隸於春官

愚按天官之屬除閹人寺人內豎之外用奄者凡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醢人醢人醢人幕人內司服縫人而已惟內小臣之職掌后之服位

周禮集傳卷六

卒

禮命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職不過春人饌人藁人而已春官之屬用奄者八人不過守祧而已總三官而計之僅四十有九人而所與同事者皆不過女奚之徒且皆不得預下士之列獨內小臣一官稱士耳矧在春官則宗伯統之地官則司徒統之而同統於天官冢宰其職周其數寡而又臨以公卿大臣嗚呼聖人所以絕天下之亂階遠哉深矣後王其慎於微哉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天官世婦王之妾也春官世婦群臣之妾也其稱卿大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每宮二卿六宮十有二卿魚中大夫及卿充數也古者祭祀必先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不惟始於後宮又推之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是故大備天子之妃稱后降后一等稱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故其妻以夫人稱降夫人一等稱嬪嬪降諸侯一等故其妻以內子稱尊與嬪同降嬪一等稱世婦大夫降卿一等故其妻以世婦稱降世婦一等稱御妻士降大夫一等而止故其妻稱妻已

周禮集傳卷六

卒

矣天官列九嬪世婦女御春官惟列世婦舉中以包上下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有爵嫁於卿大夫及士者噫先王刑家之化施於內外宗族者如此寧有以貴富驕其夫者哉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女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後世帝王陵寢之始古之葬者不封不樹上下同

之周公始異其制天子之葬封土以象丘隴所以崇國體而係臣子之思也後世帝王侈爲園陵之制厚藏其中易代之後未有不遭發掘者此與棄君父于溝壑何異劉向嘗言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立隴彌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卓哉見乎漢文帝嘗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中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而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嗚呼聖帝明王忠臣孝子遠覽獨慮於以奉安君父於無窮則莫若儉葬而已矣

周禮集傳卷六

至

墓大夫下大夫一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者祖考體魄所藏孝子慈孫思慕之處也墓大夫之屬乃多於冢人以國民同葬其處也嗚呼葬法既亡貧賤之家親死則舉而焚之極其慘酷富貴之家則惑于風水禍福之說廣求吉地踰數年不得葬其親俗之壞也久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大事也孝子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

王之體群臣可謂至矣

周禮集傳卷六

至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史王之喉舌王命出納由之在唐虞爲納言漢尚書魏晉中書門下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亂由人主疎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其後至於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 國朝樞機先在內閣後入司禮監愚嘗參古今斷曰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是爲亂亡之階何以杜之曰大居正

內史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八柄太宰以詔王矣內史復詔王鄭註又居中貳之是增內相也八枋王所執太宰不敢擅權王亦無私好惡有事太宰言于王王命內史宣行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獻可替否焉蓋公議于朝非退而密謀事從中變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內史宣王命出臣下復王又傳奏入稽攷迎受之審有弗當駁正唐虞之出納朕命惟允後世給事中掌

周禮書卷六

五

封駁蓋其任也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納下獻言訪答王問王尊恐臣下不得自達內史親

臣受群臣奏對引以白王使人得自盡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舜命九官親勅之周作命辭書于策禮加隆士卑不

命漢唐以下古制尚存後世廢其禮自輕國體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諸侯有章奏內史讀示王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祿謂分土田賞賜若錫車服贊爲之辭祿賜輕於爵命故書方版授王者施行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副寫藏之防矯僞內史代王言今尚書誥命是也漢詔溫純猶爲近古後世駢儷成文浮誇不實表奏臣諛君制策君亦諛臣失王言之體矣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外史佐內史宣上德達下情後世判爲學士院給事中通政司不復相通內史侍王左右恐不能周知四

周禮書卷六

五

方故其屬有外史在外延接四方之人咨詢治道採訪民情入而告王廣王耳目通壅蔽也與內史相表裏

外史掌書外令

下畿外者外史書之以其周知四方大曰命小曰令命下中外皆內史書

掌四方之志

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政上於王朝得以周知四方治亂今郡縣雖有誌多出文人非史職又弗上于朝所記惟博異聞是非弗公治亂無可攷謂宜復古之

制則治亂得失風俗盛衰可一覽而知
掌三皇五帝之書

以備博古此後世秘書監之職三皇五帝以道治天下列聖因以相傳上古淳朴文字未興其遺書蓋多後世所傳述或易失其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蓋三代所存惟百篇以立經世大法今天下書籍日繇燕詞曲說反以蔽惑人心塗其耳目佛老之書出益大亂矣古者有補世教者或致散亡宜廣求天下遺書表章聖經賢傳列諸學官其諸子之言歷代之史可裨世教者存之餘悉皆屏絕佛老之書與他有

周禮官書卷七

六六

害世教者盡取燔之聖道始有所統壹

掌達書名於四方

此後世正字之職書同文名字也古文六書點畫皆有法度後世苟趨簡便篆變而隸隸變而行草出焉古法盡廢謂宜刊正古文俾學者肄習仍翻篆為楷雖從簡便亦有自然形模此固天子考文之事也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史執法為王爭臣王耳目也職與冢宰內史常相通格王正厥事冢宰大臣之任也獻可替否內史近臣之任也繩愆糾繆御史小臣以之保氏諫王惡矣御史何以名爭臣保氏所諫王躬過失御史爭朝政之非因糾劾百司矣秦重法令人主自與法官決事疏遠丞相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有事御史大夫下相國丞相徒奉行文書國朝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弗得侍御於君其六科給事中則固御史遺職也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周禮官書卷七

六七

太治冢宰稟王命內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

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助冢宰罷行之如內史贊王王有過亦面折廷爭故常在王所與冢宰相隨

凡治者受灋令焉

有司聽於冢宰法令具御史授於有司有司受以從事畢復冢宰御史因糾察其不如法者

掌贊書

鄭註尚書作詔文斯內史職御史所贊冢宰令書寫藏其副故用史百二十人

愚按古者壹於任人法以備參考而已贊書之

惟舉體要後世任法而不任人上下以簿書從事
煩碎無大體案牘勞形不復能清心致理今欲行
王政何先曰省繁文以專委任

凡數從政者

御史司察監在位之員可以考知某也賢某也不稱
猶云科條其人

或疑內史御史錯簡舉而屬之天官噫聖人慮萬世
之防凡建官輕重必參相得也太宰贊王萬機相權
已重必又自代王言勢宜擅行不顧以危其君故內
史不屬於太宰執法爭臣王之所畏也太宰之所忌

周禮沿革集卷六

太史

憚也故御史亦不以屬太宰其將以默制相權與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大史萬世公是公非所出君相有過直筆而書以死
守職故畏清議不敢肆行後世人主得自觀史以宰
相監修佞諛曲筆卒亦難掩惡名宜罷實錄進呈復
起居注善惡皆直記秘金匱中君相不與焉史官執
筆常侍王旁庶其有戒心而寡過與國朝以翰林
學士兼史筆而職不專如以知制誥歸內外史經筵

歸師保氏而太史惟領國史總裁則其職正矣小史
唐宋著作郎國朝修撰之屬宜各有分職以領史
事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
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太宰建邦之六典小宰司會皆貳之太史亦曰建邦
之六典何也經世大法冢宰定之述而為書以成一
代制作太史之職也故亦曰建八法八則書而藏之
故太宰者道揆所出也太史者法令所宗也太史記
事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史官當

周禮沿革集卷六

太史

據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太史公矣

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法定永為遵守其破法不信與守法者爭是非則攷
正於史刑其不信者正矯誣之罪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
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約劑司約所掌登於六官藏之太史又藏以副六官
亂則開法考案

愚按此衰世所行非太平令典豈有所增飾與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

此古義和之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以次序民事頒邦國都鄙使順時行之古者奉順陰陽春而布德秋而明刑咸法天道後世天人不相關月令僅存古制宜命大史參酌古今定為一代之法循序舉行和同天人之際其本安在曰王者終日對越在天

頒告朔于邦國

天子頒朔于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周禮卷六

七

王十二月各有常居閏非常月故詔王居路寢門法天道也

愚按史之體有二一曰紀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王每事行有得失則隨其事而書一曰編年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王每日行有得失則繫其日而書職莫有大焉者矣經畧而未備豈有闕文與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執事太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

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恐事有失錯讀禮書令之使肄習如禮謹之至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位有常處執書以次序之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惡其亂禮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亦先肄習之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告王以禮事恐王失儀

大師抱天特與太師同車

大出師廟筭先定以太師善占候太師執同律聽軍

周禮卷六

七

聲故使同車共占師勝負古人臨事而懼如此

大遷國抱灋以前

法所以立國抱法先往恐散亡

大喪執灋以詒勸防

勸防引六紼

遣之日讀誅

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讀之太師又帥瞽獻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史共其事言王之誅謚成於天非臣子敢私議凡喪事攷焉

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

卿大夫卒請謚於王制謚使太史往賜之制謚時亦與王定其議矣後世太宰議謚考功覆議乃定愚謂事當屬太史

凡射事飾中含筭執其禮事

中所以盛筭射中則釋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史記曰志周之統繫本出后稷文武而下以世相繼爲王奠之以嚴正統支庶出封別於正統各以所出

周禮卷第六

主

世次辨其昭穆而子孫相承如魯出文王爲昭晉出武王爲穆諸侯國史亦自奠其繫世而支庶爲別子者亦以昭穆爲序故正統常尊子孫千億不亂後世王牒雖修而古法廢矣

若有事則詔至之忌諱

祖考死曰忌名曰諱皆生於子孫心所不忍小史奉之有事則告王知避所以警王心致哀崇敬先代亡日人所惡聞亦謂之諱桀紂以子卯亡故子卯不樂以生人君畏心嗚呼古人左右輔弼惟以格王心格心之道慎毋以細微而忽故凡可以傲王心者無

所不至今桀紂世遠宜命史官悉叙歷代亡日至期

則以告因述其亂亡之故以備御覽庶其有戒心乎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太史讀禮灋小史叙俎簋以爲節昭穆有定次俎簋牲與黍稷按書次之使有序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爲節事相成

愚按小史奠世繫辨昭穆其法主於記事以備一代之故史之小者也故小史掌焉而太史公廣之

周禮卷第六

主

以作本紀世家乃君陳典訓以立憲章記言動以立法戒則所以載道而垂法萬世史之大者也故大史掌焉孔子所修尚書春秋是也史遷不能祖述孔子以經世爲志而博記以資多聞古法遂廢歷代修史知宗太史公而已其後則有文公綱目今欲正一代之史宜先分定史職紀傳刑法太史公綱目邪法文公本末始終於是乎大備太史乃取其治亂興亡之故體其會要察其幾微表而出之立憲章以嚴法戒類聚以成篇表年以繫事於以上繼尚書春秋歷代之史皆以是繩之善之不

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悉皆刊削其大義炳若日星與夫履霜堅氷之漸者特書以傳斯固先王經世之舊章也

周禮沿革傳卷六

吉甫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六

周禮沿革傳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遷國子監祭酒未上卒諡恭簡事跡具明史儒林傳是編取周禮六官之屬證以秦漢而下官制沿革迄明代而止僅有天官地官春官蓋未成之稿也夫時殊事異文質異宜雖三代亦不相沿襲校於數千年後乃欲舉陳迹以繩今不亂天下不止其斷斷不可人人能解卽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談三代世卽不目爲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論耳自序一篇故摹典誥亦此意也

儀禮節解十七卷讀儀禮一

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

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

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節解

十七卷》提要

儀禮節解

讀儀禮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夫道莫大于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故夫禮未可一端盡也。聖賢以禮脩身。以禮教人。而不舉其數。惟曰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斯須不可去身。非擇日而行禮也。有冠昏喪祭。則禮行。無冠昏喪祭。則禮廢。如是。則禮之行。若寡矣。凡禮之無目者。目所不能盡也。

儀禮節解

卷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聖人盛德至善。從心所欲。自然周旋中禮。如論語鄉黨一篇。皆聖人從心之矩。曲禮三千。悉由此出。惟其有溫良恭儉讓之意。而後有鞠躬踴躍之容。虛文浮格。似是而非。是象恭也。承迷習。醉可由而不可知。是凡民也。故聖人教人以禮。而其言禮以約。得其要。卽一拜一揖。見古人之精神。不得其要。雖三千三百。木偶而衣冠耳。

禮非強作。是人道之經緯。無禮則無人道。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義生。尊親尊親生。等殺等殺生。禮天地之大德曰生。知生之說者。則知天知天之說。

原缺第二、三葉

爲經。夫儀之不可爲經猶經之不可爲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可知也。世儒耳食朱說爭騁胸臆爲纂爲考其破裂不足觀也。

昔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說者病其言過高然亦足以見聖門教人有本。未嘗屑屑儀文可知。子曰禮云禮云王帛云乎。言禮則曰復曰約言教則曰一曰不多。繁文縟節非聖人語上之教是商師之學也。

儀禮節解

四

禮儀禮

儀禮皆古人虛影學者精神淹貫方有理會。若但尋行數墨如鄭康成輩較勘同異辨正文字按本演習如傀儡登場無生機血脉老聃所謂芻狗莊生所謂蜩甲。辜負聖人雅言之意。

是書詳處太瑣如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內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掩越內弦牲體肩臂脊脇肱膊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于廟而竟不及其祖禰既冠見母見君見鄉里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婚禮自壻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

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夫壻此類又何畧也。如謂但舉其槩而已則後儒讀禮何爲往往添補之手。

作儀禮者亦未及親見古人故其辭多罔象如凡禮行于廟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戶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猜度影響迄無定論每于篇終引記聞參伍其無畫一之見可知親見古人必不爾。

儀禮作于衰世故其儀文雖詳而大綱不清雖不及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侯亂天子。

儀禮節解

五

禮儀禮

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爲公是諸侯之禮也諸侯稱公已爲僭矣而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貴無加于卿而稱公是亂天子也鄭玄謂爲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周禮亦非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周班也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上有孤稱諸公者乎。卿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王席三重

謂愚而自用裁及其身者也。就使補輯完備。校勘精切。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畧舉其近者。如士冠不
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親迎。乘大夫車馬。今可乎。女子既許嫁。筓矣。出教于宗室。三月。今可乎。納采使者至門外。主人迎拜。不答。入拜。又不答。今可乎。主人迎賓。門外先入。及階。又先升。今可乎。主人門外送賓。再拜。賓遂去。不顧。今可乎。男女相拜。男拜手。伏地。女子直立。肅拜。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
人一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內。一拜。今可乎。臣侍食于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侍食于先生。

儀禮節解

七

儀禮

異爵者。先飯而後已。今可乎。盛服行禮。忽爾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今可乎。尊俎爵籩供饌之具。不設几案。錯諸地。今可乎。食飯不用箸。以手。今可乎。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今可乎。人死三日。然後殯。斂。今可乎。明器苞匱等無用之物。併納諸壙中。今可乎。凡送幣獻酬之類。賓主不同拜。送者立俟受者拜。而受者又立俟送者答拜。雖君臣父子皆然。今可乎。賓酢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飲。今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今可乎。孫為祖尸。父拜其子。明日殯尸。則子為父客。受其獻酬。今可乎。

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婦翁出門再拜送新婿。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為子喪三年。父在。母喪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為其母總麻。今可乎。國君燕卿大夫。僅屠一狗。今可乎。君父死。臣子為諡。幽曰幽。厲曰厲。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事拜起坐立。難通行者。不可盡舉。必欲一一可信。可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

儀禮節解

八

儀禮

人見其附會多端。以為特詳于制。然紕漏處難可一二數也。每憑管見。時加檢舉。責使學者自得。非敢與之角短長也。如冠禮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鄭謂缺讀如詩有頍者。弁之頍。圍髮際也。又白屨以魁。村之魁。屨頭也。村與跗同。足底也。卽今之韡樣。及頭為底。是也。鄭解魁作屨。村作注。謂以屨蛤附屨使白也。又旣冠見母于東壁。東壁者。廟中東偏室。東為東壁。西為西壁。士虞禮云。饔饔在東壁。西面。特牲記云。饔饔在西壁。子冠母亦在廟。鄭謂母在闈門外。廟中通宮中門曰闈門。則是以闈門之外。

爲東壁也。古制左廟如鄭說廟不在宅之右乎。東壁爲闔門西壁又何門乎。昏禮姆纁笄宵衣宵衣謂玄色衣也。故特牲饋食禮亦云婦宵衣以其繼喪祭後。吉尚玄變于素也。鄭改宵作綃引詩素衣朱繡之繡又舅姑醴婦婦疑立于席西凡不正相向曰疑士相見禮亦云不疑君謂不敢邪向君也。鄭解疑爲定立之貌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四維之如麋麋小鹿羔小羊鹿野物難馴執之須繩維其足執羔亦當如小鹿四維也。鄭謂執麋有成禮執羔如之鄉飲酒禮主人再拜崇酒崇者獎藉之意賓告旨故主人謝其崇獎。儀禮節解 九 詩儀禮

又疑爲騰字之誤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栗與歷通凡歷階者一足踐一級故曰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超越失儀鄭謂不盡階二等左右足一發升堂也大射禮連設三侯有千侯參侯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曰參千侯在內近而易犯故曰千猶水邊曰河干也。鄭謂參作穆千作豸鄉射記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中即鵠也考工記云侯三分其廣而鵠居一鄭疑其過大乃以侯中爲全侯不知古人射主行禮大其鵠使人易中故鵠本大鳥也鄭云鵠小鳥又豸倚于頌磬西絃絃者豸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絃而鄭以絃爲懸磬聘記飧賓不拜沐浴而食之本謂飧熟食禮輕不以君命故賓不拜道途風塵至館沐浴乃食鄭謂沐浴尊君也尊君則何以不拜又上介不襲執圭賓襲執圭公授圭王褱還王賓襲還璋賓褱凡執王單籍曰褱重包曰襲王有繅而赤手執之曰褱以衣掩其手而併繅執之曰襲故曲禮及聘記曰執王有藉者褱無藉者襲鄭泥王藻見美克美以衣褱解謂執王時或褱裘或襲裘也又君使大夫還王賓升自西階自大夫左受王退負右房而玄右房即東房升堂以東爲右猶入門東之言入門右也鄭謂右房爲

西房。古宮室制未有西房者。又聘記大夫來使無罪則饗之。過則餼之。本謂大夫以謝罪通好來與假道經過者。或饗之。或餼之。鄭謂嘉賓則與饗。有過則不饗而餼之。將以附合聘義。愧厲之說其實非也。既飯而飲酒曰醕。醕者胤也。繼續之意。鄭謂醕之言演也。演安其所食也。公食大夫禮。鼎彝若束若編。本謂陳鼎門外。防不潔故。鼎蓋其鼎。而以繩編之。束之。鄭謂以茅爲鼎幕。茅可以爲幕乎。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十馬以一馬居前爲上首。九馬并列于後。所謂庭實之旅也。鄭云卓如卓王孫之卓。猶的也以素的

儀禮節解

十一

注疏

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引晉屈產之乘爲證。喪服斬衰直經絞帶。本謂以苴麻絞爲首經。又絞爲帶。絞帶與經同。故謂之要經。所謂布帶則禮服之大帶也。與要經異。而鄭云要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則是以布帶爲要經也。又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溢盈也。盈一握曰溢。溢之言揜也。一手所握曰揜。與搨通。鄭謂二十兩曰鎰。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又繼母服齊衰與因母同。因母者嫡母也。因嫡而後有繼。故繼謂嫡曰因。鄭訓因親也。又女子子室爲父布總。箭并髮。三年不言裳。同。衰可知。鄭云婦人衣裳不殊

按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又云衣錦褰衣。裳錦褰裳。非婦人衣裳。殊與又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本謂長殤大功九月者。爲喪九日。中殤小功七月者。爲喪七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有如八歲殤無服。不當哭百日乎。是毀過于斬衰矣。又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卽同若繼父之子也。叔伯兄弟俱死。而叔伯母猶爲之服。鄭以婦人子爲女子子。喪禮幘目用緇。幘與冪同。遮蔽也。握手牢中。牢猶籠也。本謂空其中。以籠尸手。鄭謂幘讀如築。牢讀如樓。又屨素結于跗。跗足下也。如花跗弓跗

儀禮節解

十二

注疏

前云屨魁村。正與此同。謂屨底也。死者着屨連底束之。使牢固。鄭以跗爲足上。又襲尸設決麗于堅。自飯持之。設握乃連堅。本謂將飯舍。先以決繫麗其指于腕間。使手不旁垂。乃施握。交臂如生時也。鄭于此段文義全不解。又大斂饌。饌豆兩。其實葵菹芋。芋卽所謂蹲鴟。鄭謂齊人語全道爲芋。又卜喪日。宗人受龜示高。高猶上也。本謂龜甲上可兆之處。先以示主人而後灼。周禮大卜亦云眡高。猶俗言上頭高處云爾。鄭謂龜甲高起龜板平未聞有高處也。喪禮有遺車。卽送葬之乘車。鄭謂爲土木偶車納于壙中者。又喪

禮主人脫髦猶言散髮也髦與毛同始死孝子投冠
留笄纓小斂解去笄纓以麻括之既殯成服解其麻
加冠經皆所謂脫髦也鄭以髦爲子事父母之飾又
隸人溲廁滌死者便器也鄭謂閉塞溲廁又邊豆實
其設皆巾之謂既實並醢脯之具設必加巾鄭訓
具偶也成偶乃巾一邊一豆不巾既夕記朔月薦新
則不饋于下室下室卽室也對堂上言曰下鄭謂下
室內堂也又祭前三日筮尸常禮也特牲與少牢同
鄭不解少牢宿與前宿之文遂謂士祭前三日筮大
夫祭前一日筮避君禮也夫用筮同何爲又避其日

乎少牢主婦被錫衣錫通作錫細布也與錫衰之錫
同朝服布十五升用其半爲錫衰此錫衣則用朝服
布也主人朝服故主婦被錫衣漢人謂曳阿錫是也
鄭欲附會周禮追師之文謂錫衣當作髮髻他如此
類不可勝記而隱僻講張皆似此附見各章
今人用字尚象古人用字尚音尚象者辨其點畫尚
音者切其意響二者不同然文字以義理爲主苟恣
意假託則愈講張失真如角柶之柶爲匙也實厭介
之厭爲壓也孝子主爲之主爲蠲也直荆茅之直爲
藉也一溢米之溢爲搯也栗階之栗爲歷也閭中之

閭爲驪也錫衣之錫爲錫也交錯以辯之辯爲偏也
醢爵之醢爲亂也綬祭之綬爲墮也窆棺之窆爲封
也若此類響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若夫緇布
冠缺項之缺以爲頰也騰羞之騰以爲脰也脰爵之
脰以爲騰也握手牢中之牢以爲樓也幘目之幘以
爲榮也醢爵之醢以爲演也純衣之純以爲緇也崇
酒之崇以爲亢也旅酬之酬以爲周也參侯之參以
爲糝也錫衣之變而爲髮髻也羊之變而爲全道也
若斯之類風影附合講張爲幻不可從也鄭之訓詁
多此類俗儒一切耳食引以證文字後生不察轉相

師承其誤可勝窮乎

儀禮成于後儒手而古籍亡矣不復見先王朝會盛
典故觀禮祇述其梗槩較諸篇爲略而愚願喜其近
情足以折周禮四時朝見之謬篇末又記天子率來
朝諸侯祭告羣神未必盡合古然大槩可觀已鄭康
成偏執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葺附會甚無謂也至如
喪服傳解經一明允鄭牽強引證反疑傳文爲誤
近代儒者纂三禮併傳割棄之鄭始作俑也

凡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禮服衣裳通謂之端衣多
玄緇亦有纁者裳多用纁亦有素衣黃衣雜色及大

帶與韠色。時或變易。而衣色則少有不玄。縞者。參即龍衮。亦以玄帛刺繡。故曰玄衮。無繡文者。皆所謂玄端。縞衣耳。首服。自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弁。自大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冕。至于玄冠。則自士庶人以至天子皆用之。此其大較也。古人服色。原不煩瑣。少牢饋食。主人朝服。卽是祭服。皆禮卜筮。鄉飲燕射。聘享皆用朝服。故古人禮服。皆稱朝服。爲其可以見君。則無禮不可用也。自周禮五冕之說興。鄭康成極力附會。影響猜度。未必盡合古人之舊。愚于周禮司服辨之詳矣。讀者舉所知。闕所疑。不必如鄭強質也。古人

儀禮節解

十五

儀禮

廟制。前爲堂。堂北爲室。室西南隅爲奧。房與室接。室東爲房。而戶牖皆南向。房室之外。卽是堂之北。房室皆有牖。有戶。戶皆在牖東。牖皆在戶西。室牖當堂正中。所謂負依處也。堂前爲階。階不中堂。東階當房牖之南。西階當堂之西南。主賓雖行禮于兩階。而堂前無復牖戶之隔。其實皆堂上也。自堂上直下。東西兩牆。謂之序。序之外。堂之下。東西相對。各有堂。有室。是爲夾室。卽今廂房也。堂下爲庭。庭中有碑。以定日景。庭南爲門。門內有途。分左右。東西行各數武。折而北。當東西階。賓主由此揖讓升堂。門內外東西各有堂。

有室。謂之塾。此其大畧也。鄭註皆未分曉。古者燕會席地。坐則兩膝著地。以股貼足。是謂安坐。以兩膝著地。直身起跪。謂之危坐。安坐。卽尸賓及先生長者坐。獻酬畢。脫屣升堂。坐之類是也。危坐。如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櫬不起。而授宰。特牲少牢。婦執遵。戶外坐之類。卽今之跪是也。鄭註亦未分曉。又古者婦人無跪拜。唯喪則稽顙。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君賜且立拜。他可知。已故篇中。凡婦人拜皆立。而男子答拜。則頓首。故婦人必倂拜。初一拜。男子答而起。婦人又一拜。故凡男子拜手。則必倂贊。奠爵

儀禮節解

十六

儀禮

婦人立拜。執贊。執爵。昏禮。婦執笄。棗栗進拜。奠于席。特牲禮。主婦致爵。左執爵。拜。有司徹尸酢。主婦亦執爵拜。是也。惟昏禮。新婦三月廟見。則稽首著地。故禮文曰。拜極地。特言極地者。明其殊于常拜。亦如男子稽顙也。鄭註皆未了然。飯之品。黍稷稻粱。鄭註未分曉。凡稻粱皆粳米。其粒長而大。古人以方器盛之。曰簠。黍稷之粒小而圓。古人以圓器盛之。曰簋。稻品甚多。其粒最長者。可半寸。故以梁名。如屋梁。強梁之梁。粳米亦取強梗之意。食之強益人也。又梁者。良也。精鑿意。凡米之精而粒長。

大者皆稱梁故美食曰膏粱又穀亦有梁其稌穗如
 蘆葦品最下楚人謂之高梁亦以結長實大得名也
 禮記君沐梁則梁米而士亦沐梁則高粱耳凡言黍
 稷稻粱者皆高粱也稻宜水黍稷高粱宜陸稻南方
 卑濕處多黍稷高粱比地高陸處多中原地饒黍稷
 而稻則希有凡宜陸者皆可稱梁言其亮而高也宜
 水者皆可稱稻言其滔而濕也故古者酒醴多用黍
 大夫饌賓無稻也黍最早熟暑月可食故名而稷秋
 熟則今之粟也粟稷二字音義通稷之言謨也尸起
 曰謨嚴肅之意詩云既齊既稷亦肅意蓋秋氣也穀

儀禮節解

十七

穀梁

秋成故曰稷百穀皆秋成故粟者百穀之總名也黍
 稷稻粱麥為五加菽為六分二麥為七分二菽為八
 加麻為九九種之類又細分是謂百穀

儀禮節解卷目

第一卷 士冠禮

第二卷 士昏禮

第三卷 士相見禮

第四卷 鄉飲酒禮

第五卷 鄉射禮

第六卷 燕禮

第七卷 大射儀

第八卷 聘禮

第九卷 公食大夫禮

儀禮節解

卷目

卷目

第十卷 覲禮

第十一卷 喪服

第十二卷 士喪禮

第十三卷 既夕禮

第十四卷 士虞禮

第十五卷 特牲饋食禮

第十六卷 少牢饋食禮

第十七卷 有司徹

卷目終



儀禮節解卷一

郝敬習

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為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篇凡十有七學者苟無恭敬之心讀此書則如觀傀儡耳三禮所以先記也

士冠禮第一

冠為成人之始故諸禮首冠古之有德行道藝已仕未仕者通謂之士人未有生而貴者其初皆士也故禮多由士設惟士習于禮所謂由賢者出也据士觀儀禮節解

卷一

士冠禮

也

士冠禮筮于廟古廟字門主人玄冠朝服縹帶素鞶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西面筮人執筮抽上鞶獨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展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此擇冠日也筮揲策求卦也筮吉日重其事也廟稱

廟也筮于門外不干廟中者不敢必神意也主人將

冠者之父也玄冠周人委貌之冠玄繪為之朝服見君之禮服十五升麻布縹之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亦卽所謂玄端縹衣也帶大帶以繪為之韠蔽膝以韋為之門廟門有司羣吏也卽宰宗人與筮人卦者之屬西方廟門西北上以次立而南也筮策策席蒲筮所卦者畫爻記卦刀筆木簡之類具備也饌陳也門中西扉之中闔當兩門間置木室門者也闔門限筮著策韠藏筮器上韠韠蓋也兼執左執筮右執韠進而東向受主人問筮之命也命命筮也宰家臣之

儀禮節解

卷一

士冠禮

長自右傳命自右出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少退不敢并主人也贊命贊相主人以擇日冠子之意命筮也右還回身右轉就門中之席西面坐行筮事也必西面者求神向陰方也卦者執簡畫爻之人居筮人左卒筮十八變畢卦成也反以卦還筮人使占吉凶旅占衆共占也筮遠日上旬不吉則改筮下旬如問甲子不吉則改問甲戌之類如初儀始前所行禮儀也宗人有司掌禮者告事畢告主人也按上古冠制小止撮髮字從寸詩謂緇撮是也夏冠毋追殷冠章甫制皆小周人變為委貌其制始大此

言難盡同也

按古之卜筮者盛服將事致敬而已無迎神拜送之禮蓋筮龜本受命于人吉凶禍福由人自主著龜以象告耳今世俗反聽命于著龜而禮亦異矣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此肅賓贊也戒預告也賓謂衆賓主人之友也主人既筮得吉日將冠其子預告于朋友望其來教也賓

禮辭謙讓也一辭曰禮再辭曰固三辭曰終賓一辭

遂許也主人再拜拜其許也賓拜送拜于主人去後主人無答也後倣此前冠期三日筮加冠之正賓與筮日禮同宿與肅速意皆通事在越宿故曰宿既筮賓卽速是先信宿也賓如主人服亦朝服也賓西面再拜拜辱也主人乃宿賓致辭也主人再拜拜其許也贊冠者佐賓行冠事者尊次正賓故主人亦親宿若衆賓戒或不宿或使人宿之也

者請期室告曰贊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句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此冠之先夕爲期也厥明宿賓之明日夕向暮也期明日行禮之期既戒宿又爲期者恐臨事不虞致審也于廟門外冠禮行于廟也兄弟主人之親戚少退不並主人立也北上以次南也有司皆如宿賓之朝服則主人兄弟同可知也西方門西擯者主人之相禮者請明日之期于主人主人之宰代主人答以旦日正明行冠事贊正也擯者以贊明告兄弟及有司宗人告禮畢衆遂退擯者以贊明行事往告賓與衆

賓之家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
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各
皮弁服素積纁帶素鞅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纁帶
爵鞅纁布冠缺項青組纁屬于缺纁纁鞅上廣終幅長
六尺皮弁弁爵弁弁纁組纁纁邊同篋櫛實于簞丹蒲
筵二在南側尊一饔醴在服北有篋實勺解角柶脯醢
南上爵弁皮弁纁布冠各一匱算執以待于西坫南南
面東上賓升則東面

此陳設服器也夙興冠之日早起設洗設器盛盥手

儀禮節解

卷一

五

士冠禮

洗爵之水直當也榮屋檐也周人屋四注東西皆有
榮洗設于堂下東自洗北望與東榮直對自階至洗
如堂之深故曰南北以堂深也陳服陳設將冠者之
衣服堂北東偏間曰房冠于阼階故陳于東房墉牆
也西墉房西牆東領衣領向東北上以次陳設自北
而南也首爵弁服次皮弁服次纁布冠服爵雀通燕
爵玄色以玄纁為弁士之上服也弁言服者首戴爵
弁則身著絲衣纁裳也服在東房弁與冠在西坫服
則冠者自阼階入房自著冠弁則賓自西階取以加
之也纁赤色考工記三入為纁下曰裳上曰衣純帛

也衣以帛為之古禮服多用布爵弁貴服用帛不言

色卽玄端也凡禮衣色多玄纁三冠同衣但爵弁衣

帛耳先言裳後言衣者衣帶同纁故連帶言之七入

為纁卽玄色之深黑者鞅赤色鞅合皮為蔽膝卽鞅

也大古無衣以獸皮蔽其前後聖制禮不忘初用皮

為蔽膝此以上皆爵弁服也皮弁以皮為弁亦存古

也色與爵弁同而飾以玉石素積卽素裳積折其要

間曰積積素而衣亦玄端也不言裳言積者裳不恒

素言素積別于諸裳也周以白為勝色惟所宜則用

之玄端玄衣也禮衣制方曰端玄黃雜裳皆以配玄

儀禮節解

卷一

六

士冠禮

端為皮弁服者也玄端素積纁帶素鞅可也玄端玄
雜等裳亦可也但素積則素鞅而雜裳則爵鞅耳纁
布冠卽玄冠所謂委貌也纁布冠不言服同上玄端
玄裳纁帶爵鞅與皮弁服通故承上接下言之冠後
曰項冠武後缺不屬以青組二條繫缺端束之垂餘
為纁也組條也纁以纁色纁韜髮古帛廣二尺四寸
纁寬用全幅其長六尺與髮齊也弁簪也所以貫弁
冠無弁而有纁弁纁曰紘在旁纁在後纁之組染麻
為青色紘則纁組側飾以纁邊側也竹器方曰篋纁
與二弁紘四物同篋紘屬于弁首弁橫弁上紘下繞

項而右。上結于弁末。不如冠纓屬于缺。故別與弁纓同藏也。櫛梳也。以理髮。竹器圓曰簞。蒲筵蒲草席。用二東序冠子一。戶西醴子一也。簞席皆在所陳衣服之南側。獨也。無並曰側。置酒曰尊。一甌醴異于醢之設。兩甌也。甌瓦器。以盛醴醢醢醢也。酒連糟曰醢。貴初質也。尊在爵弁服北。既服而後用醢也。簞竹器。以酌酒解飲。酒器野屬。櫛匙通形如刀。七長六寸。祭以批醴醢有指。故須櫛角爲之。取滑也。士喪禮。槨齒用角櫛。卽此。脯乾肉醢肉醬也。南上以尊爲上。自南而北。首尊。文簞文脯醢也。二弁一冠。各以竹器承之。匱

竹器。玷言奠也。閣物曰玷。西階下設玷。以三匱承冠弁。奠其上。賓至。使三人執之以待也。南面賓自南入也。東上。以次立而西也。玷在西階西。賓入自西階升堂。行禮于阼。賓未升。執匱者階下南向。自東立而西。賓升。三人轉向東。自北立而南也。按冠三加。備三代之禮。初用緇布冠。服玄端玄裳。夏禮忠也。再加皮弁服。玄端素積。素韠。商禮質也。三加爵弁服。玄端纁裳。周禮文也。鄭謂爵弁爲士之貴服。是也。謂爵弁亦以皮爲之。非也。謂爵弁服絲衣是也。謂皮弁服全不用絲。亦非也。自諸侯以上至天子。皆

用皮弁。豈盡布衣乎。又謂皮弁專服素衣裳與弁色。同。因論語素衣麕裘。麕子色白。故謂弁用鹿皮。衣從弁色。夫弁用皮。存古意耳。據周禮采璣等制。皮弁亦華美之甚。豈純用獸皮如野服乎。獸皮去毛皆白。何必鹿子。如謂鹿子毛色白。弁可以不去毛爲之乎。又謂素積則素衣。夫素端素裳。惟凶禮可用。玄端素積。玄黃等裳。皆吉服也。朝服玄端。皆皮弁服。故聘禮皮弁朝服。賓主通用。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朝服冠卽皮弁。玄端卽緇衣。未聞素衣也。惟蜡爲送終之祭。衣裳皆素。冠禮成人。貴初質。裳韠用素衣帶。亦不純素也。明堂位。皮弁素積。而舞大夏。是衣猶見美也。其他朝祭吉禮。雖素積素韠。亦不用。而爲皮弁服同。大抵吉衣皆玄緇。而弁與冠服通用。大夫以上用弁。則謂弁服。士以下用冠。則謂冠服。故士喪禮。襲尸皮弁服。祿衣緇帶。特牲饋食記云。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少牢禮。主人皆朝服。是皮弁玄冠。朝服同也。緇布冠不言服。承玄端玄裳。與皮弁同服。甚明。非謂素衣獨皮弁。而玄衣獨緇布冠也。蓋玄爲天色。故禮衣冠用之。卽黑色之微赤者。又謂之爵色。緇卽玄色之深黑者。故緇衣卽玄端。又謂燕衣。王制云。夏后氏燕衣養老。

燕玄鳥故得名。名雖四黑則一也。故緇冠卽玄冠。古布今帛上下通用。鄭獨以爲莫夕君之服。拘也。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檀弓云。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可也。易之云者。但不純玄。卽玄冠素衣亦可。古人衣冠隨宜變通。世儒言服色多本鄭說。夫儀禮已非古矣。而鄭註又非儀禮。言禮于今。所以難也。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袵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儀禮節解

卷一

九

古冠禮

此內外賓主卽位也。玄端爵韠。卽篇首所謂玄冠朝服也。直當也。東序堂東牆。行禮負牆序立。故曰序。兄弟主人親戚畢。盡也。袵單也。禮衣皆單。卽玄端也。洗在堂下東南。兄弟輩皆立洗。東北上。自北以次立而南也。擯主人使迎賓者。負背立也。塾門外堂。負堂南面立。以俟賓也。采衣未冠者之服。童子尚華飾。未加冠。猶童子也。紒。髻通。卽總角。房東房。古者廟制。堂北爲室。室東爲房。房中南面立。當戶牖也。賓加冠之正。賓如主人服。玄端爵韠也。贊者贊冠者。玄端不言韠。可知也。從之。從正賓也。外門。廟門之外。大門也。古者

廟在大門內左

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句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此迎賓也。擯者以賓至入告主人。主人出迎于大門之外。再拜。拜迎也。揖贊者不拜。殺于賓也。主人揖先入。導行也。曲曲徑也。凡廟在大門內東。入大門向東。行爲一曲。望廟門向北行爲二曲。每曲主賓相揖。至廟門又揖。旣入門分東西。主賓相背一揖。當塗向北。主賓相見一揖。東西行當碑。碑在堂下庭中稍北。過儀禮節解。卷一。十。古冠禮。

儀禮節解

卷一

十

古冠禮

此一揖前及階相讓。三主尊則主先升。賓尊則賓先升。敵則主升一等。導賓賓乃升。凡賓之道難進也。序端堂東牆盡頭。賓西序負西牆。主人負東牆稍南。避冠位也。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與纒并。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纒。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纒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

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筭賓盥正纓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紼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韠韠其加如皮弁之儀

此三加冠也贊者贊冠者盥將行事潔其手也洗在東榮南既盥復西由賓階升過東房立房戶內西面將冠者之左稍南也以南爲上冠席主賓俱在南也主人之贊者家臣或親戚輩設冠席于東序適子冠于阼也少北主人在序端却避也將冠者出房戶外

儀禮節解

卷一

十一

士冠禮

南面立聽賓命也贊冠者取纓笄櫛置席南端奠置也于席端避升降也揖舉手推而進也即就也古者坐曲膝卽今跪也冠者坐贊者亦坐爲櫛髮加纓也賓將加冠降西階往東榮盥主人不安其位亦降賓辭主人主人對不敢不降也賓既盥復由西階升堂過東序筵前坐爲冠者正纓起還西下賓階一級取纓布冠執纓者自西階升一等東面以冠授賓冠後曰項冠面曰前進筵前容從容也將致祝辭從容整儀也祝祝願冠者吉祥也辭見後賓既祝復坐以纓布冠加冠者首賓起復西序之位贊者爲結冠纓

儀禮節解

卷一

十二

士禮

卒事冠者起賓揖使入房釋采衣著玄端爵韠不言裳帶卽前所陳纓帶玄黃雜裳皆可也出房南面立者始成人觀衆以容體且待賓再命此初加之禮也賓再揖就席將加皮弁也脫纓布冠再櫛髮未弁而先設笄者笄在筵端不與弁同處笄首有紼須先設而理之也賓降西階二等受皮弁皮弁尊于冠降禮重也賓加皮弁還西序贊者爲之結紼于笄末卒事冠者起賓又揖使入房著皮弁服玄端帶如故但裳韠易素耳容從容整儀出房南面立觀于衆此再加之禮也賓降三等以下三加爵弁也服以纁裳易素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和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和面枋柄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枋祭醢三興筵末坐啐醢捷建枋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解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

此既冠而醴冠者也三加冠畢徹東序之筵冠者服

爵弁脫皮弁緇布冠于筵間徹筵則弁皮弁冠擗俱徹而納之房中更設筵醴冠者于室戶西牖間南向卽堂中客位也醴于客位以成人尊之也贊冠者洗解于房中無醴在房就房中酌之側特也特一酌無三醴也把匙也所以挑醴橫覆于解上葉匙首寬薄如葉以葉向前柄在後授賓賓以授冠者則柄仍在後便執也冠者就筵西南面立賓往戶東受醴加柄柄居前柄柄通賓以醴來筵前北面將授冠者冠者南向拜于筵西受醴賓還西序東向答拜贊者薦脯醢冠者取脯醢少許置豆間祭先食又以柄葉挑醴

祭之者三祭則坐于筵間飲則坐于筵末啐微飲也捷當作建立也未祭覆解上待用旣祭插于解中醴間也降筵出筵西也旣飲執解起出筵跪置解于筵間拜復跪取解起奠于薦東賓答拜答于西序也薦東脯醢東南向以左爲東凡解飲則奠于饌右以便舉不飲則奠于饌左

按酌醴惟贊者洗解于房中賓不降洗于東榮禮質而簡與醴異也鄭解側酌謂無人爲薦非也言贊者一酌醴與醴賓三酌酒于房戶間異故側尊與兩無亦異也捷柶昏禮作建柶鄭謂捷當作插亦通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此旣冠見于母也醴畢冠者降筵將入見母跪取幣開脯爲饗降自西階父在不敢由阼也東壁廟東側室冠子則父主外事在東序母主內事在東壁子旣冠入見也拜受拜送皆脯也母拜受而後子拜送母先拜也古者婦人肅拜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男子跪拜婦人立拜故古婦人與男子爲禮必俛拜俛拜者婦人先一拜男子答拜婦人又一拜也子拜送母又拜卽俛拜也

按父尊母親故凡禮母殺于父禮下饒上餘子受薦祭脯卽子之餘也豈堪爲饗懷脯啖母勞其母拜而又拜謂敬成人乎何至拜其子乃爲敬也父在阼未拜而先拜母不後其父乎諸家多爲之辭未見其允鄭註東壁爲闔門外古廟在宅東由廟中入宅曰闔門果爾當云適西壁何爲反適東壁乎有事于宗廟宜夫婦共親之豈父在廟母獨在宅乎非也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此既冠而賓字冠者也。禮事畢，賓降西階下，當西序東面立。主人降東階下，復初卽之位，直東序西面對賓立待字也。冠者立于西階下之東南，面賓之東北聽賓命也。字以代名也。辭見後對應也。賓出，出廟門也。請醴賓，主人請設醴酒飲賓也。次設醴之處。

按主人降復初位，鄭謂初至階讓升之位，非也。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贊見于君，遂以贊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兄弟先拜者，見而起敬也。時正賓與主人先出，兄弟

儀禮節解

卷一

十五

士冠禮

與贊猶在廟見贊者以客禮拜謝贊者亦答再拜。父之姊妹曰姑。女兄曰姊。如見母。亦北面再拜。姑姊亦俠拜也。此以前皆爵弁服。將見君與大夫長者則易緇布冠服玄冠卽緇布冠玄冠玄端卽士之朝服。奠贊謂執贊奠于地。乃再拜稽首。不敢親授見尊者之禮也。鄉大夫司一鄉之大夫在位者也。鄉先生致仕居鄉者也。

按鄭謂贊者後賓出則是拜贊者于廟中也。拜贊者于廟則拜兄弟亦于廟。兄弟在廟則拜而父且未拜也。贊在廟則拜而賓且未拜也。姑姊不必皆在廟亦

往拜鄉先生不在廟亦往見則是拜者又不必皆在

廟中者也。豈拜父拜賓又別有禮與冠于廟而無拜

祖考之禮則是書所言亦禮之太畧通其義而可矣

爵弁士服之貴者初冠無爵自不敢以貴人之服見

君大夫禮也。鄭謂助祭然後得服夫助祭則有爵矣

初冠何助祭之有古者士之子常爲士子雖無爵而

成人之始以世業望其子可也若謂獨助祭可服豈

可以私服其子乎鄭又謂易服不朝服非朝事也然

則玄端與朝服異矣要之朝服之緇衣卽是玄端玄

冠卽是緇冠但古用布今用帛若緇冠外別有玄冠

儀禮節解

卷一

十六

士冠禮

則三加何獨遺之邪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

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禮賓以醴獻賓也一獻謂主人一酌獻賓賓酢主主

酬賓畢卽升席燕以幣送酒曰酬十端曰束凡帛一

匹從兩端卷至中十端爲五匹也儷雙也皮獸皮有

毛者贊者皆與謂凡贊佐冠事者皆得與燕也介次

賓也外門大門也賓旣去主人再拜送徹燕賓之俎

隨賓歸也

按醴用一獻卽側尊側酌之意尚質故簡鄭謂一獻

無亞獻以主婦不從非也。主婦獻賓莫先于冠子。獻冠賓無主婦。他賓又何必婦人乎。此禮非古。何獨無婦人爲一獻也。卽有婦人在。如昏禮舅姑共饗婦。亦謂之一獻耳。

若不醴則醢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勺南順。始加醢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醢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禮節解

卷一

十七

士冠禮

目

儀三醢有乾肉折俎齊祭之其他皆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此既冠醢子之儀。醢有變爲醢者。醢醢也。盡飲之名。醢一酌。醢三酌。加折俎。盛者殺牲較醢多文矣。凡禮先質而後文。醢與醢皆歷世已行之跡。若者隨時不定之辭。若醢則用醢。若醢則用酒。醢濁而酒清。醢設尊于房內。醢則尊于堂東房戶間。筵之東。賓主共之也。醢一甒。無禁。無玄酒。有勺在篚。不加于尊。醢酒則兩甒。有禁。有玄酒。在西。加勺尊上。南其柄。便執也。承尊之器曰禁。禁傾危也。水曰玄酒。不忘本也。玄水色。

洗設東榮與醢同。但醢盥手不洗爵。篚盛爵洗于房內。醢則篚盛勺。觶堂下洗之。西也。南順。猶南向。賓贊由西階下自南取爵便也。醢則三加畢後酌薦脯醢。醢則始加卽醢用脯醢也。醢則贊者洗爵。側酌于房中。醢則賓降西階過東榮取篚中爵。主降賓辭洗爵畢。西升酌酒堂上與醢異也。冠者升筵坐祭。啐酒于筵末。拜賓奠爵于薦東。立筵西與醢同也。醢三加畢一酌卽徹醢則每加一醢。始醢所徹者惟脯醢之薦與既奠之爵。其筵與尊不徹以待再醢三醢也。再加皮弁。醢儀與初同。攝重也。如官事不攝之攝。一爵重儀。禮節解

卷一

十八

士冠禮

目

酌無酬酢不更爵再洗也。加爵弁三醢有乾牲斷折爲俎。醢則惟脯醢而已。齊嘗也。取乾肉祭而嘗之。他皆如初。醢之儀用乾肉不殺也。三醢畢。北面取脯見于母與醢同。

按鄭云。酌而無獻。酬謂醢然則醢有獻酬乎。謂醢從俗。醢古禮非俗也。或謂醢不祝。或謂醢爲庶子冠皆非也。醢與醢同而質文異耳。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審始醢如初。再醢兩豆。葵菹羸醢。兩蓬栗脯。三醢攝酒如再醢。加俎齊之皆如初。齊肺卒醢。取邊脯以降如初。

此詳言醢禮也。上所云醢，止于乾肉折俎，而不殺牲。此言其盛則殺牲，牲用豚，特豚一豕也。載載之俎，升自鑊，升鼎也。鑊無足而卑，鼎三足而高，故曰升。殺牲解體，煮于鑊，熟而升于鼎，和之以薦也。合左右體，離割也。肺即豕肺，周人尚肺，火德勝金，祭食先肺，肩鉉也。鼎兩旁有鉉，反向上，以木橫貫蓋上而舉之，且以壓制鼎蓋，如門之扂，竊竊通密閉也。始加縹布冠之醢，如前醢儀，再加皮弁之醢，前用脯醢，此則脯醢外加兩豆，一葵菹，一羸醢，葵菹以肉和葵，淹菹菹羸，蛤屬，圓者為羸，剉而漬之以酒，為醢，外加兩邊一栗。儀禮節解

一脯，此再醢異于前者也。三加爵弁之醢，始洗爵，再攝酒，三如再所異者，加豚俎也。其齊之與前齊乾俎同，齊肺，謂祭肺齊之齊同，而肺異，醢畢取脯降見母，與前同，但前取薦脯，此取加蓬之脯，薦脯既齊，蓬脯未齊，他皆如前儀。

按此殺豚合升，所以異于前之乾肉折俎也。乾肉之體不必全，特殺則全體，凡用牲體，吉取右凶取左。此合左右同升，貴偶也。凡言齊，必先祭，未有齊而不祭者。既云加俎齊之，又云齊肺，則祭不言可知。鄭謂齊當作祭，非也。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知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醢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此孤子與庶子冠及母不在廟之儀。孤子無父，則自為主，在家則成尊在外則童子，不可與成人為禮，故戒宿賓客，則諸父與諸從兄為之也。主人即將冠者，紒總角也。出迎賓拜，揖讓入廟升階，立于東序端，皆如父在焉主之儀。三加皆于阼階主位行禮，不于房戶外也。凡醢醢拜受拜謝，主皆北面拜于阼階上。賓皆北面答于西階上，據主賓正位，異前冠者拜于筵西南面，賓拜于西序東面也。若用醢禮殺牲舉鼎陳于廟門外，當東塾之南，鼎北面，禮君陳鼎南面，喪鼎西面，餘皆北面也。陳于此舉而後入也。父在醢子，鼎陳於內，私之也。孤子自主，陳于外，盛之也。他儀如前。此孤子冠之禮，庶子非適醢，不別設筵，不于客位，即房戶外冠筵醢之。三加三醢同也。凡冠子于廟，父在東序，母在東塾，如母偶有故不在，子取脯降自西階，將往見母，使人即西階下受脯，俟他日再見，必于西

階者客之也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恭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況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

儀禮節解

卷一

二十一

吉

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醴曰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此行禮之辭上敘其儀此述其辭戒謂既筵日預告之也加布加冠也古冠用布病吾子猶言辱吾子宿謂冠前一日速賓始加加緇布冠元服首服也再加

加皮弁令善也胡與遐邇三加加爵弁黃髮耆老人句僂貌賈誠也時猶新也時格猶言是至清清也楚齊貌髦士幼俊之稱攸宜猶言相稱假大也甫丈夫之稱伯仲叔季兄弟之序各稱其序字之也按況辭雜用詩語多後人補撰爾雅考老壽說文老人面凍黎色若垢承黃字作解鑿也

夏用葛玄端黑履青絢渠意純純博寸素積白履以魁柑之縹絢縹縹純博寸爵弁纁履黑絢縹縹博寸冬皮履可也不履總履

此記三加冠之履不與前弁敎者冠履之別也若夏

儀禮節解

卷一

二十二

吉

月冠則葛履履色各從其裳與韠色縹布冠服玄端玄裳爵韠黑履飾以青絢履頭飾也絢縹也履形上曲如鉤又絢拘也戒行也上下縫際曰縹緣邊曰純三者皆用青色博寬也白履與素積素韠色同魁頭也柑跗同底也卽士喪禮綦結于跗之跗以魁跗之謂以頭為底如今韠頭反底向上也白履縹飾惡純素近凶也爵弁服纁裳韎韐故纁履三履黑白赤兼三代之尚冬履非定用皮溫不厭厚皮可也若夏暑止可用葛其麻布四升有半者曰總喪服有總衰以總為履近凶大功未可冠子故冠不用總履

按鄭解魁為屨蛤以屨灰附屨上使白近鑿本草因之遂名大蛤為魁蛤魁大也凡物大者皆名魁何獨蛤邪

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論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母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

儀禮節解

卷一

二十三

冠禮

也天下無生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記即作儀禮者記之冠義禮記篇名凡言記者記前文所未備後倣此始冠謂始加冠上古白布冠祭而齊則緇布鬼尚幽也後世冠用緇帛綏冠纓之餘而垂為飾者緇布冠無綏尚質也雜記曰太白與緇布之冠不飾故引孔子言未聞布冠有綏者倣壞也冠而敝之言但始冠一用布敝即不再製故不用文飾也適子冠于阼以下別記所聞冠必行于東階主位也著明也以明適子成人將代父為主也客位室戶

儀禮節解

卷一

二十四

冠禮

西牖間加嘉也三加彌尊謂皮弁尊于緇布冠爵弁又尊于皮弁論其志謂教立志大成也敬其名以字諱名敬不敢斥名也委貌章甫母追三者皆緇布冠弁母收三者皆爵弁而制各異惟皮弁三代共之貴質也古緇布冠小夏為母追猶言牟堆小貌殷制稍起而為章甫甫舊作斧制如斧方而小也至周而大可籠首口委貌言下委成貌也弁槩也槩大也制大于冠詩云有頍者弁頍傾也覆額貌母言訓亦大也收斂也斂髮也周制大于殷殷制大于夏夏用皮不忘古也積用素尚其質也無大夫以下明冠禮所以獨士之義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始冠十九以下猶童三十而室四十而仕五十為大夫年五十艾矣故大夫無幼無冠禮而有昏禮者五十再娶則有之大夫既然諸侯可知古者諸侯二十以前雖繼世猶用士禮必既冠受王命然後得為諸侯至夏末傳賢風競家國天下皆以世繼諸侯有未冠繼立者于是始為諸侯冠禮非古也微獨諸侯古天子適長子猶士也其冠亦以士未有人始生即貴為天子諸侯者須有德然後爵以位天子之子非生即宜王必為士脩德德成繼立所以幼而冠亦士禮也天子且然諸侯可

知諸侯必年長有德象先世之賢然後命為諸侯方其為世子冠亦以士而大夫又可知故先王以官爵人因德大小為降殺生以有德命爵死以有德命諡生無爵而死有諡皆私意今之失禮非古也故古者非成人有德不得為大夫所以無大夫冠禮耳

按古無大夫冠禮亦附會之說禮所以獨有士者禮莫不始于士也明乎士禮而大夫以上可引而伸之加其等益其數天子諸侯皆可矣今謂五十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天子諸侯未聞必五十而後為其亦無冠禮又何也王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纓

儀禮節解

卷一

二十五

士冠禮

儀禮節解卷一終

儀禮節解卷二

郝敬習

士昏禮第二

士昏禮者上娶妻之禮也娶妻以昏為期日入三商謂之昏必于昏者陽往陰來象男往女來也冠者成人之始昏者生人之始古者冠而後昏故昏禮次冠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儀禮節解

卷二

士昏禮

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昏禮一篇總名下達自天子達于庶人男女之合莫不有禮納采為六禮之始次問名次納吉次納徵次請期次親迎施受曰納陰陽合之義采擇取也媒氏先通言男父母使人以鴈為贄采擇此女也鴈鳥隨陽日南而南日北而北故昏禮用之象婦從夫也用鴈用為贄也主人女父也筵設神席也戶西謂禰廟室戶之西以西為上神道尊右也几以安神右几几

在筵上右昏禮特設神席重祖考遺體不敢專也使男氏使即賓也玄端吉服至至大門外擯女父所使迎賓者出請使者來事入告于主人凡賓不宿至必請問所事也主人出迎再拜尊陽之義也凡為人使者不敢承拜故不答也揖入主揖賓入大門至廟門升階揖讓之節詳見冠禮阿檐內深處詩云有卷者阿阿者親附之名東面致命致其主采擇之命主人東階北面拜命亦尊陽之義也授薦于主人當堂中兩楹柱間神几之南也主北面賓南面陽尊陰卑也賓既授薦降西階出廟門外主人亦下東階以所

受薦授家老老家臣之長此以上納采之儀也主人又使擯者出請賓將復有事也賓別執薦請問女姓氏擯入告主人許而後賓入授薦降出如前擯者又出請事入告事畢此問名之儀也二禮同時俱舉采其女必問其名歸而加諸卜也先采後問先通其意而后敢問其名禮之序也

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甌醴于房中主人拜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句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

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解祭脯醢以枋祭醢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解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問名畢主人醴賓也徹几改筵謂徹去初所設神几改席醴賓仍在戶牖間但以東為上人道貴左也側尊甌醴俱詳冠禮房中東房中此主人再拜專為使者故使者答之異前也几即前所設神几今以優賓拂之以袂致潔也校几足以足授賓受便也賓以几避不敢當也北面設于席東往西階上答拜示不敢即席就几也主人之贊者酌醴加柶前葉出房授主人主人以醴就筵前西北面獻賓賓就筵拜受還西階主人東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就筵坐祭畢還西階北面坐當醴奠解遂拜主人答拜賓以解就筵奠于薦東降筵前北面跪取脯將持歸以復命于其主主人辭以不腆且示不敢勞親徹也賓降西階以脯授從者遂出主人送于大門外賓去而再拜也角柶面葉面枋薦東俱詳冠禮建柶謂立柶直挿匙于解中也

按此以下納吉諸禮使者至主人皆醴之儀同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納吉謂問名歸卜得吉使使告于女家也徵聘也男氏使人奉幣為質徵以聘女也玄黑色象陰纁赤色象陽皆帛也五兩為束周禮媒氏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雙也有皮帛故無應請期男氏既卜昏期未敢專請期于女氏女氏主人辭從男使者許辭乃以昏期告女氏也

按問名而後納吉慎重不迫禮之序也乃昏姻之約

儀禮節解

卷二

四

吉禮

自納采問名時定矣故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請納采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義而已

期句初昏句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而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句舉肺脊二句祭肺二句魚十有四腊一肫統脾不升皆飪句設局甬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湑注在饌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綌加勺皆謹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甬在南實四爵合登此將昏而陳設之儀也期娶妻之日三鼎豚魚腊也

寢室所居室北面鼎面向北也北上有北陳而南豚

鼎在北也實鼎中實小豕曰豚特豚一豕也合升全體解折熟于饌而升于鼎去蹄去四蹄甲舉猶食也手舉食之也肺為氣之主脊為體之正食先舉之將食先祭之所食之肺脊與所祭之肺皆升之鼎者也皆二夫婦各一也魚一鼎十四尾凡魚正數十五如特牲少年之魚皆十五此少一貴偶也全禽之乾者曰腊謂兔也肫當作純一純一雙也少牢云腊一純而鼎是也脾尾骨內則云兔去尻故不升于鼎而亦飪于饌不若豚蹄全去也飪熟也局以移鼎鼎以覆

儀禮節解

卷二

五

吉禮

鼎見冠禮洗盛水以洗爵房中東偏間也兼巾六豆共一巾覆之禦壓也黍稷飯也敦器名皆有蓋欲其溫也大羹湑肉汁未和者湑泣通羹沸如泣在饌欲其熱也尊設酒尊室寢室東為房西為室西主陰尤密于房也墉牆也室中之尊夫婦酌之禁以承尊玄酒水也葛之蠶者曰綌履尊之巾曰冪勺以取酒南其柄酌者自南取便也尊于房戶之東外尊腰御酌之也無玄酒畧也籠竹器以實爵與登也登酒器破一匏為兩登象夫婦之合也合實于篚中故曰合登四爵兩登為六夫婦各三醕此陳設之儀也

主人爵弁纁裳緇施多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祿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儿女次純衣纁褂然立于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袵玄纁笄被纁綱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與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姆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姆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此親迎也主人壻也據男女家室而言則男爲主人

儀禮節解

卷二

六

吉禮

爵弁士服之貴者纁赤色緇施緇衣施言施也衣在上象陽主施也從者壻之從行者也畢玄端謂服皆玄端也墨車黑漆車從車從者所乘車執燭先馬昭昏行也婦車壻家往迎婦之車亦執燭前馬也被纁通車衣也門外婦家門外主人女父也筵于戶西西上右几設神位于禰廟也女卽出嫁之女次首飾周禮追師爲次今髮髻也純衣絲衣錦屬袞裳也字與櫓通詩云終朝采綠不盈一櫓今櫓也立于房中婦人所有事也南面向陽也姆乳母纁黑纁裏髮也笄加簪以綰髻也宵衣黑色衣女子宵衣猶男子玄端

儀禮節解

卷二

七

吉禮

宵小也列采爲夏全黑爲宵猶俗謂青衣爲小衣也在其右在女右詔婦禮也女從者姪婦之從嫁者畢袵玄解見冠禮被猶著也纁綱通麻布禪衣白黑雜文曰黼在其後隨女後也主人女父賓謂壻女父拜迎壻答拜女父先入壻執鴈從入廟女父先升東階壻隨升西階女父西面立壻北面奠鴈于地再拜稽首叩地盡禮也主人不答拜彼有所迎之致敬盡禮者非專爲主人故不答也彼有所爲主而從之行者故主人升則導降則不送也升車之索曰綏尊者升車僕人授綏壻親授婦綏敬之也姆代爲婦辭示不

敢受婦履几以升也景聚通明衣也詩云衣錦聚衣古婦人盛服必尚以明衣中庸謂惡其文之著周禮內司服謂之素紗者也驅壻驅婦車旣行然後僕代壻自乘其車先歸大門外俟婦也按周禮春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今士親迎亦墨車則此禮通士以上皆可知也卽以墨車爵弁爲攝盛鑒也又謂施與袞皆緣飾言裳不及衣而言裳之緣言衣不及裳而言衣之緣文義未似又謂宵衣猶詩云朱纁新婦衣纁老婦被纁未見其稱女氏主人玄端壻從者亦皆玄端豈僕從與婦翁同服然

則禮所謂玄端可知也。凡吉事皆玄。凡禮服皆端。主人玄衣裳固謂端。僕從玄色禮衣亦謂之端。如鄭謂玄端必緇帶爵韠然後可。則婿之從者盡緇帶爵韠乎。納采問名。女父亟拜。使者不答。崇陽抑陰以明夫婦之分也。婿親迎再拜稽首。女父亦不答。使男女自為將送。所以伸女父之尊也。婿迎婦必再拜稽首。所謂謂男下女也。婿拜于西階。然後女出于東方。所謂不致敬盡禮不得亟見。貞女自重與賢士自守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其初不苟合。如此讀禮者達其義則禮無不行。故曰義以為質。禮所尊尊其義此也。

儀禮節解

卷二

八

七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舉者盥。出除。罷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稷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畢也。三飯卒。

食贊洗爵酌。酌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酌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齊肝皆實于豆。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菴。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脫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媵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止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贊酌外尊。酌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儀禮節解

卷二

九

七

此婦至成昏之儀。主人謂婿也。導婦升由西階。父在子不。出阼也。媵女從者入室布席于西南。屬下。媵布席入室則婦為主也。夫先入室就與間席上東面。婦入立于尊西南面。尊在室北。墉下。婦立當西北隅也。西北為乾。西南為坤。婦乾夫坤。交泰之象也。御夫從者也。沃酌水也。盥洗手也。夫婦將飲食先盥手。御進夫盥。媵為沃。媵進婦盥。御為沃。故曰交贊相禮者。徹去覆尊之巾。舉鼎之人將舉鼎先盥手于阼階東。南洗中。罷鼎盥也。出寢門外去鼎盥。以鼎入陳東階西向。豚腊魚以次自北而南。匕以出鼎實俎。以載鼎實也。執匕俎者各從其鼎入。設北面阼階取實載于。

俎執已俟室中設豆乃以俎入三鼎匕三人序進比退則後者先出便故曰逆退也復位始陳鼎門外東方北面之位也西上北面以西為上也贊者先設醬醬為味主也席謂夫與間席東向者也席前坐席前筵間也王藻云食坐盡前設食不于坐席道醢在醬北豆謂道醢也豆既陳俎入設于豆東在豆之外也腊在道東魚在醢東次腊豚在魚北特設無豆并也黍設于醬外稷又設于黍外漸東也羹汁在醬南此設夫席也對醬謂婦對席之醬東席西向者也夫席在西婦席在東西席醬在南則東席醬在北故曰

之也三飯三舉食卒食飯畢也酌酌內尊酌言胤繼也既飯酌酒繼之殷懃接續也三醕皆贊者男女初過代為獻酢作之合也戶內室戶內祭祭酒也肝從以肝從獻振以手揮振使淨潔如振幣之振後凡言振祭倣此噲嘗也所噲之餘以實于盛道之豆再醕無從無從獻也三醕用菴不用爵也菴解見前三醕始用菴三接始合也亦如之亦無從獻也贊洗爵將自酢也夫婦不酢贊自酢亦以作之合也酌戶外尊不敢參內尊也入戶入室戶西北面拜兼拜兩席也皆答拜夫婦答也同牢畢夫出室婦復西北隅之位乃徹饌移于東房如設于室之儀唯尊不徹房有外尊也說脫同夫婦皆脫禮服也巾帨也婦所以自為潔姆授授婦也衽臥席御為婦設衽于奧媵為夫設衽于奧東同奧而有東西變于坐席示交也良良人至是始成夫婦焉稱良戚之也止趾同北止趾向北首向陽也主人入室親脫婦纓纓組屬婦所以自斂飭也燭出晦息也餽食餘也媵餽夫之餘御餽婦之餘交勞也贊酌戶外尊酌之如室禮也媵侍于戶外寢室戶外也呼謂有事招呼呼則聞釋所以侍于戶外之義

示有所繫屬主人所以入脫婦纓附會之說也

夙興婦沐浴纓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笄下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笄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柶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醢三降席東面坐啐醢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舅之儀也婦降西階取笄所盛服脩升進至房戶外姑之席前北面向姑立拜乃奠服脩于席姑坐舉笄起答拜亦立拜也乃以服脩授執事者收之不言又拜者婦人相與拜皆立無俠拜也見畢舅姑使贊代為賓以醴婦亦猶冠之醴子嘉其成也用醴貴初也設婦席于室戶牖間客位也疑立立不安貌敬之至也冠賓醴于南面受醴此東面受者舅與姑在東故向之而拜也贊西階上北面拜送解如賓也婦又拜贊者男子故婦俠拜也按新婦見舅姑不敢盛服此禮甚善管小通說見前

首去次以身著微服示執役卑也凡禮用醴貴初
質真之意設醴言醴猶設尊言尊也鄭于醴子醴
婦輒變作禮非也婦疑立于席西以舅在阼姑在房
外南面已不敢拜立常以身邪向舅姑曰疑即土相
見禮不疑若之疑鄭謂疑者正立自定之貌亦非也
醴贊用男子故新婦快拜男女不親授受今使男子
酌新婦而禮又不用何等男子婦見父母而其子
不以婦入于禮似闕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
言婦人無坐拜也婦手裏稟飯俯拜而后奠若
男子坐拜必先奠后拜誠有如此儀所云者矣然以
儀禮節解 卷二 十五

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拜答之于禮未當且舅姑
死廟見婦拜極地今舅姑生拜不當極地邪鄭註皆
未分曉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饔拜南
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醢無從席于北墻
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餽舅辭易爵婦餽姑
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者乃食卒姑酌之婦拜受
姑拜送坐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
酌之雖無媵媵先酌於是與始飯之錯

此婦始饋舅姑也婦人之禮孝養舅姑故始至有饋

舅姑既醴婦入室婦將致饋先自盥其手特豚合子
解見前側獨也側載猶側尊謂俎載獨豚肉無魚豆
腊也無稷獨黍也并南上舅姑拜席于與東向坐與
饌皆自南而北也其他陳設皆如同牢之禮婦贊謂
舅姑將食而祭則婦為贊以成禮也三飯既畢婦酌
酒一醢不三也無從無肝從厭此以上饋舅姑之禮
畢婦餽舅姑之餘乃布席室中北墻下婦親徹饌移
設于北墻席前如初設之禮但以西為上饌皆自西
而東上舅姑也婦先餽舅之饌舅尊也舅辭易爵示
別也託謂醬已食餘使更也于是婦乃餽姑之饌從
儀禮節解 卷二 十五

類也御男侍者贊祭助婦祭也豆中之黍與切肺俎
上之舉肺與春皆御贊之以祭也既祭乃食三飯畢
姑酌酒酌婦婦拜受姑亦拜送敬其初也婦跪祭卒
爵姑受爵奠之此婦餽舅姑餘之禮也婦既餽而后
媵御餽婦自徹饌出布于房中媵與御餽姑亦酌之
以媵初至也妾從嫁曰媵女弟媵者曰弟諸侯夫人
有二媵長曰嬀次曰姪大夫士妻或有姪無弟為媵
同也有弟則當先御食無弟獨姪亦媵也亦當先御
食媵既餽於是御乃與食如始同牢交錯媵餽舅食
御餽姑餘也始飯謂昨夕同牢燭出媵御餽也同牢

不言媵先者在婦室則媵御皆從主在舅姑室則媵初至有客禮也

按鄭謂側載爲右胖載舅俎左胖載姑俎非也禮文凡側皆訓獨又謂始飯之始作姑亦非也士禮而言無娣槩士以上可知也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儀禮節解

卷二

六

吉禮

嗣舉也一獻之禮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復酌以酬賓賓奠爵禮遂終舅姑共成一獻也不言牲饌文省也有歸俎亦特豚也南洗設于堂下北洗設于堂上之北婦人洗不下堂也奠酬酬畢奠爵也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主階舅姑以客自處以主授新婦示代已也歸俎舅姑使人以饗婦之俎送婦歸尊前卑名故稱氏也人婦從者此以上饗婦之禮也送者女父母所遣送女者也男子送者舅饗之酬之婦人送者姑饗之酬之若女自他邦來嫁婦人送者不踰境丈夫送者贈之如前禮而饗可知

按舅姑于新婦既醴之又從而饗之醴以成昏之終饗以成婦之始成終者明其既爲婦成始者明其將爲代也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儀禮節解

卷二

十七

吉禮

此舅姑既沒婦廟見之禮必三月者宗廟之祭三月一舉祭則主婦助獻故先見而後祭也席于廟設席于禰廟室西南隅曰奧右几設几于席南安神此舅席也席于北方南面無几姑席也祝主贊辭巫屬祝將帥婦入皆盥于廟門外象生時沐浴而後見也菜苴藻之類皇大也尊稱某子字若諡號也婦拜扱地猶男拜頓首伏地也古婦人拜不坐惟爲喪主拜稽顙此言拜扱地異于常拜恭敬之至也扱插同卽曲禮以筭扱地之扱俯伏之狀奠菜于几東席上席中几北也還回身向席也又拜如舅存見之儀如初亦

按地此見舅之禮也降堂自室降也由堂下階曰降由室出堂亦曰降如初禮如見舅禮此見姑之儀也祝闔牖戶鬼神尚幽無事則閉之老家人臣之長醴婦如舅姑存達神意也不于阼階房戶右無以為主也饗丈夫婦人送者皆如舅姑存之禮也

按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為祭主非以三月為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于祭乎與于祭可以不先見乎醴婦雖待三月廟見饗送者皆畢壻即饗之矣說者謂亦三月後拘也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句受諸禰廟辭無不腆儀禮節解

卷二

士昏禮

無辱擊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此以下雜記昏禮補前文之未備者凡行事謂行六禮之事莫曰昏晨曰昕親迎用昏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昕陽始也昏陰終也父廟曰禰男娶女嫁六禮皆受命于禰廟重親之胤也辭謂六禮相通之辭不稱不腆不稱辱腆厚也辱汙也以物贈人自稱不腆謙言薄也賓至主人稱辱謙已汙也男女匹合不得言薄言汙示誠信也擊謂鴈必用生儷皮束帛用可為衣物者同牢醴饗用腊必新乾者鮒鮒魚性相依附曰鮒殺用全牲體備也

按辭無不腆無辱惟自六禮言耳如壻三月後見婦父亦稱辱矣鄭遂以不謝來辱解恐非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女子年十五以上十九以下皆得許嫁既許則加笄而後嫁笄則父母醴之字之亦若男子之冠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宗法五世共高祖者相為總麻六世則親盡而高祖之主遷其廟毀其子姓兄弟不相為服則疏矣如族人女在同高祖五世內適子雖貴為公侯族人士之

女將嫁必引置宮中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三月

儀禮節解

卷二

士昏禮

而後嫁若在五世外不與諸侯同高祖則各于大宗家教之大宗諸侯庶子始封為大夫者族人始祖也大宗之子世為大宗其廟百世不毀子姓世世宗之故族人士女皆教于其家也

按此禮今難行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句賓受命乃降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儀禮節解

卷二

二十

吉禮

前言問名。未言主人對賓。故于此詳之。主人于楹間受鴈。還阼階西面。乃以女名對。賓受命降。祭醴謂主人醴賓。賓以醴祭也。扱以柶。挿取醴也。始扱一祭。再扱分二祭。禮成于三祭。雖三而扱。惟再也。賓降。筵以右手取脯。左手奉之以歸。復命于舅父也。納徵用儷皮束帛。帛則賓自將。皮則從者執之。兩皮用兩人攝。兼也。曲其中。以兩手兼執。四足。毛文向內。防損傷也。左手攝前兩足。右手攝後兩足。皮首向左。如執生禽然。曲禮云。執禽者左首。是也。兩人相隨入。不并行。恐礙戶也。執皮立于庭。以西爲上。北向西爲左也。參分其庭之深。立處當北二分。南一分之間。蓋中庭稍南也。堂前曰庭。賓奉束帛致命堂上。則庭中執皮者。手釋外兩足。見其毛文。主人于堂上受帛。則主人之土受皮。自庭東出。執皮者之後。前一人受西次。一人過受東。執者既釋外足。以內兩足授之。受者坐而攝其四足。執以逆退。歸東壁。先受者後行。故曰逆退也。東壁猶冠禮之東壁。廟中東側室也。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儀禮節解

卷二

三

吉禮

親迎之日。父設醴以禮其女于房中。而俟壻親迎至。母出房戶外南面立。女出于母左。父在阼。西面戒之。正整也。爲整其衣若笄。教以正也。婦登車用几。從者二人相對持几。防傾也。婦入寢門。贊者徹算。算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婦至贊者始啓玄酒尊之。器外取玄酒注于尊者。三玄酒水也。水色玄屬。猶注也。酒始于水。古人不忘初。用醴必以水沉之。水貴新。昏禮尚新。故尊先設。注水于臨事酌成于三。故三屬。棄餘水不以他用。棄也。于儀禮節解。卷二。三。吉禮。堂下階間。卽行禮之處也。加勺待酌。同牢之用也。笄。句。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句。婦席。句。薦饌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篋在東。句。北面盥婦酢舅。句。更爵。句。自薦。句。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使人醺之。婦不饋。笄以盛。摯見舅姑者也。被以覆。摯。緇爲表。纁爲裏。橋。笄蓋曲起如橋。以被覆其上。奉以進。曲禮奉席如橋。衡聘禮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與此同。宰家臣之長。前言舅撫摯耳。此記宰收之也。婦

席婦設饋舅姑之席薦俎豆之屬饌陳設也先設于房中而後薦于室公食大夫禮亦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舅姑饗婦姑薦脯醢獻爵則舅也婦將酢舅姑洗爵在北堂與姑共洗室在堂北洗在室戶外東南隅房戶之西室外即堂故曰北堂篚以盛爵在洗之東婦酢舅更爵不敢用舅獻已之爵爲已飲而棄也脯醢自薦不敢使人代也舅姑將獻婦洗爵婦不敢辭舅降往洗婦不敢降但避之房中舅既洗婦亦不敢拜謝蓋降階從洗升堂拜洗賓主之禮婦不敢當賓也凡婦人相饗禮無下堂洗篚俱陳堂上故無儀禮節解

卷二

三

士昏禮

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申明所以三月廟見之故四時之祭三月一舉也庶子之婦醮之以酒舅姑不親醮也婦亦不盥饋養統于適也按橋制無深義鄭云未聞又以婦席薦爲句謂舅姑醮婦饗婦之席薦非也醮婦之席不在房中尊于房則饌可知何必再記本爲新婦之饋自外來明其停止之處耳房與室接皆在堂北室居中而房在東鄭往往以房室混言由未達古人之制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醮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醮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句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句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某在句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其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儀禮節解

卷二

三

士昏禮

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昏辭昏禮使者將命與擯傳主人之辭吾子使者稱女父也貺賜也男以女爲室某壻名也某有先人之禮謂壻父有先世舊禮禮必稱先不忘初也使某使者自名此門外告擯者之辭對謂擯人告主人受命出對使者之辭下倣此某之子女父自稱已女也致命使者入升堂致其主之命于女父下倣此醮謂使

者問名畢出擯請獻醴也使者辭擯再請使者乃許
有言我與在者言男氏得吉女氏同吉也既申受
命謂自納采以來重受女父之命也三族謂父昆弟
已昆弟子昆弟不虞意外不測也三族有死喪不測
則不可以昏惟此一時無虞其期吉也既前受命謂
前此皆聽男氏之命今亦聽命也女父再辭使者乃
以男氏所卜期告之凡使者致六禮歸反命于主人
必言已奉命而往得成事而歸凡在彼交際之儀酬
答之辭饗勞之物皆以告于主人也

儀禮節解

卷二

二十四

七

讓之心則信由衷出無所因襲而語必中度凡禮辭
撰葺以訓蒙士非典要也苟誦習陳言實意不副心
口相違所謂鸚鵡能言忠信之薄焉可與行禮乎
父醮于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
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擯至擯者
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
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
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顰
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
夜無怠視諸衿顰墀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儀禮節解

卷二

二十五

七

此父命子親迎之辭凡子親迎父命也醮謂以酒醮
之解見冠禮子親迎父先以酒食告于福而醮其子
爾相謂婦也婦相夫者也宗事宗祀之事勗勉也帥
率同先妣祖母也嗣繼也若順也則法也有常不變
也賓至壻至也擯主人使迎壻者請請所事吾子謂
婦父命某命壻父也使某壻自稱父使已也將行也
某敬具以須婦父敬備以待也衿綌通即帨也帨綌
之垂者予之綌而結其帨以誌不忘猶書紳係絃韋
之意宮事內政也庶母父妾也顰大帶也男子以革
婦人以絲或曰囊也即內則所謂顰素宗爾父母謂
尊奉父母之命常視衿顰則省記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
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
得為外昏姻請覲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
之子未得濯旣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孺請吾
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
然賜見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
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顰再拜出擯者以顰出
請受壻禮辭許受顰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

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此孤子不親迎之禮凡昏禮皆父命親迎則父醮子而遣之宗子嫡長子父沒則母命之父母皆沒則子不親迎而躬命使往迎之支子庶子支子無父母者六禮皆以適子命遣使若弟遣使則稱兄命既不親迎壻亦不得遂往見婦父母俟三月婦廟見壻乃往女氏曰昏壻氏曰姻謙言外者異于內也面見曰覲壻以辭告擯者擯者以主人意對某之子主人自謂其女辱猶枉也就宮就館舍某以非他故壻言已不儀禮節解

卷二

二十六

士昏禮

同賓客不足在婦翁就見也主人出門壻入門皆大門也主人以迎賓之禮出壻不敢當先入門內東面奠摯再拜如父子禮不敢親授也主人不答拜示不敢受也壻奠贊再拜即出將往見主婦也擯者復以贊出門請壻受改行賓禮也壻一辭而許之遂以贊入主人乃再拜受贊壻再拜送贊然後乃出見主婦門扇曰扉闔扉合一扇也合左扉立于內遠別也壻立門外東面主婦在東扉也主婦先一拜禮尊陽也壻再拜主婦又拜俠拜也壻出既見主婦出也及主人及壻也主婦薦薦豆也奠酬謂一獻畢奠爵也無

幣殺于賓也凡醴賓皆有幣

按宗子以下論孤子無父母者不得親迎之禮或謂止五禮遣使親迎不廢非也蓋娶妻本父母之命不告而娶之謂不孝父母亡而遣使納采問名猶不忍直行況親迎誰適為主乎親迎則男往見文父母而婦來不得即見舅姑所以必俟妻廟見然後壻可往也此謂為古禮未可知据文義當然耳記云昏辭無辱而主人辭壻又云吾子辱是亦自背其說也雖在六禮之外而婦翁未見猶是昏辭不宜異同故鄭以不謝辱為解其實禮文湊輯記言參伍難盡求合也儀禮節解

卷二

二十七

士昏禮

儀禮節解卷二終

儀禮節解卷三

郝敬習

士相見禮第三

士相見禮。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見。有辭以相命。有摯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無禮而接其交。不曰獨舉士者。分早莫如士守禮。莫如士春秋時。孔子不見楊貨。七國時。孟子不見諸侯。皆以其無相見之禮也。

儀禮節解

卷三

一

士相見禮

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句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儀禮節解

卷三

二

士相見禮

摯至也。見尊者無由達。因物自至也。士用雉象文明。在野也。踞。乾雉也。執禽以頭向左。曰某也以下。賓與主人擯者相對之辭。主人使擯請事于門外。賓告以求見之意。某子指所先容之人。賓先有人道意于主人。主人許。因以主人之命命賓來見。蓋賓之謙辭。明不敢徑見也。主人對。擯者傳主人意以對賓也。下倣此。某子亦指先容之人。命某見。命已往見。不敢為儀。言已見。就見。非為虛文也。此以上。擯傳主人之命辭。賓而賓再三請見也。將走見。言將奔走就見。稱摯舉摯也。不足以習禮。謙已不足當隆禮也。不依摯。謙已卑賤。因摯乃敢見也。此以上。主人辭摯。賓再請稱摯也。禮隆意篤。情至辭恭。故主人乃許見。入門。入大門。主人入大門右。賓入大門左。以東為右。西為左也。摯則東西訝授于門內。拜則東西相向也。出謂見畢。賓出。既出。主人又請見。賓反見。主人留伸款曲也。退反見。畢退也。

按禮解。即行禮之心。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作者以是道入心。所本有達其恭敬之意云爾。苟徒依倣其辭。無其心。是相習為偽耳。故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其人可與。何必三辭。不可。雖謬為恭敬。終弗屑也。賓五

請然後一見見又于大門內不歷階不升堂不交一語輒出既出又請見賓又反見始何其難而終何其亟也鄭謂爲將與燕然則始入不延之堂室俟其出而后召之此類煩複于人情未可強通大抵此節之儀春秋戰國以來士之抗節者公卿大夫造門請見其辭如此苟士見于士無貴爲此矣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曷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儀禮節解卷三三

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此報見之儀以其摯卽以賓初來見雖屈爲摯曰曷者以下擯者請事相告之辭言向者吾子枉辱使我得見子今者之來以原摯還于將命者謙辭也主人卽前求見之賓言已既得見吾子矣不敢再見以瀆尊也亦三請後出受其摯不言入門左右等儀與初同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

于士禮而所損益皆可矣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句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句辯君所在

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君南面臣北面禮也燕見則君有時不南面臣必辯方君不南面臣自正北不疑立邪向也凡言疑者立不定之貌君在堂臣升堂見不論東西階但視君所在君在堂東則升東階在堂西則升西階故曰無方此燕見君之禮也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儀禮節解卷三六

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句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輩請退可也

言非對謂自與人言非應答也必坐定從容而後傳言傳猶出也言使臣言禮也言事君言忠也言使弟子言慈也言忠信慈祥各惟其宜也祥善也仕者患不誠故與言忠信始視面觀色而後言也抱胸懷間而之下帶之上也終又視面察其色之從違也毋改

凝視不遊目也。衆不止士也。若子與父言，主孝不主敬。遊目可也。然上不過面，下不過帶，致愛致慈也。不言，謂待坐無言之時，視足視膝，皆自視也。張口曰欠，氣乏也。舒體曰伸，形疲也。問日蚤晚，坐久也。侍者以食具告，將飲食也。改居，體移動也。有一于此，侍者請退可也。禮早幼於尊長，請見不請退，如此則請退亦可。問夜，問刻數也。膳，葷食。宰，物以止睡。皆倦徵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

儀禮節解

卷三

七

吉和禮

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履。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句逐出。句大夫，句則辭，句退，句下。句比及門，句三辭。

君賜食，謂侍食于君也。主賓敵賓先祭，臣侍食則君祭。臣不敢祭也。先飯，不待祭而後飯也。飯，黍稷也。膳，肴品也。徧取先嘗，如宰夫嘗食。君乃食也。飲水漿，所以澆飯。三飯告飽而後飲。君未殮，臣飲而俟。君命之食，乃食也。將食，進食也。進食者，宰夫也。有宰夫則侍食者不先嘗，惟俟君之所食，然後食之。君食飯，然後食飯。君食羞，然後食羞。君未食，不敢先也。賜爵

酌酒賜也。臣受賜卽飲，敬君命也。授虛爵，授于司爵者。退既飲食退也。始升席，脫屨西階下，退則跪取著之。隱辟，隱藏迴避。曲禮謂屏于側也。君爲之興，爲臣退而起也。不顧辭，不顧君告辭也。大夫貴與士異禮。顧辭而後退，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皆三辭于君也。

按臣不敢當賓是已。然君未飲食而先食，先飲徧嘗，不近于草野而褻褻者與此。襄論語君祭先飯之迹，而緣飾之過，未可用也。曲禮云：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故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先卒爵而俟，蓋燕主

儀禮節解

卷三

八

吉和禮

行禮以讓爲文。賜爵主飲，以敬爲恭也。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句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叟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先生，長者也。異爵，爵之尊于士者。卿大夫致仕居鄉，論齒。故曰：先生請見。見士也。辭辭其以尊就卑也。無以見，謙已無足以見也。走，疾行也。先見之，先往見也。

鄉飲酒禮第四

鄉飲酒禮者鄉之人有事相與飲酒皆得行此禮也鄭謂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者于其君以此禮賓之賈氏謂周禮黨正大增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皆所謂鄉飲酒禮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

儀禮節解

卷四

一

鄉飲酒禮

此始謀賓也先生卿大夫致仕居鄉者惟賢知賢故就而謀之大賢為賓其次為介又次為衆賓謀定主人親往戒賓戒預告也請謂致辭始拜辱迎之也終拜辱送之也介亦如之衆賓不親戒

乃席句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此陳設也席設筵席鄉飲于公舍設席于堂上賓西北介西南東主人東南衆賓在賓西席皆不相

連屬各專席也壺以盛酒設酒尊當東房戶間示賓主共也禁以承酒尊斯禁禁無足者玄酒水也在兩壺西篚竹器以盛爵東肆向東陳也洗盛水洗爵之器設于主階下東南洗在階南自階至洗如堂之深此南北之節也榮屋檐周人屋四注有東西檐洗在堂下東南與堂東檐直對此東西之節也篚在洗西盛既用之爵也堂上之篚盛待用之爵也南肆向南陳也

儀禮節解

卷四

二

鄉飲酒禮

按古者大饗必于宗廟廟堂後中為室室東為房室與房皆有牖有戶牖皆居中戶皆在牖東皆南向故戶牖間為堂中賓席在焉賓所立位在堂西階上東向主席在堂東階上西向此廟中之禮也鄉飲酒不行于廟于學宮諸館舍其位次與在廟殊饌席皆在堂上而拜立之位仍在東西階故或退而復位進而升席也

翼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主人一相聲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抑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

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此迎賓也。羹定肉熟也。肉與酒同在，饗謂之羹。速賓以羹，定爲節，不欲勞賓久候也。主人親往速賓，賓拜辱，拜迎也。還又拜辱，拜送也。介亦如之，亦親速也。主人往速介，則正賓已率衆賓至，主人不親速衆賓，使人代也。一相，一人贊相也。主人揖先入門，東西面導賓也。厭，壓同。行先衆曰壓。周禮厭翟，檀弓畏厭溺論語天厭，字與此同。賓在介上，厭介。介在衆賓上，厭衆賓也。門左謂門西，入門北面以西爲左，北上以北爲尊也。主賓介衆賓皆入門西，東面立，主先揖賓升堂。

儀禮節解

卷四

三

鄉飲酒禮

行禮而介與衆賓立于門內也。三揖謂賓主東西分背一揖，當堂塗一揖，當碑一揖也。三讓讓升階也。主人先升，導賓也。楣，檐前橫梁也。主人再拜，拜賓至也。○鄭謂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向前揖，並行者使進。今猶然，引手向身，厭隨行者進，則鑿說矣。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

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賓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興加于俎，坐挽腕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儀禮節解

卷四

四

鄉飲酒禮

此主人獻賓也。坐跪也。古人席地陳設，取爵奠爵必跪。取爵于篚，于堂上尊南之篚也。洗在東階南下，主人降東階往洗爵，將酌獻賓。賓降西階，從主人降也。主人臨階跪，奠爵階上，起辭賓降，賓對以不敢不降。如聘記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後。倣此。主人復跪取爵，起下階，往洗北南向跪奠爵于篚下，起而盥手，遂洗爵。凡洗必盥，凡盥洗皆立，倣此。賓初降立西序南東面，至是又進，洗所東北向，主人辭洗。主人跪奠爵于篚，起對賓復還西階下降立之位，東面俟。主人跪取爵，篚中酌水者西北面兼向主賓也。洗畢，主人與賓一揖，一讓東西升堂，賓拜謝洗。主人

坐奠爵于尊南籩內答拜起復降階盥手將酌酒也
洗酌二事禮不相襲故再盥賓降復升與洗同主人
將酌故賓西階上疑立疑者立不定貌檀弓曰其反
也如疑後倣此主人既盥手升跪取爵起酌酒獻賓
于席前賓席西北故主人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
受獻主人手爵不得答少退避賓起進向席前受爵
退還西階主人退還東階拜送爵答前拜也賓手爵
亦少退避主人贊者薦脯醢于賓席賓升席自西方
執事者解折牲體爲俎以進賓方升席未卒爵主人
西北向賓疑立賓跪左手執爵右手祭脯醢奠爵于
儀禮節解 卷四 五 鄭飲酒禮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
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籩興對主
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
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
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
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
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卒爵興
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
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儀禮節解 卷四 六 鄭飲酒禮
此賓酢主人也賓降洗爵卽洗主人所獻之爵主人
降從賓也洗在堂東階下主降立東序下西面賓以
爵往洗南北面主人于阼階下東南面辭洗賓對不
敢不洗主人還東階下之位西面立俟賓盥洗升拜
賓又降盥皆如主人獻之禮酢主人東南面者主席
居東南也主拜酢賓答拜薦脯醢折俎祭皆與獻同
主升席自北方由下升也不告旨酒自主出也席前
席南也阼階上北面跪卒飲奠爵拜酢賓答拜皆與
獻禮同主奠爵于東序端將拜也前賓拜告主人酒
旨此主人拜賓崇獎已酒奠于其所而拜嫌于拜卒
爵奠于其籩而拜嫌于禮畢故以爵奠于序端若已

飲之知其薄而謝賓之過樊云爾鄭解崇酒之崇爲
充酒惡相充實鑿也

主人坐取解于簠降洗賓降主人降降賓不辭洗立當
西序東面句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賓解酬
賓降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答拜坐
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答拜主
人降洗賓降降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賓
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
解于薦西賓解坐取解復位主人降階上拜送賓北面
坐奠解于薦東復位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賓序東
儀禮節解 卷四 七 鄭飲酒禮

面
此主人酬賓也凡酬先酌自飲而後酌以奉賓獻用
爵其實一升酬用解其實三升後倣此簠爲戶間尊
南之簠主降洗解賓亦降而不辭洗者主將自飲也
主既獻賓愛敬無已將再獻而懼其瀆也懇勤致拜
先酌自飲再洗而後敢酌賓賓不拜洗不疑立禮殺
于獻也主向賓席酌酒賓拜于西階上敬之也卒拜
而不進受解示辭也主人不敢親授進而跪奠解于
豆西奉以尊者之禮也賓辭不敢當奠且辭不能飲
故跪而舉其解復西階之位以示親受也受而不飲

仍以解跪奠于豆東示不復舉也賓既奠解復西階
之位主人揖賓降東階下之位將升介也賓亦降西
階下當西序東面立俟介升也

按酬之言仇也嘉耦曰仇怨耦亦曰仇酒以導和亦
以伐德不可以不仇也故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
人之忠是故主居東南生氣之陽也好施而不泄賓
居西北陰氣之肅也堅栗而有節故賓者冰也介者
甲也主者甲也僕者順也古人制禮飲以和之禮以
節之顧名思義于禮幾矣鄭謂酬之言周也酬何以
言周乎

儀禮節解

卷四

介

鄭飲酒禮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
洗介降主人降降介降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
立主人賓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
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面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
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
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主人介右答拜

此主人獻介也承前主人揖降介與衆賓猶在門內
主人降至門東與介三揖三讓東西升當楣拜與賓
禮同獻用爵前奠爵序端今坐取之介統于賓仍居

前爵也。介降辭洗與賓同而升不拜洗立不疑禮殺于賓也。主人實爵于介之席前。席在堂上西南。介立西階賓之南。主人獻于席前。介拜于西階進北面受爵還西階之位。主人即介右北面拜送爵北面而右是介東也。介復位。主人爲之席前是西階之東也。贊者薦脯醢。介乃自北升席。席西南以北爲下。也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殺于賓也。降席自南方以南爲上。曲禮所謂降由上便也。卒爵不還西階上。主拜亦不還東階。卽席成禮皆殺于賓也。

儀禮節解

卷四

九

燕飲禮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句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句再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句揖降。句介降。句立于賓南。

此介酢主人也。介降西階洗爵將酢主人。主人復阼階。自介席復也。降辭如初如賓酢也。介洗爵興。主人盥手。將爲介酌酒酢已也。介與主東西揖讓升堂兩楹間。主介二席之間也。介以爵授主人不親酌。尊惟賓主共介以下不得專也。介還西階上立俟主人自

酌酒于西階上。當介右跪奠爵拜受。祭飲拜崇酒。贊與賓酢同。介不告旨而主人拜崇酒者。拜其卒獻爵而酢已。是亦崇重已酒也。奠爵西楹將獻衆賓西階也。介降于賓南。賓立西階下當席介次之也。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句則不拜受爵。句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此主人獻衆賓也。介升而衆賓猶在門內。今主人下

儀禮節解

卷四

十

燕飲禮

東階往門內向西南三拜將獻衆賓拜也。衆賓之長唯三人。故三拜。鄉飲酒義云。三賓衆三光衆賓皆答壹拜。答者衆也。升堂受爵不拜于堂上禮殺人衆也。主人與三賓揖先升取西楹下初奠之爵降洗升實酒于西階上獻三賓餘衆賓不升受也。三賓祭則坐飲則不坐受爵拜卒爵則不拜不酢主人禮殺也以爵授主人降復堂下之位立于介南也。餘衆賓獻之堂下受爵亦不拜既爵可知。又殺于三賓也。每一人獻謂獻三賓皆席于堂上皆有脯醢之薦不言設而言薦無折俎也。辯徧通獻徧及也。言有脯醢不言席。

各薦于位也主人以爵降獻禮畢也奠爵于堂下洗西之簋示不用也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卽席一人洗升舉觶于賓賓解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答拜降洗升賓解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

此獻禮成而旅酬始也揖讓升主人與賓揖讓升堂也厭解見前衆皆升將旅酬也一人主人之贊者也

儀禮節解

卷四

十一

禮記

自堂下升西階舉堂下簋中之觶將以酬賓也酬先自飲賓解而拜而祭而飲而卒爵又拜皆行禮自飲以導賓也復降洗觶酌酒奉賓賓拜受舉觶者立西階俟拜畢進跪奠觶于薦西不敢親授也賓辭辭奠也跪而受觶興示親受也舉者西階上拜送賓未飲復跪而奠觶于原所卽薦西也不奠于薦東俟樂作立司正將以酬主人也舉觶者降事誓已下西階也設席于堂廉句東上句工四人句二瑟句瑟先句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拊反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

儀禮節解

卷四

十二

禮記

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句一人拜句不興受爵句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句工飲句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句衆工則不拜受爵句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降降工不辭洗堂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句蓋階不升堂受爵句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坐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此作樂也設席爲樂正設也堂廉堂邊西階上也東上統于主也工四人二瑟二歌也樂入瑟居先相扶誓工者二瑟故二人荷何荷通左何荷以左有也後首瑟首向後拊猶樞也越瑟底孔內弦以瑟弦側向身右相以右手扶誓也樂正統樂工者相授瑟授誓工也降相降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小雅三詩篇名工歌則鼓瑟主人酌酒獻工工置瑟于左自右受爵惟衆工之長一人拜卽坐受不更起誓不備禮也工拜受爵于位主人必反阼階上拜送不拜于其右也

使人相祭。教祭酒與薦也。四工卒飲不拜。以爵授主人。不備禮也。衆樂工受爵亦不拜。酒則祭。脯醢則不祭。又簡于四工也。大師樂工之長。主人獻則洗爵。主人降洗。賓介皆降。禮優于四工也。工卽大師也不辭。洗替不備禮也。笙以笙吹詩。堂下之樂。笙爲主。磬亦在堂下。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逸詩。篇名樂卽笙磬。主人獻獻衆樂師。一人衆笙之長也。盡階升盡階也。階前階下也。立飲不拜。卒爵禮殺于大師也。衆笙謂一人外衆吹笙者。受爵不拜。脯醢不祭。又殺于一人也。間歌更代而歌。堂上鼓瑟一歌。則堂下吹笙一曲。

儀禮節解

卷四

十三

歌飲酒禮

歌吹皆詩。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小雅三詩篇名。由庚崇丘由儀皆小雅逸詩篇名。合樂謂歌與衆音合作。關雎以下三章周南之篇。鵲巢以下三章召南之篇。皆樂章也。正歌獻酬正用之歌。異于燕終無算樂也。備猶完也。

按樂以和禮。禮卽有樂。世儒言樂與禮二之。謂樂經亡非也。詩三百風雅頌皆可弦可歌可吹可舞。始非爲鄉飲燕射而作。後世節取用之。豈其牽強附合。謂某詩取某義合某事。如鄭說也。大抵小雅鹿鳴四牡魚麗國風關雎葛覃等篇。正志雅音。無所不宜。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作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作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執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儀禮節解

卷四

十四

席飲酒禮

此立司正禮多時久。樂作而情洽。防其懈也。故主人立司正。監之降下東階也。側獨也。賓介不降。主人獨降。曰側降。作使也。後倣此。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記云。使能不宿戒也。升自西階。作階上北面者。西升過東也。請安留賓也。主人再拜。安賓也。賓主交拜。司正立楹間相拜。通其意也。階間東西兩階間。堂下庭中也。鄉射禮云中庭北面是也。北面跪奠觶酒庭中。表其所事也。退拱少立。示嚴重也。復跪取觶酒。不祭自飲。拜復洗觶。北面奠觶庭中。退立觶南。以糾失禮者也。

按介不得自實觶。司正得自實觶者。介不敢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司正得專罰也。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昨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昨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句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與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句辯句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儀禮節解

卷四

十五

鄉飲酒禮

還

之觶奠于薦西者往昨階上酬主人拜先自飲不祭不拜卒觶不洗酬禮殺也酌授主人東南面向主席也主人拜受觶賓拜送于主階西凡旅同階亦殺也主人得賓觶未飲西階上酬介主賓介酬畢將及衆賓司正升察衆人失禮者相旅相視旅酬曰某子受酬以序呼而進受酬者降席未受者不得越次皆司正之令立序端立于西序盡頭東面以相也介以觶酬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尊介在左也衆人轉相酬則受酬者在左酬者尊受者如賓也辯徧通謂旅酬交徧末一人無所酬以觶降堂下跪奠于洗西篚內

司正降復堂下之位旅畢也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句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昨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授司正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昨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說履揖讓如初升句坐句乃羞句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儀禮節解

卷四

十六

鄉飲酒禮

還

此禮將終徹俎升坐而燕以畢也使二人司正以主人意使也二人主黨代主人致敬一人舉觶于賓一人舉觶于介皆先自飲後酌以進逆降先升者後降立于西階上避賓介拜也皆進二人皆奉觶進薦西奠之奠于賓席西也賓辭辭奠也賓奠薦西介奠薦

南皆右便舉也。賓曰：坐。取介曰：坐受尊。卑異辭也。退皆拜送。二人退拜送解也。降，二人降。賓介受不飲，仍以解奠于初處也。主人使司正請坐于賓，行禮久而安之也。賓辭以俎，俎禮之盛也。少儀云：有折俎則不坐。當俎而坐，是輕之也。故賓以俎辭。主人遂請徹也。弟子早幼，豈降席俟徹俎也？賓介主皆北面，尚其肅也。遵諸公大夫來觀禮者，為主人所遵，從曰：遵立席。東南向，尚其和也。此言遵而獻酬不及，或至或不至也。還授轉與也。賓從之，從司正降西階也。諸公大夫，卽周禮地官鄉老鄉大夫也。脫屣脫于西階下也。屣，履禮節解。

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此待遵之禮，遵卽俱俱選也。言威儀選擇，可遵從也。諸衆也。遵來觀禮，俟賓主獻酢成，一人洗升舉解旅，酬將行樂，將作然後入，不干主人之正禮也。席于賓東，設席東北也。三重，再重公大夫席之等也。公如大夫入，謂公入門禮亦如大夫。嫌壓賓殺也。大夫入禮，見鄉射主賓介與衆賓皆降，復初入門左之位，待公入也。主人門外再拜迎揖，讓升堂獻辭，洗拜洗坐祭。坐，啐告旨之類，皆與賓同。辭一席，公欲如大夫席，再重。主人乃使一人徹去加席。大夫如介禮，不拜洗，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也。有諸公同在，則大夫辭加席。主人不徹，亦不對，但委其加席于席末而已。無諸公在，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敢終不去也。蓋公三重可去，大夫再重去，無以異于衆人矣。按遵者，分尊，故居賓左，必後至，不奪主人之敬也。從命曰遵，以尊奉名也。從行亦曰遵，以後至名也。一謂之俱，有至有不至，故鄉飲酒義賓北介西主人東，無俱也有俱必後至。今世鄉飲俱與賓介偕至，非古也。

周禮春官司几筵職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是諸侯之孤用天子席大夫再重是大夫用諸侯席也禮器又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若是則諸侯之孤與諸侯同席亦僭也是書所言多衰世之意春秋以來大夫皆稱公鄭解公如大夫謂公若大夫非也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

此賓主相報謝之禮明日鄉飲之明日鄉服鄉飲之

儀禮節解

卷四

十九

鄉飲酒禮

服即朝服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也拜賜拜主人飲已之賜不言介禮統于賓也拜辱拜賓枉辱不言賓主相迎拜賜不見也主人釋服事畢也乃嗣舉也息猶勞也飲以酬其勞主人以下詳其禮無介獨賓司正也不殺不特殺也徵召也衆賓唯其所欲召不如前謀賓介也先生君子指所欲徵者也告之不宿戒也賓介不與獨息司正也鄉樂即昨日工歌之樂唯欲隨意也

按鄉飲之朝服即玄端玄裳緇帶鄭云釋朝服更服玄端非也聘記勞不釋服謂聘享畢即勞賓不及釋

服敏于事也此云釋服乃息司正謂暫釋朝服治具從容之辭行禮則仍服之非謂息司正遂不朝服也主人釋服句結上乃息司正句起下鄭混作一意解失之鄉樂即小雅國風歌笙等詩鄭云小雅用之諸侯此獨國風亦非也關雎鹿鳴等篇用無不宜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緇布純尊綵罍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用醴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肺皆離皆右體進腠

儀禮節解

卷四

二十

鄉飲酒禮

記解見前自此至末皆記也鄉飲朝服禮服謀賓介謀可以爲賓介者皆使能謂諸有司供事輩惟能者即使非如賓介先期告戒也蒲筵蒲席純緣邊尊酒尊綵罍粗葛布巾以覆尊也賓至徹之待酌也易象艮爲狗東北艮方陽氣所發生飲以養生故牲用狗烹于東北象陽也獻賓介及衆賓皆用一升之爵酬及旅酬皆用三升之觶初相敬用爵久相歡用觶脯乾肉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遷實五脯皆橫設曲禮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半挺直加其上以祭故曰橫左房即東房脯自房出俎載牲體東壁東側室烹狗

于東北熟而實于俎故自東壁出由西階升堂也凡
俎貴骨骨貴正與前脊正骨也脅肩前骨也臂肩下
骨也胛脇通後脛骨也實俎用貴主人次之介又次
之周人尚肺肺皆離割而不絕也右體牲脊脅等骨
用右也進腍肉皮向上也

按鄭解牲狗為取其擇人迂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句坐卒爵者拜既爵句立卒爵者不

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句將舉句於右句衆賓之長一人

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

與立者句皆薦以齒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

儀禮節解卷四 二十二

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

獻諸西階上著階間縮霤北面鼓之

以爵拜謂受爵拜飲已者徒空也作起也拜起必將

酢之無空作者跪而飲其禮隆故既爵拜立而飲其

禮殺故既爵不拜凡爵不舉者奠於薦左將舉者奠

于薦右右便取也左不妨後奠也衆賓之長一人辭

洗如賓禮餘衆不辭禮殺也凡東面立者皆賓介之

屬以北為上其序自北而南統于賓也若有北面立

者則以東為上統于主也不言南東面者賓與主當

尊也樂正與衆賓立堂下者有獻爵則皆有薦豆以

長幼為薦之先後也舉爵三作謂獻賓獻介獻衆賓

不徒爵謂樂作也禮成于三三爵既備禮宜少變遵

者可入尊者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樂既作則遵不

入大夫即遵也獻歌工笙師取上篚之爵與賓介同

既獻奠于下篚與賓介異禮降也歌工席于西階上

故主人于阼階上拜送爵笙在堂下故主人即西階

上拜送爵與歌工異也磬懸于堂下階間縮從也霤

檐間承霤以東西為從磬順霤設北向鼓之此申明

前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之處

按鄭解舉爵三作謂獻賓獻大夫獻工不徒爵謂有

儀禮節解卷四 二十二

薦非也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既舉解而薦

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徹俎

賓介進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

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句不與句去聲

無算爵然後與

主人席東南介席西南皆以南為上北為下故升席

皆自北降皆自南升由下順席也降由上便也司正

主人之屬主人無獻爵于揚解自飲時薦脯醢于庭

始得與燕

按論語云鄉人飲酒卽鄉飲酒也鄭氏謂爲鄉大夫興賢能而賓之因記有使能之文而失其解也歲時伏臘賓朋宴集鄉士君子有酒何時不可行禮而奚必于賓興禹惡旨酒周公作誥兢兢焉至其行禮必以酒此禮所以防流居敬而作也飲食男女人之性情聖人因人情易流者爲節其嗜好裁其恣睢而人道庶幾矣孔子大聖人自惟不爲酒困無量不及亂盛德之至從心不踰之矩是以難也故行禮以酒其器以一升之爵二升之觚三升之觶四升之角五升

之散終燕而飲至石醉而歸妻陔夏而出庸詎非盛德之至者與則禮之功用大矣是以其人曰賓曰介賓水也介戒也位乎西北西北者嚴凝之方敬義之至也能爲賓介然後可與飲酒故觀人者醉之以酒而試其守聖人約人情而制爲斯禮也

儀禮節解卷五

郝敬習

鄉射禮第五

洪荒之初禽獸逼人聖王以弧矢為威教民自衛其來尚矣此男子之業故古者天子至庶人莫不有事于射比其敵也相角而爭聖人制為禮以教之讓於是乎射禮興焉其為鄉射何也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為鄉大夫賓興鄉射為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就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昏以士飲酒

儀禮節解

卷五

一

鄉射禮

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之意鄭謂鄉飲于庠庠鄉學習射于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為庠射則為序豈養老一學習射又一學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

此戒賓也射必有賓教民序也不謀賓無介禮主射將觀德焉非專禮賓也自此以下至立司正多與鄉飲酒禮同

乃席句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

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句能在其南東肆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句于洗東北西面乃張侯句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句西五步

儀禮節解

卷五

二

鄉射禮

此陳設也正賓席在堂上南向衆賓以次相繼而東皆南向與鄉飲席四隅相對不屬異東上賓就于主也惟神席上西尊在賓席東是主席西所謂賓主共也兩壺以下解見前篇縣謂鐘鼓之屬射布曰侯形似猴也綱張侯繩武足跡中人足跡長尺二寸不及地武謂侯下去地尺餘侯北面西為左先張三方不繫左下綱以左下角向上反掩束之至射而後司馬命繫之也乏以皮為之形如曲屏唱獲者所隱蔽一名容容身于內以避矢至此乏故名之黨偏近也王藻云侍坐引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步蓋三十丈也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分則去侯十丈去堂上二十丈也西五步謂去侯西三丈避矢道也按鄭謂士句惟聲附會周禮士特縣然記云不鼓不釋周制鼓亦縣也射用樂樂豈獨一磬與又謂侯形像人不知其為像猴是以名侯象人而射聖人不為

象諸侯而射聖王尤不為也皆迂鑿之說

奠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
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去出迎
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句先入句
賓厭押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
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
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此迎賓也解見前篇以賓猶言與賓賓少進先衆賓
進也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也正賓升堂而衆賓立
門內左以俟

儀禮節解

卷五

三

鄭射禮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
爵興辭降句賓對句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
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
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
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
降句賓對句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
主人坐取爵賓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
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
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
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

生絕祭尚左手齊之興加于俎坐掄祝手執爵遂祭酒
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
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
主人阼階上答拜

此主人獻賓也上篚堂上尊南之篚以降以爵降往
洗也盥洗盥手而後洗爵既洗升又降斟酌酒又盥
手也詳見前篇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
人對句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
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句主人反

儀禮節解

卷五

四

鄭射禮

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
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
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
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
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
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
酒賓西階上答再拜

此賓酢主人也興盥洗凡盥手洗爵必起也主人反
位及從降之位主人升席自北方席在阼北為下也
降席自前自南降便也餘見前篇

主人坐取解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解辭降賓對句東
面立主人坐取解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
疑立主人賓解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興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
拜執解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
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賓解賓之席前北面賓
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解于薦西賓辭坐取解以興反位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解于薦東反位主人揖
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句當西序

此主人酬賓也取解將酬更爵也賓不辭洗主先自
儀禮節解 卷五 五

飲也再洗辭以將酌已也升不拜洗禮殺于獻也餘
見前篇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
爵于席端降洗升賓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
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
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
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此獻衆賓也解見前篇

揖讓升賓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解於賓
升賓解西階上坐奠解拜執解興賓席末答拜舉解者

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拜執解興賓答拜降洗升賓
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解者進坐奠解于薦西賓辭坐
取以興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解者降
此獻禮既備而將旅酬之始解見前篇賓反奠于其
所復奠于薦西也不于薦東者將俟射後舉酬主人
也

大夫若有違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
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
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升不拜洗
主人賓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
儀禮節解 卷五 六

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
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
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
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
間復位主人賓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
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
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句大夫降句立于賓南
此遵至之禮也大夫卽鄉大夫掌一鄉之政者鄉飲
酒禮曰賓若有違者既一人舉解乃入又曰樂作則
大夫不入此一人舉解樂將作故遵入大夫不俟于

門外主人迎亦不于門外。別于正賓也。賓皆降復初位。復初入門左東向立之位。席于尊東。在堂東北。與賓交尊亦南面也。升不拜洗以下。獻酢之禮與鄉飲介禮同。別于正賓也。解見前篇。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大夫降立于賓南。不以貴奪正賓。故立于賓下。按飲與射皆有待。遵之禮然。遵有至有不至。故鄉飲酒序。遵于旅酬禮畢後。以不至者而言也。鄉射禮序。遵于樂未作之前。以至者而言也。其義互備。世儒于鄉飲酒禮。改補與射禮同。則是以遵為必至者矣。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

儀禮節解

卷五

七

鄉射禮

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鼓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賓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辨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

爵。句階前坐祭立飲。句不拜既爵。句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蒔席。

儀禮節解

卷五

八

鄉射禮

主賓皆降。不言大夫有至有不至。禮重主賓也。一人拜受爵者。獻衆樂工也。不笙亦獻笙者。合樂有笙。但不獨奏耳。獻笙畧于工。獻衆笙又畧于笙。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及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

興少退北面立于解南

此將旅酬設司正也射則以為司馬主人自南方降席下東階便也司正由楹內適阼階者樂工坐階際故由楹內餘解見前篇司正由西階降往堂前庭下奠觴于庭中表所有事也及坐及于退立處坐而飲也奠于其所仍奠于庭中也退立解南立于庭中少南北面祭失禮者

未旅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矢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

儀禮節解

卷五

九

鄉射禮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此始請射也凡燕飲之禮既立司正即行旅酬此禮主射故未旅先請射凡射二人為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司射選賓子弟有行藝者充之未旅酬先俟于堂下之西南面立長幼以京為上序立而西雖有三耦之數尚未定同耦之人立于此待司射比耦也司射掌射事者堂西堂下西袒露左臂也凡禮吉凶皆袒左惟罪人袒右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以鉤弦遂以韋為之一名韠著于左臂以遂弦取弓在手挾矢

指間挾之言夾也夾于第二三指間乘矢四矢每射必四矢象四方也有司主人之執事者不能謙已不善射也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此射器也射器弓矢決拾之類西序堂上西牆括矢端受弦處括言會也矢與弦會也括向北鉞向南順也衆耦之弓倚于堂西階下矢在階上主人弓矢在堂東牆之東

儀禮節解

卷五

十

鄉射禮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正為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此比耦抗侯遷樂待射也司射自初取弓挾矢至是不釋執所事也後倣此三耦俟于堂西南面耦尚未定今司射于其所立之南北向命之凡耦尊者左右

為上射。武事尚右。左為下。御猶侍也。前立。司正為旅。酬今未旅射。即以司正克司馬供射事。前張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今司馬命解其束繫之也。射中曰獲。報中之人曰獲者。旌獲者所執。矢中揚旌唱獲。時司射將誘射。司馬命獲者取旌。俟北正中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坐取旌。偃在地也。退既植旌。退立也。樂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警。遷樂于下。避射位也。相工如初。入左。荷瑟右手相同也。工降自西階。往阼階下。東南離堂三筭。西面坐。矢幹曰筭。長三尺。是離堂下九尺也。必空三筭者。避往來。

儀禮節解

卷五

十一

射儀

堂東之路也。工坐向西。以北為上。樂正立于工南北向也。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讓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旋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

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此三耦既比。司射先自射教之。射者禮儀未閑。司射挾乘矢。命各與其耦揖讓。迭取弓矢。勿相雜越。皆司射命也。抬更迭也。弣弓把也。前納射器。弓矢皆在堂西。至是有司以授三耦搢插也。插三矢于帶間。挾一矢于第二指間。備先射也。一个謂一矢。凡奇曰个。後倣此。中器名木為之。以盛筭。射中釋筭。故謂中設堂下。當西序。司射先就設中。西南東面立。三耦自堂西進。由司射之西。司射立于三耦北。三耦立于司射南。少退。故曰西南。司射東面立以下。皆司射自射以教射也。揖進。即所立之次。東向一揖進。當西階塗北向。一揖及西階下一揖。此堂下三揖也。盡階升堂。一揖。豫作序。軒榭之類。楹檐柱序。淺堂深。升序自西階遠。楹內東至射位。堂則自楹外東至射位。鉤遠也。盡地為射位。曰物。左右二物在堂上。并南向。上射右。下射左。司射一入誘射。則虛上物立。左物升堂。東行當左物北。向一揖及物一揖。此堂上三揖也。以左足先履物。右足且不及。比方左足立。尚未定。及轉身南面視堂下侯。中遙對。乃俯視正足。凡射獲者持旌。侯西唱。

儀禮節解

卷五

十二

射儀

獲此教射不計獲故旌倚侯不去也誘射司正射也誘教也將乘矢發四矢也將送也詩云抑縱送忌執弓不挾矢矢發盡也南面揖謂既射揖出物也揖皆如升謂當階下堂等揖與升同也出于其位南謂司射始立于設中西南三耦北今降西階出于原位之南西行適堂西改取一矢挾之示教習也扑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撻謂插之帶間友位及三耦北之原位將作射也

按鄭解豫作庠序之序以附會鄉州之學非也盪即今廳中四注負棟者鉤楹謂近檐兩楹內可鉤行古

儀禮節解

卷五

十三

射禮

人堂牖戶皆在後楹間室與房在堂之北後楹中間戶牖室也後楹東間戶牖房也所謂東西階位皆在堂深處而前當兩階非就檐下布席也左足履物以下二語皆七字成文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司射還旋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友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并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旋視侯中合足而侯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

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

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之坐東面偃旌興

而侯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旋其後降自西階及句由

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友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

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

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友位乃射上射既

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

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

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并行上

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

儀禮節解

卷五

十四

射禮

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侯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摺扑友位

此誘三耦初射也旌先倚侯三耦將射乃命獲者執

旌北向背侯立侯司馬命也時三耦猶在西階下西

南與司射俱東面立司射旋身西向上耦二人作射

還旋通轉也作使也使升堂射上射左升堂西為左

也上射尊先升階三級下射隨之中間一級上射升

堂少西避下射且趨右物便也上射揖揖下射也并

東行向物也上射履右物下射履左物履物正足之

儀皆如前司射所教也俟俟司馬司射命也上射立右物司馬由其後趨兩物中間時獲者南負侯所居乏在西故司射西南面命之蕭蕭同弓末也揚舉也以弓稍向南舉之命獲者離侯去避矢也獲者應不絕聲且諾且趨西至乏跪而什旌于地東面乏在西也偃猶什也興而俟起立俟射也司馬既命獲乃由兩物之間南出遠左物東旋其後降自西階復由司射位南往堂西釋弓矢襲衣復立西階西東向之位司馬自北降階轉西司射自西過東司馬在北以司射爲左司射在南以司馬爲左故曰交于階前相左

揖皆如升上射先降三等下射間等從之亦如升并行上射在左南下東爲左初耦自堂上降次耦自堂下升交遇于西階前南下就西以東爲左北升趨東以西爲左故亦曰相左升者與降者遇相揖降者由司馬位南適堂西釋弓脫決拾襲衣南面立東上以俟如未旅時三耦始俟之位也三耦卒射降亦南面東上立同也司射去扑三耦受教終事將升見賓也賓揖答司射言也退復揖扑執其事也按鄭解射獲爲矢中人獵獲爲矢傍及獲者獲者去侯居之遠夫自不及何爲諄諄命之蓋弟子初耦禮度未闕故初射不釋獲使從容比禮以息其張皇好勝之心因事而爲之節文也子云其爭也君子亦有取于此也夫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旌其後降自西階遠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福幅之南命弟子設福乃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衣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福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福南北面

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
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
楅

此正射設楅受矢也司射自堂降司馬將升堂交遇
西階前相左司馬升堂自右物後進立兩物間獲者
在侯西故西南面舉弓推手揖命取發矢于侯獲者
應諾執旌趨侯北向立示弟子取矢也司馬由兩物
間南行東遠左物旋兩物後降自西階東行至中庭
北面立使弟子設楅楅言幅整齊意盛矢使齊也設
當中庭南東與洗並肆陳也楅形如交龍前後兩首
儀禮節解 卷五 十七 射禮
南北直設弟子委矢楅中括在北鏃在南手循曰撫
矢在楅中司馬以兩手左右分四數之乘四矢每發
乘矢矢不備有遺也三耦二十四矢乃備索盡也不
索卽不備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
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作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
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告于大夫
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司射降揖扑由司
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
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

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辨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此將正射比耦也與射言若或射或否也告賓則曰
主人御于子告主人則曰子與賓射主人耦賓尊賓
爲上射也大夫耦士以貴下賤也士卽衆賓也西階
上作衆賓射使衆賓降堂西比衆耦如初誘射三耦南
面立司射北面命也衆耦衆賓及大夫之耦欲射者
皆降不射者否初三耦誘射畢立堂西南面東上今
衆賓欲射者降繼三耦立以次西也大夫之耦衆賓
爲大夫之上射者又立于三耦之上東也人衆地狹
南面不足則折而東面以北爲上也賓與主人大夫
不與衆賓同降司射先告比于堂上至射乃降也衆
賓降畢立定司射乃比衆耦告上射曰某御于子告
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不言命辭者與初比三耦同也
辯徧通比耦旣徧遂命三耦通取矢司射反立西階
東面司馬北之位也
按鄭謂賓主人大夫未降志在射非也衆賓欲射者
孰不志在射未降者爲志則降者爲無志乎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

儀禮節解

卷五

大

射禮

作上耦取矢司射及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射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面皆左還北面揖皆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及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

儀禮節解

卷五

十九

射禮

此正射三耦取矢于楅也始誘射三耦與司射共矢二十八个是三耦餘一乘也皆收委于楅故就楅取之拾取上射取一下射取一彼此更迭至四也進立由堂西南面之位東進立于司馬西南東向也三耦進立司射惟作上耦餘以次進作使也于上耦前西面作之既作反西階下東面之位上耦出次東向揖進當楅北面揖楅在堂下庭中進至楅所揖二人分東西夾楅上射立西東面下射立東西面上射東面揖進楅所跪左手執弓射橫楅北楅直設加弓爲橫東西以左爲上右爲下右手卻向弓下取楅中矢一

儀禮節解

卷五

二十

射禮

个仰納左手兼弓射執之卻下而仰也射弓把也順羽矢羽在北右手卻取矢身左轉向南羽順在北東面南爲上故左轉順楅前首也且興順羽時且起也執弦右手執也退反楅西東面之位揖下射進也下射進左手執射坐橫弓右手自弓上覆取矢仰納左手其他兼射順羽左轉反位與上射同獨覆手者仰則羽在南也下射左體北轉西面北爲上順楅後首也耦二人各四矢拾取畢東西相對揖皆左還向南上射在西左旋即南下射在東左旋自北而東乃南皆揖少進當楅南二人東西進至中皆左還北向楅各以三矢插帶間挾一矢于右手食指間相揖又左還向南并行西復位上射于右武事尊右也上耦退西行中耦繼進東行上耦在北中耦在南相爲左進者退者相遇揖上耦退反司馬西南之位三耦拾取矢畢楅中餘誘射四矢第三耦下射兼取不必拾以授納射器之有司于堂西而后反司馬西南之位三耦外衆賓未拾取矢蓋楅中委矢止給三耦衆皆如初誘射授矢堂西不取于楅中也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

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搢北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句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遠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句南末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及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及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此三耦正射也作射揖升與初誘射儀同司射自誘儀禮節解

卷五

三

射禮

射後改挾一个至是不釋恆于教也去扑將升見賓也前誘射三耦無射獲故不釋筭正射筭獲故請于賓也釋獲釋筭于地計射者所中獲射中也盛筭之器曰中設于堂下當西序司射先立于東示以設處使不過東也北面使不過南也視之示以設中實筭釋獲之法如下所云也鹿中中刻木為鹿形記云士鹿中筭筭也南當福福在庭中設中與設福東西相并南與福齊西當西序直對也獲者設中起立中西東面受筭于執筭者實八筭于中中制整背可容八筭一耦八矢一筭直一矢也餘筭橫委中外西地上

筭末向南也共拱同恭貌俟俟射執筭也不貫矢不穿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則釋筭不中不貫則不釋上射受命揖司射退及堂西東面之位釋獲者坐取中內八筭執以待射改取中末餘筭八實于中待再耦也俟俟中也坐而釋獲釋手內筭于中左右地上也每一個謂每中一矢上射釋于中右下射釋于中左八矢不皆中則筭有餘在手者及委于中西與餘筭同處又取中內八筭執俟二耦射更取中末餘筭八實于中備三射也執而俟俟二耦中也三耦言卒射不及射儀與一耦同也

儀禮節解

卷五

三

射禮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及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

此賓主大夫及衆耦射也將射則下堂取弓矢袒揖讓比耦而后升賓主人先射大夫次之賓主降則大夫亦降皆由其階謂主人東階賓與大夫西階也堂東堂下東賓主人之弓各倚于其序矢各在其下各往于其所有司各授之也屢言皆由其階別于衆耦升降同西階也主人爲下射下賓也皆當其物賓由西階升當右物主人由東階升當左物也皆由其階階上揖東西降臨階相揖也賓序西主人序東釋射器襲衣各于故處也反位反各階下當序少立相待而升也皆就席主人就阼階西面賓就堂上南面也

儀禮節解

卷五

三

鄉射禮

此以上賓與主人射之儀也大夫與賓主同降止于堂西賓射畢大夫乃袒執射器由堂西出受射器于堂西也衆耦立于司射西南大夫之耦俱在故大夫出司射西就之也大夫爲下射士爲上射貴下賤也揖進出次揖也耦少退士行少後尊大夫也揖如三耦謂堂下三揖禮與三耦同也及階至西階也耦先升謂上射先升三等大夫間等從之升堂近射事上射以序得先也卒射揖如升射三揖同也射禮堂上下升降皆三揖耦先降上射之序也降階耦少退堂下去射遠尊大夫也釋弓堂西反其故處也耦遂止

于堂西復初立南面之位也大夫升就席升堂上南面尊東之席也此以上大夫之射儀也衆賓繼射皆不言儀與三耦同也釋獲皆如初如三耦也通上賓主人大夫言皆也司射所作唯上耦自二三耦至賓主衆耦以次進不須作也

卒射澤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拱而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句上握馬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

儀禮節解

卷五

四

鄉射禮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此正射畢而取矢筭獲也。卒射謂三耦賓主大夫衆耦射畢所執餘獲謂餘籌在手未釋者升盥階不登堂禮降于司射司馬也。左右上射下射也。拱而俟俟司射視筭乃數也。四言如初謂射畢取矢委福等皆與初射同。惟大夫之矢束以茅使大夫并取不煩拾取也。握手執處束上于握近缺勿傷羽也。司馬乘矢以四數之如初射也。司射立西階西東面今往堂西釋射器也。進由中東轉南乃北面視筭釋筭者于中西東面跪取中左右所釋筭數之先數右尊上射也。東向南爲右。二算爲純以下皆數法也。純雙也。一純儀禮節解

禮也

按筭獲之法槩左右三耦通計勝負左右非一人而中有多寡或全中或全不中不中者得隱庇而多中者蒙枉罰何以別乎。據罰觶勝者與不勝者升是以各耦爲勝負也。逐耦而筭何至十純通三耦左右不過十二矢。本文或有疑誤不然何告獲與飲罰殊不相應也。豈筭獲則併三耦而飲不勝仍分各耦與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揖揖北面于三耦之南儀禮節解

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句辯句乃徹豐與解

此罰飲不勝者也豐形似豆一謂之玷以木爲之取豐厚安重承罰爵也楹梁下柱酌不授爵以明罰也弟子降袒執弓其初升袒執弓可知反位反于堂西有執爵者繼酌故不復升也三耦卒射降皆南面立于堂西勝與不勝者俱在至是司射往北面命之勝者袒執張弓以示武不勝者襲執弛弓以示不振卻左手在下仰承而右手取弛弓加左手上遂以執儀禮節解 卷五 主 射禮

附兩手并承弓把皆司射之命反位反西階東面與司馬并立之位司射先反衆隨進也射位始序立作射之位司射與司馬位之西南也及階勝者先升不論上射也及階乃先則堂下行猶如初射也先升先三等不勝者從間一級也升堂北面以東爲右少右避飲者使當豐也立飲謂不祭不拜不備禮示罰也奠解于豐下奠于地不反于豐上也不勝者先降則勝者少後升後降先以明罰也先飲者降繼飲者升故交相左相揖也下階過司馬位東而南而西釋弓于堂西南面東上立俟終射也有執爵者謂勝者弟

子既升酌反位主人有執爵者繼酌也賓主人大夫不勝飲不執弛弓不親取解解必洗必授之席前不反奠殊尊也然飲不于席于西階亦北面亦立飲其示罰同也惟大夫飲耦不升賓主人飲勝者同升可知大夫耦飲大夫不同則賓主人耦飲同可知射爵卽罰解辯徧同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儀禮節解 卷五 主 射禮

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籠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籠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搯扑以反位此獻獲者與釋獲者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

獲者負侯故就侯所獻之三祭謂祭侯左右中俎之肺與脯之半臠皆用三右个侯北向以東為右偏側為个獲者因侯受獻故祭侯南向坐侯北向也左个侯西偏中侯中間侯形四肢牽掣故左右中間宛轉祭之三祭畢移薦俎設于侯西北三步東面立飲盡爵不拜禮簡也獻畢司馬受爵奠于篚北行復位獲者亦移薦俎北行設于之南之在侯西北十六步有奇辟避通不當之前避舉旌偃旌也負侯而俟俟終射也此以上獻獲者也其釋獲者聽命于司射故司射主獻其位在中之西東面薦俎設于其位之南薦

儀禮節解

卷五

无

射禮

右薦西也就其薦坐即薦西坐祭起立于司射之西北面立飲司射亦北面立當薦南釋獲者與司射并立在西司射在東也獻畢釋獲者西行避薦及于薦北東面之位

按獲與釋獲者分卑而獻爵薦俎之禮均蓋射以侯為主以中為賢獲者司侯釋獲者司中敬其事因重其人雖以歌工笙師爵無不徧獻無不拜旅酬終燕雖主人之贊亦與焉古人飲食之際情至禮恭如此可以達禮之義矣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

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友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及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友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揖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脫矢束與友位而右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友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耦友位大夫遂適序

儀禮節解

卷五

三十

射禮

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耦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及友位此終射取矢于楅也司射與司馬并立西階西東面司射在北將適堂西乃出司馬之南而西也時三耦及衆皆在堂西南面立司射往北面命之使就射位司射既命先友位衆隨之進各以其耦謂上射先下射從也射位即司馬西南東面之位立于此而後升堂射故謂射位云友者初射立此今復于此也司射作拾取矢者就射位西面使之也惟作初耦其餘以次進也前射委楅唯二十八矢故三耦拾取餘皆取諸堂西今賓主大夫衆耦矢皆委楅故自三耦至衆

賓皆取矢于福三耦爲正先拾如初反射位賓主耦繼進主自堂東賓自堂西進至東西階相俟南面相揖行也卒北面謂拾取矢畢北面向福揖矢也揖退謂賓主皆北面揖左還退如初也賓主既拾取矢各就堂東西脫射器升堂就席待射不與衆同立射位也大夫耦繼進大夫爲下射其耦爲上射立于堂西故大夫袒決遂往堂西就之也揖進如三耦并行不如初升降上射少退也耦東面上射立福西也大夫西面下射立福東也大夫矢以茅束委福欲其兼取至是大夫坐而脫之欲與衆拾取也說脫通既起反

儀禮節解

卷五

三

鄉射禮

正

西面之位其耦揖進福前坐兼取四矢順羽左轉興不欲煩大夫拾故大夫亦進跪兼取四矢北面揖三挾一揖退禮與衆同詳前其耦反射位大夫獨適堂西暫脫射器升堂卽席與賓主同衆耦繼之拾取與三耦同反位反射位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揖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

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此終射作樂以射也衆既取矢司射進射位作一耦上射使升司馬命去侯如初司射請以樂樂言以樂相樂非止樂賓也樂正先遷東階下北面立令司射降西階下東面以賓命命之又適兩階間庭中北向

儀禮節解

卷五

三

鄉射禮

正

初節以聽也矢行應節而中比于樂射之善也樂正東面命大師大師西面坐樂正自北面轉向命之也騶虞國風召南篇名奏以鼓奏歌間猶節也若一謂五節均調長短希數如一大師不興坐而應瞽不備禮也乃奏騶虞以射謂三耦賓主大夫至衆耦皆以樂射也

按周禮射人王射以騶虞今鄉射用王樂則是士大夫用天子樂也鄭引射義云騶虞樂官備謂用此以樂賢附會之說總之詩三百皆可弦歌而國風小雅上下通用天子歌騶虞不必天子獨用也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此終射畢取矢筭獲罰飲不勝也禮各如初但釋獲者不復實八筭于中以射事終也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鉞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辨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儀禮節解

卷五

三

射禮

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此射畢授射器于有司也執一矢兼諸弦示不用也凡矢將用於指間挾之不用并弦附執之面鉞鉞向內也矢用則北括內羽外鉞不用反是適堂西謂射耦既降皆復立堂西南面之位司射命各拾取既用之矢還有司也有司即初誘射授弓矢之有司辨偏通衆拾取偏也賓主大夫以下席在堂上者皆復升司射司正皆弟子輩卒事皆反堂下初立之位凡侯

未射左下綱不繫掩束之將射脫束繫之射畢又脫繫復掩之命獲者與釋獲者皆司馬命之退皆退于堂西俟俟旅酬也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句反坐句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觴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解拜執觴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解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解句賓主人之西句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解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儀禮節解

卷五

三

射禮

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筐司正降復位

此射畢復飲舉旅酬也初司正揚解退立于中庭解南未旅而射改爲司馬今射畢旅行復爲司正仍立解南以監旅也樂正初自西階命弟子贊工遷東階下避射今射畢復命弟子贊工升西階東北面坐如初如其降謂如降往東階時左荷右相也不言樂正

者正樂告備則降立堂下今工反而樂正仍立階下縣間可知也賓北面坐取解以下皆旅酬之事與鄉飲酒同俎西之解先一人所舉以酬賓賓奠之薦西者也主人酬大夫與鄉飲酬介禮同解見前長衆賓之長鄉射無介而有三賓以長幼之序受酬也相旅相視旅酬賓主大夫酬畢司正升防卑幼失禮也某謂酬者某子謂受酬者稱子以尊之達酬者之敬也司正退立序端避後升也在下謂子弟輩立堂下者卒受者謂末一人司正降復位降及庭中解南之位也

儀禮節解

卷五

三五

鄉射禮

使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舉解者皆洗解升賓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解拜執解與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解者皆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拜執解與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解者逆降洗升賓解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解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解以興舉解者退及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阼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

儀禮節解

卷五

三六

鄉射禮

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旋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屈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饌筭爵使二人舉解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解飲卒解不拜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錯皆不拜辭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辭旅皆不拜執解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執解者洗升賓解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樂此旅酬畢徹俎坐燕以終也使二人舉解司正使也二人主人之贊者正禮既成時久賓勞主人欲安賓坐燕先使二人舉解再酬與鄉飲禮同解見前賓大夫辭不即飲者先已一人舉解酬矣今主人殷勤有加客不欲盡主人之懼奠于其所而主人遂請徹俎以安賓解見鄉飲酒再言使二人舉解即使前二人申請前未飲之解奠薦右者賓與大夫乃取而飲之

禮凡坐卒爵必拜既爵此為燕坐故卒解皆不拜既解者即二人賓大夫既飲二人受解實酒賓解以酬主人大夫解以酬衆賓之長者即席間受之交錯以徧皆坐不拜賓主大夫衆賓席間相酬徧末受者起席往西階上酬賓主之黨在堂下者衆賓之末酬主黨大夫之末酬賓黨皆其長先受以次相及酬者不拜受酬者亦不拜徧旅皆然執解者主人之黨皆與酬則酬無不及矣卒受者以虛解降堂下奠于篚執解者取所奠解洗升酌復奠于賓大夫席前即無筭爵也無筭樂不限三終也

儀禮節解

卷五

三

御射禮

目

按禮文多互舉未射以前舉解云一人以無大夫言也有大夫則亦二人可知故繼云大夫若有違者射以後舉解云二人以有大夫言也無大夫則亦一人可知故繼云若無大夫則唯賓凡旅同賓主故解必用二

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禮畢送賓也陔樂章九夏之一陔戒也言有階級不陵亂也解見鄉飲酒禮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

拜辱于門外乃退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解遂無筭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蓋唯所有鄉樂唯欲

儀禮節解

卷五

三

御射禮

目

告旨可知射飲獻衆賓後一人舉解乃旅酬又二人舉解乃無筭爵今一人舉解即無筭爵矣無司正惟擯者耳賓不與謂昨日射禮之賓不與餘見前

記○大夫與預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尊綵幕賓至徹之○蒲筵縹布純○

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解○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邊五臠職祭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

房臠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腍○凡舉爵三作

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賓之長一人

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

自此至終篇禮記前文之未備而此一節與鄉飲酒禮記大同鄉射禮賓主皆鄉之處士若有鄉大夫與射則鄉之為公士者為正賓不以鄉人加尊者也公士公朝之士西序之席謂衆賓之長三人席堂上者北上順西序東面自北而南也薦脯用蓬乾物實于儀禮節解

卷五

手九

竹器也醢以豆濡物實于木器也臘脯也五臟猶鄉飲記云五挺半臘橫其上待祭也諸公大國之孤卿爵大夫上三笙一和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上篚在堂上下篚在堂下獻獲者與釋獲者取下篚之爵餘解見前篇

按天子上公九命諸侯之最貴者鄉人行禮安得有公在周之衰也名器無等諸侯僭王而其臣皆比于天子稱諸公如楚巫臣稱申公沈諸梁稱葉公之類故儀禮之文非先王之舊矣三笙一和鄭據爾雅笙小為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于義何取

豈四笙并吹無一歌者乎朱元晦謂笙有聲無辭本此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

射者三耦居先必使弟子為之以司射將教之也未旅酬先司射預戒所謂未旅三耦俟于堂西是也司射弓矢扑皆倚于西階前升降便也司射袒決遂而升即前請射于賓之時司馬階前命張侯命倚旌乃在司射比耦之後此云司射升司馬遂命申明前言儀禮節解

卷五

四十

所未備也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射自楹間物長如箭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

熊侯麋侯侯以熊麋皮為鵠外仍布質正也侯中曰鵠鵠心曰正虎豹鹿豕則純用布但畫其形耳其正色皆丹淺赤曰丹楹下柱曰楹兩楹之間堂序中央也畫兩楹間地為左右物射者二人分立物中南向以射物長如箭矢幹曰箭長三尺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為跬六尺為步從長半步不言橫同也其間謂

兩物相去中間可容弓六尺曰弓即一步也兩人麗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左足先履物拒其外曰距右足來合曰隨足迹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一武也堂序解見前棟脊梁也楣檐上橫梁序淺堂深棟當堂中央楣則檐宇下矣

按周禮天官司裘云王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能侯豹侯卿大夫麋侯夏官射人職云士射侯皆與此異或云彼大射此鄉射然不應大夫士鄉射用天子物也鄭謂虎豹鹿豕一侯畫二物臣數用偶鑿說也畫虎則無豹畫鹿則無豕

儀禮節解

卷五

四十一

射禮

命負侯者由其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句取弓矢

命獲者負侯司馬命也由其位謂不出位遙命之命賤者之禮也司馬立于西階下西南東面凡司射三耦衆耦往來堂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惟賓與大夫取弓矢于堂西下階即折而西不由司馬之南尊者可直遂不出卑者之下也賓大夫非取弓矢不往堂西故申明之

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句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

周禮春官司常云析羽爲旌雜帛爲物大夫士建物春秋傳曰采謂之物無物謂士之末命者旌無帛則不得畫物檠雜也檠旌竿八尺曰仞亦曰尋以白朱二色羽雜綴竿首竿長三仞二丈四尺也鴻大鴈長頸脰頸也韜以綃籠檠如鴈頸三分其竿韜上二尋爲一丈六尺餘下不韜者八尺也指夾同二指食指中指也大指與食指間亦謂夾夾者或一矢或四矢二指或左或右皆是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句獲而未釋獲句復句釋獲句復句用樂行之○上射於右

儀禮節解

卷五

四十二

射禮

司射司馬位并立西階下東面而司射在司馬之上司射常執弓挾矢司馬攝職惟有事升堂乃執弓始射謂初誘射雖中不釋筭計獲復謂二翻射乃筭獲復用樂謂三翻射乃用樂行行射也位以左爲尊耦以上射爲尊而上射立右物者賓階在西禮統于賓武事尚右侯在南右爲左也

檠長如箭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檠檠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檠以受矢其長如之三尺也博三寸其寬也厚寸有半其深也龍首刻首爲龍形也中謂腹受矢處蛇猶

龍也。兩龍顛倒交合併腹首居兩端。韋皮也。當中也。與襠通。中衣袴曰襠。兩腹各半圓交處脊起如衣襠。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鞞之。如襠衣也。髹漆也。橫奉。兩手橫舉也。奠。安置中庭也。南北當洗。洗在庭東。福與洗東西相對。為南北之節也。

射者有過則撻之。○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句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有過謂進退失儀。撻之。謂司射以扑擊之也。衆賓席于堂上。與射則降。不與射。則觀禮堂上。不降也。取誘

儀禮節解

卷五

四三

射禮

射之矢。謂二翻射。三耦末一人兼取福中誘射四矢。歸堂西。前文已具。此復記者。明先取已四矢畢。退更進也。擯相禮也。賓與主人射。降拾取矢升。及射又降。揖升。卒射又降。釋弓矢升。即席反位。以至卒事。皆司射為擯相也。

按鄭註。射者有過。謂揚矢中人。非有傷人之心。故輕其刑。撻之于庭。非也。士君子以禮樂射。萬無傷人之事。有則必非無心。豈司射之楚。可謝其罪乎。司射無官守。焉能討罪人。用輕刑。蓋附會無射獲。無躡獲之解。而不知兩謬也。

鹿中髯。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司射釋弓矢。句視筭。句與獻釋獲者。句釋弓矢。

中以盛筭。刻為鹿形。奉之。先首。首居前也。大夫將射。先降立堂西。不與衆并立。射位。堂西則南面。射位則東面也。袒。露左臂也。纁。赤色。襦。裏衣。袒。禮衣見襦。不肉袒也。大夫射于君所。而后肉袒。耦。謂士為大夫耦。則士居右。物為上射。每既發一矢。輒少退。避尊也。司射主射。故終事不釋弓矢。未終事。釋弓矢。惟視筭。獻釋獲者。則然。蓋視筭。衆方射畢。事少間。獻則洗酌拜。

儀禮節解

卷五

四四

射禮

必暫去弓矢也。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肫。肫。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禮射。即鄉射大射之類。張侯射之。禮讓為主。崇文德也。主皮。張獸皮射之。實革為主。如周禮司弓矢職云。射甲革。樞質。尚勇也。子云。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

之道是也。皮與熊羆虎豹皮，侯異此，所謂皮無尺度。惟獸皮堅厚者，射之能貫者勝，不能貫者爲不勝。勝者更與射，不勝者卽不復與射，不如禮射再三揖讓升降也。主人位阼階，若受罰爵，亦與衆同飲于西階。上獻獲者之俎，折牲體脊脅肺與臠爲之，臂下骨曰臠。獲者之俎，視釋獲者加臠，以祭侯左右中三處也。東方侯，東邊北向東爲右，解見前，皆有祭通獲者言也。大夫說矢束，解見前，騶虞采蘋國風詩篇名。凡鄉樂皆用之。五終卽五節，解見前，射無算言衆賓欲與射，唯所欲無定數也。於旅也，語謂旅酬時衆始交語。

儀禮節解 卷五 四十五 鄉射禮

前此靜默爲敬，言古見今不然，也不洗不祭，情洽禮殺也。旣旅燕將終，故士不宜入，大夫後出，與後入義同。使主人得各盡其敬，而賓與大夫得各伸其尊也。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楚并長如筈，刊本尺。

十尺也。躬，侯身謂中心之上下，倍中謂上下各二丈舌卽个也。倍躬謂四丈，卽上个五尋也。以其東西各長出一丈，故謂之舌。以屬綱也。下舌謂下邊橫幅半上舌，謂上舌左右出躬一丈，則下舌出躬五尺，橫長三丈也。箭，小竹籌卽筭，每耦八筭，以十耦爲率，八十也。握手把處，猶膚也。何休公羊註云：側手爲膚，膚四指，指寸，握四寸，長尺有握，長一尺四寸也。握素謂手捉處，刊削使素，握外加髹飾也。楚荆也，楚爲并其長如矢，三尺也。刊本尺謂刊并手執處盈尺也。

按侯形像猴猴性善，同侯取立以伺射也。猿猴臂長射以像之。禮家言射中者得爲諸侯，考工記因爲寧侯，不寧侯之辭，非古人尚象之義。鄭解弓二寸以爲侯中，云弓轂中之博非也。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筈，旣發則答君而侯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飲君。句如燕句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翹旌獲白羽與朱羽，櫟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旌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翹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君與臣射則君為下射與大夫為士下射義同貴下賤也上射與君耦立退物一筭不敢履物中與君并也上射先發每發一矢轉身向君以待君發答猶向也君樂作而后就物為耦者先就物待也君射袒朱襦為耦者肉袒也君不搢矢臨射小臣以巾襲矢執授君也飲君謂君不勝當飲則耦勝者如燕禮賓饌解先自飲奉君君飲又酌自飲故曰夾爵也國中城中也君燕射于國中皮樹馬也馬皮毛斑駁如樹易說卦云乾為駁馬詩云山有六駁榆樹有鮮痕如駁刻中為駁馬故云皮樹翻以鳥羽飾旌也獲謂執翻儀禮節解卷五 四十七

旌唱獲也白羽朱羽揉而雜之即上所謂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者也於郊大射於郊外閭驢通刻中為驢形也旌旌之有物者於竟與鄰國君射於境上也會同尚文刻中為虎畫旌帛為龍單帛曰旌大夫以物獲旌用雜帛也士翻旌與君國中旌同無物有羽故謂之翻而制或有差等耳唯君有射于國中臣無射于國中近朝市不恭也大夫與君射則肉袒不袒纁襦疑于君也按弓矢五兵之屬射者殺人之事爭者射為甚子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而爭君子不免驛驛

逢蒙之濟惡夫非以射與古人制為斯禮委問周詳其慮深遠善學者達其義可也若夫朝服而彎弓揖讓而袒臂于文亦未甚稱命侯取矢五十步之內非遙而登堂揚弓疾呼至再終射時久列席未徹而薦右一解直待三射畢登席復舉獲者之俎委諸道旁列饌成塵人不可飲食矣至于拾矢于楅卻手覆手如斯之類虛文多而實意少強世而行其失也勞故夫禮也者非徒習其節文達制作之義而已矣

儀禮節解卷五終

儀禮節解

卷五

四十八

射禮

儀禮節解卷六

郝敬習

燕禮第六

燕禮者諸侯與其臣燕飲之禮

燕禮小臣戒與鞋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玄設洗篚于阼階東南句當東霤句霤水在東篚在洗西句南句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句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句公尊瓦大秦兩句有豐句冪用綌若錫句在尊南句南上句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園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儀禮節解

卷六

燕禮

此將燕陳設也小臣周禮大僕之屬諸侯亦有之戒猶宿也與與燕諸臣未定為賓皆曰與膳宰掌治膳羞具備也官饌猶言官府酒饌寢東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壁云左房養由東出也縣縣鐘磬之屬備作樂也洗以盥濯篚以承爵解阼階東南謂東階下之南即鄉飲酒禮所謂南北以堂深也霤檐際也雨水下溜謂之霤當東霤鄉飲酒禮所謂東西當東榮也霤水以霤注水所以沃洗在洗與篚之東篚在洗西三物并陳也南肆向南陳此篚實諸臣飲器取南面之義膳篚實君飲器在其北西向陳君席西面也司

宮掌宮內之事尊設酒尊東楹之西堂上近中也兩方壺一酒一玄酒皆以飲諸臣左玄酒水居壺南也南為上上玄酒也公尊君飲之尊瓦大即瓦甒兩亦一酒一玄酒豐形如豆木為之取豐重安穩承瓦大也霤覆尊之巾綌粗葛也錫麻布之洗治光澤者在尊南謂兩瓦大在兩方壺南南為上上瓦大也士旅食謂眾士食廩于官者周禮謂府史胥徒孟子謂庶人在官者也設尊門內西兩園壺皆酒也筵賓設賓席室戶西牖間客位也東上統于主也加席席上更加坐席尊者之禮君在賓無加席也

儀禮節解

卷六

二

燕禮

按鄉飲射儀二篚一陳堂上一陳堂下此二篚皆堂下小臣行禮堂下取爵便也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向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句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句乃升就席小臣自阼

階下北面請執事者與羞膳者乃命執事者執事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此君與諸臣即位迎賓也周禮夏官射人掌公孤卿大夫之位而燕飲用射故陳設既具則射人告于君設加席公升謂公臨升更加重席也初言西鄉設席也再言西鄉公立也小臣納卿大夫以公命引入也入門右外來東為右北面向君也東上君在東階諸卿以序立而西也士立西方堂下西也東面向君也

儀禮節解

卷六

三

燕禮

北上自北以序立而南也祝以辟除史以稽察皆立于門內之東隨君方也北面朝君也東上以序立而西也小臣師小臣之長東堂下近君聽使令也士旅食者立于門內西東上北面以次並立而西也公降下階也賓隨同近也君降階迎卿大夫皆進立庭下卿始入門右北面今轉西面北上以次立而南待獻而後升也大夫皆少進立庭下北面東上如故不西面别于卿也不言士無席堂上也請賓請君命誰為賓也命某命大夫也卿不為賓嫌逼也賓出以賓禮更入也公揖卿大夫公將升揖也乃升君升阼階

也就廟君先就席也請執事請君命執瓦大之罍者羞膳進君酒者言命執事不言命羞膳文省也燕主酒而羞膳者無常位執事者階上北面特表之也羞于諸公卿進諸公卿酒者主人宰夫也燕義云設賓主使宰夫為獻主周禮天官膳夫職亦云王燕飲酒則為獻主王膳夫上士則諸侯宰夫亦士士代君主猶孫為王父尸也士立西方故賓西升主人亦從之升下文云薦主人于洗北西面則主人席堂下東也賓右主人居賓右北面東為右也至賓至也再拜主人拜至也

儀禮節解

卷六

四

燕禮

按鄭謂羞膳者不升堂自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鑿說也斯禮本公燕臣而稱臣亦曰諸公是用王禮也惟王臣有公諸侯之臣稱公自季世始王燕飲使膳夫主獻此一人之禮未聞諸侯也飲臣而不自主賓大臣而主以士簡也天子尊無二上臣代主可諸侯用之泰也昔齊景公用斯禮饗魯昭公以臣待魯侯而以王自處昭公所以去之世儒定以為諸侯燕禮不亦好大之過與讓禮者不可不辨也主人降洗句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

籩與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筯者舉筯主人酌膳執筯者反筯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爲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挽乾手執爵遂祭酒與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與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儀禮節解

卷六

五

禮記

此主人獻賓也洗在堂東下宰夫降西階往就洗南西北面向賓也賓降西階東面立主人自洗南遙向賓辭其降也盥盥手先盥手而後洗觚二升曰觚爵類取洗西籩中角觚不用爵避正主也賓少進自西階下進而東也反位反西階下東面之位賓每先主人升賓尊也既洗又盥將酌盥手也舉筯待酌也酌膳酌君膳尊之酒代君獻賓故酌君尊反筯既酌反筯于尊上筵前房戶西席前也主人賓右拜拜于筵前賓之東也折俎折牲脊脅肩肺爲賓俎賓坐左執爵以下解見鄉飲酒禮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

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籩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籩與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筯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籩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儀禮節解

卷六

六

禮記

此賓酢主人也賓以虛爵降將往洗以酢主人主人降亦自西階從賓也如賓禮如初獻賓拜洗主人賓右答拜也酢主人亦酌膳亦以君尊報獻也執筯如初既舉反之也酢主人于西階上別于正主也主人不啐酒亦避正主也不拜酒告旨主道也禮賓酢主人則薦脯醢設折俎此臣代君主故無薦無設至獻大夫乃薦主人于洗北也不崇酒避正主敬君尊也賓降立于西階西主人將獻君不敢居堂上也射人升賓君命升也序內堂西序內東面而君也主人酌洗泉觚升賓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降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與主人答拜升以爵以降奠于膳籩更爵

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
奠爵于篚

此主人獻公自酢也象觚觚以象骨為飾實于膳篚
者也獻公獻君也公在東階上故東北面公拜受爵
獻禮重也主人自西階降往東階下北面拜送爵臣
禮也升降不敢由阼避正主也折俎折脊脅肺為君
俎君祭不興取肺祭則膳宰授之既祭則膳宰受之
不拜酒不拜告旨也立卒爵不坐也凡男子坐卒爵
奠爵乃拜婦人立卒爵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

儀禮節解

卷六

七

者君禮也升受爵自西階升也更爵改取南篚之觚
不敢襲君器也酌膳酒將自酢也君不酢臣主人自
酢承君之意也既更君爵仍酌君尊明酢出于君也
主人盥洗升膳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降
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句賓辭句卒爵拜賓答拜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
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友位主人拜送爵賓
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
面立

此主人酬賓膳言酌嗣舉也初獻為正再酌為膳膳

副也與膳通貳嫡曰膳獻而又酬所以為膳酌散酌
方壺酒散猶雜也君尊為善臣尊為敬酌散將自飲
導賓也賓降筵降戶西南面之筵凡酬主人坐祭先
自飲後酌賓禮出于君不敢當坐故賓辭欲直受此
爵無煩主人坐飲也賓不飲酬酒猶必坐祭後奠敬
君也賓降筵西東南面立疑立向君也

儀禮節解

卷六

八

復降重違君命也不反于西序內避賓位也鄭云不
立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鑒說也
小臣自阼階下請膳爵者公命長句小臣作下大夫二
人膳爵膳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膳
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
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
公答再拜膳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
執觶興公答再拜膳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膳爵者洗象觶升賓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

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此下大夫二人媵爵為旅酬之始長謂下大夫長者不言下大夫媵爵下大夫常職也作猶使也北面稽首拜君命也大夫位在庭下洗在阼階下故大夫就阼階下北面拜君興卽立洗南盥洗角觶以角為觶序進謂先者洗後者乃進先洗者升立西階上後者乃進洗者序進酌散謂先者既酌退立西階上後者乃進酌也二大夫遞進酌酒于東楹西交相遇于西楹之北既酌復以序降西階過東階下再拜稽首執觶待于洗南以俟君命乃洗酌不敢徑進也洗南卽阼階

儀禮節解

卷六

九

燕禮

下設洗之南請致請君命二臣致酒或用一或用二若君命二人皆致二大夫以序進阼階下拜君命也薦南脯醢南北上謂二觶以序奠自北而南也必奠薦南者君南面與尋常奠爵薦右異也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

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句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此君為賓舉旅也升成拜賓下堂拜未成君命升西階上再拜稽首成禮也君答再拜答于阼階上也君既自飲不酌以虛爵授賓異于敵者親酌授也賓易他爵洗臣不敢襲君器也君命不易遂不洗用尊者之器洗則嫌于不潔也賓以君酬己之爵于西階上轉酬諸臣大夫長卽卿也賓與大夫長皆西階上北

儀禮節解

卷六

十

燕禮

面而賓居右北面東為右也旅酬酒不坐祭賓獨坐祭此君賜也膳觶卽象觶賓既飲此酒更取角觶洗升實以散尊之酒酬大夫酬不洗爵此獨洗者更觶新之後不復洗也衆大夫轉相酬徧受酬者亦如賓右坐奠觶拜大夫答拜但不如賓受膳觶坐祭旅酬皆不祭也卒受者謂下大夫末一人無所酬飲于西階上奠爵復位三旅皆自大夫止不及士也

按媵爵有二君以一酬賓一尚在薦南後一人再媵遂成三爵酬不及士堂上無士席三旅後乃徧及也更觶與易觶同鄭云尊言更新之卑言易故之也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卿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此主人獻卿也前主人獻賓獻君君舉酬賓敬賓禮成矣乃及諸臣首卿大國三卿卿重席獻則兼卷三卿之重席以待設也賓左賓席東也東上以次而西儀禮節解

卷六

士

禮

古

也卿升升西階上拜送拜卿右也禮卿重席辭以迫近君避也有脯醢無俎燕禮主羞唯賓與君有俎主人答拜受爵受虛爵也卿降復位復堂下西面北上之位俟君命後升就席也諸公位在卿上大國之孤也席于阼階西北面與賓席對蓋尊統于君君在東階西面則諸公席爲左而賓與大夫席爲右也加席重席之上加坐席臨坐設之優禮也君在故無加加席尊于重席卿辭重席公但云無加席則其重席亦可知也

按諸侯臣稱公衰世之僭也鄭謂諸公爲大國之孤

據周禮典命而孟子云天子一位公一位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則周禮非古也且使大國有孤亦惟一人何稱諸公鄭又引牧伯三監附會是用天子禮也君亦稱公何以別乎名分既垂而講于升降之節抑末矣是書所以可疑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解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解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再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

卷六

十二

禮

古

此再媵爵于君君再旅酬也每主人一獻則一媵君君爲一舉旅茲小臣又請媵爵蓋主人既獻卿又歸酬于君也二大夫卽初命二大夫命長致請君命尊者一人送解若者不定之辭或一或二或先一後二或先二後一或三爵唯君所命奠解于篚二人將拜奠也奠于薦南于先媵舉旅所餘一解之下也公又行一爵卽行先媵所餘解也長謂諸臣之長若亦不定之辭如初謂公欲受虛爵更解辯酬等禮皆同也大夫卒受亦不及士也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觥主人拜送觥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胾燕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句卒句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此主人獻大夫也獻卿畢次大夫不祭脯醢不拜既爵禮殺于卿也坐祭祭酒也獻大夫于西階上不升就席故不祭脯醢至終燕脫屣升席而後祭也降復位反堂下北面東上之位也胥宰夫之屬宰夫本土位西方以為主人故薦于東階下洗之北也後云士既獻者皆立于東方西面士卑不妨從君東如祖孫儀禮節解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句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籩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筮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筮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筮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此三獻後樂作而君三舉旅酬也鄉飲酒記云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故主人三獻成樂作也席工以下獻工之儀解見鄉飲篇主人洗升獻工獻大師也鄉飲酒禮云大師則為之洗公又舉奠解舉前長一人所饌解奠于薦南者前後饌三饌一酬賓再酬賓長三惟公賜卒謂旅畢筮入以下解見鄉飲篇縣中所

謂磬南北面也。樂正由楹內者，樂正立工西，工坐階際，樂正往堂東，必由楹內也。東楹之東，往君阼階上西面之位也。降復位立階下，縣間之位，卽鄉飲記云：磬階間縮雷北面也。

按鄉飲酒，用歌工四人，鄉人士大夫之禮，燕禮亦工四人是。諸侯用士樂也。周禮夏官小臣四人，公燕小臣相工四人，其他請饔餼辭賓之類，又小臣則諸侯小臣不多于天子乎？故禮言難盡合也。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

儀禮節解

卷六

十五

燕禮

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句南面反，奠觶于其所，句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句皆命，句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此立司正徹俎坐燕也。自初燕至此，主人獻禮皆備。

儀禮節解

卷六

十六

燕禮

君三舉爵，樂作禮成矣。將坐燕，以安賓，先立司正，監之。蓋初燕禮嚴終則易懈，初酬賓卿大夫，人少終酬士人衆，故正之以司正也。射人爲司正，無君命常職也。洗觶，奠于庭，表其事也。必南面中庭，示明作也。楹東受命，受君安賓之命，西階命卿大夫傳君之命也。君曰：「以我安。」卽命辭以猶與也。我君自謂也。賓安則我安，望諸臣共留安賓，因以安君，懇懇誠切之至也。右還，右體旋向東，將適解南，先東面從觶東而南轉北面也。北面少立，示嚴重也。左還，南面將適解北，以左體旋向東，自東而北轉面南也。往來皆由觶東，君在東從君也。南面反，奠觶，自洗反，奠觶亦南向也。其所卽中庭初奠之所，徹俎安賓使坐也。解見鄉飲篇。諸臣不敢告徹而司正請，達君意也。人臣升降由西階，膳宰徹君俎降由阼階，重君物，別于諸臣也。以東歸東壁也。皆坐乃安，君始命安，俎未徹不敢坐，至是俎徹升坐，乃終君安賓之命也。羞進也。庶羞，載醢包膾之類。大夫祭薦，祭脯醢也。初獻大夫于西階上，未升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司正升受命，受君命也。皆命，司正以君命徧命也。君曰：「無不醉。」命辭也。按右還左還，與鄉射拾取矢還同，鄭謂右還將適解。

南先西面往來由解西非也。又云大夫祭薦謂不敢于盛成禮亦非也。初薦未卽席非卽席不祭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罍二人。立于解南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此主人獻士也。樂終而後獻士士卑也。士長士之尊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拜受不拜既爵禮殺也。其他

儀禮節解

卷六

十七

燕禮

謂長以下卽祝史小臣等不拜。謂受送皆不拜也。乃薦。謂既獻于西階上。乃以脯醢各薦于其位。先薦司正等四人。先長也。司正卽射人爲之。故曰一人司士。衆士之長四人皆主人拜送解。位庭中解南與衆士殊也。東上以次並立而西也。辯通獻士獻衆士卽所謂其他不拜者也。衆士既受獻于西階上。降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各以脯醢薦于其位。與獻主人于洗北西面同也。祝史小臣師皆衆士。祝史立門東。小臣立東堂下。各就本位薦之。此以上獻士皆堂上方壺之尊也。旅食之尊門西兩圓壺也。旅食者立于

門西東上。主人就其尊所獻之不拜受爵則既爵不拜可知。賤故畧也。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

此燕而大射之儀也。若者不定之辭。射與不射唯君命。君射曰大射。大射正射人之長也。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

此賓媵爵于君也。媵爵本下大夫事。賓亦爲之者。賓

儀禮節解

卷六

十六

燕禮

受君施多矣。至是亦致臣于之愛不敢終以賓自處也。飲君而酌散。先自飲也。公降一等敬其爲賓也。賓洗象觚更爵奉君也。

公坐取賓所媵解與。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辭。句卒受者興以酬士。句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句賓之句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

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卽賜士由貴賤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賤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受者如初酬如賓初受君酬拜下易爵等禮同也降更洗爵謂受者既卒爵不敢以君爵行旅更洗角觶也前三舉旅君命勿易爵故不更此無君命將偏及羣下故必更也下拜升成拜為堂上賓卿大夫先受公賜者必成禮也其次皆就席坐行無復拜送立飲之禮前此賓卿大夫相酬三旅已成此舉為士以下故可畧也有執爵者謂有

儀禮節解

卷六

九

燕禮

代酌行爵之人坐者可無起也唯最初一人受公賜爵者拜其餘執爵者所送皆就席坐飲不拜也司正命執爵者爵辯達君意也辯偏通卒受者興以酬士亦司正命也堂上之席止于大夫卒受者卽大夫也席于堂上者坐士立于堂下大夫酬士則起西階上士升受酬酬者奠爵拜先自立飲賓之拜受拜送旅酬之正禮也始酬士盡禮不得如賓卿大夫就席坐行也士旅于西階上辯謂自士之長以至祝史小臣皆偏士旅酌謂衆士自酌酒無執爵者也卒謂酬士畢也庶子左右內小臣皆君侍從之臣主人于獻士

後皆獻之庶子卽公卿大夫子侍衛者左右君左右詩云膳夫左右正長也內小臣奄士以上三臣在君側就阼階上獻之

按周禮夏官諸子爵下大夫掌庶子之事鄭謂庶子卽諸子誤也庶子未受爵命故不與大夫士同獻酬無算爵句士也有執膳爵者句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句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句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句公卒爵然後飲句執膳爵者受公爵句酌句反奠之句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

儀禮節解

卷六

二十

燕禮

酌行之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賓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于上如初無算樂賓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句入執大燭於庭閭人為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此旅酬既畢無算爵賓醉以出也無算以醉為節不限數也士也謂執爵皆士也膳爵君之爵散爵賓卿

大夫之爵酌以進公酌膳尊不拜送也酌以之公酌方壺往俟君命也所賜者與受爵無算爵之始自君賜賓始也席下席西也再拜卽下云唯受爵于公者拜也大與衆相酬無復拜禮前承君旅降拜升成拜此不降禮將終漸殺也就膳爵者受公爵謂公既飲奠爵受虛爵又酌奠君所俟君再舉也受賜爵者謂賓卿大夫受公賜就席坐飲卒爵起以虛爵授執散爵之士代酌行之也卒受爵者在坐大夫也與上節酬士禮同而此則大夫不復奠拜先飲士亦不拜直受大夫卽還就席禮終而愈殺也士旅酌亦如之謂

儀禮節解

卷六

三

燕禮

友

士受爵與衆相酌皆不拜也公命徹幕公尊瓦大有纂命徹之示欲罄此尊也尊有酒罍罄則不纂欲與諸臣盡歡所以卿大夫降拜稽首也不言賓禮終賓卑卽大夫也大夫皆辟卿可知也不言士士無席堂上也遂升卿大夫升堂反坐也士方旅而卿大夫降旅暫止公辭卿大夫復升士乃終旅于西階之上如初也無算樂升歌間合不拘正樂三終之數也宵燕終至宵也甸人掌供薪蒸閭人掌昏閉門大燭門外俟賓出也賓醉燕以醉爲節衆出以賓爲節也取薦脯榮君惠也奏陔奏陔夏之樂陔言階也行有階級

次第戒失禮也鐘人擊鐘奏夏者賜脯以報之也內雷門內檐下公不送賓賓本臣始無迎終亦無送也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句致命句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儀禮節解

卷六

三

燕禮

友

此君燕鄰國使臣攢往請而客與攢告答之辭攢三請客再辭乃許私猶屬也謙不敢爲敵也寡君固曰攢再請也寡君君之私以下客再辭也又寡君固曰攢三請也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客始許諾也致命曰以下攢乃致君命于客也君貺寡君以下客拜命也

按自王道衰禮樂自諸侯出而敵國之禮始重故使臣相命其辭如此是書所以多衰世之意也

記○燕朝服於寢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荀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脊不齊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

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
羞膳者與執事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若以樂
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
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唯公
與賓有組○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栗
階凡栗階不過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
羞者小膳宰也有內羞○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
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
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筭○既發則答

儀禮節解

卷六

二十三

燕禮

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若
與四方之賓燕膳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
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朝服解見鄉飲酒記寢君路寢狗陽物門外東方爨
也古寢廟門外皆有爨吉在東凶在西亨于門外盛
其禮也四方之賓鄰國卿大夫來聘者公迎公親爲
主人也賓爲苟敬賓不居賓位主人故隆其敬也敬
賓正也致敬而不爲賓故謂苟敬蓋君燕臣則大夫
爲賓四方使臣來聘者皆卿其介皆大夫則以其大
夫爲賓而以卿居諸公之位爲苟敬與燕本國賓禮

同也席阼階之西北面卽諸公之位也以本國諸公
之位居鄰國之卿示優禮也有胥謂有俎盛其禮也
不齊肺不啐酒不爲賓也其介爲賓則齊肺啐酒無
膳尊君與賓同尊不別設瓦大無膳爵與賓同爵不
更象胥此與燕本國臣禮殊也凡君賜臣燕所燕之
臣不得爲賓爲苟敬始燕爲卿設卿不敢當賓必使
大夫爲賓若燕爲大夫設所燕之大夫亦不敢當賓
必使他大夫爲賓也羞膳謂酌膳尊羞膳與執事者
皆奉君故皆用士羞卿謂酌卿大夫酒者用小膳宰
卑于士也不言賓謂賓亦用士與君同也以樂納賓

儀禮節解

卷六

二十四

燕禮

賓之貴者入則樂作肆夏樂章名主人宰夫代爲主
人也賓入至庭則擊鐘鼓奏肆夏及主人獻賓賓拜
告旨而后樂闋以敬賓也主人獻公公拜受爵則又
奏肆夏及公卒爵主人受爵降而后樂闋以敬君也
升歌工自西階升堂鼓瑟歌下管堂下以管吹詩管
簫屬新宮逸詩篇名笙入入庭下三成謂奏南陔白
華華黍遂合聲謂衆音合作也鄉樂二南關雎等六
詩以其爲列國之風鄉邦用之故謂鄉樂勺周頌大
武之詩舞勺歌勺以舞也獻公主主人獻公及賓膳解
於公聽命不敢望君必受也凡公所辭辭拜下也栗

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並一級更進曰拾一是一級
曰歷一等一足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超躍失儀矣凡
公所酬謂公四舉旅受君酬者飲訖自酌降升拜將
往西階上酬卿大夫必以旅侍臣請于君不敢直行
也凡薦請薦俎蓋謂庶羞與前羞膳羞卿異前言酒
小膳宰惟羞卿此則君賓卿大夫薦羞皆小膳宰也
內羞如醢醢實豆糗餌實邊之類自中饋女工出者
外庖所煎和脯醢之類曰庶羞君與射以下解見卿
射簋稍屬四矢稍稍連屬不絕以授君也志誌通不
以樂志謂君射不必以樂爲節凡射俟同耦揖降發

儀禮節解

卷六

二十五

燕

畢弓猶在手惟君既發小臣卽受弓以授弓人不俟
同耦也若飲君謂君不勝當飲則勝者如燕禮饔餼
于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故曰夾爵房中之樂
所謂綏樂也無鐘鼓而有管絃奏之房中詩云左執
簫右招我由房周禮春官旋人掌散樂賓客以舞其
燕樂卽房中之樂也

按鄭解栗階不過二等謂升階不盡二等左右足各
一登升堂非也薦羞者小膳宰謂爲卿以下然則前
云羞卿者小膳宰二語不重出乎房中之樂繫之末
簡其非盡雅樂可知鄭必以二南當之亦非也大抵

此禮之儀多可疑君燕其臣以宰夫爲主以大夫爲
賓可也燕他國之臣而君自爲主亦以其大夫爲賓
何哉非所尊而故以爲賓非所賓而苟以爲敬苟非
君子所以名禮也子云物不可苟合行禮而苟忠信
之薄君子弗由也列國之聘必以卿上介必以大夫
此五霸之令小國事大國故大國之卿尊于小國諸
侯如春秋晉韓起趙孟之聘主君皆屈體下之所謂
苟敬非先王之禮也夫以諸侯相聘必使其卿有如
諸侯聘天子將誰使乎凡燕爲賓設也先王唯曰我
有嘉賓式燕以樂今所燕非所賓所賓非所燕虛文

儀禮節解

卷六

二十六

燕

無實豈敦厚崇禮之義如謂君不可爲主臣不可爲
賓則大夫獨非臣與而燕亦可勿設矣先王所爲燕
不可見其義可知蓋飲食致養生人之情醉飽興戎
無禮節之也一爵之肉一爵之酒卽愛敬辭讓之心
而仁義之實也雖以臣子之賤奉君父之尊必再拜
而后受坐祭而嘔啐卒爵而拜如此其不苟者人亦
可以反求而自得矣如以飲食醉飽爾爪牙搏噬禽
獸皆然何事于人故文因情設禮由義起義以爲賓
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遜出無信好禮無義
規規虛文浮格何以言禮故君子名必可言言必可

行君子于言無所苟而已矣國君燕大賓屠一狗事
近褻卽名其賓焉苟敬殆于緯裨齊諧不似先王正
大典禮崇雅之訓

儀禮節解卷六終

儀禮節解

卷六

三七

燕禮

儀禮節解卷七

大射儀第七

郝敬習

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凡天子之事稱大諸侯
稱大非古也不曰禮曰儀射主儀也射者爭之器行
之以揖讓故貴儀子云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
發發而不失正唯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也記云天
子將祭先習射中多者得與於祭夫射中而不失儀
承大祭可也鄭謂大射專爲祭行不盡然也鄉飲酒
有射燕亦有射鄉射先鄉飲酒大射先燕凡射有酒
儀禮節解 卷七

有賓大射燕射鄉射賓射一也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
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此將射而戒百官也君有命謂諸侯有命行射戒預
告也宰猶尹也百官之長卽大宰也有事於射者諸
執事者也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司士戒士戒欲與射
者也贊相禮也

前射三日宰失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司馬命量人
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五十
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

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之西十北十凡之用革

此張侯也宰夫即燕主人宰膳宰宰夫之屬掌治官饌故宰夫戒之司馬射人皆掌射事滌謂灑埽洗濯量人司馬之屬主量道里遠近侯道謂自堂上去侯所之地之唱獲者所居解見鄉射侯道遠近各有程量人以狸步量之狸貓屬伺物擬步而發必獲故量侯道謂狸步也三尺曰跬六尺曰步弓長六尺故步亦六尺九七五十皆言步也大侯六射之侯周禮天官司裘云王大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豹侯卿

儀禮節解

卷七

二

大射儀

大夫麋侯夏官射人職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孤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豢侯今云大侯九十是熊豹侯天子之侯道九十步也參謂參于二侯之間即孤卿大夫所共射之麋侯七十步也干迫近也近易于即士所射豢侯在內近五十步也三侯同道連設由堂而南五十步張干侯又南二十步張參侯又南二十步張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曰參大射則君與孤卿大夫士皆在故連張三侯設之也三侯皆設之也西北各侯之西北十謂十步各之離各侯西侯北皆十步也巾車官名掌車帷裳侯亦巾類故命與量人共張

之三侯道有遠近侯亦有大小大侯最大參侯次之干侯最小侯小則卑侯大則崇崇者遠在外卑者近在內諸侯堂高七級自堂上射故豢外見參之鵠參外見大侯之鵠鵠大鳥鶴屬足跡曰武武長尺二寸不及地武謂豢侯下綱離地尺二寸以在內最近易見者約之二侯在外可知矣不繫左下綱解見鄉射再言西十北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之用革用皮設矢也

儀禮節解

卷七

三

大射儀

按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九節諸侯二侯七節則是大侯九十弓者王射也今諸侯用之稱大射其卿大夫侯道用七十得非僭邪鄭謂干侯當作豢侯猶可至謂參侯作豢侯豎甚矣又謂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尤非也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鄉射記云鄉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中即鵠也二五爲十尺則是五十弓之鵠方一丈也三分之則鄉侯高廣凡三丈即干侯也參侯七十弓高廣三丈四尺大侯九十弓高廣三丈八尺侯在外者漸遠漸高而堂上地又高故其鵠可見鄭疑過大故解侯中爲全侯而以大侯全體爲高一丈八尺又疑不見

鵠故以為張之去地二丈二尺五寸于事理轉謬矣
古之射者所重在禮不以中小為能故侯中崇廣取
象大鳥乃所以為近情而鄭反謂鵠為小鳥難中又
左矣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
陳建鼓在阼階西面南鼓應擊在其東面南鼓西
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
其南面東鼓面頌磬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面南
面句蕩業在建鼓之間鼓倚于頌磬西絃

此設樂也宿縣先一夕縣設鐘磬之屬笙磬笙鐘與磬
儀禮節解 卷七 四 大射儀

相次吹笙則鐘磬和之故謂笙磬笙鐘也笙生也列
竹于匏象物生出地東為生方故設于東階下東西
面謂磬簾縮陳向西也南笙磬之南笙磬笙鐘小而
編縣各十有六成一簾鑄大鐘特懸笙鐘與鑄其簾
皆橫陳向南建鼓以木貫鼓腹植立即楹鼓也在東
階西與鑄并設南鼓鼓面向南應擊小鼓樂作先擊
朔輦而應輦應之然後擊大鼓故謂應輦在建鼓東
當建鼓與鑄之間亦縣設此以上設于堂下東者也
頌誦通即歌也歌則擊磬故謂頌磬頌以告成西成
故列于西階下西東面其簾縮陳向東與笙磬對也

其南鐘謂小歌鐘其南鑄謂大鐘鐘鑄在頌磬南
皆橫設南向與東階同建鼓言一所以殊于東者在
其南又在鑄南其面向東也朔輦小鼓朔初也賓入
樂初作則西擊磬西賓位樂由賓作也在其北在建
鼓北亦懸設也又言一建鼓所以殊于西階西者此
建于西階下東向南設也蕩竹也簾管之屬在兩建
鼓間鼓小鼓有耳有柄搖擊不懸設倚置于頌磬東
絃鼓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絃鼓倚于磬東故其
絃西委也

按東笙西頌皆列磬鐘東階之西西階之東列鼓
儀禮節解 卷七 五 大射儀

皆南向此即周禮所謂諸侯軒懸者也鄭謂諸侯於
其羣臣無三面非也又謂絃為編磬之繩亦非也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鯁在南
句有豐句罍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句罍加勺又反之皆
玄尊句酒在北句尊士旅食于西鑄之南北面兩圓壺
又尊于大侯之左東北兩壺獻酒句設洗于阼階東南
罍水在東籩在洗西句南陳句設膳籩在其北西面又
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籩在南句東陳小臣
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
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

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正北面東上

此陳器設席也厥明設樂之明日卽射日之朝也兩方壺飲臣之尊膳尊君飲之尊兩甌卽膳尊甌小于壺膳尊在南方壺在北豐霽蓋勺皆膳尊也錫細布絺細葛以爲霽巾箭小竹爲尊蓋綴巾于上爲霽加勺霽上以餘巾反掩其勺皆玄尊謂兩方壺兩甌皆一水一酒也酒尊在北水尊在南南爲上貴玄酒也與燕禮尊儀互見士旅食者之尊鄉射設于門西旅食者食者立門西也大射較鄉射侯道遠逼近門旅食者

儀禮節解

卷七

六

大射儀

皆立堂下士南避射也故尊改設堂下西鑄之南尊北面人臣之義也兩園壺皆酒也又設尊于大侯之東北以獻服不隸僕人巾車獲者之輩無玄尊故曰酒明所以設尊故曰獻所謂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者也洗設于阼階下東南疊水在洗東篚奠虛爵在洗西三物并陳皆南向膳篚奠君虛爵在洗北西向以君席在東也獲者之尊卽乏側之獻酒設洗以備獻獻酒在乏東北洗在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洗南三物直陳皆東向以獲者在西也設席見燕禮卿上大夫小卿中大夫大夫下大夫賓以大夫爲之有

東面者大夫非一人也諸公謂孤卿餘見前按鄭註獻酒作沙酒鑿也

官饌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在千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及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

儀禮節解

卷七

七

大射儀

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事者與羞膳者乃命執事者執事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避公升卽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官饌官司具饌卽前篇所謂膳宰具官饌也羹定肉熟也凡禮始羹定爲節射人告具以下多與燕禮同大史掌辭命立于侯東北北面者近君也及士旅食者在士南皆與燕禮殊以大侯道遠逼近門故入庭深者小臣師詔揖告公揖也不言適旣入庭深也言揖

諸公卿大夫又言揖大夫者卿爲上大夫也。大射正射人之長擯爲擯相。命某爲賓。命大夫爲賓也。公揖卿大夫。遂自升就席。卿大夫在庭也。羞膳者酌君尊者也。肆夏樂章名。餘解見燕禮。

按鄭以官饌屬上讀爲百官各饌具所當共之物。恐非。

主人降洗。洗南北西面。賓降階西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及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儀禮節解 卷七 八 大射禮

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舉者舉。主人酌膳執。舉者蓋。舉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及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卒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嚼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卒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此以下十一節皆將射而先燕飲之儀。此一節主人獻賓也。酌者加勺。謂主人既酌酒以勺加。舉上又反之。謂執舉者舉餘巾。反覆其勺也。卒胥膳宰之屬庶

子司馬之屬樂闋。謂自賓入奏肆夏至是乃止闋止也。卽燕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也。賓入奏肆夏以西方之縣也。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升酌膳執。舉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儀禮節解 卷七 九 大射禮

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此賓酢主人解見燕禮。主人西階西者從賓降暫立于于此。擯者以命以君命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

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

此主人獻君自酢解見燕禮奏肆夏即燕記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是也君受爵奏肆夏以東方之縣也左房東房也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出折俎折牲脊脅臂肺爲君俎自西階升鼎由外入也燕禮酌膳此酌散燕禮主飲故叨君惠大射主禮不敢同于尊也

主人盥洗升膳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

儀禮節解

卷七

十

大射儀

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友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此主人酬賓也解見燕禮

小臣自阼階下請膳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膳爵膳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膳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解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興公答拜膳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興坐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興公答再拜膳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

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

答拜膳爵者洗象解升賓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拜膳爵者皆退反位此下大夫二人膳爵爲君舉旅之始解見燕禮燕禮公皆答再拜此或云公答拜者答一拜也膳爵者退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

按大夫初與卿皆入門右北面及公揖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進至庭中矣鄭云反門右北面之位非也大侯道遠逼門史與旅食輦既皆不在門而二大夫獨立門右乎

儀禮節解

卷七

十一

大射儀

公坐取大夫所膳解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酬答拜執解興公卒解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解答拜執解興賓進受虛解降奠于篚易解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解拜執解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解不拜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

復位

此公初為賓舉旅解見燕禮賓告于擯者請旅謂賓請旅于君擯者降西階往阼階下北面請于君君許擯者于西階上復于賓而後作大夫長升受旅云旅大夫該公卿也大夫長即卿升受旅時卿大夫皆在庭卒受者下大夫也復位復庭下北面之位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啻肺興加于俎坐挽

儀禮節解

卷七

十一

大射儀

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此主人獻諸公卿解見燕禮燕禮獻卿無折俎大射盛于燕也不啻肺事主射自貶于賓也

小臣又請勝爵者句二大夫勝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勝爵者奠解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解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拜公又行一爵

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

此再勝爵于君君再舉旅解見燕禮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贊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胾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此主人獻大夫解見燕禮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句僕人

儀禮節解

卷七

十一

大射儀

正徒相太師句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撻越右手相句後者徒相句入句小樂正從之并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句左瑟句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太師及少師上工皆東面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此三獻畢樂作主人獻工解見燕禮工六人謂太師

少師與上工四人四瑟樂盛于燕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徒相不荷樂器空手扶之僕人師正之貳也相少師亦徒相也僕人土正之更也上工堂上歌工相上工者四人皆左荷瑟右手相四工前行相大師少師居後故曰後者徒相授瑟相者授也乃降降西階小樂正立西階東立階上也獻工解見燕禮主人受爵降復位復東階下洗北西面之位樂先升歌歌畢二師四工皆降席立于西階下東建鼓之北太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立于後以俟奏管管簫屬前所設簫也新宮樂章名三終奏三曲畢歌工六人遷

儀禮節解

卷七

十四

大射儀

于東坵東南西向坐北上以次而南也坵堂下閣物處冠禮有西坵是堂東西皆有坵也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此將旅立司正以監之擯者卽大射正解見燕禮

按燕禮立司正安賓遂徹俎坐燕其情文稱今射尚未舉遂致終燕之辭似此禮專爲燕而射事反輕君始戒百官以射諸臣爲射來所命與所戒不相背與且司正方洗觶司射忽請射少次第蓋本燕與大射二禮割湊成文知是書非盡禮經之舊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肘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此始請射也司射卽射人次謂設帷障爲更衣之次在東堂下洗東南周禮天官掌次所謂射則張耦次

儀禮節解

卷七

十五

大射儀

是也挾乘矢於弓外謂左手執弓肘右手橫夾四矢於二指間以大指鉤弦則矢鏃橫見於肘外自阼階前奠命于君也爲政謂司馬周禮司馬掌邦政遂告告選三耦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以士耦於大夫御猶侍也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俟工入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大史俟于

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此納射器畫物比耦司射既昨階前請射遂適西階前東面立有司司射器者皆士也亦立西階南東面故司射右顧而命之君弓矢適堂上東賓弓矢與中籌豐皆納堂下西衆弓矢與福納堂下東南次內各近其所也衆弓矢不挾多故也總謂束縛之工人士

儀禮節解

卷七

十六

大射儀

工作之官梓人木工為侯者北階堂後階兩楹之間謂堂中也鄉射記云堂深則當楣是也疏數猶廣狹容弓謂兩物間相去六尺若丹若墨隨用一色畫地為物射者所立也物以尺為度一縱一橫曰午蒞臨視也埽埽畫處使分明大史掌釋獲者中設堂下西當西序南當福大史初立侯東北面今立中西東面聽司射誓也時司射立西階前東面轉向大史誓之君與賓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耦同射參侯卑者與尊者耦即與尊者同侯亦如士與士耦同射干侯也比配也三耦始誘射皆士次在堂下東士立次外之

北西向以俟北上序立而南也鄉射三耦立堂西此立堂東者射器在東大射統于君也鄉射器在西統于賓也故鄉射即謂之賓射可也大射用燕禮即謂之燕射亦可也

按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六耦諸侯二侯四耦大夫一侯三耦今諸侯用三侯三耦與周禮異

司射入于次摺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

儀禮節解

卷七

十七

大射儀

并摺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此司射誘射解見鄉射入次取弓矢也堂下三揖堂上三揖升降同也由下物自左物射也少退避君位也君立下物卒射北面揖敬君事殊于鄉射揖南面也設中之西南東面即鄉射司馬北西面之位餘解見鄉射

按大射衆弓矢皆總入于東次司射適堂西改取一个豈堂西賓之弓矢外別有矢與不然則適次之誤也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

侯而侯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及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并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旋視侯中合足而侯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句詒以宮句趨直西及之南又詒以商句至之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共而侯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脫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儀禮節解

卷七

大射儀

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擇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并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揖扑及位此三耦誘射解見鄉射司馬師司馬正之佐負侯者即獲者鄉射惟一大射即周禮夏官服不氏以旌居乏待獲士一人徒四人士負大侯徒負二侯也

旌謂翺旌鄉飲記云君射以翺旌獲三侯三人三旌故皆適侯司射適次自西適東也三耦俱在次北西面立司射往東面作之反位及中西南東面之位上射在左升堂以西為左趨右物便也視侯中各視其所射侯之鵠司馬適下物由上射後過至下射西南立于兩物間與鄉射同兩手揚弓以命負侯者與鄉射以右手異宮聲大商聲小乏在各侯西北負侯者直趨西當之南又趨北不徑趨西北大射禮嚴也授獲者服不氏至之以旌授其徒居乏報獲而身退立于西方蓋大侯服不氏親負其徒一人代居乏參侯儀禮節解

卷七

十九

大射儀

千侯則各一徒負侯居乏不相代也司馬正反位反于司射立之南與鄉射同卒射右挾之謂矢發盡左手執弓右手大二指挾弓弦就物內轉向北揖異于鄉射揖南面也射者反位及于次北西面北上之位餘解見鄉射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詒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侯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福小臣師設福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既設福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

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

此將正射設楅委矢也執弓右挾右手挾弓弦也司馬正北面命設楅亦猶鄉射立于所設楅之南設楅中庭南與洗齊故司馬正北面立其南使設者止勿過南也小臣師設楅司馬正又轉西東面立使設者勿偏西也畢竹簡筭類形如畢星即今如意執以止物曰畢與通止也臣嘗君前不敢指搗故以弓當笏止其處乘矢不備則師以告正正復命取矢備則儀禮節解卷七

正撫而數之餘解見鄉射

司射適西階西倚拊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摺拊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

皆未降

此將射比耦也司射此請必升堂者將徧告賓諸公卿大夫也命賓御于公以君命命也君與賓爲耦射大侯公卿爲耦射參侯大夫士爲耦射干侯諸公卿之耦即堂上比而告之尊故不俟降射位告也大夫則降適次往堂東立于三耦南三耦立于次北大夫之上將先射也司射東面向大夫也大夫與大夫謂多則同耦也卒謂比公賓卿大夫耦畢遂比衆耦衆耦士也士若有爲大夫之耦者則立衆士上大國諸侯臣一孤三卿五大夫三耦自餘而時或有與有儀禮節解卷七

不與故大夫不足則以士比之餘解見鄉射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射興順羽且左還旋毋周及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射興順羽且左還旋毋周及面揖既拾取矢楅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摺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

中皆襲友位

此將射三耦取矢于福解見鄉射三耦各與其耦謂各上射與下射也執弓右挾之挾弦也及福上射立福西東面下射立福東西面遞進取矢如鄉射順羽謂福直設矢羽在北以左體轉向南羽順在北也毋周謂纔轉向南即轉向東反面揖謂友原位東面揖下射使進也下射左還毋周纔轉向北即轉向西揖上射使更進也與鄉射周還異鄉射禮貴從容大射嚴疾楫叩也叩四矢使齊也皆內還謂上射左下射右皆內向福轉就本位南面揖并行適福南二人皆左還由西面轉向北揖揖挾矢與鄉射同以與也上射與下射將東適次二人并左還則上射轉居北下射轉居南上射於左東行北為左也餘詳鄉射按禮事多尚左左為陽生物之主鄭以左還為不肯君鑒也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友位司射猶挾一个去并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友揖并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

儀禮節解

卷七

三

大射儀

于中西與共而侯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觶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興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友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侯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八筭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友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侯三耦卒射

儀禮節解

卷七

三

大射儀

此三耦正射解見鄉射以弓為畢止其設中之所鄉射禮云南當福西當西序以弓為畢止其地也北面示設中者不得過南也大史釋獲大射釋獲者大史也史掌書記算法故主獲小臣執中以首向前首在東也大史與小臣退中西東面立司射西向大史命以釋獲之法中謂矢著侯離附麗也侯舌曰維繫侯繩曰綱揚觶矢觸繩揚起楫叩也復及也矢叩侯還反于地如此者唯君射為釋獲衆皆不筭君射不拘大侯參侯于侯中皆釋獲衆射非其侯中不筭大史以此告小史小史以告獲者傳司射所命也餘見鄉射

實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侯司馬師

反位隸僕人壻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摺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站上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箭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筈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筈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筈退奠于站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腰上再下壹左

儀禮節解 卷七 大射儀 三十四

執拂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操之小臣師以巾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筈受決拾退奠于站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

此君及賓卿大夫士正射賓與君爲耦君將射賓先自堂上西序東面降立階西東面也初納射器賓弓矢在堂西諸臣弓矢在東次故賓適堂西諸公卿適次各取弓矢三耦以南謂大夫立之北司馬師反位在階西階下東面司馬正之南也隸僕人周禮司隸之屬壻侯道君將射新之也司射適西階東告賓賓立西階下西東面君將射賓爲耦故告也拊以閭物在堂上東小射正授弓授之大射正大射正以授公拂拭使潔也東堂堂上東君席側也賓降卽前取弓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謂取弓矢升再降非也

儀禮節解 卷七 大射儀 三十五

物北右物之北離一箭不敢先就物也東面立向君待也司馬命去侯還右乃降者賓物居右司馬出右物南卽西轉下堂不還左物時君未就物也贊設決爲君設也朱極以朱韋韜右手指利弦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三各用一也小射正復位與小臣正同立俟于東堂也袂衣袖順卽拂也腰弓曲處以衣袖順弓上下兩隈拂之示整潔也弓仰執故上隈之裏左右再拂下隈之背一拂之左手承弓把右手提弓稍授君君受而親操之審其安危也小臣師以巾拂矢使塵向已也稍屬奉矢稍稍相繼屬不絕也大射

正立當君後望天道以詔君不及曰留大高曰揚旁
出曰方左曰左方右曰右方也君為下射賓為上射
各四矢亦拾發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發與初三
耦同但君不親執弓侯每既發一矢大射正為君執
弓侯賓既發挾矢又授君弓公卒射賓退立物北東
面侯公釋弓矢說決拾襲衣而後降大射正退反中
庭牌南司正之位公既襲還東階賓乃降釋射器反
升立于階西東面之位君立于阼階席上司正乃命
賓升戶西南面之筵然後諸公卿大夫衆耦相繼升
射降皆反于次北東面之位侯司馬命取矢而後升

儀禮節解

卷七

三六

大射儀

也釋獲皆如初通君賓公卿大夫衆耦而言

按司射反司正之位當在三射畢釋獲者退中與筭
之後此文誤也以袂順左右隈鄭氏謂以袂順放之
非也此節叙君射過自矜貴多棄世驕蹇之風之先
王恭儉之意人主既身居下物折節行禮過自矜節
何以誨下至于三射樂作然後就物不以樂志則所
稱節奏比禮容體比樂者君獨不然焉用射君不用
禮樂而能選士御臣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亦此類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
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侯司馬袒執
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
弓如初小臣委矢于福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
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
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鄉大夫升就席司
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
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為純一純以取
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
下一筭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
儀禮節解

卷七

三七

大射儀

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
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
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
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
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
中西興共而侯

此正射畢取矢筭獲解見鄉射賓諸公卿大夫矢皆
異束之者小臣取矢即束之也卒取矢畢正謂司馬
正左右撫之數衆矢也進束謂既數衆矢而后進所
束之矢于福反位及中西南東面之位賓矢授矢人

于西堂下不委于福也不言君失其以授小臣于車堂可知司馬釋弓反位卽前降釋弓再言以明小臣取失時卿大夫已升就席也餘見鄉射

按鄭解進束謂整結之示親非也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搯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射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儀禮節解 卷七 三九 大射儀

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興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

解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解賓進受解降洗散解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不祭卒解降奠于籩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辭乃徹豐與解

此正射飲不勝者解見鄉射司宮士司宮之屬其位與士共立于西方東面小射正作升飲者司射但命其儀不親作與鄉射異僕人師繼酌代弟子也猶鄉射之有執爵者侍射者卽賓公之耦也飲君不敢同

儀禮節解 卷七 三九 大射儀

衆爲腰爵之禮君飲一臣飲二賓先洗角觶酌散自飲等若君既飲復酌散自飲所謂夾爵也燕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是也諸公之耦不勝謂士之爲大夫耦者也餘解見鄉射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籩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籩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

東面設薦俎立司馬師受虛爵洗獻肆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侯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贊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與取脯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及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決一个適階西揖扑以及位

儀禮節解

卷七

三

大射儀

此正射畢而獻服不巾車獲者與釋獲者尊侯設獻尊于侯也服不官名負大侯者服不去侯居之尊設于之東北兩獻酒及勺洗篚即初陳設者散爵類實五升司馬洗散實爵即實以獻酒也之在侯西北各十步設尊近之受爵近侯爵因侯得將祭侯故近侯受獻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薦與俎皆為服不也錯奠也錯薦俎于地卒畢也獲者即服不右手祭薦畢復共左手執散祭酒散大故須二手左右中解見鄉射肆僕人壻侯道巾車張三侯獲者參侯于侯之獲者服不之屬也不言量人同可知也參侯于侯皆有

薦俎其獲者皆執其薦俎設于乏南三祭同也于乏南各近侯也服不負大侯而侯侯三射也其二侯之獲者皆負侯亦可知司射獻釋獲者大史也大史釋筭而秩貴于服不故酌堂上之尊釋獲與司射之位皆在中西東面少南避中也餘解見鄉射

按兩獻尊即篇首初設之尊鄭謂不於初獻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主也獻即獻服不鄭讀作沙迂也

儀禮節解

卷七

三

大射儀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揖升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福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脫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

此終射取矢于福解見鄉射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謂適次北繼三耦以南之位也諸公卿大夫自相為

耦則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則士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餘見鄉射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交揖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釋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釋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儀禮節解 卷七 三十三 大射儀

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此終射樂作解見鄉射眡視同釋首樂章名釋之言不來也即射義曾孫侯氏之詩取射諸侯首不來朝之義賓待于物謂三耦射畢君將射賓先立物後待君也稍屬不以樂志謂君射發矢稍稍繼續不以樂為節志猶記也卒射降反位謂衆耦繼射者降反次北之位

按鄭云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於事始取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

用應樂為難此義得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故達于射者可與言性情矣釋首不來之說未足據豈諸侯亦以不寧侯自射乎必若所云惟天子射釋首耳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

此終射畢取矢筭獲罰飲不勝也解見鄉射

司射猶祖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儀禮節解 卷七 三十三 大射儀

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祖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向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侯

此射畢授射器于有司解見鄉射諸公卿大夫射畢升就席則士亦及西方之位矣

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反位司馬正升自西階

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此君三舉旅徹俎以燕也君初旅爲賓再旅爲公卿三旅爲大夫燕禮皆旅于未立司正前禮主射故遲至此前君射節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九字當移置儀禮節解

卷七

三

大射儀

此節之首司馬正升自西階當作司正多一馬字公卿取俎如賓禮謂皆親徹俎以出從者不敢入路門也大夫無俎亦降將同賓公卿脫屨升也餘解見鄉射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此主人獻士也解見燕禮

按燕禮重飲故旅大夫獻士而后射大射重射故射畢而后旅大夫獻士

賓降洗升騰解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

此賓騰解于公也賓反位不言降者自堂上反戶西席餘解見燕禮

公坐取賓所騰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儀禮節解

卷七

三

大射儀

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賓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

此君四舉旅徧及士也解見燕禮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中三侯皆獲此坐燕復射也庶子解見燕禮燕禮旅士徧則主人獻庶子若君有命復射則宜于旅士畢未獻庶子之

先司射所以君命也射唯欲不欲者聽也卿大夫皆降射與不射皆降拜君命也公不辭以賓不與也賓不與以賓爲君耦不敢拜唯欲之命也壹發惟發壹矢中三侯皆釋獲以一矢獲難也既釋獲則不獲者罰飲可知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此主人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解見燕禮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

儀禮節解

卷七

三六

六射禮

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句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以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簾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及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齊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燭於門外賓辭北面

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醵

此終燕無筭爵賓醉出也解見燕禮公入退適內也醵樂名九夏之一公退則奏醵夏燕禮無醵殺也按鄭謂燕在路寢射在郊外公入爲將退迂鑿之說也古天子至庶人皆從事于射士童學舞羽旄干戚弓矢金革之事詩書弦誦之業道器一貫純成而無間也後世文武分途習詩書者爲文閑射鑿者爲武周之興也武王臯弓矢以求文德聖如孔子自謂俎豆嘗聞軍旅未學古今升降聖人莫之能違矣故古有射之害則不可無射之禮後世射廢禮遂不講嗟乎后羿逢蒙何世無之天下可以無射不可以無禮士雖不學射可以不違射禮之義乎

儀禮節解

卷七

三七

六射禮

儀禮節解卷七終

儀禮節解卷八

郝敬習

聘禮第八

聘禮諸侯相聘問之禮古帝王盛時貢球歸一諸侯比肩事天子如詩書所稱巡守述職共惟帝臣未聞列國無故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周衰五霸強僭要脅同盟責以朝貢於是有一小國事大國之禮君朝卿聘卑辭重幣名雖脩好其實臣之仲尼所以慨然而作春秋也去聖既遠後人拮拾遺事為聘禮其文彌盛其道彌衰據記久無事則相聘夫無事而聘若儀禮節解

卷八

聘禮

此其盛也有事而聘又何加焉諸侯相聘若此其侈也聘于天子又何加焉儒者謂周初千八百國也而皆如斯禮晏嬰所謂師行糧食飢弗食勞弗息方命虐民為諸侯憂焉得有無事之日昔齊宣王問交鄰孟子規以仁義滕文公問事齊楚孟子諷以為善豈古有聘禮若斯者而不少稱述乎是書所言諸侯禮多衰世意非盡先王舊典禮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此命使臣也大國三卿五大夫聘以卿而大夫為上介士為衆介卿執政國有大事講于諸侯君與執政大臣圖之謀定遂遣之使者即卿既圖事乃戒上介則上戒不與圖事也戒預告也介副使也亦如之如使者禮辭也宰即執政上卿司馬主四方故命司馬告衆介逆命猶受命衆介不辭輕也幣所齎王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宰夫宰之屬官具有司備行齎也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句馬則北面句奠儀禮節解

卷八

二

聘禮

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句所受書以行此授使者幣及啓行之期前一夕展幣授使者使者帥衆介夕造朝管人司門館之入幕帷屬以市地藉幣也寢門外路寢門外正朝也官即官具之官幣如周禮小行人所合六幣王帛皮馬皆幣也皮虎豹熊羆等皮北首皮首向北執皮左首陳皮北首也西上象皮自西陳而東也所奉束帛玄纁加左皮上北向

齋以行也

按庭實無常數言皮馬舉重耳夕既授幣不授玉王比忠信君之命也不宿于家明日使臣受玉遂行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句玄纁束食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卡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

此使臣將行告其家廟厥明夕幣之明日賓即使者自他國稱賓禰父廟禮出必告天子諸侯將出告羣

廟載其遷主行大夫告禰亦奉其主行釋猶奠也奠

帛于禰告為君使也告廟用朝服古禮服皆稱朝服

筵几以安神室中與也筵東向几居右主人即使

者在右在祝之右幣以丈八尺為制黑曰玄赤曰纁

十端曰束每匹捲兩端束五匹也又入祝又入也降

降堂下筭竹器以盛幣行謂道路之神有事道路釋

幣告之既釋幣即帥介受命于朝遂行矣

上介及眾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旌帥以受命于

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

入及眾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

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眾介不從句受享句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句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

此使臣行受命于朝也既釋幣于家乃入朝受君命

遂行周禮司常職通帛曰旌孤卿建旌帥使者帥介

也君使卿進使者重其禮將面命之也君揖使者進

上介同立于使者西接聞君命眾介與聞也賈價通

賈人識物價使典玉啓藏皆賈人櫝藏圭器圭璋圭

也周禮官典瑞云璋圭璋璧琮以類聘王比忠信聘義云瑕瑜不掩忠也李尹旁達信也託王傳信必面命使者然後授之積設于西以其出聘故賓之也賈人西向跪取敬也纁藻通畫繪以藉王也纁有組垂解組以呈圭也不起跪授也屈纁斂纁不使垂也自公左重玉也禮贊幣自左宰授使者北面授也使者與宰並立同北面也君有命辭執王以受也述命循述君命存記也同面授上介上介並立使者西也上介受書視哉故圭亦上介受出以授賈人藏之行也衆介不從不從上介出也獨上介出授賈人畢仍入受享享猶獻也卽璧璋之類聘問以圭璋通信享獻以璧琮達幣圭以問君享用束帛加璧于帛上璋以問夫人享用玄纁加琮于玄纁上半圭曰璋琮如璧八棱璧琮象天地璧祀天琮祀地加于帛上帛借王達也先言束帛後言玄纁玄纁卽束帛也皆如初受璋璧琮如受圭也束帛玄纁先夕已受此獨受王旣受遂行不復反于家也舍于郊受命之日卽出宿郊外國斂纁將就道也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大

儀禮節解

卷八

五

聘禮

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此使臣行過他國假道之禮至竟抵他國界上借路以通也將命奉主君命以請也朝卽所過國君之朝請帥請人引導也奠幣奠其束帛不敢授而奠于地自卑也下大夫謂彼國下大夫使者非爲彼來故輕其禮餼生牲也牢禮尊卑各有常數上賓卽使者餼以大牢則上介少牢衆介特牲可知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無米薪可知士帥遣士引導沒其竟盡彼國界也誓于其竟誓而後入也卿行旅從戒誓從行之衆所過勿侵犯司馬主軍法執策示罰也未入竟壹肆爲墮傳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注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賓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此將至所聘國使臣習儀也壹遂一也肆習也習其行禮之節累土爲圍曰墮壇壇場墮土以象壇場畫地以象東西階帷其北以象房室爲堂深之節依以行禮也無宮不爲外垣也朝服見君之服無主不立主人不敢攝尊也無執不執王不陳重器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習聘享之儀卽後聘享于廟賓入門

儀禮節解

卷八

六

聘禮

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之禮預習也士謂衆介執庭賓謂執皮庭下禮惟王帛使者親奉升堂其他皮馬之類皆實之庭下也習夫人之聘享同于君也公

事爲君聘享之事私事使臣私覲之事及竟張旛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此抵聘國境上也張旛揭旗表其至也誓將入境申禁行旅也境上有關關人守之入必先謁之從者介也問幾人將供委積之具以介對以介人數對也禮上公使七介侯伯使五介子男使三介臣代君行與

儀禮節解

卷八

七

聘禮

之介爲輔行重事也關人既受謁奔告君使者暫止境上主君使士請問來事遂導以入也

入竟斂旛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面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此使臣既入境展幣也入境館于境上斂旛暫駐也展展視王帛皮馬之類恐遠道齋持疎虞也退圭圭

既展卽藏不陳設也合諸幣以璧琮合束帛加于左皮上如初受幣之儀賈人告告展畢也有司賓介之執事者羣幣聘羣臣及私覲之幣及郊至國門外及館至國中館舍展幣于賈人之館賓館勞問不暇也○按入境三展幣不已勞乎雖臣子貢君父儀不及此此春秋魯鄭事齊楚足恭之禮苟無事而相聘何若此其極也

儀禮節解

卷八

八

聘禮

賓至于近郊張旛君使下大夫請行句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句上介出請句入告句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旋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句授老幣句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償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句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棗句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句償之如初

此主君使人勞賓于郊也使下大夫請行請使臣所往不敢必其爲已至也下大夫反告君乃執主人之禮使上大夫朝服束帛迎勞慰其遠來勤劬也上介

出請所事入以勞者之意告賓賓禮辭而后出迎于館舍門外再拜拜主君之命也勞者不答拜奉使不敢承其禮也賓揖先入導客也入受受其勞幣也于舍門內不登堂也勞者奉幣入入門左也致命致主君之命賓北面聽猶臣也還少退避不敢當也授老幣賓受束帛以授家臣執事之長曰老出迎賓自出迎乘皮設賓設四皮于門內親奉束錦以饋勞者束錦以先皮也禮賓曰饋勞者拜而稽首敬使者如敬聘君也勞者乃揖賓有司之執皮者出受之以退也此以上受主君勞之禮也夫人主君夫人使下大夫

儀禮節解

卷八

九

禮

降于君也竹簋方竹器似簋而方簋通作筥筥圓方方簋圓方此似簋而方也被巾也簋有蓋加被覆之棗熬則熟栗擇則潔擇選擇內則云栗曰撰之兼執謂二手各執一簋賓受棗大夫乃併二手授栗賓受之如始受君勞之禮以禮饋下大夫亦乘皮束錦如饋君使也此以上受夫人勞之禮按勞禮行于門賓未卽次也故其致館亦然鄭以爲侯伯使臣之禮公使臣受勞堂上臆說也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糞以俟矣賓曰俟聞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

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此賓入而君使人致館也下大夫既勞賓遂導賓以入至朝門外入告君主主人卽主君遠祖廟曰祧掃除曰拚古者行禮必于廟賓適朝以臣禮詣君主入俟于廟以賓待使臣也賓曰俟閒請待主君閒暇行色倉卒休沐而后可進不敢自言閒而言俟君閒婉辭也大夫乃帥引賓至館君使卿致館于賓記云卿館于大夫蓋主于大夫家也卿致命致主君館賓之命也賓迎賓送卽其館迎送不言入于門外致也按賓至不先授館者主人敏于承事卽掃宗廟以迎

儀禮節解

卷八

十

禮

賓未敢以私室褻之也及賓侯閒而後致館體其私也致必以卿重其禮也賓先至朝後適館不敢先卽安也

宰夫朝服設飧句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

此賓始至館主人饋飧宰夫主膳羞熟食曰飧有腥言熟食賓卽次未舉火饋主熟也無生牽故但謂飧詩云有饌簋飧春秋傳曹僖負羈饋盤飧皆熟食也

牛也

按上公之使其介七人則是賓與上介一殽之費米禾薪芻車一百八十乘又衆介六人數半上介亦用車一百八十乘通車三百六十乘也無論薪米狼戾雖街衢充塞何地可容及饗餼之歸愈侈費矣晏嬰所謂飲食若流者其然與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荅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

接西塾

此主君迎賓于廟也厥明賓至館之明日訝迓同皮弁卿大夫以上朝服之冠周禮春官司服云視朝皮弁服次朝門外設帷暫止也廟在朝門內左賓至入次俟陳幣也擯主君所使迎賓者周禮大行人天子待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待鄰國賓擯止三人上擯近主君承擯繼之紹擯又繼之擯者出請賓來事公皮弁同賓服出迎大門內闢東也大夫爲上擯延賓入大門內左入以西爲左公再拜賓荅不敢承拜也大門內曲而東爲角門又曲而北爲五廟大門又入爲太祖廟中門每門每曲主賓皆揖及太廟門公揖賓先入俟賓也立庭下南北之中不言面主位東面可知也賓立接西塾近廟門外西堂也門堂曰塾

按旅擯交擯見周禮大行人介紹傳命見禮記聘義皆無明數鄭氏以臆繼演難盡據也賓介及境旣遣士請事及郊又使大夫問行豈尚不知其爲聘享乎入廟陳幣尚問來事非彌文與主人盛禮延賓故陳擯賓盛儀從見主人故紹介古人交際有居間有先容未專爲請事耳周禮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

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謂諸侯朝位。去天子所立遠近。以貴賤為差。鄭謂為賓主序立之位。以考工記應門二徹三個為三丈六尺。末損末介相去亦三丈六尺。合六門之廣。賓至末介。主至末損。亦三丈六尺。穿鑿附會。如此。世稱鄭精于禮。皆此類也。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擯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

儀禮節解

卷八

十三

聘禮

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楊。句。降立。擯者出請賓。楊奉束帛加璧享。句。擯者入告出許。句。庭實。句。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句。右客。句。賓出。句。當之。句。坐攝之。公側授宰幣。句。皮如入。右首而東。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此使臣行聘享于廟也。几筵所以安神。古者大禮行于太廟。擯出請命。請于賓也。賈人東面啓擯。取圭殊

于在國西面者。異邦圭為主也。取圭垂纁。呈圭也不起。授上介。敬也。襲重包也。上介不襲。赤手併纁。楊執圭。屈折其纁。以主授賓。賓以衣重襲受圭。執之示變也。將入致信于主君。而擯出辭。玉不敢當重器也。賓自西塾入。廟門左。由闔西也。北面。西上。賓立。西介以次東也。三揖。三讓。升堂。君東賓西。上介以下。猶立門左也。公升。先二等主君尊也。賓升。西楹西東面。向主君也。擯者從公入。至東階下。公升堂。擯者退。立庭中。賓執圭。堂上東向。致聘問之命。公西就楹間受玉。左體轉向北。將拜。擯進。近階下贊拜。公拜東楹。西當楣。

儀禮節解

卷八

十四

聘禮

楹上。橫梁曰楣。賓三退避拜。負序。負西牆側。獨也。無贊曰側。公親受。不用贊也。襲受玉。謂以衣重襲手受敬也。當堂南北之中。兩楹間。少偏近東。凡堂上受授。賓主敵。則兩楹正中。主尊。則偏東。賓尊。則偏西。東西相向也。擯者乃退出。廟門外。負東塾立。賓既授玉。致命下堂。介立門左。北面。西上。近東者先出。便故曰逆出。賓乃出。取幣更入。行享也。公側授玉于宰。不用贊。親授重也。不襲曰楊。玉外有纁。不襲手楊執授之。謹也。記云。裘之楊。見美也。詩云。載衣之楊。單曰楊。重曰襲。單纁藉玉。不襲執纁。猶裘見美也。降立。公降東階。

立庭下俟賓也此以上皆行聘之事賓復自廟門外
率束帛加璧璧外有包藉賓手楊捧亦不襲也享獻
也庭實皮馬之類實于庭下皮則使人攝攝兼執也
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毛在內防損傷也內
攝謂反攝不見毛也入設謂入庭致命乃張設也揖
讓公與賓相揖讓賓升堂致其君享獻之命庭下乃
張皮見毛主君之士受皮由執皮者後過西客在右
受者在左北面西左也賓出將致聘夫人也士受皮
庭下者當賓降跪攝皮不敢立示敬也公堂上以所
受璧帛親授宰庭實則有司受王帛則君親故圭璧

儀禮節解

卷八

十五

聘禮

正

皆曰側授無損贊也如入謂士受皮者亦如初入內
攝也右首以首居右獻禽者左首以尊者左也受
者右首避尊也東歸東璧此以上皆行享之事聘于
夫人賓更入行聘也享夫人謂聘畢更入行享也皆
主君受之若有言謂聘君有事來告則于聘享畢以
束帛加書致命如享禮也
按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則有藉者楊也襲楊爲玉
甚明鄭解襲楊專爲衣服升降授受須更不下堂不
入次易服何所曲禮裘之楊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
美也候楊候襲於義何取然則執玉必冬裘而后可

乎

賓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賓者入告出
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賓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
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
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句外拂几三句卒句振袂句
中攝之句進西鄉句賓者告賓進句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
句公壹拜送句賓以几辟註北面設几不降句階上答
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枋公側受醴
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
脯醢賓升筵賓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

儀禮節解

卷八

十六

聘禮

正

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撤業坐啐醴公用束帛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賓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
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
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
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此聘享事畢主君禮賓也賓請覲主君辭覲欲先禮
也禮醴通賓主初接一獻曰醴徹几改筵徹神几布
賓筵也公升側受几升東階自受几于宰夫不用贊
也宰夫東壁取几筵故公受几于東序端宰內拂几
不使塵及君也奉兩端使君執几中也君執几中使

賓執兩端猶授柶先面葉也。宰夫授几東序端故君東南向。宰夫西北向也。君三拂致潔也。卒拂畢也。振袂振去袂上塵中攝兩手并執几中也。進西鄉鄉賓也。賓在西階上北面。君將進授几。擯者告賓賓進東行迎受几于筵前戶牖間。東面捧几俟君拜。壹拜不再也。送送几。賓以几避君拜。北面向筵自設几不下堂。西階上再拜稽首答君也。宰夫實觶。公不親酌也。加柶面枋以匙柄向前也。宰夫將代送解故不面葉。禮敵則贊者回葉授主人。主人轉授賓。柄在內便賓執也。主尊贊者代授則否。詳見士冠禮公側受醴不儀禮節解。

西階親牽西一馬出算君賜也。受左馬則乘馬并受矣。賓執馬以幣授上介。君有司為牽三馬出。賓從者迎受訝迎也。賓親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句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此賓私親主君也。束錦錦十端。賓親奉乘馬四馬總聯八轡。賓親牽二人贊居左右兩馬間助牽也。禮賓陳馬每馬一人臣不敢為賓入門右臣禮也。王藻曰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奠幣不敢以授也。再拜稽首皆臣禮。擯者辭辭臣禮也。賓旣成禮出廟門外接西塾立。擯者取幣有司牽馬出廟門東塾南西面還幣馬請賓受不敢當臣禮也。賓一辭聽命改禮入使人牽乘馬各居馬西以右手控制便也。曲禮曰效馬

者右牽之先入設于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公與賓揖讓升如初之客禮公北面再拜答其始入隆禮也賓進東楹授幣君拜賓退及西負牆避拜振幣致潔進東楹北面就君不敢全賓禮也乘馬在庭下北向牽者四人立馬西士受者亦四人從東來自馬前適西轉牽馬者後各以右手受幣最西牽者一人卽由受者前西出次東三人皆自前西乃出也賓降西階往東階下拜送幣馬私物以臣禮獻也君降辭臣禮而賓已下拜君降一等再辭擯致君意止之云寡君從子言從賓降也禮爲臣降一等從賓降則與敵

儀禮節解

卷八

九

聘禮

者沒階同言此勸賓升也公少退爲恭也公自以所受束錦側授大宰不用贊其乘馬有司牽出亦受也公降立俟介覲也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王錦束請覲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僂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僂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句皮先句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

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去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

儀禮節解

卷八

十

聘禮

此介私覲主君也擯者出請公立俟也織彩曰錦王錦素光如玉也束十端奉親奉僂皮兩皮使二人助攝衆介皆奉幣從入門右奠幣稽首用臣禮也擯者辭介逆出禮畢也君使擯執上介束錦使士執衆介王錦使有司二人舉上介僂皮隨幣出還之不敢受臣禮也有司出後委其皮門外南面擯者與士執幣前西面請受介皆進訝受幣上介奉幣更入贊者二人前就門北面舉皮先上介執幣從入門左由客位僂皮庭下公卽庭中再拜上介卽庭中授幣退復位門左宰自公左贊公受幣殊于賓幣公側授宰也有司二人坐舉皮受以東此上介私覲之儀亦先臣後賓也擯者又延衆介入衆介皆士故曰士介入門右奠幣稽首而出用臣禮君亦使擯還幣介固辭公遂受士賤也公答再拜答于庭也衆介在外公拜內擯者出立門中贊拜達其禮于衆介也衆介避不敢當

也主君之士三人坐取三介所奠幣于庭受之少一人者擯執上幣出也擯進執上幣入宰夫中庭受擯者幣士三人執幣以次從宰夫歸于東壁此衆介私覲亦始辭臣而終遂受之也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此聘享私覲畢賓退也大門內廟門外也公問聘君起居及在國公卿大夫慰賓以遠來勤勞也公再拜

儀禮節解

卷八

三

聘禮

送于賓去後賓不顧去無答也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賓道難進易退也

按行禮無言以默爲恭故古者於旅也語然事畢出門始問主君不已後乎鄭註及大門內爲賓至始入門之位旅擯紹介傳辭問則又迂矣君拜不答故特言不顧以明送賓退之禮因論語賓不顧之文鄭遂据孔子事謂公拜客趨避公命上擯送反告賓不顧公乃還路寢本文絕無此意強附之

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

此主國卿大夫勞賓介也賓請請于在廟禮畢君送之時有事于大夫亦欲通聘問也必請于主君臣無

私交也及賓就館卿大夫先至賓不見不承先施也奠鴈謂下大夫繼卿至者賓不見不得親授鴈以其鴈奠于館舍上介代受士相見禮云上大夫贊以羔下大夫以鴈上介與下大夫分敵遂代受卿尊主人不見客不奠上介亦不敢受也勞上介亦如之上介異館卿至亦不見大夫至亦奠鴈受也

按鄭謂卿與大夫同奠鴈非也卿與大夫必無同至并勞之事

儀禮節解

卷八

三

聘禮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句饗句饗一牢句鼎九句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句上當碑句南陳句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鼎句腳臠臠句蓋陪牛羊豕句腥句二牢句鼎二七句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句堂上句八豆句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句東上句韭菹句其南醯醢句屈句八簋繼之黍句其南稷句錯句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句豕南牛句以東羊豕句兩簋繼之梁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句西夾句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

醢醢句六盤繼之句黍句其東稷句錯句四釧繼之
牛以南羊句羊東豕句豕以北牛句兩盤繼之梁在西
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
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醢醢百饗夾碑十以爲列醢在
東句醢句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
牛羊豕豕各一烹之實鼎九先設賓階下禮主饗也陪
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藝設于門
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秬杜設于門西西陳薪
芻倍禾實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句再拜大夫不答拜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階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三 禮禮

此主君歸賓饗餼使卿使上大夫重其禮也韋弁熟

皮爲弁兜鍪之屬戎服之冠犒大衆戎服敬其事也
歸送也饗熟食餼生牲朝曰饗夕曰飧始至設餼既
館歸饗五年飪一脰二皆饗也生二皆醢也上介請
事請卿事于門外也朝服皮弁服有司入陳就所館
大夫家廟陳設也饗亦有飪有脰烹熟曰飪一牢殺
牛羊豕豕各一烹之實鼎九先設賓階下禮主饗也陪
鼎副鼎鼎主牛羊豕豕故以鼎副之卽下文腍臠臠也
階下北當內廉避堂途也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
是北者爲首以次而南也上當碑碑在廟庭中鼎北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四 禮禮

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藟菁菹鹿藟苽菹麋藟凡八也
戶西室戶西堂牖東卽客位也西陳自東設至西皆
二以並菹醢相對兩行橫列也向西陳以東爲上也
韭菹居東北其南爲醢醢醢醢之西昌本昌本之西
麋藟麋藟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藟鹿藟之東苽菹
苽菹之東麋藟麋藟之東卽接韭菹也自醢醢曲轉
而西而北故曰屈外園內方曰簋以盛黍稷八簋黍
稷各四繼豆而西一黍居北其南爲稷二稷居北其
南爲黍三黍居北其南爲稷四稷居北其南爲黍故
謂錯也釧羹器六釧牛羊豕羹各二繼簋而西牛居
東西爲羊又西爲豕北一列也豕南爲牛牛東爲羊
又東爲豕南一列也豕牛二釧南北相錯羊二釧居
中相當也外方內圓曰簋以盛稻粱兩簋稻粱各一
繼釧而西梁居北稻居南壺酒器酒八壺順堂西牆
自北而南兩兩相對向南陳也終酒稻粱禮主食成
于酒也此以上皆堂上之饌堂兩廂曰夾西夾西側
室東向也西墉夾室西牆也北上堂在北陳饌自北
始韭菹在西北其東爲醢醢醢醢之南昌本昌本之
南麋藟麋藟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藟鹿藟之北卽
韭菹故曰屈六簋黍稷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北東

儀禮節解

卷八

二十五

禮

爲稷稷南爲黍黍西爲稷稷南又爲黍黍東又爲稷
故曰錯四釧牛二羊豕各一繼簋而南牛居西北牛
南爲羊羊東爲豕豕北爲牛二牛相當羊豕并列也
兩簋稻粱各一繼釧而南梁西稻東豆簋釧簋皆兩
兩相並而南惟壺近簋在南墉下自西陳而東亦以
兩爲列六壺並爲三列以上皆西夾之饌也東方東
夾室西向室雖東而饌亦如西夾以西北爲上從堂
上與西階也韭菹在西北醢醢在東以下皆與西夾
同惟六壺在南墉下自東而西以順室之西向成主
人東面之義因饌牢在門亦東爲上也此以上東夾
之饌也醢醢也醢肉醬也夾陳于庭中碑左右衆鼎
之間二物兼爲腥飪設也十以爲列謂左右直列醢
五行在碑東穀味居左也醢五行在碑西肉味居右
也自飪一牢以下至此皆所謂饗也自饌二牢以下
皆所謂饋也二牢謂生牛羊豕各二陳于廟門內西
北面向堂自東而西牛羊豕牛羊豕六牲相間共爲
一行筭竹器半斛五斗也中庭庭下中醢醢之南十
以爲列橫設也四米爲十行自北而南稷獨四行稷
百穀長用廣也此以上皆陳于廟門內者十六石曰
秉十六斗曰筭秉有五筭是二十四石也一車二十

儀禮節解

卷八

二十六

禮

四石三十車共米七百二十石設于門東爲三列每列車十乘門爲上以次陳而東也禾四百把爲一祔三祔爲一千二百把一車一千二百把三十車爲禾三萬六千把設于門西亦門爲上陳而西也薪芻倍禾則車各六十乘薪芻各七萬二千把也賓朝服此云皮弁卽朝服之冠也大夫卽君所使卿韋弁者門卽賓館大夫家之門卿次門外廟在大門內賓與大夫揖入廟門賓揖先入導行大夫奉束帛執以將命賓與大夫并行及西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之升堂北面聽致主君命賓先拜饗復拜餼束帛致命同

拜則殊也大夫辭辭賓降也受幣堂中央賓在大夫西北面受尊主君也大夫事畢降出賓降以幣授家老出迎大夫將以禮償也升階賓先異于始入者始致君命先大夫今私事先賓也庭實設四馬家老致束錦堂下皆以償大夫也賓降受束錦大夫止不降贈已嫌訝受也賓奉束錦升與大夫東西授受禮敵也賓致幣有辭大夫亦以辭對拜于當楣受于楹間皆敵禮稽首尊君使也東面俟賓拜亦敵禮也執左馬出解見禮賓

按周禮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皮弁飾以采璽韋

升無飾非美于皮弁而戎事重于朝事故韋弁服尚赤皮弁服尚黑皮弁服卽朝服鄭謂朝服與皮弁服異非也兩夾室在堂東西相向故其陳設皆自北而南酒近簠以終饌而縮陳于夾室南壻下鄭謂壻在北壻下近豆夫堂上之壺旣不近豆而夾室獨否乎上介饗餼三牢任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宮及饗如上賓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夕賓之兩馬束錦夕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

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償此歸介饗餼禮降于賓二等三牢饗二餼一也鼎七無鮮魚鮮腊也羞鼎卽倍鼎堂上之饌六用賓西夾之數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米醯醬不殺常用等也以上皆饗也死牢卽飪腥上介飪腥共二牢米禾視死牢之數每死牢一從以米禾各十車則米禾各二十車米四百八十石禾二萬四千把薪芻倍禾則薪四萬八千把芻亦四萬八千把使下大夫致之介與賓異館上介亦韋弁受之禮敵也亦以禮償使

者兩馬束錦也士介四人無饗各餼以大牢用牛羊豕共十二米各百筥人五十石共米二百石也宰夫致之士介與上介異館使宰夫使士歸士也宰夫不言皮弁士以下朝服玄冠也宰夫牽牛則有司牽羊豕可知無償士介無幣償宰夫也

按介與賓饗餼之費用米共一千四百石禾六萬把薪十二萬把芻亦十二萬把牛羊豕共三十六頭費亦夥矣周禮堂客職云天子待侯伯之禮醢醢百饗米百筥今諸侯使臣諸侯禮之與侯伯同是季世之奢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故

儀禮節解

卷八

三九

聘禮

聘禮非先王之舊也

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句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句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償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

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此使臣問卿因私面也使臣初覲主君即請有事于大夫既聘其君即問其大臣皆聘君之命也至是始問者記謂致饗之明日問大夫是也下大夫擯卿使下大夫相禮也擯者即下大夫大夫即卿賓不答拜不敢承拜也大夫先入廟門省內事也賓俟于門外擯者請命大夫乃出迎庭實聘君所以享卿者束帛賓親奉以將命也賓與大夫并行及階讓賓先升尊君使也大夫北面聽命降階稽首升成拜皆臣禮與賓受饗餼禮同無償謂卿無幣償賓也擯者出請事

儀禮節解

卷八

三

聘禮

賓將復入私面擯入告卿出迎也賓面卿之幣如覲君亦束錦四馬也賓親奉束錦庭實四馬從之賓入門右謙不敢就客階也賓稱面致面見之辭大夫以辭對北面當楣再拜以下與卿致饗餼受償禮同皆北面稽首者幣交皆君事也

按春秋世五霸主盟其執政大臣權與君侔當世謂媚與寧媚寵若齊高鮑晉范趙諸侯事之如事君斯禮寔濫觴矣以大夫家用公朝大夫為擯非威權震主而若是乎好信者盡執為先王之禮誤矣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句皮二人贊入

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及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門外，再拜。賓不擯者，退大夫拜辱。

此介私面，擯者出請事，蓋賓出而介俟于門外也。上介特面，不與士介俱也。幣如覲，君亦束錦儼皮也。上介親奉束錦贊者，二人執皮從入門右降等也。曲儀禮節解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一

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是也。奠幣再拜，不敢親授奠之而拜于堂下。大夫辭及幣，然後從客禮，亦如覲。公此上介私面之禮也。擯者又出請士介入也。衆介，卽士介，如覲幣各王。錦束也。入門右奠幣，出與上介同。卿始辭終受異也。下大夫相禮受幣，與相君私覲同。解見前。賓者又出請事，蓋禮畢而賓尚在廟門外，故復請終事也。擯者卽下大夫也。相禮畢去卿拜辱謝也。按上介亦大夫面，其主國卿至入門不敢左與士介皆奠幣堂下再拜，比于爲臣而主卿所以待者無以

異于主君，抑何貴倨甚與？殆于魏冉范雎之爲卿者。子云：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是書于大夫禮加詳，故知非先王之舊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句幣及之。句上介朝服，句三介問下大夫。句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句其面，句如賓面于卿之禮，句大夫若不見，句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此申言賓介問面卿大夫之禮。大國三卿，五大夫卿皆上大夫，皆賓親致命。如前禮，下大夫皆有幣及，若嘗出使至于其國者，有故舊之誼，則使上介奉幣致。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二

命上介朝服而往，其餘下大夫則使士介奉幣，不言朝服可知也。下大夫受幣如卿受賓幣之禮，上介與三介面下大夫如賓面上大夫之禮。大夫若不見，謂自卿至下大夫或有故，不得見賓介者，主君各以其爵使人代受幣。卿使卿受，大夫使大夫受，但代受幣不代答拜，代者不敢實承其禮也。

女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邊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醢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饗之禮，價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邊，四壺受之，如賓禮價之兩馬束錦，明

日賓拜禮於朝

此主君夫人致禮于使臣也。夕，卽賓問卿之夕。夫人禮從陰也。邊豆用六，周禮邊豆之實八，此殺其二。戶東室戶東，設于東房前。夫人爲房中之主，陳設不中堂，避君也。西上以西爲首，豆在西，邊繼之而東，饗于君，饌東上也。二以並同，東陳則異，君歸饗重食，故有黍稷稻粱。夫人歸禮重飲，故但酒六。壺設于東序，與君西序異。二以並南，陳則同。醖酒未泐而濁，卽糟也。清酒之陳久者，黍黍酒，酒惟稻黍粱三品，內則云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稻黍粱皆清糟。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三

聘禮

二壺文義錯見。大夫卽下大夫束幣，所以酬酒也。乘馬束錦，賓介所以償下大夫也。禮上介殺賓二等，不言士介禮不及也。賓拜禮于朝，則上介可知。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此卿餼賓介也。大夫卽卿，米謂黍粱稷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無稻。方曰：筐其實五斗。老家相士衆宰大牢，先牛，故老牽之。少牢先羊，故士牽之。

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

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句無償，句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此君燕饗餽獻使臣之數，食設飯以食之，饗設酒以饗之。食饗于廟，燕于寢，熟味曰羞，新物曰俶，俶始也。明日食饗燕獻之次日，不親食，謂主君有他故，不得親食，使大夫與賓上介爵等者代致，勸食曰侑，送酒曰酬，皆以幣。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此大夫享食賓介之數，大夫謂主國卿饗食于賓各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四

聘禮

一舉于上介，或饗或食，不兼舉也。不親饗，謂大夫有故，則公使大夫爲代致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句襲迎于外門外，不拜。

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句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句上介出請，句賓迎。

大夫還璋，句如初，入賓謁迎，大夫賄用束紼，句禮。玉束帛，乘皮，句皆如還玉禮，句大夫出，賓送不拜。

此主君使卿還玉報贈也。玉以表信，信達而禮行，還以其信歸之，所以受幣還玉。玉卽圭璋也。掩手曰襲。

袒手曰裼執玉之禮襲重裼輕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還圭必呈現賓以朝服掩手承之慎重之至也大夫卽卿大夫奉玉賓先帥入大夫升堂由楹間南面賓立庭中碑內聽命後由西階升不敢由阼圭在如君也升堂西爲左賓由大夫左大夫北面授賓南面受襲受也自左尊主器也右房卽東房升堂東爲右賓自大夫左南面受玉卽退東北負房而立俟大夫先降至中庭賓乃降西階東行由碑內過阼階下東面授圭于上介此還圭之禮也上介出請大夫奉璋入璋君夫人所以聘也如初入與還圭同賓裼迎與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五

聘禮

目

受圭異徒手併纁受之曰裼璋不呈故不襲禮殺于圭此還璋之禮也還玉有幣資送曰賄紡紡絲爲帛也紡之言防重玉致防護也禮主君報聘君之禮亦以璧加于束帛乘皮四皮也還玉則併致之授受之禮與還玉同

按古廟制房與室皆在堂北南向而房在室東故謂東房無西房也此言右房者升堂以東爲右註疏謂爲西房誤也玉比德古人以爲信朝覲聘享用之聘義曰孚尹旁達尹割也玉難割割則孚瑕瑜不相揜離以爲圭璋旁達而不失其孚故比忠信君子不竭

人之忠以全交也聘享還玉禮之善物非聖人不能作

公館賓賓辟去聲上介聽命聘享句夫人之聘享句問大夫句送賓句公皆再拜公退賓從句請命于朝公辭賓退賓三拜乘禽於朝訶聽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

此使臣將反主國君臣贈送之禮公館賓公就賓于館將行親送且謝之卽還玉之明日也賓避不敢受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六

聘禮

目

上介聽君命于館門外聘享以下凡四事皆公所爲拜者送賓送賓行也皆再拜是八拜也賓從請命于朝以主君有拜四事之命不敢受于其館而更請受命于朝人臣之禮也公辭辭其請也乘禽鷩鴨之屬可羣畜者曰乘聘義云乘禽日五雙至是乃拜者物小賜頻故于臨行併拜三拜報其頻也訶主君所使迎賓客者周禮秋官有訶士記云卿大夫訶此蓋大夫也凡拜賜不親見入告出報皆訶聽之聽待也遂行賓啓行歸也舍于郊如始出也古者遠行初出祖祭宿近郊公使卿贈使臣行亦如賓私覲之幣所以

報也無償謂使臣不復以禮物償卿使下大夫使士皆君使也大夫親贈以下卿私贈也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旌纓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七

聘禮

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王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儀禮節解卷八三十七聘禮

幣西上陳幣先西先公後私先賓後介以次而東也束帛各加于庭實皮左非致命不親執也執圭垂纁呈圭見君脫其纁垂也執璋屈纁璋不呈也上介立于左立賓西也北面西為左受幣于某宮謂受于其國祖廟如桓宮僖宮之類宰自公左受玉南面東為左贊幣自左也上介致命亦如之如使者反命之辭致于君也賄幣還王之幣某子指還王大夫授宰授于受王之宰禮王即報禮之王與束帛乘皮亦如執賄幣告以授宰也禮幣謂其君初償禮使臣之幣獨執此言禮者此主君在廟所親授也自郊勞至賄贈

儀禮節解

卷八

三十八

聘禮

受賜之禮一一盡言于君而猶汝也善嘉歎辭授上介幣使者將拜故以所執幣授之上介受以反于庭實皮左也私幣不告輕也若使臣私有物獻于君則曰君其受以賜乎乎不敢當君自用也上介徒以公賜告不執幣告也上賓即使者君答上介拜不言再答一拜也士介亦如之亦答一拜也曲禮曰君於士不答拜此答其勤勞也君使宰賜幣即賜所陳幣臣受外賜不敢私而獻之君父君父還之則拜如更受賜也乃退使介皆退也介皆送使者至門始出俟于其門終歸亦送于其門也退揖介退揖辭使者也使

者拜其爵謝介也。釋幣于門，使者自禮其家門也。行爲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爲家庭之限，入則禮之。筵几薦獻于廟，廟告友也。門釋幣，福釋奠，重福也。室在廟堂之後，所謂與也。脯醢薦神也。觴爵屬觴，酒陳備獻也。傷陳則邊豆俱可知。席于阼，酢主人也。奠無尸而酢，既獻主人自酢也。不于室于阼，將與從者爲禮于堂也。薦脯醢薦于主，席也。三獻，謂初獻、補主人自酢，再獻室老，室老酢主人。三獻，士酢主人。三獻成，更一人舉爵酬主人。主人不飲，奠于薦左。更酌酒獻從行家臣，獻畢，主人舉所奠一人之爵行旅酬以福之。

儀禮節解

卷八

士九

聘禮

所謂飲至也。上介至其家，釋幣于門，釋奠于廟，亦如之。聘禮，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饗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王，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主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

聘禮

此聘而遭喪之禮，謂使臣所聘之國君喪未入其境，則反既入境，遂終聘事。其國不郊勞賓，無主也。使臣致命于殯宮，不于廟，不設筵几。如事生也。聘享畢，不設禮禮賓，非正主也。主人謂攝主，殯饗饔餼饗食之類，如常禮，盡以歸賓。賓不盡受，受唯饗饔餼飲食不廢也。賄與禮王主君所以報聘君者，無主君則否，贈以答私覲。君喪無覲，則否。若主君之夫人世子喪，則主君不親受聘享，使大夫代受于廟。大夫謂卿，遭喪謂君與夫人世子之喪，皆大夫攝主而使臣致命。主人卽大夫長衣深衣練冠白布冠，以受聘享于廟。此遭主國喪之禮也。聘君使臣之君使臣未入他國境，君薨則反已入境，君薨遂終聘事，報喪曰赴。私居曰巷，赴未至，喪未聞于外，故哭于巷。衰于館，不以凶服出，主

人有襄餼受饗食則不就也赴既至主國亦當闕樂使臣乃衰出以凶服將事稟米曰稍稍受牲牢之類則不受使臣歸國復命于殯如事生也升自西階殯在西階也不升堂臣見君子堂下也子嗣君也卽位不哭使臣將致告也辯徧通使介徧以公賜告于殯如君存言賜禮也子臣皆哭告畢也使臣出與介更入北鄉哭又出袒衣括髮入殯宮門右卽位踊此以上遣聘君喪之禮也若使臣私有父母之喪哭于館不于公衰而若不以凶服行禮也一食再饗皆不就饗餼猶受也歸于途使衆介先行已凶服隨之此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一

聘禮

使臣遭家喪之禮也若使臣死于他國則主君爲舍斂之具殯之聘享則上介攝之主君親弔則介爲喪主雖有家臣適于在行不得主也主君歸禮幣取供喪用不必如賓周禮掌客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是也介代受賓禮直受之無復如賓存禮辭所以明代也主君饗食介皆不就不以飲食爲悅也介歸復命以使者柩造朝門外終使事也介復命畢出送柩于其家君親弔視殯畢而後歸此以上遣使臣喪之禮也大夫介謂上介其喪與使者同士介謂衆介喪則主君爲棺斂不親弔也此遭介喪之禮也若使者既至

國入館受殯未入廟行禮死則以其柩造主君朝介代爲將命若介死使臣歸復命惟上介以柩造朝衆介則否柩歸雖士介使臣復命出必送柩其家卒殯後歸若上介可知此以上遭賓介喪之禮也

按子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聘享事大之禮社稷之役臣子受命生死以之乃可無辱此讀聘禮者所當知然去皇華四牡之風道德功利古今治亂相違遠矣先王遣使臣以周諮民隱交鄰國以安天下非謂侈行李儀從飲食供帳之盛而已也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二

聘禮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句主人不筵几句不禮句回不升句不郊勞句其禮如爲介句三介

此小聘之禮不享無玉帛庭實也獻隨意獻國所有不及夫人及君而已不筵几不行禮于廟也使臣私覲于庭不升堂主君不使人勞賓于郊其待賓禮如大聘之待上介也三介視大聘少一人也

記○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東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使者既受行日句朝

同位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句繫長尺絢組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為肆又齋皮馬○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句對曰非禮也敢

此以下皆雜舉前文所未備又無事謂無盟會之類有故謂有事相告卒聘謂聘享事畢名謂書文即字也編竹簡曰策削木板曰方百字以上辭多編竹書之百字以下方板書之讀其書於廟門外公事使衆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三

聘禮

三

問也反命為書以報也君館之主君親適賓館也既受行謂使臣初受君命遽行問幾月之資計行糧也卿行旅從宰制國用故見而問之受行日謂受命啓行日朝同位即前使者載旌帥以受命于朝使者入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所謂朝位也祖始也始行也釋猶奠也祖祭行神曰較遽行跋涉故謂較既祭飲酒于側即舍于郊之夕朝天子謂諸侯執圭合瑞也剡削也圭形下寬上狹下寬三寸上削寸半上居下半也纁藻通畫縉以藉圭朱白蒼三采相間各再就為六等諸侯自相問纁朱綠二采天子諸侯纁皆玄纁

縉為之繫以束纁絢采色組條也問大夫之幣君問也侯于郊待使者行授之不于朝避君禮也肆陳設也幣言肆皮馬言齋肆則齋互見也辭謂行禮時對答之辭無常猶無定唯謙遜和說為主文勝則史辭曰者不受而言也對答也各言敢皆謂不敢也此辭之足達者

按禮記疏引朝天子圭以下有兩朱白蒼重言之正所謂三采六等本文脫三字當補主人使人與客讀書門外鄭謂人稠處嚴不得審悉又謂見宰問幾月之資為君臣謀密未知所之二義皆迂周禮大宗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四

聘禮

三

伯考下記皆云天子諸侯五等之圭各異今云諸侯朝天子圭纁皆九寸諸侯相問皆八寸相矛盾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管人為宰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殯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卿大夫訝句大夫句士訝句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將公命句又見之句以其摯句賓既將公事復見訝句以其摯○凡四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可也○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句升堂讓句將授志句趨授如爭句承下如送句君還旋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蹵焉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句其餘皆東句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賄在聘于賄

館不于敵者使賓全其尊使館主人嚴其敬也管人司館舍之人客謂使臣髮曰沐體曰浴使臣初至館宰夫致殽不用束帛致命殽禮輕也不致命故賓不拜沐浴道路風塵自潔清也訝迎客者不以敵與館同也訝將公命卽周禮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五

聘禮

舍門外待事于客是也主君既命訝見賓訝又自見如私面也見以其摯如大夫執鴈士執雉之類賓于聘享等公事畢乃復見訝復報也以其摯還之四器謂圭璋璧琮唯其所賓謂擇其最重者以聘也次門外賓初至之次君謂外諸侯凡諸侯以下各有次賓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并也上介執圭將行聘執以授賓如重猶論語云執圭如不勝曲禮云執輕如不克賓入門執圭入廟門皇莊盛也讓恭遜也對主君將以圭授之志誠專一疾趨而前如爭先授唯恐遲也手承圭下使君取上防失墜也侯圭入君手如送往

者到彼而后反也君既授玉于東楹之間還反面東然後賓退下西階氣始發舒再三舉足從容數武又如授時疾趨出廟門顏色正復常也再言執圭更記所聞也聘而鞠躬敬也享則發氣滿容和也衆介蹵焉其貌揚也私覲愉愉其容婉也禮畢出如舒鴈徐翔也爾雅鴈曰舒鴈皇且行盛容緩步也庭實隨入摯幣者皆魚貫入左先以西爲上也皮馬相間相代也有皮無馬有馬無皮可者不定之辭賓之幣玉帛皮馬皆是唯馬受則出付廐餘皆收歸東壁幣美沒禮文勝掩實也賄在猶在賄如舜在殯璣文王世子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六

聘禮

在視寒暄之在察也專尚財賄是聘以賄而已也按鄭謂館賓必于廟曾子問云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若今官舍云爾賓受大禮或假大夫家廟其羣居未必皆在人廟又謂殽賓沐浴而食爲尊主君夫且不拜豈以沐浴爲尊受饗受享何獨不然將授志趨爲句授如爭承爲句下如送爲句皆不成文義賄在聘于賄讀于作爲云以賓之聘禮爲賄之豐儉皆非也

凡執玉無藉者襲○禮不拜至醴尊于東廂瓦大太一有豐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祭醴再扱扱一祭卒

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賓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
奠獻再拜稽首賓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賓固辭公答再拜賓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賓者授
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若君不見使
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
不禮○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執玉謂執圭璋璧琮皆有纁承藉無藉則以衣揜手
執之曰襲有藉則赤手執之曰裼禮通作醴賓聘享
于廟畢主君醴之賓至則拜醴質無拜至也東廂東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七

聘禮

夾室瓦大瓦尊豐以置尊臠猶臠也橫加也主人之
庭實所以禮賓主人使人執送出門賓有司門外
迎受若賓私覲外有方物私獻主君則以聘君之命
將之俟于門外擯入告君禮辭而受如受士介覲之
禮賓不入也兄弟之國謂同姓及與為昏姻者非是
則聘問不及其夫人君有他故不能見賓行禮則使
上大夫代受上大夫于堂下碑內聽命如卿還王之
禮右房即東房升堂東為右上大夫自賓左受玉右
退東北負房立待賓降乃降不禮不設醴避正主也
幣之所及謂大夫以上聘君皆有問幣卿大夫皆勞

賓祖廟行聘享畢不脫朝服即往勞賓于館先施責
敏也

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
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
於大夫盼班肉及廋陳車○聘日致饗明日問大夫夕
夫人歸禮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
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禽羞俶
獻比○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
各以其爵朝服○士無饗無饗者無償○大夫不敢辭
君初為之辭矣○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無饗者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八

聘禮

無饗禮○凡餼句大夫黍梁稷句筐五斛
羹飪謂歸饗之飪一牢賓以祭于行主腥餼則不祭
也祭則筮一人為尸昭穆謂子孫古者大事出奉廟
主行子孫臣僕俱一尸者父在則祭祖父沒則祭祢
也僕家臣祝告神者饋食之禮大夫惟少牢有陳設
二厭九飯三獻等禮此雖大牢其禮亦如之假借祭
器于主國卿大夫爵敵禮同也盼頒通分肉也廋車
即周禮廋人掌馬巾車掌車頒及二役則人無不備
矣行聘之日主君即使卿致饗餼致饗之明日使臣
致命問卿大夫問大夫日之夕主君夫人歸禮于使

臣致饗後旬日乃致廩食宰夫歸乘禽廩食曰稍鶩
鴨之屬曰乘禽如饗餼之數上賓饗餼五牢則乘禽
日五雙士介則間日二雙中日間一日也凡獻禽于
尊者執一雙所以將命也委奠也面前也禽即乘禽
羞食品飯新物比飯也獻數者皆倣執一委餘之禮
歸大禮之日即聘享畢之日使臣請遊觀主國朝廷
宗廟自下門入由便門不由大門非公事遊君也賓
與上介士介各以其爵服朝服不敢襲服入也士無
襲請主君子士介無襲但有餼耳士介亦無幣以饋
君使也大夫不敢辭謂私覲退賓請有事于大夫主
禮也

儀禮節解

卷八

四十九

禮記

既將公事賓請歸○凡賓拜于朝訶聽之○燕則上介
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無行則重賄反幣○曰子以
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
拜○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賓於
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聽猶待也苟敬詳燕記無行謂使臣獨聘本國無他
往如春秋吳季札來魯則歷聘也重賄所以報其幣
也反猶報也曰以下主君館賓拜四事擯者贊禮之
辭一拜聘享二拜夫人聘享三拜問大夫四拜送賓
行賓釋四皮束帛報館主人也不致不拜鄭云不以
將別崇新敬也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為介有
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大夫來使謂外國大夫其君有事使來非專為聘耳
罪謂得罪如魯衛鄭得罪于晉執其大夫是有罪也

儀禮節解

卷八

五十

禮記

則無饗禮無罪謂以好會或謝罪來雖非聘必饗之
過謂過他邦過此則餼之以生牲其介為介享大夫
使者之禮也大夫為賓則其介仍為介異于聘之以
介為賓以大夫為苟敬也有大客謂有大國賓後至
則先客為小以饗食致先客而親享大客隆殺之等
也

按斯禮起于春秋五霸之季無疑也賓為苟敬主君
不敢饗而賓其上介是苟庚卻擘之賓也無行而後
重賄春秋諸大夫之聘絡繹也特往而無行者寡矣
大夫奉使有罪被執世儒所謂伯討也其來過者非

亡則叛。樂盈。豐。其大客。則晉楚大夫也。其先客則魯衛之使也。皆衰世之蹟。而鄭氏謂使無罪過之臣。與嘉賓為禮。賓如有過。則不享。而與之饌。有罪則先之。此附會聘義。愧厲之說。其實非也。

唯大聘。有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二百四十斗曰秉。曰筭。十筭曰秬。十秬曰秬。四百秉為一秬。

二百四十斗。一車之米數。所謂秉有五簋者也。四秉猶言四把。刈禾為把。筭禾秉之數。與僅筭異。一車之禾三秬。蓋千二百把也。

儀禮節解卷八終

儀禮節解卷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

郝敬習

此諸侯食小聘大夫之禮。聘記曰。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又曰。小聘其禮如為介。蓋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公於卿為苟敬於大夫為賓。篇內六豆六簋等。皆大夫禮。故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以明六之為下也。食禮獨以小聘言。義互見。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儀禮節解卷九

卷九

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即位。

此始戒賓。使本國大夫告賓于館。各以其爵。敵者往通。上下大夫言。敵則易相親也。上介出請。請戒使所事。入告。告賓也。三辭。賓辭也。拜辱。拜戒使來辱。大夫即戒使。不答拜。為人使不敢承其禮也。將命。致君食賓之命。賓再拜稽首受命也。大夫還復君命也。賓不拜送。遂行也。遂從之急趨命也。朝服。即皮弁服。即位於大門外。即位也。如聘即位。如聘時廟門外。接西塾立也。

按鄭謂賓初玄端服。入次更朝服。以朝服玄端為二。

非也又以如聘為句卽位連下具字讀亦非也

具句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局甬甬若

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羹區移在東堂下宰夫設筵

加席凡無尊句飲酒漿飲句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

饌于東房

此陳器具也具卽下文宰夫之具羹定肉熟也甸人

供內外養之薪蒸者陳鼎于大門外七一大牢無鮮

魚鮮腊也詳聘禮當門當大門中南面君禮也西上

自西陳而東也局鼎鉉以受扛移鼎者甬鼎蓋以繩

束甬編縣于鼎鼎在外防閉欲固也設洗如饗饗禮

儀禮節解

卷九

二

公食大夫

不可考而燕禮洗設于阼階東南饗亦當然漿以盥

手區以沃水供君盥故小臣具之在東堂下與洗近

也設筵于室戶牖間南面饌曰筵坐曰席依曰凡不

設酒尊禮主食也飲酒飲賓之酒非獻酬也漿飲如

周禮漿入之六飲食飯必歡飲皆待于東房凡宰夫

之具食品皆是

按鄭謂甬若束若編以茅為甬無据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

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

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

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

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

北面西上公當楣北鄉至句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

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句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

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句階上北面

再拜稽首

此迎賓也公如賓服亦皮弁朝服也不出大門禮降

也賓入門左賓位也入廟門禮行于廟也大夫士謂

本國大夫士東夾東廂房向西也南謂立東夾西之

南北上自北序立而南也士立門東北面西上小臣

儀禮節解

卷九

三

公食大夫

立東堂下南面西上皆相君迎賓賓由西南入也宰

大宰東夾北大夫立之北也內官之士小臣之屬在

宰東北西面立近堂東侍御之屬近君也此以上皆

先入卽位迎賓君與賓西南入故皆西面南上介門

西北面者三介先賓入及賓升堂三介仍立門西以

次而東也當楣當兩楹間至拜賓至公一拜賓降西

階避公又拜所謂再拜也賓西階下答拜以臣禮答

也擯者辭辭拜下也賓拜不止公乃降東階一等寡

君從子賓栗階俱解見前篇賓升不拜階下拜成也

君命拜不受拜下之禮也北面再拜稽首從君命也

○按鄭謂夾室向南据尚書顧命西夾席南向聘禮
東西夾設饗亦南向而此大夫與宰堂下之位當東
夾室之南北則夾室在堂東傍非南向可知蓋夾室
東西相向而陳設統于堂也

士舉鼎去罍於外句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
抽局必奠于鼎西句南順出自鼎西句左人待載雍人
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大夫長盥洗
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
南面七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
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七七
儀禮節解 卷九 四 金匱要略

奠于鼎逆退復位

此鼎入載俎也士謂有司之屬舉鼎謂扛鼎入去鼎
去鼎蓋外大門外次入依門外之次在西者先入也
碑在堂下庭中七鼎陳于碑南皆南向如門外之次
西上上賓也首牛次羊豕魚等橫陳而東右人左人
謂二人共舉鼎前者在西焉右後者在東焉左鼎既
陳右一人自西抽局委于鼎西向南遂西出左一人
立鼎東待升肉載俎也雍與饗同旅人即饗人之屬
俎載鼎肉熟于鼎載于俎故雍人以俎入陳于各鼎
南旅人南面立于鼎北七削木為匙以取肉于鼎也

大夫操七載肉者言長非一人也將七盥手洗在阼
階東南直堂東雷大夫立東夾南夾在序外立當洗
東南故向西盥手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
仍退立進者與退者交于所立位之前皆盥畢序進
碑南鼎北南向操七舉肉而左人待載者立鼎東西
面執俎以載也魚乾魚腊乾禽飪熟也魚腊與三牲
皆熟于鼎食禮無腥鼎也載體以下載俎之法體牲
體奏腍同皮也魚七七尾縮俎順俎橫設也寢右魚
臥俎上首向右也腸胃牛羊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
同一俎禮鼎俎奇故七純肉曰膚割正曰倫橫諸俎
儀禮節解 卷九 五 金匱要略

儀禮節解

卷九

五

金匱要略

直陳之垂長而垂也此以上皆熟于鼎七載之俎者
大夫逆退謂先進者後退復位復東夾南之位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
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立
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
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鸞以西菁
菹鹿鸞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魚腊
腸胃亞之膚以為特旅人取匕勺人舉鼎順出奠
于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并東北上黍
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湆不和實于

饕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蓋階不升堂授公句以蓋降出句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句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句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啓篋會句各卻于其西

此設正饌也公降盥將設醢醬降東階下盥手首設醢醬以醢醬為主也宰夫由東房出以授公于戶牖間公南面設于賓席賓辭公親也公立設賓跪遷之醢醬宜居東賓爲遷于其所不敢煩公也公既設醢醬退立東序內阼階上少東也不當阼示親饌

儀禮節解

卷九

六

金食案禮

饌東出也賓立西階上少西亦序內東向疑立不敢正對君也周禮醢人八豆此用韭菹等六醬東醬與醢同處席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南別爲二列西上者起西北終西南西韭菹韭菹東醢醢醢東昌本昌本屈而南麋麋麋西菁菹菁菹西鹿麋鹿麋北接韭菹也士宰夫之屬俎卽前大夫七載之俎俎七設于六豆南南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北一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乾腊乾腊東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并六惟膚俎接腸胃東獨設無并曰特俎既陳移空鼎出

旅人取鼎上七甸人舉鼎順西出奠于大門外初陳當門之所也黍稷炊黍稷爲飯盛以六簋陳俎西食主穀西爲上也二以并兩兩相對爲二列東北上黍當牛俎之西黍西稷稷西又黍交錯以終此北三簋終一列也南陳者東南稷稷西黍黍西又稷此南三簋又終一列也大羹清牛肉汁也不和無滋味也鐙瓦豆牛汁不和盛以瓦器貴質也大宰奉之公親設重也右手執鐙左手執蓋合蓋執之既升授後啓也由門入饗在廟門外也反位大宰及東夾北西面之位醬西醬在六豆北大羹設于醬之西賓辭公親

儀禮節解

卷九

七

金食案禮

也坐遷跪而遷于其所也大羹之所卽醬西公設未定賓安置不敢勞公也鉶小鼎盛鉶羹和牲肉爲陪鼎所謂腳臙臙又謂羞鼎凡四牛二羊豕各一設當六豆西六簋北也東上接豆爲兩列自東而西東北牛牛西羊羊南豕豕東又牛二牛對也飲酒卽前俎于東房之飲酒至是實觶加于豐上宰夫舉以設于豆東蓋饌以西爲上觶以右爲飲于豆東食不主飲也篋會篋蓋設則合之避風塵也至是啓會卻于篋西空處云各者六簋六蓋也下而仰曰卻六簋二列每列三蓋合而卻之各置于西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
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句上豆
之間祭句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
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句贊者辯取
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扱手扱上劍以柶辯擣之上
劍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醢不祭

此賓祭正饌贊者負東房背房戶立告具告正饌備
也公立東序內正當房戶東南贊者南面告公揖食
揖賓進食韭菹醢居上列爲上豆辯徧通擣擣也
以韭菹徧擣于諸醢內合羣味以祭卽奠于韭菹醢

儀禮節解

卷九

八

食養禮

醢之北祭先食也賓自坐取菹醢近也贊者取黍稷
授遠也東面坐簋西地空也實于左手反于右手授
便也六簋徧取合祭也周人祭肺用所勝也凡祭祀
之肺切而不斷曰離食肺刊斷不離食便也三肺徧
取合併壹授不再授也黍稷言祭肺言興受坐祭互
見也扱手既祭以巾拭手扱挿同柶匙也劍羹內有
柶賓以柶初挿牛劍遂徧扱三劍合其味以祭于牛
羊二劍之北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酒在豆東也魚腊
醬醢不祭非其盛者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辟坐遷之公與

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梁西士羞庶羞皆有大句蓋
句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
設于稻南簋西間客人旁四列西北上卿以東臚臚牛
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鮓其鮓南羊炙以東羊胾醢
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衆人膳羞者盡階不
升堂授句以蓋降出

此設加饌既告具又加設致殷懃也梁穀之大者卽
今高粱炊以爲飯清大羹在醬西梁又設于清西坐
遷之卽清西少遷也公與賓復初位公序內賓階西
也宰夫膳稻君不親設也穀以梁爲大故君自設食

儀禮節解

卷九

九

食養禮

以稻爲善故宰夫供膳食美曰膳梁西設于梁之西
士謂有司羞進也庶羞卽下脚臚等十六品肴美曰
羞品多曰庶每品以一大爵加豆上待祭曰大如
脯之有橫臚少儀謂祭醢也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
風塵也士執庶羞之豆升階右執簋左執蓋盡階不
升堂與宰執簋同庶羞十六豆執不必多人先者進
授又反取之由門入羹在廟門外也最先一人堂上
陳設又一人往來取豆授共二人也加豆不與正饌
接別設于稻南黍稷西與正饌分正饌東庶羞西其
間客人賓于此出入也正饌堂中庶羞徧西故曰旁

十六豆爲四列每列各四始西北爲上屈折而東南西北腳腳牛臙腳東臙臙羊臙臙東臙臙豕臙臙東牛炙炙牛肉牛炙屈而南臙臙西牛臙臙切肉牛臙西臙臙西牛臙臙臙曰臙又屈而南羊炙羊炙東羊臙羊臙東臙臙東豕炙豕炙屈而南臙臙西豕臙豕臙西豕臙豕臙西魚臙以上十六豆所謂旁四列也終魚臙始腳所謂西北上也衆人謂士執羞者騰升也自下升上曰騰羞自門外升階至堂衆人升盡階不升堂自階上授于先者先者反之又授一人設之堂上故謂之騰既授豆啓豆蓋執以下階出廟門也

儀禮節解

卷九

十

公食大夫禮

按鄭解騰羞之騰爲嬌爵之嬌非也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未取粱卽稻祭于醬清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

此賓祭加饌也告備備周于具也粱稻皆加饌卽就也粱在稻東清在粱東醬在清東先取粱就取稻食于醬清之間以祭坐席未于席中別于正饌也贊者兼取一授賓兼一祭皆變于正饌禮殺也壹祭不言其所亦醬清間可知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

左擁簋粱右執桴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及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賓三飯以桴桴宰夫執桴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抗手與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

此賓食也賓降拜將食拜饌也自間坐跪于東西兩饌之間擯抱也取粱桴二者公所親設食必歡桴桴正饌粱加饌兼取也降將往食于西階下不敢居尊也公辭辭降也賓西面跪奠與桴于西階下轉東

儀禮節解

卷九

十

公食大夫禮

面對對君也奠于階西示欲于此食也既對君西面坐取粱桴升奠于原所從君命也復降辭公不敢勞公臨視也公許贊退東廂俟賓食也箱廂通卽夾室擯退負東塾退立廟門外也卷去重席不敢居隆禮也公不辭聽也三飯以手三舉飯食必歡桴着必桴桴故曰以桴桴卽前所實酒解漿飲卽前俟于東房之漿飲食畢則飲酒漿解以盛酒漿豐以承解賓興受受解也設于稻西近賓右便取也庭實皮幣之屬以侑賓食于此時設遂飲飲酒漿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

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辭公句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渚

此公以幣侑賓食既設庭實宰夫以束帛授公親送勸賓食曰侑公出東廂仍即東序內西向立賓聽命降拜將受幣拜也受當東楹就君也北面臣禮也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將拜送也公拜賓先降不敢俟成

儀禮節解

卷九

十二

金衣李隨

拜也介逆出先賓出也賓在堂三介在門西北面近門者先出曰逆賓北面揖揖執庭實者示親受也以出賓以庭實出公降立俟賓反也上介受賓幣受于門外也從者賓從者訝受皮謂君有司執皮送于門外賓從者迎受之也賓入門復入也三飯可退矣公以幣侑待于庭下故賓復入沒霤入門內檐外沒盡也北面拜稽首謝公幣將告退也拜于門內公在庭也公辭止其拜留之也揖讓如初升賓升則介亦復入門西賓再拜將更食也賓降辭公辭其臨視如初禮也會飯謂黍稷會簋蓋也黍稷六簋皆有會稻粱

無會故初三飯即食稻粱此食黍稷也三飲初三飯一飲此三飲則九飯也不以醬渚不用正饌也初食加飯以正者此食正飯以加羞皆兼兩饌

挽手與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此卒食送賓歸俎也公于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粱二者賓親徹以降重君親設也奠于西階下即向者賓欲降食之處東面拜即奠處拜公降再拜降階西面答也介逆出先賓出也卷猶收也俎以三牲爲

儀禮節解

卷九

十三

金衣李隨

主歸三牲之俎歸正饌也乾魚乾腊非三牲不與則腸胃膾后于魚腊不與可知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

此賓拜賜賜即食與幣皆再拜稽首四拜四稽首也訝迎賓將命者聘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小聘大夫則士訝也聽之謂入告出報也凡拜賜不相見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鴛

此言公食上大夫之禮殊于前食下大夫者也。大聘以上大夫食禮八豆加苡苴麋八簋加黍稷六鉶加羊豕九俎加鮮魚鮮腊也。魚腊皆二俎謂乾魚乾腊外加鮮魚鮮腊爲二也。魚與牛羊腸胃倫膚三者各俎所載數以爵爲差用九小國之卿用十一大國之卿用七小國大夫用九大國下大夫大國下大夫當小國上大夫下大夫庶羞十六西東四列上大夫加雉兔鵝鴛四爲二十然陳設之法東西皆不過四四豆加南爲一列南北五東西仍四也。鴛鵝屬田鼠所化。

儀禮節解

卷九

士

金要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賓于簠陳于楹外二以并北陳簋實賓于簠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并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無僨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此君不親食使人致食之禮使大夫上下各以賓爵如初戒分敵易親也。豆實苡苴之屬簋實黍稷之屬庶羞腳臠之屬庭實皮馬之屬各如公親食之數但苡苴不用豆實于簠黍稷不用簋盛于簠其陳于堂上二以并同其南北縮陳楹內楹外異也。豆主薦者

自外陳而向北簋主食者自內陳而向南庶羞加饌故畧以原器陳于庭中碑內不與正饌同登堂也。庭實陳于碑外從其常處但無人執牛羊豕鼎俎之實不殺故生致之陳于門內不列于庭西方東上與餽位同也。賓朝服受如饗禮謂以皮弁迎于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同但不如受饗有庭實僨使者耳。

大夫相食親戒適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賓受幣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賓執梁粱清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僨。

此大夫相食主國卿食賓之禮也。親戒親速不遣使也。迎賓于大門外不于門內也。饗禮拜至不可考降盥受幣先盥後受也。受幣受清受侑幣皆與公食禮同但公受于堂上此則自阼階降堂受而授者升階一等主降賓不從爲異。公侑幣束帛此束錦賓食于公執梁粱清西階此執梁粱清往西序端不降主辭則反不奠不對不取也。賓食于公卷加席公不辭此主

儀禮節解

卷九

士

金要

人辭賓卽不卷受公侑幣再拜稽首公拜送幣無稽首此再拜稽首主賓同也賓將食于公降堂下辭公不降此賓降一等辭主人從降食于公卒徹梁與醬降西階下東面拜此徹于西序端階上拜而後降此以上皆大夫相食之禮與公食大夫異者也其他俎豆之數陳設之儀同主人有他故不親食公使大夫朝服以侑幣致蓋賓客之事國之公事君臣一也賓受于堂上無償與受公致食同

記○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無祚席亨于門外東方○司宮具几與蒲筵常句緇布純加萑席尋句玄帛純皆

儀禮節解

卷九

太

金

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鉶毛牛霍羊苦豕薇皆有滑○贊者盥從俎升簋有蓋纂凡炙無醬○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下大夫純○卿擯由下句上贊句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此記前文之未備不宿戒當日戒也戒不速賓聞戒卽至不再召也不授几公不親授也無祚席不設主席也烹于門外饗饗在廟門外也東方貴陽也蒲筵蒲草爲筵席丈六尺曰常緣邊曰純加重席也萑細

葦八尺曰尋捲席者自下爲未舒席者自上爲本司宮具筵于東房宰夫設之故自東房出賓之乘車謂大夫所乘入朝之車曲禮客車不入大門觀禮偏駕不入王門臣子及朝門外下車則還車北向不稅駕立以俟也西方賓位也鉶和羹之鼎羹有菜曰毛藿豆葉苦甜菜薇細豆苗滑味之滑利者內則云滫瀡以滑之猶今人以豆粉和羹之類贊者贊賓祭俎者俎升則從升簋以盛黍粱前云宰夫坐啓簋蓋是箕有蓋而不言簋蓋于此記簋亦有蓋有纂但黍稷先設用而稻粱後設不用耳凡炙謂牛羊豕炙炙宜乾

儀禮節解

卷九

十七

金

食故不設醬鼎謂上大夫擯贊禮者卿擯謂食卿之擯凡賓主升降行禮擯贊之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由下升其立堂上贊禮者食下註大夫之擯也公食下大夫酒飲進于設正饌之時漿飲進于賓三飯之後如食上大夫加庶羞爲二十則酒飲漿飲再設以酒漿食庶羞可也食之明日拜食與幣于朝皆再拜稽首者上大夫與下大夫公食大夫與大夫自相食同前旣云他皆與公食大夫禮同此又特言者拜不在食日嫌上大夫異也按鄭解席卷自末謂未有識非也未在卷舒不在席

儀禮節解卷十

郝敬習

覲禮第十

諸侯朝見天子曰覲周衰禮廢文武攸同之蹟不可詳考後儒纂輯舊聞摹爲覲禮記其大畧耳未若燕射聘食諸侯大夫禮言之娓娓然而反足信周禮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名家以臆鑒說諸侯見天子禮唯有覲今以覲禮爲嚴曰殺氣質生氣文別爲朝宗遇以便不寧侯是東遷以還頽政非先王舊章也鄭玄好信不達謂三時禮亡豈其然乎豈其然

儀禮節解

卷十

手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轡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至于郊諸侯入覲至王城郊外皮弁朝服之冠王使

人執璧爲信迎勞來覲諸侯稱侯氏者君前以侯爲

氏不敢自殊也帷郊外設帷爲次以受王命使者不答拜侯氏爲天子拜也執王執璧也使者不讓先升尊王命也使者左還既東面授玉以左體轉向南示將去少立以俟還璧也既通信還使者璧復王命也侯氏降拜送玉也止使者將僎也侯氏先升導賓也授几則設席可知使者受几自設于席左也左驂庭實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爲左一車四馬左右兩驂西爲左驂也使者由西階降親牽左驂出餘三馬侯氏士牽送使臣從者門外受侯氏遂從使者

儀禮節解

卷十

入于王城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僎之束帛乘馬

此天子賜諸侯館舍曰以下使者致館之辭天子稱同姓諸侯爲伯父順命順承王命來朝也僎之侯氏僎禮王使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某日謂覲日帥乃初事率循故事也諸侯既至入覲自有常期天子必使人告示賓禮之意前朝將入朝

之前次朝門外次舍將觀先次門外以俟衆集也同姓異姓皆諸侯北上自北序立而南也

按先朝而受次則入觀者衆矣故不曰侯氏曰諸侯同姓異姓先日戒期比次列舍然後入所以防雜越也鄭拘周禮謂六服以遠近分至四時異禮或在廟或在朝或迎或不迎參差煩亂不可爲朝常迂鑿之說也

侯氏裨冕釋幣于廟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舊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

儀禮節解

卷十

三

觀禮

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句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降階句東句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此入觀也觀之晨侯氏先自告其行主古者大事出奉其廟主行有事則告裨猶副也天子衮冕爲正諸侯以下冕服爲副釋幣奠幣告禰以將入觀也古者天子受觀于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觀告禰所以率元職也墨車黑漆車周禮大夫墨車諸侯乘之所謂偏駕不入王門也諸侯金輅象輅各殊所謂偏駕

也不敢偏駕疑于天子之五輅也偏駕不乘故衆皆

墨車龍旂畫龍之旂弧以張旂形如弓韜弓衣瑞玉

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天子分封頒

以爲瑞諸侯來朝執以爲信也斧作黼黻爲屏風

設于座後天子所依也考工記白與黑謂黼色取西

北金水嚴凝象乾之斷也戶牖之間南面之位古廟

制堂北中爲室牖東爲室戶席在戶牖間左右皆几

優至尊也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

爲神人共主也衮冕詳見周禮春官司服職衣衮冠

儀禮節解

卷十

四

觀禮

之吏春秋傳曰嗇夫馳庶人走承命承諸侯入見之

命非他親之之辭詩云豈異伊人兄弟匪他入門右

不敢趨賓位也坐奠玉跪而奠所執之玉于地不敢

親授也擯相禮者謁傳王命使進謁升升堂侯氏降

降西階自西階過東當堂上斧依前北面再拜稽首

所以觀也王不答拜直受也乃出觀事畢也

按此節叙觀禮簡而直情而信無交擯三辭親迎親

送賓主對立遠近步數之法鄭氏僻信周禮穿鑿粧

飾過也嗟乎天冠地履萬古常新雖無此文觀禮可知況彰彰如是乃引衰世下堂之事以爲三時禮闕

豈不謬哉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此享禮也四享諸侯五等子男同等故四猶下言四傳擯也鄭據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皆三享謂古三四字積畫致誤然周禮未可盡據也庭實唯國所有各以其產皆束帛加璧致之奉親奉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居前上首特出曰卓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一

儀禮節解

卷十

五

制禮

馬中庭卓立九馬羅列于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并列而東故曰西上擯者曰予一人傳王命將親受也侯氏升致命升堂致將受之命于王王撫玉以手撫摩其璧不撫帛也撫其玉不親受尊受卑者之禮與昏禮舅氏撫婦之贊同侯氏自奉其玉帛降西階下東面授大宰卽階下再拜稽首送幣不敢授之堂上也王既受享侯氏自牽其馬出授王人異于常禮主人士受以出也事畢享禮畢

按鄭謂匹馬卓上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鑿說也諸侯常貢安得異馬

如屈產鄭小駟之類者此當世天馬西來之事奈何以附會古禮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句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此諸侯述職待罪也親享既畢黜陟未分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凡禮事袒左刑人袒右肉袒袒衣見肉門東趨右也凡刑事尚右聽事猶言待罪告告擯者謁猶請也寧安也乃汝也屏南屏牆南天子屏在

儀禮節解

卷十

六

制禮

門外侯氏既得天子命遂出廟門由屏南適門西入廟門左北面復常位也勞安慰也升拜拜謝也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迷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賓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饋大史亦如之

此天子賜命諸侯書云車服以庸詩云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使人賜于館舍侯氏迎

于館門外路卽車西上車設于西馬在車東車下四馬馬別設車下無馬故云路下四亞之亞次列也重賜加賜如金帛器用牲畜之類諸公天子三公師保傳諸者不定唯所使也篋以盛服命書天子所錫命侯氏策書上篋上大史掌策命右居諸公右述命宣讀命辭兩階之間東西兩階中也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饗禮乃歸

此記天子稱諸侯之辭伯叔父舅尊敬親愛之稱饗禮饗與燕食之禮周禮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

儀禮節解

卷十

七

禮記

正

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歸反國也

按周道盛時小雅伐木歌諸父諸舅燕飲驩洽君臣胥樂或寵命褒嘉稱謂之間極致優崇先王所以尊尊親親之誼如是耳至于廟朝行禮辨分以天子父其臣爲伯爲叔爲舅大邦小邦不復序爵雖兄弟婚姻不論長幼尊卑槩曰伯叔正名謂何此東遷以後頽風非文武之舊章文侯之命始作俑矣夫子刪書存之其有所慨也夫

諸侯親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此節一家之說凡諸侯入覲天子率之以祀羣神壇土爲宮于國門外四門每方一門中築土爲壇壇四方十有二尋每方九丈六尺也壇上去地深四尺方

明四方上下神明以木爲主方四尺上下四旁各一

儀禮節解

卷十

八

禮記

正

尺設六色每方一色象天地四方也設六玉每方以其玉函木上上與東方皆圭上爲天帝東方帝所出其玉同圭銳象陽居上璧孔象陰居下璋半圭象半陽居南璜半璧象半陰居北琥虎形象金猛居西圭上刻象物生居東上介諸侯之相君之旂卽諸侯之旂置于宮豫識其君朝列之位也上左諸侯各以其爵自東立而西不言面皆北面可知四傳擯公一侯一伯一子男同一相禮者各以其等傳命見王于宮而後從王以祭也馬八尺以上曰龍乘龍以龍馬駕車也大旆大旗也象謂旆上畫日月交龍之象出由

宮出東門即壇宮東門及祀方明祀于壇上也先朝

日後祀方明日為明主東方生明迎日而反祀于壇

上既祀又禮之者祀方明則合羣神而禮則各就其

方位南北西門皆壇宮門日為陽精故於南門月與

四瀆陰精故于北門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門皆

於門外者望其神致禮也祭即禮也祭天神日月燔

柴升煙以通之祭山丘陵升高以加之祭川沈物以

委之祭地瘞物以實之皆所謂禮皆行于各門之外

○按鄭于此節引周禮四時之說與禮記明堂位牽

合秋官司盟謂天子設壇郊外與諸侯同盟本文自

儀禮節解

卷十

九

禮記

明曉被其附合割強不可讀甚無謂也世儒標目以

為大朝覲之禮豈非以耳食者與

記○凡侯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纁上

此節記前文之未備凡設左右几于戶牖間侯于東

廂凡藏東夾室待行禮王即席乃設之偏駕解見第

四節此申明諸侯乘墨車之義奠圭必于纁上開纁

呈圭也申明瑞玉有纁之義

按覲禮在十七篇中獨簡當近情可信鄭註強補遂

使天尊地卑明白易見之蹟及謂殘缺未備自聘賀

臆增百世禮學疑障可怪也

卷十終

儀禮節解卷十一

喪服第十一

郝敬習

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

云爾服思念也服以表貌貌以象心服心也詩云無

思不服易云古者喪期無數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喪服唐虞世已然至周乃有五服之等衰麻哭踊

之數如是篇所傳後人益推廣之耳

子夏傳

凡篇內傳曰相承謂為子夏作是未可知也服制斷

儀禮節解

卷十

喪服

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缺焉是書多補葺于衰世非

盡先王之舊孔氏之遺經也經非盡自孔子出傳安

必為子夏作禮以飾情情發于哀最真而禮行于喪

最質夫子論禮之本曰與其奢寧儉喪與其易寧戚

反本從質莫如喪子游云喪致乎哀而止篇內所言

義從之等殯降之數布縵之多寡冠衰之易受極其

煩雜無乃傷于易而遠于儉與自宿儒不能詳舉其

數而欲顯蒙之衆學且習焉難矣說者謂周公制禮

監二代而郁郁其斯之類蓋周公懲二叔之不率制

禮辨微有之秩序等級自然不容易者是聖作之遺

其煩瑣苛細世所不用者強半豈盡周公之舊與

喪服斬衰

推

裳直經

送

杖絞帶冠繩纓管

森

屨者傳曰

左

斬者何不緝也直經者麻之有黃者也直經大搗

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

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

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總麻之經

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帶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

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

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

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纓纓條屬右縫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二

喪服

二

冠六升外畢

句

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非

去也

外

納句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歆粥朝一溢米夕

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窮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

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

無時

此斬衰之制喪服惟斬極重斷而不緝曰斬凡凶服

上衣曰衰衰摧也衰毀檻樓之狀下曰裳正斬衰裳

布三升義斬衰裳布三升半直包也臃腫粗惡之狀

直經杖謂經與杖皆直絞麻為大繩圍首曰經絞取

固結緊急之意經埴也痛憤凸起之狀麻在首之

名絞帶絞麻為要帶視首經大小有差亦稱要經杖

以扶毀瘠竹為之其狀亦直冠喪冠斬衰冠布六升

冠尊稍細于衣冠下不用布武以麻繩一條通屈為

武垂其餘為纓曰繩纓管茅屬管屨結草為屨傳曰

作傳者釋上文之義緝編緝使齊不編緝但斬之耳

黃實也麻之有黃泉麻之結實者詩云有黃其實麻

結實者根幹粗駟故曰直搗扼通盈把曰搗或作搯

一手所握也本謂麻根首經以麻連根屈為兩股并

絞以根居左向下左為陽向下為天以象父也母喪

反是齊衰之經以下明五服皆有絞帶之制以補經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

喪服

三

文之未備齊衰之經斬衰之帶謂母服之首經即父

服之要經凡首經大于要經母服降于父服也五服

皆有經而要經皆居首經五分之四以為差分必以

五服有五等也帶即要經以為帶即以為本服之要

經也削杖削木為齊衰之杖木用桐衰同于父也削

使方象地也杖各齊心長與胸齊也下本杖竹木皆

以根居下杖之始設專為扶病爵在則先貴者無爵

則先喪主擔扶也非喪主而衰則以輔病凡斬服皆

杖惟童子不杖以其幼小不備禮不能病也婦人亦

不杖不迎送拜賓不勞苦亦不能病也條屬以小繩

一條為冠武通屬無缺也右縫冠合縫偏右大功以上衰重皆尚右小功以下衰輕尚左吉冠武缺在後冠禮所謂缺項也冠六升用六升布為之八十縷曰升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外畢冠縫以邊向外鍛洗治其布水不用灰不尚精潔也衰布三升倍麤于冠其鍛不灰同衰三升則裳亦三升也菲屨同草履也一名不惜以其惡賤曰菲納收也收其草緒向外曰外納猶冠之外畢也荷廬倚木檐下為居廬編藁曰苫土塹曰塊溢溢通米盈握言食少也虞既葬始祭之名虞安也安魂靈也既虞則剪除倚廬屏蔽之草加

柱楣下畧脩飾也朝夕哭哭有時異于初喪哭不絕聲也練謂期小祥易練冠也舍外寢不居倚廬亦不入內也素食無滋味之和也哭無時無每日朝夕哭之定時但思至則哭也
按五服經皆縱麻為之始死麻散垂成服絞據後經文齊衰以下帶皆言布不及麻何也言麻經則該首要也古禮服有衣即有帶言衰裳即包帶篇末記衰裳之制亦不言帶猶言冕弁兼服也但禮服大帶用繪喪服大帶用粗布惟斬衰無布帶與冠纓同齊衰以下冠布武加麻經布帶加麻帶故經于斬衰言絞

帶于齊衰以下言布帶也鄭謂布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近是謂布帶為要經首經象緇布冠缺項非也經主麻帶主布絞帶與首經同麻故可名要經而布帶非絞麻安可名經乎喪冠自有武何為以經象之假如環經加于冠弁上又以何象冠弁乎又解升作登訓成據樂記男女無別則亂升史記作亂登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一手所把曰升織布牽縷以一手為一升一指間挾十縷四指四十縷往復則八十縷也又云米一溢為一升重二十兩二十四分升之一為一溢非也溢與掬攝并通謂一握米耳

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此以下皆言為斬衰服之人五服皆先舉其制後歷數其人父不言親人皆知父親而不知父尊知父尊而不知其為至尊也一氣初化乾道資始雖母亦後之故曰至尊凡禮主敬而尚尊聖人為禮以義制恩人道所以別于禽獸此也故禮絕于事父尊之至也臣之事君資之而已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此斬衰也諸侯於天子猶子於父亦至尊也此所謂資於事父以事之者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斬衰也凡有土之主皆稱君喪則其臣皆為斬衰亦猶子於父也

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斬衰也父為適長子喪亦斬衰三年蓋其父本宗子繼祖禰之正體于上又將以宗祀之重傳之是以三年也乃指父重謂宗祀庶子謂父本庶子非正適所生長子亦無繼祖之重則不得為三年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六

喪服

按父為子喪如父義未甚協

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句若子

此斬衰也為人後者謂為所後之父服斬傳問何以三年疑其與親生者有間也受重謂繼宗祀尊服斬衰之服為後者必同宗為其初本一體也支子旁支之子非適適則各繼其正體也支子既為其人之後即其人之子於所後者之祖父母即曾祖父母也其

妻即母也其妻之父母即外祖父母也其妻之昆弟即舅也其妻昆弟之子即內兄弟也皆如子之于父故曰若子所以以父服服之

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妻為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斬衰也妻為夫服妾為夫君服皆斬妾接也君主也妾不敢匹適故稱夫為君妻從夫如子從父妾事夫如臣事君其尊同其服同

女子子在室句為父布總箭笄髮擗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七

喪服

此斬衰也男女稱子對父母為子也女子重稱子別于男子之為子也女子既嫁為其父母期已嫁反在父室父喪亦斬衰三年總以布覆髮猶男子之冠用六升布笄簪也箭小竹以卷髮髮露髻也男子斬衰始死投冠脫髦括髮齊加纓女子斬齊衰皆髻男子成服加喪冠女子成服加惡笄布總衰三年與男子同不言裳可知六升布四百八十縷也總長止六寸取覆髮耳喪笄比吉笄短二寸獨于此詳者因明婦人為斬衰首服所異于男子者子嫁反以下明此女子非未嫁之女未嫁與子同該首章為父例此既嫁

反者也。既嫁從夫無夫反則父為所天故喪父三年與子同。

按鄭以此章分三節解非也。又謂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据齊衰三月傳云嫁者嫁于大夫然則士庶人妻反在父室不當為三年乎。又謂婦人衰不言裳者衣與裳不殊無據或因周禮王后六服但言衣故附會之與。詩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此婦人自言已服也。又曰衣錦聚衣裳錦聚裳叔今伯兮駕予與行此人刺婦人服也安在其為不殊邪。昏禮女純衣纁袿袿即裳鄭避不殊之證解袿為儀禮節解

卷十一

八

喪服

衣綠豈有言衣不及裳徒言綠者邪。即本記衣衾尺寸各殊衾即裳示別男女也。如冠笄男女異記明言之矣。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非也。

此斬衰也公士謂諸侯之士與大夫之衆家臣各為其君斬衰三年但加布帶與齊衰以下同。屨麻繩不用管與不杖期以下同。蓋爵貴者恩重盡服爵卑者恩殺服損也公卿諸侯之卿大夫室老大夫家臣之

長士大夫之邑宰此皆貴臣得盡服餘皆衆臣布帶繩屨也有地謂諸侯有社稷大夫有采邑衆臣布帶繩屨皆杖但不以杖即位異于貴臣杖即位也近臣閭寺之屬恩禮又殺于衆臣服無等惟視嗣君服服耳非即屨也。

按此亦斬衰但言布帶非遂廢麻也與下疏衰等布帶同說詳首章。

疏衰裳齊。句。牡麻經冠布纓。句。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桑洗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沽古功也疏屨者薦蒯之非也。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九

喪服

此齊衰三年之制疏羶也斬衰布三升及三升半未成布至四升始成羶布故曰疏衰裳斬衰先言斬齊衰後言齊者斬則不復緝齊則先斷後緝牡麻無子之麻麻無子者根幹稍細異于苴也經首要經冠用布為武垂為纓外加麻經削木為杖不以苴竹布帶以同冠七升布為大帶不言絞帶者麻經包舉矣疏屨亦以草但管則未成屨此成屨而羶惡猶疏衰之於斬衰也斬衰不言三年齊衰言三年者斬皆三年齊有不三年者三年齊重比于斬者也緝言齊也緝其邊使齊異于斬也麻無子者曰牡桑麻苧麻可績

有子無子均爲臬非苴麻外別有牡麻但實不實耳以牡麻連根屈爲兩股并絞麻根居右向上右爲陰向上爲地象母也三年之齊冠布七升沽苦通羸也首服宜精功此用七升布羸功也斬冠六升不言沽功者未成布也羸蒯皆草而較細于菅

按古者衣必有帶帶用帛雜記云麻者不紳不帛帶垂紳如吉也今世齊功以下皆以麻帶代大帶與斬衰同非古也括經惟斬無布帶衰齊以下布帶加絞帶布帶卽禮衣大帶絞帶代禮衣之革帶也

父卒則爲母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

喪服

此以下皆言爲齊衰三年之人母喪無父則爲齊衰三年父在不得伸則齊期耳尊統于父也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此齊衰三年也繼母謂適母死父再娶之母如母謂父卒亦三年也因母卽適母適爲繼母因適有繼適繼相因故不敢殊

按鄭訓因母爲親母非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汝以爲子命子曰女汝以爲母若

是句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句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句貴父之命也

此齊衰三年也慈母養育成人之母恩同所生必父妾父命爲母子乃可雖非父敵父旣命爲已母矣故曰貴父之命

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此齊衰三年也父爲長子斬三年則母不得不爲齊三年父重母差輕子爲母齊亦輕于父也

按長子與父母同服此制禮者敬宗之義然子爲母齊三年必父卒然後可母爲長子齊三年則是父在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一

喪服

亦然矣父能厭母而不能降子則母輕母不敢降子而子降之則母愈輕此亦義之當質者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句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句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此齊衰期之制經帶杖屨與三年同重言者明爲義屈實與三年同情也問者設問也斬衰三年冠皆六升齊有三年有期不知冠之異同故言齊衰與大功冠皆從所受受猶接也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是也言齊衰初喪布四升冠布

七升既葬衰受冠布七升冠更受八升大功初喪冠布八升既葬衰受冠布八升冠更受九升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總麻以小功之冠為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為衰不言受者三月五月則既葬服除故無受傳本明齊衰而及功總附見也帶謂布帶不言麻帶同經也緣謂深衣領袖帶與緣布稍細各視其冠布升數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此以下皆為齊衰期之人父在為母齊期至尊謂父私尊謂母父至尊而子又尊其母故曰私尊子為父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三

喪服

屈而父為子伸故子服雖期年已除父娶必三年後繼以伸其子所不敢伸之志也志謂心喪

按尊尊親親天下之大義子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根于仁裁于義凡禮由義起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知仁而不知義知親而不知尊禽獸是也禮以別人道於禽獸故禮莫大于尊而親為次尊父親母禮之大義也

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此齊衰期夫為妻與母降服同母妻非等故傳設問

蓋妻與夫敵體共承宗廟啓後嗣親亦至矣故與母同服

按為妻期父在亦期父卒亦期也但父在適子為妻期而不杖適婦喪父為主也庶子則否父沒則否出妻之子為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此齊衰期也妻被出義與夫絕子之於母恩無可絕雖父在出母猶杖期傳曰以下申明其義蓋出母杖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三

喪服

期似與見在之母無別然出母之服僅止于母若出母之父母為子之外祖父母則不為服矣示絕族也傳曰又引古傳語絕族謂不相連屬之族母在內則母族為相連母出則族絕服無旁及施旁及也親者謂母子屬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母子至親相續無絕所以母雖出子必為期雖然父絕子屬不幾于背父乎故唯庶子不繼正體者得服適子為父後者則不得服適子後父與父為體父至尊也達尊服私親是與至尊二體故不敢

按適子不得服出母此禮過嚴乃所以上義而先尊

也喪服少寧戚之意非必盡古人之舊

父卒繼母嫁句從句為之服句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此齊衰期繼母父繼妻非親生適母父死子幼從繼母嫁是始終相依也母喪則子為期子喪則母亦然以報之傳疑從嫁之繼母何以母子同服蓋生相依而死相棄是無終也生依之死服之所以貴終終其為母子之義也然則親母嫁從者其服可知

按繼母再嫁于先夫之誼已絕而為之期使長子繼父者用此禮所云尊者一體謂何血屬之子尚不敢儀禮節解

卷十一

古

喪服

服其私親改節之婦乃食報于他子世俗往往有之于禮近濫傳義本疎闊而註疏力為周旋未見盡協也

不杖麻屨者

此齊衰不杖期之制麻屨與疏屨異冠經帶等皆與杖期同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此以下皆為不杖期之人孫為祖父母不杖期祖父母之親不及父母而論分則父所尊也父所尊故亦曰至尊

按此有父在之正禮父沒適孫為其祖三年以代父也禮各舉其正者斬衰首父齊衰首母不杖期首祖父母舉其正而不備者皆可義推矣

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胙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五

喪服

此不杖期昆弟之子為伯叔父母伯稱世者父之兄則小宗也繼世尊之故曰世伯叔父母非尊于祖父母何以與祖父母同服雖不尊于祖父母而實與祖為一體父至尊又與父為一體惟其一體所以同服若昆弟之子則我為世叔父世叔父為昆弟之子亦期尊為卑服宜降而亦期何也世叔父非如祖父正尊旁尊也正尊可加尊而降卑旁尊不足以加尊昆弟子為世叔父母期則世叔父母亦為昆弟子期以報也雖然皆一體也故父子如頭足夫妻如判合昆弟如四肢父子一體則世叔父與祖非二夫妻一體

則世叔母與世叔父非二昆弟一體則父與世叔父非二所謂與尊者一體也但各有父子不得不分雖分亦終非二分殊而體一辟避同子各事其父故昆弟不得不避之是以分耳宮謂父子各居別宮各事其所尊宗小宗卽世父母之宮名服謂旣名爲世叔母不得不從世叔父服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此不杖期也夫爲妻杖期舅爲適婦大功常也大夫適子妻仍期不降何也大夫不以貴降適其子適子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六

喪服

婦大功仍大功也父不降而子又安可降乎所以大夫適子仍得爲妻期然不杖何也父在適婦之喪父主之父爲主子杖是奪其父主不敢也然則大夫庶子爲妻宜如何曰宜大功是父所降也欲爲期不可得也然則大夫庶婦喪亦爲主乎曰否則大夫以上降其妻乎曰否則何以獨言大夫期降自大夫始按降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夫以尊降者爲辨分以出降者爲情殺可也若夫厭降者已非諸侯大夫而徒以父之所降已亦降旁尊

降者已非君公而徒以爲公昆弟于所親亦降則似迂矣故縣子曰古者無降上下各以其親世運有隆替親有不得不殺恩有不得不窮非古也權其通者惟逮人乎

昆弟

此不杖期也昆弟卽兄弟昆同也同本曰昆弟第也次第曰弟凡親族齒相若稱兄弟同父稱昆弟後倣此同父相爲期也

爲衆子

此不杖期父爲庶子也若父大夫則降爲大功諸侯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七

喪服

絕矣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不杖期伯叔父爲兄弟子兄弟子爲伯叔父亦然

一曰報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此不杖期也父母于適子三年于庶子期昆弟相爲期大夫于庶子降爲大功于適子不降故大夫之庶子厭于父爲庶昆弟亦大功于適子之爲昆弟者仍期故曰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適言弟適少于庶者

也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此不杖期適子早死立適子之適子繼宗曰適孫死則祖爲之期祖爲孫大功常也以其繼體加隆焉若使適子在等孫耳無適庶之異也其子孫婦亦然無適子有適孫乃有適孫婦不然孫婦等耳皆大功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爲歌知儀禮節解卷十一

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此不杖期也子出繼宗人則爲本生父母不杖期本生父母亦以此反服曰報傳疑爲父服斬而降期何也蓋既爲人後卽爲所後者斬若又爲所生者斬是二斬也凡繼繼宗也宗爲太則所親爲小故舉宗法明之大宗自始祖以下適長世世相傳合族人共宗

之小宗謂始祖適子之第二子亦以適長世世相承

五服內宗之大宗百世不遷小宗歷高曾祖考每四世親盡則遞遷大宗繼祖小宗繼稱各同父以上各以其四親爲小宗同父之適爲繼稱小宗同祖之適爲繼祖小宗同曾祖之適爲繼曾祖小宗同高祖之適爲繼高祖小宗此外則五服窮而不復相統矣以彼各有五服內繼高祖下者自爲統也族人各有四宗又共事其始祖之大宗故大宗尤重大宗絕必擇族人支子繼之大宗尊小宗親小宗輕大宗重也今人但知親小宗不知尊大宗知親不知尊知父母不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九

喪服

知祖宗則禽獸鄉人而已學士大夫諸侯天子德愈尊則統愈遠此尊親大小之分也諸侯之太祖謂始受封之君天子始祖所自出之帝如周人追祀帝嚳之類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尊者德隆卑者德薄故所統有遠近大宗不可絕爲族無統也絕則以支子後適子不得後大宗各有所後也此見宗嗣至重爲人子者不可輕爲人後既爲人後則不得復遂其私也○按古立後惟宗非宗不後非支不後人君子不樂爲人後惡背親也今世庶絕皆議後其謬者屈宗後庶其尤謬者一子兩後一後兩子或獨子後人或無

子爭後利死者財產詭道百出貪戾無恥莫斯爲甚
昔夫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敗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餘皆入夫爲人後者至
與敗軍亡國者比志士仁人所以恥不爲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句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
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
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
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
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二十

喪服

此不杖期既嫁之女爲其父母與其兄弟之爲適長
者皆不杖期傳疑子於父宜斬不斬何也婦人既以
夫爲尊無復尊父之義故不貳斬者不貳天也其爲
適兄弟期者適子後父則家之小宗也婦人有故則
將歸焉故爲之期從其所親以殊于大宗之齊衰三
月者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
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
以其財貨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
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

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此不杖期也前夫子謂母再嫁之夫曰繼父同居則
思猶父也雖非血屬死亦爲期傳引舊傳明同居之
義見所以爲服非苟也妻稚夫死子幼無親與子再
適人非得已也子稱其人爲同居繼父非泛然同居
也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不得依他人爲父使其人
有大功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爲子或私其財貨不
與同利易其宗姓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使其妻預
既絕之禮使鬼神不享有一於此則恩誼薄焉得稱
父必是數者兼備又獨父孤子終身相依如此真繼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二十一

喪服

父矣然後可爲齊衰期年若三者備始同居而後異
居則但可爲齊衰三月若初未嘗同居于前數者無
一焉路人耳三月不可況期年乎
按婦人二夫女德虧矣喪服有繼父叔季委巷之禮
非古聖經制議禮者不可不思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此不杖期也臣爲君斬臣妻爲君期夫之所尊妻從
服也凡從服降正服一等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句無主者句姑姊妹報傳曰無主
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此不杖期姑於姪姊妹於昆弟女子子於父母適人死父母昆弟姪為大功常也若無後為主則為期加憐也姑姊妹于姪昆弟死無主亦然以報也有主姑姊妹適人者為大功報不言女子子為父母本期也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不杖期君凡有地者之通稱臣為君之父母與妻與長子與祖父母皆期六者皆君至親君服臣從服君于父母與長子皆服斬君妻于臣為小君與君同尊君不降其妻臣從亦期也凡孫為祖期以有父為

後也若孫無父後祖亦服斬故君有以適孫繼祖服斬者臣亦從服期凡從服降一等

按鄭謂此始封之君其祖與父未嘗為君故臣無服從君之服是也又謂父卒者為君之孫宜嗣位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非也父卒為祖後服斬此禮不專為君設凡孫於祖皆然此因臣從服君祖父母期明君所以服斬之故衛軌繼祖援此禮但此祖父未嘗為君嘗為君則臣亦服斬矣

妾為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此不杖期女君適妻之通稱婦為舅姑期妾于正嫡亦然舅姑于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按鄭謂女君于妾無服非也既云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則女君視妾如舅姑視婦可知舅姑于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女君于妾亦然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此不杖期夫所至尊至親妻從夫服也匪夫則路人耳誼雖戚不得不謂從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此不杖期姪子為世叔母世叔母之為之也亦然故

曰報之

公妾大夫之妾句為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此不杖期父母為衆子常也諸侯絕旁期為衆子無服大夫期降一等為衆子大功妻與夫同體從其夫降妾不與君同體各遂為其子期

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此不杖期前為祖父母則男女包舉矣此復舉為女子子有適人者也不言適人何也嫌異于在室者也專言女子子明適人在室同也祖至尊也以適人降

則大功與昆弟等。昆弟可降。祖不可降也。然則父母何以降。父母降與祖同。猶可。祖降與昆弟同。不可。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句。子。句。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句。無主者。句。爲大夫命婦者。句。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二五

喪服

目

遂。父所降。子不得不降。至于父所不降。子安敢降也。世父也。叔父也。世叔父之子也。兄也。弟也。兄弟之子也。六者皆言男子之爲大夫者也。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妹也。女子子也。六者皆言婦人之爲命婦與無後者也。大夫于旁期降。于此有加無降。故大夫子亦皆爲期。然則何不直言大夫言大夫子。蓋子之世叔父亦卽父之昆弟也。其世叔父之子亦卽父之昆弟子也。其昆弟卽父之衆子也。其姑卽父之姊妹也。其姊妹卽父之女子子也。其倫同。其爲服可互見也。禮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子皆期。大夫降爲大功而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二五

喪服

目

死者皆大夫貴敵。則皆從期。其世叔父母之子已謂從兄弟。大功常也在。父謂昆弟之子以彼爲大夫父。旣爲期矣。子之昆弟子貴者不降。又可降父之昆弟子貴者乎。故亦爲期。父爲衆子期已。昆弟卽父衆子。以彼其貴父且不降。子兄弟貴同者。又可降乎。此傳所謂男子之爲大夫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婦人之爲命婦者。世母叔母見前。父之姊妹曰姑。女兄曰姊妹。女弟曰妹。與已所生女子子四婦者。適人死爲大功常也。大夫降爲小功。以彼爲命婦貴敵。則仍大功。又以其無後加隆爲期。大夫姑姊妹女子如此大。

降其祖與適也。此不杖期也。爲祖父母與適孫期。常禮也。大夫于期

降況祖父母適孫賤為士降不可乎蓋祖至尊也適至重也雖大夫不敢以貴降所降惟旁期分卑情輕者而已

公妾以及士妻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

此不杖期與前章妻為子期義同舉國君及士見凡為妾者皆得為父母期也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期前已列此疑妻為夫與適壓不得遂者言

按鄭謂父母期雖女君不得降以傳體君之說為誤非也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六

喪服

同凡人妾自為重服違君自遂似乎不可耳今以國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為重傳安得誤鄭之紕繆如此其引春秋紀季姜義皆後儒強作春秋未可如此讀千古鐵障無人能破

疏衰裳齊壯麻經無受者

此齊衰三月之制蓋齊衰之義服也親不足而尊有餘故為三月齊衰處之不言冠帶屨與不杖同也不言三月言無受三月可知也禮三月既葬以初喪冠布易故衰曰受受接也義服稍輕三月即除故無受○按疏衰重于大功大功九月而疏衰反三月何也

重其衰所以隆尊也減其日月以殺恩也疏衰三月者分尊恩輕大功九月者分卑而恩重也

寄公為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此以下為齊衰三月之人寄公諸侯失其國而寄寓他國所寄寓之國君死則為之齊衰三月首舉寄公明此服義重也與民同謂居此國即與此國民同民為君服齊衰三月雖寄公不易也

按寄公為所寓之君服齊衰亦衰世之禮先王盛世何得有寄公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七

喪服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此齊衰三月也丈夫謂族人男子與大宗絕屬者婦人謂族人絕屬者之妻與女子子之在室者宗子謂繼始祖大宗祖之正體也尊祖則敬宗服宗子之母與妻敬宗子也宗子母在宗廟之內政母猶主之故不為其妻服

為舊君君之母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

則小君也

此齊衰三月也。舊君舊嘗仕于其國，非故家世官也。偶見用而遂去之，恩輕誼薄，如中下士庶人在官輩與民未遠，今不仕與民同服。君之母，謂民為本國君之母，夫人服也。君之妻，謂民為本國君夫人服也。國人皆稱小君與君同尊，故皆為齊衰三月，非謂舊仕者也。

按鄭謂為小君服，恩深于民，是以母妻之服指仕焉而已者，非也。

庶人為國君

儀禮節解

卷士

二十八

喪服

此齊衰三月也。鄭氏曰：不言民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是也，義與上章互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此齊衰三月，大夫奔他國，攜其妻子去，妻嘗為命婦，去則與國人同，其宗族在舊國，其長子或不去，則與民同，去則無服。

按鄭謂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鑒說也。所引春秋傳非經義，先王封建小者不過五十里，若大夫皆限境內婚，同姓又不通，則女亦不足矣。

繼父不同居者

此齊衰三月，繼父同居，解見前，不同居，謂繼父續生子，使其妻前夫之子別居，昔嘗同居，恩深，故為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此齊衰三月也。五服論布斬衰三升，齊衰四升，總衰四升半，大功八升九升，小功總麻十升十一升，其總衰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餘五服，父斬母齊，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總麻，此常數應爾，然大功從兄弟

儀禮節解

卷士

二十九

喪服

之服也，故不以服祖，而以齊衰期年，小功尤從祖兄弟之服也，豈可以服其曾祖乎？故為之齊衰三月，此謂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然則高祖又可以總麻之服服乎？亦齊衰可知，本文不及高祖世太遠，身以上鮮有及者，兼子以下，則曾祖包舉矣。

按齊衰三月，專為尊者之義，服功為兄弟之服，總為外親之服，大較似此。

大夫為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此齊衰三月，前言丈夫婦人為宗子，此又言大夫疑

大夫貴可降耳。大夫不降則宗子重可知。

舊君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此齊衰三月也。前言舊君謂嘗仕焉而已者。此則仕而貴為大夫者也。歸其宗廟謂故家世族誼無可絕以禮致仕。非奔放之比。前舊君服言與民同者。無官削籍本與民同。此與民同者致臣而去退自處于編氓者也。故傳說言何大夫以明之。

曾祖父母為士者。句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

喪服

正

夫不敢降其祖也。

此齊衰三月。承上大夫言。大夫曾祖父母為士。大夫服之如衆人。齊衰三月不敢降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此齊衰三月。前言為曾祖父母則女子在其中矣。此疑既嫁與未嫁異。特舉之。傳知為大夫妻者。承上大夫言。惟大夫妻有降服。未嫁不降。人知之已嫁不降人不知。成人乃備禮。故曰其成人未嫁者也。

按女子嫁者為其父母降一等。不降其祖與曾祖何也？尊服自期以上。惟齊衰三月耳。大功以下服至尊者不用。故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父母三年可降為期。祖之齊衰期降則大功。曾祖之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故齊衰三月者。古人濟尊服之窮而通其變。不可以復降也。故居尊服終。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

此降服大功之制。皆本服斬齊。以未成人殤死而降在此者。禮殺情切。哀重于大功。故次齊衰居正大功先。其布縗功麤。故曰大功。不言冠帶屨與疏衰同。不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

喪服

十

言月數或七或九。其各條無受者。七月九月。即本衰

經終限。不以既葬易輕服。情重也。

子。女子子。句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縗。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縗。故殤之經不縗。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此以下皆為殤服大功之人。殤傷也。夭死曰殤。首子

女殤多子女也。父母爲男女期。童幼未可齊衰。故降服大功。男女二十冠。笄始成人。未二十死皆殤。而父母于子最切。故殤服先子女。繁文曰。殤既葬。易衰受冠。乃所謂緇文也。情直禮簡。故無受。穆作絞。猶校庠作膠庠。言不絞其帶。麻之垂者。大功以上小斂。襲經散帶。成服後絞。小功以下。初卽絞。麻雖成服不絞。未成人禮簡。亦不受之類。無服之殤。傷之而已。不爲之服也。以日易月。應服七月者。哀傷不過七日。應服九月者。哀傷不過九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子生三月。命名以上殤。則哭不及三月。殤亦不哭。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三

喪服

按小斂帶散麻。以始死哀甚也。故成服後卽絞。殤麻終不絞。不尤甚于斬齊邪。此禮似未協。以日易月。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尤非也。有如八歲殤。當百日哭邪。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

此殤大功也。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適孫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以上七者。若成人皆齊衰期。君之適子。大夫之適子。若成人繼體。皆斬衰三年。今殤皆降爲大功。君大夫特言適子者。諸侯于庶子絕無服。大夫于庶子降一等。惟適重。長殤九月中殤七月。不言下殤。降在小功也。成人大功首經。不屬皆。有纓結項後。中殤大功七月。首經如環。無纓殺也。

按尊屬之殤。止于叔父姑。自世父以上。長于父。則無殤。父母雖殤。不在殤服之等。其爲斬齊。猶之成人也。有如十八之父母。死爲長殤。四五歲之孤兒。九月服卽除可乎。古者男女年十二以上。皆可冠笄。苟男已。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三

喪服

冠娶。女已笄嫁。雖殤猶成人也。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後者各以其服服。故魯人不殤童子。汪錡變通在時。凡禮皆然。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此正服大功之制。爲成人也。情微輕。故次殤。經首要經。纓首經亦如要經。不屬。以纓結于項後。大功以上皆然。獨于此言者。以別于前中殤七月。不纓經者也。布帶以布爲大帶。五服同詳。前三月。旣葬之月。以小功布爲衰。易始死所服大功衰也。大功之冠。小功之。

衰接其冠布以爲衰曰受卽就也去故就新曰卽去故麻帶就新葛帶禮旣葬帶絞葛易麻卽葛九月謂以葛帶終九月之期也者指下各爲服之人

按雜記喪冠條屬謂冠武連屬不缺則不用纓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不屬故以纓結之喪冠無缺別于吉也而首喪經皆不屬首經有纓大功以上同惟小功以下首經屬不用纓所謂環經也今世五服首經皆屬非古也鄭註未曉

姑姊妹女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此以下皆爲正服大功之人姑姊妹女四者已嫁死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四 喪服 皆大功在室皆期可知故不杖期條不及凡不及者倣此

從父昆弟句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句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此大功也從父昆弟謂世叔父之子于已爲從昆弟昆弟以同父爲正雖同父而身出繼宗入則親昆弟猶從也故其服與從同傳釋爲人後者言苟非爲人後則親昆弟期然則昆弟爲爲人後者服同可知庶孫

此大功也庶孫謂衆孫異于無父繼祖之適孫也孫

于祖皆期祖于孫皆大功尊卑之殊也適敵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此大功也適婦適子婦子爲父後故父爲其婦大功雖大夫不降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此大功也衆昆弟非適也女子未適人爲衆昆弟期若父沒昆弟爲父後者雖已適人亦期

姪句丈夫婦人句報句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此大功也兄弟之子曰姪男女之通稱丈夫婦人皆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五 喪服 謂姪也姑爲姪男女大功姪男女爲其姑適人者亦報以大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此大功也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夫爲服期則妻從夫服降一等爲大功傳言從服者明婦人無常秩所從尊亦尊所從卑亦卑分尊者從以體夫也故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大功分敵者無從以遠別也故

于夫之昆弟無服嫁于父則為母嫁于子則為婦婦人所以嫌疑無常也兄妻非母弟妻非婦服兄弟之妻者無名服夫之昆弟者又何名乎

按檀弓云叔嫂之無服也推而遠之娣姒則相為服古人欲緣是遠男女之別然男女相為從服者多矣何獨叔嫂不然同居之戚死而不為服安在昆弟之為四體也今禮叔嫂相為小功近之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句為士者句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此大功也世父母以下五者本皆期服大夫以貴皆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六

喪服

降一等子庶子也為士者謂世父以下皆為士士卑故大夫不為盡服如皆大夫各以所親服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此大功也諸侯之庶昆弟是先公之庶子為大夫者與大夫之庶子此二人于所生母與其妻及其同母庶昆弟皆降期為大功公庶昆弟之降也以其父殯諸侯之餘尊壓之不得自遂也大夫之庶子以大夫

之期皆降故從之也苟父之所不降如世叔父與昆弟彼此皆大夫則皆大功貴同也如從父昆弟為士則降為小功矣

按鄭氏以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別為一章非也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此大功也婦人子適人者即齊衰三月繼父妻之子也此為之服者即前夫之昆弟婦所謂娣姒而夫死寡居者也其夫之昆弟死其妻稱子幼與其子適人死則先伯叔母為大功禮世叔母于夫昆弟之子不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七

喪服

叔期今從其母再嫁降為大功繼父傳云子無大功之親此其有齊期之親者而亦從母適人故降也

按鄭謂婦人子為女子子若是則出嫁之姪女齊衰期言昆弟子不叔期言夫之昆弟子則該女子子言期則該出嫁大功不應于此復言昆弟之女子子也言則當直據其夫不宜言為夫不言女子言婦人義甚明或曰何不舉夫之世父叔父必舉昆弟曰若是

于婦人子為從叔嫂不相為服故獨舉昆弟也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此大功也君猶主也妾謂夫為君謂嫡為女君庶子女子子皆夫君之血屬不言長子長子三年大夫不降適也必言君明非妾親生子也大夫女嫁于大夫為大功不降未嫁無屬降期為大功君之黨即大夫庶子與女子女君同大夫服妾同女君服也世父母以下妾私親皆大功如常妾不體君得自遂也

按此節文義甚明鄭謂有錯簡非也彼以大夫之妾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

喪服

為君庶子別為一條安得不疑為錯簡乎鄭以傳為不足信世儒纂禮欲併傳棄之鄭始作俑矣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

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此大功也自大夫以下四等皆以貴得降其所親姑姊妹女既嫁者大功宜降然嫁于大夫則貴敵仍大功也君諸侯尤貴姑姊妹女嫁宜無服然嫁于諸侯則貴敵仍大功也皆尊同故耳諸侯之子下因以尊降親之義推廣言之見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也諸侯之公子亦庶子之為大夫者父廟曰禰祖是人謂子孫以始受封者為始祖也卑別于尊尊別于卑此見尊尊之為大也始封不臣諸父兄弟再世不臣諸父此見親親之為大也封君之孫以下明尊親相為輕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三十九

喪服

重而服之升降所以生也

總衰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此總衰之制布細而稀者曰總即小功布升數較少故居小功先專為諸侯之大夫服天子設也縷細其情輕也數少其分尊也天子七月而葬此服既葬即除故居九月下五月上不言冠帶屨與大功同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此為總衰服之人諸侯之大夫下大夫以上皆是天

子喪而諸侯之大夫往會既不可以陪臣服斬又不
可以無服入見故爲之總衰以時謂未葬七月內接
見天子謂如京師士庶人皆不得服

小功布衰裳澡早麻帶經五月者

此降服小功之制本皆期以下因殤降情重故居正
小功先小功布布功細于大功也澡麻洗治其麻帶
經要經明非首經麻用洗治輕也易服者易經者男
子重首經與大功麻同而要經稍輕須洗治也五月
小功之限不言無受可知以澡麻帶終五月之期既
葬不易葛所以重于正小功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四十一

喪服

按五服皆麻絞帶與首經同至小功以下絞帶愈
細麻蠶連本者不可用乃加澡凍既澡則絕本可知
惟下殤小功以期親降麻雖澡不絕本帶麻不絕首
經可知下殤不絕中長殤可知殤小功不絕大功以
上可知惟小功麻澡大功以上不澡可知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
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
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
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此以下皆爲服殤小功之人叔父至女子子成人皆

期下殤皆降在小功爲人後者爲其親昆弟從父昆
弟成人皆大功下殤亦降在小功獨言下殤中長具
在大功傳問中殤何以不見者殤有長中下三等功

服惟大小二等故傳以情輕重變通于上下之間大
功小功謂殤服降在大功者情重寧以中從上降在
小功者情輕則以中從下可也叔父以下中殤在大
功而此又云中殤從下然則中殤十二三以下者從
小功亦可耳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四十一

喪服

按三殤之等分疏煩瑣故傳融會其旨此章以殤服
權其中總麻章又以成人服權其重此言大小功總
麻亦可推矣蓋以小功律大功則小功之中殤從下
如以總麻律小功則小功之中殤又從上以大功律
齊衰則大功之中殤又從下情重者升情輕者降意
自通融而鄭註固執作解所謂惟昵之類不能方者
其鄭康成之于禮乎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
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
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妻爲庶子之長殤

此殤小功也夫之叔父成人則大功今長殤則小功

世叔父母為姪男女成人皆齊期長中殤則皆大功
今下殤則小功姑為姪男女祖為庶孫男女成人則
皆大功今長殤則皆小功大夫與君之庶昆弟為大
夫者與大夫之適庶子此三貴人各為其昆弟與庶
子與姑姊妹女子子七等成人本皆大功今皆長殤
降為小功凡殤無大夫故大夫于殤無敵貴皆降也
大夫之妻為庶子即大功章云妻為君之庶子大功
者彼成人也此長殤降為小功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即葛五月者

此正服小功之制為成人服輕于殤故夫之牡麻洗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四十三

喪服

治之牡麻不言深同也經兼首要不言冠纓屨同也
即就也葛謂三月既葬以葛帶易澡麻帶所以異于
降服小功也衰不變而帶變以故衰就葛帶終五月
之期

從祖祖父母句從祖父母句報句從祖昆弟句從父姊
妹句孫適人者句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此以下皆為正小功服之人從祖祖父母者曾祖之
子祖之親兄弟也從祖父母者從祖父之子父之從
父昆弟也皆為之小功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亦
以小功反服曰報從祖昆弟者父之從父昆弟之子

即已之再從兄弟亦為小功從父姊妹者父昆弟之
女不論在室適人皆小功孫適人者子之女已嫁者
小功在室則大功為人後者出繼宗人為其姊妹適
人者小功在室則大功如非為人後則在室姊妹期
為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
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

此小功也外祖父母者母之父母大畧同姓之服終
于小功異姓之服始于總麻外祖得為小功以母之
所尊加厚也從母母之姊妹丈夫婦人謂母與姊妹
所生男女母之男女以此服從母從母亦以此服報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四十三

喪服

之從母之男女以此服從母亦以此服報之以名謂
既名其為母則不得以外親服服故加總麻為小功
也外親之服謂本非骨肉而恩誼相聯特為總麻處
之故總麻三月以厚外親亦猶齊衰三月以隆內尊
也總麻以聯其疎齊衰以殊其卑皆止于三月酌天
時通其變也

夫之姑姊妹姊妹姊妹報傳曰姊妹姊妹者弟長也何以小
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此小功也夫之姑是舅之姊妹姊妹謂夫之姊妹姊
姊者兄弟之妻相謂也夫適曰姊曰姊曰姊以姊自

謂以妯謂彼妯娌之通稱猶男子同輩呼彼曰兄自稱曰弟也傳以弟長釋之言自弟而長彼也生小功之親言本非親因同室相親為小功也

按鄭謂娣姒婦為兄弟之妻相名是也謂長婦稱娣婦為娣婦娣婦稱長婦為姒婦失之

大夫句大夫之子句公之昆弟句為從父昆弟句庶孫句姑姊妹之子句適士者句大夫之妾句為庶子適人者句庶婦

此小功也從父昆弟庶孫本皆大功以尊降一等為小功姑姊妹女子子本皆期以適人降一等又適士

儀禮節解

卷十

四十四

喪服

降二等為小功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為大夫之庶女子適士者也在室則大功適大夫亦大功今適士小功所謂從女君服君之黨是也庶婦為舅姑期

舅姑再降為小功者為其殊于適婦也君母之父母句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此小功也妻子稱適母曰君母君母之父母適子之外祖父母也從母君母之姊妹也妻子于二人情本不相屬特以君母故不敢不從服若君母不在無服○按服為衰節戚為喪本服由情生貌以節情仁人

之子喪非以不敢不服服也欲服而不敢服則有之不欲服而不敢不服則幾乎偷矣君母在不敢不服斯禮也雖聖人無如之何聖人于禮人情耳人情所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為用也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

此小功也君子謂君與女君所生子是大夫公子適妻之子重言子明異于士庶人與妾子之為子也庶母父衆妾慈已謂非慈母而有慈養之恩者然無父命為母子之義故與慈母殊慈母如母庶母總麻貴

儀禮節解

卷十

四十五

喪服

人降則絕此慈已者分不及慈母而情厚于庶母故不從降例為之服小功禮記曾子問疑慈母無服蓋誤以此母為慈母如母者耳

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此總麻服之制總絲通布縷細如絲以為衰裳麻為經曰總麻三月而除服最輕者十五升朝服布千二百縷也抽除其半六百縷也有事謂澡治其縷後織使滑易也無事其布謂成布則不治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

孫之中殤○從祖姊妹適人者句報句○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句報

此以下總麻三月之人族曾祖父母者曾祖之親昆弟也族祖父母者族曾祖父之子祖父母之從父昆弟也族父母者族祖父母之子父之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族父母之子己之三從兄弟也皆親盡無服而骨肉相屬故以族名族屬也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此所謂四總麻者也庶孫之婦與適孫婦殊為之總則適孫婦小功可知庶孫成人大功長殤小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四十六

喪服

古

功今中殤則總從祖姑是從祖祖父之女父之從姊妹也從祖姊妹是從祖之孫女己之再從姊妹也本皆小功為出適降一等則總彼亦皆以總反服曰報從祖父者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己之再從世叔父也從祖昆弟己之再從兄弟也二者本皆小功長殤各降一等則總女適人生子曰外孫外祖為之總從父昆弟本大功長殤小功下殤則總出適之姑為姪大功長中殤小功下殤則總夫之叔父本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則總從母母之姊妹本小功長殤則總從母之服之也亦然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

此總麻也庶子妾生子父沒無適子而庶子繼體者不得為所生母盡服服總耳傳疑太輕引古傳以明正體之義己母非正體是己私親故不敢盡服然臣僕死于宮尚為哀戚廢祭祀而況所生乎是以為總○按嫡庶之分嚴已然子以母貴理亦至公豈得謂為私親制禮者主尊適而于人情亦甚闊矣宮中有死者非所以況于生我也世儒動引春秋附會春秋儀禮節解

卷十一

四十七

喪服

里

未嘗輕絕人母子後儒鑿說耳士為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此總麻也庶母謂父衆妾以名以母之名大夫以上分算故庶母之服降而絕惟士為總

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

此總麻也貴臣貴妾凡臣妾受顧託者家國皆有之乳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此總麻也乳母哺乳之母外人婦代食子者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之類非其所生子亦非其父妾本

不名母而以乳得名。本無服而以名得服。

從祖昆弟之子。句曾孫。句父之姑。

此總麻也。從祖兄弟之子。是再從兄弟所生子。謂已為族父母者也。曾孫于曾祖以服次論。子期。孫宜大功。曾孫宜小功。而為總者。曾孫于曾祖齊衰三月。曾祖為之小功。是反五月矣。故不可。父之姑。祖之姊妹。視父為姪。視已為歸孫。歸孫為父之姑。亦總。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此總麻也。從母昆弟。是母姊妹之子。本非昆弟。以從母得昆弟名。故為之總。

儀禮節解

卷十

四十六

喪服

里

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

此總麻也。姊妹之子曰甥。母之昆弟曰舅。舅甥相為總。故曰報之。

按母之姊妹與兄弟同也。從母小功。而舅總麻者。從母近母。以名加也。

婿傳曰。何以總也。報之也。

此總麻也。女父母為婿。總婿于女父母。亦總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此總麻也。妻為其父母期。夫從其妻降三等。凡妻從

夫服降一等。子從父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

姑之子。傳曰。何以總。報之也。

此總麻也。姑之子。父黨也。是為外兄弟。相為總。舅之子。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此總麻也。母舅之子。母黨也。是為內兄弟。從從母服也。母于昆弟之子大功。子從以總。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

此總麻也。夫之姑姊妹成人。則小功。長殤則總。夫之諸祖父母。謂夫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夫有小功服者。妻降為總。諸祖父母亦以總反服之。

儀禮節解

卷十

四十九

喪服

日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此總麻也。君母適母。妻子為適母之昆弟。總從適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總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

此總麻也。從父昆弟之子。與親昆弟之孫成人。皆小功。今長殤皆總。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是同堂姊妹也。降于親姊妹一等。亦總。親姊妹稱同居。從姊妹稱同室。親疎之差也。

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

此因上言殯服而總明三殯輕重相權之等亦猶殯小功第二節云上下從之義長中殯稍尊各視成人服降一等下殯尤卑降成人服二等長中併降一等者即中從上寧厚之意下殯降二等者降于長又降于中依市法也齊衰之殯謂成人服本齊衰為殯降者雖中殯亦從上殯服所謂降一等也大功比齊衰稍輕以中從下可也不言小功總麻輕重損益視此可知此殯服之大凡也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五十

喪服

目

按鄭謂此妻為夫之親殯服豈獨夫之親有殯耳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練緣為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此以下至末雜記前禮之未備公子謂諸侯妾生子為其母為所生母練冠三年小祥之冠以練熟布為之麻謂以麻為首要經麻衣謂以總麻布為深衣練淺絳色丹一入為練緣衣領袖諸侯妾之子壓于所尊于所生母不得自伸為此服以變于吉也為其妻

以淺絳帛為冠變于緇玄冠也絞葛為首要經輕于麻也亦以壓于所尊不得為妻遂也傳言此練冠練冠等不在斬齊功總五服之內蓋妻與庶婦諸侯絕無服公子不敢服為此濟五服之窮非常禮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句若子句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句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前言昆弟至此言兄弟者昆同也同父母者也兄況也增長之名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亦稱兄弟鄭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此條所降之兄弟皆指再從小功以下族親大夫公昆弟以尊降大夫子以厭降小功兄弟降一等則總是以大夫無總服凡兄弟降皆於士也尊同則不降於士降則絕矣故大夫無總服為人後謂出繼宗人則小功兄弟皆降一等其所降之兄弟亦如其降反之所為後之兄弟謂已所後之父之眾兄弟也之子謂所為後之父之眾子也於其眾兄弟事之如世叔父於其眾子待之如親昆弟若子即如所後者之親生子也兄弟同在他邦加一等為其死於外別無親屬也年幼喪父母依兄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五十一

喪服

弟同居加一等。爲其有恩于已也。此輩兄弟皆內外族親。有總小功服者。或本無服而誼重者。皆可爲服。故傳申明。爲兄弟者。皆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在親者之限。不必言加矣。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

同門爲朋。同志爲友。袒哭將踊而露其左臂也。免作統。免冠加布于首也。袒衣必免冠。先祖後免曰袒免。朋友死于外。已代主。故袒免。極歸則止。有主者矣。麻。麻經朋友不在五服內。旣與其喪。必爲加麻。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五十三

喪服

一等

君謂公卿大夫有家臣者。兄弟服。謂小功兄弟之服。皆旁親也。室老貴臣近君一體。畧示相從之意。爲降一等服。其餘有司不必服矣。夫之重服。則妻與同。如疎屬小喪。則妻降一等。前于尊親大喪。從服皆有等。此括諸未備輕服言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句從母。句舅。句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庶子爲後者。謂父無適子。妾生子。爲父後者。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故于其母之父母姊妹。

兄弟無服。蓋與所後者爲體。不得復服其私親。如不爲父後。則皆母之黨。與已母之黨。皆服如衆人。邦人猶言衆人。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宗子。大宗子。族人所爲齊衰三月者也。無父曰孤。宗子父未死。年老而傳子。代主宗事。十九以下死。是不孤而殤者也。族人不得以宗子殤爲服。何也。禮有適子。則適孫與庶孫同。有父在。卽是宗子。所殤者同于祖宗之適孫耳。故不爲宗子殤服。必其旣爲宗子父死。子孤。十九以下死者。族人乃爲殤服。長殤中殤。大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五十三

喪服

功布衰。下殤。小功布衰。皆三月。除。禮宗子成人死。族人男女皆齊衰三月。今從殤降爲功衰三月。此疎屬無五服之親者也。其在五服親內者。各以所當服之月算。初喪服齊衰三月。後各以本服爲受。月滿而后除之。如衆人算服之常法也。

改葬總。○童子唯當室總。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改葬墳墓有大故。遷改也。將見其尸。柩不可吉服。又不可忽爲凶衰。故總。凡總。多中表之親。童子未當家。未與三黨周旋。故應無總。唯父死當家之童子。親族備禮。則有之。故傳以不當室反明之。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凡妾通貴賤言私兄弟謂妻父母家諸親族如常人各以其等為服蓋妻與夫同體故降其私親妾不體君得自伸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又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縗有事其布曰錫

弔於命婦與命婦弔皆弔其主人之妻也男女弔異而衰布同錫與縗皆十五升抽其半而錫重於縗錫易治也治其布使滑易也錫但易其布縗先易其縗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五十四

喪服

錫之戚在內縗之戚在外故周禮春官司服云天子以錫服內公卿以縗服外諸侯輕重之等也麻之有錫言麻布加易治也有又通加也抽除也十五升千二百縗也除其半六百縗也事猶治也有事無事反總而言有事其縗無事其布則總矣曰錫明所以異于縗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擗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女子既嫁父母死奔服與婦為舅姑同惡猶凶也笄簪也首簪頭也有首言不折也惡笄短不必折其首

凡吉笄長尺二寸凶笄長尺露髮曰髻猶男子免以布覆髮曰總猶男子冠受布同始死盡去笄總露髮成服則惡笄布總此女與婦同者也既葬虞卒哭女子適人者歸夫家則以吉笄易凶笄蓋笄不可更受

又不可純吉用吉笄而去其首此女與婦異者也櫛笄竹木簪櫛梳也玉藻云沐用櫛櫛髮晞用象櫛此櫛笄謂笄同櫛用竹木也象笄謂笄同櫛用象骨也

周禮弁師云天子諸侯弁簪皆玉則大夫士以下用象可知女子言折笄首婦不言者婦以惡笄終喪不用吉笄故不言折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五十五

喪服

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妾為女君不杖期為君之長子三年笄總與上同但不髻異耳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衽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

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袷尺二寸凶服上曰衰摧也削裁截也幅布邊幅外內謂削邊縫向外向內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三衽衽鉤也

屈折曰衿每幅疊三折衰獨外削者衰以摧為義裳以常為義衣貴裳賤衣變裳不變也齊緇其邊使齊異于斬也裳邊緝向內衰邊緝向外負以布一方上聯衰領後垂于背曰負適謂衣領負廣出于領兩旁各一寸領寬四寸由項後出胸前亦以布一方如負聯領當心垂其狀摧然曰衰衰長六寸寬四寸成終數也此衰所由名凡喪服衣皆有衰惟負獨斬齊有論語云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卽此衣卽衰帶大帶凡禮服吉凶皆有大帶衣長出帶下尺使不見裳要也衽裳周圍連幅長二尺又五寸袂袖也屬連也幅

儀禮節解

卷十

五十六

喪服

全幅不殺取其方衣二尺有二寸謂自領至帶下袂袖頭橫廣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畧言五服布縷麤細始終變易之等始言衰斬衰三升謂正斬衰父服三升有半義斬衰君服衰與冠皆初喪始成服之制受謂既葬以冠布三升及三升半為衰其冠又接齊衰冠之七升受猶接也齊總倣此大功以下皆以受言降大功衰七升正服八升冠

皆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降小功衰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緦麻無受也大功不言受者見本章小功無受者五月服除諸侯五月而葬服除無可受也

按喪服雖止及大夫士而天子諸侯下至庶人皆可知士與庶人同禮大夫加于士則諸侯加于大夫天子加于諸侯皆可義推故儀禮十七篇大較備矣鄭謂天子諸侯禮亡然則後世天子諸侯何從受禮乎

儀禮節解卷十一終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五十七

喪服

儀禮節解卷十二

郝敬習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者士始遭親喪既殯及三月葬之禮禮始于士通已位未仕者言非謂此禮絕不可上達亦非大夫以上喪禮亡獨士存之謂

士喪禮死于適的室呼用斂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去聲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以曰畢某復句三句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榘肩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儀禮節解 卷十二

士喪禮

此始死招魂也適室正寢死于適室正終也無覆也斂衾大小斂之衾喪大記云小斂一衾大斂二衾始死卽用其衾覆尸以俟沐浴復招死者魂使反爵弁服純衣纁裳士之貴服纁綴也以裳連綴于衣荷于左肩扱其衣領于帶間東榮屋東檐死者所居屋自前榮東南角升中屋屋脊北面向幽也畢長聲某死者名復反也三三呼降衣于前擲衣于南檐庭下受受衣篋竹器升自阼階象生還也以衣覆尸上象寬反也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覆之耳不以斂也既斂藏而藏之復者降自後自檐西北角降也榘齒拄

其齒使口開可奉舍角柶角爲匙扱米飯舍者先屈之以楔其齒燕几燕居所憑几有四足橫其几以足夾制尸足使平直如常便著屨也

按招魂俗禮近誕周禮天官夏采掌之檀弓大喪雜記等篇皆載其事大抵承襲附會爲二氏超生薦亡開路回殺之濫觴非禮之經角柶楔齒燕几綴足古人因便制用亦非不易之典

奠脯醢醢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乃赴于君主入西階東南面命赴者句拜送

此始死設奠赴告也始死設襲奠用生者禮如進食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二

士喪禮

然脯醢醢酒日用常需升自阼階自主階也尸東尸右當肩時尸在房南牖下南首以東爲右如生人飲食右便也張帷于堂上爲婦人哭位赴訃通猶報也報凶曰赴赴于君君爲司命親死告君迫切之至主人孝子尊屬主赴者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西階東邊正主如死者存南面命主人在堂上赴者在庭下拜送敬君也

按赴告之禮古人唯君今世親族朋友一一赴矣有賓則拜之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此始死尸在房之哭位賓弔者孝子拜賓不言賓答喪拜無答也孝子既拜則入房不送賓牀尸牀衆主人死者之衆子弟婦人主婦親者亦婦人卽衆主人妻室在房西衆婦人小功以下內外諸兄弟之妻戶外房戶外北面尸也兄弟衆族親小功以下男子子也婦人堂上故男子堂下北面向尸哭也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此未小斂而君使人弔之禮徹帷君命升堂也迎于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三

主喪禮

寢門外不出外門不哭聽君命也主人導賓先入門右堂下北面以俟賓升主人立堂下中庭弔者致君問弔之命于堂上主人堂下一拜喪拜不再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踊者三九乃成踊始死孝子昏迷不備禮不成踊不迎送此成踊拜送敬君命非君命則否君使人禭徹帷主人如初禭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親者禭不將命以卽陳向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

東牀上朋友禭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禭以適房

此賓客弔禭之禮以衣衾贈死曰禭主人如初迎送弔使衣曰領裳曰要入衣尸入室以衣加尸上孝子唯君命至出迎送大夫以下弔禭皆不出升降自西階不忍由主位因君命出遂拜賓不爲拜賓出賓有大夫則特拜士以下旅拜卽位卽拜賓之位于西階下不于階上不踊尸未夷堂不備禮也大夫雖不辭主人不待辭卽入此以上君使與大夫弔禭之禮親者大功以上之親同財禭不必致命主人直以所禭

儀禮節解

卷十二

四

主喪禮

衣就房中陳設小功以下內外庶兄弟禭則使人將命主人牀東拜受禭者委衣尸東牀上避君衣也君衣加尸上此委尸旁亦不卽陳以殊于親者也朋友禭則親執其衣進不使人將命主人拜受禭者委衣尸東牀上與庶兄弟禭同禭者退主人哭不踊以殊于君禭也主人有司徹衣陳設待襲執衣如禭亦左執領右執要房東房始死斂必于東房不忍遽離寢所也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稱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江長三尺置于宇西

階上

此設明旌物采色周禮司常職雜帛為物各以死者
生時所建旗幟色為旌書姓名于上表其柩亡無通
賤無旌旗則用緇帛半幅尺一寸經赤色末旌尾終
幅二尺二寸銘書名某氏姓也某名也尸在棺曰柩
竹杠以竹為旌竿字檐下置于宇西階上柩將殯于
此死者不可識故銘以識之檀弓曰愛之斯錄之矣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為塋役于西牆下東鄉新盆
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
領南上不明衣裳用布簪并用桑長四寸纓中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五

西序下南上

此尸將沐浴飯含而陳其具也甸人主治田野周禮

儀禮節解

卷十二

六

主喪

有甸師其徒三百人掘坎將埋沐浴餘水塗累塊焉
竈煮水沐浴者皆于西陰方也盆以盛水浙米取潘
槃以沐浴瓶以汲水敦以盛米著地無足曰廢鬲釜
屬以煮潘與重鬲重鬲二鬲也以其縣于重故曰重
濯洗滌也造至也陳襲事陳設襲尸衣裳衣尸曰襲
房東房衣領向西自南陳而北尸南首衣陳尸東領
西向尸也文采曰綳與緼通屈折也陳設屈折成文
而始死尚舊陳衣行列不必綳明衣裳既沐浴近體
所著明潔之衣裳用布還襮也簪言會會結其髮以
簪管之簪即簪用桑木桑喪也首尾間中狹曰纓中
布巾藉尸首以飯含者環幅廣袤等也俗畏死以巾
蒙尸面鑿其當口奉飯非禮也雜記云鑿巾以飯公
羊賈為之禮巾不鑿掩尸面用練帛五尺析裂也末
帛端也裂其兩端結于腦後瑱以塞耳生人弁冕兩
旁充耳用玉石曰瑱尸以白綿塞耳慎目以巾蔽目
緇表經裏中著緇組繫以條為繫也握手縫帛如簫
韜尸兩手玄表經裏長尺二寸寬五寸半簪籠也空
其中旁寬寸著緇以組為繫兩手交貫于牢決本象
骨為之著右手大指射者以鈎弦死則用木為之正
猶善也王棘擇棘二木皆棗類必言二木用二決左

右大指各一皆有組爲繫借以連屬兩擊也極本韋爲之射者以韜右手第二三四指大射禮云朱極三是也尸以續爲之裏其手指亦用二左右手各一死者手不屬因生時所有事以爲斂具愛敬之至也冒以韜尸狀如直囊上曰質以緇帛爲之下曰殺色用赤質長與手齊殺長及腰可掩足爵弁玄緇爲弁純衣緇帛爲衣皮弁皮爲弁其服祿衣祿亦緇祿言象豕也豕黑色緇帶大帶韎韐赤韎詳士冠禮屨言冬夏隨時用之白屨卽士冠禮所謂以魁樹皮弁服之屨也總屨底連際絢屨頭飾純緣屨口三者皆以緇

按鄭解此節之義茫然慎目之慎讀爲詩葛藟之縈握手牢中之牢讀爲樓皆無謂

管人汲不說脫緇屈之祝浙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

階不升堂受潘判平煮于甕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櫛拒用巾浴用巾拒用浴衣渙濯棄于坎盥盥如他日盥用組乃筭設明衣裳主人入卽位此沐浴也管人主館舍者及取水于井緇引瓶繩繩著瓶不解而屈之以盛水授祝祝夏祝治浴事記云夏祝浙米水淘米取汁曰潘煮之以浴尸也受受於祝祝既取潘以米實于敦奠于故處暑月以冰清尸夷槃平槃以盛冰置牀下大夫以上有之士君賜乃有外御侍從男子沐卽管人所煮潘受以入房沐浴

主人孝子以下出戶外象生時裸袒子孫離側也拒拭也渙櫛通穢水蚤爪通剔手足甲曰爪刷鬚鬚曰揃束髮曰髻既沐浴主人乃入卽牀東之位按鄭謂揃爲斷鬚非也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相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微抗設巾微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句實一貝句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句唯盈句主人襲及位

此飯含也。周人重喪祭禮兼三代。故祝有夏商嘉禮文告。則大祝小祝凶喪勞役。則夏祝商祝。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事。商祝辨乎喪禮。夏商禮忠質宜喪而商爲亡國。故凶事用商禮。商尚白。喪主素。至今猶然。羹重也。祭服爵弁純衣。士之祭服。在上皮弁服祿衣。次之重衣曰襲。時尸未飯含。先重其衣。俟含後衣也。主人孝子左袒。將有事。扱扱衣袂面。猶前也。右腋下帶閒盥盥手。洗貝。將奉含。洗柩。將扱米建。插也。巾以承餘粒。既飯含。卽以掩其口。牖房南牖。尸首南。故北面去其枕。使首仰。則飯易入。以巾藉其首。則米

不落牀簣間徹楔去角柶奠貝于尸西避奠位也主人位尸東將舍肉尸足北過西不從首敬也宰從從主人主人在牀上宰從之立牀西在主人右佐飯主人左手執柶扱米實尸口內右旁三扱實一貝左中如之九飯三舍米曰飯貝曰舍先米以藉貝飯爲食貝爲用愛養如生也三舍未滿加飯唯盈而止主人奉舍畢襲袒衣反位于尸東

商程掩句瑱句設幙目句乃肩綦結于跼連綯句乃
糞句三稱句明末不在算設鞬帶潛笏設決麗于擊脫
自飯持之句設握句乃連擊句設冒囊之句撫用衾句

巾裯暑死蛭埋于坎

此襲尸也。掩謂旣飯舍以所陳練帛掩尸面以續瑱塞其耳。緇巾悞其目。練帛外掩之結于項後。乃著屨綦屨繫耐屨底。絢屨頭繫結于底。上連屨頭使牢固也。首足旣斂乃襲衣裳具曰稱三稱士禮明衣不在算。先著布衣裳。又加三稱設韎韐大帶。搢竹笏帶間右旁搢插也。設決前所陳棘決施兩大指以決繫交麗兩掌。掌後骨曰擊麗連也。左決連于右掌。右決連于左掌。使手交如生。自飯舍時持其擊使不旁垂。以便飯至是設搢乃連之。不設極極無衣但以續包之。

龔畢設冒以韜其身。藁韜也。襌覆也。衾斂衾覆尸待明日。小斂巾沐浴之巾。柩扱飯之匙。鬢所櫛亂髮。蚤爪通所斷手足甲皆埋階間坎內。

重勾木升鑿之旬入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夏禱
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署用疏布久之繫用幹縣于
重幕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幹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

于重

此設重也。重者，木不可動之名。易卦大過死亡之象，序卦傳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棺槨之利，取諸此。不可動者，重之義。故設重象死者，刊木為段，以象鬼鑿木為孔，以懸兩，置于殯宮庭中，三分庭，一在南，置庭下稍南也。鬻餘飯以飯舍餘米為粥，用二鬻象人膈上膈下，于西牆下陰方也。器以覆兩，久矣，通不復發之意，封固久遠至葬埋之，不復開矣。既夕禮云：皆木桁，久之與此同。幹，篋條繫繫重，兩器用韋，席謂以韋席環圍，未交向後以左掩上，故曰北面左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一

士

士

按重之設，三代已有之。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後世遂以韋席為人形，即詩所謂蓬條亦招。竟之類，緣古俗禮流為怪誕，似此者非一端。豈盡先聖之典刑與？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綯句絞句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禭裏無統，膳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

布實于簞，在饌東，設盆盥于饌東，有巾，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策夷衾，饌于西牀南，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髀，剔去蹄兩腠，百脊肺設局，甕，西末，句素俎在鼎西，西順，句覆七，東柄。

此將小斂陳設之儀。尸既襲加衾，絞曰小斂，未棺斂曰小斂。厥明，死之明日，陳衣陳小斂衣。房，東房南領衣，領向南順尸，尸在西，自西陳而東，綯屈也。前列自西東，次列又自東西也。絞以束衣衾，橫三幅，直一幅，廣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一

士

士

終幅，橫直皆全幅，古布幅廣二尺二寸，橫三則六尺六寸，析裂也。末絞兩端，裂之以束衾被也。在衣外絞內，緇，黑色，禭經同，赤色，無統，不用組繫，以外有絞也。祭服，純衣之屬，次衾，散衣，祿衣之屬，次祭服，古者斂用禮服，以其貴重華潔也。十有九稱，合陰陽之終數。陳衣親屬之襚衣，皆陳設雖多不盡用也。以上陳小斂之衣，饌陳也。脯醢醴酒，小斂之奠，饌于堂下，皆有巾，冪用鍛治功布為之，實竹器內，簞竹器酒醴脯醢，東設盆以盛水，將奠盥手也。巾以拭手，此上皆小斂之奠具也。苴經絞苴麻為斬衰首經，其大一搯麻根。

向下居左象陽也。要小敘麻爲之小首經五分之
一帶。卽要經麻散垂不絞。壯麻經齊衰首經麻根居
右向上象陰。二經父母之喪。孝子未成服。小敘畢。先
加麻。經皆先陳于堂下。東。婦人經帶與男子異。男子
麻散垂。婦人結其麻本。凡麻帶皆本下垂。唯首經有
上下本之異。在房。在東房。不與男子服同。處堂下。此
陳小敘之席也。牀夷尸于堂之牀。第席也。夷衾制與
冒同。較大小敘用冒。大敘用夷衾。西方盥。設盥西階
下。舉尸者盥也。一鼎特豚也。小敘畢。將奠。先設鼎。寢
門外。常鼎北面。今西面。凶事變也。實鼎中實特獨也。

儀禮節解

卷十二

十三

士喪禮

鬻解也。四謂兩肩兩髀。各去蹄甲。胎脅也。兩胎與脊
併四爲七體。共實一鼎。肺周人所尚。亦實于鼎。肩以
木實于鼎。鉉橫制鼎。鼎蓋末。肩尾末向西。抽肩者
自東出。異于食鼎也。俎以載肉。素俎白木爲俎。喪主
素俎順鼎西橫設。以舉鼎肉橫加俎上。亦末西柄
東。皆小敘之奠具也。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
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
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杜如初。有枕卒敘。徹帷。主
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括

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士舉男女奉尸。使夷
于堂。幪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出于足。降自
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
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

此小敘夷尸出堂也。士親屬供敘事。二人盥手。並立
西階下。以俟舉尸。有司布小敘席于房。戶內莞蒲席。
簟。竹簟。莞著地。上加簟。簟上布絞。絞上衾衾上散衣。
散衣上祭服。散衣顛倒置之。惟祭服順首足不倒。美
者。卽祭服。在中。近膚居上。旣布。二士自西階升入房。
舉尸首足遷于衣衾上。還反西階下。以俟。乃設牀第。

儀禮節解

卷十二

十四

士喪禮

于堂中兩楹間。將使尸出也。杜。席也。如初。亦下莞上
簟。敘畢。乃徹堂上帷。將夷尸于堂也。馮。凭通。撫也。髻
括通。結也。親始死。孝子投冠存弁。纁小敘畢。尸將出。
盡去其弁纁。散髮結以麻。袒左臂衣。扱于帶右。免。纁
同。免冠以麻布纏頭曰纁。父喪免徒首。母喪纁以布。
孝子免而括髮。衆主人纁不括髮。于房。尸尚未出戶
也。婦人以麻結髮爲髻。曰髻。室在房西。死于室。遷于
房。室深于房也。士卽二士舉。舉尸首足。男女主人以
下血屬。使夷通不起。曰夷。故尸居謂夷。夷衾解見
前。如室位。男東女西也。尸南首。孝子北。由尸足過西

降堂衆主人謂庶子從降卽位于東階下西面婦人東階上亦西面衆主人徑往卽位孝子就賓位拜賓與大夫士畢而後卽位大夫特拜尊也拜士同衆曰旅襲經著首要經陳于堂東襲于東序之東復西面之位舉奠也

按鄭謂始死將斬衰者筭纓是也謂將齊衰者素冠未然父母始死孝子免冠筭纓如罪人所謂徒跣者也服間云親始死難斯徒跣難斯卽筭纓不冠曰徒不履曰跣周禮罪人徒役不冠飾父母初喪孝子負罪引慝如囚人何冠屨之有況小斂親死越宿豈尚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五

士喪禮

從容如冠待既斂而後免邪故叔孫武叔母死小斂尸出戶始投冠子游議之旣夕禮啓殯丈夫皆髻如婦人已殯及葬猶不冠而汎始死乎旣成服乃有喪冠若始死卽素冠又何俟三日然後成服

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俎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肩予左手兼執之取鼎委于鼎北加肩不坐乃杞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胎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抵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勾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大夫踊甸人徹鼎甸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

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尼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大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

此旣小斂之奠也始死孝子昏迷不成禮祝與執事者代奠舉舉鼎盥將舉鼎盥手左右鼎左右二人共舉鼎寢門外右人執匕卻向後左人執俎橫持攝卽持也鼎入寢門錯于阼階下西向錯置也置俎鼎西北向橫設鼎自外入西爲左東爲右右人旣錯鼎左手執匕右手抽肩以予左手併匕執之右手取鼎蓋委于鼎北加肩蓋上不跪立委之喪禮質也遂以匕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六

士喪禮

取肉載于俎右人匕左人受而載之兩髀以下載肉之序兩端俎東西也亞次也覆反也皮及居下抵本也肉以骨爲本進向尸也旣載執匕以俟奠夏祝及執事盥將升奠也夏祝執醴先升執事者以酒脯醢俎從俎升丈夫踊要節也凡奠男女踊皆以奠者往來升降爲節甸人徹空鼎出反門外故處初堂下簞內功布巾待祝于阼階下親受祝與執事以醴酒豆俎設于堂上尸東如生食右取便也執醴酒者立尸東北面奠以醴酒爲主在豆俎之西南俟豆俎奠而後奠錯卽奠先奠豆俎次豆東奠豆俎者皆立于俎

北南面自西而東以西爲上上尸也豆近尸醴酒錯于豆南祝乃受巾于東階下升堂畢奠由尸足之北降西階婦人踊奠者降由重南往東丈夫踊奠節也重設于庭中奠者降復位東必過重南賓出奠畢也孝子初喪毀困使人代哭喪大記云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大夫以上有家臣士無官所親以序相代也

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句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儀禮節解

卷十二

十七

主喪禮

友親禭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禭者以褶祿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

此將大斂禭之禮告須告主人待也出于足由尸北過尸東西面委衣于東牀上如襲時禭于室中之禮朋友親禭不使人如初儀亦如室中之禮既禭西階上哭踊主人不踊別于君禭也褶夾衣凡斂衣貴厚必用褶有衣則有裳乃備一稱凡禭執衣及徹衣皆左執領右執要如室中之禮禭者與徹衣者升降皆由西階徹者以衣降歸于東

按親始死含襲明日乃斂又明日乃大斂三日猶企其復生也然暴尸累日將有腐敗之憂盛夏暑月此禮未可盡拘

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綯綯給綯衾二句君綯綯祭服綯散衣綯庶綯綯凡三十稱綯不在其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甒醴酒角解木和髡髡豆兩豆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籩無膳布巾其實栗不擇句脯四脰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

此將大斂陳設之事宵卽小斂之夕燎地燭在地曰燎手執曰燭厥明謂小斂明日卽大斂殯之日陳衣儀禮節解

卷十三

十八

主喪禮

陳大斂衣于東房南領西上綯綯俱見前綯單被包衾外衾絮被二一包絞內一覆絞外庶綯親朋之禭大斂衣三十稱士禮也君百稱大夫五十小斂十九稱上下同之綯不在稱數稱必二衾二絞橫縮亦二皆算稱唯綯一故不算衣雖多用數不必如陳數此上陳衣衾也東方之饌東階下陳奠具也髡白也白木爲豆凶事尚素也兩豆一葵菹芋一羸醢芋土芝言葵又言芋用其一也兩籩一栗一脯膳籩飾籩邊曰膳喪器質故邊無膳布巾以覆邊兩籩一實栗不用選擇內則云栗曰撰之凶事質故不擇一實脯用

四脰數脯以脰脰直也。奠席設奠之葦席。周禮司几筵職。喪事設葦席。斂席大斂藉地莞簟也。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奠席東。皆堂下東。所謂東方之饌也。

按羊。卽蜀人所謂蹲鴟。其莖葉可茹。鄭謂齊語全茹爲羊。未可据。

掘殯。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玷南。

此陳殯具。大斂尸入棺。遂殯。殯賓也。周人殯于西階上。賓之也。埋棺之坎曰殯。其深見衽棺蓋合際處曰衽。詳見禮記檀弓。升棺棺升堂。載以輜車。蓋棺蓋居。

儀禮節解

卷十一

十九

主喪禮

棺下。棺遷于坎尸。遷于棺而后加蓋便也。熬黍稷炒穀也。雜魚與腊置殯中。柩旁。或螻蟻使不侵尸。按熬黍稷魚腊以殯。迂闊無當。不可用。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句魚鱠鮓九。句腊左胖。句解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句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句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句其餘取先設者。句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

此陳殯奠之具。三鼎。豚魚腊。門外。殯宮門外北上。三

鼎自北直陳而南。豚合左右體升于鼎。鱣魚用九鱠。

鮓。二魚名。腊乾禽兔也。用左胖。別于吉也。髀尾骨不升于鼎。其他豚體及匕俎之陳皆與小斂同。燭以照奠于室。俟于饌東。于堂下東方饌之東也。將大斂祝徹小斂之奠。盥手門外入。禮彌敬也。升自阼階升堂。徹奠也。先徹冪巾。授執事者于東階下。以待再受。乃徹饌。祝先取醴酒北面立。執事者南面徹餘饌。醴酒後設。先取其餘饌。先設者先取。後設者後取。取畢。南面西上立。俟執醴者先行。從之。由尸足北過西降堂。以所徹酒饌如堂上之位。改設于堂下西序南與堂。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二十

主喪禮

西榮相直。俟新奠升室而后去之。執醴酒者仍後設。如初。小斂奠北面西上。俟執豆者。既設豆。立豆北。南面東上。俟設醴酒畢。祝先行。執事者從之。往東堂下新饌處待事也。

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衾衣。句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此大斂也。既徹奠。將布斂席。乃設帷堂上。士盥位。如小斂。盥于東堂下。布席堂東。如小斂下莞上簟。美者

在外殊于小斂。斂在中也。祭服美故在外。君祔寧順領布之。不敢倒置。其餘隨宜縱橫可也。大斂乃用君祔。責在外也。當斂時。大夫至。則告以主人有事。未及拜。非斂時。卽降拜也。士二人舉尸首足。遷于所布木衾上。復還西階下。親形愈斂。孝子情愈迫。故踊無算。衾絞結束畢。徹堂上帷。馮尸如初。主人西面。主婦東面也。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句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踊。衆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三

主

目

此旣大斂殯也。蓋闔棺蓋。大夫卽前所告大夫後大斂至。主人有事未拜。至是乃降西階拜。拜畢遂北向階上視殯。柩在殯于西階。故卽階下視殯殯也。衆主人與婦人各復東階上下之位。而主人猶視殯西階下。以所陳熬設置殯內。棺四旁各一筐。乃以木攢棺加塗。俟三月葬乃啓。孝子不見親形故踊無算。銘銘旌。初置重上。今取置殯東。不見親所在。表之使知其處也。殯畢。主人復東階下位。踊。襲袒衣。俟奠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誓

三列。句腊進柩。祝執醴如初。酒豆蓬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句設豆。句右道。句道南栗。栗東脯。豚當豆。句魚次。句腊特于俎北。句醴酒在蓬南。句巾如初。旣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句闔戶。句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

此設殯奠也。旣殯奠于室。燭。卽俟于饌東之燭。喪奠不啓。殯奠必侵晨。故用燭。喪奠皆自阼階升。猶生事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三

主

目

之也。巾。卽祝徹受執事者之巾。至是祝仍受之以升。執席者從入室。設席于奧。尸殯于西階。奠設于室西。南隅。席向東。祝委巾于席。降東階。取醴執事者舉酒。豆。邊士盥手。舉三鼎。自門外入。阼階前。西面北上。直陳而南。執匕俎。局。罷。杞。載。皆如小斂之儀。魚載于俎。左其首。以脊脊進。三魚一列。九魚三列。腊以骨進。祝執醴先升。執酒豆蓬俎者從之。升自阼階。丈夫踊。要節也。甸人徹鼎出。置門外。故處醴酒俎豆之奠。皆由楹內入室。席向東。奠向北。以西爲上。執醴酒者北面立。俟奠豆蓬俎畢。乃奠醴酒。先設兩豆。道醴。道在右。

醢在左可知次設兩邊粟脯栗在直南脯在栗東卽醢南次設俎豚俎當豆北魚俎次豚東腊俎魚北腊言特者鼎俎尚奇腊無偶故特也已乃奠醢酒于邊南醢在栗南酒在脯南加巾如小斂之奠執饌者既奠出室立戶西戶在室東南立者西上上神席也祝後出闔室戶鬼尚幽也出則祝後降則祝先祝降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皆要節也兄弟小功以下之親將去哭辭殯出門出殯宮門東方卽倚廬哭苦塊之哭倚廬之內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二十三

主喪

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文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墻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句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戶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戶不當君所句踊主婦東面馮戶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

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及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十四

主喪

此君視大斂卒殯之禮喪大記曰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賜加厚也君欲視斂預使告其家主人不敢升堂陳衣衾以待見馬首不哭敬也初哭可知禮喪不迎賓迎賓則不哭門右門東也北面臣禮也衆主人庶子也袒衣變也君弔臣喪巫祝先小臣執文敗不祥釋采于其門告神而後入示崇重也主人辟退卻不前敬也升自阼階君自主也君立阼西面祝背東房牆南面立君側詔禮也喪大記曰君視祝而踊君將哭尸主人由門右進立中庭下北面哭拜稽顙成踊出恐君卽行送之不敢望君留也自此以下斂尸馮戶視殯視塗視奠并哭尸凡六事君每視一事畢主人輒出送君君輒命反然後乃敢更舉一事也主人復位復門右之位君命主人升行斂事也主人升立于西楹東北面近尸西也升公卿大夫亦君命升繼主人立西楹東主人之左相繼而西使

孝子近尸得自展其事也東上上君也乃大斂畢公卿大夫逆降在西者先降復堂下哭弔之位位詳下節主人降出君又反之將馮尸主人立庭中君堂上坐以手撫尸當心示哀恤也主人庭下拜稽顙成踊出君又反之主人復初立門右之位衆主人退避于東壁南面君將降也東壁猶東廂自門右趨東壁便君降命主人升與主婦憑尸不敢憑君所撫處疑與尊者同也主人降出君又反之將視塗主人入門左殯在西階將趨西也君升堂卽位視塗衆主人亦自東壁復門右北面之位塗畢主人出君又命及將視儀禮節解

卷十二 二十五

奠主人升自西階乃設奠執奠者升階及降自重南當丈夫踊之節則祝導君按節而踊要猶按也奠畢主人乃出哭者止君退不敢聒尊也俟君出乃哭廟中殯宮主人不哭送君也辟避道旁致敬也君子車上伏軾答之貳車後車君車必貳備不虞也使異姓之士乘在後後車畢乘則君車行矣主人乃哭拜送襲其袒衣入卽東階下西面之位衆主人皆襲大夫有後至者主人旣就位而後拜禮責更始不以送君之便拜賓也

按君臨臣喪一體之誼哀敬之情而使巫祝告門小

臣執戈前驅後入何爲者也此後世人主妄自驕貴崇尚巫風而爲此非先王哀有喪之禮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此成服而謝弔賓也三日謂旣殯之明日始死之第四日也云三日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也孝子服親之喪心無窮而情常迫生者之服四日猶以爲三日死者之期三日已成四日矣杖服時卽杖拜君命及衆賓拜其臨弔也棺中之賜襚也不拜不忍遽死其親之意葬後乃拜也

按拜弔不拜襚鄭註未達三日成服喪禮之大節儀禮節解

卷十二 二十六

亦不宜大畧

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鄉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此以下三節旣殯以後至葬三月內朝夕哭奠之禮此一節朝奠之位夕可知始死至殯三日代哭不

絕聲殯後無代哭唯朝夕哭于殯宮遂奠焉朝夕卽殯明日之朝夕子卯築紼亡日吉事避哭不避也吉祭避喪奠不避也婦人卽位于堂阼階上也南上自南序立而北丈夫謂衆主人兄弟賓客皆助奠者門外殯宮門外西面門東也北上自北立而南外兄弟異姓有服之親在衆主人南亦西面變南上自南立而北不統于衆主人也賓客繼之亦西面變北上自北立而南又不統于外兄弟也其南方北面立者在門東則自西而東以西爲上在門西則自東而西以東爲上在西方東面立者則自北而南以北爲上情

謂他國卿大夫有事于本國來弔者異爵爵尊于主人也敵謂他國之賓與本國諸公卿大夫爵同者則主人先拜他國賓而后拜本國賓否則先拜異爵者凡異爵謂他國本國爵尊于主人者拜之皆就其位不敢于本位遙拜也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句立于其東取豆句邊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句邊俎序從句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句立于豆北南面邊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句酒錯句復位句醴錯于西句遂先句由主人之北適饌此將朝奠先徹昨日殯奠徹者祝及執事輩儀與大斂徹奠同解見前徹以昧旦室中暗用燭燭先入徹者從祝先取醴北面立執事者取酒立祝東亦北面次取豆邊俎南面立以西爲上取畢祝先出餘饌從之西降改設于序西祝執醴與執酒者立以俟而祝在西先錯豆次錯邊錯俎既錯少立執酒者錯酒于邊南復退立祝乃錯醴于酒西不復位遂先行衆從之適東階下由主人位北往東方新饌將舉以升奠于室也饌朝奠之饌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句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句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此朝奠也朝夕奠與殷奠殊惟醴酒脯醢殷奠月朔薦新之類則鼎俎具入入室如初設如殯奠也酒饌不用冪巾禮殺于殷奠也皆復位復門外初立之位卒拜送賓謂內外賓去者拜送畢餘見前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

儀禮節解

卷十一

二十九

主禮

遂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遽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訖釋匕于鼎句俎行句訖者逆出句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遽位敦訖啓會卻詣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中句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于室

此既殯後及大祥前兩期內月朔之奠生有朔食故死有朔奠禮盛于朝夕牲用特豚魚腊三鼎與殯奠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三十

主禮

同東方之饌亦如殯奠也無遽無脯栗言黍稷主食也死者月朔猶生者朝夕饗殯為主瓦敦以盛黍稷蓋以合敦當遽位以黍稷居脯栗之位也賓客助奠者主人先拜于門外後入如朝夕哭祝與執事徹宿奠設于西序南畢乃設新奠舉鼎入階前升肉于俎皆如殯奠既訖鼎肉升俎畢置七鼎內執俎者以俎行升奠訖者出句人徹鼎其執饌行升之序先醴次酒次菹醢次黍稷奠于室先豆次俎豚俎魚俎其腊俎特居北次黍稷在豆南居殯奠之遽位也敦皆啓蓋仰置敦南最後奠醴酒位皆如殯奠祝立南執豆者立北共舉巾冪其奠乃出丈夫婦人要節踊如朝夕哭之儀此以上皆朔奠其禮盛又謂殷奠殷盛也每月望奠如朝夕不殷奠也五穀新熟薦于殯亦如殷奠凡徹奠敦皆啓會不用蓋以敦足向前敦形似獸兩足踞前徹者奉敦足在前南面錯順也設于外謂設于西序南重言者疑朔奠異于朝夕也

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袖上韞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迷命右遷其

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句占之句曰從句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此將葬而筮葬地宅卽葬地筮擇策求卦象人掌葬地營度也掘地爲四隅中央如墳指以筮外其壤掘土壤置外旁也中央壤置南不于北葬北首也兆猶初也死者久宅初曰兆兆南卽所掘壤南免經脫首經禮神求吉故誓脫凶服命筮者傳主人意以詔著策在主人右詔辭自右也贛藏著策之器兼策與贛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三十一

喪禮

蓋併執南面尊著也受命聽命辭也基猶始也後艱如崩壤之類主人旣命卜筮者必述命辭以告著龜此不述命喪禮質也中封所掘四隅中央地卦者執簡畫卦之人執卦不示主人示命筮者命自彼出也旣受視又反之使占吉凶旅衆也筮者與卦者同衆共占曰從筮人告命者與主人之辭言以此卦占其繇曰從從猶吉也若不從則更擇地筮之小記曰附葬者不筮宅凡筮宅皆初地殯前北面哭哭于西階下也

旣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

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綯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

此將葬治椁及明器也井椁椁形方如井文工人成椁布于殯宮門外主人西面拜工答其勞也左還左體向西南還椁視其材制之美惡反位哭歸殯前北面哭也獻材工人獻明器之材木自北陳而南其前列居西主人東面視之布材屈折曰綯解見小斂始成樸曰素成器曰成如之拜工徧視反位哭同也

卜日旣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煇置于樵在龜東族長泣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

儀禮節解

卷十二

三十二

喪禮

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下人及執樵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闔西闔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泣卽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樵先奠龜西首樵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句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泣卜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泣卜與主人句占句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

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筵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此將葬卜日也外位殯宮門外之位門堂曰塾上塾內之北也南首龜首向南席以奠龜楚荆也煇樽通削荆銳如鐸煇火灼龜曰楚煇煇乾木以生火置煇于煇燃之在龜東並陳也族長族人之長大宗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求吉故用吉服占者三人決從違于多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在其南在族長宗人之南皆門西東面一以南為上一以北為上相繼不相統也卜人掌卜事作龜者與執煇者布席者儀禮節解卷十二終

命遂執龜還就席西面坐命龜起以龜授卜人躬負東扉立以待卜人乃坐灼龜作坼兆起以龜兆授宗人宗人以示泣卜泣卜受視反之宗人執龜退東面立與衆共占以告泣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告辭也異爵爵尊者衆賓僚友之不在者主人乃經入哭如筵宅亦殯前北面也賓出與卜之賓退歸也按鄭訓示高示以龜甲高起處龜板無高處訓考作登詩云考卜維王維龜正之其為稽卜甚明

儀禮節解卷十二終

卷十二終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儀禮節解卷十三

郝敬習

既夕禮第十三

此篇通前皆喪禮昔人以簡札太多別爲一卷借首既夕二字名篇前篇三月在殯之終此篇將葬啓殯之始其間亦無士三月葬之文所謂既夕哭即接前文卜日既朝哭而言非截然兩篇甚明說者往往以既夕爲一禮誤

既夕哭請啓期言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俛夷牀饌于階間二燭俟于殯

儀禮節解

卷十三

既夕禮

門外丈夫髻散帶垂卽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卽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力布懣用夷衾

此將葬啓殯也夕葬前二日之夕未葬以前每日夕奠哭此將啓之先日夕奠哭畢主賓皆復門外之位有司請啓殯之期于主人以告賓始筵宅卜日既使人告至是賓集又請告審慎之至也明日早起設盥祖廟門外俟遷奠盥手也父新喪無禭故于祖廟自盥至俛牀皆設于祖廟者以待柩朝也陳鼎如殯如

大斂殯殷奠之陳東方之饌饌于堂東瓦甒甒豆之

屬亦與殷奠同俛牀尸牀柩朝廟用此正棺于楹間

今設于祖廟堂下兩階間設二燭于殯宮門外炤啓

殯及徹奠也婦人首不笄曰髻主人男子以下當斬

棄者皆免冠不笄不纓徒首髻如婦人不云婦人互

見也男子既小斂襲經帶散垂成服後絞至是復散

帶垂如小斂卽位于殯宮門外如朝夕哭之儀婦人

在內男子未入故不哭主人門外拜賓入卽位于堂

下主人袒商祝亦免袒升堂啓殯也功布洗治之布

商祝執以拂柩自門外入升盡西階三等不升堂立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

既夕禮

于階上殯前作聲者三如警使聞也叩塗者三擊使聞也乃命主人男女以下哭奠祝以燭入炤徹宿奠降而夏祝升取殯前銘旌置庭下重上二祝往來相交主人見柩哀甚踊無筭拂柩拂塵土懣覆棺也

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

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

卽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

筭降拜賓卽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此遷柩朝于祖廟也檀弓曰周朝而遂葬象生時出

必辭也。用軸以輓車載柩行適祖。自重至主人從行之序。奠卽室中先夕之奠。柩行奠從兩燭。卽前二燭。柩入廟由西階升堂不由阼。子道也。主人從升。亦自西階升。婦人主婦及衆婦人也。衆人衆主人也。皆不升堂。卽東階下西向之位。柩升正于兩楹間南向。居中曰正尸北首。示朝祖也。載柩用夷牀。主人立柩東。罍重庭下。如在殯宮。布席柩西。設從遷之奠加巾。如在室才奠于柩東。鬼神尚西也。柩在殯奠亦于室西。與始死奠尸東異。始死生事之既殯神事之。凡祭室事皆西也。升自西階奠者升降也。主人踊無筭室儀禮節解

西也。主人要節而踊。要猶合也。節升降之節。奠者升。主人踊奠者降。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既奠薦遣車之馬。禮士車二馬。纓馬項下繫纓三就。以三采纏三匝。馬入廟門北面。以兩內轡交結。兩國人左右各持外轡。夾牽之。國人養馬者御者御車者策馬。箠哭成踊。主人以下也。薦車不言哭。馬言哭者。方奠車入未成薦。既奠馬入并薦。乃哭成禮。非既薦車別薦馬也。車停廟中。馬右還出。啓殯之賓事畢。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遂請祖期。祖始也。始出祭行曰祖。凡祖以先夕柩明日行。卽朝廟之夕。設祖奠象生時出祖也。有司問祖奠。早莫主人以日側對。日過中曰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東商祝節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具設披。爲引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緇茵苞二簣三黍稷麥。句。黍三醢醢屑。句。霏用疏布。緇二醢酒。霏用功布。皆木桁。句。久之。句。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槃匱。匱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嬰此載柩陳明器也。主人既送賓入廟。遂祖將載柩變

也記云賓出匠納車于階間乃昇柩階下載于車上束之移堂上奠降設于階間當柩車西之前束束有前後柩北首奠當戶右肩也飾柩謂設牆柳卽今棺罩詳喪大記池象屋承雷懸柳前一池士禮也上爲幌下爲帷紐以聯屬幌帷喪大記云士纁紐二緇紐二經卽纁前經南方火色後緇北方水色齊幌上中央圓起如臍以三色緇相次爲衣大夫以上加貝喪大記云君齊五采五貝大夫三采三貝士三采一貝此無貝說異披以帛繫棺兩旁束上使人持之外連綆引柩內制棺使不披側也喪大記云士二披用纁

送葬用草爲之記云菅筭三黍稷麥各一也甕瓦器瓶屬屑薑桂之屑內則云屑桂與薑醯醢屑三甕覆以甕甕小瓦器二醴酒各一也功布細布醯醢醢酒濕物皆用甕木柎木爲架以閣苞筭甕甕等又灸通詳前篇設重節謂甕甕之類皆固塞堅久以上食器也用器常用之器敦簋屬杆盛湯漿槃匱盥器流匱口士無祭曰故生無祭器明器亦無祭器若燕間歌樂之器瑟瑟鐘磬之屬有之役器征役之器甲鎧也冑焚釜干楯也竿矢服燕器燕間之器械以扶身笠以蔽日嬰扇也以招涼皆燕器

按明器之設古人事死如生之意然多藏誨盜爲死者累古禮有不如今者此類是也

徹奠句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祖還旋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

此設祖奠也將陳祖奠徹遷奠巾與席俟于堂西以待奠要節見前御柩柩已在階間車上北首商祝今御柩車轉首南向示將出于時乃設祖奠象行者出

祖也。踊襲以下。祖奠之。儀主人既踊襲其袒衣。立。柩東。少南。避婦人也。婦人自堂上降。立階間。柩車還向外。而所陳明器不動。未成行也。銘銘旌在庭下。重上祝取置茵上。茵與旌同藏于壙。而重不藏也。重先北向。二人舉重以左。體轉東向南。柩還重亦還也。乃布席設祖奠。與遷奠柩西同。柩還遣車將行。故復薦馬。祖奠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來朝。柩行之期。主人入復階間。柩東前束之位。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七

公贈。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舉入復位。杖賓賜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購。附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友位。若無器。則摅。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

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賵。知生者賵。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乃代哭如初。宵為燎于門之右。

此柩將行而賵贈也。公君也。助葬曰賵。玄纁二色帛。十端為束。馬兩二馬。士車用兩馬。擯者出請使事。主人釋杖出迎。北面袒。重君命也。使者以公賜馬入陳。庭下重南。親奉幣由馬西進。當兩階間。柩車前北面。致君命。輅即柩車。不升堂。柩在階下也。車無漆飾曰棧。周禮士乘棧車。車箱曰服。賓以所奉幣奠于柩車左箱。尸南首。左為右。象生右受也。主人在柩東。喪贈

儀禮節解

卷十三

八

不親受。故奠之車箱。重君賜。不以委地也。賵畢。賓出。主人之宰舉所奠幣歸于東壁。士主人之衆有司受。所賵馬出。主人送賓。復位乃杖迎。君命釋杖。卒事復杖也。以上君賵之禮。賓賵僚友之賵。不親致使人將命。主人拜不稽顙。不成踊。禮殺于君也。賓奠賵出。擯者請事若更奠。必以羊。是士之上牲。主人之士受之。如受馬之儀。賓又出。擯又請。若以貨賵。是助生者。不奠于柩。主人出門外。賓東面。以器盛貨。坐委地。主人宰由主人北。西面。舉之。若無器盛。則宰對賓迎。受主人亦不親受也。摅猶送也。以上賓客賵奠賵之禮。賵

極行以物贈死者就器現成之器跪奠于主人所陳明器之列乘車之西凡將贈奠賻贈之禮主人必請賓事畢乃出拜送不敢逆賓意也重言者明雖奠賻畢必請也兄弟情親且贈且奠生死兩施可也生者所知相敬不相親幣馬可竭飲食可省也贈以送死賻以助生禮各有宜不可混施方木板書賻贈之人與物九七五書行數遣送也書送葬車徒之數策編竹簡贈少書于板遣多書于策聘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書于方是也極將出主人哀慟與始死同使人相代哭不絕聲如初喪時賓即祖奠之夜爲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九 既夕禮
燎于門內右當極東以照哭者奠在極西主人在極東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解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葵道羸醢四邊棗棗栗脯醢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句南上綳句邊句羸醢南句北上綳句俎二以成南上不綳句特鮮獸句醢酒在邊西句北上句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此設遣奠厥明祖奠之明日陳五鼎羊豕魚腊鮮獸

各一殷奠故用少牢如初如前此殷奠之儀實鼎中實左胖左半體不用右殊吉也解不升于鼎賤也腸胃肺皆羊離肺肺割不絕也豕亦如羊用左胖解不升凡磔牲皆謂豚解小豕曰豚凡豕不用腸胃黍食同穀也魚乾魚腊乾禽鮮獸兔鹿之屬新殺者皆如初如殯奠魚九腊左胖解不升也東方之饌饌于東堂下邊豆酒醢皆是四豆即周禮醢人饋食之豆脾析牛百葉蟬蟬也羸螺同棗乾米餅糟曰醢清曰酒陳器陳昨日所陳明器滅門內右燎二人執燭俠極車兩旁皆北向以將奠改設舊奠故西亦用燭賓入助奠主人拜于位不出迎徹舊奠男子踊改設西北婦人踊皆要節也徹者乃適東方之饌取新豆鼎自外入不言札載可知乃奠于極西奠始豆四豆南爲上綳屈陳也西南脾析脾析北蟬醢醢屈而東葵道葵道南羸醢羸醢南邊邊北上以次而南棗連羸醢在北棗南棗屈而西栗栗北脯故曰北上綳五俎二列在邊南自南而北兩行直陳不綳屈也西南羊羊北豕東南魚魚北腊惟鮮獸之俎無并在豕腊北曰特醢酒在邊西自北陳而南醢在北酒在南醢在脯西酒在栗西也

按少牢五鼎士葬亦五鼎故禮所謂士者亦通大夫而言鄭謂大夫以上禮亡此爲諸侯士及用大夫禮不合則云攝盛非也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句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哭請讀贈執筭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母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母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商儀禮節解

卷三

士

既夕禮

此柩行也甸人主設重者抗舉也道廟門外中甬道倚之謂欲置之道東爲左東主位重主象也倚于道旁俟虞埋之又薦馬柩成行也馬亦由中道出乘車道車臺車各從其馬駕于道上西面俟南上上明器也明器在車前車自南陳而北徹道重者門外入主人要節踊如初所謂入則丈夫踊也徹去奠上奠中

儀禮節解

卷三

士

既夕禮

苞裹俎上牲體如饗賓歸而徹俎送雜記云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體取下近足脛者小納壙中便也取羊豕不用魚腊非正牲也行器謂所陳明器先行茵最前苞繼之皆如廟中陳設之序車在器後近柩前也史掌書筭讀昨夕所書贈以筭筭計其數告于柩衆主人不命哭勿哭混讀也哭者交相止唯主人主婦不止燭在讀筭者之北讀書執筭西面執燭南面讀書則立柩在車上也釋筭則坐委筭于地也讀畢執筭者先出讀者從曰逆出公史公家掌書筭姓名者帥徒役遣送以其姓名讀于柩命衆母哭主儀禮節解

人主婦亦不哭敬公史也左讀贈右讀遣所謂贊幣自左詔辭自右也讀遣畢柩遂行商祝前執布代旌揮衆同力也主人袒柩出變也踊無筭傷親別也出廟宮襲衣將就道也邦門城門君使人以束帛贈死者主人去杖不哭敬君命也北面趨東由左臣禮也賓由右致命詔辭也賓升柩車以幣加棺上使死者被君恩也停柩受命畢乃行出國門也

按士葬而公史讀遣出國門而君使人以束帛贈非士以上不得此故士喪禮不獨爲士設大夫以上皆可也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或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卽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簪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卽位踊襲如初

此窆也壙葬穴陳送葬之明器于墓道左右北上號于壙也茵以藉棺先入壙底引大繩以屬棺懸而下主人袒爲下棺變也不哭禁諱囂也下棺曰窆送別曰贈帛以丈八尺爲制朋友贈于家主贈于壙親儀禮節解

卷十三

十三

既夕禮

疎之殊也卒贈畢也拜賓特袒哀甚禮重也主婦拜賓拜女賓卽位卽墓道東西之位主人東主婦西各向賓拜拾踊更迭踊主先賓後婦人居間賓出送葬者歸乃藏明器于棺旁以柳襲加棺上不見棺見節曰見乃藏苞簪始陳器苞簪居先藏器苞簪在後加折于壙仰置曰卻以其節向下乃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者三鄉人鄉里人助實土者卽位踊主人將反虞辭墓也襲襲衣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卽位及丈夫拾

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

此既葬反哭而虞祔也既窆實土墳未成孝子以親骸不見魂靈無依遂迎神歸歸不見柩故有反哭有弔賓兄弟衆主人皆在入祖廟柩自廟出反哭于廟自西階行升自西階也婦人由東別于丈夫也主婦入室反諧其所養也出與主人相向哭更迭成踊入不見親悲慟尤甚故賓弔者曰如之何無可奈何

儀禮節解

卷十三

十四

既夕禮

之辭主人拜稽顙哀之至也殯宮死者舊寢啓位啓殯哭泣之位卽朝夕哭位婦人在堂南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也兄弟出小功以下兄弟同主人反哭畢退也出門闔門皆殯宮門主人就次就倚廬也朝夕哭哭無時也殯雖出未虞祔哭猶故不奠無柩也檀弓曰是日也以虞易奠葬之日一虞間日再虞又間日三虞又間日卒哭明日祔虞卒哭祔皆祭名虞安也安神也禮詳士虞卒哭卒朝夕無時之哭惟朝一哭夕一哭祔附也以主附于祖班昭穆之序孫祔祖父子不同昭穆也

記○士處適^的寢寢東首于北墻下○有疾疾者齊^齋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墻徹襲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續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伍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楔貌如輓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卽牀而奠當牖^偶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儀禮節解^{卷五} 主^{何夕禮}

衆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句尸西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檀第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髻無筭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卒洗具反于筭實具柱右顛^顛左顛夏祝徹餘飯瑱田塞耳○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塋用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解綌綌^畢綌^夕緇純○設握裏親膚繫鈎中^句指結于擊○甸人築圻坎肆人湮厠^次○既襲宵焉燎于中庭

此以下申記前文之未備此一節始死至含襲之事

適寢謂正室在堂北房在室東士處適寢東首北墻下平常寢處墻牆也齊心不亂也有疾則專一其心孝子養親疾亦當專一其心士無故不去琴瑟疾則徹之亦齊之一事疾甚曰病外內皆墻示變也襲衣死者病中舊衣御者侍人持體使手足正直男女改服變也屬續以新絮著病者口鼻候其息有無男子死用男御婦人死用女御不使男子持婦人婦人持男子正終也禱五祀控于鬼神孝子迫切之情此以上皆未死前之事乃卒始死也不成聲曰啼悲甚也長號曰哭孝子啼兄弟哭哀有等也設牀第當室中儀禮節解^{卷五} 主^{何夕禮}

南牖遷尸也衽布席也復尚左左陽爲生故左手執衣領招而左楔以角柶楔齒貌謂楔形輓車輓端曲木以角柶屈中納齒間兩末外向如輓校几足也几有板板下有足以几足向南夾尸足板抵足勿令僵直便著屨也校在南板在北也御者坐持尸足并几使直也奠當牖當尸肩用吉器無巾柶始死事如生也赴報通告凶也室中卽適寢房連室通稱也主人主婦坐室中尸東撫尸哭兄弟夫婦有貴者亦于室內坐不與衆兄弟同立堂下不與衆婦人同立戶外尊之也君命至惟主人出迎拜送衆主人否明繼體

也。襚者委衣于牀，孝子不親受，財也不奠于地，故不坐凶事尚質也。襚于室，始死在室，室戶東南，襚者戶內西北向戶，致主人之命，夏祝淝米取潘也。差盛以器，分別盛潘檀，袒通去其袒，禭用單簣使浴水下，易乾也。內御女侍，結髮曰髻，婦人襲不用笄，如男子襲不用冠，便斂也。明衣既浴，近體所著衣，婦人著明衣，加帶束之，示斂飭。在內曰中帶，著明衣畢，洗貝將舍也。語末曰齷，以貝柱兩旁大齒，使口開，易舍餘飯，飯舍所餘米，瑱塞耳，瑱不用懸，以纊塞耳，竅掘坎西階下，埋渎濯也。南順掘向南，統于堂也。寬曰廣，長曰輪。

之不使人惡穢也。

按士喪既夕，本通一篇，故記起自始死，世儒欲割記附二篇，謬也。鄭解婦人明衣中帶，為禪慘然，則即今之裙袴，豈婦人獨然而男子否乎？又謂裳飾在幅曰緦，在下曰緡，然則純也。下又言緡絕文義不類，又以繫鉤為句，中字屬下，讀云設幄為左手，無決濯，則為閉塞，涸廁皆誤。

厥明，減燎陳衣，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坵，饌于其上，兩甌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甌北，二以并邊，亦如儀禮節解。

之凡，邊豆實具，設皆巾之，殯俟時而酌，柶覆加之，而枋柄及錯建之。○小斂，辟奠不出室，無踊節。○既殯，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

此記前小斂事之未備者，倫猶比也。如朝服亦十五升布，於輦通箱類，以載酒饌，南順向南，直陳坵，以土為具，閣物在堂下，東西隅設枌，與坵齊，其上枌上篚，以盛殯柶勺，角解角為殯，用四朝夕酒醴各二，二柶二勺，朝夕扱醴酌酒各一，豆邊皆二，并設于枌上，小斂之奠，脯醢一豆，一邊此二豆二邊，併大斂之奠也。凡邊豆既實，菹醢果脯備具，則皆加巾，幕此亦其實。

加巾也。惟禪俟升奠乃酌，不與籩豆同實。柶覆醴上，枋柄通面枋，以柄向前錯奠也。建插也。及升奠，乃實醴，插枋將小斂，辟去始死脯醢之奠，以避斂。不出室，卽遷于室內也。小斂踊，不要節室中，不備禮也。旣小斂，主人以下馮尸哭。尸將出戶，主人乃袒髻髮始死，投冠筭縫至是乃散髮以麻結之，絞麻爲要帶，齊衰以下衆主人布帶。古者吉服帶多用帛，喪帶皆布。按鄭解籩豆實具，設謂成偶爲具，乃巾非也。小斂一豆一邊必巾，檀弓云：「剝奠謂始死脯醢耳。」小斂奠陳鼎有祭肉，則不剝奠，豈必兩豆兩邊而後巾與？

儀禮節解

卷十三

十九

既夕禮

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旣馮尸，大夫逆降復位。○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向東。

此記大斂事之未備者。小斂于房，明日大斂于阼階，上不忍遽離主位也。大夫來升自西階，立于階東北面視斂。旣斂，憑尸哭，逆降，非一大夫後升者前降也。復位，位在東階下西面，主人位之南，巾奠大斂之奠，設于室中，奠畢加巾執燭者，遂滅燭出。此因前文有執燭者升自阼階，不言其降，故記之。然則主人之位，在東階下之東，饌之西也。

旣殯，主人說髻，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緋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歡。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帶，蒲蔽御以蒲，藪鄒犬服木鐃，管約綬約轡，木鐃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褻指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十

既夕禮

此記殯後之事。始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殯又明日，成服說脫同髦，毛同卽髮也。喪大記：主人小斂脫髦，此旣殯云脫髦者，小斂脫筭纓麻括髮旣殯脫括麻易冠經成服也。三日卽成服，日殯之次日，小斂帶麻散垂成服，始絞冠布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冠經著武處曰緋，反縫向外變也。纓條屬解見前，厭壓同不起也。吉冠裁起，喪冠壓伏，衰布三升，二百四十縷也。裳同可知。屨杖以下詳前篇。惡車，蠹惡無飾，主人喪事出乘白狗皮爲幕，覆較上，辟幕通蒲草爲障蔽，蒲爲矢以策馬，敢矢也。車上所建兵器之服用，犬皮常車，轂端鐵錯，喪車木錯，升車索曰綬，轡馬韁，吉用絲，喪用繩，約繩也。鑣馬銜鐵，吉用金，喪用木，常馬整刷鬣尾，喪馬髦不齊，婦車有檐，後檐同車衣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襜褕布爲之，貳車主婦從行者，載兵器。

爲蒿白狗皮爲服攝束之。不似主人車列仗于車上。也。其他蔽蔽鎗鎗之類皆如所乘惡車。

朔日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突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

此記殯後饋奠之事朔月月之朔日帚若掃掃除殯宮卻向後也奉奉帚隨徹奠者入室徹宿奠比及新奠舉席埽室以塵壤聚室東南隅近戶曰窆埽已執帚垂末帚杪曰末形如鬣向內示收斂也執燭者東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十

既夕禮

解見上節燕養猶言常供饋朝夕食羞美味湯沐以湯洗浴內則云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饌陳設也如他日如生時也朔月薦新皆殷奠朝夕常奠曰饋若猶與也朔奠與薦新朝夕奠皆于室室對堂上爲下殷奠之日常饋可省矣

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啓之昕外內不哭夷牀輶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此記筮葬地及啓殯之事宅卽葬地冢人掌墓地物猶相也物色地之可葬者卜日儀見前主婦立東扉

內卜吉則卜人告龜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啓之昕啓殯之朝旦外內不哭靜以待事也前文但言婦人不哭不言男子故記之夷牀以正柩于廟饌于禰輶軸以載柩適廟饌于殯宮西階廟與殯宮階也其二廟謂上士祖禰異廟者下士祖禰同一廟死者父廟曰禰先朝禰後適祖故夷牀先饌于禰奠如小斂一鼎一邊一豆設奠畢乃啓殯

按前文云陳鼎皆如殯是三鼎兩豆兩邊也今云如小斂奠是一鼎一豆一邊也前奠于廟此奠于殯宮前遷奠此啓奠奠而後啓柩適廟奠從卽啓奠也前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十一

既夕禮

未及故記之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句衆主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句主人降卽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

此記柩朝祖禰之事二廟先禰後祖重止禰廟門外將適祖不以入奠啓奠柩出則奠從衆主人東卽位

立于堂下之東西面也。奠升從遷之奠，升設于柩西。遷以昧且用燭。先入者升堂，東後入者立西階下。東北面，既設奠，主人降卽位，乃徹從奠，設遷奠。徹奠者，升則丈夫踊，降則婦人踊。故曰：如初。朝禰畢，適祖，祝及執事畢，所設遷奠先降，執巾席者從降。次，柩次主人，如初。適祖廟之序，不言燭，適祖晏矣。

按鄭謂一日朝一朝，適祖當在次日。然重止于門外，則適祖暫耳。將卽適祖也。本文不言厥明，鄭說未然。

薦乘車，鹿淺幣于竿。韋韉，載旌，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乘車載簠簋三。○將載祝及執事畢。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十三

既夕禮

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句前而降奠。句，席于柩西，巾奠乃牆。○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綏。上澤馬，葦苞長三尺一編，管三。其實皆淪。○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凡贈幣無常。○凡糗不煎。○唯君命止柩于塋，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塋，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

此記柩行遺送及塋之事。薦乘車見前。遣車三，乘車以象武，道車以象文。臺車以象輜重，各載死者衣物。于上以象魂靈如生。鹿淺之淺，與倭通單，鹿皮爲幘。無裏與緣，管子曰：甲不堅密，與倭者同實。周禮喪用

藻車，鹿淺幘，是也。干盾也。竿，矢服，韉繫馬繩，旌通帛。旗，皮弁服，緇衣素裳，纓繁纓，轡轡也。勒，絡頭，貝飾以貝。三者懸于衡，備壞也。道車，文事之車，朝服，士朝服，玄冠，緇衣，臺草野之稱。簠簋，暑雨之具。將載，將祖，奠移柩降階間，載于車，取起柩西之奠，立室戶西南向，以避載。東上，上柩也。束載畢，執奠者乃前，以奠降設于階間，柩西，加巾箒，乃飾柩，設牆，襲抗木，塋上承土者，刊削治之，不用雕繪也。茵藉棺底者，著茵內，荼茅秀實，充滿也。綏，綏通柔，貌澤滑軟也。茅著茵中，取其充實柔滑。葦，蘆也。編，蘆爲苞。一編，一苞也。管，草也。管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十四

既夕禮

飯器，其實黍稷，皆淪，謂熟之。祖，祖奠還車，還柩車，以首向外，示將行，不易位，未成行也。披解見前。外連引，左右各二人持之。凡贈死之幣，束帛器用，唯所有無常制。糗，邊實，米豆粉爲之，不煎，以膏脂，喪不貴味。塋，道也。柩在道，唯君命則止而受，其他不爲止也。車卽乘道臺車至葬地，止于墓道左，北向西爲左，陰方也。東上，統于墓道，先至者東，以次而西。柩至于塋，謂既窆，柩窆，則載柩之車虛，乃斂三車所載皮弁朝服簠簋，載于柩車，以歸，象形去神，反也。歸不疾驅，所謂其反如疑也。

按乘道豪三車。卽所謂遣車。禮器云。諸侯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然則士遣車三乘是也。鄭以遣車爲載牛肉之偶車。納壙中四隅者。據記。羣包唯一編與三車不合。遂以一編作便易解。一編何以成包。包長三尺。如國君七包。大夫五包。壙中何能容。鹿淺鄭謂鹿皮夏毛淺。古者夏不田。皮毛爛脫不可用。皮唯冬良。故詩云。一之日于貉。未聞夏也。又綴澤爲香草亦無据。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旣正柩。實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祝饌。祖奠于主人之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十五

既夕禮

南當前轅北上巾之。○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可張也。有秘設。依撻焉。有鞬。獬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周中亦短衛。

此雜記前文之未備。君視斂視大斂禮見前篇。加蓋蓋棺也。奠在加蓋後。加蓋而出。是不待奠也。加蓋而後至。斂不及視矣。殯事卒而後出。則視奠矣。遂匠謂遂人。匠人周禮。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納車。納載柩之車。階間。祖廟東西兩階間。柩在階間。主人在柩東。奠在南。當柩車前北上上柩也。自北陳而南。弓矢皆壙中所藏。用新不用故。沽功不必精好也。

弭弓稍骨飾之。令可張而已。秘以竹爲弓檠。縛弓裏防折傷也。依以韋爲衣。纏弓弦撻沓。通韋爲之。軀沓右手。中三指以放弦。通作鞬。詩云。佩鞬大射禮。朱極三鞬。弓衣。撻侯通。實侯之矢。能殺物者。四矢曰乘以骨爲鏃。不用金。衛矢羽。凡矢長三尺。羽居五分之一。明器之矢。羽短也。志矢。習射者。空發之矢。無鏃。故不言鏃。輶輕。通詩云。如輕如軒。前仰曰軒。後俯曰輶。矢有軒輕。不中以前有鏃重。無鏃。故軒輕均。羽短無鏃。設而不用也。不用而設。所以生事之。

儀禮節解

卷十三

二十六

既夕禮

按喪禮何都郁然。文美之甚也。死者人所畏惡。聖人慮後世邪淫者之忘其親。而委曲鄭重。制爲斯禮。所謂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禮無如喪文矣。讀斯禮。悽然有不忍釋之懷焉。乃所謂臨喪之本。人皆有之。可以觀禮于云。喪與其易也。寧戚。

儀禮節解卷十三終

儀禮節解卷十四

郝敬習

士虞禮第十四

虞憂也安也既葬之日迎神而反憂親竟無歸祭以安之喪禮云三虞卒哭葬後凡三舉虞虞死者竟散殷懃受脩是以謂虞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羹亞之北上饔飩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

儀禮節解

卷十四

士虞禮

長五寸束之實于簠饌于西坵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邊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對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匝水錯于梁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

南順

此陳牲器也特豕一豕酒醴曰祭黍稷曰饋食賓者主裸賤者主食祭行于堂饋行于室士大夫祭皆曰饋食也側持也側烹一牲即豕也烹用鑊煮于鑊而后升于鼎于廟門外右殊于吉也吉鼎鑊在門東東

面饔與烹者皆向東魚既剝者脂禽殺者亦熟于饔

后升于鼎亞次豕饔也北上豕饔在北炊黍稷曰饔饔東壁東偏室特牲云主婦視饔饔于西堂下其記

云饔饔在西壁此在東壁變于吉也設洗主賓盥手洗爵也吉洗在堂下東今在西階之西南簠竹器盛爵尊酒尊室在堂後北墉室中北牆當戶室東北隅

也室戶在東南隅當之向明也兩甌一醴一酒酒在東醢在西可知室西為上醴酒并用醴饗神酒飲尸未饗饗于奠也禁以承尊無禁尊者地也幕以覆尊

儀禮節解

卷十四

二

士虞禮

取也凡以依神用素饗于吉也葦席神席西序下堂上西牆下也直藉也刊斷也茅以藉祭饌設也西坵闔物之具在堂上西兩豆一菹一醢設于堂上西楹之東醢在西菹在醢東可知銅鼎和豕肉為銅羹亞之次于兩豆南從獻豆獻祝也兩亦一菹一醢又次銅南四邊主婦獻尸祝者又次于兩豆南北上豆以下在西楹東者皆自北陳而南敦盛黍稷器階間東西階間西上自西陳而東黍在西稷在東藉用葦席豆以下皆陳于席上匝水匝盛水以沃尸槃盥器流匝口匝盛水置槃中而匝口向南槃設于西階下洗

南以簞盛拭手巾于樂廂東三鼎豕魚腊陳于門外
西塾南北向直陳以北爲上序而南也局以移鼎鼎
以蓋鼎七以升肉俎以載肉在西塾西統于鼎也羞
猶進也羞燔之俎非正俎三鼎爲正從薦爲羞肉曰
燔肝曰炙不言炙可知也在內在西塾內上謂塾內
之北七與俎皆向南直陳取者北面縮執便也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于門外
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于堂亦如之祝免
澡易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于
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遂請句拜賓如臨句入

儀禮節解

卷四

三

主虞禮

門哭婦人哭主人卽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
西方如友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
此卽位布神几席凡祭用吉服而虞喪祭也故主人
喪服助祭者弔服兄弟衆主人以下及內外兄弟也
葬服主人髮散帶垂衆主人及兄弟免大功以上皆
散帶垂賓僚友助祭者弔服疑棄素冠麻經帶皆卽
位殯宮門外如朝夕奠主人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
繼之等位也婦人主婦以下內兄弟姊妹之屬各以
葬服卽位堂上祝與宗人皆公有司士之僚屬也祝
宜與賓同弔服而以接神加免澡治葛爲首經要帶

布神席于室西南隅東向几置席右神道尚右東面
南爲右祝布席降出廟門外宗人立門外西東面祝
拜立于其北以南爲上宗人告主人執事既備請行
禮主人卽門外拜賓如朝夕臨遂入門哭初柩在堂
主人哭臨位東階下西面既葬不見親主人登堂哀
慕故友哭位在堂上由西階升東面衆主人及兄弟
賓客皆堂下西方東面三虞皆與友哭位同祝入門
左門內之西祝之常位也特牲饋食記云公有司門
西北面東上是也宗人掌禮事詔主人主人在堂故
宗人西階前北面向堂若主人在室則宗人升堂記

儀禮節解

卷四

四

主虞禮

云主人在室宗人升戶外北面是也
祝盥句升取苴句降洗之句升句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縮降洗解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
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句長在左鼎入設于西
階前東面北上七俎從設左人抽局鼎句七句佐食及
右人載句卒句杞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
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句黍句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
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
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解于鉶南復位主人再
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鉶袒取黍稷祭于宜

三取膚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之不盡句益句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句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此設饌饗神也尸未入而先饗神所謂陰厭也歆氣曰厭祝盥手于西階下槃內升堂取苴茅于西玷上降洗于西階下復升堂入室設于几東神席上東縮席向東茅順東西直布几在席南苴在几東席前也苴以藉祭佐食祭黍稷豕膚醴皆奠苴上故先設降洗灋升將入室酌醴也止哭鬼神尚幽寂也主人在西階東向將入室以杖倚西序小記云虞杖不入于室主人先祝入室祝從入立于主人左西面向神席

佐食設畢出立室戶外之西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是也贊者徹鼎門外祝酌醴于北墻下西甌獻神用醴貴初也啓會開敦蓋卻下而仰也復位反立于戶西祝奠解于鉶南復位復立主人左西面也主人再拜稽首拜死者神靈祝饗告神饗命佐食祭祝命代神祭食也鉶袒捲衣袖露臂也祭于苴于几東茅上三三取以祭純肉曰膚如初如祭黍稷于苴取奠解取醴也不盡餘醴也益更酌也反奠反解于鉶南祝祝陳辭告神達孝子之意也卒祝畢出出室主人復西階東面祝復門左北面之位

互見

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浮尸句盥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苴擣擊平于醴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句祭奠句祝祝句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齊之

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通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當鉶黍羹。自門入。設于鉶南。載志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籩。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嚼之。實于籩。又三飯舉脰。祭如初。佐食舉魚膾實于籩。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脂。俎釋不尸。卒食。佐食受肺。奉實于籩。反黍如初。設。

此迎尸入而九飯也。形死曰尸。死者不可見。以其親者一人象之曰尸。古祭必用尸。尸必以孫。無孫取于同姓。祝迎尸。主人不迎者。尸尊于廟中。出廟。父不迎子也。既饗神。後迎尸。神降而後尸入也。一人衰經。象

儀禮節解

卷十

七

士虞禮

尸從者。以衆主人充之。籩。尸受食之器。尸入門。男女踊如見親至也。淳尸。猶沃尸。盥尸。盥手。尸自門左入。盥于西階下。巾以拭手。延尸。引尸升也。宗人詔踊。告丈夫婦人踊也。尸入室也。哭止。神尚寂也。婦人入于房。入東房。避執事者也。拜安。拜尸使安也。尸拜答拜也。從者。卽一人衰經奉籩者也。錯籩于席上。尸左。席北也。尸取奠。取鉶南所奠。饌。左手執之。搯。搯通搯也。祭于豆間。祭先食也。饌始。酒醢。豆。近席。尸自取俎敦遠。祝命佐食取之。品物降地曰墮。稷在黍東。黍在鉶東。肺在豕俎上。佐食併取授尸。祭奠尸以左。

儀禮節解

卷十

八

士虞禮

手所執。奠。解祭也。祝陳辭。主人拜。尸當體。奠。解于席前。佐食又舉肺。併脊授尸。尸受而揮振以祭。遂嚼之。左手執肺脊。右手祭鉶。當鉶乃飯。此以下。飯與祭皆右手爲之。通敦移敦近尸。舉黍。卽舉敦黍。黍羹。漬肉汁無和者。切肉曰載。四豆設于左。設于正豆。菹醢之北也。席東向。北爲左。尸飯黍。播放其餘于籩內。三飯以手三取食。嚼骨曰幹。又三飯舉脰。後足骨曰脰。舉魚舉膾。皆嚼之。以其餘併實于籩。又三飯舉肩。豕前肩佐食。乃取俎上魚與脂。實于籩。每俎各留三个。不盡取。以俎改設。陽厭。卒食九飯畢也。尸九飯皆以左手執肺脊。食畢。以授佐食。佐食受併實于籩。以所通黍敦仍置于鉶東。

按記牲體七。而肺爲氣主。周以火德勝金。祭先肺。體脊爲正。幹爲中。脰爲後。肩爲前。故九飯舉之。陰厭神既饗矣。尸食餽神之餘也。九飯卒食。與吉祭禮同。但其間無告飽拜侑之事。所以爲喪祭。古祭用尸。事頗迂誕。子坐父拜。形迹亂常。禮以決嫌疑。此何但嫌疑之間而已。所以不能強世必行也。

主人洗廢爵酌酒醑印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

肝孺鹽振祭。齊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此主人獻尸。而尸酢主人也。爵無足曰廢。喪器不飾也。繼飯飲酒曰醑。賓長。賓客之長者。肝。豕肝。從從主人薦。實于俎。賓以西塾之羞俎。載肝進。實于豕俎。而以羞俎降。凡羞俎不列于席。縮。直執也。正俎。橫執。羞俎縮。執右鹽。鹽居肝右。便孺也。尸取肝。操鹽中。揮振之以祭。既祭。齊之以餘肝及豚俎。上賓執羞俎降。反門外。西塾內。復西階下。東面之位。祝受。受虛爵。不相爵。謂不命主人拜。而主人自拜。喪禮質也。特牲饋食。尸卒爵。祝受爵。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乃拜。彼所謂相爵也。尸酢主人。不親酌。尸尊不降席。醋酢同。後倣此。

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齊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孺鹽振祭。齊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儀禮節解

卷十四

九

士虞禮

此主人獻祝與佐食也。筵祝。將獻祝。設席也。南面。室中北墉下。向南。祝與佐食皆左右。尸因獻尸及廣神惠也。祝拜。跪受爵。敬也。主人答拜。反室西面。位答也。祭薦。祭菹醢也。祭肺必奠爵。離肺絕。須二手也。既齊。反肺于豕俎。上肝從。次賓從。薦也。加于俎。反肝亦于豕俎。上。凡羞俎不列于席。佐食無豆俎。禮殺也。主人受爵出。以虛爵出室也。實于篚。以獻尸。祝佐食。廢爵納于西階下。洗東篚內。升堂復位。主人取前所倚杖。復立于西階東面之位。

儀禮節解

卷十四

十

士虞禮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及兩邊。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邊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邊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此主婦亞獻尸。及祝與佐食。爵用足。文于廢也。房中。東房內。酌酒于室北墉下。亞獻尸。亞主人獻也。自反。主婦自還東房。取邊兩一棗一栗。會。敦蓋黍稷在。銅東。會。卻于敦南。邊設于會南。棗在西。接黍栗在東。接稷。尸祭。祭棗栗于豆間。如初。如主人初獻之儀。賓次賓燔燒肉。以虛爵入于房。主婦獻畢。反東房也。按特牲禮。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此云賓以燔從。

蓋喪祭兄弟在衰戚中無助奠之禮房室不同處室以事神房以治饌室在堂後房在室東據此儀曉然鄭謂洗于房即昏禮洗在北堂然則主婦洗爵于堂何以云房中棗栗自宜饌于東房豈在堂上乎

長洗繼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此賓三獻尸也繼爵口足間有紋又文于足爵

婦人復位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戶速從者率能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此三獻畢尸出婦人復位出東房立于堂上位西面

儀禮節解

卷十四

十一

士虞祭

以尸將出也祝出戶出室戶主人西階上東面祝西面告利成利養也成畢也言孝子養畢皆哭文夫婦人盡哭也祝入導尸也謏速意神去謏然從者即始一人衰經從尸入者也尸出戶下堂出廟門男女哭踊象親去哀慕也

祝友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廂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主人入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此尸既出改設前饌所謂陽厭也尸未入神先降故有陽厭尸既出神未散故有陽厭陰厭在室西南深

幽處坤方陽厭在室西北見明處乾方陰厭始自陽入也陽厭終自陰出也祝既送尸反入室徹饌改設西北隅以神席不敢遂去之亦猶喪奠改設于序西南企其厭飫無已也如其設如始陳設之序凡在南以席倚几側隱之使幽暗也扉隱也祝薦獻祝之邊豆薦筵席皆徹歸東房初自東房出也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東房既徹主人降堂賓主俱出門外哭者止主賓以下皆復門外之位如始未入即位成禮之終也宗人告事畢即告于門外之位也

儀禮節解

卷十四

十二

士虞祭

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臠孫臠各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臠益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句升魚鱠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解不升實于下鼎皆設局鼎陳之句載猶進抵魚進馨祝俎解胙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

此以下雜記前文之未備此一節陳牲器之事沐浴將祭自潔清也不櫛凶事無容也牲豕兼魚腊北首首向北以西爲上豕在魚腊西也寢右右體側臥俎上呈左胖也葬以朝旦反而行虞事則日中矣殺殺牲門西陰方凡始殺牲離其前後脰脊脅曰豚解孝

子哀心甚故不視殺羹即肉飪熟也升升鑊肉于鼎
牲體貴右喪祭用左鬯于吉也肩前肩肩下曰臂臂
下曰肱肱臂通肱下曰脛脊背脊脊兩肋正祭體九
或十一喪用七耳離肺離而不絕所謂舉肺也肅純
肉有祭三神祭也肺祭一尸祭也肺之祭者斷切之
所謂刊肺也肱脛肉上鼎北一鼎鱠鮓二魚名士正
祭用魚十五喪用九中鼎陳次上鼎腊乾禽兔也腊
用左半體髀尻骨不以升鼎下鼎居南載載俎進抵
以骨向神吉祭進膳喪奠進抵虞祭猶未吉也髀魚
脊祝俎薦祝之俎髀豕髀脛頸肉即脛也祝俎惟四
儀禮節解 卷十四 十三 主禮

然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
巾南面○主人在室則宗人升尸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
出戶負依南面○劍筭用苦若微有滑夏用葵冬用苴
九有柶豆實葵苴苴以西羸醢邊棄黍栗擇○尸入祝
從尸尸坐不說屨尸設祝前鄉向尸句還句出戶又鄉
尸句還句過主人又鄉尸還句降階又鄉尸降階句還
句及門如出戶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
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
便賤者
儀禮節解 卷十四 十四 主禮

厭主人先祝入異也禮事主敬則坐不說屨少儀云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尸謬見上祝前導尸行鄉向同轉面向尸還旋同既向尸復旋行也主人立西階東面尸由西階降過主人主人致敬尸答故祝向尸降西階祝前降又向尸及廟門出如出尸又向尸既送尸祝反入門左北面立初祝卽位此今復位成終也詔降祭事畢告主人下堂也卒者之上服士爵弁服死以襲故尸服象之必使異姓謂女尸也男以孫爲祖尸同姓也女以孫婦爲祖姑尸異姓也不使賤不用庶也無適而後用庶

儀禮節解

卷十四

十五

士虞禮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其祝祝卒不綏受祭無黍羹滫醢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間祝升止哭句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向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

此無尸虞祭之禮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則無尸是殯祭也又謂宗子殯陰厭庶殯陽厭則無尸是殯虞也禮謂自葬服卽位至主人哭出復位及改設饌至賓出之禮薦饌謂神席前俎豆陳設之類皆與有尸者同既饗謂祝告神饗命佐食祭于其祝陳辭

畢此以後有尸則有綏祭及從獻無尸則不綏祭綏授同曲禮云大夫綏之綏祭卽墮祭解見前無黍羹滫醢無獻豆無賓從獻凡尸事始墮祭終從獻無尸則四事俱無但祝祝卒主人遂哭出復戶外東面之位祝遂闔牖戶降復門西之位丈夫婦人更迭踊三者三如尸食九飯頃祝復升堂哭止作聲三乃啓戶主人先入室祝從乃啓牖鄉向同北窻曰鄉南窻曰牖如初謂主人西面祝在左與有尸同主人哭出復堂上西面祝降復門西北面佐食降復西方衆兄弟之位宗人詔降詔主人下堂也如初如初贊闔牖戶告

儀禮節解

卷十四

十六

士虞禮

事畢也

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勞明齊劑澋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句饗句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句用剛日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此記三虞之節與祝辭凡葬用柔日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巳辛癸爲柔奇剛偶柔柔陰也葬之日中虞用柔日安神宜陰也顯相助祭者詩云肅雍顯相哀助祭者同哀也剛鬣豕也香合黍也嘉薦菹醢之屬普大也淖和也大和則豐熟故柔盛謂普淖明齊新

水也。卽玄酒。漉醴通醴也。合食于祖曰祫。尸柩已藏。神宜歸廟。恐竟未離舊寢。故虞于寢。告使適祖也。皇美大之稱。皇祖卽死者所祔祖。某甫。祖字。饗勸饗再虞。間一日。亦桑日。禮同。惟辭稱哀薦虞事爲異。三虞又間一日。卒哭又間一日。祭而卒哭也。三虞以前。葬哭如始死。晝夜無時。卒哭以後。如既殯。惟朝奠一哭。夕奠一哭。曰卒。卒晝夜無時之哭也。他用剛日。謂卒哭明日卽祔祭也。卒哭桑日。則祔祭當剛日。禮與辭如初。但稱哀薦成事爲異。三虞皆喪祭。卒哭祔漸成吉。故曰成事始言祫。告親以所適。次言虞。俟親度其可否。終言成。乃成適祖。從容有序。事死如生然。獻畢。未徹乃饌。尊兩甌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邊豆脯四脰。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尸左。執爵取脯。搗醢祭之。佐食授膾。尸受振祭。膾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

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饌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謏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此既虞卒哭。饌神祔祖也。卒哭明日。將以主適廟。故卒哭遂饌。飲行者曰饌。卒哭之祭三獻既畢。俎豆未徹。饌尸于舊寢門外。尊兩甌以下。皆饌禮廟門。卽寢門舊寢宮門也。饌行于寢門外。右陰方。少南。尸席在北也。洗與水篚皆統于尊。陳雖有東南西總之門。右脯四脰。變于吉也。鄉飲酒禮薦脯五脰。乾肉牲體之。乾者斷以爲俎。割肉方正曰尹。二尹猶二片。縮直也。以二尹直陳于俎。橫加半尹于上。以待祭。西塾寢門西堂。尸出祭畢。自堂內出。執几席皆贊者從。尸出寢門外。設神席于尊西北東向。几在席右。賓出復門外。朝夕哭之位。繼兄弟西面北上也。婦人亦出門外。助饌也。皆西面。向尸也。唯主人不哭。將行禮也。胸屈也。脯形中屈。曲禮置脯脩左胸右末。今胸在南。尚右變于吉也。授膾以乾肉。授尸祭而膾之。既膾以還。佐食佐食歸于俎。尸祭酒卒飲。不酢主人喪禮畧也。奠于南方。奠爵薦右也。主婦亞獻無從。無邊豆從薦也。佐

食取俎取乾肉實于篚為尸實也大門寢宮門外之門寢宮在大門內凡尸尊于廟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至大門內止不出大門故不拜送尸出大門賓出拜送送于大門外主婦拜賓拜女賓

大夫說脫經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經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濟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翟辭曰哀子某主獨為而哀薦之句

儀禮節解

卷古

十九

士虞禮

變句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爪翦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臠益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澆酒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尚饗○替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替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月中而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此記餞祭以後至祥禫之事喪禮之終也丈夫謂主人以下親始死男子麻經帶至卒哭脫麻帶易葛帶廟門外餞畢遂脫也入徹室中祭饌與門內餞饌皆衆有司主人脫經門外故不與婦人主婦以下婦人

重要經男子重首經易服先輕者故卒哭男子以葛易帶婦人以葛易首經男不脫首經婦不脫要帶至小祥男子乃去首經而帶如故婦人乃去帶而首經如故所謂除服先除重也無尸謂殯不成喪者無尸可餞猶以室中神几與席陳設寢門外行禮拾踊三大夫婦人賓客更迭踊三者三也將旦謂卒哭之明日薦即卒哭日祭餞也卒辭謂卒哭祭之祝辭濟升也以死者主自殯宮升附祖廟女子子附于祖母子婦附于祖姑凡祔皆以孫祔祖父子不同昭穆他辭一謂來日濟祔尚饗等辭同也饗辭勸侑神尸饗食

儀禮節解

卷古

二十

士虞禮

之辭主獨通潔也明日即將旦也班昭穆之次祔祭則主人沐浴體櫛髮搔翦手足甲稍脩飾也折俎獻尸祝外酢席之俎人衆俎多折骨為之吉禮也今祔祭未純吉主人以下之俎用專膚純肉無體骨俎貴骨賤肉喪貶于吉也脰臠項肉其他事神事尸等禮如特牲饋食稍用吉也嗣尸虞卒哭祔相繼同尸也曰以下祔祭之祝辭稱孝子變于哀也孝顯相助祭者皆老也尹祭割肉以祭曲禮脯曰尹祭普薦祖孫共薦下辭云爾祖爾孫是也尚庶幾也替滿十二月一歲之期小祥十二月之祭薦常事小祥祭之祝

辭也又菴二十四月大祥二十五月之祭薦祥事大祥祭之祝辭也中月間一月大祥二十五月間一月則二十六月禫祭則二十七月禫澹也言哀慕平澹是月卽禫月也吉祭卽禫祭也未配新主猶祔祖未入新廟與其配專祀也夫妻合祀曰配按親初喪設主殯宮三月既葬卒哭以主祔于祖廟時新宮未作無專祠故不忍卽以鬼神事之也故練祥等祭皆無配三年喪畢新宮成遷主禩廟始有配饗禫祭時主猶在祖鄭註未明

儀禮節解卷十四終

去禮記

卷十四

二

去禮記

儀禮節解卷十五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郝敬習

特牲饋食禮士祭祖禩也特牲一牲卑者先飯曰饋食尊者先灌曰祭祀曲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雜記云上大夫卒哭成祔皆大牢然則大夫亦時用大牢士亦時用少牢也士喪禮少牢遣奠則大夫豈無用特牲時邪鄭謂曲禮所言天子之士是書焉諸侯之大夫士何据而別夫禮有隆殺牲有大小通上下賁賤用之天子郊天亦特牲也謂大夫之祭隆于士則可謂大夫專用少牢士專用特牲不盡然蓋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故是篇首云冠端玄與兄弟之服辭曰誼事適皇祖不言配皆繼前篇虞後祥禫等吉祭言否則何爲反以士先大夫邪

特牲饋食之禮不諫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闕西闕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

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

此筮日筮尸不諷日不如大夫少牢與有司謀丁巳等日但隨所暇日筮食禮畧也冠端玄謂冠與端色皆玄用吉變于前喪祭也門外廟門外西面立主位也子姓猶子孫姓言生子所生也皆在五服內者如主人之服亦玄也詳言服承前篇喪禫除服從吉也

儀禮節解

卷十五

二

特准備本

立于主人南西面與主人並立而不統于主人故北上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賓位也席筮席蘭西卽門中闕門限士冠禮云策與席具饌于西塾故筮人取筮策于西塾執之執策也宰有司之長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喪禮命筮日皆自右此自左者筮事祖考不敢以卑禮詔之也諷謀也某事承上篇爲祥禫如謀此禫事之類適皇祖卽所耐之祖往祭于其廟某子皇祖字尚饗疑辭言庶幾饗之還旋同筮人東面受命畢旋就門中席西面坐卦者寫卦者在左在筮人之南長占占卦先長以次及衆占曰吉告主

人之辭曲禮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吉祭筮近日若不吉則改筮遠日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事畢筮畢祭日旣定于祭前三日筮尸某之某指尸父及子名曲禮曰爲人子祭祀不爲尸然則尸之父死者也

按鄭註冠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則朝服也鄭以玄端與朝服異而朝服之緇衣卽玄端古者禮服皆稱朝服玄端卽禮服又謂有司羣吏爲士屬吏然士何必盡有官職者禮不下庶人庶人奠于寢士無田不祭而奠亦有禮皆可質義而行故士禮變通

儀禮節解

卷十五

三

特准備本

于上下貴賤之間有司羣吏惟大夫能備何但初命之士耳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鞋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泣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此宿尸與賓越宿預戒曰宿祭前二日也北面事神

之禮出門左迎賓之禮辟卻避致敬也東面朝尸也主人先拜尊尸也宗人祝皆主人之黨宗為擯相禮致辭于祝如筮尸宰贊主人命筮之辭卒語末以筮子至敢宿易前尚饗語祝受宗人辭許諾遂致主人命于尸賓僚友也宿一人為從獻之賓歲事每歲時祭之事前言敵某事此言歲事義互備也泣臨也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鼎楹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往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階東南壺在東序豆邊劍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

儀禮節解

卷十五

四

特牲饋食

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邊及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鼎告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此省視牲器厥明夕謂宿尸賓次日之夕即祭之先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北上三鼎自北陳而南楹擯通形如箱以載獸在鼎南向南直陳獸腊也野禽已殺者兔屬豕豕牲不在楹以其生也西楹西北首東足

未殺束縛之也洗設于阼階東南堂下也壺有禁在堂上東牆下豆邊劍在東房虛器未賓皆自南陳而北几席神座與兩敦饋神之器皆在堂上西主人以下即位于門東如筮位賓及衆賓皆主人所宿以助祭者宗人掌禮祝祝神皆公有司位退于賓而近于廟主人拜賓廟門外賓尊者一人再拜衆賓輩共三拜衆賓答一拜答者衆也主人既拜賓導衆入即位堂下如門外之位主東賓西宗人省視壺洗濯及豆邊不言劍敦可知壺在東序豆邊在東房宗人自西階升一一往視及降告濯告既洗也告具告既備也

儀禮節解

卷十五

五

特牲饋食

皆告于主人賓主皆出門外省牲與鼎告充告肥也雍正饗人之長主烹飪者作豕作之使動驗其生也舉獸尾視腊全也啓鼎蓋視其潔也請期請明日祭之早晏羹飪以煮肉熟為節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饋饗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邊劍陳于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九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句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纓笄宵衣

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此饌具設神席衆卽位也夙興卽祭日早起主人服如初冠端玄如筮服側殺特殺一牲也炊飯曰餼爨竈也視于西堂下餼爨在西壁也亨鑊煮肉也豕魚腊各一爨以北爲上羹飪肉熟也實鼎各自鑊升于其鼎陳如初如初陳北面上也尊設于室戶外東房戶之西堂北稍東也設玄酒尊在酒尊之西實豆遽銅以脯醢和羹之類房中東房內如初設南上也

禮節解 卷十五 六 特牲饋食

執事助祭者皆有俎陳于兩階間分爲二列自北陳而南先獻者居北也盛兩敦盛黍稷之饌也萑細葦席几席兩敦視濯時在西堂今如初簞竹器以盛巾在廟門內右內以西爲右尸入于此盥手祝筵几設神几席也室在堂後東面卽西南隅與也纒以韜髮笄簪也宵衣黑色衣詳見士昏禮主人玄端主婦衣色同變于喪也房中婦人所有事南面向堂也佐食佐尸食者以衆兄弟爲之立于中庭俟事也尸將升堂則佐食中庭北面室中當事則戶外負依南面不與衆有司混處敬神事也

按古者廟制前爲堂後爲室室西南隅爲奧室並東爲房房與室同在堂北故房室之外爲北堂室戶偏東近房戶西爲牖當堂正中南向卽負依處房亦有戶有牖自房南出爲東階室西南爲西階室東西兩牆直下爲東西序序外兩旁東西相向各有堂室爲夾室此其大較也鄭謂夾室與堂並南向則凡室在堂左右者皆可名夾矣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蠋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儀禮節解 卷十五 七 特牲饋食

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鼎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肩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祀佐食升肝俎俎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句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銅莖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銅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此設饌祝神所謂陰厭也主人及祝自門外入升堂祝先入室主人從入西面向神席立室戶內也房中東房中薦兩豆一菹一醢取自東房入薦于室醢設

席北直在西南為上與虞祭同宗人主詔禮事遣佐食與執事者盥手出門外舉鼎宗人亦出主人降與賓皆盥手出舉鼎自外入東為右神事尚右也每鼎二人舉尊者右主人賓長皆右宗人執畢畢笏類執以指宗人先入立阼階下南向指錯鼎者當東階西直陳而南右人在東錯俎于鼎西加匕俎上左入牝肉右入西載之所俎載心舌郊特牲云所之為言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心舌亦飪之鼎內佐食載于所俎主人升堂入室復戶內西面之位豕俎入先設並羹菹東魚俎次豕東腊俎獨在魚北無並曰特主婦

設兩敦黍在豕南稷在黍東魚南黍在西為上兩銅莧接羹菹而南祝下堂洗爵升堂酌酒于戶東入室奠于兩銅南佐食啓黍稷敦蓋出室立于室戶西牖下南面士虞記所謂負依也主人再拜稽首尸未入拜神也祝在左致辭達主人之誠卒祝祝畢主人又再拜稽首敬之至所謂陰厭也

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卽席坐主人拜受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命授尸左執觶右取菹捩于于醢祭于豆間佐食

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率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解答拜祭銅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湑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齊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所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齊之佐食受加于所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句南上句有醢句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酪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于所俎反黍稷于其所

此迎尸入而九飯尸入廟門自外入西為左匱水在門內西尸入北面盥進至西階祝延尸升堂入室尸取祝所奠銅南解執之祝勸饗前篇記云孝孫某圭為而哀薦之卽此也主人拜所饗也祝命授祭命佐食也授墮通詳見前篇捩捩通揉也肺祭肺刊切以祭者與舉肺異告旨稱美也主人拜拜尸饗也爾邇同移近也佐食設大羹湑于螭醢北舉肺脊授尸肺離不絕連脊骨手執曰舉周人祭肺肺為氣主脊為正體食所重故尸左手執肺脊右手食黍兼食肺脊曰食舉也所俎在阼階西羞進也主人親取進設于

腊俎北不假人所以爲敬也尸每三飯一告飽祝侑尸主人拜拜侑也胾骨曰幹獸腊亦舉幹魚全取一皆佐食授尸尸祭饗皆授佐食佐食受胾加于所俎猶虞祭皆實于簠也尸乃以左手所執肺脊實于菹豆不實于所俎者所俎在腊北遠也庶羞以豕肉和爲異味凡四豆設于大奠北尸在西以北爲左南上上大奠自南陳而北也有醢二醢二羞也少牢兩截兩醢此宜同醢在載南四豆直陳不繡故曰南上三飯舉骼豕後足骨曰骼獸亦舉骼魚亦舉一祭齊加于所俎如初又三飯舉豕肩九飯畢佐食取衆俎之

實盛于所俎俎俎但留三個以待改設陽厭其餘盡入所俎以歸尸肺脊在菹豆亦取加于所俎反黍稷于其所先爾于席上今復置銅東也主人洗角升酌醕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實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換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句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授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假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

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遵受此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角觶屬尸既卒角祝受虛角曰送爵皇尸卒爵命主人拜之辭祝酌授尸尸不執酌祝不洗角醋酢同主人受尸角退復位佐食授主人黍稷肺授祭嘏假通尸傳神意以福假主人主人進尸前聽神嘏搏黍握黍飯成團象福祿獨搏黍黍貴于稷尸食惟黍詩言志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內則云詩負之言專志也懷藏也袂袖也季指小指左手執角以小指挂左袖口恐拜而遺黍出入室寫傾也嗇嗇通即黍房東房以遵受所寫黍重神貺也

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齊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換于鹽振祭齊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簠升入復位此主人獻祝與佐食筵祝設祝席南面室內當戶獻祝與佐食皆因獻尸及之角卽獻尸之角獻祝之禮殺于尸獻佐食殺于祝角實于簠在堂下既獻反之升入升堂入室復尸內西向之位佐食獨不設俎者

以兄弟為之其薦俎齒于兄弟中于後獻衆兄弟時并設也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簋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遂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齊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所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

此主婦亞獻尸尸酢主婦變角稱爵更器也北面拜送室內北面變于主人之西面也宗婦族人婦執兩

儀禮節解

卷十五

十三

特牲饋食

遵跪于室戶外主婦受之入設于黍稷南祝贊尸以遵肅栗祭于豆間兄弟之長者以燔肉實羞俎從主婦薦尸尸受燔祭之齊之反于羞俎兄弟長以所反燔加肝俎上執虛俎出反門外西塾不備言與前虞禮互見也祝命送命主婦拜也即前云送爵皇尸卒爵命主婦拜如主人也酢尸酢主婦亦祝酌授尸尸授主婦拜受尸拜送與酢主人儀同主婦不祭于室以爵適東房南面佐食代授祭置黍稷肺于席主婦手撫之遂祭酒啐之反入室北面卒飲如主人儀拜尸答拜也

獻祝遵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此主婦獻祝與佐食以燔從者兄弟之衆也皆如主人獻祝之儀主人豆而主婦遵主人肝而主婦燔其祭一也獻畢以爵入于房婦爵自房出也按主婦受尸酢卒爵獻祝當更洗于房而后酌男子不承婦人之爵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

此賓三獻尸尸奠爵如初如主人獻之儀執事者以燔從賓獻尸受爵不飲蓋尸既受三獻祝與佐食亦受三獻主人主婦僅受一酢故尸止不飲待主人主

儀禮節解

卷十五

十三

特牲饋食

婦交致爵而后神惠均也

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遵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悅悅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撫于鹽坐振祭齊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句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

于篚入復位

此主人主婦交相獻各自酢也獻酒云致爵者酒本主人物致爵體神意也席于戶內設席于主人所立之位宗婦贊豆亦于戶外坐豆邊皆宗婦贊主婦受以設設俎則宗人也肺離未絕祭則絕之主人主婦一爵肝膾兩從與尸祝同者體神意重祭主也席末坐遵尊也主婦受爵受主人虛爵酌醋承主人爵自酌主人避尸不敢酢主婦而主婦達其意也主人自酢做此主婦左執爵拜不奠爵婦人立拜也主婦以爵反歸東房主人降更洗堂下之爵升酌致主婦也

儀禮節解

卷五

十四

特牲饋食

婦爵禮畧也

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句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燂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此賓獻祝與佐食及主人主婦遂自酢也三獻指其人卽賓也初賓三獻尸爵止及主人主婦致爵畢賓乃作所止之爵請尸飲作起也尸卒飲賓受爵遂自酢乃酌獻祝獻佐食又洗酌致主人主婦皆如前儀

徧終三獻之事也燂從無肝也皆如初一一如前禮佐食無從同也更爵不承主婦爵也酢于主人賓自酢也復位復堂下東面之位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授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句薦俎從設句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

儀禮節解

卷五

十五

特牲饋食

此主人獻賓及衆賓也拜賓爲將獻也如初如視壺濯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賓答再拜也洗洗爵西階上獻賓主人就賓也禮主祭則賓不專階主賓皆北面以東爲右主人在東也折俎分折牲體實俎主人酌自酢賓不敢敵主人而主人達其意也酢畢賓揖主人自執所祭肺下堂西面奠于其位仍東面立如初其西階上所薦豆俎皆從設于位此獻賓長之禮其餘衆賓升西階受爵坐祭立飲禮殺也豆俎卽堂下本位設之辯徧通衆賓拜受爵主人皆答拜獻畢主人下堂實爵于篚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解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解拜賓者拜主人坐祭卒解拜賓答拜主人洗解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解于薦北賓坐取解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解于薦南揖復位

此旅酬設尊主人酬賓承上主人降遂設兩尊于阼階下加勺尊上柄向南便執也西方西階之下將行旅酬不敢用堂上戶東神尊而別尊于堂下也兩壺皆酒人衆也先酌西尊尊賓也酬導飲也酌自飲而后的飲賓西階前階下也賓位西階下東面主人酬之同北面而賓在西主人酌西面向賓也奠解亦西面奠于席前也主人將酌賓北面拜以臣禮答主人主人奠解薦北以客禮尊賓不敢當坐取解示親受轉向東拜主人答拜亦西向也奠解于薦南者東面南爲右示將舉也鄉飲記云將舉者於右揖揖主人復位復東向之初位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賓爵于篚入復位

此主人獻內外兄弟期功以下男女兄弟也長兄弟

儀禮節解

卷十五

十六

特牲饋食

兄弟之長者酬賓而后獻兄弟獻禮成于酬成賓禮而后及其私也獻于阼階上者酌堂上之尊獻禮重于酬也如賓儀兄弟亦執祭以降奠于其位薦俎從設同也衆兄弟分卑如衆賓儀拜受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徧同也佐食在衆兄弟中薦俎亦設于此時內兄弟謂女賓及宗婦獻于房中亦如衆兄弟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同也內兄弟房中東面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更爵自酢皆謂獻內兄弟也入復位入室戶內西向主人之位

儀禮節解

卷十五

十七

特牲饋食

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句洗致句如初句無從句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此長兄弟及衆賓長加爵于尸也三獻既備而禮多爲貴故于正獻外有加爵洗觶更器也儀如正獻尸拜受主賓拜送自酢同也不及佐食及祝也佐食本兄弟輩尚未及獻尸故爵不及洗致洗爵致主人主婦如賓初致爵之儀但無肝燔從異也衆賓之中長者一人舉爵如賓三獻之儀尸受衆賓長爵奠而不飲蓋三獻外又受加爵賓及兄弟僅得一獻故尸止爵俟旅酬行神惠均于在庭而后舉耳

嗣舉奠句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句進受句復位

祭酒啐酒尸舉肝。句舉奠左執觶。句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句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此嗣子舉奠于尸主人適嗣也舉奠酬尸也奠卽初陰厭祝酌奠于鋤南之觶自尸入祭啐酒奠而未舉至是嗣子入舉以酬尸曰舉奠盥入以下舉奠之儀嗣子盥手入室戶內北面尸執奠觶授嗣子嗣子進受觶復北面之位祭飲尸舉肝亦以授嗣子舉奠卽嗣子尸備答拜者重繼體每拜皆答也嗣子卒飲洗觶更酌酒入室尸拜受嗣子拜送尸祭啐之奠之嗣

儀禮節解

卷十五

士

特牲饋食

子出復位與子姓共立于堂下東主人之後也

按嗣子舉奠先自飲酌尸尸啐而奠之此旅酬之始故下文兄弟卽繼之嗣子酬尸而言舉奠弟子酬長而言舉觶皆尊敬之辭以別于酬衆也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昨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齊齊乃羞

此弟子舉觶于長兄弟也兄弟弟子謂衆子姓各酬其父兄酌東方尊如主人酬賓儀洗酌拜坐祭卒觶更洗酌奠觶長兄弟取觶奠于薦右同也齊齊同肉在俎曰齊始獻衆賓及兄弟內兄弟薦俎各于其位

而未及祭至是宗人告使皆祭也乃羞進庶羞卽豕肉爲之王制云庶羞不踰牲自尸以下至內賓羞皆及

賓坐取觶昨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各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

此賓與長兄弟衆賓衆兄弟交相酬也賓坐取觶卽

儀禮節解

卷十五

士

特牲饋食

前受主人酬觶奠于薦南者至是舉以酬長兄弟賓兄弟就東階下北面兄弟在右以兄弟亦有主人之誼賓常居西也酌于其尊于東尊也堂下東尊本爲兄弟設西尊爲賓設賓東面向長兄弟也揖復位賓酬畢復東向之位長兄弟復就西階下酬衆賓之長其儀同衆賓又酬衆兄弟衆兄弟又酬衆賓交錯以徧其儀皆同

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

此尸飲衆賓長之加爵也初衆賓長繼長兄弟加爵尸飲長兄弟爵不飲衆賓長爵以已受加爵而衆賓

與兄弟酬未及。今既旅及衆賓與兄弟尸可飲矣。故加爵之賓長作起其初止之爵。請尸飲如長兄弟加爵之儀。尸卒爵拜答拜。自酢復位同也。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解于篚。此賓與兄弟旅酬正爵偏而奠解也。如賓酬兄弟之儀如坐取解酢階前北面等儀。前賓酬長兄弟之解。是受主人之酬奠于薦南者。此長兄弟酬賓之解。是兄弟舉于其長者也。前賓酬長兄弟于阼階前。今長兄弟亦酬賓于西階前。奠解受解拜答拜復位等儀同也。辯偏也。謂賓亦東階前酬衆兄弟復位衆兄弟儀禮節解。卷十五。二十。特選類本。

及衆賓亦交錯以偏也。卒受者謂賓衆賓與兄弟之衆酬終各有卒解者。各以所卒二解實于堂下之篚也。此交錯一終旅酬之正數。以下則無算爵也。賓酬不言實解于篚互見也。禮終于此故言之。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解於其長。奠解拜。長皆答拜。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舉解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解者皆奠解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解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解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位。爵皆無算。此無算爵也。前賓與兄弟之衆次第旅酬偏而神人

之懽猶謂未盡洽。賓弟子與兄弟弟子各洗爵再酬其長是爲無算爵之始。各酌于其尊賓弟子酌西尊兄弟弟子酌東尊。中庭北面者其長各在東西階前其弟子各向之也。皆西上上賓也。爵皆無算謂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惟其所賜交錯以辯無復多寡限量之數也。

利洗散獻于尸。句酢。句及祝。句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尸謏。祝前主人降。

此佐食獻尸祝祭畢而尸出也。利卽佐食利養也。禮將終告利成故利終獻以成禮也。散爵屬變言散明更器也。酢利自酢及祝獻祝耳不致爵主人主婦也。如初儀如長兄弟衆賓長加爵之儀其拜受拜送自酢同也。戶外室戶外告利成告孝子養禮終也。主人降降堂下也。

按佐食爲役室中有事不得與衆同加爵事畢乃獻尸亦加爵也。正獻三主人主婦賓也。加爵三長兄弟衆賓長佐食也。獻爲正加爲從。嗣子舉奠爲酬不在從獻之數。主人立戶外西面坊本作西南誤。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

羞設于西序下。句筵對席。佐食分簋。釂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後者句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句祭食。句祭舉。乃食。句祭釂。食舉。句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酌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酌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酌有與也。如初儀。兩養就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簋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拜受爵。上養卽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

儀禮節解

卷十五

二十三

特牲饋食

簋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此祭畢而養也。養餼同。食餘曰餼。既祭尸食之餘。使子弟餼。子先澤。廣神惠也。祝反送尸反。徹尸俎出廟門。以歸尸。徹席羞設于室中西序。使嗣子與長兄弟餼筵對席。設東四席。二養相對。簋敦也。分敦中黍稷。與釂中和羹。二養各一舉奠。卽嗣子宗人遣嗣子與長兄弟盥手立西階下。俟祝命嘗食。養者猶言命餼者嘗食。升入升堂入室。嗣子東面尊繼體也。授舉授俎。肉手執曰舉。尸俎有三膚。二養各一。養有以先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

且拜許諾。應聲。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夫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釂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食畢。主人降洗爵。宰以一爵助酌。二養用二爵也。上養卽嗣子下養卽長兄弟。酌有與與兄弟共飲。親親之意也。亦如初。亦三祝也。二養卒爵並降。獨上養升酢主人。重嗣子也。嗣子既授爵于主人。復尸內北面之位。跪而答拜。答主人拜。受虛爵也。主人出戶外西面俟徹俎。陽厭也。○按敦刻為鬼形。遂名簋與。宮通器。圓曰筥。鄭謂敦有虞氏之篋。周曰簋。同姓之士得用之。異姓用虞敦

儀禮節解

卷十五

二十三

特牲饋食

緣于特牲少牢皆言敦。此兼言簋。以為同姓異姓之別。鑒說也。兩養執爵拜。當作奠爵。男子拜無執爵。祝命徹俎豆。邊設于東序下。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祝豆。邊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昨俎。句堂下俎畢出。

此徹俎改設陽厭也。祝命命佐食作俎。主人室中俎改設于室東牆下。不卽出者。尸俎方厭待也。祝自徹其俎出。重神惠也。立室戶外西待告利成也。徹祝豆

遷入于房初自東房出也獨徹祝者主人豆遷留東序戶豆遷留厭主婦豆遷在房也徹主婦薦俎宗婦卽房內徹也佐食徹尸薦俎與敦移設西北隅未知神之所在庶其事之所以爲厭室西北隅通明曰屋漏位乾方故爲陽凡在南席向東凡居右也匪隱蔽也筵亦席也饌曰筵坐曰席以筵席蔽南牖神尚幽也戶東兩尊一酒一炙酒納酒尊于室內闔牖戶使神厭也時主人立室戶外西面祝立戶外東面祝向主人告利成遂降出主人亦降卽位堂下東賓出拜送佐食乃升入室徹阼俎阼俎在室東序佐食改設

儀禮節解

卷十五

二十

特牲饋食

既陽厭遂徹之堂下俎賓及兄弟以下之衆俎畢出各以歸也不言尸俎厭畢歸主神棲于室不遽徹少牢送賓出婦人乃徹室中之饌也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晉鞶○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簠在洗西句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壺枌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句遷巾以然也繅裏棗黍栗擇銅毛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菹在棘心匕刻○牲爨在廟門外東句南魚句腊爨在其

南皆西面饌爨在西壁○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句載句心立句舌縮俎

此以下至終篇皆記前言所未備朝服玄冠玄端玄裳緇帶緇鞶卽篇首主人冠端玄自主人以下同也尸祝佐食亦朝服玄端玄裳但尸服宜少異祝與佐食近尸與尸同或用黃雜裳可也鞶皆爵色黑而微赤卽玄也南北以堂深言洗在堂下自堂下至洗如堂北至堂下之遠東西當東榮謂洗在堂下東與東檐相對簠盛爵觚觶角散皆酒器禁承酒尊枌禁禁似箱枌與通車箱也兩壺一盛酒一盛玄酒皆虛壺

儀禮節解

卷十五

二十五

特牲饋食

倒置枌上曰覆以漚餘水未奠也蓋壺蓋明日卽祭日乃實酒水著禁與畢加巾畢俟主賓以下卽位乃徹巾加勺覆遷巾用粗布赤裏玄表可知棗用黍栗用擇以實遷銅鉶羹毛羹菜苦薇二菜滑和以粉使滑利也羹菜夏可食苴羊屬冬可食皆苴也棘心棘木心赤匕匙也以取肉于鼎刻文喪匕用桑吉匕用棘從音類也爨竈也饌爨以炊黍稷西壁堂西偏室所俎尸食俎實以牲心舌貴之也午割縱橫割不斷也實于牲鼎從其類熟之載于所俎心立舌直縮直也順俎爲直

按衣冠尚玄纁古今同也純黑曰纁玄卽纁微赤者猶今阜色亦纁也黑爲北方正色故士大夫以上朝服用纁衣玄間赤故士庶人以上禮衣通用曰玄端要之衣皆端端卽衣通謂朝服鄭說紛然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沃尸盥者一

人句奉饗者東面句也西面淳沃句執巾者在西

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句南面授尸句卒句執巾者

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嗣舉奠佐食設

豆鹽○佐食當事則尸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

嘏佐食許諾○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

儀禮節解卷十五 二十六 特牲饋食

兄弟○尊兩壺於房中西墻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

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

面○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句

而祭饗饗饗○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賓與長兄弟分尊故其遵豆與室中之薦同陳于東

房內其餘衆賓兄弟以下之薦席堂下者皆設于堂

上東以待也沃尸盥酌水與尸盥手築盛水區沃水

澆灌曰沃細瀉曰淳振謂揮振之以致潔也三三振

南面授尸尸入北面盥卒盥畢執巾者受巾實于篚

也嗣子舉奠于尸尸授以肝肝宜鹽佐食以豆盛鹽

併授之宗人獻謂主人獻宗人旅旅酬宗人獻旅皆

在衆賓之列佐食以兄弟輩爲之旅酬在衆兄弟列

尊兩壺于東房內西牆待主婦與內賓旅也南上統

于堂也內賓父賓外戚婦及主人姑姊妹之屬立于

其北房內北也東向自南並立而北也宗婦同姓婦

北堂房戶外卽堂北也亦東向自北並立而南也房

在堂東北內賓多而房淺宗婦分卑故接戶外立于

北堂亦猶衆賓立于堂下也男子旅于堂下婦入旅

于堂北與房內主婦與內賓宗婦相旅交錯以徧也

西面謂主婦旅內賓于房旅宗婦于北堂皆西面也

儀禮節解卷十五 二十七 特牲饋食

宗婦贊薦助主婦薦豆遵也尸卒食則饗事畢執饗

者祭饗以報也饗饗以炊黍稷雍饗以烹牲魚腊佐

食徹尸俎送出廟門賓皆送終助祭之事也反位復

入門內西向之位與主人爲禮而后去也

尸俎右肩臂肱臠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

短脅肱三離肺一肝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

解肱脊二骨肱二骨肱一離肺一昨俎臂正脊二骨橫

脊長脅二骨短脅句肱一離肺一主婦俎數折句其餘

如昨俎佐食俎數折句脊骨句肱一離肺一賓幣長兄

弟及宗人折句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

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齊燕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句北面東上句獻次衆賓句私臣門東句北面西上句獻次兄弟句升受降飲

組實牲體以骨焉本因尊卑爲數多寡吉牲尚右故尸組用右肩肩下爲臂臂下爲臑臑作臂股骨也肱肱同脚骨也正脊脊領也骨多併二爲一短脅近肩骨短也肉無骨曰膚離肺肺割未絕者剗肺剗斷以祭者此十一物皆豕組也魚組用魚十五尾腊野獸殺者腊組如牲骨無膚與肺也祝組祝豕組髀尾骨脰脊卽正脊脰直也祝以下組不言魚腊同也昨組

儀禮節解

卷五

二十八

牲體饋食

主人豕組般蹄尖脰不足用般分折也其餘謂豕脊脅以下及膚肺與魚給足者主婦組與昨組同也佐食豕組般折共脊脅三骨賓豕組幣卽脰長兄弟及宗人皆脰分折其脊脅膚肺與佐食同也衆賓衆兄弟以至私臣組豕體骨不足雜餘體備數不必右曰殺齊般雜也非正體齊言燕升也其膚肺同今皆可祭而食也公有司謂公家有司門西北面東上賓位也獻次于衆賓皆賓屬也私臣私家辟用之臣門東北面西上臣位也獻次于兄弟皆主屬也升堂受爵下堂飲通公有司以下皆然

按牲體數大較然爾膠柱求合則拘矣古人借飲食行禮不貴可食貴以明義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殺一牲而內外賓主隆殺貴賤多寡名數井然辨于刀匕膚寸之微禮義云爾豈謂是足以充口腹乎解者不講于禮義而較骨體貴賤以爲士與大夫牲牢之等末矣凡是書所謂士非盡大夫以下初仕再命之士也冠昏相見皆士兼大夫此禮未嘗名爲士而公有司與私臣豈士家所能備故夫三鼎五鼎士大夫定分其禮有大小天子時乎用少牢諸侯時乎用特牲未仕之士饋食祖禰皆特牲非獨有位之士

儀禮節解

卷五

二十九

牲體饋食

然耳鄭氏拘牲體謂士組九體今用十一與少牢同不可解援禮器放而不致爲證亦窮于辭矣

儀禮節解卷十五終

儀禮節解卷十六

郝敬習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者饋食禮之盛于特牲者也鄭氏謂羊豕為少牢據篇中刲羊擊豕則誠少牢矣然牢本養牲之所豕亦云牢詩曰執豕于牢何獨牛羊稱牢乎羊小于牛曰少豕獨用曰特少則稱牲多則稱牢所由名耳鄭定以少牢為大夫謂大夫用羊豕士用特牲天子諸侯用大牢此甚拘也其實三牲通上下隆殺非定局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是大夫亦大牢也聘及

儀禮節解

卷十六

一

少牢饋食

公食大夫禮皆大牢以待卿大夫而王制諸侯社稷皆少牢郊而特牲是天子亦有時乎用特牲作者但叙禮隆殺非定特牲為士少牢為大夫也賈氏謂饋尸為下大夫天子大夫用大牢諸侯之大夫不得用尤杜撰大抵是書所載多大夫禮何嘗分天子諸侯周衰禮壞王祭不供典籍湮滅不可考而禮樂自大

夫出故其所傳儀節止此然引伸觸類差等而上下之皆可知也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韠兼

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內諸西面于門西抽下韠左執筮右兼執韠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韠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韠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此筮祭日用丁巳者丁當也巳自也取當自盡之義

曲禮云內事用柔日宗廟事內也丁巳皆偶為柔或

儀禮節解

卷十六

二

少牢饋食

丁或巳筮旬有一日以前月下旬丁巳日筮來月上旬丁巳日是十又一日也必用十一日者一日祭十日齋戒朝服即祭服古公暑通謂朝其禮服通謂朝服史掌策命故筮事屬史左執筮執著策也韠藏策器上韠韠蓋兼執兩手共執來日丁亥則筮之日丁丑也必用亥者亥為天倉受福祿也丁用亥則巳可知巳丑日筮巳亥日亦可也歲事時祭也皇尊稱伯行次某諡號妃其妻也某者妻之諡號配合祭某氏妃之族姓如姬姜之類妃必異姓繫其氏以明之致敬慎也尚饗問之辭史西面神道尚右也下韠韠底

初右手抽上轅出策今左手執策右手抽下轅兼執蓋以叩著策述主人命告之特性筮不述命此述命禮盛也人鬼交曰假大筮尊稱有常信之也釋轅奠轅于地立筮不坐著策長也大戴記天子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策短可坐筮大夫以上策長須立也卦者畫卦者也就席寫卦須坐在左在史南也木板也退占卦者退而占也占曰從史告主人之辭官戒戒衆官亦史戒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凡禮官稱宗尊神也滌濯祭器宰命爲酒祭用酒周禮天官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卽此也不吉謂上旬不從也及遠日謂至上旬丁亥又筮中旬丁未不從至中旬丁未又筮下旬丁巳又不從則止不祭也曲禮卜筮不過三

儀禮節解

卷六

三

少室禮記

宿旬前宿一日旬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壇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旣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止

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

此筮尸也宿齋宿凡祭致齋三日祭之前三日齋宿于外前宿一日祭前二日也宿戒尸預告爲尸者已擇其人明日將筮先告之明日朝謂祭前一日早筮尸筮男尸象祖考者妃無尸吉則乃遂宿尸卽筮吉之日往宿宿猶戒也祝壇祝相主人傳辭祝告曰下卽擯辭不吉則遂改筮卽筮日改也宿尸反卽祭之先夕與諸執事爲期廟門外約明旦行事之期也宗人掌禮事請于主人主人聽于宗人比猶隨也子指

儀禮節解

卷六

四

少室禮記

宗人旦明平明也按鄭謂祭前一日筮尸與特性前期三日異者大夫避諸侯禮夫用尸用筮旣同士可三日前筮何獨大夫不可禮文多錯舉一日至三日皆可筮有不虞則前一日亦可耳豈特性小禮從容少牢反造次乎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飢飢言七與敦對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解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解實于篚卒

概饌豆籩與簠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此祭之朝殺牲概器也明日卽祭日朝服祭祀之禮服古者大夫朝祭皆皮弁緇衣記曰大夫弁而祭于已卽位于廟門外視殺牲也司馬司士皆公有司割擊皆殺也告備告既殺也雍人掌割烹之事概拂拭也爨竈也鼎匕俎皆設于廟門東自北直陳而南以北爲上廩人掌炊黍稷飪以炊甌甑屬有孔匕飯匙敦簋屬以盛飯廩爨在北上穀食也司宮亦公有司主陳設者豆至簠共九器而簠卽盛勺爵觚解者卒儀禮節解

卷十六

五

少宗廟

概拭畢也房中之簠盛主婦獻酢之易爵也饌于房中陳設于東房內放置也西方房內西洗以洗爵設于東階下直對東檐按特牲禮殺執事人寡以預爲敬視牲視濯先日爲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敏爲敬殺牲概器皆當日爲之所以異也疏云大夫避諸侯禮附會鄭說也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膾膾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并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膾

膾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并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香皆設局幕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甌于房戶之間同於皆有幕甌有玄酒司宮設盥水于洗東有枓設簠于洗西南肆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樂匏與簞巾于西階東

此陳鼎實設器饌也羹定煮肉熟也陳鼎五羊豕魚腊膚也魚腊從羊爲三鼎皆在羊鑊西膚從豕爲二鼎皆在豕鑊西鑊大釜以煮肉陳鼎就鑊以便升也凡牲肉神俎由鑊升鼎鼎入載俎餘俎卽自鑊載俎以入此鼎皆由鑊升而入載神俎者也右胖右半體髀股骨近竅不升于神鼎餘俎不拘肩右肩肩下爲臂臂下爲膾膾後腳骨也正脊後爲脰脊脰直也橫脊脊旁脅骨旁短脅近前骨短次爲正脅又次爲代脅近要前後相代也正脊以下六體骨多故兼二肩臂五者不言一無全骨也腸胃三皆羊也舉肺不斷以食祭肺判斷以祭用三主人主婦各一與羊同鼎從其類也君子不食彘腴故豕不升腸胃豕食穀

卷十六

六

少宗廟

近人也。倫膚豕肉無骨者。比次方正九片爲一鼎。與豕同饌。而鼎別。司士既升豕。又升魚。腊魚用十五一鼎。體全曰純。腊麋已殺者。胥烝同升也。卒胥升鼎畢。也。陳鼎自饌西移。近門東塾。北面向廟也。北上自北直陳而南也。飯五酒尊。房戶之間。北堂也。櫨以承尊。有玄酒一酒一水也。罍盛水洗在東堂下。水在洗東。料匱屬以沃水。篚盛解。南肆向南陳也。司宮始擗豆。邊陳于房內。西今將實。改設于房內。南面如特牲饋食之。豆籩在東房。先陳之後實之也。小祝設槃匱簞巾于西階下。東戶入盥也。

儀禮節解

卷十六

七

按禮文多互見。如特牲言腊解不升。則豕解可知。獨尸俎云不用解。則是他牲俎猶用也。故祝俎有豕解。少牢神俎言羊豕解不升。則特牲神俎可知。少牢腊用鹿特牲用兔。可知少牢尊兩鬴。玄酒櫨禁。不言覆兩鬴。明日卒奠。皆互見也。他可類推。鄭謂特牲士禮。少牢大夫禮。二禮絕殊。不相通。未然。

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秉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罍奠于櫨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

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七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所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杜枋。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句其載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皆如初爲之干爨也。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解不升。肩臂臠膊脰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拜。腸三胃三長平皆及。儀禮節解 卷十六 八

俎拒。句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臠膊脰在兩端。句脊脊肺。句肩在上。句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句體。句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句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俎。句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句亦橫載。革順。

此迎鼎入而載肉于俎也。主人朝服立阼階下。東西面。司宮掌陳設布神席于室西南隅。曰奧。祝接神設几于筵。右几以安神。神道尚右。出迎鼎迎于廟門外。士有司。司宮卽前尊兩鬴者。勺以酌酒用。二玄酒一也。蓋罍蓋罍巾也。勺加尊上。覆向下。南枋柄向南便。

執也。雍正饗人之長雍府。雍正之屬司士贊者助司士執俎者也。二人皆合執二俎。并司士執焉。六俎多一。所俎也。相助也。從入從司士入俎從亡。亡從鼎。鼎自門外入東階下。主人親視載也。陳鼎當堂東牆下。設洗之西南。鼎皆西向。自北直陳而南。以羊豕魚腊膚爲序。俎居鼎西。所俎居五俎北。皆西向。宗人遣賓。卽二佐食。三司士就主人東階下。牝肉載俎。長牝謂長賓先牝。長卽上佐食。佐食二人。長爲上。利。利食也。佐食之別號。牢卽羊豕也。心舌羊豕心舌安下切。上去本末也。安猶平也。割下平。使立也。午割一縱一橫。割勿浸不斷也。猶浸階浸雷之浸盡也。舌皆切。上下本末欲整也。舌順俎橫陳。故謂橫其在俎。爲縮與。特牲所記非異也。心舌無特鼎。皆烹于門外。雍饗羊豕各自其鑊。升于各鼎。今亦自各鼎載于所俎。故曰如初。佐食擲邊所俎于東階下。西者所俎。尊不與衆俎同處也。西縮。南北直陳。俎面向西。未奠不橫向南也。乃及反阼階東載衆俎也。牲體自門外鑊內升鼎。時醢已不升。此又重言者。明獨尸俎不用醢。非謂鼎中尚有醢也。俎足間橫木曰拒。肩膊膊體五體居俎兩端。象首足橫陳也。脊脅肺三體居中央。便先舉。

也。肩居上。實前表其爲右也。此上皆羊俎。下利載豕亦如羊。但豕無腸胃。皆體也。其載于俎皆進下以骨末向神。執末食本便也。如肩近臂爲下臂。近脇爲下他。可推司士三人升魚腊膚三俎各一人。鮒鮓魚性相附。故名鮒十五同。一俎縮載順俎直載。右首。首向東進。腴以魚腹向神。腊一純見前。膚九共實一俎。亦如體之橫陳。革皮也。以肉皮向上相順比也。按牲體骨十一。并腸胃肺十四。其數則二十有一也。鄭謂大夫祭十一體。是去腸胃肺也。謂士當九體。是又去膚與肺也。腸胃膚肺不在數。何爲升于鼎俎。旣右數。則所謂九與十一二十有一者皆未合也。況豕俎如羊而少腸胃。則止十二而已。大抵特牲以少爲禮。大牢以多爲禮。槩大夫士猶可。謂大夫定十九士定十一。恐未然。宰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醢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醢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

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
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對黍有蓋坐設于羊俎
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
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
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
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
主人再拜稽首句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羶嘉薦
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
又再拜稽首

儀禮節解

卷十六

十一

少牢饋食

此薦俎入室而陰厭也卒齊升俎畢入入室被著衣
錫光澤也如錫棄之錫漢人云曳阿錫侈袂大袖也
主婦薦豆自東房出親執韭菹醢醢并設于神席南
又取贊者所執葵菹醢醢設韭菹在南葵菹在北
醢醢在韭菹東醢醢在葵菹東故曰陪設于東羊在
醢醢東豕在羊北陪居醢醢東魚陪居羊東腊次魚
陪居豕東膚次腊無陪獨居北末故曰特金敦銅簋
以盛黍稷各二始設一黍于羊俎南次設一稷于黍
東當魚俎南次又設一黍于稷南次又設一稷于黍
東當前黍之南敦南首席以南爲上也敦形似獸首
向南祝酌酒奠于薦南啓敦蓋兩兩相重設于敦南

祝致祝辭于神達主人之意柔毛羊也剛釐豕也嘉
薦菹醢也普淖猶大和黍稷也無尸而饗謂之陰厭
○按鄭註被錫作髮髻以此禮專爲大夫附合周禮
追師副次之文併其所解周禮亦非也又謂敦飾象
龜有上下甲鑿也

儀禮節解

卷十六

十一

少牢饋食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
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
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
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
興以受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
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
左祝主人皆拜受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祝及南面尸
取韭菹辯擗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
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
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
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肝俎升自阼
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兩鴈取一羊鴈于房中坐設于
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鴈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
坐設于羊鴈之南皆毛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鴈遂以
祭豕鴈當羊鴈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

膾之佐食受加于所句上佐食羞載兩瓦豆句有醢亦用瓦豆句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載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膾之佐食受加于所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膾肩尸受振祭膾之上佐食受加于所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醑如初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脩不拜脩曰皇尸未實句脩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膾之佐食受加于所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脩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

儀禮節解

卷十六

十三

少牢饋食

古

此迎尸入而十一飯也尸入門左將升西階也坐奠簞者奉巾之宗人也尸不言象神也祝及南面迎尸事畢也祭食以下皆佐食事牢卽羊豕切肺三取其一兼與黍兼肺也豆祭卽先所換韭菹之祭尸牢卽尸俎羊豕也肺爲氣主脊爲正體故尸舉此二者以終十一飯祭食唯取黍食重黍也上敦黍當羊俎之南者也延上神席上坐曰席饌曰筵主人親羞肝俎敬也置膚北盡北端也兩劍一羊一豕羊在韭南豕在羊南皆芼皆和以菜也祭劍嘗劍以下皆右手爲之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畢然後以授佐食也食舉食肺脊也三飯尸三食黍長脅曰幹切肉曰胾載兩

儀禮節解

卷十六

十四

少牢饋食

古

豆醢亦兩豆設于葵菹羶醢之北尸又食舉魚食載四飯也又食舉膾肩五飯也又食舉牲醑六飯也又食不舉七飯也祝至七飯始自南面轉向西脩尸食獨脩不共主人也尸又食舉牲肩八飯也主人拜脩尸爲之三飯十一飯也祝脩言主人脩不言爲祝一飯爲主人三飯親疏異也上佐食乃受尸所舉肺與正脊同前所舉幹魚膾肩牢醑牢肩併加于所俎按特牲尸九飯每三飯必舉膾魚此十一飯膾魚惟一舉何也特牲體不足故三鼎并舉少牢牲倍故重牲而畧魚膾鄭謂大夫之禮不過五舉今計始舉肺正脊次舉幹三舉魚四舉膾肩五舉醑六舉肩是不止五矣又嘗羊劍又食載是不止六矣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酌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求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換于俎鹽振祭膾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

佐食兼受搏圖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句祝受以東句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嘑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蓬受音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此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也肝謂羊豕肝進末以末向尸使執末換鹽也尸兼取肝兼羊豕也祝酌授尸尸不親酌也取四敦黍稷各取少許也取牢一切肺祭

儀禮節解

卷十六

十五

少牢饋食

肺有三皆切綏接通卽墮祭右受佐食受接祭也尸命祝命嘏辭也卒命祝命祝畢也祝受以東尸在室西隅祝席前受尸命遂東就主人戶內之位致嘏也工猶官也云宜稼于田祿自田出周人重農也詩志也詩懷解見特牲納諸內藏于東壁也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醢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高祝取菹揔于醢祭于豆間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揔于鹽振祭齊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

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胾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

此主人獻祝與佐食獻尸而及祝佐食體神意也拜于席上坐受變常禮也蓋室中獻禮尊祝與佐食因神受賜故拜席上跪受之示不敢當也俎用解體殺于神也尻尾骨屬連也戶內牖東室戶在牖東皆南向佐食拜于戶內牖下北向云牖東者對神席在牖西也佐食室中受爵而不設俎俎在堂下兩階之間特牲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俎卽設于其所折

儀禮節解

卷十六

十六

少牢饋食

一膚豕肉一片折分也肉在俎曰胾西上上佐食在西也

按古者坐以兩膝著地兩股貼足謂之宴坐賓主席上之坐是也兩膝著地直身起謂之危坐賤者及罪人之坐卽今跪也鄭解混爲一故以祝佐食受獻同尸坐謂祝拜席上坐受爲室中挾非也古室在堂北爲事神行禮陳設之所非挾也禮豈因地狹遂廢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

祝受尸爵尸答拜。句易爵。句洗。句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此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有司司祭事贊者助。有司主婦贊者。婦人也有司不親使贊者。與主婦贊者相授。厚別也。有司贊者立堂下。即取堂下爵承以篚。升授主婦贊者。曲禮曰。男女凡喪祭。不相授器。其相授。女以篚。房東房戶亦南向。在室戶東。出酌出房。酌酒于房戶間之甔。入室戶內。主婦肅拜獻尸。尸拜受。主婦

儀禮節解

卷十六

七

少牢禮記

又拜送。所謂俠拜也。易爵祝更取爵房中洗酌。男女不同器也。其綏祭如主人禮。二佐食四敦黍稷。一切肺同也。不嘏。統于主人也。有司贊者受易爵于篚。受于祝也。贊者以授婦贊者。入授主婦。易爵本自房出。仍入于房。

此主婦獻祝與佐食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

此賓長獻尸及祝也。不獻佐食。將與賓餞也。有償尸。故獻禮從簡。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設。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

儀禮節解

卷十六

七

少牢禮記

命佐食徹胙。胙降設于堂下阼階南。

此祭畢尸出。主人降立于阼階。如初入也。尸出于廟門外。俟償也。徹胙胙不出門。將焚以償尸也。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羹。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句兩下是餽。句司士乃辨舉。句羹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羹者。羹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釂于上。羹又進一釂于次。羹又進二豆。滫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羹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

于戶內以授次羹。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羹者羹者奠爵皆各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羹者三人興出。上羹止。主人受上羹酌以酢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羹答拜。坐祭酒啐酒。上羹親啐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洗爵以興坐卒爵拜。上羹答拜。上羹興出。主人送乃退。

此祭畢而餽尸之餘也。對席室中東西對設。席乃四人。羹者承前篇特性止二人餽。此則兩佐食兩賓四人對。猶當也。佐食言對賓長言備佐食為正居右而賓皆居左。蓋室中之事佐食與尸周旋。父而闕一獻。神惠宜首及賓長助獻。因得伴食也。席右為上左為下。東席向西以北為右。西席向東以南為右。上佐食居西席之右。進一敦黍于前。下佐食居東席之右。亦進一敦黍于前。故曰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以敦中黍。分資兩賓羊俎。即四人所餽之俎。一賓在上佐食北。一賓在下佐食南。坐于羊俎兩端。居二佐食之左。故謂之兩下。分黍于俎兩端。使二賓餽明無專敦也。司士乃辯舉。舉羊體徧授四人。特性餽以豕膚。少牢餽以羊俎。主人三拜。羹旅拜也。滷肉汁又進二豆。滷者

初薦尸止二釂。故別進二豆。滷于兩賓也。主人答壹拜。今尊也。上羹止獨留不出也。上羹居尸位不出戶。親酌。故主人自酢。胡壽猶眉壽。老人頷下有胡。按鄭以司士辯舉為舉膚。因特性餽豕膚也。少牢重羊。舍羊取豕。非禮本意。禮畧于特性以別有饋也。賓獻獨不及佐食。以佐食得正餽也。賓長不得正餽。以賓將為伯也。此制禮損益之節。

儀禮節解卷十七

郝敬習

有司徹第十七

有司徹承上養事畢有司徹室中饌饋尸于堂之禮
饋尸卽繹凡大祭明日繹春秋辛巳有事于大廟壬
午繹少牢之饋卽祭日也此篇本合少牢爲一昔人
以簡扎繁析之猶旣夕于士喪也鄭因謂有司饋尸
爲上大夫不饋尸爲下大夫饋與不饋事故適然或
祭有大小禮有損益未可据此分大夫之上下也

有司徹掃堂司宮攝酒乃歃尸俎卒歃乃升羊豕魚
儀禮節解卷十七

三鼎無腊與膚乃設局鼎陳鼎于門外如初

此將饋尸而新其饌也承前養旣遂執事者乃徹室
中之饋室外爲堂埽堂將饋尸也旣祭又饋尸答象
神之勞敬養無已也司宮司陳設者攝酒重益酒于
尊歃俎同以羊豕魚溫于鑊自鑊升鼎門外廟門外
乃議俎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俎俎出俟于廟門之外
此擇俎也俎以輔尸陪賓也議擇人也尸同姓俎必
異姓故于賓議旣定宗人遂戒之賓已卽位門內出
俟于廟門外將與尸更入也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尸與俎北面于

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答拜主
人又拜俎俎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俎從亦
左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俎升自西階西楹西
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俎
俎答拜

此設筵迎尸與俎尸西室戶西室在堂北戶稍東筵
于戶西則堂正中也南面背室牖此尸席也西序堂
西牆東面負序此俎席也尸與俎立廟門外皆北面
賓禮也西上尸在西主人先入導行也入門右趨東
階尸俎入門左趨西階揖謂門內左右分首及當塗

儀禮節解

卷十七

二

有司徹

當碑三揖乃讓謂及階三讓自主人出迎及拜至皆
用賓禮與祭時尸入不迎異所以爲饋尸而尸稍卑
矣

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
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
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
設于羊鼎西西楹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楹雍人合
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句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
縮俎西枋

此舉鼎俎入廟也陳鼎如初當東序西面自北直陳

其上柄在西

主人降受宰几尸俯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俯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復位尸與俯皆北面答拜

此授尸几几以奉尸非奉俯尸升降拜俯皆從乃所以爲俯也推拂去塵也拂几則直順便也授几則橫對便也主人二手橫執几執外廉也尸二手受受內

廉也廉邊也主人二手執几兩端尸併二手執几中間授者極慎受者極恭也還旋同既橫受復旋轉直設右手執外廉執主人所執之方設向東曰外筵南向故北面奠于筵上左之謂奠几筵東神几尚右賓几尚左南縮順南直設不坐立奠几高不及地也主人拜拜送几

按記孫爲祖尸祭用之猶曰祭神耳既祭又賓是父爲主人而賓客其子獻酬坐拜不一而足雖古人制作有深意于常情亦甚駁矣所以不能使之百世不違也故君子行禮義爲質

主人降洗尸俯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俯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俯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菹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與取邊于房醢實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醢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設于初邊之南白在西方興退此主人初獻尸主婦以豆邊從獻正祭先薦後獻釋祭先獻後薦祭主食饋主酒豆邊卽周禮醢人朝事

之豆蓬韭菹醢謂韭菹醢昌菹醢謂昌本麋醢醢亦醢此四豆也。麋炒麥黃炒麻子白炒稻米黑炒黍米此四蓬也。韭菹在筵西醢醢在韭菹東昌菹醢陪設于南接韭菹醢之南也。昌在東次醢醢南麋醢在西次韭菹南麋黃在豆西列于外中空二列避二銅也。麋在東在黃東黃西麋東皆對韭西也。白黑設于初蓬之南接麋黃南也。白在西黃南也。黑在東麋南也。白西黑東皆對麋黃之西也。興退主婦起退歸東房也。

乃升。司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肫正脊儀禮節解卷七五有司徹

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滄肫折正脊一正脊一腸一胃一齊肺一載于南俎司士牝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肫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膚五齊肺一載于一俎脩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脊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脩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脊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脩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滄臂一脊一脊一腸一胃一齊肺一載于一俎豕脊臂一脊一脊一膚三齊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肫脊一脊一腸一胃一齊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

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脩主人亦橫載之皆加醢祭于其上

此將進俎而升鼎肉于俎上篇言俎實此復歷言者尸俎重載體變數更用俎多也。司馬牝羊肩臂以下共十四物載于一俎即司士所執之二俎設于羊鼎西之第一俎也正脊以下不言二骨並者折為衆俎也。羊肉滄羊肉連汁者以其重載故肉有滄肫折以祭俎之肫折分也。南俎即司士所執設于羊鼎西之第二俎上首為北次為南司士牝豕肩臂以下十七物載于一俎即贊者設于豕鼎西之俎也。此以上三

儀禮節解卷七六有司徹
俎與後牝魚一俎皆尸俎皆升自阼階下之鼎故皆言牝羊肉滄不言牝者從上牝羊之文也。又雍人所執二俎陳于羊俎之西者亦不言牝一為羊牝滄俎一為豕牝滄俎滄無肉故不與牲體同敘下文獻尸乃詳自脩俎以下脩羊豕俎昨羊豕俎主婦羊俎脩與主人魚俎皆不在前所設六俎之數其俎實亦不在司馬司士所舉入三鼎之內皆別載之而升自門外以入因尸俎並及耳其以脩昨主婦俎併尸言者因羊豕類及猶下文魚俎亦以脩主人從尸言也。脩俎三一羊一豕一魚昨俎主人俎四一羊一羊肉滄

一豕豮一魚主婦俎一羊司士牝魚是尸之魚俎尸以下俎不一設于堂上者皆止一羊俎其豕魚等俎皆以其實併于羊俎而各執虛俎降詳見各節橫載之謂五魚橫陳于俎取一大觶加其上曰膳以待祭也卒升升肉畢凡尸俎實皆自鼎升

按上文司士贊者與雍人所執六俎皆尸俎文義曉然鄭以十二俎分配淆亂不可讀牲體貴賤多寡禮曲而殺不得不詳然祭後重燂肉已糜爛欲于階下臨薦之頃一一如法布置以登于俎亦煩且瑣矣用禮者識其義可耳

儀禮節解

卷七

七

有司敬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換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麴簋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簋祭于豆祭句雍人授大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酒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大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齊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司馬羞羊肉湑

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南賓降尸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興大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與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換于鹽坐振祭齊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此賓以酒從主人獻尸也賓長上賓羊俎卽司馬所牝羊鼎西第一俎設于主婦所薦四豆之南賓既設羊俎降尸自西楹西升尸西南面之筵坐以左手執

儀禮節解

卷十七

八

有司敬

主人所奠爵韭菹簋實在北近筵尸自取白黑在南遠宰夫贊者取授尸以併祭于韭菹之祭間大賓亞于賓長疏匕卽雍人陳于羊俎西之第一俎覆疏匕于上者受于鼎西就鼎取湑也左廉俎左邊縮直也卻仰手向後匕中有湑直設俎上以左手前執俎左邊右手向後仰執匕柄桃言淘桃匕亦勺似匕以淘取羊湑于鼎注于疏匕若是者三三挹三注俎載以進尸興執爵祭肺接上祭白黑遂祭肺祭酒大賓乃以羊湑進若是以授謂以疏匕與俎授尸如前儀不變也尸卻右手仰執匕柄左手猶執爵坐而瀉湑于

池以祭乃嘗羊音以匕授賓覆手手向下初受匕涪將祭仰手執之既祭既齊覆手執匕以授也賓受虛匕並俎下堂凡加俎不設于堂則直執之蓋饋尸唯羊俎為正奠于堂上其羊肉涪羊匕涪豕膏涪魚俎皆以其實併載于羊俎而以虛匕俎降不與羊俎同設也既進羊匕涪復進羊肉涪者匕涪清汁肉涪有肉用匕同也尸既奠爵祭肺齊肺及肺于羊俎司馬乃以羊肉涪俎升奠于羊俎南取肉涪併載于羊俎畢繼執虛俎降尸坐執爵興次賓又進羊燔燒肉曰燔以羊燔一片直陳俎上此俎之未陳者以載燔進

字誤當刪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邊羹黃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于醢南黃在醢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道換于醢祭于豆間又取

羹黃同祭于豆祭句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與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

此主人獻侑也主人酌獻侑不洗爵者承獻尸爵無酢也爵自尊來卑無洗自卑適尊雖獻間無酢亦洗主婦以韭菹醢從薦醢常並菹今醢在南菹在北直陳者尸在北統于尸也羹奠于醢之南是黃屈而東在西兩邊相並也司馬執羊俎執前所設侑俎羊左有以七物共載者也橫執正俎也饋尸羊俎為正橫執其羊肉羊涪豕膏涪魚以下加俎皆縮執羊俎設于豆東韭菹之東也此以上主人獻侑從薦者三主婦薦邊豆一司馬薦俎二次賓羞羊燔三降于尸二等無羊匕涪與羊肉涪也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籠興對句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邊羹黃主婦不興受設于菹西北黃在醢西主人升筵

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邊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渚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渚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齊之興反加于渚組司馬縮奠渚組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儀禮節解

卷十七

士

有司徹

此尸酢主人也祭則主人獻尸尸卽酢主人儼則俟主人獻侑尸乃酢蓋祭尸尊儼尸卑俟主人先伸其敬而后伸敬主人也下文賓長獻尸致爵主人而后尸酢賓亦此意主人與尸升侑不升者避尸酢主人也司宮設主人席堂東牆下與侑席對主人東楹東北面受爵尸于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婦薦韭菹醢于主席道在北醢在南甗在菹西北黃在甗西當韭菹之北也長賓設羊俎卽前阼俎羊肺祭肺同載者于豆西于韭菹西主席邊豆之設變于侑席也祭則主人之席待致爵乃設此尸酢卽設者主愈尊故從

獻之數與尸同惟豆籩少二次賓羞匕渚司馬羞羊肉渚之俎皆卽羞尸之匕俎雍人所設于羊俎西者也肉有渚皆用匕主人齊肺反加于羊俎司馬乃載羊肉渚于羊俎執虛俎降與前獻尸同尸酢終主人奠爵將拜崇酒侑乃升陪尸答拜此以上尸酢主人從薦者五主婦薦邊豆一賓長設羊俎二次賓羞羊匕渚三司馬薦羊肉渚四次賓羞羊燔五與尸同主人所以尊也

按主人齊肺興反加于俎坊本作加于渚俎多一渚字誤當刪

儀禮節解

卷十七

十三

有司徹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賓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句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服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黃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渚如羊匕渚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膏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渚之禮坐取爵興

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

此主婦亞獻尸司宮取爵承于篚授婦贊者以授婦不親授也尊即祭時尊于房戶間者主婦洗爵出尊前酌酒即尊前西面拜獻尸尸即筵上拜受禮變于主人殺也主婦退就主人席北西向又拜婦人俠拜也羊釧羊羹之和者奠于韭菹西即前云豆西之外列麴黃之內也豕釧在羊釧西是麴之東也糗乾米飯脩脩即脯也糗在黃西脩在白西南北直陳也二釧用贊者糗脩皆親執釧鼎重故特執脩脯輕故并

儀禮節解

卷十七

十三

有司職

組以降等禮同也

酌獻脩脩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麴南脩在黃南脩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脩以升脩與取肺坐祭之祭司士縮奠豕脩于羊組之東載于羊組卒乃縮執組以降脩與次賓羞豕燔脩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

此主婦獻脩也主婦尊前拜獻脩筵上拜受與獻尸同無薦釧不祭酒殺于尸也祭司士執豕脩即前脩組豕左肩折以下七物共載者也縮執奠于羊組東載于羊組縮執虛組降與前同以上主婦獻脩從薦者三主婦羞糗脩一祭司士羞豕脩二次賓羞豕燔三亦降于尸二等無釧無豕匕湑也

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各拜主婦設二釧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釧祭酒受豕匕湑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釧不拜其受豕脩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

儀禮節解

卷十七

十四

有司職

此主婦致爵主人致送也主婦以受尸虛爵酌酒送主人主人筵在東序西向拜受主婦阼階上北面答拜于主人之西南也前尸啐酒嘗上釧與拜今主人嘗釧不拜凡拜為啐酒也尸拜啐酒在嘗釧後此嘗釧不拜為不拜啐酒上文拜啐酒之拜當是衍字此主婦致爵于主人從薦亦五設二釧一設糗脩二豕匕湑三豕脩四豕燔五與獻尸同

按鄭謂嘗釧不拜為不告旨夫尸告旨惟主人初獻主婦亞獻尸亦不告旨告旨與啐酒同拜既云拜啐酒又云不拜何以其明為不告旨也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
立于洗東北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爵于盥盥洗
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
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
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
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
筵前直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醢以授婦贊者婦贊者
下與受設醢于菹西黃在醢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
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
醢黃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與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

儗禮節解

卷十七

十五

有司儀

此尸酢主婦必待主婦致爵主人而後酢者尊主人
使先受獻也尸降筵受主婦致主人之虛爵下堂洗
主人與侑從降主婦避于房主人立洗東侑立西階
下尸以所受爵易菹中爵洗男女不襲器也主人揖
先升東階尸侑升西階主人立楹東侑立楹西尸酌
酒主婦出房西面立于主人席之北尸就酢主婦主

婦受爵入司宮設席房中初主人設席而后受爵主
婦先受爵而后設席禮降也婦贊者宗婦助祭者薦
韭菹醢于房中筵前直在西醢在東並設也婦人贊
者助主婦者也醢在菹西黃在醢南二邊直設于豆
西司馬設羊俎即前主婦俎羊左臠以下七物共載
者也豆南當菹醢南黃東也主婦受爵卒爵則于
薦祭以至啐酒盥醢皆于房執爵拜婦人立拜也以
上尸酢主婦從薦者三婦贊者設豆邊一司馬設羊
俎二次賓盥羊燔三主婦與侑同三尸與主人同五
尊卑之等也

儗禮節解

卷十七

十六

有司儀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
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此賓三獻尸也尸奠爵不舉者三獻禮成欲神惠均
于庭也奠于左示不舉也俟主人獻衆賓以下乃作
止爵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醢辭尸對卒洗揖尸
升侑不升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
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
主人奠爵于醢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
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

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句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句皆左之

此主人酬尸也蓋體尸止爵之意將飲賓而先自尸始然不曰獻曰酬者獻終于三酬繼之特牲尸無酬此酬者尸既為賓矣主人揖尸升侑不升者酬禮殺于獻不陪也尸奠爵于薦左未卽舉也異味曰羞羞從酬賤味也房中之羞婦工所脩餅餌之類穀物也庶羞雍人所脩載醢之類牲物也內羞為陰故右庶羞為陽故左尸侑主人主婦同也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句衆賓門東北面皆

儀禮節解

卷十七

十七

有司徹

答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酪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換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胾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胾體儀

也

此主人獻長賓及衆賓也主人拜將獻也門東主位賓門東北面臣禮不敢居賓也主三拜旅拜也賓答一拜賓衆且不敢均禮也主人洗爵先升酌後長賓升禮殺于尸也獻賓西階上賓在堂下也脯為遽醢為豆醢在西則脯在東一豆一邊俎設于豆北醢之北也羊酪以下五物為一俎前敘尸侑主人主婦俎不及賓于此詳之賓祭脯祭肺祭酒卒爵拜皆在西階上既成禮乃取所祭脯肺降西階下西南坐委于地不敢以賓禮終且避衆賓獻位也賓執所祭降而

儀禮節解

卷十七

十八

有司徹

宰夫代為執豆遽從降設于西階西南所委祭之東司士代為執俎從降設于豆遽之東衆賓次賓其長先升受爵餘各以序升受宰夫助主人酌酒主人親獻不親酌如此以徧其遽豆皆一脯一醢齊卽俎也設于西階下之位繼長賓而南皆東面其胾體隨宜儀宜也度也尊體盡度餘骨可用者用之胾與膚皆豕也俎漸降則無羊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

此主人爲賓自酢也賓卑受獻而不敢酢主人達其意而升長賓自酌以酢也

宰夫洗解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主人洗賓爵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世主人酬長賓也解在堂下酒在堂上賓位堂下故宰夫洗解升堂授主人主人受酌酒以降酬長賓于其位主人先自飲導之洗解升酌復降至賓位賓拜受主拜送賓奠于薦左未卽舉也

儀禮節解

卷古

十九

有司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齊設于其位其先生之齊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

此主人獻兄弟兄弟至親同爲主故獻于東階上而主人在東階東衆兄弟皆若是以徧兄弟位在阼階下洗東西面北上以序立而南升受爵下而飲其豆遷與俎卽設于東階下先生兄弟之長者其俎折脅一膚一衆兄弟隨宜也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

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齊

此主人獻內賓謂姑姊妹及宗婦之屬賓主皆南面統于堂也主人在右尊賓也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齊主人就筵

此主人獻其私人凡家臣輩執事在廟者也特性有公有司此唯私人卿大夫私人亦在公者私人拜堂下而後升堂受爵主人惟答其長拜羣私人不答也

儀禮節解

卷十七

二十

有司

其位繼兄弟之南亦東階下西面主人獻畢由階上就東序之筵

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清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膾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

此衆獻既徧尸卒三獻之爵也前上賓三獻尸尸以爵未徧奠而不舉今自賓至私人均受獻尸乃起三獻之爵將祭以飲司士乃羞清魚卽前所北尸俎五魚橫載者也大饗曰膾卽前所加膾祭于其上者也司士以五魚併于羊俎執虛俎降三獻卽上賓

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清魚一句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此賓獻侑也三獻卽賓司馬當作司士前司士牝魚侑主人皆一魚卽此司馬所主惟羊俎

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清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此賓致爵于主人卽酌其獻侑之爵不言獻主人酒自主人出也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

儀禮節解 卷十七 有司徹

尸答拜執爵以降賓于簠

此尸酢賓也尸受賓致主人之虛爵酌以酢賓賓既飲自執虛爵降賓于堂下簠中

二人洗觶升賓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

此二人舉觶于尸侑爲旅酬始也二人一酬尸一酬侑侑受爵奠于薦右俟尸行酬而後舉以酬長賓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句坐

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

此尸酬主人卽執所受二人舉之觶先自飲遂酌主人酬畢尸就尸西南面之筵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

此主人酬侑以尸酬已之爵主人筵在東序尊在房戶間侑在西楹西主人卽筵自飲往尊酌酒之西楹西酬侑畢復東序西面之筵

儀禮節解 卷十七 有司徹

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

此侑酬長賓長賓在西階下侑升長賓舉所奠薦右之觶酬之如主人酬已之禮

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句卒爵升酌句以之其位句相酬辯句卒飲者實爵于簠

此衆賓及兄弟私人徧相酬也皆于西階之上惟私人受爵先拜堂下然後升受下堂飲既飲又升堂酌就所酬者位酬之徧末受酬一人實爵于簠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此加羞于堂下及房中不及尸侑主人者前三獻畢主人酬尸宰夫羞內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而此則賓以下及私人有庶羞無內羞禮殺也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

此兄弟之幼者舉觶于其長為無算爵之始旅酬畢主人恐慙未已兄弟之幼者為主人達其意洗升酌降爵行于堂下爵止者奠于薦右待賓爵行而後交

儀禮節解

卷十七

二十三

有司徹

錯也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涑爵不止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此無算爵也上賓舉爵獻于尸如三獻尸之初但三獻司士羞魚滷此無涑三獻則尸奠爵薦左俟衆獻徧而後作此受爵卽行酬不止也次賓一人又舉爵于尸如二人洗觶之初亦遂之于下如前及賓兄弟私人也其賓長獻尸之爵及于長兄弟長兄弟亦以其後生之爵及賓長次賓一人獻尸之爵及于衆兄弟衆兄弟以其爵徧及私人故曰交錯唯意所適故

爵無算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

此尸出禮畢也有司乃徹堂上堂下之薦俎

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膾臂肫脰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解卒盛乃舉牢有尸受振祭之佐食受加于所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乃撫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賓

儀禮節解

卷十七

二十四

有司徹

此以下申言不償尸之禮此一節不償尸而尸食之事凡饋食于室償尸于堂少牢償尸故室中之事比特牲為簡至償尸而後禮備若有故不得償尸則室事加詳矣自迎尸入室以後至祝侑尸食以前禮與償尸同故曰亦如之尸食以後其禮稍異盛俎謂佐食取衆俎之實盛于所俎祭畢歸尸特牲尸九飯畢則盛俎少牢償尸則俎重爨故不盛若不償尸盛俎如特牲膾以下至代脅皆盛于所俎者羊豕皆七體牢卽羊豕魚俎十五魚而取其七腊俎左右體全而徧取其半如牢辯徧通猶全也但無解尸俎本無解

也盛畢佐食舉牢肩授尸尸祭嘗之體貴肩故後舉加于所居衆體之上並前牢爲八體而羊豕俎各餘三體以待陽厭此上皆盛于所俎者也佐食又取堂下一虛俎入室撫分取也盛所俎之外魚俎餘八今撫其五腊餘左半體今撫取外與魚各留三个于本俎待改設其餘盡取之以出室也尸不飯以下儀與饋同受牢舉謂受尸所舉肺脊加于所俎也按奠于羊俎東當作魚俎東少牢魚俎在羊東

主人洗酌醋尸賓羞肝皆如饋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饋其綏禮祭其

儀禮節解

卷七

二十五

有司徹

嘏亦如饋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齊皆如饋

此不饋尸而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與主人獻祝佐食儀皆與饋同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饋主婦及取籩于房中執棗棗坐設之棗在稷南棗在東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及位尸左執爵取棗換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換于鹽振祭齊之祝受加于所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及

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饋卒爵拜尸答拜

此不饋尸而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洗爵于房中出酌入室拜送與饋同其薦籩以下與饋異饋則室中黍稷設于未迎尸先二黍二稷在五俎南至尸入主婦亞獻無邊不饋則主婦于送爵後設棗栗栗脯四邊尸祭邊次賓又羞燔俎尸祭膳加于所爲異也尸卒爵主婦受爵祝更爵尸酢主婦上佐食綏祭皆與饋同主婦及位及尸內主人立之北西向之位

主婦獻祝其酌如饋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薦棗換坐設棗于道西棗在東南祝左執爵取棗換

儀禮節解

卷七

三十六

有司徹

祭于豆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此不饋尸而主婦獻祝與佐食主婦洗酌祝拜坐受

主婦答拜卒爵坐授等儀同其宰夫薦棗換祝祭棗換次賓羞膳祝祭燔爲異耳獻二佐食亦然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尸西北面答拜爵止

此不饋尸而賓長三獻尸也饋尸則賓長三獻尸卒爵酢賓賓長又獻祝而主人出尸遂起不饋尸則賓長獻尸受奠而不舉待主人主婦交致爵而后舉與特牲禮同與少牢饋尸異尸西室戶內西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
拜送爵司宮設席主婦薦韭醢坐設于席前迨在北
方婦贊者執羹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迨北糗在
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
執爵右取迨捩于醢祭于豆間遂祭遠奠爵興取牢肺
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
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醑戶內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
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

儀禮節解

卷七

二十

有司歌

此不償尸而主婦卽室中致爵于主人遂自酢也償
尸則主婦致爵于堂矣司宮設席于室戶內主人立
之南其薦二籩二豆五俎主婦受爵自酢皆與償尸
異

按自此以下之禮償尸皆行于堂不償尸皆行于室
所以異也

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
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

此不償尸而尸卒賓長之獻爵因酢賓長也尸作止
爵謂主人主婦既卒爵尸始飲賓長所獻爵賓拜拜
受虛爵祝酌授尸代尸酢賓也不償則此禮皆行于
室

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
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
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
面答拜婦贊者薦韭醢醢迨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
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迨南糗在棗東佐食
設俎于豆東羊膋豕折羊脊肅肺一膚一魚一腊肅
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迨捩于醢祭之祭遠奠爵興
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
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爵酌于主
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
儀禮節解 卷七 二十 有司歌

此不償尸而賓獻祝佐食致爵主人主婦也洗賓受
佐食虛爵洗也致主婦承主人虛爵則不洗獻祝佐
食致爵主人則于室致爵主婦則于北堂堂之北卽
房戶之外室戶之東也償尸于堂則主婦席在房中
南面今尸在室則主婦席在北堂東面主婦拜于席
北東面向室也婦贊者宗婦之助祭者婦人贊者主
婦之姪婦其薦二豆二籩五俎皆爲主婦設也易爵
于篚賓將自酢男不承女爵也洗而後酌達主人意
也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胾
其位其酬醋皆如賓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
皆如賓禮其位其薦胾皆如賓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
賓及私人辯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酢醋賓
以爵降賓于館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

此不償尸而羞尸祝主人主婦及主人獻賓以下賓
長獻尸以下賓與兄弟旅酬無算爵皆與償尸同房
中之羞內羞也主人降拜衆賓將獻而拜也獻祝亦
賓長獻也致謂賓長致爵于主人醋謂賓長受尸酢

儀禮節解

卷十七

二十九

有司微

爵

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主人出
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
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設祝前尸從
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
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乃養如償
此不償尸而佐食獻尸祭畢徹俎以養也特牲禮無
算爵畢佐食卽獻尸命養徹俎陽厭少牢償尸則佐
食不獻尸遂蕞掃堂償尸終佐食乃獻尸告利成尸
出徹俎今不償尸則亦無算爵終佐食獻尸與特牲

同但先徹俎後命養與償尸異耳

卒養有司官徹饋句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
右几匪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掃祭主人出立于阼
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
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
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此不償尸而改設室中之饋以陽厭也償尸則禮備
而神厭足可無改設不償尸于是有改設之禮官徹
饋謂有司各徹所主之饋如司馬主羊徹羊司士主
豕徹豕之類婦人乃徹室中之饌卽有司改設者也

儀禮節解

卷十七

三十

有司微

必婦人徹者歸于房也

儀禮節解卷十七終

萬曆丁巳孟夏京山郝氏刊刻

儀禮節解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敬所作九經解皆好爲議論輕詆先儒此編尤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說謂儀禮不可爲經尤其乖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爲臆斷如士昏禮升自西階一條經於饗婦而後云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則未饗以前婦固不得以主自處婿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階在婦爲無專制之義在婿則亦猶舅姑於婦先以客禮之之義而敬謂父在子不由阼不知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此時何以卽席于奧耶蓋由此升者特以道婦故也於舅坐答拜一條又謂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答拜之於禮未當不知此是婦人肅拜故舅坐以答之尊卑之分宜然無可疑也又如士冠禮七體二十一體度數宜詳公食大夫禮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與陳祥道禮書謂諸侯當十三天子當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數語了之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也其間有可取者如

裼襲有衣之裼襲有玉之裼襲鄭注泥玉藻之文於聘義還璋還玉皆以爲易衣加衣之儀覲禮匹馬卓上蓋卓立向前之義鄭注誤以卓爲的及公食大夫禮又鼎鼐若束若編非以茅爲鼎之類敬之所辨亦時有千慮之一得然所見亦罕矣

經 87—598

記

謝儀禮略記

上卷 第二

層禮下達納採用鴈至賓告事畢入告

行禮之先必有始於必告于席而後行書中不詳非古禮之原本也上言主人北面再拜則捷著南面受者北面可知所以敬賓而尊陽也鄭氏云南面孟校非也

出請醴賓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我氏曰西北面以賓在西伯上不可背之也禮子爵皆北
面者以其立于席西也賓之拜也主人少退主人拜送賓亦
如之自獻以下其于拜者皆然不啻若其文累耳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互如納徵禮

期初辱陳三洲于寢門外至實四爵合卺

主人爵弁里先俟于門外

死者歸也。歸死者即歸衣之有緣者也。其即袷衣與秋衣。男
 士所服有因緣也。爾雅曰。緣謂之純。承即緣衣也。亦謂
 之緣衣。林雜記。釋文云。裳下裙也。蓋裳之有緣者。青承。即玉
 藻所云。玄纁衣。注云。纁屬特牲禮。主神纁。青承。則亦婦人
 之祭服矣。凡青主之禮。惟拜與再拜。未有再拜。稽首者。臣
 之子。君祭主之子。宗廟則再拜。稽首而昏。禮親迎。亦然。其禮
 可謂重矣。蓋昏者。萬世之始也。故君子重之。親迎而安。女如
 昏而受。敬然。敬而受。敬立人。再拜。稽首。尸不答。拜親迎而受。
 士昏再拜。稽首。主人亦不答。拜易所謂。男下女。是以取。女古
 也。鄭氏以爲。禮不來非也。鄉飲酒禮有主有賓。又來之以介
 與少牢禮尸酢主人主人拜。堂。飭情亦掩尸而答。拜矣。何謂
 行禮者心不來也。曲禮曰。尸衆也。以凡今士亦以凡舉之也。
 衆以凡不爲執。按而塔捕校按者宜其御車之禮也。

都氏曰夫先入室就與間席上東面婦入立于華西南面尊
 在室北墻下墀立當西北隅也而北為乾西南為坤婦乾夫
 坤之象之象也 祭畢即前所設祭肺二食案即前所舉肺
 簋二祭之而後食之也 教氏曰酌言胤膳也既飯酌酒饌
 之懸懸接膾也 振以手揮振使淨潔如振帶之振後凡言
 振祭做此 振鼓夫之餘御純婦之餘交勞也
 夫婦初見必有交拜之禮案中不及其為成缺明甚至於燕
 醢魚腊之類或南或北或東或西何關於大體而叙之如此
 其詳與非聖人之所制也 教氏曰陳鼎于內而常爵為士
 禮也特牲禮亦然少牢禮則陳鼎常東序南于洗西美 俎
 席布于未設之前婦席布于已設之後復其男尊女卑之義
 也 食以清箭者食泰則以清下之食肺春則以之搗醬而
 食也鄭謂以指咽謂非食必先祭肺而當祭即舉肺
 審亦皆祭之而後食故曰皆祭舉食舉之本文明言皆食鄭
 止言清泰又不知何據賓饌不食折俎然則歸之祭禮則食
 不同乎賓也 教氏曰今教進酒至于再三皆謂之酌者皆

贊一人遊之也若特姓少年食後進酒于尸初獻曰醕亞獻
三獻皆不曰醕以非一人也 敦氏又曰說服去禮服也于
房于室男女與處亦重其藥也

風興婦沐浴始坐舉以與拜授人贊禮婦至出授人于門外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而拜衛拜者頭不下而手至地即
席見之禮所謂拜振地者是也。不然姑舅一也何分于生死
乎。方禮亡矣後人薈蕞成此一言故有拜時之不同也。或謂
古婦人皆立拜故拜而後奠則席見時拜振地者亦拜而後
奠也。豈必立拜乃爾耶。禮之古今之禮可變而倫屬尊卑必
不可易也。體母子相拜必子跪拜而母立拜也。昏禮舅婦相
拜必子跪拜而母立拜也。祭禮舅婦相拜必婦跪拜而舅立
拜也。儀禮残缺豈能盡詳哉。者自可以理斷。後人狃于文詞
遂謂古禮不可行于今日。即通公室儀文公家禮於子之冠
而拜母婦之饋而拜舅皆不為之答。從合而違古似非古人
敬始之意矣。立拜者即少儀所云手拜止也。婦人屈膝而下
手為手拜。男子屈膝而下手為手拜。婦人屈膝而下手膝與

子儀至地為齊拜出子屈躬而下子骨與子儀至地為齊拜
教氏曰舅姑不自體之于其始至宜示以尊卑之體也
鄭氏曰禮贊用男子故新婦俟拜男七不執杖交令使男子
酌新婦而禮文不言用何等男子婦見父必而其子不以婦
入于體如周

舅姑入于室至於是與始飯之錯

倒福也倒載獨倒辱謂屈載錫服肉無魚與時也婦皆謂
 舅姑侍食而祭則婦為贊以成禮也三飯訖平婦酌酒一酌
 不三也婦先飯舅之解簪尊也皆酢易觴示別也花亦贊
 已舍餘使更也於是婦乃飯姑之餅從頤也以上諸婦人
 始飯謂舅姑之所食也餅謂勝先飯餅以舅姑之食御後飯
 亦餅以舅姑之食也大抵豐子膳而餘子御兵衛氏謂勝飯
 舅餘御飯姑餘非也夫同牢之文飯亦文旁其從者耳舅姑
 之子膳御非有分屬何所取義而文旁之若以為陰陽相接
 之義則施于大婦之間可也參以膳御已大不倫祀之舅姑
 尤屬可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至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部氏曰：女自他邦來，嫁婦人，送者不踰竟；丈夫送者，贈之如

以享夫人
體君夫人束帛寵以束錦食禮君侑之夫以束帛大夫相贈
饋以束帛贈送者皆以束錦古禮尚質帛重于錦也故聘

若留姑既沒至如舅姑饗禮

生無凡此有凡者其冲也然雖同凡亦主于尊者故別席
異而姑自不待有凡矣 扱地者手足地而已即云高升
也鄭氏謂婦人扱地猶男子指甘非也括喪服小記云婦人
為夫是子指額其餘則否是稽首者喪禮也行于廟見之時
言必何辨 餐婦送者謂饗婦及通者也必于三月之後者
廟見而後可以殷婦饗婦饗婦而後可以饗送者此不為之
出第也如舅姑禮並結紳意而為之如未見舅姑此禮何自
而起

記○士昏禮 至必殺全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如教婉婉婉從學七年以終未成是
其教之國有素矣蓋特異而後教亦宜必于公宮宗室而
以為此禮者殆其有失教也

問名主人受鴈 至適東壁

父醴女 至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正者正其衣若笄蓋托承以教之正使化日攬未笄而思
父母之言無事不出于正也此云毋戒諸而附上不降孟子
云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云云以此不同可見
禮之小節不如此宜物如此

婦入寢門 至加勺

筭緇被纁裏 至婦不饋

鄭氏曰婦筭蓋由起如婦由體奉席如婦將睡當以二竹
筭方至被纁裏有蓋其裏裏與此同婦席婦設饋婦姑
之席薦以豆之屬供陳設也先設于房中而後薦于室公食
大夫膳亦云凡宰人之具供于東房都以婦席薦為句謂
姑膳婦饗婦之席薦非也席亦下設于房
叔氏曰凡早者受獻則不飲昨此婦乃酢舅者饗婦則饋如
賓也 按通婦曰醴庶幾曰醴則醴禮之用燕為庶子設蓋
無從矣

辭曰吾子有惠 至聞命矣

鄭氏曰古人行禮信以成之非為口給應對耳有長敬辭謙
之心則信由衷出無所回難而語必中度凡禮辭撰其以制
蒙士非典焉也

女子曰醴婦信也
可信也也也也
則夫人如婦下地
下不事事可已可
此等禮信也
叔氏曰凡謂士之
稱仲之尊敬也
仲氏可証

父醴子命之 至不足與為禮也

前既戒以正矣此則明乎婦人之道以順為正也施於而結
其悅者教之結于心而不忘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 至主人送再拜

已躬命之謂吾席之詞亦曰勗帥以教云耳非命使往迎也
下云若不親迎則是無父母之命告于廟而往迎耳非宗子而孤者
必不親迎也雖無父母之命告于廟而往迎耳非宗子而孤者
必不以三月者婦未見舅姑婿不得見女父母也若為親迎
而往非為見女父母子養何害

讀儀禮略記

士相見禮第三

士相見之禮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入門左以下不言揖讓升階此記者之疎略也鄭氏云受幣于庭不于堂下人君也豈見實于堂反為自辱而見實于庭反為尊乎既禮授厘當阿致命鄭氏云入堂深亦親以當河為親則當庭為阿賢矣以當庭為下人君則當阿為上于人君矣是于君之說也有反見亦必于堂鄭氏云反見則然矣此記旁所畧而鄭氏補之是也

主人復見之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復見不必在家或賓在館亦稱主人而主人亦稱賓孟子曰
舜尚見帝館甥于戚室迭為賓主此禮自古然矣

士見於大夫，呈敢不從，再拜受。

教氏曰士見于大夫受再摯而不答則起于若答則起于敵
 使人還則起于待舊臣故終不受也入大門內一拜不再
 拜也士答必再拜拜辱不再而拜還再者凡還拜必再也還
 而一拜惟喪為然
 舊宰為臣則非始相見也亦必以摯者蓋始為公臣而相見
 也黃氏曰辭摯亦是古人交際授受之儀非還摯之也鄭氏
 以為受摯而去之恐未是

下大夫相見以雁至再拜稽首受

曲禮云飾羔雁者以帛此云以布蓋即布而給之也記者略而不言賈氏謂天子之卿大夫用績黼侯之卿大夫無績非也天子之卿大夫冕服下公侯一等則其擊亦宜然不得與諸侯之卿大夫同也考之春秋傳魯侯會晉師于瓦雋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執雁魯于是始而羔夫魯為重禮之國又失之而取正子晉豈魯識其大習識其小與至于以績以布尤其小者無足深辨故氏曰執擊主下謂當帶也由禮曰凡養羞當以篋者當帶又曰大夫則綰之士則提之年

凡茲見于君_生辯君所在

凡言非對也。至問夜膳。輦請退可也。

却氏曰毋改觀視不避目也
易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何心非對之言然有問則對或
振自主必先致慎于非對之言摘習既熟則雖爲卒對人亦
無勿遽之失矣
教氏曰不上于面謂視面時不下于帶謂
視花時首氏四此與視大人者亦不甚異但終矜持可以
目耳至愛之中仍有主觀者存也

若君賜之食至比及門三辭

夫出公陪不遜此言若降還之亦非定制也

邨氏曰曲禮云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故莊禮公卒爵而後飲此先奉爵而後蓋蓋主行禮以讓爲文賜爵主飲以飲爲恭也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至先見之○非以君命使至則曰外臣

却氏曰非名命以己意與他邦人言則不得稱寡君若言及大夫士則稱寡君之老可也老者臣僕之長也 荆茅猶言

執幣執玉與上文相承乃言便於他邦之禮執幣者私覲而
奉束錦也執玉者行聘享而執圭璧也束前史雖則恭敬之
儀不止于此不絕矣亦容強盛之意前言容強盛者見本國之
君此言容強盛者見隣國之君也大夫初見不待有此

敬賓非送于非附介則送于介右此工不同于介而反同于賓者介不執體主人恐其就己也故往就之工蓋早則主人不往就而工猶就主人故工于西階東進主人階上拜送也禮記曰主人送客出大門外西面此始也皇者嘉賓之德也四時皆其家而從王于達主人之始也正謂此耳故氏曰望入立于祭南近其時亦未三官其始也正謂此耳故氏曰望入立于祭南近其時亦未樂也詩曰笙磬同音而禮有笙磬笙磬則吹笙之時亦未聲之屬以屬之矣不言者主于笙也鄭氏曰詩三百風雅頌皆可吹可舞始非為卿飲樂射而作後世節取用之不如事附合謂其詩取其義合其事如鄭說也大抵小雅鹿鳴四牡魚麗國風關雎葛覃等篇正志雅音無所不宜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退立于解南

司正亦齊拜告衆人以專罰之罪也故其敢承其拜而答之鄭氏曰介不待自賓解司正得自賓解者介不敢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司正得專罰也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至司正降復位

受介罰者自介右受酬者受自左操之以而為尊而已非而在也鄉射曰掛遠酬在下此不言則掛者已談上下言之使二人舉解于賓介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前之坐皆危坐也之請坐則安坐也危坐即今之跪坐也跪而以股貼足也坐與跪不甚相遠古人之不敢自逸如此賓介主人皆北面坐獨南面蓋諸公而為尊者其體尊也若大夫為適也必然大夫亦席東面而蓋諸大夫之體亦尊也鄉射禮微祖之時大夫亦席東面而蓋諸大夫之體亦尊也射禮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是亦俎于賓也此界之蓋掛文賓解主人即不顧而去故不容拜詳禮記

賓若有違者諸公大夫至不去加席

賓與之飲處士為賓鄉先生或為賓則為尊賓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鄉飲酒義所記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者衆賓故無違也鄉飲酒義所記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者行己之其禮因相通也堂正屬民之飲其禮已亡略見于鄉飲酒義及周禮堂正之文大抵尚書之中兼以尚府而不言尚德蓋古之有爵者必有德也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至鄉樂唯欲

謂之鄉服也非朝服臨深衣與釋服而息司正足息司正仍服朝服也二南為鄉樂不歌鹿鳴魚麗者起于正禮也記○鄉朝服而謀賓介至時右體進膝

良為物東北亦良也終焉物始焉物者莫盛于良賓與之時取其成始成終之義而已故公與臣莊亦用之教氏曰稽左房則必有右房可知按聘禮君使卿還玉賓自西階升南面東退負右房而立是有右房明矣鄭氏據升堂之時東為右謂右房即東房然既南而矣安得以來為右乎

以爵拜者不徒作至北面鼓之

舉爵三作而不徒爵鄭氏以舉爵為獻賓獻大夫獻工以不徒爵為有尊非也舉爵謂舉解一人舉解為敬酬始二人舉解為無算爵始皆初算而後作之所謂三作也敬酬行而舉作無算爵則有無算樂故而不徒爵謂有樂也蓋禮敬解角敬通謂之爵

主人介兄升席至無算爵然後與

一人二人舉解為敬始不可不祭則不可不洗以洗後不必祭則不必洗也凡舉主于廣大尊者觀之以養其德化禮主于恭儉卑者觀之以嚴其法守故大夫之入在于觀禮既觀則士不必入也作則大夫不必入士之入在于觀禮既觀則士不必入也者執酬之餘也

請儀禮略記

鄉射禮第五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送再拜無介

乃席賓南面東上至西五步

左玄酒玄酒在東也賓東上故尊亦東上鄉飲賓在西特牲神在西故尊亦西上鄉氏以西為左而云設尊者北面非也

賓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西階上當楹北面答再拜

記曰士虎中此賓射用虎中亦鄉人之為士者主人之升僅先一等大夫為尊與侯南面則尊卑之分猶在雁行間也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至主人作階上答拜賓以虛爵

降至賓西階上答再拜

鄉飲酒禮賓席西北故主人西北而飲賓主人席東南故賓東南而飲主人此則賓席南面而飲賓者亦西北而飲主人席

主人坐取解于篚以降至當西序

主人西南面至主人以虛爵降葉于篚

揖讓升至舉解者降

大夫若有遵者至立于賓南

鄉氏曰飲與射皆有特遵之禮然遵有至有不至故鄉飲酒序遵于旅酬禮畢後以不至者而言也鄉射禮序遵于樂未

主人揖讓以賓升至反升就席

西階上少東即鄉飲禮之堂簾工之正位不此鄉氏以為不

相者何也蓋禮面數大射則後首鄉飲後首鄉射則面數者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至北面立于解南

此請安與鄉飲不同鄉飲請安賓欲去而留之也此請安賓

旅三耦侯于堂西至請射于賓賓許

司射降自西階至在東序東

司射不釋弓矢至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蔡氏曰：倚旌于侯之中央，若示射者以中地然。

司射狝袞矢以命三耦主取扑摺之以反位

缺則先賓射則先弟子者弓矢之事卑者在前賓者難之賓也司射訪射并教以射儀以三耦皆弟子或恐未習也晦翁曰註疏而言四代之學未有以見其必然但陳用之曰有室則粗可見蓋有室則堂夾無室則堂深也陳用之曰物者則之所自出也射之所履不過乎物故位謂之物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至司射降搢扑反位

升階時上射在左以西為尊禮之常也至降階時下射少右
以與升射者相左故左為上耳出彼之左為白下出我之左
又為相尊尚左尚右其隨宜如此至于取矢于福半而反位
與大射左還同而尚左尚右異則又隨其兩便無所取義也
計獲而射謂之射獲角力而射謂之獲獲學射者必先內
正志外直體毋貴計獲也必期容比禮節比樂毋貴角力也
鄭氏以獲為獲者非也禮樂之射豈有傷人之事何必諱
命之叔運為官聲疾為角凡執初唱必射發飲而再振必
揚屬不獨舉挫促挫為然獲而未釋獲即毋射獲之意
臨辛射亦如之三常作二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至乃復求矢加于楅

揖弓者舉弓而侯而揖之命取矢命獲者教弟子取矢于福也福當侯者南北之節也東野者觀者丘東也幸矢于福而北括是福橫陳而矢縱設也其說詳後記中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至還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郭氏曰賓無主人大夫不与衆賓同降司射先告比于堂上
 呈射乃降也
 士者賓之屬也衆大夫者導之屬也鄉飲酒義曰供以輔主
 人則衆大夫皆有主人之進故与士為耦如主人之与賓為
 耦也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至大夫之耦爲上

却以田明野在石
子却取足得順的
身也裏面勿爲上故
左轉下射取大德受
手者仰則射外也
下射左轉北轉而
此是上也

夫天者北面則取大者之進亦必北面望不吉可知也曲禮
 曰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箭左手承附主人自受由客之左北
 執弓者必以上端向人為敬故上射北面以上端向一射則
 必覆手執之左手覆而在上則右手紳而下取矣下射北面
 以上端向上射則必卻手執之左手卻而在下則右手覆而
 上取矣是國役其所以便抑亦文濟之義也覆射者取時利在
 外既取則轉而向內為順也此節諸家未達故氏差傳之而
 未詳今為中其說如此左還上射自北面轉而南而西而北
 乃反于東面之位為一周下射自北面而東而南而西乃反
 于西面之位為一周此禮近于迂迴使射者居常習之以平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至三耦卒射

視與示通示之即敬之也鄭氏謂當敬之贊矣賁氏曰南
束教矢之北括而南張也播布侯易賁不賁者仁其不祭
中者也故不釋大射之皮侯亦以寵簿之皮為之豹故亦曰
不賁不釋與主皮之射固不同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至司射所作唯上耦

大射請于公及賓此不請者其禮略于大射也而作惟上射則中耦下耦以至賓主衆耦皆以次進矣大夫易遵以輔主人其耦則衆賓也故大夫爲下射其耦爲上射賓主之義已以此推之則大射優士爲上射而大夫爲下射亦必有

其故與 執氏曰大夫辨子亦于堂而者不執其于上執示
謀也既則有司為衛之于序西
辛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除獲升自西階 登其餘于中西與共
而俟

雖首回上恒疑來之當在中於便子恒之亦在上則去疑近
而夫相遠取之便也 昇獲之法舉左右三耦
通射康與左右非一人而中有多寡或全中或全不中不中
者皆隱訖而中者榮莊射何以別乎耦射者與不耦
者升是以各耦為勝負也逐耦而算何至十純本或有不
誤不然何古獲與執罰殊不相應也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至乃撤豐與解

按此篇飲射禮與大射稍異必有說文當以大射儀為正合
衆耦而昇獲者將合衆耦而共飲也詳大射儀 執氏曰耦

不酌不授乃同升而並立者示相敬之意也此禮以非者為
文故尤升者希通之徒降者希送之也
執氏曰惟大夫飲耦不升賓主人飲耦者同升可而大夫耦
飲大夫不同則賓主人耦飲同可也

司馬洗爵升賓之以降 王播扑以反位

執氏曰賓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其降升獲者勝于司
射故司射主獻 執氏曰復與解獲者公非凡飲爵獲者之
禮均焉射以侯為主以中為貴獲者用侯獲者用中執氏
事同宜其人雖以執二豆師存無不抽故無不升獲耦於
雖主人之贊亦与焉古人飲食之際情至禮恭如此可以達
禮之真矣
執氏曰三豆謂之丰儀也司馬皆三也六執爵獲者勝于司
射故司射主獻 執氏曰復與解獲者公非凡飲爵獲者之
禮均焉射以侯為主以中為貴獲者用侯獲者用中執氏
事同宜其人雖以執二豆師存無不抽故無不升獲耦於
雖主人之贊亦与焉古人飲食之際情至禮恭如此可以達
禮之真矣
右古下古年上者則个之為古明矣以在兩旁謂之个猶月
个明堂之左个右个也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 皆如三耦以反位

此序升射不與眾同立射位也大夫為下射其耦不執為上
射故大夫往而就之也 大夫既取矢而未射耦射矢失
其耦則不執尊大夫也飲射爵則勝者飲而不勝者飲以示
而武之意射之時卑者袒而尊者嚴以示尚武之意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至告左右卒射如初

射義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蓋射之與執相應亦其難矣非
涵養之深潛息之熟者不能至此此古之所以貴射也其法
不傳而得者選士之典遠不可復矣 國禮大射以耦虞為
節今士大夫亦用之者莫無所繼上下可以適用也

司馬升命取矢 王升飲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至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執氏曰執一矢無諸強亦不用也凡矢將用于指間挾之不
用并強指執之而繼而內也夫用則內則外繼不用反是
賓主人大夫前授弓矢即升就席不待滿者東方射則為時
甚久不可待也此必待滿而升就席者衆溫飲大為時甚暫
可以待也

司馬反為司正 至反坐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至司正降復位

使二人舉解于賓 若無大夫則唯賓 司正升自西階 至無

算樂

大夫未入則一人舉解大夫既入則二人舉解若無大夫而
唯賓則仍一人矣

賓與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 至鄉樂唯飲

執氏曰既云不殺又云無領俎亦有其肉者士冠士庶是合
并無也

大夫士言畫天子諸侯不言畫又言凡畫者升階而天子白
 有諸侯赤質則天子諸侯之侯蓋用皮而非畫明矣鄭氏以
 此為皆畫非也但此記與周禮司裘之文不合則此記之迷
 滿耳自當以周禮為正天子有銀侯而非止于銀侯也諸侯
 麋侯謂天子之蔽內指侯即卿大夫也至若虎侯豹侯天子
 以皮大夫以畫則自無嫌于僭與考工記云皮侯而棲鵠則
 春以功此大射之侯也又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此實射
 之侯也張獸侯以息燕此燕射之侯也總以布為之地而以
 獸定之全者史而鄭其倒則天子諸侯之侯也倒中皆皮謂
 之皮侯倒皮而中五采謂之五采之侯倒皮而中止一色謂
 之獸侯大夫士用布而畫之者燕射之侯也大射宥射亦以
 皮為之飾如周禮西去卿大夫麋侯士軒侯是也

部氏曰當中也與襦通中衣袴曰襦兩腹各半國以韋繞之如襦衣也
教氏曰經云東肆則上端為首下端為尾明矣非兩端皆為龍首也蛇文者以兩木屈曲為之襲弓也按白蛇文則無文龍可知蓋攝擗而矢縱則三寸之博不足以承三尺之矢故為蛇文之木如兩弓相合如于其中以韋冒之而承矢也檣而奉之南面坐其為橫設無疑

郝氏曰有過謂追退失儀捷之謂司射以扑擊之也取於射之矢謂二射三耦末一人兼取耦中誘射四矢辟堂西前

文已具此後記者明先取已四天半退即更進也
按鄭氏謂反位體或乃更進取者蓋反插前西面之位也
言取誘射之大捷有司而后反位者反司射西南之位也
中上射字誤當作下揭之下射

度中彘至釋弓矢

大夫為下村尊賓也士少退于物尊大夫也

禮射不主皮至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國禮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其一曰主皮置燕
 之禮也此據大天士而言故曰不主皮主皮者無侯張獸
 而射之主于獲而已又有貫革之射則以革之中甲者為
 周禮司弓矢所云射甲革者是已蓋皮之寬堅厚者若犀
 若牛之類也武王周公之時天下大定貫革之射息而主皮
 之射猶行于鄉則主皮與貫革俱有教氏曰二祖前已言
 有祭此復言之者據此節即為祭肺也有肸肺復有祭肺故
 明之

鄉侯上个五尊_五刊本尺

考工記上兩個寫其身三先鄭以為身即侯中如侯中一文則左右各一文為三文也其制本與此不同魏鄭乃強合之與未可信以此侯五尋知大侯之廣至于七丈二尺其索見鵠于來來又見鵠于千復鄭以陸推之當得四丈八尺五寸極之事理頗覺乖謬先鄭考工之解較為得正此記所言心有傳訛耳詳大射儀

君射則為下射至則肉袒

君為下射此惟賓禮則然一時之權宜也退物一寄以著君
臣之義權不遺經也皮樹即梓榆一名駉馬耳郭璞注山海經云
是也駉馬之稱皮樹猶皮樹之稱駉馬耳郭璞注山海經云
聞即輸也似驢而歧蹄馬尾角似駝耳一名山驢北唐成以
聞見逸周書王會篇又義渠以茲白駝若白馬銀牙食虎豹孔
晁注云茲白一名駉字方回續古今攷以皮樹為獸而人面
不知何據

詩儀禮略記

燕禮第六

燕禮小臣戒與者至無加席也

教氏曰筮曰膳曰簋曰醢曰醢者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于諸臣
所用者而古也按賓席戶而東上進君西而南面矣此
禮恐不可行司宮即周禮官人之類以中下士為之者宮人
之職云九寢中之事婦除執燭下云司宮執燭于西階即其
事也故尊陳則坤除之事亦不先矣在天子為宮人存
諸侯為司宮鄭氏謂當天子小宰非也

射人告具至再拜賓答再拜

鄭氏曰周禮夏官射人掌公孤卿大夫之位而燕飲用射故
陳設既具則射人告于君北面而向君也東上君在東階也
東面而君也北上君在堂也小臣之長束堂下近君聽使
令也蓋膳進君酒者言命執事不言命蓋膳大省也燕主

酒而膳者無常位執事者附北而特衣之也蓋于諸公
卿進諸公卿酒者鄭謂膳膳者不升堂自堂東升自北階
房中西而南上登說也燕必有主有賓所以明有教也不以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
者以卿為賓而君自為主則嫌于通君以宰夫為主而卿為
賓又嫌于聚卿故不嫌于通君以宰夫為主而卿為
嫌于通大夫遠君士則不嫌于通因而排之九士禮之於君者
又謂大夫避君士則不嫌于通此大認說也使遠于君者果無所
嫌何不君自為主而必以宰夫乎又何不以士為賓而必以
大夫乎士禮之於君者亦各有辨非少宰特牲禮及體記
按小臣師南面者向門外視卿大夫至庭門即告于君也

主人降洗至遂拜主人答拜

禮記曰有以少為貴者宗廟之爵貴者飲以壽燕爵範小而
飲此之故避爵而用範教氏曰酌君尊遠居之意也
賓以虛爵降至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鄭氏曰辭主人于西階上則于正主也 不索酒過正主

主人盥至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鄭氏曰以下舉旅行酬酢受酬者先拜公乃答拜此公先拜
者飲禮重也夫禮之所以重者在明尊卑不在一爵之酒也
以一爵之酒遂使君拜其臣于體未滿即使君以此明其敬
亦非臣子之所欲承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再拜賓避不答
拜不敢承其拜也在此際國之使臣猶然乃不問之小臣儀然
承其拜而答之乎此必有誤不可信也東北而獻者臣因北
面以君在東故稍東向之揚志仁曰君不醉臣主人自醉成
公意也雖更君爵亦酌君之酒酒者明醉之意出于君也
凡禮重者坐卒爵禮輕者立卒爵公受獻而立卒爵不取
自重其體也主人為君自酢不取不重其體故坐卒爵賓卿
輕則立他體亦可以類推已

主人盥洗升膳觚于賓進東南面立

鄭氏曰初獻為正再獻為勝、副也 飲獨難也君尊為善
臣尊為敬 按鄭註膳觚為進爵本進士作解又謂膳字之
誤皆非也 君有膳尊有膳爵臣有敬尊有敬爵 賓自酢主人後立序
內以此云賓降自進則前此賓已就筵可知書中不詳其儀缺
之一証也
小臣自作階下請膳爵者至公答再拜
文子極北不言相左其大略耳鄭云往來以右為上不如何
據

公坐取大夫所勝解至奠于篚

拜堂下者臣之常禮也燕以略分序繼至升拜而後體成故
曰成拜至其燕之特舉皆降階非雖解之不分所以正臣體
于終也 揚氏曰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解
以酬賓所以通君臣之情 教氏曰公優而酬者或使得用

象解而不可以及于其他是以更用象解

主人洗升至無加席

周禮大司馬之孤四命此或諸侯大夫有功于王特命之非
大國而常有鄭氏云孤一人是已不待稱諸公且此稱孤則
不得與君並稱公可知後至春秋之世楚有申公穀公亦以
其君稱王故得稱公耳戰國大夫稱公者亦未嘗有君臣
並稱公者現在或時制為典禮而有此稱子若云牧有三監
則是天子之大夫即當以之為賓而君自為主矣不牧有之
與已臣相對也意此諸公蓋謂寄公與長子若云君之喪未
小故為寄公國賓出又云降自西階拜寄公國賓于西階寄
公之禮與國賓同故燕禮席于西階西面其位亦與國賓
同大夫世而有寄公必其見作于天子者喪服寄公為兩賓
紀氏之子民矣仍得與諸侯為體者先王絕人不為已甚故
不得比于相朝之君而比于侯臣亦足以愧之矣

小臣又請膝爵者至莫于室

執氏曰微俎之前君九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爵前云
若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者不定之詞或前偶而後奇或
前奇而後偶蓋互為進退以取足于三解之數耳若然則此
時之當致者自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當由君命而不致
自專也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至大夫皆升就席

鄭氏曰按鄭謂大夫辨獻之乃薦畧也獻而後布席非也
獻而後布席者唯士為然大夫獻于西階上獻即布席矣但
不就席奉爵所以為微于卿而隆于士耳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至告于公乃降復位

周禮大司馬之屬小臣四人無相工之職其相工者乃助陳也
諸侯無祿以大夫之職兼之射儀而云僕人正僕人師
者即大僕也而云僕人正者即小臣也此相工者已有四人
而辭賓請膝授大夫之類又皆小臣其數乃多于天子者

天子祿膳三百以小臣而燕祿膳豈得不多且大僕之屬有
祭饗六人御僕十二人與小臣同官小臣得稱僕人則祭
饗御僕亦或得稱小臣也鄉飲記云凡舉爵三作而不徒
爵作著謂作爵爵也徒爵者謂有樂也燕禮亦然但先後
之節不同耳鄭氏飲作樂之後乃三舉爵然則再舉爵而後
升歌三舉爵而後坐入其為三作而不徒爵則一也教氏
曰縣中即鄭氏飲作樂而南而云縣中者縣主于祭也詩曰既
和且平依我聲聲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至致不醉皆反坐

命卿大夫不官賓者祝文也觀大射儀文可見鄭氏強為之
說故多難調司正右還北而少立既而左還南而右還北
也且有順逆還而為大德者其罰見焉司正法之以明失德
之必罰也自西而南為右還自南而西為左還鄭氏之說是
也以為不背君則非此時君在堂上解在堂下南而西之說
為背君而往來解東反為背君乎酒誥曰祀茲酒唯天降命
又曰天降威亦用非飭唯行古人飲酒之戒必推之于天非
故為是迂詞也亦明其不可忽而已然則司正之法天以行

又何足疑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介俱象日月三賓象三光
其禮之三也義月之三日而或視其義亦猶此已
鄭氏曰大夫奉爵奉膳也初獻大夫于西階上未升席故
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至坐祭立飲

執氏曰士既獻立于東方與大夫辨獻而位于上者意相類
東方稍近于君是所以尊之此亦必有命之者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至之禮

鄉射以射為主故在微俎坐燕之禮燕禮以燕為主其射必
畢故在微俎坐燕之後

賓降洗至賓反位

公坐取賓所膝解與至如獻席子之禮

席子即燕義而云卿大夫之席子周禮宮伯所掌使僕宿爵
者亦即諸子而掌周子之俸曰俸者則或具父未有不職司故

次于士下者夏官諸子即燕侯所云庶子也其爵下大夫
蓋得次于士下鄭氏以庶子為諸子誤也左右正即內臣周
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註奇侍也侍者于正內故以左右正
稱之鄭氏以為樂正僕人正者禮也樂正僕人止皆大夫
士獨不得與大夫士同薦乃列于內小臣于周禮內小臣
制亦必同之故左右正序于內小臣之上也

無算爵至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曲禮曰長者集未滿少者不敢飲故君卒爵然後飲者以卑
承尊之常禮也士相見禮及于謙皆卒爵而後飲或君有命
則然不可以為常禮受爵于公者他降席非不降階非不
爵于公者雖士亦直受不升禮至此已散矣然禮不可以
終教也至公命飲舉則卿大夫皆降階拜所謂一弛一弛之
武之禮也至公命飲舉則卿大夫皆降階拜所謂一弛一弛之
脯以降亦示親睦之意也經人廣君惠也必經人者燕射之
事燕為重樂之事全舉為重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王臣敢拜賜命

享氏微之曰私之官屬也謙辭也春秋傳杜預孫卿子曰郭勝
人之私也義與此同

記○燕朝服於寢至有房中之樂

鄭氏曰燕謂賜爵也賜爵者謂卿大夫一級更進曰拾一足
于士也東階獨居凡升階而進者則超進大儀失惟凡
一級曰歷一等一足不遇二等過二等則超進大儀失惟凡
舊謂爵也謂大夫與卿大夫與卿大夫與卿大夫與卿大夫
卿此則大夫與卿大夫與卿大夫與卿大夫與卿大夫與卿
為主以大夫為賓可也燕他同之臣而君自為主亦以其大
夫為賓何我非所尋而故以為賓外所賓而苟忠信為敬
君子所由也國君燕大賓房一狗事近燕即名其賓為苟
敬于苟也苟與不似先王正大典禮索雅之訓其賓為苟
敬氏曰君與臣燕不以樂初賓常禮也其或月于此者君
而飲耳及庭而奏尊實也永卒爵而樂闕辟君也稍屬不

以樂志謂前失既獲失隨使稍過情不待前歌之終
後歌之始而後獲失隨使稍過情不待前歌之終
之樂鄭氏以為即二南之詩也然前云正歌簡則此樂
心非正歌其若變風變雅之類與左傳季札觀于周樂
變雅工皆歌之則變風變雅之類與左傳季札觀于周樂
不常居之時房中者君之退息也故曰房中之樂楚語
亦云要居有師工之誦焉即此也今燕諸臣以時夏商
風變雅之類已治及後世樂于存吳秦之說亦猶狂于
耶本周之房中已大夫其初意鄭氏之說亦猶狂于秦漢之見

賓以虛降降立於西序東面

主人與洗象祓呈主人奠爵于篚

洗象曰君受爵奉肆夏以東方之祿也
燕饗所以明君惠故自酢則酌膳射禮非所以明君惠也故
不酌膳而酌飲

主人與洗至東南面立

小臣自阼階下至膳降者皆退反位

鄭氏曰及位及處中北面之位大夫初與卿皆入門右非
面及公揖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揖至其
中
失鄭公及門右北面之位非也大夫進通門史與執食革
能皆不在門而二大夫獨立門右介

公坐取大夫所膳解與立以虛降降奠于篚復位

鄭氏曰大夫長即卿升受旅時卿大夫皆在處

主人洗觶升實散立北面上無加席

燕禮不啐酒此不啐肺豆禮之五見者皆看能于賓而略之
也

小臣又請膳降者立以虛降降奠于篚

主人洗觶至大夫皆升就席

乃席工于西階上至西面北上坐

鄉飲細射燕禮皆集正先升者大正尊于太師也此小
正尊于太師也從之鄉月小集正者使止一人此則二人
也必二人者有燕有射而大射又成于鄉射也禮主于射則
射重而燕輕故燕用小集正而射命大師者乃大集正也
周官太師則下大夫大司馬則中大夫大司馬則小大夫
下大夫省上士下士即小集正也故氏曰不登不春鄉飲者

為射故象于燕也不登小者小雅為諸侯正集故不啐其
正亦如鄉射之不啐鄉飲矣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至南面反奠于其西北面立

率臣為射而來是時未射無嫌于不安而司正受命以必之
與鄉射異同燕禮以燕為重射行于微俎生燕之前也
以射為重故射行于微俎生燕之前也

司射遠次至士御於大夫

還遠西階前東面至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鄭氏曰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六耦皆侯二侯四耦大夫
一侯三耦皆侯三侯三耦皆侯三侯三耦皆侯三侯三耦皆侯
射正旅之蓋小射正也是時大射正為司射于此不言司
馬命張侯等事三耦取弓矢是時大射正為司射于此不言司
馬命張侯等事三耦取弓矢是時大射正為司射于此不言司
鄭氏以為不捨者此中隱微則是禮詳于顯而略于隱非君
子之道

司射入于次攝三挾一个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象弓矢攝入于次而下言三耦出次皆西面揖是次在堂東
也鄉射既于賓故射禮在西大射既于君故射禮在東司射
乃建堂西取大者司射之位在西故中之西南東面與鄉射
禮同則非弓矢為大者司射之位在西故中之西南東面與鄉射
相禮以上射為主故取其近于上射耳由下物少選以其本
射大侯故群君位他不射大侯者不群也不言視侯中備正
足文恭也

司馬師至反攝扑反位

故氏曰推謂鄉射鄉射北四君內中射以朝禮獲鄉射禮
語聲不絕而己此則大之以官商而以武其威儀也鄉射拾
取矢于福左還一周而胡周旋中規也戰者如此責者可知獲之取
南乃折而北而折折旋也與新之與周數宜投也
矢者世周還還亦折旋也與新之與周數宜投也

司馬正祖決遂左右撫之與反位

單者竹簡與箭相似玉藻曰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簡單用也此方以弓為單猶云以弓為箭也玉藻又云見于天子與射無說者此不用箭而用弓者既執弓不能復執箭也皆則指之而已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立諸公卿皆未降

教凡曰三耦士也亦于大夫之上以射之先後為序也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襲反位

射左還母周轉轉句南即轉而西也與鄉射用遂並射禮也下皆從容大射對君以疾為敬也

仍左還者下射與上射同面故也遂福南皆左還者蓋左還而遂福南其文制耳鄉射禮亦微蓋左還而少進也貴左還

者法天行也參之以右者天行有進退也

司射作射如初至與執而俟三耦卒射

鄉射禮獲者執中一人執算以從之此大史釋禮不自執中則心不自執算而使人執之可知下言與則算算必坐可知書中不言皆缺文也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釋獲皆如初

鄉氏曰順即拂也限弓由處以衣袖順弓上下兩腰拂之示整潔也弓仰執故上腰之裏左右再拂下腰之背一拂之

也若與他臣射公無此禮鄉射記饒言君與臣射則然非也燕禮云大射正所以重其事也大射正二人其一人即指而

為司正者也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司正當作司射司射之位即兩叔中西南東面之位也下文司正微此司正之位所以行旅此時射事正繁何為就北極與亞道也荀子廣賦曰及獲甚難是也所以利往就謂之極數氏曰君卿用三臣則用二士良禮曰極極二則生時享極之數可知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至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

鄉氏曰遂末謂執獲數大夫而後進而末之矢于福鄉解遂東謂又整結之示觀非也周禮射人氏之職曰射則取大夫在侯高射以并夾取也此不詳但云如初初之取矢蓋三耦自取耳豈公與賓之矢亦自取耶

司射命設豐至乃徹豐與解

鄉氏曰司射司宮之屬其位與士共立于西方東而小射正作升飲者司射但命其僕不親作與鄉射與

三耦及東射者皆升飲是不祿者合衆耦而共飲也下小射正作升飲乃分各耦而將飲此耦實之說也鄉射無合飲之禮蓋記者之誤耳耳如但分各耦而受罰何必合衆耦而左右之獲者則王制為此禮者于射之中當單耦而合衆耦而共飲者則功則分過此在下者同甘苦之美也

司宮尊俎于服不之東北至適階西指扑以反位

鄉氏曰司宮尊俎者初設之尊鄉謂不于初獻設之者不致如君射非也鄉氏曰而壹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而司馬正既升遂爵而及位亦為其不升既爵反後則司馬師代之行事矣

。為敬文酒多一手注之難為節也。缺釋獲者與獲者與。也。以其尊卑不同耳。獲者不下士也。釋獲者太史下大夫。

司射倚扑于階西。主釋弓矢說決拾罷反位。

公之賓射則為下射。射以賓賓之。意耳。大夫與士同為朝。是之臣初射。射于石。石者。命不可移。易何所取。而士。為上射。大夫為下射。手自居視。士則士為賓。卑自大夫視。士。猶之卿視大夫。相去皆不遠。一尊何異。禮之建。若此。此。士。之。未受。獲者。古有賓之。禮。故。得。為。上。射。記。者。未。之。詳。也。禮。弓。曰。仕。而。未。有。獲。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則。曰。寡。君。是。賓。之。禮。也。

司射猶拔一个以作射如初。至若左右卒射如初。

射。美。曰。射。甘。樂。會。時。也。大。抵。古。者。天。子。諸。侯。之。射。射。不。來。者。之。甘。然。無。所。據。射。義。而。載。會。孫。侯。氏。一。章。乃。謂。侯。與。其。臣。然。之。射。與。時。會。天。子。之。義。亦。漢。不。合。其。非。禮。明。矣。燕。禮。記。樂。作。而。后。就。物。下。有。小。臣。以。中。撓。天。一。句。不。以。樂。志。本。謂。撓。大。者。當。使。稍。上。連。續。不。必。以。樂。為。節。蓋。發。矢。必。先。審。固。君。視。者。得。歌。而。後。則。發。者。不。及。應。歌。而。發。也。此。為。脫。投。矢。之。文。斯。氏。不。知。乃。謂。君。之。射。不。必。以。樂。為。節。則。先。王。制。禮。所。為。容。此。禮。節。也。樂。者。不。以。身。為。表。率。而。徒。貴。之。率。下。豈。所。以。盡。制。後。世。飲。射。者。謂。中。三。侯。則。皆。裝。中。雖。維。綱。施。綱。綱。復。亦。皆。獲。允。所以。使。君。者。故。如。此。不。知。中。不。合。法。而。爭。者。巧。力。而。已。無。係。于。德。尊。者。優。之。可。也。然。不。獨。教。君。子。於。此。禮。德。為。固。當。益。嚴。於。尊。者。矣。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至退豐與解如初。

司射猶袒決逐左執弓。至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供。

公又舉奠解。至敢不醉皆反位坐。

鄭氏曰。李氏賓之曰。司馬正升自西階。皆作司正馬字。疑衍。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至奠于篚復位。

周禮射人之職。曰。王。大。射。則。立。于。後。以。大。射。尊。即。此。篇。大。射。正。之。事。則。射。人。即。大。射。正。為。司。射。者。鄭。氏。以。為。小。射。正。非。也。射。人。下。大。夫。二。人。故。此。之。大。射。正。亦。二。人。其。一。既。司。射。事。則。稱。射。人。

賓降洗升腰解于公。至公答拜賓反位。

公坐取賓所勝觚興。至士旅酌。

若命曰復射。至中三侯皆獲。

鄭氏曰。教氏云。降。升。君。命。也。公。不。辭。以。賓。不。與。也。賓。不。與。以。賓。為。君。賜。射。否。由。君。不。敢。拜。唯。飲。之。命。也。

主人洗升自西階。至如獻庶子之禮。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至公入鷺。

前不言出。則非却射可知。公入謂通內也。秦鷺亦成射禮也。燕禮則無之。

讀儀禮略記

聘禮第八

聘禮君與卿園事王命宰夫官具

及期夕幣至所受書以行

鄭氏曰庭實無常數古及馬舉重耳夕既授幣不授玉玉此志信君之命也不宿于家明日使臣受玉遂行

厥明賓朝至上介擇幣亦如之

曾子問篇古者君出以遵主行無違主則以幣玉告于祖稱命蓋以出舍其為及則飲而藏之兩階之間不以玉而以幣主而幣此猶志述事之意亦尚親之也然內卑之際事出非常故親而不嫌于主若以幣行事則主仍無虛也此禮擇幣于櫛當是主命之禮此禮自天子達于大夫但大夫私行則親命為重其出也必奉幣以行既反而後藏之借問今為君使則君命為重無所事于親命故不敢奉幣而出既告而即埋之也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至遂行舍于郊

鄭氏曰接開命釋所以立于左之意其實此時若未獲命也上介必有接開者為使者或有故則上介當攝事故宜與聞之鄭氏曰受命于使者受主命乃命之明其執此以中信也

若過邦至于竟至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鄭氏曰執策者司馬也策者大宰則上介少宰衆介特牲可知米禾薪芻皆謂之積唯芻禾薪不可知上賓有積介未必有可知昭六年楚公子棄疾時晉過鄭某男收糗糒不入曰不樹樹不來楚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此而昔者當類之

未入竟壹肆至不習私事

鄭氏曰執氏云惟其非以象房室為堂深之節依以行禮也

及竟張旌誓至遂以入竟

入竟斂旌至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鄭氏曰入竟三展幣不已勞于雖臣子貢君之儀不及此

賓至于近郊至償之如初

鄭氏曰幣禮行于門賓未即以此故其致館亦然鄭以為侯伯使臣之禮公使臣受勞堂上臆說也周禮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家大夫卿諸三諸登命下拜登受凡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受謂登堂而受也此云受于舍門內者大抵後世諸侯使于霸國之禮記者不詳而誤承之鄭氏因聘義上公七介侯伯

五介而此禮止上介一人士介四人遂以此為侯伯使臣之禮不知七介者點後世之僭禮也大行人云子男五介大夫之孤小國之君則五介而已且司儀之文明言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如諸公之使安得謂公之臣受勞于堂侯伯子男之臣受勞于門內乎司儀又有三積之禮此不言蓋亦後世之失禮也鄭氏因此以解周禮謂侯伯之臣不致積夫致積者既為上公之使而有七介如聘義言其饗餼必七牢乃聘義云出入三積饒于客舍五牢之具陳于內又安見致積者必上公之使也鄭氏曰聘禮凡士大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同事而用幣于賓謂之償

下大夫勞者至賓送再拜

梅翁曰臨云致館無致館者非也司儀謂公之臣相為國客唯言致館不言致館鄭氏謂君子聘大夫不致館也此記亦云致館不致館不升司儀云致館如初之儀謂如鄭義也此既無束帛而賓迎不言入賓送不言出是于門外也其禮太卑略恐非古禮

宰夫朝服設殯至衆介皆少牢

鄭氏曰上公之使其介七人則是賓與上介一聘之費米未
薪芻車一百八十乘又衆介六人車半上介亦用車一百八
十乘通車三百六十乘也無論薪米後庭街衢充塞何地
可容及輿之歸愈多費矣豈要而謂飲食者其款款
臨非古禮所宜有也

厥明訝賓于館賓立接西塾

鄭氏曰皮弁卿大夫以上朝服之冠周禮春官司服亦視朝
皮弁服大門內曲而東為角門又曲而北為五廟大門又
入為太廟中門每門每曲主賓皆揖及太廟門公揖賓先
入俟賓也賓介及境既建士請事及部又使大夫問行豈
尚不知其為聘享乎入席陳幣尚問來事非與大夫問行豈
禮延賓故陳幣賓盛儀從主人故納介古人交際有居間
有先容未專為請事耳周禮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五
十步子男三十步謂諸侯朝位去天子所立遠近以貴賤為
差鄭謂為賓主序立之位以考工記應門二徹三個為三丈
六尺末據末介相去亦三丈六尺又合大門之廣賓至末介主
至末據亦三丈六尺穿鑿附會如此

凡筮既設擯者出請命至則以束帛如享禮

鄭氏曰如入揖士受皮者亦如初入內揖也右有以昔居右
獻禽者左皆以尊者左也受者右首尊也
玉藻曰肅衣不入公門此肅而入者肅有二有素服之肅長
衣是也肅衣之肅即禮服而飾袂所謂襲衣是也玉藻云
國家未遠不克其服又云禮不盛服不克是克者亦盛之義
禮盛則服亦盛而執圭以行禮飲其稱也素服不可入公
門盛服則無不可詳禮記畧記教氏曰肅衣則肅以肅為
拜肅為之也朝祭之服以視為常故肅衣則肅以肅為
禮既畢則視而復其常也教氏又曰肅衣則肅以肅為
退即周禮司儀之言三退也鄭氏則之非是肅衣之言是已
按三

擯者出請命至從者訝愛馬

鄭氏曰禮賓之禮當拜且此不然者其迎朝君之儀體款
周禮司儀言諸侯初朝將幣之儀賓登拜升是主君拜至也
下云每事如初儀亦如是是儀亦升主矣至使臣將幣亦云
各登拜是主君升主也下云每事如初儀亦升主矣至使臣
將幣亦云各登拜是主君升主也下云每事如初儀亦升主
可知羊肅吳氏云觀持也蓋本說又而攬者高持之以便
丁時耳非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攬
此恐唐人為之說未和而本注疏亦無明文教氏曰凡
堂上授受之禮執者在前受者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使者為
西階以遠近為差前受者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使者為君
帶也此受幣當束纁其纁為君將幣又近東矣

賓觀奉束錦至馬出公降立

鄭氏曰還幣馬將賓是束當臣禮也改禮入而後受之賓
降階東并還幣以臣禮獻也教氏曰反還者反而面而復
束面也三退而反還愈不敬矣夫將幣執玉執不敬反還
公降一等耳擯者故若意亦故反還也故曰從子此禮擯
多矣亦有若之者若若此若若古禮已記若若若若若若
以答其禮讓敬賓之意如無敬者同也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至執幣者序從之

教氏曰此束于入門左之位而云自左而進則左庭實之說
皆于西方來今庭一在南明矣則辭者必不取從客禮也
此惟執者為然若面大則一辭可也故不當問鄭氏以制
為衍字當知面大夫誤甚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至公再拜送賓不顧

鄭氏曰行禮無言以然為恭故古者於旅也皆然事畢出門
始問主君不已後乎鄭氏及大門內為賓至始入門之位故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至公再拜送賓不顧

賓請有事於大夫主亦如之

大夫曰士相見贊云大夫將以羔下大夫以雁上介與下
大夫分敵逆代受卿尊主人不見客不棄上介亦不敵也
鄭謂卿與大夫同類非也卿與大夫必無同互并勞之
事
將則大夫而先請于公明其以公故而周之非私交也公問
君此變于大夫君臣一體也

君使卿車并歸餼五牢至皆再拜稽首

周禮掌客所載餼之數已極修矣然猶是諸侯之禮也
諸侯大夫擬于小國之君而有五牢所陳之數又或近之
六子男蓋十二則堂上八簋而大夫六安云來八十日
起八十慕此則百簋百饗使云來二十車此則三十車是
先王所制之禮乎必春秋之時大夫為之始有也禮也
云作法于漢納必其奢作法于奢何以示金晉士執聘者
牢之過十人遂以此藉口而微百牢其流弊可極我
周禮朝事饋食之道亦乘其類耳非必一知不可見也故郭
特杜恒豆如豆之實與周禮不同此言非禮雖不及其餘
則水陸之產亦隨時隨地而宜耳賈氏謂周禮以定其品物

已覺太拘又據少牢禮而云燕用朝事饋食之豆尤應說也
詳公食大夫禮八豆各為一物故曰雁以次第方也八豆止
二物故曰雞以相間方也祀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
則賓之饗饌所陳者大夫廟上介之饗饌所陳者士廟也乃
有西夾則大夫之廟皆有東夾則士之廟皆有東夾而持牲
之屋所以利于天子指依嫩部氏曰壺近壺在南墻下鄭
氏云在壺下近壺非也堂上之壺亦由梯及廟門此亦大夫
之房不古每門每由者蓋古者之房亦自有外門賓館于北
則周之以便出入不由庭之外門故無每門每由也

介饗餼三牢至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償

鄭氏曰介與賓饗餼之費用共一千四百石采六萬把薪
十二萬把薪亦十二萬把薪半取共三十六頭費亦六萬把薪
心月禮掌客禮云天子待侯伯之禮雁膳百壺采百宮今諸
侯使臣出使禮之方侯伯同是孝世之奢也非先王之舊也

此四字正之然
為禮而設
二年春之則為
五年之則為
中為之則為
大之則為

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至大夫降授老婦

鄭氏曰賓朝服而見之辭大夫以辭對春秋世五霸主
盟其執政大臣權與君伴官世謂諸侯與卿大夫之禮
范趙諸侯事之如君若斯禮建世謂諸侯與卿大夫之禮
夫為禮非成禮禮主而若若乎好信者宜親為先王之禮
矣
我氏曰卿與賓辭君也聘賓有儀不在此無禮聘義曰
私面私親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蓋言為主者必致其賓客
之敬而為賓者必盡其君臣之禮也考之曲禮曰春若降等
則就主人之階主人用辭辭後賓復就而階主人與客謙登
主人先登客從之今賓主皆辭非有君命何故而從降等之
禮且其幣既如觀者而觀者亦辭非有君命何故而從降等之
禮而出猶侯于廟門水立舉介事畢而後退之其始其終一
如觀者之禮賓如觀者而觀者亦辭非有君命何故而從降等
如觀者之禮賓如觀者而觀者亦辭非有君命何故而從降等
氏斥其非古良不誣也孟子曰伯也者居遠天者以小事
大勢不可尤故教時賢者為此禮宜之禮耳豈可為後世法哉

賓者出請事上介持面至賓者退大夫拜辱

鄭氏曰上介亦大夫而其主國卿至入門不敢左與士介皆
其幣堂下再拜此于為臣而主卿所以待者無以異于主君
抑何貴爾甚與殆于魏冉范雎之為卿者乎云天下有道政
不在大夫是言于大夫禮如詳故知非先王之舊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至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夕夫人使下大夫章弁歸禮至明日賓拜禮於朝

自禮酒正膳賓客之禮酒共后之飲飲于賓客之禮屬就轉
一贊人共夫人飲飲于賓客之禮清醑屬醑醑是賓客之禮王
鼓酒而夫人鼓飲也諸侯之夫人与王之夫人等故鼓飲于
賓客者亦有三物醑醑也內則云或以醑為醑鄭氏以為醑通
是醑者蓋即醑也內則云或以醑為醑鄭氏以為醑通
又云春醑鄭氏以為醑也然則醑者蓋即醑也然則醑者
泰配亦以為醑故曰醑醑即此之泰是也醑不官醑醑以醑
為主也泰不官醑醑上大夫而醑之之清者即清醑也即醑之

凡此皆也皆而查者能亦如酒必有氣向之以備此也

大夫饒賓大中至皆士率羊以致之

公於賓食再饗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上介食壹壹當在壹食再饗之下燕必上介為賓為賓則同也故下

大夫於賓饗壹食致食以備幣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大夫出賓送不拜

聖人不能作
按部云聽命于下升階不敢由作主在如君也
以爲西房是也古者寢廟皆有東房西房故顧命云六房賈氏

設在西房荀子正論篇亦曰執鹿者百人侍西房自天子推
之謝度大夫亦常然矣賈氏以爲大夫士直有東房非也記
曰卿館于大夫則此之客館安見非大夫之館也
之時言之則東房爲右房即東房然門以向堂爲正故東
爲右而西爲左堂以向外爲正則西爲右東爲左房有定名不
得隨人而移也東房西房之前復有東室西室大夫士
亦然說已見前司儀職云遂主如將幣之儀謂君親選之
也則其禮當與此異遂主有親不親亦如將幣之儀謂君
不親也將幣之儀有公非客群之文此不古拜則司儀所云
如將幣者必非使卿還之或與館賓之禮無行未可知也
如將幣者必非使卿還之或與館賓之禮無行未可知也
禮玉也還玉報而此賜者亦猶聘報而享賜所謂報玉無
者報有籍者報也

公館賓賓辟至如其而幣士送至于竟

部氏曰詩主君所使迎賓客者周禮秋官有詩士記云卿大
夫詩此蓋大夫也

司儀才國家其出如人之指聘義亦云此不言籍而有卿贈
蓋記者五有執畧也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至介至亦如之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至介至亦如之
亦重饗矣
華賜平之物不可獻君故以賜人爲辭
曰出子行入子門者行爲通路之始出則體之門爲內外之
限入則體之也出則釋幣于闕入則釋幣于闕其體相變且改行
飲至之禮也
按三獻不言其人皆主人自獻也鄭氏謂室
老亞獻士三獻然亦必告至之體故于正祭何心取備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至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至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部氏曰子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社稷之役臣子
受命生死以之乃可無辱此謂聘禮者所當知
部氏曰諸侯弔于與國之臣君爲主此時唯上介爲主
人介爲主則和免夜服祀朋友皆在祀邦祀免謂此類也凡
諸侯弔主人必免造于朝謂止于門外也故上介復命亦言
造于朝與賓之止于門外蓋互文耳

小聘曰問至其禮如爲介三介

不及夫人雖兄弟之國亦不及也

記○久無事則聘焉至明日君館之至對曰非禮也敢

記○久無事則聘焉至明日君館之至對曰非禮也敢
前文有言之禮在享後此云卒聘兼享言也反命亦當在禮
玉之後
玉之禮
宰計其資之多寡而己卿云未可知所之非是
卿氏以爲三邑皆再就一采爲一就也二采則再就三采
三就子男二采再就一采爲一就也二采則再就三采
則三就矣周禮上下之謂就上三采備下三采是爲六等
則三就矣周禮上下之謂就上三采備下三采是爲六等
寸以煩聘
教氏曰物者未報之禮也非禮也
聘物爲煩聘
教氏曰物者未報之禮也非禮也
經于問大夫庭實惟言成此意云焉是其用亦不定也
蘇對之語未詳兩用而簡屬之于郊勢亦舉其始耳凡致珍
致蘇之語未詳兩用而簡屬之于郊勢亦舉其始耳凡致珍

卿館于大夫 帶美則沒禮聘在聘于賄

部氏曰沐浴道風塵自潔清也許迎客者不以散與館同也

事于客是也

曾子問篇云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

館此兩言者古禮也降及後世大國驕貴公館寡矣如晉平

公之時諸侯舍于肆人子產爭之方築諸侯之館則使臣之

無公館可知此記所言之多雖以後世之禮故但有私館又不

以卿館卿而必于大夫以賓之面卿多從降等之禮故館于

大夫使人之事也國禮幕人掌相會共惟幕掌次掌張幕

非宗人之事也國禮幕人掌相會共惟幕掌次掌張幕

云日以處義是以步自觀其容可以知其心也故如爭承

授下之時若以手承之賓猶遠也其容可以知其心也故如爭承

先退也既退而下階即發氣怡焉及其臨享則發氣盈容矣

玉陳曰因勝行不舉足此云舉足又趨鄭氏以為養氣盈容矣

言再三舉足之後仍復其志趨之容足如有飾也實非是

賄在聘于賄謂欲賄之則視聘之厚薄于賄之厚薄相當與

否鄭氏改于作為亦可不必聘無享賄也無禮玉言聘義

但古賄贈不及禮玉建禮玉亦謂之賄也

凡執玉無藉者張至帶之而及必勞不擇服

無藉謂主璋持遠無束帛以藉二者非謂裸也方賓授主

受主之時但有祔幣之文無祔祿屈係之事若取主及主之

時皆有祔祿屈係之文無祔祿屈係之事若取主及主之

介也要之祔者祔言賓主行禮之時苟非行賓主之禮則上

介不受祔而執主矣故發主納主之時授受皆不言祔使大

亦同也大夫受聘不拜受以禮不主于己也公親受聘則拜

亦必拜矣故司儀曰還玉如時幣之儀于此蓋可見

賜饗唯羹任室一尸 大夫黍稷棗五斛

部氏曰自下門入由便門不由大門非公事遊者也賓與上

介士介各以其爵服朝服不敢褻服入也

賜饗之祭疏謂以幣帛主其神非也前者釋幣于禘即于

西階東矣未嘗以幣行也或云大夫亦有主則釋幣之時又

未嘗奉主而水蓋即以一尸為主耳詳見釋幣 部氏曰羹能

之下脫一祭字云蓋尸則弟子之從行者不一矣 部氏曰羹能

飯亦自有常數前云無常數者蓋如厚之禮 部氏曰羹能

而後舉凡而有受養之事又以祭其祖禘如饋食之禮則日

觀亦非禮也此亦誤矣按諸禮者蓋于其日請非即于其

日觀也此者此亦誤矣按諸禮者蓋于其日請非即于其

既將公事賓請歸至賓不致主人不拜

賓為苟教部氏駁之同當然細思之亦自有說饗則賓為賓

其介為介已足以敬賓矣故則不放復以賓禮勞之故以介

為賓、為苟教亦所以優賓也苟者率界之意饗以訓恭儉

藏以示慈惠主于慎無則率界于敬故謂之苟敬以為慎也

率大獻用本國君臣之禮蓋于兄弟之國示一體之誼與此

禮也未必盡然

大夫來使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部氏曰其介為介上當有饗賓之禮亦與文與

唯大聘有凡筵 四百束為一牀

却氏曰坐席末不于席中則于正側也贊者兼取一揆實兼一祭皆變于正饌禮規也壹恭不言其所以亦簡清間可知按席羞十六而兼壹恭之必有禮以威之矣

記云上大天座盂酒飲蓋謂此時則是飯以清齋者以清食
飯以醬食哉也下云不以清齋者飯猶不須齋食矣不須醬
也不食穀豈不故當或誤也凡賓禮有折俎者皆不食鄉飲
燕射可見曲禮云三飯主人延客食戲然後振振穀所謂穀者
非折俎也詳曲禮畧記

救民曰沒當皮南也沒當而拜以公立于中庭也前二飯一飲此云三飲者蓋飯食也玉藻云君未履手不敢殮君既

食又飯瓚瓚三飯也疏云以飲澆飯曰瓚禮食竟又作三

邦氏曰公子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梁二者賓親敬以降重君親設也按邱祖于賓者或賓有所惠使得自施也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至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鵝鴈

下大夫六豆皆天子朝事之豆大夫無朝事故少牢饋食所用四豆二為朝事二為饋食今清純用朝事之豆者以食禮出自公也既出自公則上大夫亦不嫌全用而鄭氏之說乃舍朝事之菲醢醢而取饋食之葵菹醢醢非也葵之周禮所載布此篇所記時舉其大概如此郊特牲曰恒豆之菹木枌之和氣也其醢醢產之物也和豆醢產也其醢水物也

又月禮又不宜月則知非蒞臨之期亦非必不可易之典也禮經曰居山以魚鼈為體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和禮此雖未必以諸侯為吉然孔子先傳正恭恐不以四方之實供傳正則諸侯之禮亦畧可知已小國而月燕堂澤國而月康鹿堂禮之義

邨氏曰豆主薦者自外陳而向北簋主食者自內陳而向南
庶羞和饌故畧以原忌陳于庶中俾內不與餽同登堂也
庭實陳于俾外從其常處但無人執

鄭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平數相與而稽首者賈氏以為食體重相等敬非也此大夫相食亦如是為公而來故再拜稽首敬主人和敬君也何以明之此所異于公食者唯升降辭受之間他皆如公食之禮則須至之

諫亦用太牢亦用朝事之豆矣大夫之禮唯少牢亦不敢純用朝事之豆安得皆如公食且不親食公亦作大夫朝服以致則此禮明出公意但不以君命將之使僕而亟拜也出於公意客不得不一稽首不以君命主不得一稽首以荅之也

脚膝肱皆無營拙言矣者羹之無營不念言 叔氏四以下
大犬爲上贊欲其不專于賓 按庶羞謂五飯之時食庶羞
下大夫以漿飲薄口上大夫射以酒飲至三飲之時用漿
飲以食庶羞可也四庶羞酒飲者因庶羞而用酒飲也四漿
飲庶羞者因漿飲而食庶羞也文義甚明舊說未順 右之
敬賓于上大夫有和賓之敬君不敢以上大夫而自異萬中
所言者君敬上大夫之禮未言上大夫之敬君也故記援作
之然而同者再拜稽首而已其升降之節或不盡同如平食
階西之拜在上大夫必辭之而升成拜也

自國命諸侯王位，雖依此其初命，為諸侯者耳。若諸侯以成事來朝，則不必于親命，使諸公奉書大史，述命於館舍而賜之。可矣。大雅稱：「侯受命，王親命之。」者，亦以其世而初受命也。

諸侯觀于天子 至 祭川沈祭地瘞

天子十二年一巡狩，若不巡狩而大會諸侯，則為敘同之禮。如左傳所云：「成有岐陽之蒐，庫有鄭宮之朝，耕有塗山之會。」是也。不于王朝，故列為官壇，不于方岳之下，故四方皆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必為之象者，使祭著于神明之通也。今六為一者，神統于天，而主日也。六色者，據諸川、谷、六玉者，象其物，宜四方之玉，與周官之大司馬同。而上下則異。黃典瑞之文：「璧以祀日月，令主于日，而配以月，故不以璧璧黃。」琮而以圭璧也。四傳據者，朝觀之事，既朝諸侯，遂帥之以朝。琮而以其璧也。四傳據者，朝觀之事，既朝諸侯，遂帥之以朝。而無鄭氏以為朝日而後見諸侯于未文，矣。方明之設，祀禮而賜之，盟是盟者，亦先王所不廢也。古之王者，前王後史，左方卜筮，常若神明，臨之其所以自治者，如此則所以治人者。

可知要之以明神中之以盟誓，使天下諸侯共嚴屋漏之愧。新不戒而自享，與不與則吾于神明而罪之，若曰神降之罰。我不教私而此國官司盟之職，而以與司約相通也。日也。則舉神皆出群而迎之以降神于方明也。既合祀之，于方明也。又分禮之于各方，于伏于其方，其方一臨之也。禮者，望祭也。通望而致其誠焉。以日月四清及遠方之山川，北陸不可即也。登者就祭也。實有物以致之，虛空之中，時天也。故升煙以通之境內之山川丘陵，升者懸以物川則沉，者沉以煙物地則遠，者埋以物也。詩所謂懷柔百神者也。

記○几侯于束箱 至 其圭于縑上

王者五路皆備，是合設也。諸侯各得其一，故謂之偏駕。

請儀禮略記

喪服第十一

喪服斬衰裳 至 飯素食哭無時

鄭氏曰：素，食無滋味之和也。吉服有大帶，以束衣，不束有革帶，以繫佩。物衣有布帶，以象六帶。有經帶，以象革帶。斬衰之喪，則不用布帶，而以經帶。所謂經帶也。經，以麻與經同，而粗細大異。粗者，突兀如垣，故謂之經。細者，但謂之紋而已。鄭氏以為要經，衣大帶，紋帶象革帶者，誤也。但以一溫為一升，又二十四分，并之一，是日食二升有奇也。不遇二升止矣。初喪乃及過之，無是理也。鄭氏曰：溫與經通，謂一握米耳。此說為長。問傳小祥，寢有席，與此具。

父傳曰 至 父至尊也

鄭氏曰：凡禮主敬而尚尊。聖人為禮，以義制恩，人道所以列于禽獸也。此也。故禮絕于事父尊之至也。臣之事君，若此而此，喪服四制曰：共恩厚者，其服重。故為斬三年，以恩制者也。此不言親而古尊者，恩之至即尊之至也。詩云：「敬報之德。」昊天罔極，豈不尊矣。于父言之，于母則不言者，母之尊統于父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之謂也。」

諸侯為天子 至 君至尊也

父為長子 至 不繼祖也

為人後者 至 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 至 為父三年

鄭氏曰：鄭謂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猶齊衰三月，傳云：「嫁者，嫁于大夫，然則士庶人妻，凡在室不當為三年。」又謂婦人棄不害者，衣與裳不殊，無據。昏禮：「女氏承纁，稱，即棄鄭。」不殊之證，解得為衣緣，豈有言。

經 87—625

昆弟為衆子主報之也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至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至孫婦亦如之

教氏曰祖為孫大功此期者亦因其為適而加降自非不降之謂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至適子不得復大宗

郭氏曰天子稱祖而自出之謂如周人追祀帝學之類不咸新者嫌于二本也然必同宗而可為後則推而上之猶一本耳由一本而分則恩義之重輕亦可相通而無間即如重子而後者為大宗故也今所後不為大宗則父之降祫兩當更議矣鄭氏感生帝之說昔人已詳其義矣至禮記文義自鄭氏之說昔人皆以名分言原其所由實本于此詳此

女子子適人者至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至則不為異居

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者必無以養其子也故所適者以其財貨為之築宮廟無以養其子必至于廢宗絕祀與之適人以此其宗祀此亦大不得已而為之故先王體人情而制為此禮

為夫之君至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至為其無祭主故也

女子：適人者不為父母期同不為言報然父母為已如等而已子父母不復加者嫌于女為主耳要于情理有而安使族人主喪而已則齊衰三年亦復何碍

為君之父母至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妾為女君至與婦之事舅姑等

妾于女君或異姓或同姓或有服或無服乃皆必為之期所以明其尊也女君子妾亦必以其親疏貴賤而分別服之鄭氏以為報之則重降之則輕故無服非也夫妾事女君此與嫡妻舅姑等則女君視妾何嫌與舅姑視嫡等乎

婦為舅姑至報之也公妾至不敢降其祖也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至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郭氏曰世叔父母與子昆弟兄弟子爵同姑姊妹亦同無後同則其報服當降不降加等同也惟女子既適人者于父母不執期定禮不論貴賤有後無後不在報例大夫之子亦從而降尤非禮矣至于從父兄弟服本大功今為大夫而加降焉與親兄弟等降無謂也唯子不報傳其自明鄭氏謂父母

于子男女同不報與上文最不屬能傳為是兄弟之服大夫與士不同周也然此云尊同則得服其親故已為大夫兄弟為士則期降而大功報則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又尊同者得與其父母兄弟同者不得與之何其禮之遠異若此大夫祫後世大夫以貴加其親始而降其不降漸且及于父母父母兄弟之為士者何如亦有兩未安故為之斟酌其間于父母兄弟之為士者何如士服蓋不報以已之貴如其父母兄弟之為士者何如

所記蓋禮制之始從于古者雜記之所記則禮意之漸近于古者檢之非先王之舊矣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至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至得為其父母遂也

傳意蓋言妾雖不得體君而父母之喪請以自遂見父母之喪之重也抑以傳為誤矣

疏衰裳齊至無受者

寄公為所寓言與民同也

諸侯有罪天子黜其爵而廢其夫人于是子有寄公制禮而

大夫婦人為宗子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孫言文夫猶人是在嫂叔之列者亦必服之矣親者不親而

為舊君則小君也

此本國之人仕為卑官而後已者去民不遠故與民同服

庶人為國君

小君之服庶人亦必服之此不言略也

大夫在外長子言未去也

部氏而鄭謂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變說也

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至服至尊也

繼麻章有族祖父是高祖之孫也此章無焉祖父母並說簡

大夫為宗子舊君至而猶未絕也

此大夫與前大夫在外者同此則猶家以去而宗廟猶在故

曾祖父母為士者至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至不敢降其祖也

嫁者未嫁者蓋通指凡人而言傳言嫁于大夫者雖大夫妻

大功布衰裳女子子至未名則不哭也

詩南有木樛言曲也凡成人之喪其經既開身從曲而下

叔父之長殤中殤至不纓經

部氏曰男已冠娶女已笄嫁殤猶成人也喪服小記云文

大功布衰裳至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至出也從父昆弟至降其昆弟也

庶孫至不降其適也女子子至昆弟

姪大夫婦人至吾謂之姪

章廿已見為姑適人者之服此章言親者婦人之不同也

夫之祖父母至可無慎乎

部氏曰祖父母云故服之無服也推而遠之姊妹則相為服

後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得服其親服在大夫蓋可知矣王制六大夫不世爵則古之大夫始為大夫者也豈有降服之禮乎中庸曰莒之喪達乎大夫而有降服自後世之世其官莒也如既降矣何降云達大夫而有降服自後世之世其官者始也非周公之制也或曰子孫臂而祿爵者則為世大夫此不過十之二耳奈何以一二二人而繫其十人乎意此禮之作必在春秋初年故大夫之異于邦人者猶自世父母叔父母以下至父母之喪猶無異同左傳稱晏平仲有父喪簞束斬菑經帶杖臂強其老四此非大夫之禮也雜記云大夫麻子為大夫為其父母服大夫服莖春秋之季大夫并降其父母之服矣則侯禮為之隘鵠歟

教氏曰此服夫妻同也不言夫為之其文脫與或言女子等或言嬪人子其文偶有異同爾

邨氏曰大夫女嫁于大夫為大功不降未嫁無屬降菴為大
 功君之黨即大夫庶子與女子女君同大夫服妾同女君服
 也世父母以下妾私親皆大功如常妻不體君亦妾為君庶
 子此節文甚明鄭謂有錯簡非也故以大夫之妾為君庶
 子別為一條安得無疑為錯簡乎鄭以傳為不足信世儒纂
 禮欲得傳棄之鄭始作偏失

國若不祖公子則天子亦不得祖指族矣而商則祖髡而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至即葛五月者

從祖祖父母至遠人者
爲外祖父母至時總也

大夫大夫之子至為庶子適人者庶婦

前云為人後者為而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若子使君。母
無子。妻之。後則妻之。為君母之。父母昆弟。獨不許。比于為
而後者。妻之。父母昆弟。乎。而後者。脫云。若子。是不以在不在
異也。今于君母。乃以不在。而不服。此傳之說。不詳。恐問。後世
遭虞。異周之際。未可為訓也。

此即曾子問篇所稱慈母是也

族曾祖母至從母之長殤報

郵氏曰：嫡庶之分，嚴已然。子以母貴，理亦至。公豈憐却哉？親制禮者，主尊遠而人情亦甚闊矣。宮中有叔者，非所以況于生也。世儒動引春秋附會春秋，未嘗輕絕人母子後。儒擊說耳。

所命也。天之所命，又何待父命耶？或曰：慈母如母，但為之服，反不得如母乎？慈母之為母，父命之生母之為母，則不

乳母至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至父之姑

從母昆弟至以名服也

前云從母丈夫婦人報則從母兄弟之服亦從母而服之當
云從服傳言以名服者該也名者名分也分尊故以為名兄
弟非所以為名也若同從母以為名則又違矣

甥 報之也 婿 報之也 妻之父母 至 從服也

姑之子 至 報之也 舅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禮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者而後男女有別故以名服
者以名治六族時不男女之別也世亦叔母庶母以名服兄
弟之妻以名治故言以名服者鮮矣從母之以上名和而舅姑不
必以此名治故言以名服者鮮矣從母之以上名和而舅姑不
然以此名也然母之兄弟姊妹一也其清而上下之外祖父
既以尊如舅姑不可以旁尊如舅姑而上下之外祖父
父叔父與祖父為一體也

夫之姑 至 報 君母之兄弟 至 則生總之親焉

長孫中孫降一等 至 中從下

鄭氏曰不言小孫總麻輕重損益視此可知

記○公子 至 子亦不敢不服也

教凡曰緦冠之緦亦當作練袷袷服而以朱帛為冠心無是
理教氏之說是已考之問傳曰練冠緦緣或考緦亦用緦故
四緦冠母則純練故曰練冠

大夫公之兄弟 至 小功以下為兄弟

於所為後之兄弟下脫兄弟二字新義章祖言祖父母妻故
此復詳之也而為後之兄弟亦世父叔父也兄弟之子即從
父兄弟也小功以下為兄弟謂為此如服之兄弟非兄弟之
稱與兄弟者異同也

朋友皆在他邦 至 朋友麻

死子他邦者則友和兄弟自若也亦足見親疎之親矣
兄弟雖隔其和服自若也亦足見親疎之親矣
君之所為兄弟服 至 妻降一等

夫也兄弟無服若姊妹則前已見之他人又不可謂之兄弟
此記所言或別據見則有而異同故著之耳禮之情義無服
則已降降止一等則已重今禮降二等頗為降之

庶子為後者 至 如邦人

宗子孤為殤 至 親則月算如邦人

鄭氏曰實有遺子則遺孫與庶孫同有父在即是宗子而殤
者同于祖宗之遺孫耳故不為宗子殤服
教氏曰此言宗子孤而為殤其服如是若不孤則族人之親
重者不為服而有親者或降服或降而無服如邦人也

改葬總 至 則無總服也

改葬之總事果則除之鄭氏以為三月而除恐未必然
教氏曰改葬者或以有故而遷也文王之于王季是也或以
向者不報如禮後乃更之如晉惠公之于共世子是也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大夫弔於命婦 至 曰錫

今損弔于大夫蓋有親而無服者

女子子適人者 至 終之也

教氏曰女子新笄首而不言婚者謂記于始者故女子子
與婚之笄髮後乃稱女子新笄首而不及于婦也終者終喪
也言婚惡葬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也

妾為女君 至 惡笄有首布總

凡袞外削幅至袂尺二寸

教氏曰玉服及錫與紐皆以束為名則是山服平服無不有

袞三升三升有半至若十一升

新袞與而袍同受服亦同則齊袞以下袞雖有異而冠與受服止服與服也今于齊袞不言五升六升大功不言七升者齊袞受服與四升同大功受服與八升九升也小功不言十升者小功無受服與大功受服而義服之十二升有特而不無服也如君母不在則不為其父母服庶母慈已者曾子以為新袞不合非也

請儀禮略記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死于適室至綴足用燕几

後者孝子無聊之相思不忍遽死其親也聖人明知其無益而著之為禮以體孝子之心備之用明冠耳

奠醢醢酒至并送

教氏曰尸前曾東乃其右奠于其右為便其飲食然惟堂為尸未設飾也

有賓則并之至衆兄弟堂下北面

君使人弔至主人并送于外門外

教氏曰始死孝子昏迷不識禮不成踊不迎送此成踊并送教君命非君命則否

君使人褻撤帷至徹衣者執衣如褻以遺房

為銘各以其物至置于宇西階上

教氏曰銘書其名者以卒其乃諱故也

甸人掘坎于階間至咭饌于西序下南上

教氏曰幘目以巾蔽目鄭氏讀幘為禁非也幘手紐帛如帛韜尸兩手宇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著帛以紐為繫兩手交貫于中鄭氏讀宇為樓非也

祔衣至瑞之有緣者即皮弁服也鄭氏分而二之以皮弁服為白布衣非也白屨以帛為之士冠禮先言白屨從言未用皮可也則白屨非皮明矣

管人汲至主人入即位

教氏曰夷黎平樂刷積管曰衛鄭謂積為斷積非也

主人奉尸斂于棺至主人復位踊祿
前其于西始南者四皆又有魚皆此於
已其於管與魚皆不說也蓋如范皆之納于壙中暴存氣
息而已不取其實也如宰之以納于葬中是導此時而取之
棺旁也鄭氏以為感之使不便棺豈其然乎

乃奠殯升自作階至主人揖就次

鄭氏曰殯者謂葬也葬者謂葬也殯者謂葬也殯者謂葬也
殯之進城謂葬之進城也鄭氏以小物全乾者為殯此云進
城則殯亦有體葬者矣周禮殯人掌乾肉凡肉之乾而帶骨
者皆謂之殯也少牢記曰殯如牲骨

若有賜焉至賓出主人拜送

喪大記曰士之喪將大斂者不若又曰君子士斂而往為
之賜大斂焉曰若有賜焉也哭尸斂尸視殯視奠主人
凡五出君五入之所以章哀敬之情始終之義者至矣此必
死子動于動國事者故知陰如此事稍會也集記要其節

祭義同此

三日成服至象賓不拜棺中之賜

朝夕哭不辟子卯至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損人南上純于又也又大夫北純于門也外兄弟南上純
于賓也賓北純于又也又大夫北純于門也外兄弟南上純
北為前也門東上門西上門西上門西上門西上門西上
女之別親疎之情賓主之禮貴賤之分依然相接而秩然不
相混如此門內之位雖如外位然大夫北面而主人在南則
內外兄弟皆退于主人可知如大夫北面而主人在南則
公少遲則北面而主人相繼矣他國之賓主而往東此有他國之
記云公有司門而西而主人相繼矣他國之賓主而往東此有他國之
之賓改公而為賓而往西而主人相繼矣他國之賓主而往東此有他國之
賓則他國之賓為賓而往西而主人相繼矣他國之賓主而往東此有他國之
見公有司及私之屬皆在門東可知

徹者盛于門外至由主人之北適饌

乃奠醢脯醢升至擇衆主人乃就次

鄭氏曰不巾則于醢其也室中惟醢其則中其餘則否

朔月奠用特豕魚腊至其設于外如于室

朔月奠用特豕魚腊至其設于外如于室
則大夫必特豕士必特豕大夫必特豕士必特豕大夫必特豕士必特豕
豕子庶人特豕士特豕大夫必特豕士必特豕大夫必特豕士必特豕
食時豕或于日食豕或于日食豕或于日食豕或于日食豕或于日食豕
奠之簋實醢醢之俎設于邊後此則俎行在黍稷後而設
在黍稷前者遂自宜與豆相次黍稷自宜與醢酒相次也

筮宅至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士也禮筮室自右少退贊命此不吉少退者命筮或如准卜
亦以族長為之故不嫌與主人並也

鄭氏曰兆稱初也死者久宅初曰兆

既井擇至獻素獻成亦如之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至卜擇如初儀

鄭氏曰近悔近于悔如而不克葬之類
鄭氏注周禮云龜甲之內近四足者其部高者為左夏灼
前在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說或當有據至注中當以動于
四卦為龜之四體此大謬也鄭氏曰來日某者某日之名
若乙丑丁酉之類按考降鄭訓考為登殊無稽據考者成
也降考下也言墓成而下棺也

讀儀禮略記

既夕禮第十三

既夕哭請啟期告于賓至用夷衾

此儀床之儀與前儀尸之儀同後或床之與自與夷衾食

遷于祖至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執氏曰必遷于祖者以昭穆同後當附于此也禮弓曰喪之期也順死者之心也升自西階神之也凡喪自外入者小

薦車直東榮至有司請祖期曰日仙

主人入袒至燕龍杖笠嬰

郭氏曰齊禮上中央國起如絲喪大記云若齊五米五貝大

撤奠中席供于西方至入復位

公贈玄纁束至宵為燎于門之右

其尸東面使乃不升堂故命者惟在下也其尸左與右

于尸東面東者同意主人之北謂當時所立之北也

主人不升于位又以下文是時主人之位雖與非君命之

面與舉幣受馬亦如初若時主人之位雖與非君命之

不問而舉之舉幣以主人之北為節則一也就成也

已成之也也明奠皆可以則贈時不必言止言其重者

然曰可者不必其備也而如無知生知死而不言者

意故親疏皆用之其者飲食之鬼神不歆他族故疎者

贈者謂且贈勝者明止時也出死皆知其財者不

見舉例之亦不必其備也記曰有其體無其財者不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主人要節而踊

此三鼎鼎有五鼎無體題云上大五數八下大六

一二端而己不致全替也人子事親惟恐死可以當大事

而遺其亦或以太牢若士之月少牢也士之謂亦必以少牢

若大夫之月太牢也

句人抗重至主人拜送後位杖乃行

郭氏曰士葬而公史皆送出國門而君使人以來吊贈非士

以上不得此

厥明滅燎陳衣王衆主人布帶

大敵于昨^至由主人之北東

既殯主人說也其他皆如乘車

犬服所以威婢物如刀觴之屬君子居喪去佩故以服威之而設于車上以備用巾車小服亦其類已鄭氏以為無服非也天子大故喪車瓦窰備變也士喪安滑用兵上公戴車九東侯伯七象子男五東則大夫必三東士必一東矣故魯語曰士有陪東今主人無戴車喪禮輕也主婦有戴車猶人之出不可無也

朔日童子執帚至則不饋于下室

築宅冢人物土_至乃啟

非氏曰前文云陳留皆如殯走三鼎而丘兩邊也今六如小
數莫是一鼎一豆一簋也前莫于唐此莫于殯字前連葬此
散莫、而後散柩達唐莫從即散莫也前未及散記之
形家之說聖賢而不廢其見之詩書者如公劉之逝百采
溥原公之說聖賢而不廢其見之詩書者如公劉之逝百采
家人物止此見于此學者或不之信然生死一氣也前居處
即有宗廟有棺槨以報氣即有爵邑以報德夫嘗岐生死而
二之亦未嘗此是是而二之也凡攝其地之善者以營室居

朝于禘廟至造祖

敬者敬從其乃其者設遷葬也誦如初謂要節而誦如敬之初也遷葬之期不書厥明蓋在當日也鄭氏以經文遷于祖亦有嫡從之文故云然嫡廟之事不適一葬祖席相距又在咫尺度其遷于祖時猶未日出故用嫡也

薦乘車至卒寔而歸不驕

周禮鹿氏注云云夏皮骨氏以為夏時鹿毛新生蓋取其
 柔也鹿東純陽角解即生其毛亦微繼密貝動縣于衡麓車
 之時未薦馬也東車即挽車道車即陪東蓋車則廢人之役
 車所以載稿蓋者故曰蓋車蓋車之載裝並猶明證之有矣
 招生知小人之休故似亦不敢忘之也鵲鴉詩注云蒼雀
 若既云蒼龍之為穗也經者歲純澤者滑軟謂去其枝莖專
 取歲純滑軟者以實之即蘆花絮之類納塘中者苞止一編
 獨納塘中者熟止一筐也

君視敵若不待兵至軒輊中亦短衛

部氏曰：韃答通韋爲之韃答，右手三中三指以教弱通作韃。韃韃通時，云如韃如軒，前仰曰軒，後俯曰韃。大有軒韃不中以前有鐵重，故軒韃均。遂匠人之屬，于遂者也。周禮：遂師大喪共殯車之役。今士之喪，遂師不自共，而使匠人共之。蓋亦有君命與？遂廬用耕，造靈用靈車者，耕，始制，狹無所飾，設便于家中，不便于遂路也。

請儀禮略記

士虞禮第十四

士虞禮特豕饋食至西塾上南順

燕飲之禮烹于東北陽氣之始也虞種烹于西南陰氣之始也少牢特牲之禮烹于門外東方在陰陽之交所以反凶而迎吉也荀饗至于西水其陳設之位與特牲饋食異者皆為變於吉也唯陳廟特牲不吉門之東西然以少牢例之則亦門東与此異可知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至宋人西階前北面

鄭氏曰初柩在堂主人哭臨位東階下西面跪蓋不見親主
人登堂哀慕故反哭位在堂上猶處
此門內之位所以異于門外之位者門外之位如朝夕臨者
正位也門內之位如反哭者非正位也杜氏曰反哭之位乃

順孝子一時之心而為天下萬世共知如之者孝子之心未
能強勉也

祝鹽升取苴降洗之主哭出復位

部氏曰此設棋饗神也尸未入而先饗神所謂陰厭也歆氣

九祭祝先入而主人從此主人先入而祝從亦變于言也
執氏曰設一創者變于言也又曰酌體用解別于酌獻也
先啟會乃奠亦異于吉神祭常與尸祭異處故祭于席而以
宜藉之用席亦別于尸祭也

祝迎尸一人裹糒奉篚至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部氏曰饌始誼醢豆近庠尸自取俎數遠祝命佐食取之品
物降地曰墜命墜祭命墜祭也搜在泰東泰在劍東脾在
取俎上位食併取搜尸登奠尸以左手所執奠辭祭也又曰
陰厭神既饗矣尸食餼神之餘也九飯卒食与吉祭禮同但
其間無告飽拜情之事所以為喪祭又曰古祭用尸事頗近
于坐父拜形迹亂常

贊延四角坐尸於傍無方招者始以成儀也則尸之出入祀
之始之故祝入而後尸設也鄭氏謂祝入不告尸無違尊者
之道非也

親反入徹至主人送拜稽顙

既曰陽猷而復陰之起也。不知神之所向。故疑于幽明之間。

記。虞沐浴不櫛。至陳于階間。敦東。

解氏曰牲體始薦心體謂解及薦熟折為二十一體謂體
 解單取皆微體不言者、升于室也。鄭持牲云用牲于庭升
 首于室用體夏官卑人職祭祀制單牲登其首然少牢特牲
 皆不及薦首故禮文數宜合。
 牲升左脾脂亦升左脾則脂亦獸之大者鄭氏以為士用兔
 非也。也云脂如牲骨脂脾不升則豕脾亦不升可知。辭近于
 寔神弗飲也。喪奠之有厭脾猶以人道事之耳。鄭氏曰衣
 奠之始牲進抵魚進馨未忍異于生也。其後因之以別于吉。
 祭故玉虞之祭猶未變于初祀祭以雞肺者禮主于飲故不
 因尸之食禮也。但自饋而繼載于俎不升于薦不敢與神俎
 同也。

淳尸盟執槃西面至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部氏曰布者之上服士爵升服死以襲故尸服象之
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衣但大夫以下無黼文耳賈氏曰
吉裘藍象揅則蓬豆有飾可知教氏曰惟方襲燕象揅則蓬
豆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華席素几主人醢以脡爵其他
可知已按唐禮多同于喪葬者則教氏之說為長教氏曰
士尸掘大冢而吉故曰異姓其或与卒者同姓亦可為之賤
者孫之妾也

無尸則禮及薦饌

部氏曰：終按同曲禮云：大夫饗之，饗下也。終，祭即墮也。然墮鄭如初，謂如初，改設于西北隅也。墮則陰教陽教或用。

主人洗廢爵主卒爵拜尸答拜

遙祝南面主人獻祝主賓于館升堂復位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至以虛爵入于房

賓長洗總爵主如初儀

婦人復位至出門亦如之

始虞用柔曰五亦如初曰衰薦成事

教氏曰三虞半哭謂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不用桑而用剝
 者為柏桑用桑當在卒哭之明日故國虞畢故曰成事初言
 拾者象教尊者以達祖也次言虞者象尊者聞言則皮其可
 否也末言成者象其志慮已審將成達祖之事也孝子之心
 事死如生故其辭先後有序提容不迫如此他字疑錯亂
 當在亦如初之上鄭氏引喪服小記祖葬報虞之事謂虞與
 卒哭之間有他祭繫之未卒哭之祭豈得混稱成事乎
 虞卒哭一事也而據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
 皆太牢鄭氏據此以為二事實非也卒哭之祭亦繫虞名耳
 然此云亦如初則其用牲與初虞同而據記則不同牲者彼
 為攝成之體也攝成之行于喪祭者一而已此既行之于遭
 奠不得強行之于卒哭達奠卒哭均之為成事也

獻畢未徹乃餞至主婦亦拜賓

教氏曰主人少南者宜稍向尸且婦人位于其北也主人
不哭為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于
此見之也教氏又曰遺尸亦男先女後不拜者凡主人于
尸無拜送之禮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至吉祭猶未配

拾誦三指丈夫婦人更迭三踊者一而已蓋無尸則無三獻之禮故不
 得三踊者三也薦即門外之設也圭如圭田之圭言比潔于玉也詩
 吉蠲為饎鄭箋未嘗破饎為主此注引之因饎有圭音也協下之
 肉腠滑者曰倫膚腠脂之內厚實者曰專膚折俎蓋賓俎也此時主
 人屈身不得有詐但以下者亦可知已卻特牲云大饗而徹脩而已
 矣此亦主敬不饗味之美也祫祭有牲不稱牲號而曰尹祭猶此蓋耳虞以
 生道事之受祿于敬故稱牲號州以神道事之敬祿于定故尚脯而云尹祭
 然特牲少牢不云尹祭者饋食時祭也祫則既祭之雜記曰上大夫祫皆太
 牢則士必少牢矣是為殷祭比于大饗也

先王制禮舉其大概至于燭、小節未必毫末而施約之也。行禮者隨時制宜故記者指所聞見互有詳畧參差非以大。夫士而異也鄭氏一切以貴族分疏已太拘牽至于主婦獻。尸爵牲北面拜則云北面者辟內子少牢西面拜則云不北。面者辟君夫人夫士禮之同于大夫者多矣昏禮之壘車遣。奠之少牢彰、大典不嫌于攝或獨此而北面之燭節寧。莫可以祀人君必不敢同于大夫此何說也尸酢主婦不言。易爵文略也祭饌曰酢心易爵是可証已鄭氏以為辟內子。不易爵非也如內子易爵而士妻不易是又士妻外君夫人。而內子不酢也自悖其說矣。

敎民曰主婦當更洗于房中乃酌獻祝以男牛不孫婦人之齊也

席于戶內主婦沈爵酌王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都氏曰主人主婦一爵肝膈而從與尸祀同者體神意重祭主也 狄氏曰酌醋奉主人爵自酌主人避尸不敢酢主嬭而主嬭達其意也主人自酢飲此 都氏又曰齊爵不坐夫飲嬭爵體略也 狄氏曰酒乃已物故不云獻而謂之致爵 又曰主人自酢亦在房中而面其他儀與主嬭自酢者畧同以有成禮故略之耳

三獻作止爵至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主人降阼階至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籩

尊兩壺于阼階東。至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

祭尸尊政持牲體尸不与旅酬饋尸年故有司徹尸亦与旅酬尸与旅酬则旅酬清用尸尊尸不与旅酬则旅酬不清用

尸尊故賓兄卑有堂下之尊內賓宗族有房中之尊也月司
徹云若不宿尸賓兄卑文錯共酬無算爵不言二人舉觴于
尸侑延大夫祭尸亦不與旅酬其賓兄卑之旅酬必有堂下
之尊可知鄭氏以為人君之體澄酒在下大夫無堂下之尊
而士則有以象而異之此據說也其于薦非尊賓以南而也
賓受而英于薦南以北面自虛也無關于左右之美若飲酒
之體特舉觴于右英者于左此行酬之正體少牢禮酬尸酬
賓受者皆奠于左以示不舉唯二人舉觴于尸侑尸不奠故
賓之奠獨于右以示隨尸而舉也鄭氏謂行神惠變于飲酒
鑒說也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至入復位

長兄弟洗觥爲加爵至如初爵止

部氏曰不及佐食及親也佐食本兄弟輩尚未及獻尸故賁不及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上舉奠出復位

嗣舉葬者嗣尸而舉葬也陰歌時劍南之墓尸既舉而祔之
時之矣今擇一人嗣而舉之為祔嗣始也其人蓋衆賓屬尸
不與祔嗣故特設此為敬有司徵四人養則兩同姓兩異姓
此二人墓則一同姓一異姓也下文但稱舉葬不稱嗣則非
嗣子明矣且嗣子為舉葬而舉葬即為上墓則受爵之時可
以父葬其子乎禮父在不為尸為子不可以受父葬也為尸
不可以受父葬况為養而受父之葬乎即之王世子所云登
棺歛受爵則以上嗣亦謂上嗣代主人酌奠而受爵非舉葬
之謂也詳見禮記畧記

兄弟弟子至宗人告祭香乃羞

如主人則窮儀如其洗酌拜奠之儀而已非如其奠于薦南薦北也此解朱即率蓋亦奠于左矣魯與盛通升也升肉于俎也春秋兩云親至是已乃薦不來其人自尸以下皆及也尸有如爵則亦有如羞可知

福如壽考至如長兄弟之儀

教氏曰解脫其旅一休于此作止爵不供再旅與三祝
作止爵在獻賓之前者同意

長兄弟酬賓至受賓者實解于篚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至爵皆無算

弟子奠于薦右長者即執以興故不既奠于左鄭氏以無算
爵謂非神意之酬賓與無算爵之儀具于振訓者惟不序耳

利洗敬獻于尸酢及祝至主人降

鄭氏曰佐食為授室中有事不序與同加爵事畢乃獻尸亦如
爵也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至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少牢禮祭畢還所俎于昨階南特以饋尸也尸不饋尸亦還
肅于西序下必有儀飲可知送賓之後非兄弟而誰進楚

耳之爵雖據若明鄭氏之說不可易矣但其禮已出似難信
耳養有以也即祭統所云養休者如始之義醕有與也即

祭統所云意爵可以親政之義此禮主人有祝辭上養無
辭少牢禮上養有祝辭主人無祝辭皆禮之互見者也

祝命徹作俎豆還至堂下俎畢出

鄭氏曰不言尸俎俎畢俎主神俎于室不還俎少牢送賓出
婦人乃徹室中之俎也

堂下俎鄭氏謂兄弟與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俎之非
也禮唯徹于公者自徹其俎若少牢禮徹于大夫堂下之俎

皆有司徹之衆賓兄弟不自徹也況祭于士者乎

記○特牲饋食至載心立舌縮俎

一屆首云主人冠端士兄弟及賓皆如主人服又祭之日及興
主人服如初則兄弟及賓亦如主人服可知此云皆朝服蓋
朝服即主端而主賓者耳若非朝服則黃裳雜裳皆可故分
列于之鄭謂皆者賓及兄弟主人國士端不朝服非也喪也

月事吉已用饗是以音類無所不義近于鄭但非先王正大
之典制意古者之俗習如此先王隨俗而制為禮也如樹栗
為我栗射于澤為擇士之類皆是已心與肺肝同郭特牲曰
肺肝心胃氣主也古為心之標故與心同載此云縮俎少
中禮亦橫之于俎為縮于人為橫其實不殊也

賓與長兄弟之薦至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言賓與長兄弟薦則以上者皆在東房可知已教氏曰東云
公有司獻次衆賓亦人亦公有司也司為於衆賓者鄭氏所
謂有上事者貴之也佐食燕于兄弟則亦兄弟為之可知房
中之尊稱作階前之尊而燕皆謂南上者以先酌者在南也
按婦人有振訓無算爵者則於男子也宗廟贊薦已見于經
此宜出

尸俎右肩臂至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特牲無膚而以前附于牲俎此亦禮之缺而不致者也壯
十一骨而附之則亦十一骨也其非免明矣免之體骨甚

小何堪如此破析教氏曰主俎俎之脊脊其名數必不盡焉
俎俎同云如俎俎者亦大略言之少牢作俎脊脊皆主俎

俎之脊但用羊也則此可知已升受降飲亦拜于下而升受
主人答拜乃降飲也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胙

部氏曰特牲尸七飯每三飯必舉腊魚此十一飯腊魚惟一
舉鄭謂少牢牲倍故重牲而略食腊也謂大夫之禮不造
五舉須備尸非也
尸不言體稱威者志彌嚴也特牲不饋尸故祭時飲酒之禮
許少牢賓尸飲酒之禮也飲酒之禮也故略之飲不
嘗餽告皆主人拜尸答拜皆祭時飲酒之禮也故略之飲不
備尸其體也如之者則大夫之變禮耳 傷曰室尸未實又
重言其體是再備也特牲九飯三備此祝再備主人一備是
亦三備也史禮書曰三備之不食也蓋三備者禮之定制而
疏數之節不同者隨人而變耳太夫士之制不係于此 尸
不言故主人亦不言恭然以與神明友也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酌尸主人嘗之納諸內

進束備體之進下也主人酌尸既不相爵似較特牲為簡尸
昨主人主人依拜又似較特牲為繁、簡不齊則非尋常之
定制明矣蓋儀文之細非輕制之所能悉後之行禮者各以
意為斟酌焉記者因而並錄之故大同而小異如此 特牲
尸親酌此使祝酌者尸始於不嘗也如謂尸尊故不親酌則
尸之尊以大夫而尊也大夫不嘗親酌耶 納諸內、即
房也

主大獻祝設席南面至其脊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

特牲祝祭肺此不祭肺似較特牲為輕特牲祝祖惟至此則
兼用五俎之物似較特牲為重輕重不齊亦隨人而行非定
制也篇中如此者多有皆可以類推矣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至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易爵祝更取爵房中洗酌男女不同爵併不同篚也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至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部氏曰上云主人之北下云西而止云不降下云奉酒皆在
見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至奠爵于其筵前

部氏曰賓長獻尸及祝不獻佐食特與賓飲也

主人出立于作階上西面至降設于堂下作階南

佐食不獻尸者則有饋尸之禮故無加爵及饋尸時加爵者
止賓二人佐食不與饋尸之禮也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簋至上簋與出主人送乃退

部氏曰佐食言對賓長古備佐食為正居右而賓皆居左蓋
室中之事佐食與尸周旋久而問一獻神惠宜首及賓長助
獻因侍食也 胡壽弼者壽老人領下有胡 鄭以司士
辨舉為舉膚因特牲祝饗膚也少牢重羊舍羊取豕非禮本
意禮豕于特牲以別有賓也賓獻獨不及佐食以佐食得正
設也賓長不降正設以賓將為饋也此制禮損益之節
部氏曰西面拜於其位也暮者答拜無再文是西面者亦仍
西面與主人並拜矣時不拜受爵者人多重勞主人之答也
主人答一拜卑爵禮輕也凡大夫士下禮答卑爵拜者皆一
拜也

司官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主婦答拜受爵

教氏曰說二運而主婦執取之以其與銅異類不可相固也
與外物雜用雖食之運也祭銅乃祭酒者不禮親之斷也
特壯呼酒當劍告皆主人先拜尸乃答拜此尸初獻時酒
先拜而告皆當尸早于祭尸也亞獻呼酒當劍拜而不告皆
主顧之禮親于主人也

酌獻俯俯拜受爵主主婦答拜受爵

尸祭銅乃祭酒情無劍故不祭酒初獻無羊清故此亦無祭

酌以致于主人主人進上拜受爵主主婦北面答拜受爵

酒重而劍輕當劍可以不拜呼酒不可以不拜尸之呼酒與
當劍提拜者以劍自主顧親故故拜之主人之于主婦惟拜
其重者而已故拜呼酒不拜當劍賈氏謂呼酒之上拜字為
衍文者非也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尸主人及俯皆就筵

鄭氏曰按主人親席而後受爵主婦先受爵而後設席與不
俯尸相反此不可解
婦人之于男子不教俯賓主之禮故尸降洗主婦避于房士
降禮記曰凡婦人相饗無降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至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此止爵也故奠于左以此掩之則鄭氏行神惠變于常之說
不可通矣

主人降洗爵尸俯降主人奠爵于篚解至皆左之

特牲禮尸祝主人与賓兄弟以下同居主人卑也此不同蓋
主人尊也則大夫不助祭于大夫可知已然兄弟之中或有
為大夫者殆亦為宗子屈與楚詩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則諸父亦皆與祭諸父與祭豈得岸然自尊如此篇中不詳
其禮以此知非先王之舊也

主人降南面拜眾賓于門東至其齊體儀也

主人門東南面眾賓門東北面是實以臣體自處而主人
不全以賓禮處之也故特牲實與主人同蓋而此則不同蓋
特牲賓與主人作祖不若相連而此之賓祖乃遠下于主人蓋
此之所謂賓者皆其屬員也故家廟之中其體如此亦已充
矣祭主雖重如特牲之禮可耳教氏曰賓取祭以降以已
而有事者宜親執之

乃升長賓至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

教氏曰升長賓者其宗人與下長賓二字似衍此主人自酢
非酢于長賓也

宰夫洗解以升主人受酌降至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主人洗升酌至其先生之爵折脅一膚一其眾儀也

教氏曰升受爵而折脅謂每人受獻之時即為之折脅不俟
其降也鄭氏眾賓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此體似之以此推
之眾賓之薦脅亦若是已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至若是以揖亦有薦脅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作階上至亦有薦脅主人就筵

教氏曰自獻眾賓至此凡四節前後兩言宰夫贊主人酌其
則二獻不言此為有文可知大夫無獻公有司之禮公有司
亦在眾賓之中不必別見之也

尸作三獻之爵至三獻北面答拜受爵

教氏曰橫載者于俎為橫與此體同也

酌獻俯俯拜受三獻北面答拜至三獻答拜受爵

鄭氏曰司馬當作司士前司士批魚備主人皆一魚即此司
馬所王唯畢也

經 87—644

鄭氏以為拜受乃虛席變于士則主婦之席何以設于受爵之前乎特注主人之席設于致爵之前主婦之席設于致爵之後少牢饋尸亦然此主人之席設于受爵之後主婦之席則設于受爵之前後互異其無所取義明已

乃蓋宰夫羞房中之羞至賓兄弟文錯其酬無算爵

飲飲自正于尸祝而喪賓兄弟于私人此豈下大夫之禮耶氏之說誤矣賓長獻于尸亦如饋禮用二賓也不言此賓一人其文畧耳謂士禮三加大夫止二加者非也致爵謂致爵于主人而自酌也將牲和爵止于尸此祝主人亦有加爵陰于士也特牲有酌來奠此無之者尸入之初未嘗奠也故雖不與酌但有加爵而無酌來奠至飲酬之禮不言如饋必如特牲可知

利洗爵獻于尸尸酢乃養如饋

特牲利獻祀如初儀是亦平爵也此有長加爵不及佐食故記于佐食亦不終其獻以明已禮亦宜殺也

卒養有司官徹饋婦人乃徹室中之饌

鄭氏曰饋尸則禮備而神歆足可無改設不饋尸于是有改設陽歌之禮

讀儀禮略記十七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於經

文不全錄第曰自某至某所錄多郝敬敖繼公之

說取材頗儉其自為說者亦精義無幾

喪禮吾說篇十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喪禮吾說

篇十卷》提要

西河合集

喪禮吾說篇目

卷一

總論
卒正寢說
赴說

養灰說
薦復說
屬慟悽綴沐襲含說

卷二

小飲大飲說
銘旌說

殯說
重說

卷三

弔喪說

主喪說

卷四

喪禮吾說篇目

獻材陳器筵宅卜日說
墓說
作主說

啟殯行圖說
反哭虞卒哭耐說
練祥禫說

卷五

奠祭說
贈喪說

奔喪說
喪服變除說

卷六

服制說

卷七

三年之喪不折月說

卷八

五服古今異制說

卷九

五服古今異制說

卷十

喪服三等說
喪禮無心喪
喪禮害事不實說

童子喪服說
喪有數聞不數聞說

喪禮吾說篇標記

是篇援據古經多所考辨其正前儒之誤者非一
端矣茲特舉其與時俗不合者標記于左

病中不遷寢 不易牀 不易衣 不辟夫妻男女

子婦養疾說

卒不當在正寢 計不當稱卒于正寢卒正寢說

禱復不出門禱復說

計不稱卒何所 哀子哀孫一人不列眾子孫在後

父兄稱命赴不稱某服說

不煇齒 不綴足 襲不去冠屬撫綬說

小歛不遷戶內 大歛不遷東階 二歛皆不用冒

喪禮吾說篇標記

不用絞 無複棺裏棺之飾 漆棺無差等 棺

內不得去槨柎小歛大歛說

殯不偏西 殯當在廟不在庭 不用梓幃題湊柩

車諸物 不掘地 棺不南首 不用祭餼 倚廬

不在門外殯說

貴有銘旌賤有銘無旌銘旌說

無重說

弔客有贈物喪主無答物 客不設祭 主不饗客

客有哭不拜 主必拜客客不答拜弔喪說

尊主拜卑主不拜 喪只二主眾子孫不得執杖在

至列王喪

明器不備物陳器室宅 筵宅非相地 卜日不必卜遠日材

十日說

告廟不朝廟 飾棺不用池戴披紐諸物敬殯行

葬不用碑窆 父母不得分葬說

虞後隔一日即卒哭不隔月 卒哭日即作主不在

練後反哭虞卒

至不再作 主式不判兩合一如傳契不用尺二寸

不書考妣及奉祀名作主

二十七月不撤喪 禫服不止一月練祥

喪禮吾說篇標記

小歛奠不在堂 大歛奠不在室 大遣虞祭不兼

在墓日 禫後不廢吉禘奠祭

哭死無定位 生哭不待為位為位

婦不升東階奔喪

贈賻不分死生 含襚不必及襲歛贈喪

孝子不解髮 非有事袒免不去冠 婦人不變笄

總帶 齊衰三月與總無變服 三年衰不緝 稅

服不計死月日喪服變

女子子婦不用折首笄 纓不是紒 露紒不是髮

古無梁冠 首經非冠幘 女衰無負版裳無辟

積 薦不可作履 非非履名服制

服闋不是限滿三年之喪不折月說

喪服無斬衰 無絞帶 古無承重孫 漢後無承

重孫 無為後者 嫁母出母非所生不服 庶孫

為父所生母不降服 祖為嫡孫不期 父母下為

長子三年 同母異父兄弟不服 嫂叔不止小功

庶子不以為父後降生母服喪服古今

久葬葬後服兩月不服三月 改葬服總不服三月

等說 童子不製五等服童子喪

喪禮吾說篇標記

古無心喪喪服無

葬不數問 喪服不數問 周忌祥禫不數問喪有

不數

衛靈不弔季桓子 魯昭少不喪母 春秋無公儀

氏 魯乘丘不敗 邾婁升陘不敗 齊王姬非魯

莊外祖母 公叔木母不改嫁 公叔文子不遇衛

難不諡貞 冉有不使楚 陳無太宰嚭 魯哀請

縫不請襲 季武子死時不得有曾點 宋襄不得

葬夫人 子思無嫂喪禮言事

不實說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初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黃較

喪禮吾說篇

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相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為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于禮祗春秋記事多按典制為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于棺槨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克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爲之解

喪禮吾說篇

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諸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議禮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爲紀要者少時與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辟讐老以一官還鄉里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然會其意以爲之說縱不乏考據而疑即闕之初還里時先輯祭禮通俗諸藉以問世而哀疾頓至急取喪禮所爲說因陋就簡編綴成帙間較胸臆所未備者縱或原文難符多以已意相疏析而一往審慎而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于武斷則務絕焉特喪禮煩屑

原無成書其中略具始末者惟一士禮然而喪禮假孔子之名禮記儒悲學士喪禮喪服冒子夏以爲傳儀禮喪服于孔子始有其名子與喪小記雜記爲之藍本夫荀子在孟子後與呂秦相近而戴記取荀子以成篇如三年問即荀子禮論篇類又取荀子戴記以爲之藍本則後之又後然而漢晉儒說皆不能脫其羈絡漢戴德作喪服變除魏蔣濟王肅作萬機聖証諸論而晉劉智作釋疑貨循作喪服要記止據士禮爲論辨雖其書不傳然已雜見于諸書之中至宋人無學反編士禮爲禮經周官戴記

喪禮吾說篇

二

爲禮傳謬亂踳駁予嘗欲正之而不可得也今所論說率以孔子春秋與論語孟子諸書爲之據而不得已而無所據者則據三禮夫說禮者行禮者也趨庭學禮本思稍布諸綿蕞而入官太晚且值

聖天子御世禮明樂備之際躬親盛典何所表建然而石渠之議禮則其職也往者承侍東除曾過

國恤隨諸親王大臣後恭送

皇后殯宮于遵化陵園班哭沙河爾時詣奉常大夫竊詢行事終不敢有所論說以爲

王朝典制非所當預古無天子當侯之禮惟是民間

瘞埋狃于沿習有與古禮今制並初悖者子不云
乎吾學周禮今方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
誤而較論其間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
訖而題以為篇

養疾說

養疾者奉侍疾病送死之禮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
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最宜慎重者儻于此
而稍有遺憾則終生悔恨後亦無容讀禮矣苟養疾
之說略見士禮禮即儀而是書難據大抵戰國人所為
其于春秋所行禮尚不盡合何況前此故嘗就其說

一參校之

養疾無遷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墻下此
適寢即內室也室謂之寢故又稱適室則此非外寢
可知乃註者曰此是正寢與天子諸侯路寢並同則
焉有路寢而北墻者乎室有北墻南墻路寢在王廟
室有北墻南墻路寢在王廟
乃謂本在燕寢及將死而遷居于此則以危病之人
而歸牀遷在固已奇矣且作喪大記者又增二字曰
廢牀謂撤牀臥地將返地也夫初生寢地此生女而
賤惡之禮乃曰初生在地今病困而返于地則是續
猶未歸先臥地以俟其死此非養疾直殺疾也且曾

子易簣正有牀在何曾廢牀

不易又曰徹褻衣加新衣謂恐客來視易去舊衣而
加朝服于其上新衣者朝服也按論語疾君視之加
朝服拖紳此以君來視疾之故不得已而為此禮非
為賓客且預設也此時何時徒以賓客細故而亂此
大事萬一以易衣致誤或易衣而客不至豈非大憾
漢龔勝傳莽使者璽書徵勝勝假病篤為牀室中加
朝服拖紳使者南面立詔此直木論語行禮然不
廢牀不出外寢不易去舊衣且必使者到門俟而加
朝服此故非養疾然亦必按節有如是者

養疾無遷

四

男子不死于男子之手又云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其所
云持體謂各持一體如大戴禮所謂會子病時使會
元抑首曾華抱足是也所云不絕其手正指持體者
之手謂男手持男體女手持女體不使男女得易手
也此龔穀梁傳文以為解者乃喪大記亦引之不作
持體解但以男女不相訣為言而鄭氏復註曰畏其
相褻夫以垂死之人而防褻已過矣且亦思此婦人
者非他即死者之妻與死者之子婦也夫妻送夫死
亦非褻事今此一刻不令前則將來死後何以同穴

若子婦則疾痛癢癢卒侍有素_三口以存亡之際而反絕之則于情于理總屬不合且此非知禮之言也禮年老者則夫婦同藏老者出必以婦人何則以奉侍之得周洽也故魯男之謝麟女有口古者男女六十可間居_{即共居也}以吾與爾未三十故不敢也是六十以上其在他女不防褻而顧防褻此妻與子婦乎明禮部黃澤講學于薛瑄之門垂死時止一老妾屏不得前使門人侍疾夜分各觸首并柱燭滅不絕須別頗欲有所告而惜不能言左右顧而沒哀哉

卒正寢說

喪禮吾說卷一

五

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即室也適寢者之別名云適親之也鄭氏謂是正寢按正寢即侯路寢之名路者大也其地在王朝黼座之南_{兩楹所稱王庭者天子諸侯往往退外朝而聽政}此此原不可以寢息者故鄭氏亦云其地尊嚴不可燕處但人君大喪必殯其地故雖卒于內寢小寢而亦可曰路寢如春秋書公薨于路寢非死其地亦謂既死則必殯尸于其地一如薨于其地然蓋死得其正無他故也所以別于薨不書地與薨于他所之被弑者也故薨既有所則凡路寢小寢高寢亦

但書之而無所褒譏于其間自後儒誤解春秋謂薨于正寢雖未必真薨于此然亦必臨訣而遷于其地如此適寢則必養疾時來遷如喪大記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皆先遷其地者嘗考書顧命成王大漸出負黼褻憑玉几使羣臣受顧命訖當是時若須遷寢則直從堂上黼座遷至堂下之庭間但跽步事耳乃復還內寢而撤黼座之幃幄張之于庭以為來日殯堂之用書所云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是也是必死而遷尸于此不得生遷可知矣蓋殯行移寢大是危事故曾子易簣遽有止者况此云

喪禮吾說卷一

六

適室自非正寢何則室可名寢而正寢之寢必不可以名室以正寢在庭也_{其寢北室下惟室有北室庭即無有說見前}之寢則名路名外名正而不名室在室之寢則名小名內名適而不名正其他寢名則周禮春秋各殊其數亦各異其地然皆不可為典要若康王居喪入路寢而曰翼室者在寢傍耳今居無殿庭動曰正寢不無非分且春秋公薨慮有不虞故必書地以明例今士庶死亡有有難測而假此例以書之則多事矣况舊時赴文亦並無有及死所者乎

禱復說

古禱復在屬櫛僉之後夫綴綿于口覆衾于體儼死者矣似須先禱復而後櫛尸庶有次第但古禱五祀雖士祭祇二祀而禱無限數今或門或窳并家廟禱之至養者未暇則凡衆弟子孫皆可行事至于復禮則士以有司爲之有司自服朝服荷爵弁服而挈其領此士由命士以上各以其所衣之服招之如侯衰衣冕服大升屋而號曰臯某復者三臯者長聲也然後降屋授衣于能受能者入而覆其衣于尸其衣不以飲不此復法也若天子諸侯則有遍復于廟于朝于寢于內外門及山林及四郊者鄭氏謂之招魂

喪禮通言說篇

七

復魄言呼名其魂而使之復反于身也按古原有招魂之禮屈原九歌有禮魂一章及原亡則其弟宋玉作招魂詞以冀其復生故荆楚三月不忍春亡亦招魂水上以復春氣至兩晉六朝南北阻絕其兩地死亡多有招魂以葬者賀循庾蔚之輩其所議禮具在也今家無有司或五服子弟稍改新服持死者生平所服衣而招之家廟及室室門屏之間此亦幽明相接死生感召之一節也客有談禮于堂者盛言禱復禮無益時張南士甫弱冠在坐進曰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勿得此亦求也先慈張太君從隔屏聞之每誦

其言

赴說
即計也

赴稱某卒不知所始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則卒者大夫死之稱也今以士庶而書卒則爲僭以尊于大夫者而書卒則爲貶故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以下稱卒而高堂崇議公及諸國王大將軍縣亭侯車騎將軍俱稱薨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俱稱卒似有分別獨予謂不然者春秋諸侯其赴于本國皆稱薨赴于列國則皆稱卒是卒者上下之通稱也

喪禮通言說篇

八

凡士記雜記彼此參錯天子諸侯稱不祿大夫亦稱不祿天子諸侯之太子稱死士亦稱死尊卑無紀反不如稱卒爲大通矣但古赴文止稱某卒不稱卒于何所此春秋書法豈可用以入赴凡寢尤非禮乎見前說又書生年并享年至主者署名則古稱哀子若子亦非是此墓文中事衆列衆子宋馬先作書儀分稱孤子哀子二等無父稱孤無子稱哀此極無禮之事而今並遵之祇古凡拜庭則必有父兄一人爲之命赴檀弓曰父兄命赴者即尊主也人見主喪說鄭氏謂大夫以上有命赴而士仰無之則士喪禮本

士禮儼然曰乃赴于君命赴者拜送何也特古書赴法不知命赴者署名與否今并列主者之前則尊卑二主相率赴告未為無禮但稱命赴某不稱某服後世朝士署服制于職名之上免擇祭也有服不與祭豈通行稱名而可及之

屬撫楔綴沐襲含說

屬屬續也病者多出氣恐氣絕故以薄綿布口鼻間略作掩覆以續其氣荀子云絰續聽息謂耳察其絕續也漢志三屬讀三注屬絰同音鄭氏曰新綿易搖動綿不動則氣絕矣但以此作絕氣之候全失屬義

喪禮五說篇

先

非是

撫者覆尸之物死者氣絕則另設牀于南牀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以便浴襲故喪大記曰撫用飲食去死衣是也但其曰飲食謂先製此食將來可以為飲用者非以飲食覆尸也鄭氏謂小飲食將陳此時必常用大飲之食則喪具也其甫遷尸時焉得還具二飲食乎

此為飯含說也古有飯含禮周禮典瑞共飯玉含玉將以飯與玉含之口中恐死者齒噤故預以角柶以食此固禮或有之但其制不典據士禮云楔貌

如輓上兩末謂楔以角為之而形如曲輓以中曲處入口而撐其兩端于口角故口上兩末謂楔之兩頭在口角上也然已不忍觀矣後以視朱氏家禮則竟以一箸橫口中按角柶即角七禮原設之以為銅羹之用七箸一類則或以角箸楔齒間如荀子所謂含以槁骨者亦無不可但不可橫楔橫即銜枚也而可乎予嘗謂楔齒綴足此禮總不必行者春秋哀十九年晉荀偃病卒口不可含受禁不以志在伐齊也樂懷子祝之曰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遂受含是當時未嘗楔齒也啟即含不啟即否何必楔齒三禮出戰

喪禮五說篇

十

國之後具在春秋間便多不合此亦其一耳
士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綴足者恐死者足繆戾難善履也至其自作記又曰用燕几校其足使御者坐持之謂以几之兩足橫膝之而夾死者之足于其間如校脰然則死者何罪而口銜枚足荷校也及觀檀弓又曰毀窆以綴足謂毀其飲食之窆示死食取其甕以柶兩足使相聯綴則或校以几或柶以甕傷傷矣據云病將革時以御者四人坐持四體則必有二人持兩足者既已持之而復虞繆戾則御者所司何事此皆立說之不可通者

沐浴諸禮浴在殯所舊以適室爲正故階前掘坎左階
西以棄浴西牆作墜壘土塊作竈已登皆殯堂
瓜剪諸物傍也據云疾居北墀下死而遷尸于南牖斯時已去
 死衣用幘衾前見則裸尸矣豈有裸尸而可以由室而
 堂而庭遷殯所者雖殯必遷尸然當在髻翼之後大
 歛之前雜記所謂奉尸夷于堂此時未能也見肩殯
 在西階上正迺西壁而乃掘坎當其前壘竈在其下
 雖有殯牀何處安設則明屬謬禮又况棺弓曰曾子
 之喪浴于爨室夫爨室可浴則不必在殯明矣若其
 沐浴則用滌漸米汁組其髻束髻而笄之舊以桑木
髮禮吾說篇
 用爪手爪手浴法就牀抗衾不易牀也抗沃之以二
 巾上體而收其滌又以一爪足剪足蓋事死與事
 生不同總之用其意不備其事故荀子曰不沐言不
 沐也則濡櫛三律而止濡櫛濕櫛也不浴則濡巾三
 式而止式拭此易曉者
 於是可行襲禮矣舊浴畢有浴衣卽浴巾也前二
 巾以濡體此浴巾以乾體而或昧其制竟列之襲衣
 之中似乎浴畢所著之衣誤矣襲衣先用明衣裳明
 也也以布爲之較長于平時而衣可下膝裳可逮跗下
 也也婦人有中帶皆飾衣以緇而飾裳以緇緇者
 也也

上青下紅黃色
 舊說象天地也然後袍著之袍有絮者而襲之以生平之
 冠服與士庶之所宜服而寡多其稱冠服如公襲卷弁皮弁類凡云有裳謂之稱稱有衣玄端士襲爵
 以笏舊云乃始設巾幘巾以覆面幘以縷目耳瑱以絮克耳足履冬皮
 葛手之握帛以帛繫手而繫紐于指此皆通俗而不礙古者特
 襲歛之禮有冠有服惟士禮無冠而鄭氏又堅稱死
 者不冠但用帛裹首以便歛襲此制大不可解古凡
 喪祭禮最重冠服葬之爲藏所以藏衣冠也葬而立
 廟所以爲游衣冠之地也故雜記子羔之襲用皮弁
 一爵弁一玄冠一而家語孔子之喪亦襲以冠是以
 後漢周磐與皇甫士安欲却冠服則必以幅巾代其
 冠而隋唐葬制凡有官者用冠服封者用冕服否則
 或白恰或介幘無非冠也且夫子路之結纓何也謂
 大身雖死不可以不冠也故曰君子死冠不免乃死
 未竟日即取其冠而毀之則免冠矣况言禮之書亦
 皆有冠如雜記有公襲玄冕爵弁之文而士禮亦自
 以爵弁皮弁列襲服中乃又言襲用服而不用冠推
 其誤實由于過信荀子而不解其說戰國言禮家多出荀子如以禮
 設掩面綴目髻而不冠弁矣其意謂送死之具皆虛

而不質大抵有其物而不備其事故縉紳無帶有簪
簪而無冠簪無冠二字實出于此不知彼所云無冠
簪者謂無冠之簪非無冠也古首有二簪一以安髮
謂之簪簪此男女並同一以安冠謂之冠簪惟男子
有之而此時不用何則一是明器一則死首不動搖
也乃作士禮者不通其意竟謂男子不冠女子不簪
分冠簪為二而于男則但曰簪簪而無冠文于女則
直曰簪無簪此非襲苟說而誤之者乎吾故曰三禮
皆戰國後書而士禮尤不可信非妄語也且其襲誤
非一也

喪禮古說篇

十三

含口實也謂死者口不可虛故須有物以實之但
古有飯含物含二禮而總名曰含飯含者生禮之禮
如天子飯黍諸侯飯粱大夫飯稷士飯稻類物含者
死禮如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類
羊傳或謂飯含皆用物不用黍稷謂飯非食道也且
但用一物而分大小以別之如玉則皆玉周禮典瑞
供飯玉含玉細者飯大者含也貝則皆貝檀弓飯用
米貝以貝之細者為飯大者為含也或曰不然飯含
皆用物然非一物如禮緯天子飯珠含玉諸侯飯珠
含璧卿大夫飯珠含貝類飯是飯含是含也然而總

不可為典例者即三禮所記已言八人珠現前乎此
者又並不然春秋成十七年公孫聲子夢食以瓊瑰
而死註謂現珠瓊玉含物之象哀十一年齊陳子行
命其徒具含玉則大夫而含珠玉與天子以珠天子
含玉之說俱相悖矣今行含禮者唐宋以錢明世多
用錢一盂米一盂奠而不含以二孟入中然其禮不可泯
也舊死日而襲則沐浴飯含皆在此一日惟小歛次
日大歛與殯在三日耳但含當在襲後而士喪記含
在襲前則襲有布巾所以掩而者士含則去巾以于
也大夫含則掩巾而當口鑿竅以入之以于若先含

喪禮古說篇

十四

則不必鑿矣又襲含一地士喪記云飯于牖下則仍
在室南牖下又云既襲為殯于中庭則又在殯堂矣
大記堂上士禮之悖誕如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春初購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滿較

喪禮吾說篇二

小歛大歛說

小雜記小歛于戶內大歛在阼夫士始死至歛殯祇限二日士二日殯且不除死日白故自始死遷尸南牖後則由櫨衾而沐浴而飯含而襲而小歛皆在此地今日歛于戶內則計其所遷之節初在北牖屬既而遷于南牖屬又既而遷于適寢即正寢又

既而仍遷于牖下飯舍于又既而遷于庭襲而今又遷于戶內空間又既而遷于中庭之西西則兩日將又遷歛即大將又遷于中庭之西西則兩日之問凡九遷矣死者何不幸而遭此但襲歛有節既襲之後衣被雖備然以漸加飾必又分二歛以至于殯此亦節次之無如何者特加衣虛名不事煩數但使死者可安斯已耳據喪大記與士禮二歛皆有絞二事絞者用布直一幅橫三幅以直幅從頭至踵絞結之然後將橫幅分上中下三體而橫束三道以對為絞結如苞物然夫歛手足形還葬不過將手足

四體略為收檢而藏之木中原無布帛皮革橫相結束之理故字書曰歛者藏也收也江淹賦云拱木歛魂夫魂亦可歛何必結束見內蔽外打全藉棺槨既有棺槨則雖結束半同與散藏等又且絞外加衾衾外加冒冒者所以韜尸上冒名質從首韜至手下冒名殺從足韜至胸質則緝其頂與右一邊殺則緝其足與右一邊其在手與胸與左一邊則皆不緝但從尸右環韜而綴之以帶謂之左衽然且分君大夫士以別衽綴之多寡君錦冒韜殺綴七大夫玄冒韜殺綴五士緇冒韜殺綴三則直一肉囊矣夫事死如事生生人有冠履衣被容飾儼

然猶且惟懼穢褻以取人憎惡今死者形既難說而又橫縮屈褶包符捫拊漫然無頭面手足之可以想像人子心安亦已矣儼死者有知能無愧憾况其事有斷斷難行者據云襲後即冒冒在歛前則二歛之縫必不能于冒上復加衣衾又况小歛有絞而一橫二大歛又有絞直三橫五大歛絞數多小歛而幅則數窄小歛原幅大歛被吾不知此二絞者于二歛之縫將并二絞并絞之耶抑一縫一絞一縫又一絞也大并縫并絞不必兩歛若一縫一絞則既加縫于冒後又復加縫于絞後吾不知將何種法將何種法是一團糟也吾故曰此

戰國後儒陋禮非先王禮也今不得已第取其可行者先鋪紼舉尸之單被也次薦衾即夷衾也次襚前已襲之矣茲取紼服加于襚與據禮君大夫士皆十九稱見前不必盡用然後舉尸于其上以襚之右衽外掩左衽而衽之謂之左衽死者左衽于是男女皆憑尸哭畢遂舉尸而出于中堂

于棺

大若夫大歛則紼衾與襚與小歛同獨夷衾有二一薦衾一覆衾即前嚔尸者是也其襚數則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皆不盡用者遂舉尸而下于棺

古者薄葬棺不過三寸荀子棺厚三寸至周則增至七寸孟子謂中古棺七寸梓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中古者夏殷周也故趙岐註云此是周制貴賤皆然惟重累之數與牆娶之制有不同耳中禮弓子前于

皆重棺名也但數不可考惟檀弓云天子四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禮器俱多一重謂棺下有茵

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禮器俱多一重謂棺下有茵

大棺外則諸侯去皮章為再重屬上棹大夫去棹為一

重止但此戰國禮與春秋仍不同者觀者親身棺也此用皮革而春秋穆姜擇美櫬以自為櫬定奴斃匠慶請蒲圃之櫬以為櫬則皆用木也梓者地也即梓也梓辟聲同此謂大夫止用屬而不用梓而春秋趙簡子誓師曰若其有罪則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是大夫有罪去屬梓否則屬與梓俱用也且其制有可疑者據喪大記裏棺披朱繒綠繒豕以金錯所以有大

華則此

屬梓之外乎若錯之皮革之裏則君有裏繒而大夫與士皆不當有裏繒若錯之大棺之裏屬梓之外則士有裏繒而君與大夫又不當有裏繒况大棺之裏明有屬棺乃以著體當飾為朱綠而玄繒之是漆室布錦雲外垣塗椒粉不必然之理也若棺之為製所藉膠漆而大記云惟國君用漆大夫漆蓋士不漆此尤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卑周以瓦器不漆殷人棺梓即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梓非漆不可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即用坎侯漆坎侯即塗篋樂器其漆法但用勘合于兩木合

縫處塗漆之而遍體不然謂之坎侯漆則過拘禮文
祇大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製至于如此且
其中有最要二器靈枕與靈牀也靈牀即冬牀今所
稱七星版者用板一片鑿孔七在春秋有之左傳宋
元公云惟是榻榻中所以藉幹者榻即死者之牀與
枕幹即死者之體也自士禮大記皆極尚絞捆既絞
捆不得不毀冠既毀冠不得却枕既却枕不得不
并苓牀一大製皆從此而垣滅之向非春秋亦曾有
榻榻二字見三禮乎嗟乎有衣無冠有衾無枕何王
之禮也今棺歛時先安靈牀于棺底次安靈枕然後

喪禮考說篇

五

薦以莞簞舉尸衾而徐下之實髻死者所束爪所剪
諸物于四角不實金珠隋唐以後歷代有禁于是
又冒以大衾而蓋棺焉其外祔束雖舊有限制三祔
二祔大夫士然歷代以來皆隨俗為之並無一定况
近世祔束多易大鏹更非舊制所得拘乎

殯說

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今天大夫士庶通用三日其殯
法則周制在堂西之庭間所謂西階之上者今通在
中堂不惟不在西井不在庭蓋舊時在庭原不可解
即漢晉言禮家亦未嘗一思其義先仲氏嘗言三代

之制殯皆在廟廟之堂則祖宗山祭時所棲神也
庭今士禮諸禮俱以為殯在正寢即路寢也路寢可
殯則何難升之堂間而階上陳尸階下行禮一何草
促故說禮之家皆謂殯于祖廟周殯于路寢而春
秋不然按僖八年致哀姜于廟廟左氏曰不聽于
寢不殯于廟哀姜見殺于齊諸而不致也謂不當
又喪四年季孫欲貶定姬襄公不使殯于廟是周
亦殯廟故屢以不殯廟為訛禮春秋昭然也乃說者
又謂不殯廟是不朝廟夫朝之與殯祇然二事未有

喪禮考說篇

六

朝廟稱殯廟者左氏本文明以不聽寢與不殯廟
連言正以寢廟為兩地也若殯在寢寢亦在寢則不
聽不殯皆在一地非對舉文矣但古之殯法與今不
同檀弓天子龍輴而梓輴龍輴者謂載柩于輴車而
書以龍也梓輴者謂龍輴之外橫木從地起四周如
垣而上覆以屋如梓之周于棺槨之覆于地也蓋此
時無梓之句曰始而象梓此時無輴而又象輴故
云若諸侯輴而設輴則亦有輴矣而無龍也亦橫木
如輴而又非輴也蓋輴者旁有四柱謂之四阿周禮
設人四阿重屋謂四柱也晉謂四角設棟而架屋其
語立于西阿謂西榮之東也

上後人所謂四柱梓者此惟天子有之而諸侯無有故春秋成二年宋文公卒梓有四阿左氏以為僭禮是也漢儒不解阿字謂夏屋兩下殷屋四注諸侯亦攢木如梓而上無題湊遂無四注則是諸侯有梓有四阿而但無題湊檀弓之不言梓左氏之言梓言四阿而以為僭俱不通矣先仲氏曰諸侯攢木象梓不列四柱但環繚以木而題湊其上亦如屋然但其四旁則不象梓而象幬故不曰梓幬而祇曰幬此最善解禮者漢儒不解幬字謂幬是蓋棺之物夫蓋棺者在殯名幕檀弓布幕終幕是也蓋時名褚列子幬褚

喪禮吾說篇

七

大記素錦褚是也並未有蓋棺名幬者幬帳也有頂乃又謂上不題湊祇以橫木平架之且謂蓋時有抗土之格長方如床面橫縮有格借蓋其上則本文有云畢塗屋謂天子諸侯攢畢皆以丹青塗屋頂是明稱爲屋而乃曰不題湊曰平架何也且上加抗土則抗土將以入壙本葬物而殯借用者而謂可塗之則全是鹵莽妄言毫不于行時一計及者此又非戰國儒之禮漢儒之禮也至若大夫士攢法則尤從來誤解者據大記大夫殯以幬攢置子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祗塗上夫殯以幬者謂但攢四周而上不

設屋猶之帳有覆有幬而此但用幬而不用覆故曰以幬然幬有四周攢高于棺而止則非幬而亦無之四環積木至棺之上祗而止則曰見祗其不言幬者以大夫與士則皆不用幬而用他車以支棺故檀弓引顏柳曰三家廢幬言不敢用幬非竟無車也乃註者謂大夫廢車而著棺于地士則掘地埋棺而但露棺祗于外夫死者無罪廢車緇地固已怪極然且堂西非安葬之所攢殯非瘞之節揆之葬用遠日之義卽三月而葬猶且十日須遠以示不忍乃死甫三日而卽使乍歛之棺半入土壤此是何意且魏晉儒

喪禮吾說篇

八

者多辨變禮一如曾子問之設詢難以作主客萬一三月之內突有數喪則此一西階成北矣且請問此何據也况其中有大不通者夫殯之用車者何也非謂牀枰不可居榻閣難與指也謂夫水火不測遭一旦之變而可牽行也是以天子諸侯尚有榆沈以滑地檢沈者榆白皮之汁統綽以引柩如所云三家廢幬而猶設撥解者此惟天子諸侯有之而大夫士無有以是爲牽車利鈍之節大夫士葬時不用引而至子車則雖大夫士亦所必用何則水火不測非貴賤所得殊也是以天子龍轡諸侯轡車而大夫士則用

輿軸既夕禮注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輿是大夫士以輿朝廟是大夫朝廟亦易輿車而惟士則直以輿朝廟此考之諸說而較然者若謂大夫錫地士埋地則不止等殺而已彼有車者雖滑地絕柩猶恐不利而無車者直埋之而不使出土尸雖賤亦何致殘戮如此極也若攢置西序猶云殯于西階耳乃註曰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而塗之夫序原有註牆者說文曰序者牆是也然亦有註夾室者爾雅東西夾室謂之序是也殯既不可在夾室然亦何至有殯牆之理據士禮云何人為殯于西牆下則此

喪禮吾說篇

九

地已為窳矣又云夏祝嘏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則此時正將就窳然粥填焉中矣毋論牆下必不可殯恐成周之制亦定無有攢殯在窳上者按前書顧命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此堂西也又云弘璧琬琰在西序此西階之上也則中庭以西總名西序何必西牆况據士禮則又有攢殯之奠設在柩西若殯在西牆則柩西何地又况特以四周得名三面攢木而一面倚牆其子以特何解焉若塗者飾也飾髮曰塗飾采亦曰塗尚書塗墍即以泥飾之謂之塗晏又云塗丹履則以丹青飾之謂之塗采龍輶斧幕覆以題湊則

定加采飾央無苟用泥塗之理故先仲氏曰若卑塗屋則但塗屋而不塗幬大夫塗不暨于棺則但塗上而不塗下士塗上則但塗唇而不塗身是塗皆上截非泥可知矣今殯無攢塗亦無車輿但棺下支牀夷牀之製有足有肩任載如車或用棺上覆幕即見直殯于中堂勿西朱氏家禮殯棺近西則且棺不衛列北首南足禮避死者北首檀弓葬于北首北首殯行皆然惟士禮不通以尸南首商禮夏含肅尸出堂亦然及朝廟時北首朝畢又夫殯以而為主首北則更車南首而出在道亦然夫殯以而為主首北則面門若首南則面屏矣行以厖為主足先則厖措地

喪禮吾說篇

若首先則觸地矣徐仲山喪制記曰人生以首先以首先人行以足至若殯之外必加以帷謂之帷堂先人異于禽獸也至若殯之外必加以帷謂之帷堂檀弓作自喪大記有歛畢徹帷謂小歛畢徹帷檀弓有朝夕哭不帷謂朝夕哭必素帷檀弓有帷殯非古謂哭哭帷非諸語而讀者誤解以為殯不設帷遂致翹首儒者如賀循劉智輩誤據上禮皆謂古殯無幕幬全藉重木在前以為遮蔽夫重止一木何能蔽殯况本無重也後說見古凡言徹帷不帷皆喪帷不垂非竟却去大記殯下明日帷之雜記無柩者不帷明至塋後無柩始却帷此時正需也若禮又有蒸謂熬粥加

魚腊以筐盛之而置之殯傍使蚍蜉諸物不侵棺尸
且又以多寡為等級君用四種殺八簋大夫二種六簋士二種四簋則棺車
確然無容侵蝕且以魚腊置粥中腥臭噉集此非辟
之乃名之也祇殯限二日古皆不去死日而白虎通
通限三日則去死日言之多一日矣故荀子云殯日
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原連死日言之今三日大歛
既去死日則四日成服此考之魏晉後有同然者註君五日而殯去死日合六日大夫三日而殯去死日合四日士二日而殯去死日合三日
歛皆于于是朝夕哭謂朝一哭夕一哭寢苦草枕塊
倚廬于中門之內而居之以倚廬于中門者殯宮
之門其廬在門內東牆下即所謂廬于喪次者以殯
宮不可離也諸禮皆作門外則守殯者與殯宮隔絕
大無禮矣惟孟子五月居廬趙岐註在中門內此確
然可據者大抵未葬居倚廬既葬居望室望室以白倚廬
在門內望室在門外舊說斬衰居倚廬衰居望室
又云大夫居廬士居望室皆不通惟大記又云既殯
居倚廬既葬在棺以著地之木既練居望室廬或近
之

銘旌說

銘旌二字見于周禮司常大喪供銘旌講書銘于旌

也士喪禮稱銘檀弓銘者各也古書死者名小記稱
男子書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獨鄭氏謂周制書字謂天子諸侯不書名大與殷制異然並無言書官闕
者蓋旌所以別服命既有旌則官闕自明可知也若
漢後則書官書字而冠國號于其上如漢魏今並從
之特銘旌本一物而銘與旌異有銘于旌者有銘而
不旌者又有旌而不銘者十一命以上
皆各以旌旂之數表其服命而于其下十一命以上
則不得建旌况官師下士以及庶人焉有此物故周
制諸侯建旂龍虎旗孤卿建旒通帛純赤日無旌

者不命之士也是以君卿大夫及命士凡有旌者皆
得就旌而書名于上此銘于旌也而至于下士庶人
則有銘無旌旌則有旒有鈴有旂而銘則但取緇帛
長一尺二尺長半幅古半幅一赤帛長二尺二幅
共三尺皆廣三寸連綴之而書名于赤幅之中並不
稱旌此銘而不旌也乃又有旌而不銘者檀弓設崇
殷也設旒夏也崇者刻繒為牙形而飾于旌之兩傍
旒旌旒屬而第用八尺布升之而並無他飾後人稱
丹旌是也此夏殷之制而周則取殷之崇牙以建之
乘車也取夏旒以導厥車也而使人執之長旌

旒可執士喪記所謂乘車載旗旗即崇也周禮司常
建厥車之旌旌即旌也則君卿大夫又別有二旌士
則有乘車之旌而無厥旌止一旌庶人則并一旌亦
無有北齊定喪制出仕者有旌有旗庶人然且旌之
制又有不同天子名太常不必問矣諸侯建大旂則
杠高七仞七旂至地旂者旂尾卿大夫建旂則杠高
六仞六旂至軫軾命士建物則杠高五仞五旂
至較較車雖喪禮以尺易然在漢後則竟有用實度
者且各代異制或以命數為旂數如一品九旂三品七旂四品五旂
或以品數為旂數如一品九旂三品七旂四品五旂而

喪禮記

三

中幅之長則自天子二丈九尺外三品以上九尺五
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上六尺此皆不書名而立于乘
車之前與銘旌之樹于極前者別是一物銘旌與旌
旌相等今士大夫之銘旌並無鈴旂且於銘旌外不
另設旌此是前明至今已早無其制者又且不分貴
賤統稱銘旌至銘旌之所由名則皆昧矣若唐制
大歛之後太常既設銘旌立殿下又設十二旂分置
于殿廷之前則古制天子諸侯皆止于銘旌外設乘
車厥車二旌熊氏所謂共三旌者明有限數而乃分
置殿前儼然如鹵簿之可分列則又輓近之制耳

重說

重不知何物且不解何所用充亦莫得其制據士喪
禮云重木刊鑿之何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解之者曰重木所以懸物也鄭氏曰懸刊鑿之味諸
簪孔子木間使可懸也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者置
重之所則在庭之中三分其庭而重居其一分也在
南者在南一分也註疏于此處皆不能解乃于他處
且以三分庭作句不同矣然而木之度無明文也鄭氏
曰重木三尺疏曰推此則必大夫則鄭不知何所據
且其曰在南復曰中庭夫周禮在西階上在禮亦言

喪禮記

十四

之屢矣殯南中庭一似全不識周禮而以兩楹之間
當之者乃其所懸物則又曰夏祝饗餘飯用二鬲于
西牆下解曰鬻粥也取死者養疾所餘米而熬為粥
也用二鬲盛之以二瓦器也註曰推此則必大夫
牆下庭右壁也又曰晷用疏布繫用紼懸于重解曰
晷者覆也以疏布覆鬲口也紼者竹篾也以竹篾繫
鬲耳而懸之重木之間向所謂刊鑿為簪孔者為此
懸也然而疑之此三尺木者豎之乎抑橫之耶豈何
以懸鬲而橫則虛而難安于是漢晉諸儒終莫得解
至宋崔凱云此必有簀者簀橫木也當立三尺木而

橫一木于立木之上。然又不知尺寸。至唐賈公彥作疏始云。立者三尺。則橫者宜半之。是全無規制。而任後人之意爲之者。且此橫木者。爲懸高設也。高懸橫木。則前此立木所刊鑿之簪孔。將安用之。乃又曰。幕用葦席。北面左袵。帶用紆。賀之結于後。解曰。前幕幕。此幕幕重也。用葦席幕重幕者。向北立。屈席兩端。從南。幕之而交其兩端于北。東端在下。西端在上。然後結之曰。左袵乃又用竹篴加結之曰。賀。賀作吾不知此一木者。究是何物。于義無所取。于理不可解。于形于製。皆假陋弁襲而不可爲典要。然亦何以名曰。

喪禮
卷二
言說篇

十五

重于是言禮之儒。如賀循劉智范汪蔡謨輩爭相疑。礙或謂喪家無幕。藉此遮掩。則帷殯之制。自昔有之。有事。褰屋無事。施下何必假此。以爲蔽。若謂倚廬喪側。藉以作棟。則廬于喪次。並不設覆。未聞于柩堂之傍。可苦蓋者。若謂重有主道。與廟主相表裏。則此一木兩扇。並非棲神之具。况既已設銘。則死者名號。自有所依。兼之旌旛招搖。標識儼然。復爲此藐不相干之制。實是無爲。乃相沿質質。致趙宋司馬光作書儀。以魂帛代之。而近代塵糟叔孫且有削木三尺書名。其中以爲重者。此禮禍也。予謂重卽銘也。重有主道。

謂銘與主相表裏也。蓋斯時未能作主而先以銘表之。故檀弓于銘旌之後。卽繼之曰。重主道也。謂愛之敬之所以必盡其道者。以爲其道主道也。是以荀子有云。書其名。置于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夫荀子所云。書名。置重者。豈一木二餅可書名。抑亦葦席可書名。耶。以爲書死者之名。而置之銘間。則其主名雖不彰。而柩名獨顯。何則。以其必書曰。此某氏之柩也。蓋銘者。名也。因其可書名。則謂之銘。因其可以代主。則又謂之重。無二物也。乃作士禮者。以爲重有主道。而不得其說。襲荀子之文。而更竄之于士喪禮曰。取

喪禮
卷二
言說篇

十六

銘置于重。于既夕禮。又曰。取銘置于重。改書爲取。改名爲銘。則但取銘旌而置于重。傍于重。何與。且未殯之前。銘置宇西。旌之後。銘置碑側。將葬在道。銘置茵車。茵車。又誤者。廣車也。此士禮。據周禮而。未嘗與木相依也。銘重一物。而強分爲二。且又強造一與主必不相類之物。而以爲有主道理。可通乎吾故曰。重有主道。銘旌也。主書名。銘亦書名也。然則何不書于木曰。懸物之本。書之。襲一幕之。以葦。無可書。二既書銘矣。不再書。三或曰。重者。幛也。書名于幛。正所謂銘旌者也。是言得之。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姓稿
遠宗矩黃較

喪禮吾說篇三

弔喪說

檀弓三不弔曰喪服窮似古

弔者問也問終之禮也但古有問生問死之別而

弔與哭遂異名焉弔為死者故曲禮曰知生者弔知

死者傷也又云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

不知生傷而不弔蓋古者弔傷俱有致辭弔則致辭

于主人之前傷則致其辭于尸前然則在原是不同

喪禮吾說篇三

故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

齊衰不以弔曰我弔也與哉正辨哭弔之有異也

弔哭分死生甚嚴哭死者直登靈柩哭不執第公羊

傳云弔喪主曰傷則弔生亦有稱傷者儀禮君弔見

尸柩而後踊則哭死亦有稱弔者見弔含弔禭弔賵

弔纔凡贈死助生統謂之弔

祇弔有數節有弔于未歛之先者檀弓主人未歛

子夏經而往未歛弔者不經此是也有弔在殯後者

喪大記既殯而往是也有將啟柩而弔者檀弓弔于

葬日是也有送喪車而弔者公羊傳弔而執紼曰纔

是也有墓畢反哭而或弔于墓或弔于家者檀弓反

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是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

其禮不有既期而始弔者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

喪而除凶服而越人來弔是也

物特未歛之弔惟至親行之且亦無贈含贈襚贈賵

贈賵諸物金賁曰賵車馬曰賵贈衣被曰襚祇以金作

賵以幣作襚各隨俗依行而殯後之弔則概以紙幣

作芻塗明費之助為費亦以紙幣為費明費

也此亦隨俗而不戾于古者若喪至有答物如布幣

綢幣之類有喪禮如筵鼎程橫之類則大謬矣喪主

喪禮吾說篇三

無答贈物者况今之布帛古功總之麻今之綢絹即

古小祥大祥之綢練此有服之家所須用者而以之

獻客可乎若遠方來弔不廢饋饌然不當有加列如

宴賓禮也檀弓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雖云其弔後

也至于祭奠則並非弔客所宜有古尸柩飯奠以至

設主行祭皆喪主之事故始死有奠大小歛有奠既

殯有奠君臨有奠朝夕哭有奠有股奠有將葬行祖

之奠有人遣奠有墓奠以至虞祭祔祭卒哭祭練祭

祥祭禫祭凡餽食酒醴日變月易何一非孝子侍奉

之節而可容門外之人持酒醴以謬亂其間是瀆喪

也夫饋奠喪祭唯有服屬者可與其事弔客何涉焉
又且初喪不行祭夫未虞未祔未作主是死者之魂
尚無所依而謂可以行禮祭未之前則先仲氏曰祭
凶不並行不然孝子何難于設祭而必俟禭之
遇有時祭而後行禮此可諒矣後世徐氏以災
雞絮酒祭黃壤墓所而曾操有平西災雞絮酒立之
說此皆指墓祭言之如董仲舒墓前有下馬爵酒正
同其後謝惠連有祭古冢文皆是祭墓若
殯官行祭不知起于何時然不可考矣

至于弔葬執引從柩詣壙諸禮今皆有之惟從柩則
但隨柩行不執紼耳何東山云天子執紼千人諸侯
五百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
其人數已足則客皆散行但紼為古時
喪車所用今不用車而用轎何所用紼
服若弔客變服則未歛以前吉服而弔吉服者朝服

喪禮吾說篇

三

也其無朝服則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其在衣羔裘時
則袒去上服而露裊衣檀弓所謂裊裘而弔是也
者喪上有裊衣焉上有朝服既歛以後則玄冠之上加
以紼經朝服之外加以腰帶其常衣裘時則掩而襲
之檀弓襲裘而弔喪大記襲裘加武帶經是也
卷也加武帶經于武帶則加帶于服也其帶經用
總麻之製未歛則朝服皆用朝服此明見禮文者宋王
祐辛時朝臣更朝服而弔左省徐鉉攜一麻
袍角帶于客位更易而人反稱知禮以致司馬光
不當弔宋人之無禮如此若夫殯後則諸侯用錫衰
即功士庶用疑衰即總皆以升數多寡立輕重之節
而首則或弁諸侯或冠庶士率用縞練大抵輕于祥之

麻衰壯經子游麻衰壯經而重于禭之緇冠黃裳
而後行弔則縞練衣冠皆可也縞練皆熟而細者
若身有重服自不宜弔雖檀弓云朋友之喪有殯亦
往弔曾子服母衰而弔子張而實非也先仲氏曰重
服不出弔此是正義曾子問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
亦虛乎又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功衰
者小祥練服也如五服之內有應哭者則內着已服
而外服其服謂五服以往則三年之喪期猶不弔况
初喪乎但止云功衰則必祥禭後庶可行耳若期則

喪禮吾說篇

四

練而弔大功既葬而弔無聽事者
然然而至客皆有位古者未歛以前客有以贈賵
來者是時至人未即至位因殯在西階東階下而主
也庭與今殯同方有事于西階之下古堂前
主有事皆在階下故賓亦持所贈物至西階下而主
人就賓拜之至殯後來弔則主人在東階下西而主
婦在西階下東而此恒位也孔子曰然惟君
夫人至則如之否則至在東階主婦在西房之內南
向拜客如故凡賓人則但在門東近北而立于階主

之上衆主有服者在主人北陪是主位客位皆當在東階之下庭門之內故司寇惠子之喪子游初居門東近南爲臣位則陪而遷門東近北卽爲客位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初居門東爲客位既而趨門右近西卽爲他主之位南亦衆此易曉也今殯在中堂而前帷之婦主在帷堂之內惟主人東立西向則客之爲位但中立北向而或哭或弔行事而畢斯已矣

喪禮五記
五

獨是弔之爲儀則弔客並無行拜之禮喪服記弔喪祇主人拜賓而賓不各拜如嗣君拜寄公國賓以及大夫士有特拜旅拜三拜此拜諸節雖其所拜者稍有等殺然已合尊卑貴賤大小無不拜之並無賓拜尸拜主人文故曲禮行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正以明弔喪之獨不答拜可知也若夫禮弓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弔之者而孔子拜之伯高死子衛孔子命子貢爲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爲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此時子路伯高並無尸極客有何拜而主人拜之况雜記旣焚鄉人以火來弔者而孔子拜之夫鄉人弔火必無有殯宮帷堂可庸下拜之理然孔子亦拜之者以爲弔也則是弔者之必不

拜而受弔之必拜從可斷矣故宋應氏有弔拜之語而元人吳幼清力辨其非是以爲弔有贈舍贈秘馮尸哭踊諸節而獨無拜禮合禮見前馬尸者欲昨爲哭踊則主人但禮無見文不能確定明儒張浮峰名元曰今第入中立奠儀帖柩前之禮有謂開書拜哭主人亦起古凡拜無四拜之禮亦無一拜一起也轉向主人揖或問或不問主人跪稽顙客却身而出而禮終焉左傳孔子弔吳孟季氏季氏不弔禮主人不迎而有送惟君來弔則臣迎之大夫來弔則士迎之餘俱不迎然士之迎大夫若當事

喪禮五記
六

謂合飲則遣人拜迎之而謝以故至士以下則事畢而出不惟不迎并不謝焉至于出則尊卑貴賤無不送者士喪禮云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是也但所云門卽殯宮前門易所稱門庭禮所稱寢門非大門也送君則大門矣今擯迎擯送不及主人以古人弔減今人弔煩有必不能行者此亦禮之無如何也

儀禮既夕禮主人乘惡車詔往謝弔也車

無餘

至古有女弔之禮今女唯服親然後往哭並無行

弔之事然其禮則有之凡女賓至女主不下堂女賓升堂則女主出房而拜于庭女賓北面女主西立東面若女賓尊行則女主亦拜于西階下一如君夫人弔卿大夫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筭喪服傳所謂錫衰功衰鄭註所謂吉筭無首者其位其服明明可據近長洲汪堯作經解中有命婦不弔大夫議謂婦人無外事何自而與大夫有素耶且曰有服諸親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安用錫衰使先王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滯也予初聞其言不信既而有攜其文至者予始大驚按喪服傳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于大

喪禮音義篇

七

夫亦錫衰而鄭氏註云弔于命婦命婦死也弔于大夫大夫死也其註固迂然亦曰此命婦之弔大夫大夫已死此但弔命婦非弔大夫也且命婦原可弔大夫也古君卿大夫士以官職族屬相爲往來死必相弔弔必內外兼行之故卿大夫死君既行弔而夫人又弔喪大記云夫人弔于大夫士是也即夫人不親弔亦必遣人弔周禮天官職世婦掌弔卿大夫之喪又云女御從世婦而弔卿大夫之喪是也夫君夫人未嘗與大夫有素也若卿大夫死則大夫命婦無不弔者故命婦弔大夫假使以夫人命往則女主出迎

命婦自弔大夫則不迎命婦而弔士惟士妻當歛事則不迎士妻不當歛事則必迎此其爲婦亦何嘗與大夫士原有生平而弔之迎之如此若云命婦有本服則安知命婦必同宗即同宗亦安知此婦必不在絕服外也况錫衰功衰原是常服故曰公爲卿大夫用錫衰卿大夫與命婦相弔亦用錫衰此原非先王專爲命婦始制此服即爲命婦制此亦非誨滯何則功衰男子皆服之非衾衣也若謂問傳云大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弁經可謂無弁經乎夫以男女爲省文則錫衰不及弁經可謂無弁經乎夫以男女爲省文則

喪禮音義篇

八

男可包女以纁經爲省文則纁可包經亦詞例矣若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不必親往則男至男賓女至女賓禮文明言之假使有女賓而無女至則男至拜女賓于寢門之內有男賓而無男至則女至拜男賓于阼階之下是女既爲主則雖所接者男賓而不令人代拜女當爲賓則雖所弔之家無女至而亦不令人代往何則攝有等也攝主之等如大夫無子則攝賓之等如世婦兄男女不相攝而謂夫與子可往是習見時俗陋禮夫男代行而不識大夫攝婦之有未可盡亦就命婦而再商之

主喪說

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主謂死者無子寧可不立後不可無主喪之人則喪至重矣但主喪之人禮無明文而諸說又互異不一朱氏作家禮初立喪主曰凡主人必死者長子否則長孫承重者既又曰父在子無主喪之禮則明係首鼠而長洲汪氏作喪禮或問竟曰惟冢子與其婦為主無他主也則直武斷矣予謂主不一端

尊有尊主卑者父為子主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是也君為臣主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

喪禮吾說篇

九

君為主是也祖為孫主舅為子婦主奔喪註子有妻子之喪皆其父主之謂舅為子婦祖為孫也夫為妻主兄為弟主奔喪云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父在則舅為子婦主祖為孫主父沒則兄弟各為其妻子主喪又云親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推長子主喪若兄弟之喪亦推長兄為主也然則父為子主即不為庶子主舅為子婦主即不為庶婦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同宮則主之不同宮則不主之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指庶子不同宮者言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謂惟君不主庶子庶婦命士以上

同宮則父主之異宮則否然則夫為妻主即不為妾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妻沒而攝室則主之否則不主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耐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不干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言如春秋婦死稱繼室者則夫自耐于祖姑之妾而祥練之祭使子主之非攝則否然則兄為弟主弟不可為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兄主之則兄為尊主子為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既為主而弟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即二主矣然則兄無子若何曰兄無子而議攝主則豈惟弟耳雖從兄弟亦可主

喪禮吾說篇

十

而何况兄弟然則夫為妻主妻不可為夫主乎曰可齊莊公弔杞梁于路而其妻主之即女主也特此舉為尊非尊為卑也然則世父叔父尊者也可為姪與姪婦主乎曰不可奔喪前已言之矣父沒則兄弟各主其喪謂兄弟各主其妻與子之喪也夫兄弟之妻則嫂與弟婦也兄弟之子即姪也兄弟自主之而尚須兄弟之為世父叔父者共主之乎據此則兄為弟主兄并不為弟婦主何則弟身喪則長兄主之弟婦喪則弟自主之不須兄也此尊主卑也

若卑主尊者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服而主喪有二尊主卑者則皆除服如前六者是也
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謂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
為祖四者是也然則尊主卑者六卑主尊者四皆可
據者

尊卑並然則有尊主時無卑主必無尊而後有卑主
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也節計于君其所為主人即
其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然而父兄為命
赴棺弓所云父兄命赴者則父在也父在子亦為主
矣然則有卑主時無尊主必無卑而後有尊主乎曰
不然小記註云父主適子喪有杖則適子之子反不

喪禮五說篇

十一

執杖是父主適子喪時其適子之子亦儼然在也子
在父亦為主矣然則尊主卑主並主乎抑分主乎曰
喪無二主主何可並也然而尊卑必共主主亦何可
分也大抵尊卑並主時則禮統所尊尊為主而卑副
之曾子問云昔衛靈公季桓子哀公為主是君主臣
也尊主也季康子北面是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
拜賓則康子不當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
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者非主也今哀公拜興而哭
而康子以尊賓太過亦拜稽顙當時有司不敢辨而
議禮者遂因之有二主之說故小記云異國君來弔

其臣則本國之君主之而其子中庭北而哭而不拜
父之主子亦如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
反不執杖何則避二主也父為子婦主喪而有杖則
其婦之夫亦不執杖何則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
並主而各有不同尊為卑主則但主拜賓祔廟二者
而餘皆卑者主之如饋奠歛殯卒哭祥練則必非尊
主所當為者故小記云子婦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
子自主之祔則舅主之以祔至于祖姑之旁則重在
祖廟故尊者主焉餘俱不然是以命赴父為主而赴
即子自主之尊與卑不相礙也鄭氏謂父兄命赴是
大夫禮非也士喪禮

喪禮五說篇

十二

有命赴則今俗計文載子名而并以父兄名加之于
前雖非古法然亦近禮意至于拜賓則古者弔簡今
者弔煩舍尊就卑未為不可特奔喪云親同長為主
謂同親之子必推長一人為主而餘不及焉今眾子
皆執杖就位則又不止二主矣若謂長一人過瘁則
喪主總無可貴者恐眾拜亦究于瘁無補耳
卑主尊然又有卑主尊不可主者雜記士之子為
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謂父貴可以
及子子貴不可以加父也若又無子則但為置後謂
借他大夫之子暫為主後而喪畢即撤終不令現在

之父爲之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也
今父賤子貴父如子官而既貴之子則又必爲之立
後豈有暫置後而仍撤之此固無可道者但言禮之
變則必及之

攝主若又有攝主凡無後者則必置後以攝之小記云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蓋男女皆有主庾氏
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
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是也今或無適子婦遣
他人攝之則攝男主必同姓者女主必異姓者謂不
使本家女攝也以婦人外成也

喪禮吾說篇

十三

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爲之再祭朋友
虞祔而已此亦言死者無近親而大功從父兄弟爲
之攝主者故言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有子皆當三
年者也特妻或有疾而子尚幼小皆不能主則大功
主喪者須主及練祥二祭而後已何則以所攝者三
年也若死者止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練死者
止有大功則大功主者爲之至期死者止有功總則
大功主者爲之至祔若主喪者非大功兄弟止有朋
友則概從虞祔而止蓋主有親疎故其攝有遠近如
此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無子而夫黨又無兄弟則但使
夫之族人主喪而妻黨雖親弗使爲主以婦人外成
也若夫又無族則使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
尹主之里尹者閭胥里宰之屬也又小記云大夫不
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

暫爲朋友有暫爲主者孔子哭伯高使子貢爲之主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來弔者孔子爲主而拜之

喪禮吾說篇

十四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姓稿

喪禮吾說篇

四

獻材陳器筮宅卜日說

殯後旬日始布椁材君松椁大夫栢椁士維木椁其
尺度則天子椁端長六尺厚尺諸侯九寸卿八大夫
七士六匠人既井椁謂刊治其材而橫直以構之如井然遂獻材于殯
門外主人拜工哭而入今世多廢椁代以甃甃亦從
俗便耳乃布材之後卽陳明器明器者送死之物古

喪禮吾說篇

參博不一其最著者則有苞裹遺奠有簠黍稷有簋麥三有壺
醴酒有甗有燕器有鼎大抵備物而不適用虛而不實
如所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竿笙具而不和琴瑟張
而不均醴醢不實甗黍稷不溢缶者今曠中所列概
無定制而琴瑟弓矢旌旂干竿之類多以紙番翦彩
爲行殯之餘焚于壙前似亦虛而不實備物而不適
用之意蓋筮不宜多所藏也南齊書明器錄制三品
二十事人十五事皆以素用爲之不得用珍禽奇獸
銀銅錫其文不得用羅綺其畫不得用珍禽奇獸
于是先筮宅而後卜日其筮宅之法則又先營土而

後授著有司掌墓者掘土四隅而外其壤以所掘之
也掘中則南其壤故南壤也然後主人往兆南北

面筮之至十日則大夫士庶皆三月而葬舊禮喪事
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見左傳所云先遠日者謂當于
此第三月中先卜下旬次上旬然後上上旬也今
筮宅必先相土然亦不至掘地如禮所云若十日則
士大夫家多久而不葬者卽先近日未爲不可也此
皆言禮之無所厚繫者也古有有故或家貧不及三
月而葬者則苦于殯日葬
于國北見
喪服小記

啟殯行屬卽說

喪禮吾說篇

啟殯之節多載士禮既夕篇士禮既朝上日既夕
行其事其禮事在朝哭後謂之既朝啟殯用明
將葬有日須于啟殯前數日舊服行啟期禮卽告葬
赴也其赴一如前告喪式見赴以赴于親賓至則則
男婦變服男免三啟柩前謂三起也俗作設啟殯之
奠于柩牀之西此古今相通者有朝廟禮卽遷祖也
謂遷殯而朝于祖也按春秋有殯廟禮無朝廟禮說
前據云朝廟須掘肆一易車如大夫易轎車朝畢再
易車如士易轎車又且入廟北車戶首出廟南車戶首
不安實甚今雖用人舉易于轉旋然堂室升降門

宇廣陋終屬并格今欲行是禮但告而不朝祇用祝
捧幣帛孝子告廟然後行祖奠遺奠之禮見奠以啟
行若朱氏家禮以魂帛朝廟則魂帛代重原係杜撰
且又遷柩于廳事則祖主應在室見辨定殯宮應在
堂堂卽廳也卽所云正寢者也寢說殯室而遷堂
則于前後所行禮俱乖反矣又有薦車薦馬禮薦造
卽魂車馬也士禮名乘車玉藻名齊車又名棧車中
載皮弁服纓鹿淺帶鹿皮夏淺毛外載以千竿纒綬
諸物而大旂先之今用魂轎冠服帷覆而貴者用旌
賤者用旄旄說且有道車載衣服厥車載明器棄車

卷四 喪禮 吾說篇

三

載簋笠備而遣車載遺奠之物芭羊豕先以抗木棺
格見前布地陳所具諸器而載之車中然後從薦車
薦馬之後一齊薦之
于是行飾棺禮主人入祖哭踊乃舉柩却下而載
之舉間遂飾棺有褚卽幕也以先蓋棺上有帷四面
者以布卽牆也稱弓或謂或不畫皆有等殺大夫不畫
爲之卽牆也稱弓顧漢後畫禽獸如中二千石畫龍
或畫氣不同顧漢後畫禽獸無一定者有荒蓋千
有齊荒上結頂如車蓋以五采繪布魏晉飾蓋以
龍首魚尾而彙綵于頂有池千棺四旁荒帷結連之

縣諸侯三缺後大夫二缺兩旁士一在前君設金魚垂池傍所訓金魚拂
池者池者加以振容以爲飾有紐有戴結以纁
名戴君六大夫四士二有披其餘前後兩旁奉之以
後左則牽右右則牽左其數與戴同此雖易人舉而
皆可用者有翼角則牽左其數與戴同此雖易人舉而
編載雲氣人各持一以障棺棺長五尺高二尺四寸兩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檀弓所云猶置翼者然
總名曰柳柳者聚也言爲漢書稱廣柳者是也其在
下則有車天子諸侯車以四輪迫地如屨行也但古無轎
飾後復加轎如隋製有油轎施襪謂竿垂旒之等
垂六旒七品以上旒七品以上旒七品以上旒垂四旒八品以下至
庶人庶人輿甲車輿甲車而今并無之在傍有引卽紼也又名
紼在廟曰紼在途曰引又在前又有御卽居柩前指
麾之以爲節度者天子用羽葆以鳥羽爲麾形大夫
出大門用之而道布從廟門而其先柩而行者有銘
旌銘旌以前有乘車見前諸車前每車前有旌者有
旌次有旌下有導從之役御僕持纓類有執器者如
師執纓纓類有迎神如送師共帷帳類今神
是有執披者執披者有引者天子執引千人諸侯五百
有挽歌而行者左傳公孫夏命歌虞殯詠送喪歌也

卷四 喪禮 吾說篇

四

史記周禮以爲篇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

者皆挽歌而晉成延康年有司奏依舊選公卿以下
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唐制挽郎二百人列輜輶
大車前以鴻臚司儀署官執鐸候領之此亦列代
所共行者若又有方相則司馬之官大喪引柩至墓
則先以戈擊壤中以驅罔象惟貴者得用故北齊之
制限三品以上及五等之爵始用方相四品以下及
庶人祇用魁頭即蒙供也漢用以逐疫今率以紙番
為之此不過塗車芻靈之意雖方相僭用無礙焉

藝說

及至曠設神帷脫載除飾主人為位男東女西哭乃正墓

喪禮吾說篇

五

域北方下棺晉書衛瓘云先施幔屋于廡道北南
中北方下棺晉書衛瓘云先施幔屋于廡道北南
枉也又各窆石以藉之下窆也其法統葬于枉鹿盧
徐下之此即漢晉後勒銘頌以作墓碣者特其說不
一據大記君卿大夫皆有二碑惟士無之而檀弓云
三家視桓楹以為僭用是大夫亦無碑也又大記稱
君祇二碑檀弓稱天子四碑名豐碑而春秋僖二十
五年晉侯請隧謂闕地通路以納棺周禮遂師註云
君柩至曠脫載除飾復駕龍輅以入隧道是天子載
車入隧未嘗牽碑下棺也此亦春秋戰國間言禮之

不能辨者于是藏銘旌旌旌不入下明器其意謂諸物一
牙加抗木如數見前其數天子五重公而後封之其
封法有若堂高而若坊長而若夏屋廣而若斧長而
即馬鬣不狗一形高則自尋丈以至四尺封訖設几筵舍奠墓左祀土
神周禮以象遂以旂旄導乘車而歸所謂送形而行
迎精而返是也特古葬于鄉並不擇地孟子死徙無
出鄉周官司徒職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師職相保
以相葬埋所云相葬者但視葬非視地也即前云上
兆云葬宅亦但占地非相地也自晉後有相墓之說

喪禮吾說篇

六

以葬乘生氣為吉否則為害而人過信之于是有踰
期不葬暴骸露骸以陰陽禁忌為拘限此皆不孝子
所為而宋時司馬光作葬論程頤作葬說亦既再三
辨斥以為世戒乃自南渡至今其惑愈深其禍愈烈
其爭鬪獄訟愈不可解明東陽盧格字正為弘治進
士官御史與王海日陽明先生之父論遷墓記曰朱文公父
喬年以紹興十三年卒葬于崇安縣之五夫里後二
十七年為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卜得兩地欲兩
承其吉乃于明年五月遷父于白水里焉子峰下而
葬母于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自為

文以紀之集見本古君臣合葬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諸侯卿大夫皆共兆域惟死于兵者斥不入兆况易重咸恒禮嚴夫婦婦人非見出非改嫁未有不得合夫墓者此周公之制也儒者抱利欲之心貪慕富貴忍使父母之魄遠離故鄉斯已奇矣又且斥其母不令合葬又且三遷其父骨使枯魂不安三遷見此數節疑皆非君子所為而竟已為之則愚蒙不肖之子喪心蠱志尚足責乎此極痛切之言今凡緩葬者動輒以朱氏為口實故特載其說以為禍福無常是非有在人亦共稟此清議使知理學如是人亦尚有

喪禮五說

七

起而議其非者則亦何苦必出此也古有棺無槨及三代制棺槨後則未嘗偏廢孟子可據也乃諸儒言禮俱似有棺無槨者殯止橫棺以是時無槨也至葬則有槨矣乃自飾棺行棺以至下棺並不及槨即謂棺車無槨故止飾棺然必于至塋脫載去飾時加之以槨然後下窆或竟于下窆後始加之槨乃全不一及吾故曰戰國言禮錯雜無紀並未

墓之有碑以下窆也見前漢後即以此為勸銘之具故蔡邕為郭有道作碑文而趙岐遺命勒石墓側自志生平皆東漢已事司馬光謂宋元嘉年顏延之始作記行誤矣但其碑舊立墓左晉後地理家謂墓之東南為神道出入之地故墓左之碑名神道碑今非大官則則墓左無立碑者或但于墓前題一姓氏以志永久則孔子曾為延陵季子題墓此不拘貴賤皆可用者若窆石幽窹則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數仞得石洗視有銘又漢夏侯嬰送葬東都門外亦掘地得石槨有銘則塋中埋石或亦舊制且亦防歲月之久

喪禮五說

八

有毀墓者則藉此作據于理或然反哭虞卒哭耐說反葬訖即歸哭于廟有二廟者朝廟先廟哭廟訖又哭于殯宮謂之反哭但反哭與卒哭同一喪節而反哭無祭卒哭與虞與耐皆有祭不同虞反哭訖即虞祭所謂朝日而葬日中而虞是也前此饋奠皆不用牲惟大遣奠用牲然尚無尸至虞則尸與牲皆有之故不名奠而名祭此喪祭之始也但虞不一祭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皆接日而祭凡虞皆柔日惟末一虞用剛日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巳申癸為柔日

故三虞有四日葬用柔日故初虞必同日大虞必開
又連日丁大虞三日三虞必連日如葬是丁日則初虞
虞有一十二日此在士禮與雜記諸文皆載其說然
亦有不可通者據云卜葬先遠日則先卜下句始也
萬一下句是葬日則八日一十二日將母天子諸侯
之虞在後月乎
卒若夫卒哭之祭則自天子至于士無不以虞之後
二日為卒哭者未虞與卒哭皆剛而雜記又云上三
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
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考之春秋又不然左傳凡君
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註皆謂虞祭之後隔日而卒
哭卒哭之後明日而耐祭則戰國之禮又與春秋有
不同者若小記謂士有急葬不及三月者則雖已虞
祭猶必待三月而後卒哭以此時哭原未可卒也卒
大喪節其祭名成事士虞禮曰用剛日有尸有牲男
婦皆變除易受服說見男居柩廬于中門外廬有君
大夫卒哭皆服王事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小功卒哭
可以冠取妻矣
于是卒哭之明日作主祖廟以既葬之後神無所

喪禮吾說篇

九

依必須立主以祀之而三虞卒哭又復多日故明即
行事士禮所云明日以班耐是也但不曰入廟而曰
耐廟者此時遠廟未祧新廟未遷必須俟三年喪畢
然後可入廟而審昭穆之祭故暫奉新主行耐祭禮
祭畢則仍奉主而返祀于寢凡喪中有祭如練祥與
禫非四時正祀則皆在寢不在廟左傳所謂特祀于
寢烝嘗禘于廟諸侯大夫士皆並行之若其不耐廟
而耐祖以禮有孫從祖之文昭穆之次孫在祖下故
越耐耐祖小記所謂中一以耐是也中間特檀弓謂
殷練而耐與周制卒哭不同又公羊謂練而作主與
虞耐作主又不同說見則春秋戰國言禮不一總不
足據但其中有最可笑者曲禮本戰國時書而士禮
又在戰國之後曲禮曰豕曰剛鬣黍曰香合脯曰尹
祭稷曰明粢此舊禮文也士虞禮于虞祭辭曰敢用
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粢淲酒凡六物夫普淖者黍
稷也見禮既有黍稷而復曰香合又曰明粢是黍稷
又黍稷也且耐祭用牲而不用脯其于耐辭當仍曰
剛鬣或曰特牲而乃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淲酒
凡五物是不知尹祭之為脯而使耐祭有牲而無牲
無脯而反有脯豈不可笑然其于嘉薦普薦兩物

喪禮吾說篇

十

列則猶知嘉薦爲菹醢普薦爲鉶羹也。見禮記晉賀循
宋崔凱作祔祭儀以今世無廟設祖坐于客堂東向
祭之其辭曰敢用潔牲嘉薦于皇祖某君則以嘉薦
爲吉薦矣又設死者坐南向祭之辭曰嘉薦祔祀于
皇祖某君則是全不知嘉薦之爲祭物而一曰嘉薦
于再曰嘉薦于夫虞祔之祭雖漸以卽吉而仍未吉
也不觀士禮又云哀薦虞事哀薦成事又云哀于某
圭爲而哀薦之乎而可嘉薦乎

古作主之說不明大約既葬之後具以棲神而三年

十一

喪畢卽奉之爲廟祀之用故左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然祇此一作主後並不再作而公穀不知何據謂虞祭一作主以桑爲之謂之桑主又謂之虞主練祭一作主以栗爲之謂之栗主又謂之練主既作練主則虞夫桑栗古有之魯論哀公問社于宰我木是問主故曰周人以栗言以栗作主也若桑主則國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文公設桑主皆是但獻公喪久在虞練之外其仍用桑者以喪祇一主桑與栗皆可用也且卒哭祔廟吉禘遷廟從無練祭易主之禮若公穀註皆引士虞禮桑主不文不書也吉主皆刻而諡之爲

據則今本儀禮並無此文總不可解

以幣帛耐耐竟並還殯宮至小練而入廟

茅爲蕞此最不通者天下無無主之廟大夫三廟士

亦不一主何則有醜主也有如姓考必正主幣帛醜主亦

知是何物然必有主而後有重今士喪禮有重矣有

喪禮五論篇
卷四
上

士虞禮有尸矣有尸而無主四不通也左傳哀十六

有祿則大夫有主矣曰無主五不道也衛次仲云宗

禮也是大夫本有至曰無至六不通也

王製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

一尺此何休范甯徐邈諸儒據春秋孝經為說皆然其云正者謂四面等方也穿中央者穿至之底中而植至于竅也達四方者其底之中竅四達于方沿皆等公也今至判兩為一有面有甬高一尺二寸闊三寸厚一寸二分不惟與古制乖反杜撰無據此未所造誠朱而卽以高尺有二寸言之明明天子之禮氏家禮而卽以高尺有二寸言之明明天子之禮目昧僭越豈可為訓且公羊傳註所引禮文有云主刻而諡之謂祇刻諡于其中更不列顯考皇考諸稱與子孫奉祀之註則自入廟以至遷廟祇廟升食于廟皆不必更名易稱別作題註此通式也如武王王

喪禮吾說篇

三

則在成王可入廟廟在康王可入祖廟今四方之木則或前書官諡及府君處士諸稱而左右與後皆可書名字生卒及諸所奉祀之人而乃兩作判合以棲神之具而至與符傳券契同其形製大無禮矣先仲氏嘗謂古碑之製四方如柱背面左右皆可書故下窆之碑禮乃所謂豐碑桓楹者以狀如郵表之柱因以楹名楹卽柱也漢唐書銘頌于上形製不改故馬援勒銘稱為銅柱而顏真卿家廟碑四面皆勒文凡柱石从主不惟聲諸亦以形似則至書四面此考之古制而歷有然者必從祀學宮木書亦此意若其至冒名室

不名櫛藏食藏主室名匿不名匿藏書至兩名祔不名龕塔下此亦朱氏家禮所沿誤不可不正詳見予祭禮通俗語中

練祥禪說

練期而小祥又曰期而練期者周一歲十二月也小祥者小卽吉也練者服也除重服而易練服因祭于至前曰練祭則練又祭名也然又曰十三月而練以除去十二月然後練祭則十三月也但在是月中亦必筮日而後祭曰薦此常事此士虞禮是時居聖室寢有席男女皆變除凶服故又曰期而除喪喪者服

喪禮吾說篇

古

也除喪除去喪服也昧者不解除喪是除服因以二十五日而畢謂三年喪畢則此期而除喪者可云除三年喪乎又公羊有作練至禮前見穀梁有壞廟禮謂先易廟檐改塗廟壁以示新至有入廟之意則春秋並無此文不可為據

又期而大祥又期者周二歲二十四月也大祥者大可以卽吉也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謂三年之重服則從此畢除也二十五月者以除去二十四月然後除服也是月中亦筮日而祭祭詞曰薦此祥事是時黜聖室加自復居殯寢中門

禪者延也延引歲月也三年之喪至是將盡而又從而延引之遂為除服之祭而借以為名但古禮盡亡竟不知禪在何時一日二十五月而禪此王肅說也肅據檀弓祥而緇是月禪徙月樂之文是月不頂月禪則必改月作樂以為是月即祥月也祥月則二十五月也一日二十七月而禪此鄭元說也元據間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禪以為中者間也間一月也謂間一位以禪二十五月而大祥間一月則二十七月也兩說並行在魏晉間制禮者尚彼此遞用至唐後多從鄭說以戴德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而

喪禮語說篇

五

大祥二十七月而禪則直限月數且士禮記皆二戴所傳其言或可據又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禪夫期喪匝歲尚祥禪間月則三年之喪必不能同月可知且同月則十餘日間何必又立一祥名乎又且祭須筮日祇此數日內筮祥筮禪其于剛柔遠近上旬下旬之間何所分別且安必兩筮之皆在旬首一日况禪服幾月亦無明文自三代至今日亦並無一人能指其數遂有慶糴叔孫謂禪服一月者夫禪服一月何異于期且喪服之度有以歲為度者三年期是也有以月為度者功衰

喪禮語說篇

六

是也有以時為度者總是也既立一服未有日服而日除者况如王肅說則此數日間兩服兩除悖之喪也蓋喪不折月三年之喪必須三十六月則二十七月而限滿之說原屬謬誤故予謂重服期年服且麻祥練又期年服練禪又期年服黃此喪服之節其說見予三年之喪不折月篇第在禪則可牀可還內寢可作樂可飲酒食肉則亦幾幾乎撤喪矣士虞禮有云吉祭猶未配謂禪祭原在寢若禪月遇吉祭如四時之祭則即在廟行禮而猶未得以配以哀未忘也據此則似是月值時祭即可以死者之至入廟共祭特無配耳如是則與春秋三年致主特行吉禘之說又不合矣大抵春秋言禮不以喪祭廢吉祭凡喪祭之中仍行吉祭如所云烝嘗禘于廟者此在卒哭即行之不必新至在廟也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至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是時王喪再周尚少五月然即祭文武是不俟祥禪而祀廟明矣至于襄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平公即作主而蒸于曲沃則祔主返主仍行時祭此是恒禮特致主入廟必需三年故吉禘莊公譏其太速以三年之期尚未滿也

諸禮于喪祭吉祭之限俱不甚明且往往與春秋抵牾而証春秋者則又仍據諸禮以為斷嗟乎古禮盡亡安得起諸儒而遍質之

古有飾墓禮明代勒有定制如石碑一品螭頭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四品至七品圓首方趺其石人石獸望柱皆有差等以品級為多寡大小時有云五月飾棺三年飾墓以葬時無暇可漸飾也故附識此

喪禮吾說篇
卷四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學稿

喪禮吾說篇 五

奠祭說

始死始死禱復後將遷尸作始死之奠止以脯醢醢酒奠于尸東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謂養疾餘所賡物也閣者度閣藏物所也

奠奠將襲時陳衣而奠之或曰即始死之奠而更其名見禮註然不知所據

喪禮吾說篇
卷五

小歛小歛陳所歛之衣而奠之設于室內在尸東而無席以此時尸尚在牖下未出堂也士禮乃謂奠于東堂下誤矣檀弓子游謂小歛之奠當在東方以曾子言西方為非要皆在室內喪大記曰小歛于戶是也其奠不過陳一鼎或醢酒脯醢而士禮有鼎俎簋豆升降兩階公然在堂行大事已不可解且據其立說此時尚未置重重見乃曰奠者由重而東則直是狂言暗語毫與行事不相顧而漢晉儒者尚引以為據何耶

大歛大歛陳所歛之衣設奠于堂在尸東而有席

以此時尸在堂也士禮反謂設席在室內之與其鼎
俎簋豆皆由楹內入于室更不可解豈大小欽奠必
兩與尸相左耶又曾子問云大功之喪可以與于饋
奠之事乎言代為饋奠也故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
者奠大夫齋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士禮大小欽皆
至人主婦親奠而以衆主人佐之又不同

哭朝夕雜記士禮皆有朝夕哭即周禮春官所謂朝暮
哭者以殯後哭有常度必朝時一哭夕時一哭也但
哭必有奠其奠用醴酒脯醢其時則朝以日初出為
度夕以日未入為度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與士

禮減燭闔戶又不同

謂月朔奠也殯後逢月朔則必奠其奠用特豚魚
腊三鼎有豆無簋又謂之殷奠亦但見士以較諸奠
稍盛也但月半不奠有朔奠無望奠此即諸侯有朝
享祭期無望享之義惟遇薦新則一如朔奠禮檀弓

曰有薦新如朔奠作士禮者亦襲其言

謂之遷祖此又舉變禮說見前當是時以啟殯奠
物隨柩車行即朝時正柩于兩楹之間猶以其奠布

柩西至辨明然後徹啟殯奠而設朝廟之奠於西階
謂之遷祖奠若有兩祖二廟則須遷前二日入廟及

日昃時乃却下柩載于階間之屨車車稍低而行着

設祖奠即祖道之祭也祭行于是遲明此蓋徹去祖

奠行大遣奠之禮遣者又名大奠大奠者加于常一

等士用少牢大夫以上俱用太牢有鼎俎簋豆而無

黍稷祭畢即包牲下體載于遣車大夫包五士包三
謂之包奠一曰雜記包奠讀書別一祭名然註禮者

則皆以遣奠當之晉賀循曰遣奠之禮士陳五鼎庶

物畢備苞之以卷五今既不能備禮宜加于常奠以盛

送終正指此也古以明器入槨外又有重鬲包奠

奠葬畢主人為位哭乃以几筵舍奠于墓左謂之墓

奠祭期訖祀后土氏周官冢人作后土氏尸以此

中而虞即葬之日中懼神無所依而急歸而虞之故

又云速返而虞虞者度也安也度親之所在而設祭

以安其神也其改奠稱祭者以饋奠者事親之禮此
則以鬼神之禮事其親也但其祭不一士有三虞見說

前是日虞隔日又虞明日則又虞凡四日間而三祭其祭法則他無可考唯雜記上大夫之虞用少牢下大夫士俱用犊牲而士虞禮則竟作盛祭設鼎俎陳饌具立尸布几筵宰牲視豚餽豆簋鉶分至人兄弟宗老賓客及門內門外諸位饗獻迎酬酬酢以至祝噫怙告利成湯厭尸謾而後已毋論此半日之間時有不及而即以當日行闕下棺結墳封窆諸大事歷歷計之其為皇遽迫促矜慎勞勩者何限乃復為此煩重之舉不惟力所難周抑亦心不暇給况所記儀節又復瓊瑤雜一似安徐閒緩之所為此直是

喪禮五說篇

四

可言不可行之謬語徒飾觀聽者又况是日辨明作大遣奠牲鼎几筵已稱極盛豈有半日間止隔三時而兩宰牲牛兩治鼎鉶之理又况自此以前連作五奠如啟殯遷祖祖道舍墓祀土了無一刻之停息將所稱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之謂何又况三虞五虞七虞九虞卒哭耐祭其為宰牲牢而治鼎鉶者方未已也吾故曰諸所言禮斷斷非先王之禮而戰國禮也况士禮則尤甚也或曰然則虞禮可廢乎曰非廢虞也吾特疑夫行虞禮而行之而必不可行如是禮者也

卒哭之祭在虞之明日耐又在卒哭之明日皆是大祭故雜記謂上大夫以上卒哭與耐皆用太牢下大夫及士卒哭與耐則皆用少牢祗士虞禮以三虞卒哭為一祭又云卒哭將旦而耐則薦似卒哭有薦而無祭又似卒哭專為耐而設誤矣其曰卒哭者謂朝夕之哭于此卒也曰卒哭為成事者謂生人之事畢而鬼神之事從此起也見禮註耐與卒哭接日亦用少牢但當先日製至前至是日則送至入耐于祖傍設祭祭訖復迎至還寢俟禪後吉禘則然後致至入廟改先廟而諦昭穆焉曾子

喪禮五說篇

五

問云凡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示不祭也至卒哭成事則即于卒哭之際先耐一日迎諸主而各反其廟以為耐地若無廟無反主則如宋庾蔚之云客堂設祖位而告耐焉無不可耳練祭一名小祥以期年之後將易練服故為此祭所謂十三月而練是也但練雖即吉之祭筮日刑牲然仍以喪禮行之故大祥旅酬小祥不旅酬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嘏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不同詳大二十五月而大祥其祭與練同小異者不旅酬耳

先仲氏曰小祥十二月大祥何以止兩月蓋小祥大祥不分兩節共得一十六月小祥之始大祥之終耳故初祥改練終祥改編編與練皆激練精熟之名世統稱編練是也餘見前

禘二十七月而禘筮日而祭易禘服餘見前

吉禘者吉祭也其謂之禘者以諦視昭穆而合祭之也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于廟必祫一遠至使諸廟各遷升之而闕其所應入之廟以待主入于是迎羣主而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謂之吉禘鄭氏又謂之吉禘見杜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襄

卷五 禮記 說篇

六

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禘祭之後又一月而筮日即吉故魯莊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閔二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遽行吉禘左氏即譏之為速若僖八年禘于太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則雖皆行禘祭而俱非吉禘蓋五年之禘四時之禘雖皆名為禘而與三年喪畢諦視昭穆之祭又復不同說見子論語稽末篇諸禮並不及此祭而漢晉以後儒說紛錯以致王鄭之徒各主禘祫二祭以為門戶此皆言禮之最無狀者然則周禮在魯其所賴于春秋者豈淺鮮哉

為位說

為位有二一是死者之位設其位而哭之不必實物但虛為之坐虛布若在野與巷則有帷慢者亦設虛坐否則第哭于其所即位也一是生者之位先設主人主婦之位而後眾主眾賓及內外宗人有司執事以次序列大抵以五服重輕定序列遠近之等重者與死位近凡哭奠成服及賓客弔贈寢奠虞祔皆以服位為次第凡哭奠成服及賓客弔贈寢奠虞祔之輕重為位服即位也第此是周禮在春秋皆有之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傳稱諸侯之喪與姓臨于外

卷五 禮記 說篇

七

言張帷同姓于宗廟出王之廟同族于禘廟同族于禘廟同姓于宗廟此是死位而昭二十一年蔡平公太子朱以喪至而位在眾子之下與長幼齒則左氏譏之此是生位乃其禮舊無明文至戰國言禮家又參錯不合如奔喪哭父之黨于廟檀弓兄弟吾哭諸廟而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夫兄弟遠兄弟皆父黨也父黨皆哭廟即云有殯在堂然周不殯廟此是諸禮之言堂雖有殯而廟仍可哭何必側室又哭母之黨于寢師于廟門外而檀弓謂父之友哭廟門之外師哭諸寢則一廟門外而

哭父友與哭母黨不同一師而哭廟門外與哭寢又不同若哭朋友在寢門之外所識在野而喪小記云哭朋友于門外之右則不知此寢是適寢內寢此門是庭門外門兩相質矣至若孔子哭子路于中庭魯繆公哭陳莊子于縣氏子思哭出母于他室曾子之徒哭父于所居之次則皆以意爲之並無一成之典可爲據者若夫生者之位則定于始死之際而彼此各異如喪大記既正尸後則主人坐東方主婦坐西方自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士貴賤皆然而至于父兄子姓有司庶士與命婦姊妹在國君則各分東

喪禮記說篇

八

西立主人主婦之後而在大夫卽命夫命婦東西分坐若夫士則無不坐者矣乃爲士禮者亦曰衆主之位唯命夫命婦得坐而餘皆不坐此與大夫禮何異夫君卿大夫皆有陪貳主從長庶名分截然士亦何道而可使五服之衆及異姓司事立以待命大無禮矣况其所記者東西上下猥瑣煩褻偃扶坎雖欲大設綿蕞聚生徒習之而必不可通者吾故曰士禮襲禮記而更無禮非無謂也蓋主位大略惟檀弓引子張所言謂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二語盡之自始死二歛以及塋窆卒哭虞祔

祥禫爲位皆然而其餘諸位則文王世子有云其公大事一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此實該括諸位之語乃不善承者又倡爲無服爲位之說以致大鑿如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偯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謂嫂叔無服子思哭嫂宜無位而亦有位何也蓋已雖無服而妻與嫂則娣姒有服者也娣姒小功必使妻先踊而已繼哭則位次先後庶幾不亂此匪直子思之哭嫂如是卽申祥之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蓋妻之兄弟無服者也妻與其兄弟則有服者也婦倡偯而後哭之位則然也其于爲位之義非

喪禮記說篇

九

不委悉然而有不然者先仲氏嘗曰夫哀不可假待位成而始發哀則哀已遠矣且幸而子思申祥各有婦耳萬一無婦與有婦而各不在如之何

奔喪說

奔喪者謂在外聞喪而奔歸者也其奔歸之時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固不必言會于問引老聃曰見星而奔但男子婦人俱在殯東西而坐哭則以歸時既殯殯在西階則婦人不能居尸柩之西此猶易曉獨是入門時男從西階升婦反從東階升此不可解按曲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不忍變異

故仍由西階若婦歸奔喪則本家之姑姊妹女子也鄭氏謂入自闔門故由東階則此門非庭門係堂東通廟之門謂之闔門見周禮其階非阼階以其當闔門而入階面向東謂之東階則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以下禮也即天子諸侯亦必其女子為諸侯夫人而後可從闔門入他即不然乃以此為奔喪通禮誤矣至升階之後不論男婦皆殯東西而生哭盡哀男括髮袒婦人髻凡三日三哭而後成服其必殯東西面者以周殯在西也今殯在中堂則仍若以男東婦西為位若不及殯則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東即主人

喪禮五說篇

十

位婦西遂冠歸入門復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東即位拜賓如三日成服若聞喪不得奔喪亦括髮袒襲經絞帶即位三哭三日成服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括髮袒經遂除于墓歸哭盡哀舊云除于家不哭則括髮袒而歸與前奔喪不及殯哭墓而冠歸者相反此從鄭說正定若不哭則益無禮矣夫在堂有人歸不得見此在豺獸猶生哀而兄于子昔漢李樊喪父至十年後始還鄉里悲慟號哭哀感路人唐太宗過慶善宮見母竇太后所居便號慟不輟今乃以不哭二字致晉董助作喪禮答問或疑所哭而助堅

以不哭答之則過信儒禮而喪失人心吾故于喪禮哭泣之節一概不論此其一也

凡齊綴以下非親喪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袒亦三日哭成服若所為家遠則成服而往

至有喪自外來者凡諸侯大夫皆用裳帷障柩如荒牆然而載柩于車若賤者用葦席為輦以觀柩行故

又名輓及入門脫車于阼階不去裳帷而升堂舊云入廟門則廟雖可殯然不去裳帷似于朝廟後飾棺

之禮又未合矣但周殯西階以其將遠而作賓也今作賓而歸反不忍遠而即殯之兩楹之間此見公羊

喪禮五說篇

十一

傳昭公喪歸殯廟之禮今原非周制則直上東階稅諸中堂而殯之何嫌忌焉

贈喪說

贈喪有贈含贈襚贈賻賻賻四名總稱贈喪以四者皆喪中禮也特四名所釋凡義與物皆不殊而其中

有贈死贈生之分如公羊云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被曰襚而穀梁曰乘馬曰賻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

財曰賻皆與諸禮所釋彼此各合而獨是含與襚所以贈死賻與賻所以贈生兩各不同故荀子曰賻賻

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今含與襚前說已詳

言之矣。若賻之與賵，其統爲助生義，有難明據。春秋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車馬也。三年，武氏子來求賵，索財用也。蓋賵者，補也。喪有費，則補之。故周禮宰夫掌邦之弔事，與器幣財用，而曲禮云：弔喪不能賵，不問其所費，則賵爲助生，不待言也。至車馬，則何所川之？按士禮有薦馬禮，所以駕乘車者，乘車魂車也。故雜記云：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所以爲乘車之用。而春秋哀廿三年，季康子使冉有弔，朱景公母而進馬以賵，此皆爲送死而設，不專賵生。故少儀又分明馬賵馬二名。賵馬送死，賵馬賵生，惟送死故賵馬入廟門，惟賵生故賵馬太白兵車不入廟門。而庚氏舊註亦謂禮既祖訖，而後賵馬入設于廟庭，所以供駕魂車也。既駕魂車，則太白兵車并設戎路，亦國所爲助生人以行，禮儀也。則卽賵一節而又分死生，况既久云受羊如受馬，以受馬送死，受羊助生，故謂之如則賵車馬外又復有并賵羊畜諸物，其爲送死與助生兩皆可通，不足拘也。至于贈襚之外，又有贈幣一名。如士喪禮有贈幣，無常語，雜記亦云：魯人之賵也，三玄二纁，似贈襚，贈幣又屬兩事，贈襚送死，贈幣助生。故士禮又云：賵玄纁束與設襚不

喪禮通義

主

同然而助喪助塋皆不宜有用幣之事，財可補助，幣則何名？雖鄭註蒙洞其于雜記，士禮皆不明指爲賵死之物，然亦未常曰此助生者。若正義于魯人之賵則直曰賵，所以送亡者納于椁中，則玄纁束帛仍是襚類。觀周禮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雖列四名而玉卽是含幣卽是襚，此可驗也。若夫賵賵含襚皆是贈物，故統加贈字，然亦有專稱賵者。荀子曰：貨財曰賵，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賵。玉貝曰含，賵賵佐生，賵送死，穀梁亦云：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賵，卽既夕亦云：知死者賵，知生者賵，則于四名之外又別有玩好之物可以送死而專名曰賵者，此在漢後儒者皆未指出觀者審之。

禮莫備于春秋，故予之說禮必以春秋爲主，而三禮次之。然春秋祇左氏傳耳。若公穀則直戰國人所爲無禮之至矣。如含賵諸禮雖屬各出而列國往來則祇遣一使兼行其禮，故春秋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左傳曰：禮也。此彰彰者乃公羊又曰：歸含且賵以二事兼行爲非禮也。按雜記諸侯使人相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則雖含賵有二節而一使一日劍必兼行，原未嘗曰當遣二使且當用兩日也。故賵

喪禮通義

主

服駁義亦云弔贈並行賓與介代有事焉諸侯相於尚遣一使而責天子以異人異日其可通乎况周制天子于諸侯之喪但致含贈若二王之後則一含二禭三賵四賵四事並行豈有遣四使行四日之理又况此來含贈但以諸侯小君原得以侯禮行之故一使並行此周制也此正韓宣子之所謂周禮在魯者也乃穀梁不通又變其說曰含以早而賵以晚二者交議謂含至實口當在殯先賵贈喪車應在臨葬一則緩而一則速故以為議則天子諸侯邦國異處雖急行赴告猶恐必不能逮事故諸侯奔喪其于京畿

喪禮五說篇

十四

遠近祗行會葬而殯臨不與焉乃以天子弔諸侯夫人而責其失時可乎况含禭諸物祗以表義不必適用故諸侯有既殯而奠含則以葦席承含物既葬而奠含則以蒲席承含物既殯既葬皆可以含不必真納之口也是以君使致含亦有親含授含之別謂自既歛後以至既殯則使臣到彼親自致璧于殯上即名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而主人受之即謂之授含夫止奠于殯未嘗鑿中而飯之而即為親含然則含之不必在殯先明矣况葬後致禭春秋有之據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夫僖公之喪已越

九年成風之喪已越五年然左氏猶稱有禮以為諸侯相於苟無忘舊好則雖事後行禮而春秋不譏何則借禮以飾情則其來有名五年之禭與五月之含無以異也是以左氏亦明曰諸侯之相弔雖不當事苟有禮焉則必書乃戰國言禮必曰送死不及尸即為非禮夫秦人豈不知是時不及尸而來禭左氏亦豈不知此為不及尸之禭而反稱有禮人亦從此而思焉可矣

喪服變除說

始死男子去冠而見弁纓士禮作雅斯字聲誤也

喪禮五說篇

十五

縱即韜服白布深衣升十五麻屨無絢無屨徒跣扱上袷以衣外帶交手哭無數婦人則去弁纓而見露紒紒者結也以外者亦白布深衣會子問女改布深衣而露于外者亦白布深衣會子問女改布深衣其哭踊與男子同此考之諸禮與戴德喪服變除及魏晉諸儒所言禮而無不合者其齋期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弁而布纓其服皆白布深衣白屨無絢若夫主人祇去冠不解髮者蓋冠不易去髮不可解雖免必却冠凡有事祖免後見冠所必去而隨去隨著至于髮則始終不解即括髮非解髮也易最重首髮說乾為首論語春秋則皆以被髮驗時世得失論語吾其被髮

春秋以被髮而乃不意唐宗制開元禮有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之說而趙宋一代宗之至今不改此在言禮家所最宜禁者

及遷尸之後至將襲時大夫次日仍加素冠于笄

纓之上以視襲此素冠無大襲訖始去并纓括髮而

袒括髮以麻片從須中而前交會婦人麻髮如括髮

其齋期以下男子著免交頤而繞于髻如括髮即前

白頭士喪禮小飲主人括髮衆主人皆免是也喪除

謂不杖齋衰婦人以布髮見後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髮是也

喪禮五說篇

六

小將小飲男子仍加冠于括髮之上環經視飲此時

冠有等差而經無等差冠之等差諸禮皆云大夫以

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爵弁以爵色爲弁經則皆

以環股之繩束之爲經而其末不絞散垂腰間故又

稱散麻後見大夫士皆同之雜記所云小飲環經公與

大夫士同制是也乃飲訖又授冠括髮即檀弓所云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飲授冠括髮者祇此括髮是

就所已括之麻而重加整理故曰括髮不改謂不改

歛前所括者而加葺焉非再爲之也

至明日大歛則又再加冠于括髮之上婦人骨笄

而纓以視歛飲訖授冠去并而然後成服去爵弁委

服五服內外皆服所應得之服而亦去其免與髮但

是時衆服祇素冠深衣不并纓不徒跣即三人與衆

至凡當免者亦祇免于喪次而出外仍冠禮云孝子

非從柩行與反哭而歸則不免于垣垣者道路也謂

道路必著冠也然則初喪之必有冠而必不得被髮

如此括髮然後袒若冠則不

服于是主人易喪冠一名緇冠而右縫帽頂有辟

條屬額作繩縈其服名齊衰制并異等說有衰寸綬

有辟領折布向外有負板背負布一不緝四綬加

首經束而絞要帶之散垂者小飲前散帶即散

禮三日綖垂是也乃授杖喪大記君大夫喪皆三日

授杖士止二日授杖連死日數故止二日而喪服四

制謂三日授于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雖

以君喪言之與大記別然杖爲爵設杖爵也爲木

制安言而士禮遵之因以貴賤限授杖早晚謬矣于

是以菅草爲屨出左傳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啜

粥不食菜葉寢不脫經帶主婦笄布總無首

而露紒露紒之束齊衰無負板而裳連于衰連無首

小功與總冠祿左縫縫口期以下緝衰大功以

下無衰無辟領負板其屨則期麻屨齊衰三月大功

繩屨小功總吉屨五服女子期榛弁即櫛大功以下

折首弁折吉弁一尺二寸喪弁一尺故其衰則總無衰

無辟領負板餘見後服制說凡冠服未明者俱

將葬先筮宅主人北面免經及十日主人又北面

免經泣上至葬之前日大夫士免而散帶婦人髮與

未成服時同上禮所云婦髮丈夫散帶垂是也其服

則仍如常服然遇有事必袒免如遷祖拜賓舉柩載

車諸節主人必袒逮事畢而襲惟柩行則不袒以在

道無袒禮也至下窆實土又袒歸而襲將入門又袒

凡遇袒則去冠著免若五服送葬者雖既除喪已及

其葬也反服其服反常時應故又稱反服但又有葬

時之服據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解者謂

葬時反陰與神相接其禮不可以純凶故去喪冠著

素弁周禮司服所云如爵弁而素者而其首經則用

葛而不用麻謂之經葛且復加衰以修袂一如錫衰

之製則在昔皇氏熊氏已多疑義而鄭氏亦謂此天

子諸侯之制無與士庶故予作葬服說但置不論而

願儒無學恐有嘗予闕漏者因復及之

士三虞每虞主人兄弟如葬服必免而散帶婦人

髮賓與執事則一如弔服若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

則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謂速葬者不及三月則葬

後雖虞而未當虞時猶不報也報計故主人皆冠及

虞正當時則皆免矣皆者主人及兄弟也又喪有受服

由重而輕必有天子諸侯大夫虞而受服士卒哭受

服又小記虞杖不入室附杖不升堂以虞祭在寢附

祭在堂祭時不用杖也非除杖也

卒哭受服男子易首經腰帶之麻而變為葛婦人

無首經而弁與帶又不變婦尚質故諸禮謂婦變首

經且謂箭弁變惡弁即櫛則于婦人三不變弁總之

說顯相悖矣至三年受服則喪冠六升今受七升喪

服三升今受六升婦人並同若喪屨用菅士禮謂受

以蒯簾屨則屨無簾名蒯屨即菅屨也至期大小功

則並變麻帶為葛帶婦人亦同其受服則期冠七升

今受八升服六升今受七升大功冠十升今受十一

升服九升今受十升若齊衰三月與總麻俱無受服

以服止三月但可除而不可變檀弓所云既葬各以

其服除是也是時三年居門外望室大記練後居疏

食水飲若齊衰亦居望室則期在未葬以前有之他

俱不然蜀譙周云齊衰三月不居聖室

練祭先筮日筮尸視濯皆經杖而人有司告具而

后去杖至送質又杖以是時杖未除也祭畢易練冠

白布素纓角瑱初無瑱至是除去首絰而不變條屬

受以七升布之服而除去衰與辟領負板宋凱所云

小祥小吉故去當心之纓與肩背負荷是也特古吉

內皆有裘喪裘無貴賤以鹿皮爲之而小祥以前裘

陬而袂短且無袪至是加以袪而廣大之且加湯衣

故檀弓曰鹿袪而裼之易麻帶爲練帶即練繩屨無

絢婦人不變帶至是并麻帶亦除之是時飯素食有

菜茹鹽酪而未有醯醬

大祥吉服而綴尸朝服而祭祭畢易緇冠素紕即

不組素紕而除條屬受以十五升深衣而除

去衰服以素布爲中衣縞帶布白履白而除杖棄之

出聖室居外寢大祥食醯醬乾肉

三年不緇衰不知其緇在何時或謂三月卒哭當緇

其時周續之作釋禮或問有云斬衰即齊之終三年

乎曰不也卒哭三月當緇衰而魏頴非之謂斬至卒

哭更以六升布爲衰已漸輕矣如苴止三月而卽緇

之則于斬衰之名何居且禮云女子子適人有父母

之喪既已成齊衰服矣禮女適人降一等緇衰而夫出之不卽

改服二之還家則必待既虞而後得改爲斬衰以非

也不改是既虞卒哭其爲斬方未已也何言緇也乃虞

喜又曰女子待斬謂待斬衰之受服耳非待斬衰也

夫斬衰者服喪之稱不必終喪以立名且父母情等

母服止齊而父斬三月何足怪乎于是又復有期年

緇衰之說如魏休寧謂期而小祥則既練之服易以

功衰練衰九升大未有功衰而不緇者必欲緇衰則

此時是也然而徐邈持論謂喪服雜變備載禮文變

斬爲緇經無明証此豈于變服大節偶有所遺蓋實

無其制也而宋庾蔚之又並反其說謂疏衰之後不

受疏衰斬服之後豈復受斬昔賀循論禮亦謂緣情

制禮定有變降誰謂斬衰獨不變者予謂衰並未緇

其緇衰之說禮並無文而衰服之除則實在二十五

月大祥之際蓋三月受服期年又受服皆以漸易輕

而衰猶如故至二十五月而頓除衰服易以深衣故

公羊傳荀子諸書皆云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而畢

夫喪者服也畢喪者正畢此不緇之服也是三月受

服變而不除再期畢喪除而不變蓋不緇之衰至此

盡除何用變緇乎

禪用玄冠朝服而祭玄示祭訖易織冠青白采纓惟深衣如前中用織布衣黃裳而外加革帶服說見佩紛悅之屬除麻屨而易吉屨至吉禘之後則玄端以居而終三年焉是時寢有牀始飲醴酒至吉禘後始還內舊說自祥祭至此其變服凡六節頗不確今第記其明確而可據者如此

服稅服謂聞喪之遲日月已過而仍為之追服也其服以聞赴之日為始不復計死者月日故鄭氏謂當追服全服而王肅謂宜計死日而服其日之殘者限滿即止則孔疏有云萬一限內止一日而聞喪將不

喪禮五十五篇

三

服乎抑當日成服即當日闕乎若稅服有等舊說卑為尊稅尊不為卑稅大功以上稅大功以下不稅則總小功不稅是兄弟遠處終于無服檀弓曾譏之若晉董助作答問有云小功總麻在遠聞喪舉哀而已不復追服惟兄弟及從父兄弟大功以上降總麻小功者雖日月已踰仍為服制此本喪服小記為言又范堅答問期大功服既終而奔赴云何范云未葬者反服而臨喪已葬者素服而之墓

服先仲氏曰凡喪服皆行皆以重包輕以麤包細但遇成服卒哭耐練諸節則加所應加之服于本服之

外曾子問服問諸篇多為疑義而魏晉間儒則竟以此為一闕之市然言人人殊仍無成說予特以先仲氏數語該之此實精于論禮之言

喪禮五十五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姓稿

喪禮吾說篇六

服制說

素始死著素冠即白布冠也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齋則緇之言大古之冠常著白布而至于齋則以鬼神尚幽闇故緇之及三代時始以白布為喪冠而以緇布為大夫士常服之冠故春秋狄滅衛則衛文公以喪禮處之為之冠大白之冠雜記云大白緇布冠不

喪禮吾說篇六

綬也之綬以質不用綬而玉藻有緇冠緇綬語則以緇

冠為諸侯始冠之冠故綬之但三代無升木之布今

布其所云布則皆麻象之屬也禮運後世有絲麻則

間以絲為冠如論語所云今也純者此練冠耳今則

以升木為之先仲氏嘗曰始死變服反不著麻象而

著木棉知此者鮮矣

素冠弁小歛後冠則大夫用爵弁士川委貌而皆以

布為之按弁製與冕同皆以木板為中幹廣八寸長

尺六寸前低後仰板前低衣以三升布上玄下纁之板

而各有旒板前弁則平頂無旒而所衣之布則以

爵頭色為之赤少故名爵弁素則易今則無此製矣

若委貌則周之冠名夏曰牟追其製無考惟後漢與

服志謂委貌與皮弁冠同長七寸高四寸製如覆盂

前高廣而後卑銳則如今帽形但較白布冠多委武

耳也說見後今大夫以上並不服弁而委貌則士庶

共之則即委貌形而製為白帽晉樂府原以為貴賤

通用之冠何不可乎徐仲山曰素冠即帽也委貌之

但有委耳委者冠卷之名秦人呼委齊人呼武故雜

記日委武之篇言玄冠緇冠之有冠卷者以冠著沿

處先有卷以束髮而後以冠合其上也故說文

冠卷也白虎通曰冠卷也所以容其髮

弁古男子二弁婦人一弁二弁者髮弁與冠弁

也喪則去冠弁而存髮弁自初喪素冠以至成服後

喪冠皆無弁者若婦人一弁止以固髻而喪弁不同

恒時名言弁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至初喪則

易以骨笄成服始易箭笄以竹篠為之終喪不改小

記所云箭笄終喪三年是也至齋期者則易以櫛笄

以櫛木為之故又名櫛笄又名櫛笄二木可然總名

惡弁以形惡也若大功以下名折弁謂川吉弁而

折其首之刻鏤以去其飾故惡弁有首有櫛頭也吉

弁無首無刻鏤也凡此諸弁皆于成服之後服至終

喪以婦人尚質無變易也士禮謂女子子為母婦為

舅姑初喪時惡弁有首以鬚卒哭則折吉弁首以弁是易弁矣易大功之弁為惡弁矣夫母無降服即據戰國禮有降亦常在齊期之等齊期用榛弁即是惡弁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曰榛以為弁是也曾齊期之弁而可用折自弁乎士禮同據戰國禮而于諸禮之中尤復有誤不可不察吉弁長一尺二寸五服之弁總長一尺殺吉弁二寸

縚一作縚髮縚髮縚其形如幪頭從額前髮髮而結于腦後即漢時所稱卷縚者蔡邕獨斷謂元帝以額有壯髮故服縚以掩之則其製必從額反卷一如

卷六

三

冠之卷武然先韜攝髮際圍之如卷以為加冠之地明代之網幪猶是也故士禮云縚廣終幅二尺長六尺其廣與長亦正給縚髮之用而禮記杜預謂長六尺者以人髮長不過六尺為言則似束髮為髻時先髮髻髮而後盤之以作結則人髮多不過一握而縚此終幅之縚何為乎况古無髮作髻者即曰髻成而縚之則數寸之結亦不當如此廣且長也乃若婦人縚製即巾幪之幪俗所稱兒縚也故士冠禮註滕薛以卷縚名幪漢書幪皆作幪則祇此一縚而在男子為幪在婦人為幪彰彰可考禮製既無明文而

漢儒釋義又復參錯多不合幸幪幪二物雜見引註蓋亦就二物而並推之

婦人布髮是男子有括髮與免二名婦人有髮一名而其實名有三而製則一總皆以徑寸之帛從後髮際縮向前而交于額復從額向後而却繞于紒髮也如慘頭然而以麻片作帛者在男謂之括髮括髮也在女謂之麻髮謂挫折也以布作帛者在男謂之免免也在女謂之布髮總一物也蓋髮必有攝既去縚縚則復製此以代縚者故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弁男子免

卷六

四

而婦人髮言相當也自士禮難通有髮衰三年語而鄭氏亦不能解妄應髮可三年必非麻布二髮可恒服者因造為露紒為髮之解未露紒者謂無髮而但有紒也今乃以無髮之紒常有髮之帛是著髮亦髮不著髮亦髮法亂矣先仲氏曰無髮名髮將必有無免名免者後見近儒無學果曰免冠為免並無加物殊不知免木紒字以帛挽額宜讀作紒不宜讀作問春秋哀二年衛靈公卒晉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紒而入是也禮書多省文說命作免命不必傳說名傳免也况十二年果孟子卒孔子串季氏不紒而拜

冠喪服古今不相襲其製亦不可考惟冠纁二製則前儒每多論辨而歷代相沿不甚懸遠至朱氏家禮一出則斯世翕然宗之薄海內外無異同矣然其製

喪禮吾說篇

五

尚可疑者戰國以前無所爲梁冠也古冠名有三曰
冕曰弁曰冠弁與冕皆有紼卽組所有武冠有纁卽前
紼纁之而獨無梁若冠則紼纁纁纁弁纁纁纁與梁俱無
之惟漢後輿服志有進賢冠卽古緇布冠也公侯三
梁中二千石以下兩梁博士以下一梁唐志緇布冠
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
一梁而于是有梁冠之稱是梁冠一名起于後世且
並非喪冠卽曰吉凶可相通然三梁最貴公侯以下
三品以上定非士庶所宜用且未可以貴賤多寡之

數移之爲喪服重輕之等如今所云衰子三梁哀孫衆主人一梁也

又或齋期兩梁坊總一梁且其所爲安梁者亦未

又或齋期兩
梁功總一梁

當也古者緇布冠卽齊冠也三代作諸侯始冠之冠然形如覆柝若今之帽製小雅名爲緇撮原難安梁卽欲安梁亦當安帽孟之上豈有以緇紙三寸如指帶一條可區作三梁之理且此三寸紙可稱冠乎且據其所爲製亦有條屬條屬者謂屈一條繩爲帷而屬之冠也古吉冠之製冠帷與冠不相屬先着冠帷一條于額間而後加冠以合之冠是冠帷是帷兩不相屬屬者連也故玉藻曰緇冠玄武卽帷冠與武異材

喪禮五言詩

木

故異色不相連也至燕居之冠則連屬矣故又曰居冠屬武而至于喪冠則以內故連屬之玄與襲皆不文故連冠名冠皆連屬觀練冠以近齒屬名爲條屬條以繩故名祥冠以近吉不屬可驗也委武卷三名是幸而此三寸紙與此一條繩相連屬耳萬一如吉冠不屬吾不知此三寸紙將何以着之且衰布三升冠布六升此三寸紙中安所容六升之布且冠不露首祇以三寸紙跨于髀間則禿者不必免而其眞已露勢必別著一冠于紙內而後加以紙是去纚而又有纚也且此一冠何名也嘗考緇冠之製其見于漢志者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而後卑銳而見

夷禮吾說篇

七

外

是非

缺項以青組纓屬于缺是也

不綬自豸綬之飾也

辟積而仍不

減。况喪冠則

其綏雜記所

無委武則無

羅正不願以貝羅另

卷六

謂之組纓組

晉唐冠製凡

濫觴者乎

璵玉也璠至小

死之物荀子

豈生人而可

冠其製並同

惟

不願買公

分也
若
服

麻縷升數為準而今之布麻工織俱異第度其疏密而分別用之無成數焉

首經用苴麻為之春秋傳晏嬰居喪有斬苴經帶謂斬苴麻不治而用之為首經為腰帶卽此是也但首經宜細不宜大一則用以束頰如吉冠組纓前見便于屈折一則首服尊嚴繁而不重不容加以纁大之質士禮謂首經大于腰帶固無理矣乃又曰首經大攝大攝者大攝也雷氏謂用手一攝為度而鄭氏諸儒謂圓圍九寸為一攝則以高四寸長六寸之冠而加之圓圍九寸之經無理極矣尚口去五分一以

喪禮卷六

九

為帶夫去五之一猶有七寸其在腰亦不必勝任况據其謬說冠布升數倍細于衰而獨此經帶首大腰細已屬矛盾然且五服之帶亦從此而升降之謂三年變葛與期之麻同期之變葛與大功之麻同俱以大夫喪服有輕重之差不過以麻縷纁細言耳若長短大小何足較量身長則縷長首大則冠大天下有長縷大冠為重喪者乎若士禮又云父喪下木根向在左母喪上本根向在右又以根枝上下分陰陽左有全失組纓束頰之意至朱氏家禮亦載首經亦云圓圍九寸乃曰先將麻頭安左耳上而將麻尾環右

耳而結之則繩大將滅耳矣又以此服之條屬之外夫此一條繩已踰徑寸又增之以九寸之經眼前看

上何以安之舊父直經母出麻經不詞今以三布總用麻布濶一寸為總韜束髻上而垂其餘三年布六升垂六寸齊期布八升垂八寸大功以下布十升垂十寸按廣韻有帶字註得頭須也喪中之垂者曰頭須今俗亦意必卽總之垂者而其名或曰垂紛為帶則紛本髻繩詩采藻註所云象弭可以解紛謂解紛結也結則安能垂乎則經寸太狹卽束髮之繩則徑寸又太濶若又云一辟博一寸一辟一褶也二寸褶合作一寸則正如今麻圈然俗名孝圈

喪禮卷六

十

孝經是也紛結也謂結髻也士冠禮有采紛用采繩結髮而露其經髮之繩于外喪紛亦然易采繩以麻而束其根復纏其末及髻成而其繩露焉或曰露紛者卽露髻也紛訓結髻亦訓結然而紛別有物矣以紛結髻則紛與髻自不同

衰服祇一名卽齊衰也但其名雖一而製則有二一以不緝齋為齊衰者衰下則三年衰也三年之衰不緝齋而齊其麻名為齊衰以不緝齋為齊衰又名為疏衰左傳疏衰也而孟不名斬衰左傳論語孟一以

緝齋為齊則期功以下衰也。期功以下衰皆緝齋也。
緝齋名為期衰功衰總衰而不名齊疏衰
三年故齊衰者以上衣之衰令下裳之齊而並名
之不緝之用一三年是也。緝衰之用四期大小功總
是也。其詳見予後說中矣。
其在衰者有衰長六寸廣袤當心以摧心故表出
之衰有內外襟裁六寸布而綴之當襟之中朱禮無
外襟俗名但以左襟邪綴之得毋至人有邪心乎有
領左右各襟八寸之布為四寸而綴于衣端其開領
處將領隙四寸外屈而厭于項之兩旁謂之辟領辟
者開也又厭也其開領之布在前二幅
之襟襟交也在後二幅背縫左右各一謂之濶中以
衣身唯此中濶也而于是又橫接二幅每幅廣四寸
之適夫適者豈非以旁幅之猶近身者乎舊註謂辟
領為適則領在項間未能橫出于衰也。
謂適為辟領則適當兩肩不能開領其上也乃宋氏
為禮且制衣身之近項者謂之濶中而反鑲領以補
之夫裁製之法損贏補虛必順其理未有故毀衣而
填以巾者况衣重唯領不開任補塞之用也乃又負
布一片名之為負上綴于領而散垂其下以負之如

上如魚故又名負板然而舊註謂負板之濶跨衣身
八寸適八寸又兩旁各出適一寸共一尺八寸是中
為衣身兩旁為適而朱禮以辟領在中衣身在旁則
又亂矣而于是接適為袂廣二尺二寸而長稱之其
裁幅四方端正名為端衰。
袂自領至腰長二尺二寸正與袂齊
曰袂屬幅謂不削幅也古幅廣二尺邊二寸凡為冠
為服為射侯為器衣必削其邊幅二寸而袂獨不削
則士禮自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今袂非衰乎而
不削乎是白叛也而于是接袂為袪袪者袖口也士
禮曰袪尺二寸夫以二尺之袂而緣以尺二之袪近

乎無理故朱氏家禮謂惟袂有二尺二寸袪則縫合
袂下之一尺而留上一尺二寸以為袖口其臆說未
嘗不善然而齊衰不緝合兩旁兩袖而皆不縫今縫
口則緝矣况袪袂異材故羔裘豹袪不得連幅未聞
即袂材以作袪飾者是以馬融曰袪袂末也繼袂之
本必綴以一尺二寸之袪是袪必別綴所難明者獨
一尺二寸耳先仲氏曰古袪用布四寸長一尺二寸
直綴於袂外終則不其長不及袂一尺而下不環
屬乃反展其袪于袂口上而下為今唐後
畫家如李公麟畫孔門弟子皆有袖幅了豁不縫接

而反展于袖外得非餽羊猶在乎若夫冬服不用襪
又曰鹿皮無襪至小祥始飾以絺此言冬裘則然非
衰制也而于是衣下有要以半幅橫綴衣身用以掩
裳之上際要旁有袷以布三尺五寸廣一幅橫邪割
之各以淵頭綴要間兩旁用以掩裳之前後際而上
衰終焉凡縫皆向外謂之外緝緝縫在外若用布寡多尺
寸現在而鄭氏總計但約布一丈四寸又參錯不合
且于負袷袂袂諸數一概闕落則安用計矣至于下
齋則有裳用布前三幅後四幅此非全幅蓋中破為二幅以六幅幅作三辟積每辟積皆褶褶而三屈之
又解之也喪禮吾說篇
謂之三衿衿者屈也夫但鈎其幅而不鈎其邊所謂
齋也所謂齋裳之異于深衣者也然此皆內緝者蓋
男衰裳不連婦則連之雷次宗曰男子離其衰裳故
有要婦衰裳相連則無要言無事掩露也若其無負
板則女無負荷與男不同至于裳則無辟積按深衣
裳制以六幅邪破為十二幅淵頭向下腰頭向上而
縫之今女裳亦然且于前後幅相際之交皆已縫綴
則下體中服無少漏矣故又無兩袷女衰之異于男
衰如此

五服之衰皆外緝緝縫在外展裳皆內緝緝縫在內皆用削幅布
而裳則前後七幅皆用三衿惟助功以下皆緝
大功以下無衰無辟領無負反其餘皆同若大功以
下女衰則并無要無袷無衰無辟積負板辟領說見
前
大小功總衰其規制已見前說祇其布尚有不同舊
以斬衰為三升齊衰為四升其數已不可通矣以斬
也若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漢晉人皆能言
之大抵皆鍛治其縷織以成布所云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者謂治縷在大小功總皆然故小功衰名總衰
總者細縷之名漢時南陽郡鄧氏專造此布名為鄧
總至總則亦以縷細得名謂細如絲然蓋朝服十五
升其絲最細總則抽易其半祇用七升半而其細則
一如朝服之總故總者絲也又細也凡布八十縷為
一升一升一云八十一縷為一升總不可據
錫衰疑衰皆弔服皆鍛灰漚治之使之滑易錫者易
也但錫衰總衰皆用七升半布而總則治縷不治布
錫則并布亦治之稍有不同若疑衰則用十四升布
較朝服祇少一升擬于吉矣疑者擬也舊註錫衰即
功衰疑衰即總衰第以相近故約略言之實則不同

有若此

升數有不可據者不特今製工織與古絕異即禮文
著升數者惟士禮間傳二書而士禮斬衰三升三升
有半間傳祇三升士禮齊衰四升間傳有四升五升
六升士禮大功八升九升間傳有七升八升九升士
禮小功十升十一升間傳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兩
相抵牾何以爲據且同一服名而升數有數等者以
別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名服報服從服凡七等也
夫五等喪服明見舊經而又加七等爲十二等此士
禮謬亂無稽之言即就其所分者一一計之位既不

禮記

五

清義復乖舛各理周章莫此爲甚而釋禮家必拘曲
操直以爲說先仲氏嘗言他不具論即以斬衰之義
服言之義服者臣爲君也即疏衰也夫疏者蠲也疏
衰爲麻之至蠲而謂次于斬已屬無理斬衰三升疏
乃又以此爲臣爲君之服夫以尊卑言則父爲長子
尚三升而君反三升半是尊不如卑也以人合言則
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升而君獨三升半是國君反不
如家君也且左傳晏嬰爲父晏桓子服麤衰矣孟子
滕定公薨其子文公教之以齊疏之服矣以蠲衰爲
義服耶則父不可義以三升半爲疏衰耶則父服何

可降之以三升半是止此義服一推之斬衰而有難
通者而他何論焉

喪服祇一帶名要帶又名經帶三年用苴期功用
牡麻小功用澡麻澡治總用布皆絞雙股繩從後環
向前結之而垂其餘士禮有經帶又有絞帶彷彿吉服
革帶之繫鞶珮誤矣見後喪服但初喪用散麻士禮
小歛前散帶帶頭垂長三尺至三日始絞而垂之然
此惟三年期有之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他即不
然至于麻有本根末尾大功以上用本小功總絕本
矣婦人帶與男子同但三年與期有除無變大抵首

禮記

六

弁要經俱不更易禮註謂男子重首婦人重至服竟
一除謂之終喪故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卒哭變葛
婦獨不然以婦陰尚質喪重不更易也若大功小功
卒哭變葛與男子同此以喪輕當變之故而或謂婦
人大功以下原用葛帶則牡麻澡麻男婦並同何曾
用苴乎

白虎通曰杖所以扶身也士禮謂杖者爵也此襲
四制而誤者第杖以竹木爲之長可齊心而下其本
下名直杖則直不可杖家語衰麻直杖本直經與杖

二物而士禮竟作杖名謂形惡類貴恐不然
履三年菅履見左傳荀子諸書但荀子又稱非荆履
即菅履也菅與非荆本一物而異其名左傳雖有絲
麻無棄菅荆謂草之堅韌次于絲麻而可為履者故
玉藻曰履荆席而正義謂荆非草席可去足垢則菅
與非荆皆相互稱名字書所謂菅非荆皆若草而白
華名菅詩白華菅今華黃華名荆詩若之華考據歷然士禮
襲左傳荀子亦以三年之履為菅履矣乃欲增斬衰
一名而降疏衰一等于斬衰之下遂曰疏衰疏履蕤
荆之非也夫蕤者耘苗之名耘苗既不可為履而非

喪禮吾說篇

七

屏字殊又必不可以非草之非當屏履之屏乃增蕤
字于荆上無此草名詘非字于荆後又顯屬訛借此
實襲荀子非總菅荆諸文而自相謬亂者據此則益
信疏衰之外無斬衰而非履荆履只是菅履必不容
于疏衰斬衰下立兩履名也更有立蕤履一名謂三
月卒哭蕤履內納此又
繩履見喪服則以麻作繩而編以成之士禮又謂臣
為君三年繩履夫三年而降于大功也乎若小功而
下則竟用古履而去其絢蓋古履有絢喪履總無絢
者謂凡履有絢總純三節純為履緣總者縫中之絢

絢則履頭飾也若又有白履即白麻履既祥而易之
又檀弓有絲履謂有子既祥所易之服則喪履用草
麻吉履用皮冬葛夏並不用絲故曰此履中之飾如
所云絢總純者非謂以絲織履也又菅履外納向必
麻履皆內納向必各不同

服期而小祥易以練服按練者漱練之名似當以緇
為之但周時絲冠起于中葉且有子既祥絲履尚為
越禮况初祥乎古凡喪冠皆治縷而不治布此則鉅
灰漚治令熟且白則在小祥為練冠而在大祥即為
緇冠總可用布不必緇也若陳氏禮書謂練冠與初

喪禮吾說篇

太

喪大白冠同則大白無辟積無條屬而此俱有之且
加以耳瑱如檀弓所云角瑱雜記所云三年之練冠
亦條屬而有縫者喪冠無瑱至此加角瑱喪冠此則
顯與大白冠大異陳氏言非也其衰與功衰同用七
升布而去衰去辟領去負板三物他皆如前若又云
素衣黃裳縗緣則皆以中衣言之葛洪云以練布為
中衣而黃其裏又以縗色布為中衣領袖之緣縗者
紅色之多黃者此非衰也若喪裘用鹿皮而不祛至
此加以祛且加褐衣乃去首經易練帶一作布帶又
者繩履亦大無絢若又有白履雖屬練履然必既祥

而後用之初祥時不得有此

服大祥縞冠素紕冠仰練冠而加治者或以紕

為之紕者縞也冠一云紕也一云以素紕喪冠條屬

不縷至此則不條屬而設縷故有紕但紕而不組檀

弓以有子組縷為非禮是也又喪冠右縫至此則左

縫若其衰則用十五升布為深衣領緣皆以布其中

衣則仍用布而表裏緣領反不以縷黃而以素色如

問傳所云素縞麻衣者蓋外內已除則中哀反未忘

也白帶即縞帶白麻屨即白屨無絢見前

服禭服用織冠一作縵冠皆黑經白緯之名禹貢厥

喪禮吾說篇

九

備玄織縞縞白玄黑而織在黑白之間故既祥而縞

禭而織至玄則即吉矣是織雖去白而未全黑唐

名縵服宋名縵服非玄色舊稱縵冠為玄冠非也

但織冠采縷縷一作玄衣黃裏衣皆中玄亦織色而深衣

則並如既祥之服無所變易但喪服祇一帶吉服有

二帶以懸鞶懸鞶非帶不勝任也今禭則獨於縞

帶之外又加革帶以此時將即吉懸鞶論語所謂去

喪無所不佩者此正去喪時耳去喪謂去喪若吉履

無絢則冬用皮履夏用葛屨特無屨飾與小功總並

同

五服總名五服一齊衰二期衰三大功四小功五總也

即斬也斬齊其麻而不之緝故謂之齊但不名斬耳

期衰緝衰也雖一斬四緝服出喪原合期大小功總為

言而功總去衰因專以期衰名之鄭氏註學記五服

謂自斬衰至總麻之親而孔疏以斬齊二功總當之

夫斬齊二功總即是齊期二功總齊之不緝即是斬

期衰之緝即是齊但必分斬與齊為兩服而兩屬父

母則以五服之親言之於父母多一等而以五服之

時言之則在期年少一服至士禮標記服色則又多

疏衰齊期與總衰二名色夫五服之名其來已久祇

喪禮吾說篇

三

增一斬名而致使五服之數兩不能合然則齊斬可

分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竹橋

喪禮吾說篇七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黃

三年之喪不折月說

喪禮莫重于三年使三年之喪而不能明則亦無庸
議禮矣然自漢唐宋以迄于今實亦無能明之者夫
三年之喪三十六月也古人無虛懸月日之理堯典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舜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
于陽城商書王宅憂三祀論語百官總已以聽于冢

喪禮吾說篇七

宰三年其云三年三祀三載皆明明三十六月並未
嘗有虛懸月日以二十七月當三十六月如後所云
也自周制喪有等殺而戰國漢初為禮記者遂各記
節次因有期而小祥十二月為期十三月為小祥說
再期而大祥二十四月為再期二十五月為大祥說中月而
禫禫中月者一云隔一月一云即此祥月遂有二十五
禫禫月二十七月之異其說見後爾時受禫祭易祥服
為禫之說以為喪有節次自此而殺然未嘗曰禫服
在幾月禫之為服又常有幾月而三年之喪當限于
禫服幾月內也乃漢後作經注者儀禮二記皆周章不
明而唐儒襲誤遂因之有二十七月之限而三年之

喪從此絕矣公羊傳曰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
以為人心皆有之今人心何在耶先仲氏嘗曰親喪
哀痛靡有紀數毛詩所謂昊天罔極者不得已而限
以三年此固出自中心並未有人強之而乃名為
多日實從減少即在凡喪猶不可而矯詐誣罔施由
親始此是何意徐仲山作喪服議有曰三年之喪有
必不可二十七月者以其欺也先王制禮果宜在二
十七月何難直限二年加以三月定之曰此二十七
月之喪而乃以三年為名是欺死父母矣夫死父母
可欺乎張南士答服問亦有云親喪短月是以估人

喪禮吾說篇七

之行待其親然且期喪外加二期十二月親喪內折
三每年折厚所薄而薄所厚顛倒錯亂莫此為甚况
其說亦並無據者
嘗考古言禮之書自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以及三
禮並無有二十七月之說見于大文唯戴德作服變
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而鄭氏遵
之謂間傳儀禮所云中月而禫者中月間一月也古
以中為間如三年考校為間年中一以祔為間一類
是二十五月大祥之月又間一月為二十七月此言
禫月有然並未嘗云此禫月即是喪月三年之喪當

撤此月若謂此禫月卽喪月則王肅辨鄭之謬有云
中月者月中非間月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
卽祥之月而禫在月中如檀弓所云祥而縞是月禫
者皆二十五月並非二十七月與戴鄭撤喪之月又
復不合夫王肅所辨誤據禮文檀弓祥而縞是月禫
此祥也月用此月禫則必改月而樂此天下無祥禫
兩祭可同月與行祥禫兩服可同月變易者且祥在
月幾日禫又在月幾日禫之去祥其兩下設祭各當
在月幾日俱減裂無考此固王鄭言禮王負鄭勝之
一節然其所辨者祇禫月耳且卽其所辨亦未定之
喪禮吾說篇
禫月耳安見三年喪期限于禫月又安見三年喪期
必限于戴鄭所定之禫月也乃以後儒相爭未決之
月日而竟指之爲先王制禮親喪不易之定期誤矣
大誤矣
或曰三禮既無二十七月之文則二十七月固屬臆
說然士虞禮荀子三年間以及公羊傳喪服義諸書
無不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王肅所云二十
五月而禫者或本可知而三年撤喪必在此月何則
明明言畢必無留餘可知也曰不然此所謂畢非謂
三年喪期從此而終謂夫三年之喪服則二祥而亦

已盡也古凡稱喪皆專指喪服而言故除重服曰除
喪喪小記曰期而除喪豈期撤喪乎謂期則小祥可
以除重服而服練服也檀弓子夏曰金縢而期則小祥可
同去輕服亦曰去喪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豈撤喪
而尚虞有不佩也乎謂去練服而服禫服則纖冠素
衣可以無所不佩也檀弓子夏曰金縢而期則小祥可
畢喪畢喪者祥喪畢耳茲更期二祥則縞素疏麻爲
服已盡嗣此而禫將改以纖黃之服此固吉凶纖素
一大界限故可云畢不然豈不知祥後有禫再期之
後有中月而乃曰是月畢喪其可通乎故喪小記曰
喪禮吾說篇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何嘗曰三年之喪
以再期限期之喪以二年限乎謂夫限于再期之喪
服則餘服未已此三年者也限于期之喪服則餘服
雖止二月而已踰于期此雖限一年而實幾于二年
者也喪者服也再期者祥服之名也故再期之喪亦
正如所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耳謂大祥而衰
縞從此除耳蓋期之二年非二十五月則三年再期
亦非二十五月如謂再期是二年期亦是二年則中
庸當云二年之喪達乎大夫二年之喪達乎天子親
喪卽期期卽親喪有何相去而乃天子大夫判爲一

况歷考喪服亦並不見有短少者上古藝親喪期無數此見之易傳有然而唐虞考妣卽限三載然並無服制雖漢儒註經者造有布冠布衣之說然亦臆度之詞故儀禮疏引黃帝九事章云上古虛喪終身至唐虞漸漓遂有服喪三載之限則唐虞以前皆是無服可知也其後喪服之制不知起于何時而周制貞屑因復有隆殺之等大抵親喪三年限以三年一年齊斬齊衰斬苴也此重服爲一節二年縞練小祥練冠源殺大祥縞冠素衽也練當具三年縞緇無帶而縞稍細于練總名縞練玄大祥稍降於小祥而總名祥練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雖分二年而

卷七

五

實者一年之中小祥者三朔之首大祥者五朔之末也此祥服爲一節三年纖素亦謂纖冠素端黃裳也此禫服爲一節故間傳有云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夫禫祭之時尚服縞冠舊註所謂素冠朝服者而禫祭既畢然後服纖服以至于盡所謂纖者卽祥練之後一變服名鄭註所謂纖冠采纓而孔氏疏義亦云首着纖冠身着素端黃裳是也蓋三年卽吉始服玄冠而玄白半爲纖黑經而白緯之純白爲縞故禹貢有玄纖縞三紵名而周取以爲喪服重輕之節其義瞭然而漢後諸儒總少學周祇一纖服而不能實注其所服幾月依文立義並鮮考據而不知禫

有十月纖亦有十月盡三年之喪之月卽盡禫之纖
之月不讀漢書乎漢文始以日易月除葬後易重服
外除喪見宋劉歆註及漢翟方進傳定爲三十六日其令有云服大
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合三十六日亦惟舊
制喪期本三十六月而後可代之爲三十六日未有
二十七月而可饒九日以代之者故應劭曰凡三十
六月易之以三十六日而翟方進傳以丞相起復亦
云旣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皆明驗也乃計其月數
則亦除旣葬後分作三節以大紅十五日當一年之
服大紅者大功也以小紅十四日當二年之服小紅

喪禮吾說篇

小功也以織七日當三年之服織卽禪服間傳所云禪而織是也是禪之織服當自大祥中月之後直服之以至于盡計之祥後餘月俱服織服故舊制二祥以前去二十六月則織服十月合二十六月漢制二紅以前去二十九日則織服七日合三十六日此固確然鑿然無可疑者其稍有變月則以舊制二祥各僥禪一月爲二十六月故織服十月每年十二月各僥一月爲二十月方與漢制二紅各僥禪一倍爲二十九日故織服七日各二紅各二七織得一七合之正三十六日而是雖稍有通變而仍不失其隆殺之

節蛛絲馬跡彰彰如此此在漢初去古未遠必有所承而儒說實買一概抹煞所幸問傳漢令同有織字而註問傳與註漢令者又皆彼此茫然並不能以漢令之七日註在織下問傳之織服註在織七日下以致顏師古註漢書反訴應邵魯註三十六月為非是而唐儒王元感稍知義分力以三十六月辨二十七月之謬雖唐宗已用其說而究之羣邪蠱惑牢不可破口眾我寡終于不行卽元感亦不知以問傳織服為之根據親喪大事千載歇絕豈不哀哉

且祥禫終月禮文有之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粥三

喪禮五說篇

七

月而沐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比終者及終也言自祥而禫而織以及于終也此正謂祥服之後又有禫織以終此三年之月故曰比終不然三年之喪豈終于祥服已乎蓋期年之禫止于一月而三年之禫則由祥以至于盡不止織服七月見之漢令此正三十六月一大明據而為正義者依問時俗反以此終二字連下文茲三節者作句天下有及終茲三節者而可以成文者乎總由曲護二十五月撤喪之謬而強割禮文以遷就其義其禍烈一至于此內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有故者

三年之喪也則此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無虛折者何則二十三年女子之年也天下無生人之年而可虛折者且卽以儒說較之則二十五月只是再期二十至二十一為一期二十二卽再期矣女子有故亦當曰二十二年而嫁而乃曰二十三年何居夫禮經大文其不明言曰三年者三十六月以不必言也乃有雖不言而明明言之如此文者而又各相顧而不之察吾嘗以嫁娶之月實實計之其云二十之嫁不定何月然考之舊禮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自九月以後十二月以前皆可以嫁卽曰夏之九月為周之

喪禮五說篇

八

十一月然卽以周正十一月計之十一月有故則二年十一月為二十五月十二月有故則二年十二月為二十五月未嘗出三年也况其定霜降與冰泮者祇為瀕歲暮而嫁娶可行三正一轍耳何嘗如起蟄之郊龍見之雩限夏時耶或曰男女嫁娶固當在除喪之後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是也但除喪在二十五月則二十五月而嫁娶禮也此原不必三年者而又不然古除喪免喪去喪皆是除服然服之一字所包者廣自易練而祥而禫皆名除喪故喪小記曰期而除喪始易練也

是豈期練而卽可以嫁娶也乎若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勿除則直以撤喪爲除喪者今三年後嫁已有明文則除喪而昏直是撤喪始嫁娶而俗猶復以春秋逆女多在服內爲言夫宣之末期逆女原屬大變不可爲訓而外此則文公四年方娶婦姜並無再期娶婦者祇文之納幣在二年冬計之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之薨剛及再期而公羊尚譏其喪娶雖納幣非娶公羊誤譏然亦見男女嫁娶必不當在再期之月斷可知也夫再期而娶謂之喪娶則再期而嫁謂之喪嫁其例同矣若公羊他傳又云

喪禮五說篇

九

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則喪者服也正謂居重服者實二十五月過此卽二十六月卽是祥禫便當服緇服纖黃矣喪服亦何幾而忍忽之

論語宰我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實實三十六月本之尚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言三年服闋盡復居常之服而後可讀樂章未聞大祥十五日尚有禫纖諸服而可再喪復常可得讀樂章者此亦三十六月不爲樂之一証也而戰國儒者造爲孔門弟子祥禫

爲樂顯然與論語不合夫祥禫期無幾祥禫可爲樂則焉得遽有崩壞之理且其所爲說又各相矛盾如喪服四制曰祥日鼓琴謂大祥二十五月而檀弓云朝祥暮歌則子路笑之必踰月始善踰月者祥後一月廿六月也乃檀弓又自矛盾忽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成笙歌則踰月謂何且又曰益獻子禫縣而不樂則不在祥月并不在踰月而在禫月禫則廿七月矣且又曰子張子夏除喪彈琴夫除喪二字包有三期祥練一除喪入祥再除喪禫二除喪此之彈琴雖必非耐練然祥禫未分此是何月乃又曰是

喪禮五說篇

十

月禫徙月樂則禫廿七月尚未爲樂又必遷月至廿八月而始可以樂則直是自矛盾自廿四月以至廿八月茫無定準而以此言禮可乎故徐仲山曰徙月而樂則自禫以至終月皆可言徙何如三年不爲樂一言而決之

又或曰除喪免喪既包禫服則甫除祥時禫尚未服而乃曰喪畢既服緇纖喪尚多月而乃曰實二十五月一若三年之喪至此特作一界限者此何說與曰此則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而限之者也何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考之喪服之制期有禫三年亦

有禫然期原有不禫者如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
不禫是也三年亦然除親喪必禫絰外如外宗為夫
人與慈母如母諸服則多有不禫者此二十五
之喪之所由畢也毛詩庶見素冠刺不終喪者亦以不禫為言素冠者禫冠禫則絰冠
矣但不禫雖同而禫有不同期之禫止于五月一
月而三年之禫則自二十五月而服絰以至盡惜
經無明文而漢儒為註疏者遂誤以期禫一月當三
年之禫重不知禫後有多月且不知禫後之服之當
比終而盡禫一月即謂限滿于是二十七月之限亦
由之起焉蓋二十五月之畢畢于不禫而二十七月

喪禮吾說篇

十一

之限則又限于禫之一月雖所限不同各有是非張南
士曰二十五月而畢喪雖係而是者以有餘也而限
二十七月而滿限雖緩而實非者以無餘也而限
之所由實在乎是但漢世言禮尚有師承其云二十
五月二十七月者皆各有所自並無言二十六月者
宋朱熹居視夫人喪誤以二十四月為大祥又加二
月遂以二十六月為三年之期則既非古禮又非漢
儒所言禮而杜撰月日致三年之喪又有二十六
月之例嗟乎何為已

禮記三年問云至親以期為斷其云至親者雖鄭註
孔疏皆別引儀禮喪服以本生父母降期諸服為言

不言人子之于父母然父母之喪三年三節則十三
月為一斷二十五月為二斷祥練祥縞原有兩斷即
以親喪言亦未為過特其後文曰三年之喪特從此
而加隆焉則祥禫以後皆屬過情詞不達矣且其解
斷期又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此全是宰
我改燧升穀期可以已之說而以此為斷得母子言
反過情與

然則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可乎曰可周制二十
五月而畢喪衰服除也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縞
服闋也衰縞既除正有餘服黃原未嘗于三年月

喪禮吾說篇

十二

日有所短少故周制二十五月即服官任事而今
則二十七月而然後起用較之雜記祥而從政猶為
遲緩雜記三年之喪無禫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
蓋服官任事不礙喪服周初立制惟恐以衰絰之
故重廢王事故夏商以前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
其門春秋傳而周用權禮即卒哭而已有從王從公之
制見禮是禫服補闕正斟酌之盡善者故晉武泰始
每議終制則博士段暢往往以周禮折之謂周子晉
執史但譏名位之失未嘗以喪享為非禮晉悼初葬
平公燕諸侯于溴梁是時賢大夫如羊舌肸祁奚韓

襄輩並未諫沮反謂繼好繼信補闕謀事皆禮之大者蓋古三年不朝聘而周則既葬受瑞卒哭錫命古三年不聽政而周則承喪卽位改元御寢古三年不入廟而周則燕嘗禘祫仍沿廟祭古三年不從金革而周則喪服遇警遂許墨涅以從事甚至明年納幣未葬與盟皆周制所有而夫子春秋未嘗譏之卽孟子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亦係殷禮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之甫受顧命負展作誥正自不同故曰先君莫之行是服官任事斷以祥禫而國有大事則復以權禮應之夫然後君父兩全而奪情起復之議可不作

喪禮五說篇

七

也然則今制周制矣或曰三年在周末已不行故孟子在滕始定三年則不然夫孟子所定正定此齊疏飭粥居廬命戒諸制豈有父母三年定自戰國者夫齊宣欲短喪非三年而何以短爲

禫服是織服學禮之儒皆所不曉幸間傳有禫而織語而漢文遺詔又適有織七日之文始知織者是禫服之色而七日者乃禫後所服月數故應劭曰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其月數參此固餽羊之謂織非禫義禫是祭名並非祭服之色師古註織爲

禫其誤已久則茫然不知織爲何物并不知織之爲禫是何義而且應劭之註移坐卽古深爲可駭但禮失求野古禮雖亡然尚有草蛇灰線可隱相蹤跡如唐元陵儀注禫日百官服慘公服詣延英門問皇帝起居次日平明皇帝收服慘吉服其所爲慘則慘聲之誤卽織服之色之稍變者蓋織色黑白與慘之淺青色同故趙宋民俗尚有于禫祭之初先服慘三日而後行祭卽司馬溫公所輯書儀亦尚有男子服紗幘頭繫衫角帶婦人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履正與禫服之織冠素端黃裳諸色隱隱相合而當時范

喪禮五說篇

七

淳父見民俗慘服斥爲不經近長洲汪氏有客人問祥禫書明明引書儀中語而又曰比年以來士大夫居禫尤多苟目今欲改服不審應改何等服色是明見大豆而不知爲菽日求見橐駝而不知卽駝背之馬也欲禮之曾明得乎

吾郡有無名氏書六卷今爲人竊刻作已集其三卷第三篇有三年喪題其首有記之駁雜得罪于聖人多矣夫若二十五月之喪之甚也以九月爲歲是棄天也期以下皆無減而獨減于三年是薄親也其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喪禮吾說篇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書按問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

其文若儀禮篇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為之故

公羊高相傳為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

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干荀卿公羊高

二人而世不察也予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

月而祥則祥後有禭禭之說前已詳言之茲二十五

起說事然並未服闋焉知禭後之服有幾月耶自顏

師古注漢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

幸謂傳有禭而禭語喪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

此是實據不其末有云嘗觀曾鞏敘徐幹中論以為

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

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

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

臣賊子特刪此以圖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

此書為人竊刻竊可痛恨故記此數

行以冀觀者考之可微修一改正耳

喪禮吾說篇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喪禮吾說篇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書按問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

其文若儀禮篇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為之故

公羊高相傳為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

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干荀卿公羊高

二人而世不察也予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

月而祥則祥後有禭禭之說前已詳言之茲二十五

起說事然並未服闋焉知禭後之服有幾月耶自顏

師古注漢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

幸謂傳有禭而禭語喪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

此是實據不其末有云嘗觀曾鞏敘徐幹中論以為

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

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

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

臣賊子特刪此以圖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

此書為人竊刻竊可痛恨故記此數

行以冀觀者考之可微修一改正耳

喪禮吾說篇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喪禮吾說篇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書按問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

其文若儀禮篇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為之故

公羊高相傳為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

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干荀卿公羊高

二人而世不察也予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

月而祥則祥後有禭禭之說前已詳言之茲二十五

起說事然並未服闋焉知禭後之服有幾月耶自顏

師古注漢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

幸謂傳有禭而禭語喪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

此是實據不其末有云嘗觀曾鞏敘徐幹中論以為

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

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

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

臣賊子特刪此以圖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

此書為人竊刻竊可痛恨故記此數

行以冀觀者考之可微修一改正耳

喪禮吾說篇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喪禮吾說篇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書按問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

其文若儀禮篇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為之故

公羊高相傳為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

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干荀卿公羊高

二人而世不察也予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

月而祥則祥後有禭禭之說前已詳言之茲二十五

起說事然並未服闋焉知禭後之服有幾月耶自顏

師古注漢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

幸謂傳有禭而禭語喪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

此是實據不其末有云嘗觀曾鞏敘徐幹中論以為

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

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

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

臣賊子特刪此以圖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

此書為人竊刻竊可痛恨故記此數

行以冀觀者考之可微修一改正耳

喪禮吾說篇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喪禮吾說篇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書按問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

其文若儀禮篇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為之故

公羊高相傳為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

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干荀卿公羊高

二人而世不察也予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

月而祥則祥後有禭禭之說前已詳言之茲二十五

起說事然並未服闋焉知禭後之服有幾月耶自顏

師古注漢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

幸謂傳有禭而禭語喪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

此是實據不其末有云嘗觀曾鞏敘徐幹中論以為

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

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

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

臣賊子特刪此以圖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

此書為人竊刻竊可痛恨故記此數

行以冀觀者考之可微修一改正耳

喪禮吾說篇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喪禮吾說篇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書按問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

其文若儀禮篇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為之故

公羊高相傳為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

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干荀卿公羊高

二人而世不察也予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

月而祥則祥後有禭禭之說前已詳言之茲二十五

起說事然並未服闋焉知禭後之服有幾月耶自顏

師古注漢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

幸謂傳有禭而禭語喪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

此是實據不其末有云嘗觀曾鞏敘徐幹中論以為

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

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

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

臣賊子特刪此以圖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

此書為人竊刻竊可痛恨故記此數

行以冀觀者考之可微修一改正耳

喪禮吾說篇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喪禮吾說篇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書按問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

其文若儀禮篇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為之故

公羊高相傳為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

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干荀卿公羊高

二人而世不察也予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

月而祥則祥後有禭禭之說前已詳言之茲二十五

起說事然並未服闋焉知禭後之服有幾月耶自顏

師古注漢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

幸謂傳有禭而禭語喪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

此是實據不其末有云嘗觀曾鞏敘徐幹中論以為

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

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

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

臣賊子特刪此以圖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

此書為人竊刻竊可痛恨故記此數

行以冀觀者考之可微修一改正耳

喪禮吾說篇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較

喪禮吾說篇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父三年

母三年

喪服有齊衰而無斬衰古者衰制以下際為齊齊即齊也故論語攝齊升堂玉藻縫齊倍要皆以齊為裳下之名而齊衰不然衰有重輕重服以衰麻六寸綴于當胸而衣裳四際則皆齊其麻而不之緝故齊者以齊為名謂之齊若輕服則四際皆緝而稍露散麻亦名為齊蓋齊而不緝此齊之本名而從而緝之則又以緝齊得名猶之亂本名亂而因而治之則又以治亂名亂此即直經者絞麻之稱而初喪散麻亦稱為經可例也然則齊名有二一是裳下際之名一是衣裳四際之總名而齊衰亦有二一是三年之重衰齊而不緝一是期功之輕衰齊而緝之除二衰之外別無他名故論語以三年凶服謂之齊衰如子見齊衰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云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以為重服只齊衰也並無有加于齊衰之外者也且父齊衰母亦齊衰孟子滕定公薨本屬父喪且諸侯也孟子告之以齊疏之服饋粥之食以為父服只齊衰也並未嘗于齊衰之外有他衰也此皆春秋戰國孔孟之書之顯然者自左傳晏桓子卒有晏嬰居喪之文云晏嬰薨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而作喪服禮者全襲其文以立說且又

誤讀其文以為羸衰斬句則必是衰名而以羸麻為之者夫晏嬰羸衰此句也斬直連文以經帶句也杖又句也春秋戰國間原有羸衰之名羸即疏也羸齊疏之服荀子稱齊羸衰經齊本作齊皆與晏嬰服父之羸衰正同若其稱斬直直者麻也齊疏之服則但斬其麻不漚不治用以為首經要帶故名斬直如三年問云斬直衰杖斬不屬衰直不屬杖兩下斷句公然可知即家語有衰麻直杖荀子亦有齊衰直杖語非以直為杖亦曰齊疏之服則又有斬直與杖云耳乃戰國後儒造一斬名先窺荀子禮論篇一段為三年問文而改齊衰為斬衰如云齊衰直杖倚廬食粥所以為至痛飾也諸語兩書俱載而在禮論篇者為齊衰在三年問者為斬衰今荀子具在也然且陰改荀子齊衰菅屨杖而食粥為斬衰菅屨此皆同襲左氏文而乃陰襲而賜竄之以致檀弓引魯穆母卒曾申告以齊斬之情併粥之食自天子達夫曾申數語亦全襲孟子文而又忽增一斬字而使齊即是斬是一服兩出也齊是齊斬是斬是一人而又兩服也然猶不敢明言斬服而但言斬情至論重服則猶以齊

衰爲重而不及斬衰如齊衰不邊坐類而喪大小記則始分斬齊等殺而且以斬衰屬父齊衰屬母且又分衰麻升數如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而又且以左傳薨衰原是重服今又降而屬之齊則輕重不接遂造爲薨衰一等降于斬而隆于齊以間于斬齊之間斬衰三升薨衰三升半齊衰四升上可屬斬下又可屬齊以曲合于薨斬齊疏二義則不知晏嬰之所爲薨衰斬者服三升乎服三升半乎孟子之所謂齊疏者教勝文服三升半乎抑服四升乎且據如所云父斬母齊亦不當于齊斬之間更有所謂薨衰三

喪禮記說篇

四

年也且苴屬經帶不屬杖也苴杖二名已見之前家語及荀子矣而傳喪服者又復以苴屬之杖夫苴麻也可爲杖乎註云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無論竹類並無有苴竹一名卽有之亦定無可爲經帶者乃又如難通謂竹貌之惡有類乎苴一云杖大如夫天下有竹貌類麻者乎此笑話也至斬苴經帶則一爲首經以麻束冠一爲要經以麻束衣專言之則首戴稱經要帶亦稱經對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今經帶對言則一是冠束一是要繫兩下秩然乃士禮改斬苴經帶爲苴經杖絞帶既以經爲冠衣兩束之名而又

增絞帶一名于杖下以爲要有兩帶皆以苴爲之一以代大帶一以代革帶夫同是麻絢而繫兩條于其要已爲可怪乃解之者又曰吉服有二帶以大帶束衣以革帶佩玉故凶服亦備之夫凶服可佩玉乎按玉藻凡朝服必垂鞶于兩膝間謂之蔽膝而懸于革帶凡有所佩皆懸之此以大帶絲紐約物少力故復設革帶以爲懸鞶懸佩之用喪服有何鞶而設以帶若論語云去喪無所不佩則須在禫織之後此時多繫一麻絢亦無所用也乃朱氏作家禮必分父母爲斬齊而斬齊經帶又必各設一絞帶于要經之下遂

喪禮記說篇

五

至一名要經一名要帶經帶之名從此俱無可問矣若左傳叔向又云斬焉纓經之中此言其情斬然不指纓經與雜記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語同彼作士禮者亦必偶見斬焉語與晏嬰斬苴斬字恰合遂立一斬名而不之顧若然則何不于期服下再造一剝纓乎杜預註左傳引士禮作証而仍其舊說又引左傳文曰墓斬纓章皆展轉誤者戰國以後不第父母三年各分等殺卽爲人子服三年者亦以爵位大小爲升降如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

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則喪禮掃地矣夫服製輕重一本于心心痛重則服重服心痛輕則服輕服故曰端衰無異等今儼然以爵位尊卑而異其服將母大夫士有異痛乎大夫痛輕士痛重乎然且鄭氏作註復引晏嬰居喪一節以爲室老譏其太重重卽士禮非大夫之禮遂據爲大夫士異等之証夫晏嬰居喪本是恒禮而室老據叔世時俗壞禮以爲大夫當稍減故晏嬰非之曰惟卿爲大夫或當稍減我以大夫服大夫何減之有此正平仲明知其非而故權辭以謝之故家語孔子極稱平仲婉言不

喪禮吾說篇

六

直已以斥人之非正謂是也不然大夫與士無異服而反謂卿大夫有異其可通乎乃鄭元王肅復以此爲相爭之端夫王鄭同異何足置辨吾弟以孔孟之書折之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貴賤無異也孟子曰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是天子庶人無異也禮記若夫母服降期則他無明文惟士禮有之而喪大記亦有父在爲母爲妻期諸語此正周末秦初禮儒所云無可辨者然好短喪者猶往往藉爲口實先仲氏嘗曰服喪之人與爲所服之人俱各有等假

若一母死而父爲之服子亦爲之服此服喪之人也服喪有等而乃父服期子亦服期則子與父等矣一母死而在父爲妻在子爲母此爲所服之人也所服之人亦有等而乃爲妻服期爲母亦服期則妻與母等矣唐高宗上元年詔不降期雖從武后請然開元修制仍集議勸爲定典見開元禮父在有不必降母服者三母喪期以前父與子並服也至期後而父服始闕然已一十月矣假云懼嫌畏耶則內則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之文卽不命之士或當同宮而士禮又自謂四方之宮可以隔別不必嫌畏也况一十月則重服已除也不必一也假

喪禮吾說篇

七

謂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耶則期功以下父所不服而子當服者衆矣幾有父服亦服父降亦降者是父子同服不必設五等服也不必二也假謂三年之喪惟父有之其名不可二耶則左傳周太子壽卒與穆后崩晉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太子一三年爲服傳父母三年穆后二三年也夫妻子無三年之理雖其所稱三年者以天子絕期祇有三年而后太子獨不絕期卽以三年名之然已名爲三年矣是父之服母原名三年子又安得避三年之名其不必三也有不可降期者三據云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母

可同庶母乎一也據云慈母如母父在則期母不可
同慈母二也據云父在為妻期母與妻同亂矣此大
不可者三也有必不降者二禮記伯魚之母死期而
猶哭孔子問之曰誰與哭者夫伯魚之母也母也期
而猶哭者已服期闋而猶哭也孔子問之者是時孔
子尚在也而使禮記而不足憑則已禮記而足憑則
出母之服父在猶期矣若喪服云父為長子斬三年
母為長子齊三年夫長子三年雖見之春秋傳文而
實非三年乃作士禮者不分父在與不在而母之服
子必以三年今子反降期是子之三年一定不易而

喪禮吾說篇

八

母之三年則尚在升降未定之間是三年之喪父與
子之喪非父母之喪也此說之萬萬不行者也故曰
有必不降者一也又一也若夫禮有難通吾必質之
以夫子之言以春秋去古未遠而夫子聖人可以說
禮也乃夫子告宰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
懷此為母言之也其兼稱父者由母而及之父也故
禮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訓之
子者三年免于父懷者謂母可期則宰予之言得
矣若云合而不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為母三年則類禽

獸夫禽獸知飲人未嘗絕然禽獸知食人未嘗絕食
也吾謂禽獸尚知有母而人反不知將禽獸之不若
矣何三年期年之有

又在此三年女嫁彼出反在室 婦為舅姑 妻與妾

為夫 喪期非禮 據內則子婦事舅姑與子無異曾子問

極重子婦之禮不成婦禮則雖婦死而婿不杖不菲

不遷不嗣尸葬于女氏之黨其重成婦禮如此今為

舅姑祇服期且稱為從服則儼然路人矣據傳父服

子三年母亦服子三年有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

降也夫父母即夫妻也夫妻服子則夫不降者妻不

喪禮吾說篇

九

敢降今夫妻上服父母而夫不降者妻反敢降何也

且此非聖人之禮也家語夫子答出婦之條有三不

去其二不去云與其更三年之喪則明明三年矣蓋

婦服頗重既服三年喪則不遣生婦不經服三年喪

而又不成禮則雖死婦而必遣之使歸葬其必服三

年如此

庶子為所生母 庶婦為生姑 慈母 皆

古但有慈母無養母所謂慈母謂妾子之無

母者母妾之無子者即養母也今制有慈母又有養

母誣云即適房為八後者夫過房謂房室相過仍是

慈母若云為人後不又與下為人後條錄出乎

慈母如母前儒亦多未解一則不知慈母是

何母按曾子問子游問慈母如母禮與孔子謂慈母

無服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

何服之有于是引魯昭公少喪其母及長欲為慈母

服而有司沮之遂練冠以喪慈母世遂謂慈母無服

不知此慈母是婦官內則所謂擇傳母以為子師次

曰慈母三日保母是也故曰君命所使教子者謂此

固職在教子非諸妾也若諸妾慈母即庶母也小記

有云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夫祖

庶母者父妾也父妾尚為慈母得母父妾職教子

乎一則不知如母是如母據喪服他章妾子為生

母服大功豈有生母止大功而慈母反三年者不知

此所云母正生母也云如母正如生母也天子諸侯

之妾子父沒服生母止于大功而大夫士不然大夫

妾子父在為生母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生母服

期而至于父沒則大夫士之妾子皆得仰而為生母

三年不分父在與故曰慈母三年一如生母非謂

生母本則慈母反三年也又非謂慈母之三年一如

嫡母與繼母也夫苟據舊禮則繼母如母父在服期

卷八 喪禮 吾說篇

十

若慈母如母則士子父在服期大夫之子父在服大

功矣至于教子慈母則父沒祇服大功荀子所云乳

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此

可據者若鄭氏云庶子為嫡母後即是傳重不得命

與嫡母為母子則又不然夫庶子為嫡母後則嫡母

自當三年不必又曰如母耳若命為母子亦又何害

春秋衛桓公為戴嬀所生而莊姜引為己子戰國秦

莊襄王為夏氏所生而華陽夫人子之未為不可也

三禮晚出其于春秋戰國間事尚一征不合何見於

禮如曾子問引魯昭公少喪其母則昭公未嘗少喪

母也其後晉譙王司馬恬為子制小功之服此正照

大夫之子父在為生母大功而又降者若范甯謂無

服則依曾子問語而又誤解此母雖婦官然荀子不

明言當九月乎

編孫為祖父母承重為

高曾祖承重為三年

喪服傳有傳重受重諸字而其為重財又單指爵

位言謂祖父以爵位授之于我是傳我以重物也而

我從受之是重物為我所受也故據諸禮文有傳重

而非正體者如傳位庶子則傳重非正嫡也傳位嫡

卷八 喪禮 吾說篇

十

孫則傳重非體非身所有也。正體而不傳重者如嫡子嫡孫皆有廢疾皆不得傳位而又無庶子可傳因傳之他人則雖我子我孫正嫡現在而總不謂之傳重然則重非祖孫相承正嫡相繼之謂而專專以爵位言從可知矣。蓋封建之世世爵世祿皆有地之君而有國邑者必有宗廟因之以祖宗付託之重爲爵其所付託者雖實指爵位而必假之以宗廟之名曰王嚮甚重傳受匪輕故謂之重非如今世所云三年重服子死未服故孫必承而服之也。夫世非封建父與子尚不相承何兒祖孫故雜記父子異爵則雖父母

三

之服而父子大夫父子士不得同服何則不相
相承也今議禮者全不識今世與封建大別而古嚴
嫡庶今亦嚴嫡庶古稱父後祖後今亦稱父後祖後
古稱重今亦稱重假使嫡賤而庶貴則庶承重矣父
賤而子貴則子不承父後矣推之而祖孫貴賤先後
相易皆然則是承重者受爵之名古有是今未有是
也且古亦未有是也周制傳重之法有適子者無適
孫有君于此其子適子也君未死則其子雖爲後未
傳重也子尚未傳重何有乎孫是無適孫也及君死
而子受之則適孫爲後矣當傳重矣然而此時子爲

十一

君雖傳重之適孫爲父後非爲祖後也是又無適孫也必也君祖未死而所後之子不幸先亡而然後以孫嗣祖如所謂爲祖後者而予以傳重誰曰不然然而爲人後者爲之子適子未爲君而亡則此君祖者卽嫡孫之禰也謂我禰者我不謂之孫而謂傳重者適孫乎故曰有適子者無適孫乃今之爲承重服者他無可考惟喪服傳不杖期章有爲君之父母祖父母服期之文夫君有父母祖父母乎因自知難通故爲之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卽承重所由誤也但推其立說祇爲回護君有父祖之故且君有父祖而君服斬臣可服期之故故曰君父以未立早卒而孫受祖重爲祖服斬則君父之喪臣可服期何則以未爲君也然而尚無祖父母也故鄭氏又曰此爲祖後爲曾祖後也君父祖二世必皆以廢疾未立而卒而孫受曾祖之重爲曾祖服斬則君有父祖而君父祖之喪君皆服斬而臣可服期何則以君父祖俱未爲君也然而又有疑之者君父祖先卒則當父祖初卒時君未傳重此時尚未爲君也君尚未君則又焉得爲君父祖議羣臣服是必曾祖先亡君父祖猶在雖廢疾未死而又不任喪事于是君受重而爲

十一

曾祖服斬則君既有父祖而君父祖之死又可得爲羣臣議服故趙商問答有云父在爲祖父服斬如何而鄭氏答云天子諸侯皆服斬是言此孫爲祖斬爲曾祖斬者以天子諸侯故也且又父在爲祖斬不必父卒始爲祖斬也然而又有疑者幸而祖先亡而父繼之則其言驗矣萬一父先亡而祖繼之且又在父喪未殯之際則諸儒議服如賀循徐廣輩皆曰此當服父斬而不服祖斬則在鄭氏雖父在而爲祖服斬在賀循徐廣輩雖父卒而猶不爲祖服斬其服斬以天子諸侯言不服斬以大夫士言若天子諸侯則服斬乎若大夫士則不服斬乎

喪禮記說篇

四

然亦見父卒之不必定爲祖服斬有如是也乃以議禮之假詞本于虛無是之言而認爲定禮以世官世祿天子諸侯所議禮而律之常人之所行以訛傳訛莫知所始則聖人論禮原有二端一則從今一則古不足徵卽亦僅存吾說而已矣若小記又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雖與喪服傳文彼此曲護然亦天子諸侯禮也世有天子諸侯之夫人而後君不爲之三年者乎

疑義 承重在兩漢以後從未舉行至晉宋間人議及之然當時已極言其非如庾純云古者重宗

法爲諸侯世爵士大夫世祿防其爭競故以明宗今國士無世祿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者進攝家政至祭祀嫡孫但以長幼齒無殊別也是以宗子雖死不與古同大夫以下則無是矣吉不統家凶則統祭考之情理不無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則亦不宜有越諸父承重之制成洽亦云嫡孫傳重不服斬也夫服以三年爲極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殺各一等經之制也服父三年則服祖當期若謂嫡孫宜三年則在喪服應見于斬衰

喪禮記說篇

五

之經乃重無此文何耶時劉寶亦極爲言然終以當時儒臣考禮不明庾純誤認嫡孫爲宗子既乖宗法成洽又謂祖當服嫡孫三年失等殺之節而劉寶引荀太尉無後養兄孫爲已孫事又礙非其倫且俱不得領要重不解父卒爲君祖三年是服君之禮彼此格柙于是終用博士吳商議而諸說皆廢殊不知吳商之議其爲紕繆自在也據商云經云臣爲君祖母服期從服降一等則君爲祖服斬矣夫君爲祖服斬者以祖亦君也君祖敢不服斬乎君祖當服斬不特父卒傳祖重卽父不幸而廢疾未死亦當爲祖服三

年何則以其君也故鄭志答趙商謂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也若謂君父祖兩代皆廢不立而是君為曾祖後則祖已非君非君當服期而猶曰為祖父斬者正以祖服三年之不必君也則又不然傳不明云為祖後者服斬乎傳祇云祖後而鄭注謂後曾祖者此補傳之闕說見前而實則君之傳重但承祖後何則祖雖廢疾而前代相沿之重實萃于祖之一身是我所傳者雖曾祖之重而實其重也故不曰為曾祖後而曰為祖後然則傳重當三年仍非凡為祖者之所服而君服矣故曰此天子諸侯之禮且亦假借

喪禮通義

夫

為言而並無其實惜魏晉儒臣並無有一人能解之者至後魏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請服承重下議爾時太常劉芳謂古者卿士咸多繼位宗廟重大不通庶人故父為長子嫡孫為祖其三年之制魏晉罕行今終德資階未登仕秩且諸叔現存喪主有在宜依諸孫服期為允後復以孫景世議諸許所請然而其說則何可泥焉

晉劉智作釋疑謂庶孫當為庶祖三年此又因祖服而類推之者其時博士杜琬即已非之又宋何承天與司馬操議禮謂嫡孫已承重現在服喪而未期嫡

亡則次孫當代為終服反覆論辨夫承重已非禮况嫡既為服次又接服則凡為孫者皆承重矣不知一家有幾重而承之如此

蕭山毛奇齡

文輝克有較
遠亦婚黃

喪禮吾說篇九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母三年其妻同

有地之君世爵世祿顯有國邑可傳者則爲之立後
故後以人言亦以爵言以人言者爵在而人亡則繼
以人中庸繼絕世是也以爵言者人在而爵亡則繼
以爵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是也降此非世

喪禮五篇
卷九

爵世祿則雖大夫士身死而仍不爲後雜記有云士
之子爲大夫其大夫死而無子則但借他大夫之子
爲之主喪名曰置後而喪畢而卽撤之置後者暫立
大夫自非世爵故大夫死而不立後汪堯峰作置後解
謂此置後是立後曰大夫非大宗可立後乎答曰庶
姓而起爲大夫獨非大宗與則不曉宗法又不解此
置後之非立後又不知庶姓爲大夫不得立宗三失
之矣說見予故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謂喪之所
重但在主喪而苟其無後則聽之而不爲理何則古
封建之世全在爵位而仍以宗祀爲之名故天子諸
侯大夫士惟世傳之家則或祀七世或祀五世或祀
三世絕則繼之然猶五世七世人爵俱繼而三世大

夫但繼爵而不必繼人降此而庶士則惟適士祀二世而官師中下士祇祀一世身絕則已何又庶人是

以天子諸侯則每世有二人立後一天子諸侯一天

子諸侯之弟也天子諸侯除本身相繼不絕外無弟

則已有弟則推一適長者爲之大宗以統此一世諸

弟之後人于是立一大宗之廟以祀此大宗所自出

之君百世不遷如三家爲魯桓子得立魯桓廟類大宗絕則繼之所

謂大宗收族不可以絕是也若此一世諸弟各分立

小宗舊說有誤詳見通釋歷五世而宗一遷則雖絕不繼何則

以親盡卽遷非世禪也然則古之爲後者惟天子諸

喪禮吾說篇

11

侯及大宗耳。其他雖公族大夫身死不繼。但耐于宗子之家。而况庶姓驟起世貴世賤。何所爲後。故春秋大夫爲後。皆其爵已絕而求其人以嗣其爵。如季友爲叔牙立後。鄭厲公爲公叔段立後。魯以公孫嬰齊作公孫歸父之後。皆有人無爵而求其人以後之。不必皆世絕而繼以人。如天子諸侯者也。今郡縣之世世爵已絕。子生父後。不可謂成父後。何則。父不必可後。子亦不必可成也。孫生祖後。不得謂之成祖。後何則。祖之後未必可成。孫之所成未必卽祖之後也。况封建既亡。宗法不立。繼宗之說尤爲無理。則今之所

云爲後者並非古禮不過曰繼嗣已耳其所謂繼嗣者亦並無成法不過曰義不忍絕則使之繼之已耳然而義之所在利卽隨之在昔有地之君國邑相煊公族子弟每多覬覦于其間故孔子嬰相之射直以干預人後者等之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何則杜覲覲也今士庶之家雖無國邑而亦有財產一當可繼則羣起爭之古禮旣無可爲據而時俗考制又無成說于是骨肉爭鬪兄弟殘殺展轉流毒深爲可憫先仲氏嘗曰不定之禮當限以一定之例如應繼者除三不繼外一兩不願繼者與受繼二無遺命繼死又

喪禮五說篇

三

命遺三非同父之子嫡姪可同祭父祖其繼必以多謂多者以次謂長繼長幼繼幼如長絕以次繼謂之二繼而有一必繼者曰繼貴蓋貴不可絕猶之古爲後成後之義而且賤祀三世貴得祀四世五世舊制庶人若貴則可祀四世矣賤者祧貴者不可祧庶姓祧焉人則卽以立祀言俗所稱羹飯至者亦惟是有爵之家可立世廟且可得延世祧耳不然繼子一世固得登至二世三世而此身卽已入祧增矣雖羹飯可食

子家子爲庶母齊衰杖期其妻同夫爲妻于家母出子皆同

庶母有女并焉子與有子同謂庶母必父妾之有子者若但有女而無子如何祭酒汪彩曰女子子卽子也兄弟男女無異服卽兄弟也父之妾兄弟之母何殊焉然則子殤如之何曰殤亦子也豈但殤子卽七歲以前尚未成殤萬一其庶母先殤而死能無服乎

喪禮五說篇

四

唐初亦議非所生與繼母等然仍俱服期總是過信喪服耳

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晉束皙曾以此設問謂子旣無服則母爲子何服乎而步熊答云子之不得服母者以爲父後耳母則何後自當服期其說良是殊不知父亦何後可爲子亦何可爲父後伯魚爲夫子之後然其服出母期年猶哭未嘗無服也豈夫子無後可爲抑伯魚非夫子後與卽曰出母可無服如子思之子不服出母未爲不可但不得以爲後爲辭爲後傳重皆後儒所言非春秋以前

去可諒若嫁非妻穉子幼無大功以上親則志存爽
貳矣故漢石渠議禮韋元成黜不制服而宣帝從之
卽晉皇密議亦然惟庾蔚之謂子無絕母之義當服
期年然亦指所生母言若唐天寶年因赦定制爲出
母三年而嫁母則有議心喪三年并解任者總屬非

喪禮 吾說篇

五

理親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兄弟。姊妹。兄
弟之子及室女。父母爲子及女。及子爲人後者。繼
母同。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女爲祖父母。繼
出嫁爲父母。婦爲夫昆弟之子及室女。妾爲夫
父母及妻及諸子及所生子。處母改嫁之父同居
而兩無大功以上親者。皆齊衰不杖期。
繼祖母庶孫爲父。孫爲祖父母。中該繼祖母與庶孫
爲父所生母二節。以繼祖母卽祖母。庶孫父所生母
在他孫爲庶祖母。而庶孫卽爲祖母。不另列也。制
文本崇簡。令人自解而解。制文者又率茫無學識。
而必依文以立義。遂致此條有難明者。予邑甲無適
子。惟三妻各有子。而長妾之子乙兼有孫丙。乃甲與

適妻先死而子乙繼亡夫然後此長妾死于是親黨
爲孫丙議服而古禮今制並無可考當是時議禮
之家紛紛而起一謂宜承重三年今制嫡孫爲祖
父母承重以父死故也丙雖係庶孫而甲無長適且
父乙又死則承重矣制文簡括但一稱祖母而繼
祖母與父所生母皆在其中何則其祖母也若謂
制文所無有而卽不服將無繼祖母不承重乎一曰
不然禮最重爲後旣以庶子爲父後矣庶爲父後則
乙身之服猶且降三年而爲杖期何有于丙故朱氏
家禮云庶孫爲父所生母本服期而若爲祖後則不

喪禮
卷九
吾說
卷四

六

服今丙不爲祖後乎于是有折中者謂制旣無有則自宜遵朱氏家禮定爲無服乃各將制文及家禮一本置之楹前然而出赴須丙名舊稱哀孫俗稱承重孫今旣不承重則當稱某服孫乃又無服可稱無已使次妾之子爲之命赴然而正赴名仍在也命赴係衆子制應杖期俗所稱杖期生者而正赴者反無服可名且喪重至後凡含歛饋奠皆至後事也此必非無服之人所當爲者展轉相視無一而可予嘗諦思之夫承重之說亦卽爲後之說也承重以傳位而得所重猶之爲後以承位而得所傳也承重爲

後前已歷言其誤矣今一以承重而謂當三年一又
以爲後而謂爲無服卽此一誤中而分作兩誤毋論
甲乙與丙無後可爲亦無重可承而卽日以支庶而
爲長適此亦虛名之無如何耳乃夫妻三妾皆有子
而皆三年而其子之子又皆得有祖母而爲之期年
而獨此一長妾者以子之居長且以當適而子既降
期又未服而死而孫竟等之路人而功總之衰而不
一及是長適者不幸之名也夫今制不明云孫爲
祖父母不杖期乎鄭氏曰祖未傳位則皆庶孫耳夫
適孫未傳位猶之庶孫兄夫以庶孫而名適孫者乎

卷九 喪禮 吾說篇

七

今無位可傳無重可承亦無後可爲則雖庶孫名適
孫而一以庶孫處之庶孫爲祖父母期則其爲父所
生母亦期此較之古禮廢之今制而噉然者
若夫庶孫爲庶祖三年則舊曾議及之如晉劉智作
釋疑有曰庶子不傳重而死其孫當爲之三年否乎
曰適三年有甲于此庶子也庶子生乙乙生丙而乙
先卒丙當爲甲後而甲亡若謂祖不曾傳重不當三
年不幾與父卒爲祖父三年之制相刺謬乎惟時東
晉王微皆是智言則是庶祖三年前儒早已議及之
父所生母卽庶祖之妻也幾有庶祖三年而庶祖之

妻不推例者予嘗謂近代俗儒但挾朱氏禮一編不
若還觀前儒所言較爲曉暢然而予約不主三年者
以爲爲後傳重皆封建時例而非聖王相傳古今通
嬪之達禮也魏晉尚氏族猶近封建故其所參駁終
不能去爲後傳重四字如博士杜琬駁劉智三年之
議亦極言庶子不傳重不當三年本無大夫士之位
但爲庶人忽承重而居諸父之右是祖本無重可傳
而孫妄以重自居不可也其說甚當獨不思嫡之承
重亦何重可傳而公然以重自居乎甲謂乙爲禋而
不知甲首之本無髮何與

卷九 喪禮 吾說篇

八

又或有父服祖三年而身亡然後祖母卒則孫服祖
母三年否乎在晉後亦議及之當時引後漢劉表說
謂婦人之服不踰其夫祖先服期祖母安得三年乎
又晉成粲云禮有適子無適孫父服祖三年則孫乃
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矣祖且不受重亦何有乎祖
母况禮明云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于長婦也今祖
母則祖母已老傳重豈老姑事耶
孫爲祖期則祖爲孫當大功喪服爲嫡孫期者
總爲傳重言之也晉公彥曰周道適子死當立適孫
將上爲祖後者也然而有適子者無適孫必也適子

死而後適孫成祖後故鄭氏曰適子在則適孫亦庶
孫耳庶孫即大功矣是必孫常傳重而又必子先死
而後可為適孫服期今無重可傳又不問子在與否
而公然為長孫服期得母于禮有難明者與
父母無為長父母為長子三年在春秋以前未嘗此
三年之禮禮惟左傳昭十五年周景王太子壽卒而穆后又崩
晉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其說云三年者
非謂穆后三年太子三年妻三年子又三年也以爲
天子絕期並無期年之喪祇有三年之喪而惟后與
太子之期雖天子不絕則此非期年而三年矣故曰

喪禮
卷九
吾說

九

有三年之喪二謂名為三年也杜預所謂雖服期而
謂之三年是也乃作士禮者于喪服三年章則實著
曰父為長子三年然亦以其說難通乃假為傳曰何
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夫正者適也
無適立庶體者我所生也適子早死而立
非正傳重者可
以傳我之位也即正體有疾不得必也正體于上其
在父與祖俱是適子無庶子適孫參預其間而且其
所服之長子則又無廢疾將來可以為傳位之人則
然後三年故漢儒戴聖與問人通漢皆以為父為長
子斬者以其為五代之嫡也雖馬融斷作五代鄭氏

減作四代然總非一世必如俗所稱高立曾曾祖孫
父子四代皆官房長官而長官長子又可為官而然
後長官之子死而服三年也則世有五世仕宦皆屬
長適並無支庶可參預而所服長子又將入仕如此
禮者乎否乎而三年乎此大夢也夫身非適則其子
不承父後父非適則其子不承祖後若其子非適則
兩不承父祖後此明明儒說也
以適孫祖已世非封建家無重宜則雖四世五世原
可相承而究不得其所傳之物此固存其說而無所
用者而况喪服所始實誤解春秋即曲為之傳而仍

喪禮
卷九
吾說

十

未通也是以漢魏以後並未舉行晉惠帝為愍懷太
子下議無服即今制亦改為期年而朱氏家禮必
載之三年之中以致鑿糟叔孫友有執朱禮以難
今制者嗟乎何以有此
為人後者為本今制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服期
此本之喪服不杖期章然喪服傳云為人後者孰後
後大宗也則專指大宗立後者言並非如今所云繼
嗣者則以古士庶之家並無繼嗣之說予向每謂三
代以前不立後不繼嗣非私言也今大宗禮絕反以
此條移之于今世繼嗣之子謂出繼者為本生父母

降不杖期此在舊儒亦屢屢議及斟酌不已然猶不無過崇爲後厚抑本生之意大欲減其親親之情以使之親我不惟勢所不能卽我亦何賴此忘親之人以使之爲子是抑彼非所以崇此也故東晉徐逸嘗謂漢宣上繼昭帝而史皇孫仍稱皇考賀循謂君爲曾祖後雖父祖二代廢疾不立猶服斬不降雖其所議者仍是天子諸侯入嗣之禮與士庶無與然亦足徵本生之不可以徒厚抑矣故欲如當時瑯琊王昱爲生母終喪瑯琊孝王議爲生父武陵王服大功一過一不及俱屬非禮今制不杖期雖本喪服然亦

喪禮
吾說篇

十一

情理所應但父母之喪不容過過子爲嫁母出母尚服杖期而此反不杖似乎太薄憶康熙壬戌同官汪楫奉使 冊封琉球中山王還遭本生之變

皇上特許其解任治喪且家居三年而後還院此與宋制解官心喪之令有恰合者嗣後應以此爲制而加以杖則于情理稍愜然矣禮樂久廢全在損益况解任治喪現有成例此固吾學所 今用者又豈止

吾說已耶

舊儒改嫁父喪服有繼父卽隨母之嫁父也隨母改嫁父惟同居服期先同居而後異居服齊衰三月不

同居而祇異居無服此固庶賤之禮無足議者但喪服諄諄而 今制又特存其例推其意不過謂隨母改嫁爲所撫養則亦與有恩焉耳特喪服傳云乃出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而享不與焉此固不止撫養之而且分財立家使續養祀則亦恩厚之至者其爲之期服宜也長洲汪氏作喪服義疑此宮廟爲大夫命士之廟謂世適則自有廟祀非世適當祭于宗子之家築廟何爲且繼父無子以同財而祭其祖祧則神歆非類民祀非族禮所禁也其爲說未嘗不善而實非者夫此廟非春秋釋例所云八廟之

喪禮
吾說篇

十二

廟也又非如廟制釋義有東西夾室曰廟無卽非廟也古官師下士原有一廟庶人祭寢寢亦稱廟故堂左堂背凡棟樑以後可以作寢則皆得以廟名之旣已名廟卽可名宮爾雅室謂之宮是也今以庶賤改嫁大功兩絕之家而以大夫命士之禮責之可乎然且曰祭于宗子之家夫非天子諸侯而責以宗法則尤非分之至者况傳明云爲其築宮廟使之自祭其父然且其母以更嫁之故不使與祭則是同居不同祀恩養之中又復有禮而反曰同祭祖祧神歆非類是禮文未解而遽以議禮禮不受也

同母異父兄弟無服。檀弓有同母異父之服。子游曰大功。子夏曰齋纓而士禮。喪服于大功章又並無此條。夫喪服傳。駕子夏爲名者而傳不及此。則齋纓之說不必果。子夏所言明矣。但其禮經王鄭相難爲舊儒言禮者一大門戶。故後此禮儒亦往往以此爲言禮之端。但

王鄭二家俱主子游之說而其義各異未嘗一是游
一是夏也惟獨譙周謂外親正服皆總加者不過小
功而晉淳于睿則又據子夏之說謂共胞兄弟親于
同居之繼父繼父既期則兄弟自應齊縗此皆于子
游大功之外各另爲輕重別議服者要皆猥屑非正
禮不足道也今制于繼父同居有服而是獨無有
此則一本喪服爲據近長洲汪氏作說禮或問有云
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顧可使
同母異父等于同父異母之服乎則遍考禮文並無
同父異母大功之文初淮安闕潛丘爲予言予曰此

者從姊妹嫁從兄弟之母
 姑兄弟之妻兄弟之孫及室女
 母兄弟姊妹姊妹之孫及室女
 室女爲夫之姑姊妹爲夫兄弟并妻
 兄弟之子及室女嫁女爲本宗從兄弟姊妹未嫁
 者爲人後者爲其姑
 姊妹者皆小功五月
 嫂叔服
 從說
 所以避嫌則五服之婦盡屬異姓而獨以嫂叔爲嫌則偏而不通一謂嫂屬父道婦屬子道弟以推同

而輕重不倫則兄弟尊卑未嘗殊服而忽以嫂叔低
耶爲辭則曲而不達此固春秋以前無可考據原不
必以後儒禮文爲究辨者但魏太尉蔣濟作萬機論
以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喪服小功章爲言則不然小
功章云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謂夫之女兄弟及姪
姪自相爲服也此中欲攬夫之昆弟與昆弟之妻更
相爲服諸語更屬不合故晉何晏與夏侯太初反駁
之惟中領軍曹羲謂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
不必同族伯叔母無骨肉之親而亦服期者以緣尊
也嫂則緣親矣夫妻母異域尚爲制服况嫂叔其在

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爲奉養之義而反無服紀豈不詭哉當時袁准成祭皆是義言祭且謂從兄弟服降一等當服大功然終無定制至唐貞觀間太宗與侍中魏徵定爲小功則又復泥于姊妹婦報之文在小功章而檀弓又云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因限爲小功實則喪服檀弓俱不足據且其爲疏義亦不甚合情當時無成祭其人者以大功之說進之而止取小功爲位之文爲拘限也今制皆依唐制無復損益要其理則又有如是者耳

喪禮 吾說編

十五

孫婦 曾孫 玄孫 伯叔曾祖父母 從伯叔祖
 父母 再從伯叔父母 三從兄弟姊妹在室者
 在室曾祖姑從祖姑再從姑 兄弟之曾孫及室女
 兄弟之孫女嫁 從兄弟之孫及室女 再從兄
 弟之子及室女 從兄弟之女嫁 姑子 舅子
 從母子 妻父母 壻 外孫及室女 兄弟孫婦
 從兄弟子婦 從兄弟妻 婦為夫高曾祖父母
 父從祖姑在室者 為夫從伯叔父母及從姑在室
 者 為夫之從兄弟并妻 夫之從姊妹 夫再從
 兄弟之子及室女 夫從兄弟之嫁女及子婦及孫
 及室女及孫婦 夫兄弟之曾孫及女 嫁女為本
 從姑從姊妹及兄弟之子并室女 為人
 從者為父後為 皆總麻三月
 其子為父後為 為父後為祖後之說皆為天子諸侯
 其子降期非禮 為父後為祖後之說皆為天子諸侯
 世爵而言予前已論之極詳不啻至于再至于三矣
 庶子于生母本屬三年而苟為父後則直繼世爵公

羊所云母以子貴者公羊論禮多不合經意而獨此四字與聖經合縱不能加並無減理而喪服于總服章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一條此戰國後禮與春秋夫子之經並不相合故漢晉以後未嘗依行而朱氏家禮必取此一條入總服中夫爲後者傳重也傳重孰有如諸侯者春秋十二公杜預謂惟莊公是適夫人長子餘皆庶子也然而其庶母卒時夫子必一書曰夫人再書曰小君未嘗有異詞何也晉范甯註穀梁傳謂宣公于生母之喪如齊朝聘爲非禮而在漢儒許慎則直引左氏說曰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爲朝會

喪禮
卷九
五口說篇

六

非禮也則竟明指曰三年然此猶儒者之言也若昭
十一年公生母齊歸卒經書五月夫人歸氏薨九月
葬我小君齊歸而是時昭公不感晉叔向曰有三年
之喪而無一日之感不顧親也則明明曰三年之喪
在晉叔向賢大夫春秋最知禮之人而其言如此是
母以子貴傳有明証非復戰國後儒所可爭矣鄭
志趙商按禘祫注稱春秋魯昭十一年夏夫人歸氏
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禘祫禘之月以此爲准
此在後漢去古未遠其文必重有據者是三年服喪
且按月數言故謂春秋一書子夏不能贊則儀禮喪

服徒月子夏名傳者自可不容置喙矣乃歷漢晉唐

五代去古彌遠而欲以已意纂孔子之書不亦異乎

疑義 古夫為妾總喪服大夫為貴妾總喪小記云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是大夫士皆總也且不止大夫

左傳晉少姜卒既葬齊使晏平仲請繼室于晉叔向

對曰寡君在縗經之中雖其所云縗經者究未知服

何等服然諸侯之為妾服則可見矣故桓弓悼公母

死哀公為之齊縗有若曰諸侯為妾齊縗禮與亦惟

齊縗太重故有若詢之未嘗云不宜服也 今制無

妾服一條當是闕文不然妾子三年嫡子與眾子皆

喪禮吾說篇

七

服期 今制加禮有如是而身獨無服可乎

凡同五世族屬在絕服外者皆祖免素服聽其喪

舊以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

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但家語

女子十五而嫁獨譙周謂十五已上皆可昏娶則十

九至十六非殤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獨十五

尚童歲耳晉袁淮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三為長

殤十二至十為中九至七為下六歲以下始無服今

從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黃

喪禮吾說篇

十 葬服三等說

葬前後 古葬前易服鄭氏謂接神之道不可純凶故

易麻以頽易冠以弁檀弓所云弁經葛而葬者此必

臨葬一時所為且係天子諸侯之禮漢唐以後並未

舉行此固無容辨及者也若葬後易服則在虞卒哭

後即易以稍輕之服名曰受服受服者謂接受初喪

喪禮吾說篇

之服而以次相易如易之受卦然大抵衣與冠相承

衣之升數其在初喪時本重于冠而今則即以冠之

升數改而為衣之升數是以衣承冠而受而服之

升數六升則受服為衰 此則喪節所必有者然而

今昔異制麻縷草紵其織治疏密何所依仿雖升數

多寡世能言之而究不合于時工之製則亦徒存其

說而已故如期而葬賤者三月 禮仿士 貴者五月 侯諸

則葬後之服但略而時衰稍為輕重而至于久葬之

服改葬之服則舉世昧昧何可不急就所見而疏正

久葬不除服後服詳前踰時而葬則雖在卒哭祥練之後已
經除服而仍不得除故小記云主喪不除服至喪者
謂以卑主尊如子至父臣主君妻至夫類若以尊主
卑如父為子至君為臣主類則皆除之而其餘旁親
小記所云以麻終月數者則但依期功之月而自除
其服惟至喪者本身之弟與其子若孫則亦不除蕭
望之謂惟至喪不除其餘皆除固屬武斷若庾氏謂
惟傳重長孫為祖會不除餘皆可除則至喪之弟即
死者子也子可除服乎惟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斯
為得之但今世葬親動多愆期禮教不行公然除服

卷十七
喪禮五

且有臨葬無衰麻者此大戾之甚無已或但于練織
以後稍去重服而服輕素服以待卜宅至臨葬則仍
服重服而臨期書計一如前時俗例葬計有孤哀子
位血親等稱皆如
計至于旁親則除至喪之弟外聽其除服及臨葬時
則各服應得之服名曰反服禮所云為兄弟既除喪
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若夫葬後之服世復昧
昧相沿為練服三月此皆因喪服改葬總之文而致
誤者皆考久葬後服當服練一月凡兩月並
無三月之說喪小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
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謂三年未葬未服祥禫則必于

葬後行祥禫二祭而祭不同時必使隔月而行事則
兩月矣今久而未葬不知其葬前祥禫與否即已祥
禫而總是未葬即當以未祥未禫之禮行之故既葬
之後須虞祭三日卒哭一日此不稱常祥練之服一
月葬即練青凡兩月四日而畢喪此皆明
可據者

改葬服總
至改葬之服禮無明文惟春秋莊三年葬
桓王傳穀梁舉改葬之禮以為改葬無服但當舉服
之輕者以臨葬何也以喪遠故也顧服輕者與如總
故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舉下者舉服之最下者

卷十七
喪禮五

也緇者遠也蓋總服十五升麻纓之最輕者故江熙
曰總居五服之下服而以緇解之古天子諸侯易服
而葬以為純凶之服不交神明况其遠者乎此在范
甯註穀梁時惟恐讀者不察誤認總服為三月因特
為註曰非為桓王服喪也又恐人不信復曰甯之先
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甯父者范汪蔡司徒者蔡謨
也乃作喪服記者誤讀穀梁直曰改葬總而鄭氏又
註云三月而除之則誤之又誤矣漢戴德云制總麻
具而葬葬而除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
服于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總而除則明是葬畢即

除之服故王肅原有不待三月之說而袁淮亦云喪無再服此但以哀甚不可無服故但以緦應之若必終月數是再服也或者道賒遷遠雖過三月亦可而苟其不然不必三月卽後魏明帝集羣臣議亦謂喪服之言本無指據至于鄭註尤屬乖舛外請依服緦既葬而除先仲氏亦云改葬有必不可服三月者人子安可使父母有服緦之名是以前明集禮直註曰改葬釋服而長洲汪氏謂集禮所云但當釋緦麻而不釋三月夫總麻既釋于何三月如果謂此無成禮任人行服則或如何克廣亮齋續改葬孫放斬杖闔門

喪禮吾說篇

四

反服亦當聽其自行無可如何但以之議禮則不容杜撰矣至于助葬之服尤無明文或云弔服或云弔服加麻各不同蓋德云總服謂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非禮然王人外亦當有易服者則或下子孫皆總而旁親弔服禮容有之

童子喪服說

童子惟三年之喪則制緦服喪大記子幼以緦抱之是也然雜記曰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則但一制緦而他不及焉若餘親則皆不能如所制之服獨喪服記云童子唯當室總言童子唯為父後持宗廟之重而當室者則與族人有往來之禮故當為

族人制緦服而他卽不然今並無持重當室之童子矣則旁親之服可不設者但喪服于小功章又有昆弟姑姊下殤之文夫八歲至十一為下殤而尚有弟妹為兄姊服小功則七歲已制服矣故晉劉智謂七歲曰悼刑與禮皆所不及應八歲制服而吳徐整問射慈則直謂六七歲雖未為童然布深衣可服也今無問緦與深衣童服若何大抵三年則孩抱服緦否則六七以上至于十五卒以布麻仿深衣之制而輕重服之何不可乎

喪服無心喪說

喪禮吾說篇

五

春秋以前並無心喪之文惟檀弓謂事師無服心喪三年始有心喪二字見于文間然亦行文語詞有然而後儒誤解春秋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語真疑妻服三年謂服喪一年心喪二年此屬笑話徐仲山嘗曰信如此將必有以服君喪名方喪者不聞孟子曰禮為舊君有方喪也乃東晉賀循作喪服要記有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為其母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皆大功九月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為其母厭于父不得制緦緦三月葬訖而除心喪三年按此與漢戴德喪服變除所云公庶兄弟

大夫庶子爲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制
同然當時但云哭泣思慕未嘗曰心喪也自此以後
凡以私意爲短喪者動曰心喪如晉武欲終服而羣
臣阻之卽傳玄杜預輩皆謂高宗諒陰但是心喪漢
文易曰心喪終制以至劉智作釋疑且謂小功以下
不稅服以無心喪之故而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
以二十五月爲限何佟之儀註亦謂二十五月後不
復心禪竟使三年重服皆以心名不惟事君不方喪
將有事親不致喪者近世有士大夫以從軍爲名公
然易服曰吾服心喪嗟乎此漸不可長也今制緣

喪禮五說篇

六

情制禮上下通達並無厭誦不伸之服須藉心喪如
劉智所云凡屈不得服者當有心喪之禮則此二字
原可不設因于說禮之次而并及之

喪有數問不數問說

死數
問月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云閏
者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謂凡喪之事則不當數問
月也但喪事有數端一則死之月謂閏月死也舊云
閏月死則當書所附之月謂前月也前月不可以再
書且或在下旬而入後月之月節將書後月乎此萬
萬不可者故何休曰非死月不得數問正謂惟死月

可數問也以死月之必不可改他月也若春秋襄
二十八年乙未楚子昭卒其不書月者非閏月也卽
上十有二月之文而連見之者也其云數問者公羊
之誤也

不數
問月一則葬之月謂閏月葬也閏月葬則必除閏

而計月如大夫士之葬一月死而三月閏則問可葬
何則已三月也一月死而二月閏則問不可葬何則
猶二月也故春秋哀六年閏月葬齊景公而書例譏
之夫景公以九月死而是冬卽葬則雖閏在十二月
亦止及四月而以此當諸侯五月之數不綦速乎

喪禮五說篇

七

喪服總不
數問月一則喪服之月鄭志趙商問曰穀梁傳喪
事不數而公羊于葬齊景公傳又曰喪以閏數何也
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當數閏以年數者不數閏
以月數者何也謂功總計月則按月而訖其于月未
嘗少也若期與三年則以年數者以年數而缺一月
可成年乎于是班氏作白虎通亦有功總數閏期三
年不數閏之文而隋太常卿牛弘遂于開皇年間奏
著爲令夫月猶歲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歲月
之成數也徒以氣羸朔虛之故而爲之置閏閏固藉
之以定羸然實因之以補虛蓋是月之有餘卽前月

之不足也。此如狙公賦芋然。暮之四卽朝之三也。今乃以暮四之數爲賦數之實。則認四作四狙公之禮矣。且其所云以年數而缺一月者。謂自正月數至十二月而少一月也。今有大功者于此須九月也。乃自正月數至八月而遽止。有小功者于此須五月也。乃自正月數至四月而遽止。則並少一月。而謂月數可。按年數不可。按是掩已耳。而盜人鐘也。且公羊所傳者。齊景公也。景公君也。君服三年。而乃謂功總喪略可數。閏月得毋齊之君可功總乎。况役不可極。功總既已殺而又殺之。則略略矣。予故曰喪服不數閏則。

喪禮吾說篇

八

合諸喪服言之。雖公羊穀梁總不足據。而公羊說薄穀梁說厚。吾從厚可也。

數周忌在閏前月。又有周忌後月。適遇閏者。如晉簡文帝以七月廿八日崩。再期而七月遇閏。議者謂忌

以支于爲數。如子卯不樂是也。簡文以己未日崩。而

是時已未。在閏月十日。則應以閏月作忌。且喪用遠

日。此遠日也。殊不知周忌數法。決當在閏前月者。如

簡文以寧康二年七月廿八日崩。則三年正七月廿八日實十二個月。此周忌也。四年七月廿八日實二十四個月。此周忌也。此固不當數閏月。然亦不當以閏

月數忌者。蓋數正不數閏。數實日不數支于也。若數支于則亦偶然。于周忌之後。遇閏月耳。萬一以去年六月廿二癸未日崩。則是時癸未當在七月之四日。越一月矣。豈喪用遠日可遠月乎。且子卯不樂。非以支于數忌也。說者謂桀紂以是二日亡。而歷遇是日用以爲警。其後凡遇他忌。亦借以二字名之。實則得罪之言。豈有君親而桀紂之者。故或閏月死。或大盡日死。次年無閏。無大盡。則權以支于當之。然亦不必爾。何則。閏七月死。則來年七月卽是忌。大盡死。卽小盡是忌也。故宋孝建中。湘東太妃以三十年閏六月

喪禮吾說篇

九

薨。議以來年六月周忌。七月祥。練此是正禮。若梁武帝謂閏是餘分。而月節則各有所隸。云節隸前月。則前月忌。云節隸後月。則後月忌。則在前月者。適周一期。而在後月。則于周忌之外。復僥一月。爲喪用。遠月仍不合耳。

若夫數祥禫。在閏後月者。假如晉簡文以七月崩。再期而七月遇閏。則七月周忌。後必越此閏月。而後祥何。則以二十五月祥也。七月忌。則八月祥也。儻八月遇閏。則八月祥。後亦必越此閏月。而後禫何。則以二十七月禫也。八月祥。則十月禫也。推之而小祥與除

服皆然特漢後儒臣多昧此禮當時諸博士議皆謂
宜閏月祥練而晉尚書丞戴謐與譙王司馬恬且謂
閏在喪外周忌已全何用于周忌之外復延月日但
開凶事用遠日不聞凶事用遠月也而至者不察遂
用其議則二十四月而大祥不惟不用遠月且短一
月矣至宋鄱陽王以閏三月薨議以三月周忌四月
末祥而庾蔚之自著喪禮稱極知禮者反謂祥忌宜
同月如閏三月薨則三月忌亦三月祥不出四月萬
一閏臘云而出一月則將在後年正月祥矣三載祥
練既失周歲之義冬忌春祥又乖致感之情其說固

喪禮言事不實說

斐然可聽獨不思期而祥者除此期十二月而後祥
也故又曰十三月而祥今三月期而三月祥則祥即
在此十二月中矣十三月祥而在此十二月之中可
乎且期之喪有在臘閏亡者亦必來年臘月而始忌
又明年正月而始祥又隔一月而後禪雖以期之喪
而數當要會猶且閏三年而不為過也况三年乎後
儒議禮但聚訟而問有通者反不為時王所取以致
差謬按鄭襄難范甯曰閏三月亡當以來年何月祥
甯曰來年四月當小祥明年四月當大祥則此固不
謬又鄭襄謂荀司徒家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此

亦極是者然而其說反不行如何

喪禮言事不實說

喪禮無言事者惟曾子問檀弓二篇多據春秋事蹟
為言以諸記禮者皆戰國以後儒也但其所引事一
往多誤夫以戰國後儒引春秋時事相距不遠且事
又顯白即其所引亦止此一十餘條乃無一不誤况
欲以此言春秋以前之禮可乎嘗昌言禮備于春
秋韓簡子所云周禮盡在魯者真非虛言故予傳春
秋特創為禮例一科合此則論語孟子猶為可信而
三禮反不與焉必不得已已在春秋論語孟子三書所

喪禮言事不實說

無有者則然後遍考三禮而酌取其近理者以為據
此真學禮之法而世或不信故予復于說禮之餘指
其不實者附載于此或曰三禮三傳皆可翊經禮與
傳殊安知其非傳之誤而予曰不然三禮以三傳為
至何也以三傳前而三禮後也三傳以左氏為至何
也以左氏春秋儒而公羊穀梁皆戰國儒也且不特
此也公穀舊稱為道聽塗說之書而春秋經為簡書
左氏傳為策書皆魯史也魯史有誤乎况此言禮者
其所引事則非與傳忤而皆與經忤是直與孔氏為
難也吾故曰周禮以春秋為主而論孟輔之三禮勿

與也

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之不得公遂為主靈公入弔哀

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

自季康子之過也見主按春秋靈公無適魯之事

且哀二年經書衛侯元卒即靈公也至三年而後書

季孫斯卒即季桓子也然則靈公之死在季桓子前

矣或曰季桓子之喪不必桓喪或是桓子為喪主耳

若然則是時死者當是季平考季平之死在定公年

此時哀公未立也且桓子既主喪安得康子復為主

卷十 禮記 檀弓稽顙就位據云二孤謂哀公與康子也若桓子為主

不三孤乎記凡稱某之喪皆指死者言謂某之死哀

父至子喪此是正禮昭公行有子之喪謂公行喪于耳

父其誤昭公少曾子問云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

良其死也公勿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今之練冠自

魯昭公始也按春秋襄三十一年魯襄卒立齊歸之

子嗣為君是為昭公時昭公一十九歲左傳稱一十

九年而有童心者即史記世家亦然及立十一年而

其母齊歸之薨始見于經所云夫人歸氏薨又云葬

我小君齊歸皆是也昭公喪母時已三十歲而謂

少喪其母可乎家語載此事稱魯孝公此亦正禮記

足據春秋無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孫而

立子為喪主後子游問孔子孔子曰立孫按春秋無

公儀氏惟魯穆公時有公儀休為魯相孟子所云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者是時始有公儀之族見于

史傳然其距孔子卒時已七十餘年矣此必相傳有

誤文耳

乘丘之敗必是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

父御十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車授綏公曰末之卜

也縣賁父與十國俱赴敵死按乘丘之戰莊公用公

子偃之謀乘其未陳時從雲門出先蒙皐比以犯之

而後馳之宋師大敗春秋經曰公敗宋師于乘丘此

明明有經有傳豈可誣妄至此嘗推其所誤此必因

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之事而移誤

者爾時莊公納齊公子糾與小白戰而致敗傳稱公

喪戎路乘他車以歸而戎右與御皆為齊獲此則與

檀弓敗績隊車之言彼此相合雖戎右與御傳稱秦

子梁子與檀弓異傳稱獲檀弓稱死又異要是此一

事或者傳聞稍殊耳檀弓道聽塗說以僵桃而令李代而鄭氏孔氏又皆不能以乾時之戰為之駁正嗟乎古文之難讀如此

檀弓 檀弓 齊妻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謂戰敗死傷者按春秋僖二十二年魯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人獲公肩懸于邾城之魚門是邾妻此戰最稱得勝而反謂死傷者多招魂以矢是乘丘以勝為敗而升陘又以敗為勝正相對誤也春秋凡邾公羊作邾婁

檀弓 檀弓 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

檀弓 檀弓 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

五

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按春秋莊元年王姬歸于齊二年齊王姬卒其所以見書于經者以王姬下降必同姓諸侯為之主婚是時莊公以主婚之故王姬自魯至齊而周制主婚之姬卒則以魯女禮為之制服故兩並書之乃曰為外祖母服固已誤矣况此並非外祖母按王姬為齊襄公夫人而莊公母文姜為齊襄女弟是齊襄為莊母舅而王姬者莊之母舅母非外祖母也則又誤也

問于子游按公叔木公叔文子之子也據世本衛獻

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論語朱註誤作公孫拔世名大夫拔生朱朱一作木一作戌戌者音近木者形近

也春秋定十四年公叔成來奔故得與子游為問答

則是公叔木者公叔文子之子其母即公叔文子之

妻也豈有公叔文子之妻而改嫁異父者乎

公叔文子無衛衛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于難事亦不論貞

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

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按公叔文子即衛獻公之孫公孫拔也其死諡文子

並無貞惠之稱賑粥事不可考若衛難則見春秋昭

檀弓 檀弓 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

五

二十年盜殺衛侯兄縶傳是時衛侯即衛靈公也兄縶即靈公之兄公孟縶也衛大夫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及公子朝作亂殺公孟縶而靈公出奔其時以死衛衛君者慶比公子南楚華寅褚師子申諸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蔽公而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公子南楚之背華寅先閉郭門而又踰城以從公公始得奔于死鳥齊地名既而齊氏之宰召北宮喜喜之宰殺齊氏宰而反攻齊氏滅之公還國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衛侯德北宮喜之反正滅齊氏也于其死諡曰貞子曰奪齊氏之墓田而予之是以死衛衛

君者華寅公子南楚也論語子謂衛公子荆諡貞子
者北宮喜也並未有公孫拔從云以死衛衛君且得
諡貞子者是戰國後儒不見春秋而但問是役有從
亡且有諡貞子者而遽以文子當之而不知其誤也
按諡法外內用情曰貞

再使楚事檀弓昔者孔子失魯司寇將之楚蓋先之以
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謂先使往楚也按史記哀公三
年季康子召冉求而子貢送之又二年夫子遭陳蔡
之難然後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則是時
冉有已仕魯為季氏宰矣故哀十一年齊師之戰冉

卷十 喪禮 吾說篇

十六

子尚在軍計自三年至此年連歲仕魯焉得于哀之
六年忽有冉有使楚之事况子夏于孔子失司寇後
之齊之宋之衛之陳之蔡未嘗一從行也此又誤也
陳無大檀弓吳侵陳師還出境陳太宰嚭使于師夫
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按吳有太宰
嚭見左傳本楚伯州犁之孫仕吳及吳亡而復仕越
者此必誤聞吳夫差時有太宰嚭共事而假侵陳事
而妄屬之不然未有同時同官同名而同與夫差相
周旋如此巧值者兄太宰周官名陳有虞氏後焉得
有此

魯襄公請襲檀弓襲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

魯人使巫先拂柩而後襲荆人悔之按楚康王卒在
襄廿八年冬斯時襄公未至楚方謀還而不果者至
是請襲在廿九年春則康王已在殯矣故左傳曰請
襲曰祔殯襲不是襲殯不是柩蓋國君三日而歛五
日而殯沐浴含襲皆在歛前贈襲則可在殯後故
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殯則僖公之殯已及
十年不必真以衣尸者雜記亦云致殯之禮委衣于
殯東則殯後得致殯可知也若襲與柩則安能有殯
月不斂殯月不殯之理

卷十 喪禮 吾說篇

十七

季武子死檀弓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按春
秋昭七年季孫宿卒史孔子世家是年值孔子十一
七歲方為季氏史即孟子所云為委吏者是孔子此
時官卑職微尚不能身交武子未聞孔門弟子有先
與之為友者况弟子列傳子路少孔子九歲而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舊註謂侍坐之大以齒
不以德則曾點少孔子當在八歲以下童雖狂未能
倚歌也王草堂作四書正誤辨此甚具茲不備載
宋襄公死檀弓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
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按宋襄之卒在魯

傳二十三年此時孔子尚未生其必無曾子不待言也且宋襄安得葬夫人也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宋襄夫人者周襄王之姊也使甸師攻昭公而殺之是宋襄夫人在宋襄死後二十六年猶能通公子鮑以殺其孫老未死也宋襄焉得而葬之荒唐哉

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按史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皆單傳者子思無兄焉得有嫂此與漢人謂直不疑盜嫂而不疑無兄正同况自子上至孔鮒又五傳而始

喪禮吾說篇

大

有鮒弟子襄為漢惠博士遷長沙太守孔疏引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也乃註者亦知其謬是以皇氏疑此子思或是原憲之字然原憲在當時但稱原思否則稱憲如論語原思為之宰憲問耻並無稱子思者即檀弓稱原思亦但稱憲如云仲憲言于曾子而凡稱子思皆是孔伋如此下文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之游苟非孔伋便加以姓其顯然分別可驗也然則此不謂之謬不得矣

喪禮吾說篇十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奇齡說經好立異義而顛舛乖謬則莫過於書大旨以子夏喪服傳為戰國以後人偽作故逐條攻擊務反其說其叛經之尤者如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考釋名釋喪服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齊齊也故鄭注喪服傳曰斬不緝齊緝也與釋名之義相符奇齡乃謂齊而不緝乃齊之本名而從而緝之則又以緝齊得名三年之重齊不緝期功則緝之然所謂齊而不緋仍是釋名斬衰不緋其末之說又何必陽改其名而陰存其實至謂期功以下之齊乃緋則齊衰三年者皆已不緋是改斬之名下同於齊又改齊之實上同於斬支離怪變彌為不可究矣奇齡以周禮儀禮同出戰國人偽撰故於周禮司服職齊衰斬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齡所最信者也左氏昭公十年傳晉平公卒叔向曰孤斬焉在縗經之中杜預註曰既葬未卒哭猶服斬衰明為斬衰之確證乃引雜記三年之喪如

斬語謂非服之斬義襄公十七年傳齊晏桓子卒晏嬰粗縗斬直經帶之履是斷斷不得謂之非斬服者奇齡亦謂斬字下屬直經帶爲句乃斬苴麻以爲經帶荀子一書亦奇齡之所最信也荀子三年問篇明出斬衰之名不能復辨則曰禮論篇中但有齊衰無斬衰三年問篇乃後人妄改夫稍可穿鑿之處卽改易其訓詁句讀以就已說至必不可掩之處則遁而謂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復有可據之書乎奇齡又謂三年之喪當爲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無解於荀子禮論篇二十五月而畢之之文遂謂畢者乃畢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後又加禫服九月考問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孔穎達疏曰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無所不佩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喪大記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檀弓曰是月禫徙月樂問傳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飲酒者先飲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諸禮經顯有典訓今奇齡謂禫後服縗冠素端者凡十月

與經義無一相合豈先王制禮之意乎其他若謂父在爲母不當期年父母不當爲長子三年皆據律以議經至謂本生父母不當降在期服傳重者不必嫡孫則不特叛經且背律矣豈非恃其博洽違心巧辯哉

儀禮釋例一卷

〔清〕江永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守

山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儀禮釋例

一卷》提要

儀禮釋例

婺源江永撰

守山閣叢書 經部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服

天子冕服

士冠禮記周弁殷舁夏收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舁名出於撫撫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歛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賈氏釋曰弁是古六冕亦兼弁弁於其中槃大也無正文竊以意解之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弁冕相參考之冕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為之上以元下以緇前後有旒尊卑各按冕延不用絲而用麻因古制可謂云未聞者夏殷之制也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分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

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縷麻細亦不能為此因喪服而課耳喪服雖有降殺斬衰三升冠六升齊衰以下漸細不告冠倍於衣是冠衣原無倍半之例況吉服又不可以布縷情為降殺豈可泥斬衰三升六升之數而云冠必倍衣縷麻用三十升布乎以臆為說曾不計其布幅之不能容此叔孫通是極細之布麻冕亦止十五升孔子時易麻為純以爲儉可從者絲是自然而細合之成縷麻用八功辟積然後成縷故以寫不如絲省約耳其寘變麻為純則古人尚質之意已甚孔子因其有說可解未甚害義故不得已而從衆也前後五采繅十有二旒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簪朱紱注冕服有六而五采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屬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祖小鼻在武上弁所以貫也縷麻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坐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遠延也繩之每一采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旒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紱以朱組為紼也紼一條屬兩端於武纁不言皆有不告者此為衰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顆衣之寬經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顆衣之寬三旒用玉七十二顆曰弁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後也玉有五色青赤黃白黑於一旋之上以此五色貫於縷麻玉間相去一寸也

冠謂天子以元冕聽朝而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
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
小章依命數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
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依命數一命天子之卿大夫之冕
各以其等為之注孤纁四就王三十二三命之卿大夫之冕
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王八纁玉皆朱絲一命之
而無旂

爵弁服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韎韐履見注曰此與君祭之
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
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
之緇再入謂之緇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
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衰後衣者欲令下近緇

儀禮釋例

四

明衣與帶同色鞅韎韐也士纁裳而幽衡合章為之士染
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鞅韎韐之制似鞅冠弁者
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釋曰凡冕以木為體長尺
不得無名其尊卑大於冕七人為緇若以緇入黑則為緇是
三入赤再入黑如爵頭者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緇為喻以緇再
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鞅韎韐之云其布三十升故冕三升
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升
也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兩雅及緇氏皆無四入之文
鄭約之以緇入赤則為朱也鄭解純字或為絲或為色若色
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元衣與纁裳相
對也爾雅蒨蒨茅蒐注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為蒨
以此蒨蒨合之為給因名給為蒨給也士絺章無給不得
單名給一名給給一名緇給而已按三十升布之說詳見
前士冠禮爵弁注曰爵弁者制如冕但無纁耳釋曰弁師注
夫冕而無旂士冠禮爵弁弁緇組紱纁邊并絳賓隆三等
變冕為爵弁

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鞅韎韐士冠記三加彌尊詢其志也士

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韐注曰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

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

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施者空其文明其與施俱

用緇緇謂緣施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釋曰士家自

祭服爵弁今用助祭之服親近一為屬盛則卿大夫助祭用

元冕親迎亦當元冕絺冕大夫元冕也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

則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

冕以助祭親迎亦當元冕絺冕大夫元冕也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

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

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

也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祭於已可

序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管裳于衣注曰爵弁服純衣

纁裳也禮以冠名服釋曰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

下卿大夫元冕爵弁若然孤自緇冕而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

純衣注曰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又小飲大

服

士冠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曰質不變釋曰以損益之極極

實先代後代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鞅履見注曰此與

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

以素為裳辟塵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釋曰皮弁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衣也玉藻云諸侯皮弁
視朔於大廟又卿大夫視朝於廟視朝於廟視朝於廟視朝於廟
服視朝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頭後漢云視朝至
黃帝則有冕故世本云黃帝作冕旋禮運云先王未有麻絲

儀禮釋例終

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疏曰緹是草染謂赤色也左氏傳緹
韋之附注賈服等說附謂足附注屬也而屬於附若據鄭
韋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緹韋有同
者異者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緹韋也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
馬之義若然聘禮注緹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
兵事之行長見服緹赤色之章衣各以其等爲之注韋亦
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章衣各以其等爲之注韋亦
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章衣各以其等爲之注韋亦
再命之大夫基飾五玉亦三采孤則基飾四三命之卿基飾三
無結飾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記有爵
弁而無韋弁劉熙釋名亦曰以爵爲之謂之韋弁孔安國曰
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禮上卿資禮服皮弁
及歸襁飲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
矣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二入雀弁雜記後諸侯以褒
衣冕服爵弁服子羔之襲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鷩服侯宗
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純衣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纁然古文弁

儀禮釋例

人

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
鄭氏士冠謂爵弁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則亦多黑少矣釋中
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陳氏言爵弁亦上銳非
是自或也且言韋弁亦少然雀之色固陳氏言爵弁亦上銳非
如冕制韋其質爵其色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
王即戎以韋弁服即爵弁服其服禮裳朱節臣之貴者以朱
卑者以韋弁服即爵弁服其服禮裳朱節臣之貴者以朱
給有夷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類也豈非爵弁服即
衣韋之附注即朱韋弁服之類也豈非爵弁服即
戎之說乎今始仍鄭氏舊說而存禮書之說於此

儀禮釋例跋

江氏儀禮釋例蓋未成之書也

四庫全書著之存目而

文淵閣本附儀禮釋宮增注之後殆以其綱目井然有條不
紊棄之可惜與韋弁止於大夫荀子士韋弁或周衰僭禮
或韋皮相類散文則通劉熙釋名以雀韋弁兩通其說於禮
未聞且同一韋弁而一稱其質一稱其色古人當名辨物無
此參錯顧命二人雀弁執惠此新君即位不得例以兵事爲
孔傳以其執兵釋爲雀韋弁故正義疑之然亦未敢竟以雀
弁爲韋弁也自陳用之教君善說出遂合二弁爲一而江氏
從之案雀弁之異於韋弁者三雀弁上古以布中古以絲韋

儀禮釋例跋

一

弁則以韋此質不同也爵弁色如爵頭赤而微黑韋弁以茅
蒐染韋乃淺赤色此色不同也爵弁服緇衣纁裳韋弁在兵
事則衣裳皆緇在聘禮則素裳此服不同也司服有韋弁無
爵弁文不備耳士不得服韋弁故冠昏喪禮但有爵弁而韋
弁則見於聘禮何得云韋弁即爵弁乎士冠禮注爵弁赤而
微黑如爵頭然巾車注雀黑多赤少之韋陳用之引此以詆
鄭爲二說不知巾車注統雀而言與士冠注有別賈疏鄭以
目驗雀頭云云乃誤會鄭意也用之又謂古弁字象形當上
銳若合手疑士冠注弁如冕但無藻爲非此言誠然然弁師
注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知鄭並非以弁之
制一如無藻之冕特延紐筭紘與冕同耳宋人好爲新說務

欲求勝前人而於本文往往不及細檢江氏雖取陳說仍依鄭注分爵弁韋弁爲二條猶不失疑以傳疑之意云錢熙祚

儀禮釋例跋

二

儀禮釋例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積麻三十升布爲之之說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古布幅濶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爲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合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注互異亦可相參惟宗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卽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旤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曰



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爵韋弁似卽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誥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爵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然下言見執兵者不可以韋爲見未知孔意如何則孔疏於孔傳原不深信且卽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韠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曰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卽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弁卽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已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既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饗餼

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永又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韠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今考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則卽左氏傳所云韠韋之附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韠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韠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蓋將受命爲將軍非已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韠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卽臨戎可知永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蓋永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